育成會圖書賣捌所

特約

大坂市 吉岡平助
横濱市 弘集堂
越後長岡 目黑十郎

名古屋市 川瀬代助
遠江濱松 谷島屋書店

長野市 西澤喜太郎
熊本市 長崎次郎

各府縣賣捌所

東京 東京堂
全 林平次郎
全 松邑三松堂
全 同文館
全 岡崎屋
全 文林堂
全 東海堂
全 北隆館
全 良明堂
全 目黑支店
全 仙鶴堂
京都 寶文館
全 村上勘兵衛
神戸 吉岡平助支店

越後 高橋書店
靜岡 吉見義次
金澤 宇都宮源平
松本 水琴堂
全 高美書店
仙臺 鈴木榮三郎
全 高藤書店
全 木村文助
鎌倉 松林堂
千葉 多田屋書店
富山 中田清兵衛
全 學海堂
長崎 安中半三郎
德島 黑崎精二

島根 川岡清助
鹿兒島 吉田幸兵衛
久留米 菊竹書店
博多 眞海書店
和歌山 宮井宗兵衛
山形 五十嵐太右衛門
秋田 成見清兵衛
弘前 今泉道次郎
宮崎 坂田蹄泉堂
高知 澤本駒吉
愛媛 向井藏次郎
全 土肥與平
山口 宮川臣吉
札幌 振進堂

非常好評新刊書類

育成會編纂
三版
歐米公德美談
定價金貳拾錢
郵稅金四錢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訓導 鈴木虎市郎先生編
同校附屬小學校第一部尋常 第四學年生徒合作
再版
ろびんそんくるーそー
第一編
定價金拾五錢
郵稅金四錢

松村正一先生著
東洋倫理
孔子の學說
定價金三拾五錢
郵稅金六錢

在獨逸 文學士 小西重直先生解說
ペイヨー氏
意志教育
定價金四拾錢
郵稅金六錢

發行所 東京市本鄉區森川町一番地（電話本局二四一四） 育成會

非常好評新刊書類

哲學館講師 文學士 石幡伊三郎先生解說批評

再版 **レーマン氏 感情生活之原則**

定價金五十錢　郵稅金六錢

文學士 野田義夫先生解說批評

再版 **パウルゼン氏 社會倫理**

定價金五十錢　郵稅金六錢

文學博士 桑木嚴翼先生解說批評

訂正再版 **ニーチェ氏 倫理說一斑**

定價金五十錢　郵稅金六錢

文學士 菊池俊諦先生解說批評

最新 **コロッツァ氏 遊戲之心理及教育**

定價金五十錢　郵稅金六錢

發行所　東京市本鄉區森川町一番地（電話本局二四一四）　育成會

賞與書類

文學士久保天隨先生譯述
八版
高等小說 **醉人の妻**
定價金五十錢
郵稅金六錢

高等師範學校教授本田增次郎先生譯
三版
かたみの鈕
定價金參拾錢
郵稅金四錢

雄島濱太郎先生重譯
三版
ドンキホーテー
定價金拾五錢
郵稅金四錢

女鶴子著
三版
女性征伐（一名女子教育論）
定價金貳拾錢
郵稅金四錢

發行所 東京市本鄕區森川町一番地（電話本局二四一四）育成會

教育家參考書類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諭 岡山秀吉先生閲 山口三次先生著

三版 **手工科教材及教授法**

定價金拾八錢 郵税金四錢

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授 吉田信太先生作曲
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講師 友田宜剛先生作歌
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訓導 伊藤成子先生撰

再版 **小學女子遊戲法**

定價金五拾錢 郵税金六錢

女子大學講師 白井規矩郎先生著

再版 **女子表情體操**

定價金貳拾五錢 郵税金二錢

育成會編纂

再版 **理科標本製作法**

定價金貳拾五錢 郵税金四錢

發行所 東京市本郷區森川町一番地（電話本局二四一四） 育成會

教育學書解說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　中谷延治先生解說批評

ナトロプ氏　社會的教育學

定價金四十五錢
郵稅金四錢

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授　黑田定治先生解說批評

ラウリー氏　教育學

定價金四十五錢
郵稅金四錢

文學士　吉田熊次先生解說批評

デウリング氏　系統的教育學

定價金四十五錢
郵稅金四錢

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授　波多野貞之助先生解說批評

ライン氏　系統的教育學

定價金四十五錢
郵稅金四錢

教育學書解說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　文學士　大瀨甚太郎先生解說批評

シユライエルマツヘル氏　**教育學**

定價金五十錢　郵税金四錢

文學士　熊谷五郎先生解說批評

キルマン氏　**教化學**

定價金五十錢　郵税金六錢

久津見息忠先生解說批評

フイエー氏　**國家教育論**

定價金四十錢　郵税金四錢

東京府第一高等女學校教諭　市川源三先生解說批評

バーカー氏　**統合教授の原理**

定價金四十五錢　郵税金四錢

發行所　東京市本鄉區森川町一番地（電話本局二四一四）　育成會

發行所 東京市本鄉區森川町一番地（電話本局二四一四） 育成會

發行所 東京市本鄉區森川町一番地（電話本局二四一四） 育成會

倫理學書解說

第一高等學校教授
東京帝國大學助教授　文學博士　桑木嚴翼先生解說批評

アリストテレス氏　**倫理學**

定價金五十錢
郵稅金六錢

文學士　深作安文先生解說批評

フィヒテ氏　**倫理學**

定價金四十五錢
郵稅金四錢

ドクトル　中島泰藏先生解說批評

ミュンステルベルヒ氏　**道德の起原**

定價金四十五錢
郵稅金四錢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　文學士　蟹江義丸先生解說批評

カント氏　**倫理學**

定價金四十五錢
郵稅金四錢

發行所　東京市本鄕區森川町一番地（電話本局二四一四）　育成會

倫理學書解說

東京高等工業學校講師
哲學館講師 中島德藏先生解說批評

デューキー氏 倫理學

定價金五十錢
郵稅金六錢

東京專門學校講師 綱島榮一郎先生解說批評

スチーブン氏 倫理學

定價金四十五錢
郵稅金四錢

第一高等學校教授
東京帝國大學助教授 文學博士 桑木嚴翼先生解說批評

ミユイアヘッド氏 倫理學

定價金四十五錢
郵稅金四錢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 文學士 蟹江義丸先生解說批評

パウルゼン氏 倫理學

定價金四十五錢
郵稅金四錢

發行所 東京市本鄕區森川町一番地 （電話本局二四一四） 育成會

日本倫理彙編卷之八奥附

明治三十五年十月廿七日印刷
明治三十五年十月三十日發行

全部定價（上製金拾四圓／並製金拾貳圓五拾錢）
第八卷定價（上製金壹圓三拾五錢／並製金壹圓二拾錢）

編纂者　井上哲次郎
　　　　蟹江義丸

發行者　石川榮司
東京市本郷區森川町一番地

印刷者　青木弘
東京市牛込區市ヶ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發行所　育成會
東京市本郷區森川町一番地
電話本局二四一四

印刷所　株式會社秀英舍第一工場
東京市牛込區市ヶ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也。五覇則不ㇾ然也。外假ニ仁義一。內逞ニ功利一。故覇之於ㇾ王也。古人譬ニ諸珷玞美玉一。洵不ㇾ誣也。而孟子假之一言。五覇之事盡矣。五覇桓公爲ㇾ正。然視ニ其跡一而察ニ其心一。彼焉廋哉。子以ㇾ四敎。文行忠信。合ニ內外一之道也。然則聖人之門。不ㇾ道ニ桓文一。固弗ㇾ容ㇾ疑矣。然匡合之功。則不ㇾ可ㇾ沒也。抑視ニ之先王一。亦不ㇾ免ㇾ爲ニ小補一耳。是故王之與ㇾ覇。心之邪正既分。功之高卑亦不ㇾ同。夫曷可ㇾ混哉。異氏曰。王覇之別在ㇾ位。而不ㇾ在ㇾ道也。吁乎果其說之是乎。小心翼々。視ㇾ民如ㇾ傷。桓文亦有ニ是心一乎。三軍縞素。烹ㇾ父分ㇾ羹。湯武亦有ニ是心一乎。弗ㇾ思甚矣。

原古編卷之六終　大尾

○董仲舒曰。仁人者。正二其誼一不レ謀二其利一。明二其道一不レ計二其功一。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レ稱二五霸一。爲下其先二詐力一而後中仁義上也。」西漢去レ古不レ遠。而董生最稱二大儒一者。此其爲二孔門的傳之旨一。所レ謂彰明較著者也。

右王霸道術之異。

○五霸摟伐。以敗二王法一。然視二之戰國諸侯一。則彼善レ於レ此。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者。五霸之罪人也。

○論二桓文二公一。則其事又有二正譎之分一。如論二其心一。桓亦豈得レ爲レ正乎。

○伊傅功覆二天下一。而其德忩恭。管氏一霸。而三歸反坫之溢生焉。則其局量廣狹。可二以占一レ己。所二以不レ免レ於二孔子器小之譏一。孟子功卑之說一。

○管氏樂レ乎二非禮一。則其德固未レ仁矣。其不レ死レ於二子糾一。則反爲レ無レ罪。以二子糾者弟。桓公者兄故一也。而一匡糺合之業。以致二仁者之功一故。孔子深稱二其功一。孟子亦曰。管夷吾擧レ於レ士。天將レ降二大任一。云云。可レ見二孔孟褒貶取舍。各各有一レ合焉。譬二諸老吏引レ例決一レ獄。雖二屠伯一不レ能レ加。雖二慈父一不レ能レ釋。唯得二至當一而已。

右霸者功罪相半。

以上王霸說。通十二則。

總論曰。性焉而安者堯舜也。反焉而身者湯武也。雖レ有二勞逸小異一。而心跡不レ判。其爲レ道一

レ耕而穫。不レ織而縫。庸可レ得乎。乃若ニ霸者功利之説一則有焉。譬猶ニ姦商之術一也。夫姦商者。坐致ニ帛粟一。至ニ如ニ邱陵一。然既非ニ正道一。故或有下轉眄之間。無ニ復炊烟一者上焉。則孟子之於ニ時君一。不レ道ニ五霸一。而必稱ニ堯舜一。良有レ以夫。爲ニ人上一而志レ於レ學者。其知レ之哉。其知レ之哉。

王霸説

王兮維粹。霸兮維駁。雲霓之望。包茅之責。厥塗不レ同。熟混ニ玉石一。原古王霸説第二十。

○帝王之道皆眞。而霸者則僞。孟子曰。五霸假レ之也。

○王者以レ誠待レ人。人亦以レ誠應レ之。霸者反レ之。孟子曰。以レ力假レ仁者霸。以レ德行レ仁者王。以レ力服レ人者。非ニ心服一也。力不レ贍也。以レ德服レ人者。中心悦而誠服也。」

○如ニ漢武一者。其位王而其道則霸。汲黯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ニ仁義一。奈何欲レ效ニ唐虞之治一乎。」是也。

○霸者事似レ正而心則非。齊桓公救ニ三亡國一。以屬ニ諸侯一。義士猶以薄レ德。杜預曰。謂下因レ亂取レ魯。緩中救刑衞上也。

○春秋傳曰。四王之王也。樹レ德而濟ニ同欲一焉。五伯之伯也。勤而撫レ之。」上王伯如レ字。以レ位言。下王伯去聲。以レ道言。此亦謂ニ王霸誠僞安勉之別一。

○霸道字見レ于ニ管子一。霸書亦自分ニ別其道一。今儒者混ニ合其道一何也。

○荀子曰。粹而王。駁而霸。是言亦至簡明。可レ見ニ當時儒家常論如レ此也。

○毛萇曰。夫婦有別。則父子有親。父子有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董仲舒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而遠近莫敢不壹於正。傅玄曰。立德之本。莫尙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而所濟彌遠。」孟子嘗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沒後。言道者皆苟且。而無次序。所謂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獨毛董有是言。程子嘗謂。二子最得聖人之意。蓋以此也。傅氏是言。豈蹈襲者乎。抑有所見乎。余嘗讀其書。往往有格言。其人亦正士也。今頗加采錄。

以上王道說。通五則。

總論曰。易習坎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敎事。常德行者。修己之事也。習敎事者。治人之事也。斯二者。不習則莫以能焉。故聖人于習坎言之。其漸曰。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居德者修己之事也。善俗者治人之事也。斯二者。無漸則無以成焉。故聖人于漸言之。猶蜘蛛結網。蜣螂作丸。初小而後大。旣經而後緯。雖至聖之所爲。亦猶有漸焉。況于其餘乎。是故先王大學敎人。其習精而不可忽焉。其等嚴而不可躐焉。至其習漸之極。則德明於天下。澤及於百世者。其實可稽矣。此猶農之耕種耘耨。然後有收穫之利。蠶之浴食繭繅。然後有織縫之功也。彼異氏者。省格致誠正之勞。而遽欲成修齊治平之業。吁乎不

之法。豈可レ盡ニ宜於ヲ今也。然非レ有ニ權量之精一。則無三復得ニ變革一矣。必也具ニ段輅周冕之服一。而後可三以商ニ先王之法度一矣。故知舍レ德恃レ法。先レ末後レ本。是レ古非レ今。殉レ名廢レ實。皆非下知ニ治道一者上也。自レ非ニ通儒全才一。孰能與レ於レ此。程朱諸公。實其人。而世儒不レ知。或加ニ誹斥一。可レ哂夫。

王道說

自明ニ其德一。後善ニ民俗一。敬循ニ其序一。必用ニ其極一。勿下求ニ捷徑一。以陷中邪曲上。原古王道說第十九。

○先王至德。其所レ施。自有ニ次序一也。後之學ニ王道一者。須下由ニ大學之法一以成中其業上也。三綱八目。即是王道之序。

○書曰。湯懋昭ニ大綱一。又曰。不レ邇ニ聲色一。不レ殖ニ貨利一。詩曰。維予小子。不レ聰敬止。日將月就。學有ニ緝ニ熙于ニ光明一。孟子曰。湯之於ニ伊尹一。學焉而後臣レ之。」如ニ湯武成康一。借レ於レ學以明ニ其德一。其迹有ニ不レ可レ掩者一。

○人主之學。必以ニ格致一爲レ始。賈誼曰。世主未レ學ニ道理一。則嘿然惛レ於ニ得失一。又曰。帝入ニ大學一。承レ師問レ道。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

○人主之心。爲ニ天下之本一。最不レ可ニ以不ヲ正也。傅玄曰。古之達レ治者。知レ心爲ニ萬事之主一。故先正ニ其心一。心正レ乎レ內。而動靜不レ妄。以率ニ先天下一。而後天下履ニ其正一。咸保ニ其性一。」此亦大學正心修身之遺意。

○凡變ニ革舊政一。弗レ可レ不レ愼也。易曰。已日乃孚。程子曰。革無レ益。猶可レ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ニ以重ニ改作一也。程子亦不ニ卒爾改一。可ニ以知一焉。

○方ニ其當レ變。而猶不レ能レ革。因循守レ舊。亦不レ足ニ以有レ爲也。易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

右沿革制度

以上治敎說。通二十五則。

總論曰。上帝降レ衷。以授ニ其性一。民物得レ之。各爲ニ其極一。故衷無ニ不レ有者一也。父子有レ親。父子之衷也。君臣有レ義。君臣之衷也。夫婦有レ別。夫婦之衷也。長幼有レ序。朋友有レ信。長幼朋友之衷也。物之受レ衷也。弗ニ若レ人遠一矣。然亦必有レ之。牛之引レ重。馬之致レ遠。牛馬之衷也。水之潤レ物。火之燥レ物。水火之衷也。禽獸魚鼈之在ニ乎藪澤一。草木玉石之在ニ乎山林一。亦皆莫レ非ニ其衷一。而各有ニ其極一也。但其氣禀有レ偏。物欲有レ私。强梁懦弱。放縱滋蔓。不下蔑ニ其衷一。而喪中其極上者鮮矣。是以先王躬建ニ中和之極一。以爲ニ準於天下一。且也制レ禮以勅ニ五典一。造レ樂以導ニ五情一。設レ刑以弼ニ五敎一。出レ政以導ニ五性一。其他絡レ頭以敎レ乎レ馬。穿レ鼻以敎レ乎レ牛。隄防以敎レ乎レ水。竈突以敎レ乎レ火。弓矢斧斤。以敎レ乎ニ禽獸草木一。凡天下之物。無下不レ奉ニ其敎一者上。無下不レ受ニ其令一者上。然後五品克遜。百物克正。而天下之理。各得ニ其所一焉。於レ是乎。帝降ニ之衷一。復徧ニ天下一。而物得ニ之極一。無レ有ニ不レ立者一。聖敎之功。其盛矣乎。然無ニ是心一。則是法不ニ自行一。必也有ニ關雎麟趾之意一。而後可ニ以行ニ周官之法度一矣。時有ニ古今一。俗有ニ異同一。先王

○先王德敎之盛。民皆得ㇾ協ㇾ中復ㇾ性也。書曰。民協ㇾ于ㇾ中。史記曰。執ㇾ中而徧ㇾ于二天下一。毛詩鄭箋曰。天下之人。各得ㇾ中。不ㇾ失ㇾ所。詩疏曰。得二其中正一。得二其常性一。盖君子之執ㇾ中盡ㇾ性也。固莫ㇾ非二廣大精微之極一也。庶民之協ㇾ中復ㇾ性者。大抵在ㇾ於ㇾ得二人倫之正一耳。

○天地萬物。皆得二其所一者。治之成也。書曰。鳥獸魚鼈咸若。國語曰。神人百物。莫ㇾ不ㇾ得ㇾ極。

右敎化之底

○本末不ㇾ備。則至治不ㇾ成。孟子曰。徒善不ㇾ足二以爲一ㇾ政。徒法不ㇾ能二以自行一。禮記曰。有二治ㇾ民之意一。而無二其器一則不ㇾ成。史記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二制治淸濁之源一也。文子曰。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先ㇾ本後ㇾ末。謂二之君子一。先ㇾ末後ㇾ本。謂二之小人一。文子雜家。其言猶有二若ㇾ是者一。今時學者。專指二治具一。以爲二急務一。則亦不ㇾ及二雜家一遠矣。

右本末兼備

○法制大者不ㇾ可二變改一。小者或時操縱。孟子曰。若三夫潤二澤之一。則在二君與一ㇾ子矣。程子曰。生民之理有ㇾ窮。則聖王之法可ㇾ改。苟或徒知ㇾ泥ㇾ古。而不ㇾ能ㇾ施二之今一。姑欲ㇾ殉ㇾ名而廢二其實一。是則陋儒之見。何足三以論二治道一哉。張子曰。推二先王之遺法一。明二當今之可一ㇾ行。朱子曰。因ㇾ時制ㇾ宜。使ㇾ合二人情一。宜ㇾ於二土俗一。而不ㇾ失二先王之意一。濂洛諸賢。政事卓越。載在二宋籍一。然但其一斑耳。苟令ㇾ終二其用一。則必不ㇾ泥ㇾ于ㇾ古。不ㇾ流ㇾ于ㇾ今。斟酌劑量。必得二其宜一。今觀二其言一。亦可二以概見一矣。異氏或曰。宋儒狹隘而。不ㇾ能ㇾ有ㇾ爲。或曰。不ㇾ知二事情一。或曰。以ㇾ意妄作。皆厚誣ㇾ之也。

行一。史記樂書。詳言二其理一。

右禮樂

○凡有レ罪者。理所レ不レ原。而罪有二輕重一。則刑亦有二輕重一。皆自然之理也。書曰。天討二有罪一。五刑五用哉。前漢志曰。聖人因二天討一而制二五刑一。

○刑亦弼二民之五常一。以保二其本性一者也。書曰。明レ于二五刑一。以弼二五敎一刑期レ于レ無レ刑。民協レ于レ中。王制曰。凡制二五刑一。必即レ天論。凡聽二五刑之訟一。必原二父子之親一。立二君臣之義一。以權レ之。

○政者。法制禁令。以導二逹民之常性一者也。論語曰。道レ之以レ政。齊レ之以レ刑。淮南子曰。人性有二仁義之資一。非下爲二之法度一敎中導之上。不レ使レ向レ方也。亦論語註脚。

○政專言。則凡正二其不正一者。皆謂二之政一也。論語曰。政者正也。管子曰。政者所三以止レ過而逮二不及一也。

○先王之政。裁レ長補レ短。損レ多益レ寡。使三物各得二其宜一也。易曰。財二成天地之道一。輔二相天地之宜一。以左二右民一。自下燮二理陰陽一。和中正人道上。以至レ於下數罟不レ入二洿池一。斧斤以レ時入中山林上。亦皆莫レ非下正二其過不及一之政上也。

○禮樂刑政。其用雖レ異。要使三民各得二其中一而已。周禮曰。以二五禮一。防二萬民之僞一。而敎二之中一。以二六樂一。防二萬民之情一。而敎二之和一。以レ刑敎二之中一。樂記曰。禮樂刑政。其極一也。

右刑政

文一。故禮者謂レ有レ理也。董仲舒曰。理者天之所レ爲也。文者人之所レ爲也。人所レ爲謂二之禮一。禮者因二人情一而爲二之節文一也。」是皆朱說之本源也。今强說二無レ本之禮一。所レ謂胡說亂道耳。

○禮並二仁義智一。以爲二人性一。則但指二恭敬撙節之理一而言。其禮樂合稱。以爲二聖教一。則汎二名品節文章一而言。按。古書皆如レ此。學者當レ知二其有一レ別。

○先王洞二視天理一。制二之典禮一。以厚二民之性道一。書曰。天叙二有典一。勅二我五典一。五惇哉。天秩二有禮一。自二我五禮一。有レ庸哉。

○其大者本者弗レ可レ易。小者末者。或時損益。損益猶且天理。况其大本乎。論語曰。殷因二夏禮一。所二損益一可レ知也。禮記曰。其不レ可レ得二變革一者則有矣。親レ親也。尊レ尊也。男女有レ別也。劉歆曰。帝王質文。世有二損益一。孔叢子曰。殷人質而尊二其尊一。周人文而親二其親一。亦各其禮也。白虎通曰。一質一文者何。所下以承二天地一順中陰陽上。列子曰。厚薄之去來。非レ由レ我也。註曰。皆天理。春秋傳曰。禮之本末。

○樂亦先生順二天地中和之理一以制レ之。使下人平二其偏氣一而成中其德性上。舜命レ夔典レ樂。教二冑子一。直而溫。寬而栗。春秋傳曰。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以平二其心一。心平德和。前漢志曰。蕩二滌人之邪意一。全二其性一。白虎通曰。變二化万民一。成二其性命一。

○聲律之末。妙理寓焉。樂導二五常一。豈無二其理一也。樂記曰。樂者通二倫理一者也。又曰。道二五常之

〇天下之物。莫不有性。則率性之道。亦莫不有也。但氣禀有勝殺。而其道差焉。故先王因其性道。以品節之。而定法于天下。是謂之敎。禮樂刑政之屬。是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敎。」故有性而後有道。有道而後有敎。三者之分。不可混焉。蘐園謂禮樂爲道。係諸僞造。此其宗旨大謬。學者不可不先辨之也。

〇雜出傳記者。亦皆然也。淮南子曰。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先王制法。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敎之以順。故父子有親。敎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皆人所有於性。而聖人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敎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前漢書曰。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節也。故聖人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節之也。人性有男女妒忌之別。有交接長幼之序。有哀死思遠之情。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各制之禮。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白虎通曰。人情有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敎人。成其德也。」敎之施於物者。亦必順其性。淮南子曰。手歧蹄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

右制敎之本

〇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朱子之解不可易也。禮記曰。禮也者理也。樂記曰。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管子曰。禮出於義。義出於理。又曰。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

原古編卷之六

安藝　賴惟柔季立著

治敎說

敎本レ於レ性。作者維聖。制二茲中正一。以規二萬姓一。禮樂刑政。孰非二天命一。原古治敎說第十八。

○天命レ民以レ性。而民不レ能二知而全一レ之。故爲レ之建二其君師一。治而敎レ之。復二其性一。書曰。天佑二下民一。作二之君一。作二之師一。春秋傳曰。天生レ民而立二之君一。使三司二牧之一。勿レ使レ失レ性。

⊙先王繼レ天立レ極。以爲二之標準一。又使三聖臣作二之輔佐一。而後政敎大成。如下舜命二司徒一典上レ樂。是也。春秋傳曰。繼レ天者君也。書曰。皇建二其有極一。漢書曰。惟天子建二中和之極一。兼總條貫。申鑒曰。天作レ星。道作レ極。臣作レ輔。

○民心本有レ中。而爲二欲所一レ壞。故古昔君臣亦各建レ中作レ極。以養二其下一。禮樂刑政皆其具也。書曰。民心罔レ中。惟爾之中。又曰。各設三中于二乃心一。詩曰。無レ匪二爾極一。孟子曰。中也養二不中一。

右治敎之本

○順二民之常性一。而制二之敎法一。以綏二安其道一。然後爲レ得二君職一焉。書曰。惟皇上帝。降三衷于二下民一。若レ有二恒性一。綏二厥猷一乃后。

○凡聖人之敎。皆出レ乎レ天。易曰。順二性命之理一。

內一。所レ謂天地之中者。於レ是乎立焉。體立斯用行。本堅斯末生。未レ見二其心大正。而其事大非者一也。存養之功。顧不レ鉅乎。然其尤簡而要者。莫レ如レ敬也。君子誠能敬而無レ失。則知益明。行益固。可二以修二其身一矣。可二以治二其人一矣。可二以平二其天下國家一矣。詩書多言レ敬。以レ此故已。蓋古之人。禮以養二其目一。樂以養二其耳一。擧二一身一莫レ所レ不レ養。而尙且不レ離レ乎レ敬也。況於二世教廢壞之時一。舍レ敬其何恃乎。而時學之言曰。存養持敬。古之所レ無也。先王之道。禮樂而已矣。禮樂洵美矣。然今而言レ之。亦唯想二像之一而已。譬猶丁身坐二破屋廢院之內一。而徒想丙其昔有二重門高墻一。以能防乙賊寇甲焉。果何益邪。不レ如二持レ刀以自衛一也。物欲之害レ人。有二甚レ於レ賊者一。苟能持敬以自守。則庶可二以免一焉。若舍二其所レ持。則不レ爲二彼所二刦奪一者幾希。一爲二彼所二刦奪一。則己亦化爲レ物。三綱九法。一時泯滅。方二是之時一。其面猶レ人。而其心已獸。所レ謂天地之中。果安在哉。故今使二人廢二其心法一者。不レ免二驅レ人以爲一レ獸。學術之荒。一至レ于此。噫。

原古編卷之五　終

從。欲勝レ義者凶。

○敬直義方。內外相持。天地之德。自レ此達焉。易曰。敬以直レ內。義以方レ外。敬義立而德不レ孤。直方大不レ習。无レ不レ利。」凡是等所レ言敬。皆單獨之敬也。異氏以爲。古無三單獨說レ敬者一。亦妄矣。又以爲古無二內外之說一。外君子即君子也。此亦亂レ道之甚。君子先正二其心一。而檢二其身一。猶恐二身之不一レ檢也。況不レ直二其內一。而欲二其外之方一。庸可レ得乎。故家語亦曰。不レ修二其內一而修二其外一。不二亦反一乎。

○一敬立而百行修。一人恭而天下平。雖二禮樂刑政固不一レ可レ廢。而恭敬之功。恒居レ多焉。堯舜欽明。以致二時雍之化一。桀紂狂肆。以招二放伐之禍一。書曰。都愼二厥身一修。論語曰。修レ己以安二百姓一。又曰。居敬而行簡。以臨二其民一。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曰冀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レ德。德以治レ人。」皆謂三能敬則其身修。可二以治一レ人也。

以上存養持敬說。通九則。

總論曰。人之所三以異二於禽獸一者。豈有レ佗哉。特以三其得二天地之中一而已矣。中其可レ不レ重諸。君子知二其可一レ重。故養而存レ之。小人不レ知レ有レ之。故敗而去レ之。其致レ養者。惟精惟一。以爲二執レ中之聖一。其極敗者。放辟邪侈。以胥二於共麀之獸一。其吉凶得失。何其遼絕之甚也。然則養レ之之方如何。曰操二其心一以固存レ之。尊二其性一以篤培レ之。此其方也。凡理義之於レ人也。靜則條暢。躁則凋喪。是以君子之養也。道不レ離レ於レ目。善不レ忘レ於レ心。戒愼恐懼。以正二其

養レ之以レ福。不能者敗以取レ禍。今成子惰。棄二其命一矣。其不レ反乎。」斯語甚爲二明白一。

○人獸之別。獨有二德性一。衆人敗而去レ之。則人面獸心。君子養而存レ之。人貌天德。孟子曰。人之所二以異一レ於二禽獸一者幾希。庶人去レ之。君子存レ之。

○心是天君。主レ於二一身一者也。而爲二私欲所一レ放。故當秉操以存二安之一。書曰。收二放心一。詩曰。秉レ心塞淵。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レ時。莫レ知二其鄕一。惟心之謂歟。疏曰。言秉レ心持レ正。使二邪不一レ干也。

○性是天德。萬理具備者也。而爲二私欲所一レ害。故當三尊奉而長二養之一。中庸曰。尊二德性一。孟子曰。存レ心養レ性。所二以事一レ天也。疏曰。心性即天也。故存レ心養レ性。是爲レ事レ天矣。

○心安靜則知進善長。險躁則理杳行荒。易曰。介レ于レ石不レ終レ日。大學曰。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孟子曰。學問之道無レ他。求二其放心一而已矣。荀子曰。心內傾不レ足三以決二麁理一。」亦皆言三心正可三以斷二理義一也。故存養者。能助二知行二者一。

○君子知三事皆有二天命一。故顧念敬畏。以凝二命於一レ我。小人不レ知レ有レ之。故無二忌憚一。而道皆離レ於レ身。書曰。顧二諟天之明命一。又曰于レ弟弗レ念二天顯一。乃弗三克恭二厥兄一。詩曰。敬レ之敬レ之。天維顯思。命不レ易哉。論語曰。君子畏二天命一。小人不レ知二天命一而不レ畏也。」知二命之所一レ在。故學以二格致一爲レ先。存養次レ之。

○敬怠義欲。相二爲勝負一。吉凶之門。自レ此分焉。丹書曰。敬勝レ怠者吉。怠勝レ敬者滅。義勝レ欲者

明辨レ之。篤行レ之。」皆先明レ理而勉行レ之。亦與二大學論語一符。

○孟子曰。始二條理一者。智之事也。終二條理一者。聖之事也。智譬巧也。聖則力也。猶レ射二於百步之外一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二爾力一也。」此亦謂三知行兼備。而後致二大成一也。

○精二知於レ內。所三以致二行於レ外也。利二行於レ外。所三以崇二知於レ內也。知行交進。而竭二其力一。學者所レ務。止レ于レ此。其餘則德盛而自然致レ之。易曰。精義入レ神。以致レ用也。利レ用安レ身。以崇レ德也。過レ此以往。未二之或知一也。

以上知行說。通五則。

總論曰。甚矣。聖賢爲レ學之無二二致一也。其言雖レ異乎。理則一而已矣。盖非レ知則莫三以通二理義一也。非レ行則莫三以守二理義一也。是故自レ古聖賢之學。知行兩用。而以レ知爲レ先。非二知至而後乃始行一レ之也。知行竝進。以詣二其極一也。朱子說二學問之方一。輙必以二知行一爲レ敎。其有レ據亦如レ此矣。異氏庸得レ易レ之乎。

存養持敬說

存レ心養レ性。莫レ如レ用レ敬。從二事於レ斯。狂克作レ聖。如其棄レ之。人面獸行。原古存養持敬說第十七。

○人受二天命一。而百則悉備。養而存レ之則吉。敗而去レ之則凶。其養レ之與レ敗。要在二敬惰之間一耳。春秋傳。劉子曰。民受二天地之中一以生。所レ謂命也。是以有二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一。以定レ命也。能者

與㆘彼專務㆓財用㆒者㆖。奚翅天淵。

右大學之書

以上小大學說。通十九則。

總論曰。先王之慮㆑世。無㆑所㆑不㆑至也。而其敎㆑人之意。最爲㆓深切㆒矣。其未㆑生也。既有㆓胎敎㆒。其已生也。必有㆓內師㆒。稍長則出就㆓小學㆒。以端㆓其蒙養㆒。及㆓成童㆒。則入㆓大學㆒。以成㆓其德業㆒。先王之世。上多㆓君子㆒。下無㆓惡民㆒。以致㆓至治之盛㆒。職由㆑此已。敎學之關㆓於世道㆒。如㆑此其大矣。則建㆓其法㆒。記㆓其事㆒。聖人豈可㆑忽諸。如㆓曲禮少儀㆒。則小學之支流。古有㆓全書㆒可㆑知矣。朱子補㆓其書㆒以敎㆓蒙士㆒。意固在㆑助㆓聖敎㆒也。如㆓大學三綱八目㆒。其修㆑己治㆑人之方。意與㆓語孟㆒合。其爲㆓孔氏遺書㆒。弗㆑容㆑疑矣。朱子崇奉之至。固亦其所也。異氏妄議。不㆑辨而可。然其害㆑於㆑學者。亦不㆑爲㆑尠。今摘㆓其一二㆒。粗加㆓訂正㆒。費㆑言之譏。固所㆓甘受㆒焉。

知行說

孔訓㆓博約㆒。孟譬㆓巧力㆒。知之於㆑行。猶㆓目於㆒㆑足。苟其偏廢。曷以爲㆑學。原古知行說第十六。

○先明㆑乎㆑理。而後力行㆑之。故知恒居㆑先。而行次㆑之。大學條目。格物致知爲㆑始。誠意正心以下次㆑之。最見㆓其知行後先之次第㆒。

○論語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先博知而後約行。

○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又曰。擇㆑善而固執。又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

○格物者。始於近理。而終於遠物。其法非一。程子曰。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也。朱子曰。不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一木器用之間。是何學問。」二公之言如是。異氏或以爲迂遠。或以爲過高。皆坐不善讀程朱之書爾。

○誠意者。謂實其心之所發也。論語曰。內省不疚。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又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此皆欲實意之所發也。誰謂語孟中庸。不載誠意說。

○正心工夫。在存其心也。心存則正。放則不正。易曰。敬以直內。直其正也。」今謂心可存而不可正者。亦妄。

○孔子嘗誦南人言而善之。大學傳文引楚書。亦所無妨。苟明其理。鄙諺猶且收入。况於所引楚語。君子之言乎。

○絜矩之道者。彼此均平之方也。與論語均和。其意無紕。

○生財有大道者。謂生財之方。有公正明白之道也。非謂以生財爲大道也。上文曰。君子有大道。忠信以得之。」傳者之意可知矣。

○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治國之於財用。固所不可忽。而絜矩之難行。亦在于此。故傳文多及財用之說。然觀其極。則言德本財末。又言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亦與語孟無異。

○大學之書。專記爲學次第。所以書躰不與語孟同上。其經與傳。文躰亦異。所以分乎經傳。經蓋孔子之言。或先民言之。傳即引孔子曾子之言。明是曾子門人所述也。朱子所定。皆有考據。異氏議之。皆非是。

○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論語志學章。亦說終身經歷之等級。獨謂大學如登九層臺。何哉。

○大學所立。皆學而至於聖人之法。所以至大至精。

○明明德。不獨聖人。學者亦當勉進。故晉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詩曰。日將月就。學有緝熙于光明。

○格物者。謂究至事物之理也。尙書傳曰。格至也。鄭氏中庸註曰。物萬物也。亦事也。孟子曰。徧物。淮南子曰。達道究物。孔安國論語註曰。達達物理也。袁淮正書曰。遠物難明。近理易知。潘幾火賦曰。究物盡數。研幾至精。」就是等語。格物之解可考。

○人心有知。事物有理。故以吾之知。究物之理。則物理達而吾知盡焉。易曰究理。詩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管子曰。智者究理而長慮。荀子曰。人皆可知父子君臣之義。則可知之具。其在人明矣。文中子曰。「心者非佗也。究理者也。」此亦足以見格物致知之義。

○事理積蓄。而後貫穿。大蓄象曰。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上九曰。何天之衢亨。杜預曰。優游厭飫。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異氏不考補傳用力之久。遽見一旦豁然之字。以爲朱子倣禪旨。妄矣。

○小學之方。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此其大略。論語子夏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周禮大司徒。以鄕三物敎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困知古昔鄕閭之學。皆敎三物。朱子以六藝係諸小學。又其輯小學之書。收錄語孟以下。明倫敬身。凡關於切要之語。亦是周禮三物之意。且新製一書。理勢爲然。若其記載。止於數與方名之類。絕無識見。朱子豈是之爲。太宰氏之議妄矣。然而其書。本爲幼學而設者。故其于立敎之末。載子夏賢賢之語。于明倫之終。錄荀子無用之辨不急之察。棄而不治。」其意懇々在於日用人倫之近。其培養根本深矣。先賢有重其書如父母神明者。詢有以也。仁齋反言。朱子之學。不切於人倫。吾甚異焉。

○小學庶民皆入。大學不然。尙書大傳曰。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凡民非俊秀。則不得入於大學。

○先王之政。猶不可使民皆入於大學。獨有君子之責者。得學於事物之理。其餘皆遵敎令而行耳。故曰。民可使由也。不可使知。

○君子則須知而施之。苟不知而由之。則亦衆庶也已。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人也。疏曰。凡如此者。非君子者。是則爲凡衆者矣。」今考仁齋所說。使學者止於小學。而不進於大學。使君子反爲庶民之歸。其紕大矣。

右小大學之別

故能返性於初也。淮南子曰。心反其初。民性善。」此猶病愈而後知身本健也。

右復性

以上爲學說。通十四則。

總論曰。凡人之性。無有不直也。無有不誠也。故枉之以生于不直。僞之以存于不誠。行尸走肉。恥莫大焉。是故夫子罔生之言有之。子思無物之語有之。苟直誠之立。聖賢之事可得而爲矣。然則人不可不以誠之。人事之當然。孰大於是。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是語出於吾夫子之口。而子思孟子傳之。聖賢警人。豈有切乎此者哉。然其誠之之方。亦非一端也。一言以括之。曰學。分之則二。曰知。曰行。今日知一事。則一分之愚。於是乎變焉。明日行一事。則一分之柔。於是乎化焉。及其變化之極。則知行各盡。乃復其初矣。聖賢以此期於學者。大其規模也。夫聖者人之人者也。愚者人之物者也。今以人之物。而望人之人。如登天然。則非百倍其功。其曷得詣其域乎。然而聖賢未嘗以其不逮而卑其法矣。雖衰季之世也。烏知不復生長命之顏子哉。朱子以復初責乎後生。以此故已。異氏何異諸。

小大學說

卑幼培根。尊長達支。小喪全書。大存厥規。孔氏之遺。孰其疑之。原古小大學說第十五。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大抵如此。見于大戴禮諸書。

○人之生稟。有㆓上中下三品㆒。學修之至。下可㆓以進㆒㆑於㆑上矣。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㆓其知㆒㆑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㆓其成㆒㆑功一也。

○必積㆓百倍之功㆒。而後能㆑之。中庸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㆓此道㆒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中庸曰。變則化。註曰。變改㆑惡爲㆑善也。變之久則性善也。管子曰。變㆓化身㆒而之㆓正理㆒。荀子曰。化㆑性。」皆言㆑變㆓氣質㆒也。

○董子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是最名言。上則言㆓愚之變㆒㆑於㆑明也。下則言㆓柔之變㆒㆑於㆑強也。

○唯上智與㆓下愚㆒不㆑移。則其餘皆移可㆑知也。今謂學修不㆑能㆔以變㆓氣質㆒者。杯水車火。遽爾語㆓其不㆒㆑勝。吾疾㆘其與㆓不仁㆒之甚㆖也。

右變㆓化氣質㆒。

○洒掃應對。以至㆑於㆓究㆑理盡㆒㆑性。此下學上達也。論語曰。下學而上達。中庸曰。達㆓天德㆒。易曰。究㆑理盡㆑性至㆑於㆑命。管子曰。理常至㆑命。註曰。循㆓理之常㆒。盡㆓天所㆑賦之命㆒也。荀子曰。積㆑善而全盡。謂㆓之聖人㆒。楊子雲曰。顏淵未㆑達一間耳。

○人性之初。至誠至善。故以㆓復初㆒爲㆓學問之極㆒。易曰。復則无㆑妄。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管子曰。反㆓其性㆒。淮南子曰。聖人之學。反㆓性於㆒㆑初。註曰。性本無㆑不㆑善。而情欲害㆑之。

者。學而誠之者也。

○孟子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註曰。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也。」孟子是語。聖門相傳。最著明者。

○人性本善。而爲學之具備焉。苟能勉思勇進。以底其極。郷人作聖。其理有之。曹交問。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又曰。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或問。塗之人可以爲禹。有諸。荀子曰。然。塗之人。皆内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塗之人。皆内可以能父子之義。外可以能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

右爲學大旨。

○氣質之性。有過不及。苟隨其偏。則離道益遠。故君子之學。裁其餘。而補其不足。書曰。寛而栗。柔而立。云云。疏曰。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匡衡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故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

○人之氣習。善惡强弱。各有部類。然循聖敎以盡其力。則皆可以歸正矣。故曰。有敎無類。

○先王以禮樂渾化一世。孔子以義理鍛錬門人。盖敎具廢。則義理之任重。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其鍛錬之方。可以見矣。

之性者也。下句賢人學以成レ之也。

○樂記曰。作者之謂レ聖。疏曰。聖者通二達物理一。故作者之謂レ聖。」此謂三聖人能作二禮樂一也。非レ謂下以レ作呼上レ聖也。之謂謂レ之。文法亦可レ晳矣。

以上聖說。通六則。

總論曰。物之靈者。莫レ如レ麟也。人之靈者。莫レ如レ聖也。夫麟也者。口不レ食二生草一。蹄不レ踐二生草一。折旋中レ矩。周旋中レ規。嗟乎麟也焉學レ之乎。無レ佗性レ之也。至聖不レ假レ乎レ學亦然。今曰下性レ之之聖上。亦必學焉而後致レ之。可レ謂レ繆矣。豺狼當レ路。野草皆腥。方二是之時一。麟雖レ出。而無レ所レ用二其靈一也。然可レ不レ謂二之麟一乎。聖人之出二於亂世一亦然。今曰下非二開レ國作レ敎者一不上レ可レ謂二之聖一。可レ謂レ拗矣。

爲學說

人生本直。善無レ不レ足。民之作レ慝。職由レ不レ學。爰培爰殖。厥初可レ復。原古爲學說第十四。

○正直之性。不レ可レ不レ保。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幸而免。」眞實之性。不レ可レ不レ復。中庸曰。不レ誠無レ物。君子誠レ之爲レ貴。

○聖人不レ待レ誠レ之而自誠。此天道之本然。衆人則當三誠レ之以成二其德一。此人道之當然。其誠レ之之方。擇二事理一以致二其知一。固操執以力二其行一。要在二斯二者一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レ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レ勉而中。不レ思而得。從容中レ道聖人也。誠レ之者。擇レ善而固執者也。註曰。誠レ之

原古編卷之五

安藝　賴惟柔季立著

聖說

乾坤毓靈。神明特達。窮則藏德。達則育物。性焉而安。聖之極乎。原古聖說第十三。

○人之生稟。精粹純備者。皆爲聖人。然亦有優劣。如堯舜孔子。則其最盛者也。孟子。有若曰。麒麟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鳥。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大戴禮曰。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魚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中庸疏曰。得其清氣而備者。則爲聖人。

○至聖之質。聰明睿知。而仁義禮智之德。廣大靜深。以時發見。中庸唯天下至聖章。足以稽焉。蓋當時如夷惠。亦稱之爲聖人。故曰天下至聖以別之。孟子通夷惠謂聖人。亦不足異。

○衆聖一揆。而德業即有差。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賈捐之曰。禹入聖域而不優。

○其德實而知明。此所性而有者。如堯舜孔子是也。先明理而後實其德。此由敎入者。湯武顏孟。凡假學而至者是也。中庸曰。自誠而明。謂之性。自明而誠。謂之敎。鄭氏曰。上句聖人

示二學者一。豈無レ旨而然。今乃謂二道統之說一。起ニ於二紫陽一。亦坐レ於レ不レ稽レ古也已。

原古編卷之四　終

○顏曾思孟。所傳之道。亦皆中而已。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又曰。曾子子思同道。易地則皆然。其義於本章可考。

○孟子弗徒言時中之道。其行亦必當時宜。自出處去就之間。以至於交際辭受之微。皆有精義存焉。其於齊宋薛。受金與否。可以觀其一端矣。如荀楊則言行並多偏駁。豈能繼聖人時中之道哉。

○孔孟之言。弗能無氷玉之異。然其道則未嘗不同也。史記曰。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岐曰。孟子命世亞聖之大才。韓氏愈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王充以下。疑孟子者頗有之。余氏尹子朱子闢之廓如也。在此方太宰純復作斥非。肥後藪子厚作崇孟辨之。學者須一讀之。

以上道統說。通七則。

總論曰。道之有統也。猶家之有系也。苟系之不明也。嫡庶不分。而宗法壞焉。其何以得辨本支以尊其宗哉。道之有統。亦不可已也。自古讀書論道。而躋聖人之域者。孰非堯舜之子孫乎。禹湯文武。則宗之貴而在上者也。孔曾思孟。則宗之降而在下者也。雖則在下。其爲宗也確矣。如夷惠。其於至聖。固有親疏。槩言之。則庶孽也已。孟子有言。曰。吾願學孔子。知宗而尊之也。宗不可不知也。故魯論之末。鄒書之尾。皆歷擧。以

容之道一也。親義別序。吾知三其爲二父子君臣夫婦昆弟之道一也。遇二其物一而改二其名一。遭二其事一而易二其當一。問二其本一則一而已矣。聖人豈拘拘焉爲レ此者乎。盖具心之天。流二行於萬事之間一。莫レ非二至理妙道一也。喜レ之而不レ知二肉味一者。以レ聞レ韶也。哀レ之不レ知二其慟一者。由レ哭レ顏也。其情之大異。乃所三以一二其致一也歟。苟其當レ深而淺。當レ輕而重。則是有二二理一也。學者有レ察レ于レ此。庶其悟二一貫之旨一哉。

道統説

或見而知。或聞而知。弗レ論二遠近一。奚問二顯微一。道之所レ凝。厥統斯歸。原古道統説第十二。

○道統之説。其來亦久。易曰。包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二其變一。使二民不一レ倦。神而化レ之。使二民宜一レ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レ天祐レ之。无レ不レ利。」聖人之道。隨レ時行レ宜。乃所三以爲二極摯恒久之道一也。苟其不レ隨二時宜一。則天人共背。雖レ有二盛禮至樂一。有レ不レ可レ用。如二冬裘夏葛一。其理自見。故五帝之道。各協二中庸一。皆可三以爲二常道一矣。仁齋以爲義農黃帝。皆非二常道一。遂目レ此以爲二邪說暴行之祖一。大是怪異。

○二帝三王。其事不レ同。而其道則一。論語曰。堯舜禹允執二厥中一。孟子曰。湯執レ中。又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孔子之道。最得二其時中一者。孟子曰。可二以仕一則仕。可二以止一則止。可二以久一則久。可二以速一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而猶爲二云云一者。可レ不レ哀哉。

一貫說

事物雖レ繁。厥理則一。譬二諸散錢一。如二緡斯括一。聖人萬變。唯心自出。原古一貫說第十一。

○天下之理一本。而天下之事萬殊也。唯聖人之心。仁義禮智。渾淪爲レ一。事物萬變。隨觸汎應。而曲二當其道一。徒發レ己而加レ乎レ彼而已矣。論語曰。吾道一以貫レ之。邢疏曰。惟用二一理一。以統二天下萬事之理一。

○聖人之意欲。即是天理之發見。雖二變化難一レ測。而皆是至道。故曰。從二心之所一レ欲。不レ踰レ矩。

○天下之事雖レ多。其本不レ二。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レ歸而殊レ途。一レ致而百レ慮。天下何思何慮。註曰。一以貫レ之。不レ慮而盡矣。

○史記。古語曰。因二天心一以動作。

○荀子曰。君子之心天而道。又曰。物至則應。事起則辨。又曰。應レ變曲當。又曰。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註曰。皆當レ理也。何晏論語註曰。怒當二其理一。聖人喜怒哀樂。皆得二其天則一。

○心無レ所二偏倚一。則事皆自レ此出。道之本也。隨レ感而應。各得二其宜一。則所レ謂道也。中庸曰。喜怒哀樂未レ發。謂二之中一。發而中レ節。謂二之和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是語又一貫之意。

以上一貫說。通六則。

總論曰。聖人之道。其端洵多。恂便侃誾。吾知二其爲二言語之道一也。勃戰申夭。吾知二其爲二色

由レ之。亦尋常百姓耳。是以至レ無二忌憚一也。

○物之性雖レ多レ所レ缺。而率レ性之道。猶有下可レ觀二其一端一者上。如二虎狼之父子。螻蟻之君臣。豺獺之報レ本。鴡鳩之有レ別、是也。荀子曰。苟仁義之類也。雖レ在二鳥獸之中一。若レ別二黑白一。

○如下鳥之所二以飛一。獸之所中以走上。亦皆循二健順之性一者。各爲二自然之道一。中庸曰。詩云。鳶飛戾レ天。魚躍レ于レ淵。言二上下察一也。

○水下火上。亦皆率レ性之道。書曰。水曰二潤下一。火曰二炎上一。傳曰。言二其自然之常性一。

以上道說。通六則。

總論曰。道也者。萬物所レ得レ於レ天。自然之法則也。是故言二道之本源一。則人之與レ物。固無レ異矣。但人則靈。而物則蠢。蠢者得二其偏一。而其責小。靈者得二其全一。而其任大也。而靈者以レ靈反失二其道一。蠢者以レ蠢不レ易二其守一。是故鷄而不レ晨。狗而不レ夜者。未二之有一也。而不慈之父。不孝之子。不仁之君。不敬之臣。常接三踵於二天下一者。亡レ他其以レ靈反失也。是以不レ知レ道者。或曰道也者。聖人之僞。非三人性固二有之一也。抑弗レ思。夫不慈之父。不孝之子。不仁之君。不敬之臣。氣質拘レ之。物欲害レ之。以喪二其常一也。猶三之病雞風狗之失二其性一也。烏得三以レ此而誣二其常一乎哉。是故語二其常一。則天下之父子。未三嘗不二慈孝一也。天下之君臣。未三嘗不二仁敬一也。然則道之在レ於二天下一也。與二日月一弗レ墜。與二穹壤一同存。復奚疑レ之。苟其不レ然。人類幾何其不二相呑噬一也。孔子嘗贊二烝民之詩一曰。爲二此詩一者。其知レ道乎。夫聖人已有二是言一也。

原古編卷之四

安藝　賴惟柔季立著

道說

万物率レ性。自然維道。極レ乎二至大一。入レ乎二至小一。莫レ非二天叙一。敢言二聖造一。原古道說第十。

○人物皆得二天理一而生。故循二性之自然一。則各有二當レ行之路一。所レ謂道也。中庸曰。天命之謂レ性。率レ性之謂レ道。鄭氏曰。率循也。道猶二道路一也。循レ性行レ之。是謂レ道。出入動作由レ之。正義曰。天本無二言語之命一。但人感二自然一而生。春秋傳曰。人之於レ天也。以レ道受レ命。董子曰。人受二命於一天。人有二父子之親一。出有二君臣之義一。又曰。道之大原出レ於レ天。」皆謂レ此也。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上天所レ賦。而義類自是明白。書曰。天有二顯道一。厥類惟彰。又曰。子レ弟弗レ思二天顯一。乃弗三克恭二厥兄一。正義曰。天理之當然。爲二天明白之道一。如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手恭足重一。皆所レ謂當然之理也。聖人不レ思而得。不レ勉而中。猶二水火潤下炎上一也。衆人混濁。雖レ近レ理易レ知。而弗レ思レ勉。則莫三以由二其路一也。故曰。弗レ思乃弗レ克。

○道者天之顯命。而非二人之所一レ創。故聖賢指二人道一謂二天道一。人倫謂二天倫一。人理謂二天理一。人性謂二天性一。爲レ此故也。異氏必岐二天人一爲レ二。遂以言天爲二高遠無一レ實。抑不レ思。聖賢言レ天。乃所三以切二於人事一也。孔子曰。思レ知レ人。不レ可三以不二レ知レ天。」學至レ於レ知二天道一。則人事愈嚴。苟其不レ知而

夫婦有レ別。長幼有レ序。朋友有レ信。按。五敎之目。春秋傳曰。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孔安國司馬遷。依レ之。孟子所レ說。與二中庸一合。且於二大倫一無レ所レ遺。而小者亦具二其內一矣。孔子所レ傳必是也。異氏或有二舍レ此取一レ彼者一。弗レ問二優劣一。第異趣舍。可レ謂二無稽一也。

以上五常說。通三則。

總論曰。甚矣好レ異者之無レ所二顧慮一也。五常出レ乎レ天。而具レ於レ人。其德則仁義禮智信。其品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敎則親義別序信。此千古之論。凡稱爲下儒者所二共知一者上也。而物茂卿之言曰。先王之道。先王所レ造也。非二天地自然之道一也。五常出レ於二周書一。未レ審何謂也。」吁堯舜之所二以命一于二司徒一。稷契之所二以陳一于二時夏一。夷夔皐陶之所二以任レ官典レ職。亦皆在レ勅二五常一而已矣。庠序學校。明レ之之地。詩書禮樂。造レ之之具也。法制禁令。刑爵勸賞。弼レ之之方也。堯舜愼徽。其所二以興一。桀紂狎侮。其所二以亡一。先王之道。舍レ此奚適。彼開レ口則稱二先王一。而不レ知二五常何謂一。殊可レ怪矣。彼蓋實莫二之知一也。苟有レ知焉乎。則胡爲以二天叙一爲二僞造一。天倫爲二假合一。使二民彝日壞風俗日偸一。而傲然自是二其愚一耶。雖レ然典謨之言已若レ是。記傳之文。亦昭々焉。彼豈實莫二之知一乎。好レ異之弊。一至レ於レ斯。以禍二世道一。可レ悲也夫。

原古編卷之三終

如其悉レ數。厥德有レ五。天之所レ敘。五品各主。論述有レ祖。誰謂レ匪レ古。原古五常說第九。

〇虞書曰。天敘ニ有典一。勅ニ我五典一。周書曰。狎ニ侮五常一。

〇其出レ于ニ傳記一者。管子曰。五德。註曰。五常之德。列子曰。人懷ニ五常之性一。荀子曰。子思孟子。造レ說謂ニ之五行一。楊子倞曰。五行五常。謂ニ仁義禮智信一。董仲舒曰。仁義禮智信。五性何。謂ニ仁義禮智信一也。又曰。人生而得ニ五氣一以爲レ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前漢書曰。凡民函ニ五常之性一。又曰。人函ニ天地陰陽之氣一。天稟ニ其性一。有ニ男女妒忌之別一。有ニ交接長幼之序一。有ニ哀レ死思レ遠之情一。有ニ尊レ尊敬レ上之心一。按。此說ニ智禮仁義一。不レ言レ信者略也。鄭氏曰。人性五行。有ニ仁義禮智信一。又曰。天之所ニ命生一レ人者。是謂ニ性命一。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按。困學紀聞曰。易乾鑿度。水爲レ信。土爲レ智。中庸註。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服氏註左傳。土爲レ信。朱文公謂。信猶ニ五行之土一。服說是也。孔氏穎達曰。人生有ニ剛柔仁義禮智信一。此天命自然。故謂ニ之性一。韓子愈曰。所ニ以爲一レ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亦先儒相傳之說。五性之爲ニ仁義禮智信一。其來尚矣。仁齋反謂自ニ漢儒一至ニ濂溪一。皆以ニ仁義禮智一爲レ德。以レ此爲レ性。始レ於ニ伊川一。盖此五者皆性之德。而道之所レ有。故或以爲レ性。或以爲レ德。或以爲レ道。皆無ニ不可者一。學者苟能融通而知レ之。則將ニ左右逢ニ其源一也。濂溪亦曰。五行之性。各一ニ其性一。其指ニ仁義禮智信一。固已明白。非レ如ニ仁齋所一レ說也。

〇五敎亦見レ于ニ虞書一。曰。五品不レ遜。汝作ニ司徒一。敬敷ニ五敎一。中庸孔子曰。天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孟子曰。使ニ契爲ニ司徒一。敎以ニ人倫一。父子有レ親。君臣有レ義。

○禮記曰。仁義禮智。人道備矣。不及信者。亦略之也。

○氣之所在。理必從焉。土於四行。既無專主。則信於四德。亦猶如是。禮記曰。播五行於四時。正義曰。四時以水火木金。各爲一行。土無定位。分寄四時。故云。管子曰。中央土德。實輔四時。前漢書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南方夏火禮也。西方秋金。於人義也。北方冬水智也。中央季夏信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此皆古來相傳之說。

右仁義禮智。不必言信。

以上仁義禮智說。通七則。

總論曰。五行本一氣也。推言之則氣而足矣。五性本一德也。推言之則德而足矣。是故先王言德。而五者寓焉。孔子言仁。而四者寓焉。又以仁義配陰陽。以仁義禮智配元亨利貞。子思孟子。又常說五行。吾得諸荀卿氏書。故以陰陽首德言之。則仁義而已。以四象各德言之。則仁義禮智。以五行專性言之。則仁義禮智信。異氏以爲五性之說。古之所無也。殊不知。其說原於天地。祖於堯舜。發於孔子。顯於孟子。苟以古未言。爲後之妄。則鄒書異于魯論。魯論異于周書。周書異於虞夏殷商之書。何書不妄。何言不疑。必言于古而爲信。是死見也已。理初無異。言之詳略。由時之古今。顧所說如何耳。况于其有歷々可稽者乎。

五常說

宜也。賢㆑尊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之所㆑生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知之實。知㆓斯二者㆒弗㆑去。是也。禮之實。節㆓文斯二者㆒是也。

右仁義統㆓禮智㆒。

○五氣順布而四時行。人生㆑於㆓其間㆒。四德賦焉。易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㆓以長㆑人。嘉會足㆓以合㆑禮。利㆑物足㆓以和㆑義。貞固足㆓以幹㆑事。君子行㆓此四德㆒。故曰乾元亨利貞。正義曰。元是物始。於㆑時配㆑春。春爲㆓發生㆒。故下云體㆑仁。仁則春也。亨是通暢。於㆑時配㆑夏。故云合㆑禮。禮則夏也。利爲㆑和㆑義。於㆑時配㆑秋。秋既物成。各合㆓其宜㆒。貞爲㆓事幹㆒。於㆑時配㆑冬。冬既收藏。事皆幹了也。於㆓五行之氣㆒。唯少㆑土也。土則分王㆓四季㆒。四氣之行。非㆑土不㆑載。故不㆑言也。」按。此解有㆓未㆑精者㆒。然足㆓以觀㆓其大意㆒。此孔子四德之說也。

○子思亦以爲人能有㆓美質㆒。則四德發見。自無㆓究極㆒也。故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㆓能聰明睿知足㆓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㆓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㆓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㆓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㆓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聰明睿知言㆑質。寬裕溫柔言㆑仁。發強剛毅言㆑義。齊莊中正言㆑禮。文理密察言㆑智。味㆓其末句㆒。則四德根㆑於㆑心而見㆑於㆑外。其有㆓淵源㆒可㆑知矣。

○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四性聯言。魯論未㆑及㆑于㆑此。蓋孔子時名義素明。其說自具。故聖門所㆑論。但其修爲之方而已。思孟之時。異端漸熾。是以子思發㆓其微㆒。至㆓孟子㆒。遂明言㆑之。盖亦孔子之意然也。

是德也。天下古今。無ニ不レ得而生之人一。但放レ心以斲ニ其根一。妄動以惑ニ其用一。世鮮ニ仁者一。職此之由。唯古昔聖王。純粹至善。爲下能全ニ其體一而盡中其用上。如下其有ニ仁心一而無中仁政上。有レ體而無レ用者也。無ニ仁德一而有ニ仁功一。亦非レ全者也。故聖門敎レ仁。必養ニ內外一。其方亦非ニ一端一也。而莫レ健レ於ニ克復一。莫レ密レ於ニ敬恕一。其得レ之也有レ漸。自レ粗而精。自レ生而熟。其行レ之也有レ序。自レ親而疎。自レ人而物。成ニ其德一。充ニ其量一。殆其聖者乎。然功之大小。所レ遇弗レ同。但內外常正。則亦可ニ以爲一レ仁也。夷齊得ニ之於ニ首陽之下一。顏淵求ニ之於ニ簞瓢之間一。可ニ以見一矣。仁說雖レ衆。而其要在レ於レ斯。吾嘗觀ニ異氏言一レ仁也。不レ繫ニ諸天一而繫ニ諸人一。不レ本ニ諸內一而求ニ諸外一。其得レ之也。無レ漸。行レ之也無レ序。如レ此而爲レ仁者。非ニ我所一レ知也

仁義禮智說

分斯爲レ二。曰仁與レ義。分斯爲レ四。仁義禮智。如曰レ不レ信。建ニ諸天地一。原古仁義禮智說第八。

○仁之統レ義固也。而以レ義對レ之。仁爲ニ陽德一。義爲ニ陰德一。專言ニ此二者一。則禮智在ニ其內一矣。易曰。立ニ天之道一。曰ニ陰與一レ陽。立ニ人之道一。曰ニ仁與一レ義。正義曰。立ニ天之道一。有ニ二種之氣一。曰成レ物之陰。與ニ施レ生之陽一也。立ニ人之道一。有ニ二種之性一。曰愛惠之仁。與ニ斷割之義一也。樂記曰。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

○仁主レ於ニ溫和慈愛一。義主レ於ニ斷制裁割一。故仁與レ義對。猶ニ春與レ秋對一也。禮主レ於ニ恭敬文章一。智主レ於ニ是非持守一。多在レ於ニ仁義之間一。輕重之分。自可レ見焉。中庸曰。仁者人也。親レ親爲レ大。義者

〇心常久無レ私。而事皆當レ理。如レ此者得二以爲一レ仁者也。如二三仁夷齊一是也。其他或內有レ缺。或外不レ足。或內外共缺。皆在レ所レ不レ許也。

右成レ仁之方

〇君子行レ仁之序。始二於孝弟一。而終三於恩被二禽獸一。其間亦極有二次第一。孟子曰。親レ親而仁レ民。仁レ民而愛レ物。此其大略也。廐焚。夫子先問レ人而後レ馬。歲寒。先王先徒杠而後輿梁。蓋聖人之心。無二私欲之蔽一。是以天理流行。其序自不レ紊也。乃若二齊宣一。恩及二禽獸一。而功不レ至二於百姓一者。無レ他私欲擾レ之也。

〇仁性之分量。本自廣大。而常爲三私欲所二縮蹙一。君子漸次推廣。致二以覆二天下一。亦唯充二其量一而已。中庸曰。唯天下至誠。能盡二其性一。孟子曰。苟能充レ之。足二以保二四海一。苟不レ充レ之。不レ足二以事二父母一。

右行レ仁之序 成レ仁與レ行レ仁。自有二分別一。成レ仁則謂レ成二己之仁德一。行レ仁則出二其存レ於レ己者一。以施二諸事業一也。皆係レ於二爲學功夫一。當三載在二第十一篇一。今姑因レ類附レ此。以終二仁說一云。

以上仁說。通二十六則。

總論曰。天地之德。惟元爲レ大。亨與二利貞一。皆在二其內一矣。故人心之德。惟仁爲レ尊。義與二禮智一。皆在二其內一矣。故情之未レ發也。四德具焉。而仁包二乎四者一。涵育渾全。莫レ所レ不レ摠。天下大本。實在レ于レ此。此仁之體也。其已發也。四端著焉。而惻隱之心。貫二乎四端一。周流通徹。莫レ所レ不レ至。天下達道。皆由レ此行。此仁之用也。合言レ之。則心之德也。心之德其不レ盛乎。

子曰。唯聖人無ニ私欲一。賢者能去ニ私欲一。克己之義可レ考。易曰。復即レ命。韓康伯曰。反ニ其本理一。禮記曰。禮者理也。董子曰。理者天之所レ爲也。文者人之所レ爲也。朱子曰。禮者天理之節文。又曰。理無ニ形影一而文有レ所レ據。故不レ曰レ復レ理。而曰レ復レ禮。蓋理與レ文非ニ二物一。唯顯微之分耳。故中庸曰。文理密察。復禮之義。此可レ尋矣。身者爲ニ耳目統稱一。苟不レ制ニ其欲一。則無レ約ニ其身一也。馬融克己復禮之註。善解ニ大意一。時學假ニ馬說一。以拈ニ本章之旨一。學者不レ惑而可。

○敬以持レ己。則心體存。而仁之本固。恕以及レ物。則心用行。而仁之功廣。此亦爲レ仁之要法。論語曰。出レ門如レ見ニ大賓一。使レ民如レ承ニ大祭一。己所レ不レ欲。勿レ施レ於レ人。孔安國曰。爲レ仁之道。莫レ尙レ乎レ敬。刑昺曰。仁在ニ敬恕一。春秋傳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レ德。德以治レ民。出レ門如レ賓。承レ事如レ祭。仁之則也。

○如ニ四勿二如一。仁則之最切要者也。其他夫子當時答ニ諸弟子所レ問。或禁ニ其躁一。或抑ニ其高一。或取ニ益於レ友。或責ニ成於レ己。雖ニ各隨ニ其才質病痛之不レ同。其深淺高下。所レ告每異。然其旨意所レ歸。則大抵皆在レ全ニ其心德一也。今言レ仁者。不レ知ニ鞭辟近裡一。而求ニ諸赫々事功之末一。與ニ聖門所一レ學。終是風馬牛不ニ相及一也。

○心守不レ固。則私欲易レ萌。而仁難レ成也。故君子之心。務要ニ純一一耳。論語曰。無ニ終食之間違一レ仁。造次必於レ是。顚沛於必於レ是。回也其心三月不レ違レ仁。其餘日月至焉已矣。孟子曰。仁亦在レ乎レ熟レ之而已矣、

レ仁。既曰二愛之理一。又曰。心之德。」爲レ此故。

○以二四德一言。則仁義禮智各有二體用一。以二二德一言。則存而不レ壞者皆爲レ仁。而發而得レ宜者皆爲レ義。全體大用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レ此看レ仁。義亦爲二仁之用一。仁德之大可レ知矣。

○以二仁智一分二體用一。則仁爲レ體。智爲レ用。皆所レ得二於性一而無二内外之殊一。故能存二於心一。則無二適而不一レ得二其宜一也。中庸曰。成レ己仁也。成レ物知也。性之德也。合二内外一之道也。故時措而宜也。

○唯聖王能存二是心一。隨レ感而應。莫レ非二仁政一也。孟子曰。先王有二不レ忍レ人之心一。斯有二不レ忍レ人之政一。」聖人之合二内外一者如レ此。

○覇者則不レ然也。既無二仁心之純一。特假レ之以爲二仁者之功一耳。孟子曰。以レ力假レ仁者覇。以レ德行レ仁者王。表記曰。仁有レ三。與レ仁同レ功而異レ情。與レ仁同レ功。其仁未レ可レ知也。國語曰。愛而不レ仁。韋昭曰外愛レ人而内無二仁心一。後漢承延篤曰。管仲以二九合一爲二仁功一。」管氏仁功之說。亦程朱以前。既有二言レ之者一。

○有二仁心一而無二仁政一。是無用之仁。孟子曰。今有二仁心仁聞一。而民不レ被二其澤一者。不レ行二先王之道一也。可レ見二體用不一レ可レ缺焉。

右仁之體用

○心壞二於私欲一則事多失レ理。故爲二仁之道。在レ於レ勝レ私而反一レ理也。論語曰。克レ己復レ禮爲レ仁。法言曰。勝二己之私一曰レ克。家語曰。克二私欲一從二事於一レ義。荀子曰。情欲放溢。而不レ勝二其私一。傳

レ人之心一者。今人乍見二孺子將一レ入レ於レ井。皆有二怵惕惻隱之心一。

○人之形質。即是天地之氣。人之性情。即是天地之心。禮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淮南子曰。人懷二天氣一。抱二天心一。

右仁之本原

○仁存レ乎レ內。而用行レ於レ外。易曰。顯二諸仁一。藏二諸用一。

○天地生物之心。莫レ不二周徧一。其在レ人也。亦無二物我之間一。論語曰。己欲レ立而立レ人。己欲レ達而達レ人。」仁之爲レ體。此最易レ察也。

○人抱レ仁以充二軀殼一。凡物來觸。未二嘗不一レ惻隱一也。故中庸曰。仁者人也。」人者指レ身而言也。然其爲二惻隱一者心也。故孟子曰。仁人心也。」語有二詳略一耳。程子曰。滿腔子惻隱之心。」蓋本二于レ此。

○仁感レ物。則理動レ於レ內。而緒見レ於レ外。其存レ於レ內者仁。爲二愛之根一。見レ於レ外者愛。爲二仁之用一。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故知愛是仁之發。而仁則愛之理也。

○四德各有レ用。如二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恭敬。智之是非一。是也。法言曰。仁義禮智之用。」仁爲二四德之長一。其用包二四者一可レ知。

○仁偏言。則其用爲レ愛。論語問レ仁。曰愛レ人。問レ知。曰知レ人。孟子曰。仁者愛レ人。有レ禮者敬レ人。

○仁專言。則其用不レ止レ於レ愛。論語曰。仁者能好レ人。能惡レ人。」義之羞惡。亦囿レ乎レ仁矣。朱子解

原古編巻之三

仁說

安藝　頼惟柔季立著

大哉乾元。在レ人爲レ仁。孔曰善長。孟曰爵尊。由レ內應レ外。體用一源。原古仁說第七。

○天地之德。生育爲レ大。此仁之本原。易曰。天地之德曰レ生。又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レ仁足二以長一レ人。

○生育之德。常行ニ於長養收斂閉藏之間一。以統ニ天德之始終一。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生。乃統レ天。春秋傳曰。元者善之長也。共養ニ三德一爲レ善。

○人性之德。以レ仁爲レ首。孟子曰。仁者天之尊爵也。疏曰。仁得ニ之於一レ天。淮南子曰。凡人之性。莫レ貴レ於レ仁。文中子曰。仁五常之始。

○惻隱之心。常行ニ於羞惡恭敬是非之間一。以攝ニ人道之大小一。白虎通曰。人懷ニ五常之性一。而有ニ親愛之心一。是以綱紀爲レ化。若下羅網之有ニ綱紀一而萬目張上也。

○微陽始復。萌芽嫩夭之時。天地生物之心。油然可レ見焉。易曰。復其觀ニ天地之心一乎。程子觀ニ鷄雛一斯知レ仁。亦是意也。

○見ニ孺子臨一レ危。則驚動慘痛。凡人愛レ物之心。藹然可レ掬。莫レ易レ見レ於レ此。孟子曰。人皆有ニ不レ忍

以上心説。通十五則。

總論曰。世俗之言曰。一寸蟲五分魂。余謂豈止蟲哉。草木亦有之。抑其氣煩者。其心藐。其軀塞者。其神昏。惟人也。聚二五之秀。方寸之間。虚靈洞徹。具天下之理。而應天下之事。此其所以至貴至靈。超絶乎庶物也歟。蓋心者其統名也。分言之。則其具而靜者。謂之性也。其應而動者。謂之情也。其動而得節者爲天理。失節者爲人欲。苟立天理以制人欲。則縄趨矩步。可以爲堯舜矣。苟窮人欲而滅天理。則昏暴無度。其爲禽獸亦不遠矣。是故虞廷十六字。以啓萬世心法之源。列聖群賢。皆由是以凝成斯道。則一言眞爲聖學之根基。豈可搖撼邪。凡六經言心。不可殫述。且雖諸子之陋乎。未敢有顯棄心術者。則心法之於學也。顧不重哉。而近世俗儒。忌正學之難修。遂曰。先王無心法也。唯老聃之流之爲。噫精一之訓。朝夕薰聒。猶恐人不完束。今廢心法以啗後生。擧天下而毒。莫甚焉。任道者其不深慨乎。

原古編卷之二終

右天理人欲之別

○形氣之欲。道理之心。常相㆓爲勝負㆒。人能治㆑之。則理暢氣平。而事皆當㆑理。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㆓厥中㆒。」耳目口鼻。總而言㆑之。則人也。故其生㆑於㆓形氣之私㆒者。謂㆓之人心㆒。管子所㆑謂九竅之欲。是也。仁義禮智。總而言㆑之。則道也。故其原㆑於㆓性命之正㆒者。謂㆓之道心㆒。孟子所㆑謂仁義之心。是也。韓子載㆓子夏語㆒。二者戰㆑於㆓胸臆㆒故臞。戰勝故肥。是之謂也。

○心德純一。事無㆑不㆑善。雜則反㆑是。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心無㆓褻慮㆒。可㆔以對㆓越上帝㆒。詩曰。上帝臨㆑汝。無㆑貳㆓爾心㆒。」

○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身之用也。非㆑禮者身之私也。知而禁㆑之者本心也。

○耳口目鼻。是物也。故不㆑知㆔自遵㆓其天則㆒。惟心爲㆔能思量而指㆓麾之㆒。然後百體各守㆓其法㆒。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㆓其大者㆒。則其小者不㆑得㆑奪也。趙註曰。善勝㆑惡。則惡不㆑能㆑奪㆑之。

○心能爲㆓一身之主㆒。則百體皆聽㆓其命㆒。尸子曰。目之所㆑美。心以爲㆓不義㆒。弗㆓敢見㆒也。口之所㆑甘。心以爲㆓不義㆒。弗㆓敢食㆒也。禁焉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管子曰。心不㆑爲㆓九竅㆒。九竅治。荀子曰。心君也。房中虛而治㆓五官㆒。」此雖㆑出㆓雜書㆒。亦可㆑爲㆓四勿立大之註脚㆒。

右心法　此爲㆓學工夫㆒、當㆔載在㆓存養部㆒、今姑因㆑類附㆑此、以便㆓觀者㆒

也。張子曰。心統ニ性情一。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皆爲ニ確說一。

○靜而無レ所ニ偏倚一。是性之德。動而無レ所ニ乖戾一。是情之正。中庸曰。喜怒哀樂未レ發。謂ニ之中一。發而皆中レ節。謂ニ之和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疏曰。未レ發之時。澹然虛靜。發而中ニ節限一。猶ニ鹽梅相得一。孟子疏曰。中者性之德。」謂中爲ニ性之德一。和爲ニ情之德一可レ知矣。

右性情之正

○寂然不レ動。仁義之性具焉。感レ物而動。好惡之情見焉。其得レ節者。固是天理之發。其失レ節者。則爲ニ人欲之私一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レ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無レ節レ於レ內。知誘レ於レ外。不レ能レ反レ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レ人無レ窮。而人之好惡無レ節。則是物至而人化レ物也。人化レ物也者。滅ニ天理一而窮ニ人欲一者也。」蓋天理人欲。其本非レ二。譬猶ニ率土之濱。莫レ非ニ王臣一。若旣爲ニ寇賊一。則王民寇賊。其分自判也。樂記是語。要約ニ人情一以合ニ天理一。非下惡ニ外物一而絕レ之者上也。仁齋襲ニ象山一。斥爲ニ佛老語一。蓋象山好レ高。故忌ニ人欲字一。仁齋好レ卑。故忌ニ天理字一。皆出ニ其私一。以レ余觀レ之。是語本無ニ瑕類一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而亦天理之所レ在也。顧ニ公私如何一耳。如ニ食不レ厭レ精。膾不レ厭レ細。樂而不レ淫。哀而不レ傷。此其公而無レ私者。可レ見ニ聖人之欲。自不レ踰レ矩也。程朱所レ說。亦唯欲下伸ニ其公者ニ而塞中其私者上耳。曷嘗誨ニ人絕ニ性情一哉。異氏學ニ食色一以攻ニ程朱一。妄矣。

○心不レ二也。但其所レ發。有ニ理氣公私之分一。故有ニ人心道心本心良心私心非心。許多名目一。

形之君。神明之主。傅子曰。心者神明之主。萬理之統。

○凡人之心。皆有下具二物理一。而制二事宜一者上。孟子曰。心之所二同然一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趙註曰。言人心皆同也。

○人身各有二此靈妙一。而得二理于一レ天者。聖人因名レ之謂二明德一。其他如二精舍靈臺天君一。先民以爲二心之表號一。其義可レ考。

○心有二動靜一。靜者心之躰。動者心之用。莫レ非レ心也。易曰。寂然不レ動。感而遂通二天下之故一。又曰。洗レ心退二藏於一レ密。又曰。黃中通レ理。美在二其中一。而暢レ於二四支一。發レ於二事業一。荀子曰。心虛一而靜。中庸疏曰。循二其所一レ感而行。感レ仁則行レ仁。感レ義則行レ義。心本有二寂密虛靜者一。而後爲二能感通發暢一。程子曰。心有二指レ體言者一。有二指レ用言者一。」是其說レ心蔑二以易一者。仁齋以レ動爲レ心。說二無體之用一。然有レ手而後能提。有レ足而後能行。心獨不レ然歟。

右心之體用

○仁義禮智。性之目。情之本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之名。性之動也。心則具レ性而發レ情者也。孟子曰。君子所レ性。仁義禮智根レ於レ心。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詩疏曰。性之動則情。中庸疏曰。人生既有二仁義禮智一。因レ性而有レ情。則性者靜。情者動。又曰。性之與レ情。猶二波之與一レ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因二是譬喩一。心猶レ池也。水波則池之動靜。性情則心之動靜。故四端是情。然亦謂二之心一

其末一。並行而不二相悖一也。或曰。孟子不レ言二氣質之性一。豈其然乎。

○荀子曰。人之性惡。善則僞也。氣質之性。猶有二美者一。槃曰二性惡一。偏駁甚矣。揚子雲曰。性善惡混。此亦見二性之末一而言者。其本豈有二善惡兩端一而出乎哉。皆坐レ不レ知レ道也。

右氣質之性。濂溪所レ謂剛柔善惡之性。明道所レ謂惡亦性。橫渠所レ謂氣質之性。皆謂レ此也。

以上性之說。通二十四則。

總論曰。洵乎性之爲レ理也。其曰レ降。曰レ與。曰レ命。曰レ受者。謂二理之出一於レ天也。其曰レ典。曰レ恆。曰レ常。曰レ彝者。謂二理之在レ人而弗一レ墜也。衷者理之無レ偏也。无妄者。理之無レ僞也。敘者謂二其不一レ紊。成者謂二其無一レ闕。是理也。統言レ之。則仁而盡矣。分言レ之。則仁義禮智。而天下之物皆具レ于レ此。爲二人職一備矣。堯舜之聖。亦唯盡レ此也耳。乃若二衆人一。則稟レ氣或濁。是以性亦不レ能レ不レ汚也。譬三諸盛二水于一レ器。器穢焉。水豈得三獨保二其潔一乎。雖レ然水之性。本自潔也。則澄治一至。復及二其本一矣。是故古之學者。困知勉行。以化二其愚不肖一。務在下變二氣質一而全中正性上而已。聖學一廢。而邪說爭起。天下貿貿。唯氣之從。是以理學之目。特擅レ乎レ宋。而反爲二俗儒所一レ異。桀犬吠レ堯。誠可レ悲已。

心說

於戲天君。懷レ義蓄レ仁。體存二一身一。用被二九垠一。靈臺一昏。三綱忽淪。原古心說第六。

○心者氣之精爽。凝而主二乎人身一。以具二衆理一而應二萬事一者也。書曰。惟人萬物靈。荀子曰。心者

○人之氣稟。槩言之。則上中下三品而已。韓子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學者知五常而後說三品。亦所以不妨。太宰氏但說三品而廢五常。則亦韓子之罪人矣。

○聖愚之間。亦有多品。中庸疏曰。得其澄氣備者爲聖人。得其濁氣簡者爲愚人。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多或少。不可言一。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其陰陽剛柔。純美無闕者。可觀矣。

○柴愚參魯。師辟由喭。游夏聖人之一體。賢者之資。又有簡缺也。

○五行之秀。不能無偏。若木性多金性少。則仁勝義。推此類皆然。顏延之所謂五常有勝殺。是也。

○火性多則外勝。水性多則內勝。大戴禮曰。明者吐氣者也。幽者含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是故水曰內景。因知水火偏勝。所以知行有過不及也。

○內智勝者則過察。外行勝者則過厚。皆非性之本然。中庸曰。道之不行也。吾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吾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道者上帝所降。初無偏倚。此性之本也。然知愚賢不肖之有過不及。此氣質爲然也。故人狥其氣質而不檢束。則於道每有不合。本然氣質之分。可就此察也。

○孟子曰。忍性。孟子既道性善。敎人以養其性。又說忍性。使人抑其欲。彼言其本。此曾

○性者。自人倫之大。以至耳目之微。成己成物。凡衆物之理。莫一不貳也。故非聖人。則莫之能盡焉。可見人之性上。不可添一物。而其分域之廣。如此其大也。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若以爲其氣質之性也。何必待聖人。而後盡焉乎。子思所說。皆言性之本。孟子所傳是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疏曰。人生之初。萬理已具於性。」亦與中庸符。

○本性之分。不以窮達爲增減。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性分之字。蓋出于此。

○性有以本言者。有以末言者。本者天地中正之理。末者氣質偏勝之類。此又自古有其別。禮記曰。天地之性。春秋傳曰。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天地之性。指其正者言也。本性正性之目。亦見於前漢志傳。蓋以別於氣質也。

右性之本然。濂溪所謂中之性。明道所謂性之本。伊川所謂性即理。横渠所謂天地之性。皆謂此也。盖不雜乎氣而言者也。

○人性本善。故氣質之性。雖有美惡。而其初皆不甚相遠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使人本不善乎。則貪如狼狠如羊者。當駢肩而生。故夫子言之。亦以觀性之本善也。呂晩邨曰。孔子是語。與孟子相發。知言哉。然孟子專説性之本。夫子則兼氣質言。所以有少異也。然夫子言性。不止乎此。六經所述。思孟所傳。皆其蘊奧也。果止乎此。子貢焉有不可聞之嘆耶。

性之德也。註曰。此五性之所以爲德也。其言仁知而不及餘德者。擧其所主也。樂記曰。德者性之端也。史記載是語。張敞註曰。德得理也。端本也。言人稟生皆以得理也。」蓋德之與性。初非二物。由生而言謂之性。由得而言謂之德也。淮南子曰。得其天性謂之德。」亦皆此意也。而其得焉生者心也。故德性二字。皆麗之心。而字義起。但人爲私欲所放。德非其德。學焉而後復其本。故行道而得之於心。亦謂之德。仁齋岐德性爲二。性爲內德爲外。大非是。

○孟子道性善。蓋發列聖相傳之旨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造化之原。旣有是善。其資生者本性。豈有不善也。而其所謂善者。亦不外乎仁義。苟無仁義。性亦不善也。孟子疏曰。仁義禮智即善。是言得之。仁齋曰。人性善。而性無仁義。亦非小謬。

○帝降之衷。渾淪一理。而其內自有區分者在。聖人因各目其理而命之名。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性之目。理之名也。此理具於心而應乎事。由內暢外。非由外入內也。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疏曰。得之於天。根生於心。孟子又曰。仁義禮智。非自外鑠我也。我固有之。

○四支百骸。悉具天則。皆性之所有。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疏曰。形之與色。皆天之所賦。性之所有也。獨聖人盡其天性。凡於百骸九竅。各自所踐也。樂記曰。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其義即天之所賦也。管子曰。九竅循理。莊子曰。各有儀則。謂之性。亦皆與烝民有物有則。及劉康公動作禮義之言相發。

自有㆑之。詩曰。天生㆓烝民㆒。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㆓是懿德㆒。孔子曰。爲㆓此詩㆒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故好㆓是懿德㆒。鄭箋曰。天生㆓衆民㆒。性有㆓五行仁義禮智信㆒。趙註曰。孔子謂㆓之知㆒㆑道。故孟子曰。人皆有㆓此善㆒也。疏曰。物者即自㆓人之四支九竅㆒。達㆓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㆒。無㆑非㆑物也。則者即仁之於㆓父子㆒。義之於㆓君臣㆒。禮之於㆓兄弟㆒。智之於㆓夫婦㆒。信之於㆓朋友㆒也。是有㆑物有㆑則也。所㆑謂常即善也。善即美。德者仁義禮智是也。」此言甚爲㆓明白㆒。

○不㆓唯民然㆒。凡資㆑乎㆓陰陽㆒以生者。天必與㆑之以㆓眞實無妄之性㆒。鳥獸一點之仁義。亦不㆑可㆑誣也。易曰。物與㆓无妄㆒。禮記曰。凡生㆓天地之間㆒者。有㆓血氣㆒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㆓其親㆒。」於以知㆓人物一切皆得㆓眞性㆒。朱子曰。一物得㆓一無妄㆒。謂㆑此也。

○物之性。固有㆑所㆑闕。人之性則自具足。故易曰。成㆑性。成者無㆑闕之謂。

○性即天理。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註曰。理猶㆑性也。」性内所㆑得。唯是天理。故不㆑謂㆓天性滅㆒。而曰㆓天理滅㆒。鄭氏所㆑解。可㆑謂㆑善矣。

○性者天所㆑命之理。人物所㆓得以生㆒者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註曰。天所㆓命生㆒㆑人者。是謂㆓性命㆒。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董仲舒曰。命者天之令也。又曰。人受㆓命於㆒㆑天。有㆓父子之親。君臣之義㆒。前漢志曰。人函㆓陰陽之氣㆒。天稟㆓其性㆒。孟子疏曰。理出㆓於性命㆒。天之使㆓我有㆒㆑之。是謂㆑命。又曰。仁義禮智。天實賦㆑之。」

○人得㆓天理㆒而生。自有㆓仁義禮智㆒。故謂㆓之德性㆒。中庸曰。尊㆓德性㆒。又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原古編卷二

安藝　賴惟柔季立著

性說

健順五常。天之所レ命。人物得レ之。是謂二之性一。氣質亦天。抑非二其正一。原古性說第五。

○天以二五行一賦二五性一。人道秩然備焉。書曰。天叙二有典一。勅二我五典一。傳曰。天次二叙人之常性一。各有二分義一。白虎通曰。人皆懷二五常之性一。大者爲レ綱。小者爲レ紀。所下以彊二理上下一。整中理人道上也。皐陶是語。寔万世言レ性之始。而漢儒所レ傳。亦復如レ此。學者有レ觀レ於レ此。性之爲レ理。不レ容レ疑。而於二道教一亦思過レ半矣。

○天地之理。不レ偏不レ倚。故謂二之中一。民性得レ之以爲二五常之德一。而大小物則。莫レ有レ不レ備。此天之所レ命。而聖王順以制レ教者。書曰。惟皇上帝。降二衷于下民一。若レ有二恒性一。克綏二厥猷一。惟后。疏曰。天與二之五常之性一。使レ有二仁義禮智信一。是降二善於下民一。君當レ順レ之。春秋傳劉康公曰。民受二天地之中一而生。所レ謂命也。是以有二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一。以定レ命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レ發。謂二之中一。孟子疏曰。人受二天地之中一。萬物皆備レ於レ我。又曰。中者性之德。成湯是語。與二皐陶一相發。而康公子思實爲二其注脚一。衷與レ中同。訓レ善非二本義一。

○凡此衆民。天之所レ生。故自二耳目一以至二人倫一。各有二自然之天則一。此人之常性。而好レ善之情。固

○其以二吉凶一言者。書曰。天命二有德一。天討二有罪一。天道福レ善禍レ淫之類。此與二貧富之命一少異。貧富係二其生禀厚薄一。吉凶係三其所二爲善惡一。

○有下以二興亡一言者上。詩曰。峻命不レ易。書曰。惟命不レ于レ常。大學傳引レ之曰。道善則得レ之。不善則失レ之。鄭氏曰。言天不三專祐二一家一。

○有下以二治亂一言者上。論語曰。道之將レ行也。與命也。道之將レ廢也與命也之類。

以上命說。通八則。

總論曰。莫レ非レ命也。而義則不レ同也。如三其曰二天命謂一レ性。則賦レ理之命也。如三其曰二賢不肖天也一。則氣禀之命也。其他死生貧富以至二治亂興亡一。亦各有二明文在一焉。而其義不レ可二得而亂一也。凡是數者。皆天之所レ使。而人之所レ不レ能レ爲者。故通謂二之命一也。所レ名一而所レ指則異。今欲下舉二其一端一以廢中其餘上。庸可レ得乎。且賦レ理之命。命之最重者。聖賢之所二以立一レ敎。學者之所二以力學一。皆爲レ此也。而異氏務欲レ沒レ之。何哉。

原古編卷之一　終

言一也。

命說

於穆不ㇾ已。百物生焉。賦ㇾ理播ㇾ氣。豊約彭殤。凡匪二人爲一。共命之名。原古命說第四。

○天道至誠。生ㇾ物弗ㇾ歇。物各獲二其賦與一。以爲二己命一。雖二飛沈喘嚅之微一。無ㇾ有ㇾ不ㇾ然。故性有二仁義一。氣有二姸蚩一。生有二修短一。及貧富禍福。莫二非ㇾ命者一也。禮記曰。大凡生二於天地間一者。皆曰ㇾ命。

○凡不ㇾ出ㇾ乎二人爲一者。皆謂二之天命一。孟子曰。莫二之爲一而爲者天也。莫二之致一而致者命也。疏曰。言下天與中命。究二其義一則一上也。

○其以ㇾ賦ㇾ理言者。中庸曰。天命之謂ㇾ性。春秋傳曰。以ㇾ道受ㇾ命之類。

○其以二氣稟一言者。孟子曰。賢不肖天也。聖人之於二天道一命也之類。

○其以二壽夭一言者。論語曰。死生有ㇾ命。不幸短命之類。皆言二有生之初一。有二定分一也。而命有二正命一。有ㇾ非二正命一。書曰。考終命。傳曰。各成二其短長之命一以自終。不二横死一。孟子曰。莫ㇾ非ㇾ命也。盡二其道一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二正命一也。貧富亦非二人爲一也。論語曰。富貴在ㇾ天。孔顏不ㇾ得ㇾ位。可二以見一矣。仁齋以爲命可ㇾ移也。此決不ㇾ然。如下其修ㇾ德以膺二天祐一者上。亦猶二盡ㇾ道受一ㇾ正也。舜禹之有二天下一。亦盡二其本分一耳。乃若三營二爲貨殖一則有ㇾ之。此所ㇾ謂不ㇾ受ㇾ命者。君子弗ㇾ取焉。

右人物之正偏

○人貴物賤。以二人智物愚一也。書曰。惟人萬物靈。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レ貴。」

○關者漸賤。備者漸貴。荀子曰。水火有レ氣而無レ生。草木有レ生而無レ知。禽獸有レ知而無レ義。人有レ氣有レ生有レ知有レ義。故最爲二天下之貴一也。」

○貴之役レ賤。知之使レ愚。亦理勢爲レ然。荀子曰。人財レ非二其類一以養。是謂二天養一。董子曰。人受二命於一天。入有二父子兄弟之親一。出有二君臣上下之義一。此人之所二以貴一也。五穀以食レ之。桑麻以衣レ之。六畜以養レ之。服レ牛乘レ馬。是其得二天之靈一。貴レ於レ物也。前漢書曰。夫人爪牙不レ足三以供二嗜欲一。無二毛羽以禦一寒暑一。必將三役レ物以爲二養。任レ智而恃レ力。此所三以爲二貴。」

○物本非二爲レ養レ人而生一也。連叢子曰。萬物之生。各稟二天地一。未二必爲一レ人。人徒以レ知得而食焉。」是語亦有レ所レ見。程子嘗謂。天生二禽獸一。本非レ爲二人食一。豈有下人爲二蟣蝨一而生上耶。意亦弗レ異。

右人物之貴賤

以上人物說。通十三則。

總論曰。天地萬物父母。是言可レ驚也。而人習二聞之一。橫渠曰。民者吾同胞。物吾與也。是言頗有レ分也。而人或異焉。甚矣其無レ識也。萬物出レ乎レ天。則其本爲レ一。但其氣稟之異。于レ是乎有二通塞一焉。通者知而塞者愚。愚者勞而知者逸。其分不レ可二勝數一也。是故原二其本一。則倮毛亦爲二黨與一。論二其末一則貴賤固已懸絕。一本萬殊。其旨晰矣。今世學子講而不レ詣レ于レ玆。宜其異レ於二胞與之

右萬物一本

○物之不レ同。由二氣稟不一レ均也。周禮曰。天產地產。易曰。本レ乎レ天者親レ上。本レ乎レ地者親レ下。則各從二其類一也。」疏曰。有下感レ於二天氣一偏多者上。有下感レ於二地氣一偏多者上。天躰運動。含レ靈之物亦運動。是親二附於一レ上也。地躰凝滯。植物亦不二移動一。是親二附於一レ下也。」

○頭在レ上在レ下。亦稟氣使レ然。大載禮曰。天之所レ生上レ首。地之所レ生下レ首。」今嘗審レ之。頭竪生者順爲レ人。橫生者偏爲二禽獸蟲魚一。倒生者逆爲二草木一。知愚巧拙。亦分レ于レ此。

○人也者稟受順正。而形性共全。禮記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鄭氏註曰。言人兼二此氣性之純一也。」天地之德。卽健順五帝之性。此一句言二性之純一也。陰陽以下三句。言二氣之純一也。疏曰。人感二五行秀異之氣一。故有二仁義禮智信一。列子曰。中和之氣爲レ人。又曰。人類天地之貌。懷二五常之性一。有生之最靈者也。

○正氣常乏。偏氣常多。故其生。靈者常鮮。蠢者常蕃。大戴禮曰。陰陽之氣。各盡二其所一則靜矣。偏則風。陽氣勝則散爲二雨露一。陰氣勝則凝爲二霜雪一。毛羽之蟲。陽氣之所レ生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レ生也。唯人爲二倮匈而後生一。此陰陽之精也。

○木火之氣。輕鬆而升。故偏受二此氣一者。毛羽而飛走。金水之氣。重凝而降。故偏受二此氣一者。介鱗而蟄伏。惟人也。聚二中和之氣一。而具二中和之德一。故性則天地正大之理。形則天地正大之氣。本與二穹壤一無レ間者也。孟子所レ謂性善。浩然之氣。共可二於レ是觀一レ之。

死。知ニ氣發揚而魄下降一。生者致レ誠。而死者感格。不レ知何者所レ使。而如レ此其敬且通也。要レ之皆造化之跡。而陰陽之良能也。其德之盛。莫下可ニ與比一者上。故聖人稱レ之曰ニ鬼神一。其在ニ三才一。而正大可レ尊者。蓋如レ此矣。乃若ニ山焉而夔罔兩。水焉而龍罔象一。戾氣之所レ生也。伯有之殺ニ駟帶一。彭生之懼ニ襄公一。氣之未レ散也。漢武之見ニ李夫人一。劉根之召ニ析七祖一。妖之所レ眩也。夫鬼神之爲レ物也。冥々漠々。豈是不レ易レ悟焉。然求ニ諸聖經一。訂ニ諸賢傳一。正邪常變之分。皆可ニ推而知一也。而彼趨ニ于異塗一者。往々非レ措ニ諸茫昧一。則怵ニ於奇衺一。亂レ名欺レ人。亦或有レ之。閑距之功。其曷得レ不レ及レ乎此耶。

人物說

父乾母坤。萬物兒孫。禀有ニ精粗一。靡レ非ニ同根一。生有ニ貴賤一。本是一門。原古人物說第三。

○物皆天地之所レ生也。書曰。天地萬物父母。孟子曰。天之生レ物。使ニ之一レ本。

○物自然生。是爲ニ氣化一。形氣相禪。是爲ニ形化一。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レ精。萬物化生。」上說ニ氣化一。下說ニ形化一。

○物生物也。而氣即天地之氣。白虎通曰。皆天所レ生也。託ニ父母氣一而生耳。

○万物出レ於レ一。而禀受不レ同。孟子曰。人之所ニ以異一乎ニ禽獸一者。幾希。疏曰。皆含ニ天地之氣一而生耳。淮南子曰。同出レ於レ一。所レ爲各異。有レ鳥有レ魚。謂ニ之分物一。」大胎生レ物。固無ニ私作一。但其禀受不レ同。所ニ以有ニ人物之別一。

○祭者。合二魂魄一而享レ之。禮記曰。魂氣歸レ于レ天。形魄歸レ于レ地。故祭求二諸陰陽一之義也。又曰。嘉魂魄。是曰二合莫一。祭義曰。合二鬼與一レ神。教之至也。

○君子之祭也。必竭レ誠盡レ禮。以感二格其神一。此亦鬼神之所レ使也。中庸曰。使三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二祭祀一。洋々如レ在二其上一。如レ在二其左右一。

○鬼神之理。明則不レ惑。昏則被レ欺。谷永曰。明レ於二天地之性一。不レ可三惑以二神怪一。知二萬物之情一。不レ可三罔以二非類一。諸背二仁義之正道一。不レ遵二五經之法言一。而盛稱二奇怪鬼神一。廣二祭祀之方一。求レ報無レ福之祠。皆姦人惑レ衆。是以明王距而不レ聽。聖人絕而不レ語。」亦爲二確言一。故學者已知レ生。則死亦須レ知也。已學レ事レ人。則事レ鬼亦須レ學也。

○鬼神有二對言散言之別一。禮記疏曰。對而言レ之。天曰レ神。地曰レ祇。人曰レ鬼。散而言レ之。通曰二鬼神一。」天地人物。各有二鬼神一。如二右所一レ言。徂徠必合二天神人鬼一。以爲二鬼神一。其說至レ於二祭祀一最不レ通。祖考既爲二人鬼一。尸亦人也。焉得下合二天神人鬼一而享上之乎哉。彼欲下舉二對言之說一。以破中散言之義上。亂レ名之甚也。

右祭祀之鬼神

以上鬼神說。通十三則。

總論曰。寒暑來往。日月禪代。百物榮三悴於二其間一。不レ知何者所レ爲。而如レ此其大且久也。人物之生。有二知覺一。有二運動一。有二皮革一。有二骨肉一。不レ知何者所レ造。而如レ此其巧且具也。百物之

有二大小一。仁齋知二其小者末者一。而疑二其大者本者一。非レ有二天地造化之鬼神一。而宗廟五祀爲二人禍福一者。豈復有レ之乎哉。

○禮記疏曰。人之鬼神。亦附二陰陽之鬼神一。」此説亦見二本末一。右天地之鬼神。程子所レ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レ謂二氣之良能。皆謂レ此也。

○陰陽之氣。合則生レ物。陰之靈。是曰レ魄。陽之靈。是曰レ魂。此在レ物之鬼神也。禮記曰。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也。祭義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淮南子曰。天氣爲レ魂。地氣爲レ魄。註曰。魂者人陽神。魄人鬼神。」

○陰陽之氣。離則終レ物。易曰。精氣爲レ物。游魂爲レ變。是故知二鬼神之情狀一。」陰精陽氣。聚則成レ形。聚極則去。魂氣游散。不レ可二復收一。生者漸變以至レ于レ死。莫レ非二鬼神之所一レ爲也。于レ此察レ之。鬼神雖レ幽。其狀情有二不レ可レ揜者一也。

○陰陽之氣。正則生二常物一。邪則生二異物一。家語曰。山之恠曰二夔罔兩一。水之恠曰二龍罔象一。

○人物之死。魂躋魄淪。泯然亡レ跡。是其常也。但其人强盛。而不レ得二其死一者。或欝結爲レ妖。如二伯有爲一レ厲是也。然久レ之則散。安レ之則熄。

右人物之鬼神

○人物之死。聖人尊レ之。號曰二鬼神一。祭義曰。因二物之精一。制爲二之極一。明命二鬼神一以爲二黔首則一。疏曰。鬼神是人與レ物之魂魄。若直名二魂魄一。其名不レ尊。故尊而名二之鬼神一。」

動焉。其本穆然其深。其末秩然其序。千古萬古。不レ革不レ易。易有二太極一。是之謂已。異氏無レ見レ乎レ此。乃以爲二太極。唯是天地未レ判之稱也一。抑不レ思。太極是生二兩儀一。謂下其理統二兩儀以下一也。非レ謂二兩儀之前。別有二太極一也。果如二其說一也。天地闢而太極死焉。上天之載。孰能宰レ之。萬物之性。孰能與レ之。宋賢深有レ所レ稽。而知三太極是爲二至理之號一。所レ謂建二諸天地一而不レ悖。質二諸鬼神一而無レ疑也。今且徵二之經傳一。以令三學者知二其有レ所レ原而不レ可レ易焉。若夫天地之形躰。日月之行度。雲雷風雨之起伏。則不二必論載一也。第立レ乎二其大者一云

鬼神說

流レ於二宇內一。會レ於二人身一。躰レ物弗レ遺。大哉鬼神。名義乖舛。罔レ知二厥眞一。原古鬼神說第二

○鬼神以二二氣一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二一氣一言。則至而伸者爲レ神。反而者歸者爲レ鬼。其實一物而已。易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下以成二變化一而行中鬼神上也。註曰。天地之數各五。五數相配。以合二成金水木火土一。變化以レ此成。鬼神以レ此行。中庸曰。鬼神之爲レ德。其盛矣乎。疏曰。木火之神生レ物。金水之鬼終レ物。其實鬼神皆生レ物終レ物也。按。木火之神則陽之靈也。金水之鬼則陰之靈也。然本二一氣之流行一。故以二一氣一說亦可矣。

○管子曰。凡物之精。此則爲レ生。下生二五穀一。上爲二日星一。流レ於二天地之間一。謂二之鬼神一。此言レ生而不レ及レ終。然古人所レ謂鬼神者。本指二造化功用一。而立二之名目一。其義可二以稽一已。

○鬼神有二本末之辨一。賈誼傳曰。文帝問二鬼神之本一。賈生因具道下鬼神所二以然一之狀上。鬼神有二本末一。

レ妨也。儒書與二異籍一合者弗レ尠。顧二是非如何一耳。

〇天道流行。以生二人物一萬殊。條理分明。而根本盛大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レ已。鄭氏曰。命猶レ道也。中庸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川流言二條理分明。而往不レ息也。敦化言二根本盛大。而出無レ窮也。

以上天說。通十八則。

總論曰。天本一理。所レ謂太極也、分レ之。則有レ二焉。曰健曰順。又分レ之則有レ四焉。曰元。曰亨。曰利。曰貞。一言以括レ之。曰理也。天本一氣。所レ謂一元也。分レ之則有レ二焉。曰陰。曰陽。又分レ之則有レ四焉。曰木。曰火。曰金。曰水。一言以括レ之。曰氣也。是氣順布。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理亦流行。而各賦二其物一。所レ謂命也。天行不レ息。譬二諸磨之運而無一レ停。萬物生レ於二其間一。亦猶二物自磨レ內而出一也。其所レ生之物。雖レ有二精粗偏正之不一レ同。而皆稟レ於二天地一。至レ如二昆虫一。亦天地一點之氣也。則其性亦莫レ非二天地一點之理一也。蓋盈二天地之間一者理氣也。然理者隱微。而氣則磅礴。故仰而觀レ之。日月星辰繫焉。晝夜寒暑往焉。俯而察レ之。山川草木陳焉。人民鳥獸動焉。非レ陰則陽。非レ陽則陰。所レ覩惟是氣耳。宜矣異氏之言曰。天有レ氣而無レ理也。是何異レ於レ不レ知二御者之御一レ馬。曰レ行者馬也。非レ人也。理之於レ氣也。猶二御之於一レ馬也。行或使レ之。止或尼レ之。苟無レ爲二之範一。則俯仰之間。曠々焉蕩々焉。莫二之能理一也。是以知天有二極摯之理一。而日月星辰依レ此繫焉。晝夜寒暑依レ此往焉。山川草木依レ此陳焉。人民鳥獸依レ此

地之間者唯萬物。列子曰。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

○天下事物。莫不有理也。易曰。天下之理。疏曰。天下萬事之理。樂記曰。萬物之理。詩曰。有物有則。傳曰。物事也。

○有聲色貌象。而盈天地之間者。或謂之器。或謂之事也。而一事物之上。必有無聲色貌象者存焉。或謂之道。或謂之理。或謂之則。以天地爲器。則健順是其道也。父子爲物。則慈孝是其則也。喪祭爲事。則哀敬是其理也。天地父子喪祭。可視可聽。而健順慈孝哀敬。則非有聲臭可認者也。凡天下之事與理皆如此。可以識道器。物則之分矣。程子以無聲無臭爲道。陰陽以下爲器。詎不信然。

○陰陽是氣也。其迭運之理。所謂道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疏曰。道雖不離於陰陽。陰陽亦非道。故曰。一陰一陽。

○天事顯著。而其理則隱微。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董仲舒曰。上天之理。理者事之本躰。事者理之發用也。

○顯微雖異。其實無間。易曰。顯諸仁。藏諸用。疏曰。道之爲躰。顯見仁功。潛藏功用。易曰。其事肆而隱。註曰。事顯而理微。中庸曰。費而隱。天人之德。莫大於仁也。其躰隱微。而顯著之用。已具乎此。故能發育萬物。以陳於上下也。而彼隱微之躰。常藏於用處。程子曰。躰用一源。顯微無間。盖本于此。仁齋以爲程語出於佛書。或證其誣枉。余謂假令佛語。亦無

極一合二其德一。蓋天有二至極之理一。而統二天地萬物一。是爲二統躰之太極一。三才各具二其至極一。是爲二各具二之太極一也。惟聖人能躰二其在レ己之理一。斯立二人極一。以配二天之太極一。太極之爲レ理昭々矣。聖學廢絕。儒者不レ達二其義一。故周子發レ之曰。無極而太極。翫二其語意一。謂二理爲二至虛而至實一也。仁齋以二無極一爲レ理。太極爲レ氣。決非二作者之意一。周子苟以二太極一爲レ氣。則其所レ謂立二人極一者。果何事也。亦弗レ贊レ作レ圖也。

○陰陽者。天地萬物之形器。而氣之名也。易曰陽氣　正義易論曰。以レ氣言レ之。存レ乎二陰陽一。

○木火金水者。陰陽之老少。亦氣之名也。易曰兩儀生二四象一。疏曰。四象木火金水也。天地之氣一陰陽。而其內自有二木火金水之目一。天地以レ此成レ形。四時以レ此成レ歲。陰陽四象。爲二氣之名一明矣。徂來以二陰陽一爲レ非レ氣。狂之甚。

○健順者天地之德。理之名也。易曰乾健也坤順也。

○元亨利貞者。健順之分別。亦理之名也。易疏曰。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也。天地之德一健順。而其內自有二元亨利貞之目一。天地既有二陰陽四象之氣一。則陰陽四象之理。豈可二以蔑一耶。理則爲レ德。氣則爲レ形。理之與レ氣。雖レ非二劃然二物一。其分則不レ同。

○道者物之條理也。無二形象之可一レ見。而不レ離二乎形象之上一者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二之道一。疏曰。道者無レ躰之稱。

○物者凡有二聲色貌象一者之總稱也。易曰。形而下者謂二之器一。疏曰。器者有レ質之名。易曰。盈二天

原古編卷之一

安藝　賴惟柔季立著

天說

皇矣昊蒼。理氣之統。帝其主宰。神其妙用。人之好レ奇。亂レ名惑レ衆。原古天說第一

○天之名廣矣。其對レ地言者。指レ形也。易王弼註曰。天也者形之名。

○專言レ天者指レ理也。易曰樂レ天。論語曰獲二罪於一天。中庸曰欲レ知レ人不レ可レ不レ知レ天。淮南子高誘註曰。天即理也。

○帝者以二主宰一言。易曰帝出レ乎レ震。註曰帝生レ物之主。書曰上帝降レ衷。傳曰帝天也。帝即天也。固非二二物一。但似下冥々之際。有二一神物一。賦レ物降レ理。福レ善禍レ淫。每爲二主宰一者上。聖人因稱以レ帝。尊二崇之一也。

○神者以二妙用一言。易曰神也者。妙二萬物一而爲レ言者也。註曰神者理之使レ氣者。凡其所レ爲。不レ可二測知一。故謂二之神一。鬼神之神。則與レ鬼聯。名義自別。

○太極者理之尊號也。易曰易有二太極一。是生二兩儀一。云云。盖謂易有二至極之理一。是生二兩儀以下一。以統二天下萬事一也。

○三才亦皆各具二一太極一也。易曰三極之道。註曰天地人至極之道也。文中子曰。立二人極一。又曰與二太

原古編目錄終

原古編目錄

一。凡引二經文一。古註有レ得者。收錄以證二其義一。故其曰レ傳曰レ註曰レ疏者。皆係二古註一。非二朱註一也。

一。凡所二采錄一。多是從二節縮一。觀者有レ疑。原文可レ核。

一。伊物二氏。其言既不レ同。爾來創二門戶一立二爐竈一者。又不レ可二枚擧一。然權而論レ之。皆坐レ不レ知二大本一。大本既明。枝葉不レ辨而理矣。故今不三必一一較二其長短一。務明二聖道之本原一。但遇二其肯要處一。頗加二駁正一爾。

一。時學多派。概與レ我異。故今稱二異氏一。以統二數家一。如下或抽二其言一而論レ之。或繆止上於二一家一。則標二其名號一。（異氏之稱依二呂晚村語錄例一）

一。是編專明二道義一。故詞尙典核。理貴愜當。余已非二能言語者一。況加三粉黛於二壯夫一。固非レ所レ宜。但恐所二蒐輯一。尙多二滲漏一。疏釋之亦欠二明晳一。竢二識者是正一而已

季立氏識

原古編例言

一。是編。分類凡二十。始擧二天神性命一。以正二其名義一。中論二道學修爲一。以定二其方法一。終辨二治敎王霸一。以分二其畛塗一。篇目次第。亦略加ㇾ意。覽者毋ㇾ濫。

一。各篇。首置二短引一。用發二大旨一。尾附二總論一。以示二歸宿一。令三讀者了然領二會一篇之義一。

一。大抵臚二列古語一。從二書先後一。如二雁行魚貫一。用使三閱者犁然易ㇾ尋。其有二一類而分ㇾ旨者一。則更ㇾ端錄ㇾ之。

一。凡標二一語一。足三以徵二其義一。而重擧層出。似ㇾ爲二蕪累一。顧不ㇾ如ㇾ是。道理孤單。毋三以返二時學之迷一。非三敢濫引龎述以豐二部帙一。蓋自二明者一視ㇾ之。擧二全書一以屬二駢贅一。奚翅蕪累之厭。

一。所ㇾ徵。取二諸六經四書一而足。固亡ㇾ待ㇾ於二佗籍一。而經文簡奧。其義或有ㇾ可ㇾ迂。是以移ㇾ的就ㇾ箭。掩ㇾ耳盜ㇾ鈴者。比比皆是。我之所ㇾ徵。彼已奪ㇾ之。故今旁二引諸子一。爲二之輔翼一。賓主影神。相援定ㇾ義。然後其語確然可ㇾ據。不ㇾ然胡爲加二此冗煩一。

一。如二莊周列御寇一。其言似ㇾ不ㇾ宜二引用一。然其書有二屹然儒者之言一。莊曰。各有二儀則一謂二之性一。列曰。人懷二五常之性一。如ㇾ是者。固非二其家言一。然其書繫二異籍一。雖二格言至論一。亦未三嘗揭出以爲二獨證一。祇附二經語一。以備二參晳一耳。如謂下假二左道一以貣中回護上。則大非二采收之意一。

一。東漢魏晉以後諸家。或雜二讖緯一。或淫二老莊一。純者蓋罕。然其的有二傳來一者。皆在ㇾ所ㇾ取。古曰。不三以ㇾ人廢二ㇾ言。況諸儒乎。

人耳。而聖人必辨二其不一ㇾ直者。以二凡人之惑不一ㇾ可ㇾ不ㇾ解也。故擧二乞醯之事一斷ㇾ之。欲三其易二開悟一也。余之於二是編一。有ㇾ類二此者一。彼假二古學之名一。以悅二學者一。其曲ㇾ意掠ㇾ美。亦猶二微生之醯一也乎。或者哂而退焉。幷錄二是言一。以爲二之序一。

寛政庚戌三月朔日　　賴惟柔序

原古編自序

世有自稱古學者。斥程朱以爲非古。動輒引古註疏以自證。而其說鹵莽滅裂。不足以欺明者。然被其虛喝者。以爲信然。不可不辨也。夫程朱非鑿空杜撰。自我作古者無論。本於六經。徵於諸子。至漢唐諸儒傳義。皆擇而取之。集而大成之。彼云々者。坐不善讀焉爾。程朱之於漢唐諸儒。猶孔子之於夷惠。若以其生之先後。斷道之新古。則當舍孔子而取夷惠也。而不然者。以天下有定論也。及論之未定也。以孔子之聖。或與墨翟並稱。老聃同視。聖人尚且如彼。程朱讓於後儒。弗足異焉。今論已定矣。似宜無疑。然猶有依違不信者。曰。古學可信。新註不可取。嗚呼。程朱之學眞古學也。如彼所謂古學者。以吾觀之。新之又新者。不唯背戾六經。而于漢唐註疏。亦皆失其肯綮。則彼不獨六經之罪人。謂之註疏家之罪人。又可也。然習蔽之久。明者或惑焉。況於庸人乎。余以爲此蔀不開。則正路不可求也。於是不自揣。博求古言可以證左程朱者。以患按先後之類。輯成編。分爲六卷。務正性命仁義之本。以及修己治人之方。欲使學者知程朱之學。上合經傳之旨。下包註疏之要。其生雖晚。而其道則古之正道。其詞雖近。而其意則古之精義。舍此無復古學也。此余之志。而是編之作。所以不得已也。或者謂余曰。異學諸家。淺陋誕妄。固弗足以爲吾道之障也。今子勉與之辨。無乃太勞乎。且觀其所爭。亦皆非難知者。詎足以筆之於書也。余曰然。雖然此方學者。少善讀書者。是以卑近之說易售。而其害反不尠矣。夫謂徵生高直者。蓋鄉黨凡

事となり、又放蕩不軌となり、今にては學者といふものは、士人に齒せられぬこととなりたり。是しかしながら天下の風俗に係ることなれば、政を爲る人の心あるべきことならずや。余平生古今の學者を觀るに、漢土の人は高遠に馳せ易く、此邦の人は卑近に墮ち易し、是此邦の人はこざかしく、思慮短き故なり。今其高遠ならず卑近ならぬ道を學びんと思はゞ、唯程朱の敎に遵ひて學ぶべし。自ら大中至正の路を見得ることあらん。時學に惑ふ意あらば、且く明人の書を看よ。今の異學はみな明人の餘唾なり。明人の說は、みな陽明に惑はされて、胡說亂道せし者なり。陽明といふは、前にいへる如く、陸氏を主とせる者なり。陸氏といふは、その趣禪學と一つなる者なり。かく其根本を窮めて看破せよ。徂徠が學の若き、陸氏とは高卑懸絕なれども、其歸宿を考ふれば、皆義理に本づかず、私意妄行するより起れるにて、究竟同一轍なり。

正學指掌附錄　終

るは、羅整庵、陳清瀾より、清の陸稼書、呂晩村等の書備れり。其說長ければ今畧しぬ。以上の學、みな近世造り出せる異說なり。此外にも種々の異說あれども、皆この支流にて、舉げ論ずるに足らず。是等を看破しなば、其他は自ら氷釋しなん。つら〳〵古今の學變を覽るに、孟子沒したまひしより後は、諸子各一偏の見を執り、各一家の言をなして、宋朝に至るまでは、聖人の意を得る人もなかりし。その中に漢の董子、唐の韓子、頗る知ると有るに近し。たゞ其見いまだ透徹せぬ故、其說も痛快ならず。宋の周程出でて、始て其全體を得られたり。然るに程子沒して、其門人繼ぐと能はず。その弊過高空虛となりしを、朱子出てそれを一洗し、再び聖人の道を天下に明かならしめり。當時に陸象山ありて虛高の說を倡へ、陳龍川ありて功利の學を講ぜしかども、皆朱子に闢かれてやみぬ。また僞學の禁といふと起りて、道學を禁止せしかども、邪は正に勝たぬ理なれば、やがて解けたり。さて元明に至り、尊奉して敢て違ふものも無りしに、明の中世にありて、陳白沙、程篁墩が徒出て、陸氏の說を併せ取り、又王陽明出てゝ、全く陸氏を主として、其弊みな陽儒陰佛となり、又一轉して魏晉の雅尙淸言となる。此より學者みな心を空虛に馳せ、實地を踐む者鮮なかりしかば、天下の風俗も壞れはてゝ、明朝遂に亡びぬ。今の清朝になりては、朱陸正邪の論盛なる故、王學も漸々衰ると見えたり。其君臣の文字を見れば、前轍の覆りしに懲り戒る意多し。此邦の學者は、惺窩、羅山以來、得失互にありしかども、大概正しき方なりしに、仁齋出て淺近の說始まり、徂來出て功利の說起り、又風流好

已むとなくして是等の説にも及べるなり。數遍の往復、畢竟妄言といふべし。其中に就て、道器上下の分をいへるが如き、尤も不通の至り、謬妄の甚き者なり。然るを今の學者、まゝ其虚高を喜びて、猶彼が無極を疑へる説を主張する者あるは、如何なる心ぞや。是他なし、其人眞實の見識なく、朱説を常談として厭ふ心より、其常に異なるを喜びてかくあるなり。陸氏はさすが高明比倫なき人なれば、身を持ち家を斂ふる跡も觀るべきこと多く、其家集を看れば、確言も亦少なからず。今の學者の浮虚を慕ひ、悖慢無禮なるが如きとは、天壤の違ひあり。たゞ行事の美は如何程多きにもせよ、學術の邪正を辨ずるに至りては、少しも憚りあるべからず。吾その人を高しとして、其學を謬りとするは、天地に質して疑ひなかるべし。又陽明は陸氏を祖述したれども、其品は大に下れり。もと一代の豪傑にして、智術をもて勝れたり。其著はせる文錄、傳習錄の中に就ても、其氣象はほゞ窺ふべし。明史の本傳及び當時の諸家の記錄を考ふれば、其跡昭然として掩ふべからず。ある人これに老奸といへる目をつけたり。誠に誣たるに非るなり。この老も聰明絕倫といふべきやうなれども、陸氏と並べて論ずべからず。陸氏は高邁にして、一點の塵氣なし。この老は世故に曉く、膽略世を蓋へり。もし時變にあはゞ、果て姚孝廣たらずや否やを知らず。功業文章に至りては、實に比倫あり難し。文は明三百年一人といへる評あり。諸名家の文に比すれば、いかにも一際勝れて自由なる筆なり。本傳の賛に陽明一生の事業、講學を多くすといへるは、知言といふべし。誠に講學の一事を除きなば、一代の豪傑として、餘りある人なり。陸王の學を辨じた

眞に日用彝倫の實理を知れるにあらず。是他なし。其主とするもの、心の一字のみなればなり。陸王諸子の言も樣々なれども、皆此外に出ぬことなり。

人あり問て曰。象山陸氏陽明王氏はみな高明の人と聞けり。如何してか異撰の學となられしや。曰く。陸氏は天資甚だ高く、聰明絕倫にして、實に後世の人士の、企て及ぶべきに非ず。唯其高明絕倫の處、即その病根のある處なり。其少き時論語を讀みて、有子の言を支離といへる類、その高明なること、誰か驚かざらん。かく超邁なる稟氣より、卑近を略して高遠に馳せ、古人をも蔑視して、自ら敎外別傳の儒とはなられしなり。其極めて誤れる所は、朱子と太極を論じたる書の類なり。無極太極のことは、今さら辨ずるまでもなく、朱子の說明白詳盡にして餘薀なし。上天之載、無レ聲無レ臭。その聲も臭もなき處が、即ち上天之載にて、上天之載の外に無聲無臭あるに非ず。上天之載は即ち太極なり。無極は即ち無聲無臭の謂なり。是周子の眼力至透徹底、その言を立る、聖人も易ることを能はざる者なり。豈太極の外、別に物の有無を論ずる如き、淺々敷ことならんや。陸氏の論は、いまだ太極の何物たることを稽へず、又周子の本意如何なると云ことを問はず、たゞ太極の上に無極を立しと思ひて、率爾にいひ出でたる者なり。其語氣を看るに、たゞ勝んことを求めて、大にその人品に似合ぬこと多し。是元來陸氏の學は、別に主とする所ありて、六經をも皆我注脚などいひて、高閣に上げ置き、古人の跡を考へ、古人の心を求る樣の工夫なし。されば太極ともいへ、無極ともいへ、皆其心の屑とせぬことなれども、たゞ自ら儒と稱し、聖門の徒と稱するより

思ひ、それを主として、人をも敎へ、口に任せて廓然大公などと說き出し、人を空虛に迷はしむ。その害も亦淺鮮ならず。世の志ありて所見なき者、多く陷れらる。彼性命道德の說をいひ、種々高妙の談をすれども、畢竟心の靈活知覺を識りたるまでにて、眞に性命道德の義を知れるにあらず。本來道は理なることを知らぬゆゑ、理學に從事せず。理學に從事せぬゆゑ、道心人心の分を辨まへず、たゞ其心より作爲なしに出ればそれを道とも理ともいひて、猖狂妄行す。嗚呼聖人の門、何ぞかゝる率易無稽の談あらんや。志あらん者は、必ずかの本心等の說を聽くべかちず。道は人の理なり。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の則なり。その則を明かにして、それに順ひて行くべし。是眞の實學なり。かの本心等の說は實に似て實ならず。所得ある如くにして所得なし。其究め失ゞ心に至りて止む者なり。學者誠に深く戒めて、近づくべからず。余さきに陸王の說に惑ひしことあり。其餘症今に遺りて妨げとなることを覺ゆ。本心の說陸王に近し。故に最も學者の彼に染んことを懼るゝなり。陸王の學は今倡る者少きゆゑ、細かに辨ずるに及ばず。本心の說を看破せば、陸王の學をも看破せん。

本心の說を學ぶ者。まゝ彝倫を廢し、毛髮を祝て僧衣を着る者あり。その鄙陋なる。齒牙に挂るに足らねども、これに就きても、亦力の悖戾甚きを見るべし、かゝる輩は、禪家の最も下るなる者といふべし。

禪家の說も色々あり。其高き者に至りては、倫理をも廢せず、事物をも外にせず、天地人物みな一體などゝ、如何にも道知れる樣に聞ゆれども、實はやはり內を是とし、外を非とすることにて、

り。學者一覽すべし。

太宰が國字にて著はせる書に聖學問答といふあり。余少時再三讀みたるゆゑ、今に處々記したり。其語氣全く狂人の、何やらん口に任せてかしこげに言ひちらすに異ならず。其中に復性復初の說を誹りたるが如き。思ひ出ひ出る每に、覺えず飯を噴くとなり。もし漢土の人に是等の說を聞かせなば、國人の字を知らぬとかくの如しと思ふべし。甚だ恥かしきとなり。漢土の人はさすが其邦の言なれば、たとひ黃口乳臭たりとも、かゝる謬論をばすまじき者なり。誠に舉て論ずるにもたらぬとなり。

詩文の論は太宰を可なりとす。唯その韓柳を稱して歐蘇に及ばず、唐詩をいひて宋元をいはず。これ猶時習の脫せぬ所なり。文は韓柳歐蘇にとゞめたるとは、千載の定論なり。詩も一概に宋元を棄つべからず。宋元は自ら宋元の長處あり。具眼の者よく識るべし。嘉隆の所謂古文辭は、眞に俳優侏儒の語にて、太宰が排擯せる、皆當れり。余少小の時學びしかば、其實の淺々なるとを知れり。たゞ本土の人の學び易く似せ易きゆゑ、世にもてはやすと見ゆ。漢土にては、風の吹き過る如く一時を噪がせしかども、其後は漸々に衰へて、其風今は替りたり。淸人の論著を看て、百年の定論を見るべし。

本心を知るといふ一派あり。是は禪學の餘習と見えたり。是氣を謬りて理とし、道は人の理なるとを知らぬより起りたる者なり。其徒みな此心の靈活よく知覺する所あるを見て、珍重すべきとと

一後生余が說を聞て難して曰く、徂徠は先王の道を說けるを、子かへりて功利の學といふは、誣るに非ずや。余應へて曰く、然らず。前に擧げし、覇は王のいまだ成らぬなりといふ、一言につきても、其志を知るべし。彼が意たゞ功業の成敗をはかりて、道の是非を問はず。むかし朱子陳同甫を誘りて、堯舜管晏列して一となるとのたまへり。徂徠が見は又同甫より降れること遠し。何ぞ眞の先王の道を知らんや。先王の禮樂などいへるは、皆覇者の仁義を假る意にて、本意の所在にあらず。今試に古聖賢の書を考へて看よ。德義を後として、事功を先とせる敎ありや、又天下を先として、修身を後とせる敎ありや。又庶民に信ぜられん爲に、身を修むと說ける書ありや。この處に意を着て看ば、かれが功利の心腸、鏡にかけて見るが如くならん。凡そ彼が言へると、行へることは、皆聖賢の爲ざることのみならず、深く惡み恥させ玉ふことなり。故に古より無義無命にして、功業を立てんとせる聖賢は絕てなきなり。

太宰が孟子論は、自己の說を主として、己に合はぬことを排斥せるにて、孟子に於ては傷なし。邪人より正人をさして邪といふが如し。いかに罵りたりとも、正人の正たるを如何せんや。肥後の藪士厚崇孟辨を著はして其蔀を闢れば、今また辨せず。小學論は洒掃應對の節、禮樂射御書數の文といふ、節の字文の字をだに解し得ずして作りたる者なり。もし彼が說の如くならば、今時の小兒の手習にも、たゞ遊戲の事のみをかきて與ふべきや。彼も定めて六經論語をもて授け讀せしならん。六經論語何れか小兒の得て辨ずることならん。謬妄の說是より甚きはなし。餘は河口氏の辨詳かな

所在を看破すべし。もし義理をもて推さんとせば、却て其本意を知り難かるべし。彼が在りし時、世の君子まゝ義理を說きて、彼を駁せし者あり。彼それを聞くごとに、宋學の舊見とて取りあはず。是其世の君子、みな彼を己が如き學者と思へる過なり。彼は聖門の學者にあらず。功利のみ事とせる者なり。孫子を好みて國字解を作れるは、本志の注ぐ所なり。管晏を崇びて、霸は王の未だ成らぬなりといひ、孟子の王霸を辨ぜるは、先王の道を知らぬなりといへる類、みな其本意の所在を見るべし。旁ら性善養氣等の辨に及びたるは、其餘事にて、孟子の意は兎もあれ角もあれ、本其心の關ると に非ず。是を辨ずるは、唯其說の遍きを示すまでなり。性善の說等は、當時にありて告子荀子すら違せぬ ゝなり。功利の人爭か覗ひ得べきや。又彼が初め著はせる蘐園隨筆を看るに、程朱の說を張れるに似たれども、緊要處は全く仁齋が見に異なるとなし。其本然の性を說ける一段の如き、數百千言を累たれども、終に明かなるを得ず。世話にいへる習はぬ經は讀まれずとは、是なるべし。其他程朱の語を衍說せる者、多く違へり。今擧げ論ずるに暇まなし。其中に、大心大知といふとを累ね言へるは、世俗の所謂膽の大なるといふ意なるべし。是も亦かの功利の腸より出たる者なり。世の學者察せずして、彼も程朱の說を知れりと思ふは誤りなり。彼が後來の說は、淺くて知り易し。心ある人は惑はされず。隨筆は程朱の說に依れるゆゑ、正學に志すものも反て誤らるゝとあらん。余悉く其謬妄を辨じて、別に一書を成んと思ひて、いまだ暇を得ず。今且くその大なる者を論ず。

人の道を行ふといふ者なり。政に與らぬ者は、たゞ先王の道を明かにするのみなり。先王の道を明かにするとは、禮樂の說に通ずるをいふ。もし禮樂なければ、先王の道もなしと。大意是程の事なり。左れば其學たゞ理民の術のみにて、自己の身心は置て問はざるなり。故に身に非法の事を爲れとも恥とせず。其徒みな先王の禮、先王の義などいふとを口實とすれども、其志は蘇張に過ぎず。或は嵆阮が放蕩にならひて、一世を傲睨せんとす。もしそれに向ひて義理を說く者あれば、耳を掩ひて腐儒の陋見と嘲り笑ふ。かゝる輩世に多くなりて、淫縱奇怪の行をする者往々に蔓れり。それを餘りの事と思ひしにや。我が門人太宰某は修身の事をも說きて、其身をも堅く持てり。されども偏執あると愈甚く、徂徠が敢て言はざるとをも說き出せり孟子論、小學論の類、固より擧げ論ずるに足らず。さて禮樂の事は、今已に亡びて、且此方に行ひ難きとなれば、姑くこの說をなして、緣飾せるまでにて、實は唯功利の事のみを心懸るとなるを、吠聲の徒辨へ知らずして、禮樂々々といひて、一生を送り過すと、返す〻も怪むべきことなり。是は彼が徒たる者、たゞ詩文のみを一生の事業として、年月を暮すゆゑ、心つかずと見ゆ。もし道といふ者に心つきなば、道は禮樂のみ、禮樂は今亡びぬ、こはいかに、先生は何をか道とせられしと、始て驚き思ふべきか。誠に淺き丈夫といふべし。

右徂徠學の大意を辨ぜるなり。學者聖賢の書に通じたる上は、その書をも一覽すべし。凡かれが著はせる書は、皆他人の書と一例に心得て讀むべからず。其主とする所は功利にて、聖人の言を假り飾りたる者なれば、大に諸家の意に異なり。學者その假飾たるとを知りて讀みなば、其本意の

仁齋學の大意、天地は氣のみにて、別に理なし、氣即ち道なるを、宋儒かへりて理を說けるは、謬なりといふより起りたり。故に今略これを辨ず。學者洛閩の說に通じたる上にて、彼の書を讀みなば、其訛謬辨ぜずとも明かなるべし。彼の徒たるものは、彼が初に程朱の書を讀めるを見て、彼も宋學に通じたりと思ふべし。是大に然らず。今彼が論著を看よ。果して程朱の意を得たりや否や。正學を知れる者、能其孝紫たるを辨ずべし。

古文辭學は物徂徠より起る。余初年學びたる故に、能くその意を知れり。其學の主とする所は功利にありて、聖人の言を假るは緣飾までなり。道は先王の作り玉へる者にて、自然の理にあらず、安天下の具にて、當行の路に非ずといふと、其綱要の處にて、皆功利に本づきたり。畢竟は道といふも、聖人の天下を理め玉へる法を今に傳へたるにて、今時の掟の如き者なり。六經といふも、御成敗式目の如き者なりといへるなり。この起りは、かの老平生功利をのみ心懸けしより、何を見てもその姿に思ひなし居たる處に、仁齋が說を聞き、畧其意にあたる所あるを悅びて、又面を換へ頭を改めて、即ち建立出せるなり。荀卿奇を好て思孟諸賢を謗り、其門人李斯遂に聖人の書を焚るが如し。異を好むの弊懼るべきとに非ずや。その禮樂を專ら說るも、亦かの式目の意なり。今又彼が大意を取りていはん。先王と申すも、開國の君をいへるにて、實は漢祖唐宗も同じとなり。たゞ其智勝りたるゆゑ。式目を立られし處が、後の帝王に越て好きなり。其式目に、禮樂といふ者を作り、それにて政をせしゆゑ、其世の風俗秦漢以後の及ばぬとあるなり。今政を爲る者、かの古き蹤を追はゞ、是聖

仁齋もとより父子君臣を直に道なりとはいはず

陰陽は即ち道なるに非すと云は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といへるは解しがたきに非ずや

の慈、子の孝といふは理なり。君臣といふは氣なり。君の仁、臣の敬といふは理なり。推て萬事萬物みな然ならざるはなし。もし孝慈仁敬を捨て、父子君臣を直に道といはゞ。可ならんや。凡そ天地陰陽風雨寒暑の形象ある者は皆氣なり。この氣あればこの理あり。たゞ氣は形象あるゆゑ知り易し。理は無聲無臭なるゆゑ言ひ難し。故に衆人は父子君臣を知れども、父子君臣の道を知らず。天地陰陽を知れども、天地陰陽の道を知らず。聖人それを憂ひたまひ、元亨利貞、仁義禮智、色々の名を立て、其道を敎へたまふ。皆この理の名なり。易に道器と說き、宋賢の理氣と說ける、其意明かなりといふべし。彼其意を得ずして、却て宋賢を誹りて、氣の外に理を立てたりといふ。その疎謬甚しからずや、かゝる說は、みな明人より興れることなり。彼が說は吳蘇原によれりと聞く。今吉齋漫錄等の書を看るに、左もあるべし。かの蘇原が輩は、みな王陽明に迷はされ、時風に溺らされて、種々の說をなし出せるにて、本來眞の見處ありしにはあらず。みな有㆑物有㆑則といふ一句の意をも會得せぬ說なり。今試にこの一句につきて理氣の說を考へて看よ。物は氣なり。則は理なり。天下理なきの則なく、則なきの物なし。二つの者離れて立つことなし。物は氣なる故に形象あり。則は理なる故に聲臭なし。天の日月星辰、地の山川草木、人の父子君臣夫婦昆弟、みな物にして則なきはなし。宋賢の所謂理は、この則を指したるにて、氣の外別に一物ありといふにはあらず。是曉り難きことにあらず。學者此處を會得して、彼の徒が書を讀みなば、其謬見明に見ゆべし。理に所以然の理あり、所當然の理あり、道器の道は、所以然の理なり、物則の則は所當然の理なり、然れども畢竟一理にて、二つあるに非ず、學者の看得るにあり、

附錄

近世世間に種々の異學出來り、少年を誤ること多くして、正路の榛蕪、風俗の害となる。誠に心ある者の憂ふべきことなり。今ほゞ辨じて、初學の士に告ぐ。

古義學といふは、伊藤仁齋より起れり。仁齋も初は程朱の書を讀みたれども、得る所なくしてありしが、一朝偶然と、天地は一元氣のみと心づき、さては此氣の外に物なく、道といふも此氣なり、天地といふも此氣なりと、目覺たる心地して、手の舞ひ足の蹈むをも忘れ、我こそ道を知りたれ、鄒魯の血脈を得たれとて、高く自ら標持し、新に一流を造爲せる者なり。譬へば暗室の中にありて、天地日月を見ざりし者が、偶戸外に出てこれを見て、大に驚きよろこびて、我こそ天地を見たれ、日月を知りたれとて、聲高に叫喚ぶが如し。他人より見れば、甚だ笑しきことならずや。彼が所謂天地は活物なり、萬物は一元氣なりなどいへることは、理氣の説に達せる者の皆知りたることなるを、唯己のみ知れりと思ひしは、その舊見の死見なりしを自ら知らねばなり。且偶心づきしまゝにて、深く思ひを致さず、氣のみにて理なしなどゝ敢言し、遂に一門戸を立しは、誠に疎淺なる氣象といふべし。かゝる心より、四子六經に妄に新説をなして俗士を誑き、その敎をもて天下を易んと思ふ。それを珍らしきことに思ひ、輕俊の徒多く附和せり。舊きを厭ひ新きを喜ぶ習ひとは云ひながら、人の識見なきこと、歎ずるに餘りあらずや。然るに氣のみにて、理なしといへるは、學者看破し難からぬことなり。此義を知りたらば、自ら彼が説に惑はされじ。且近き者に就て看よ。父子といふは氣なり。父

ゐは、みな初學に益なし。詩も文も前後の都合より作れば、自然と其法具る者なり。抑揚頓挫の類、一々圖を案じて、それに合せて作らんとせば、いつも縛られて成し得がたからん。已にその意を達する程に至りなば、所謂法なる者も、手に隨ひて得つべし。必拘々たるとなかれ。

正學指掌終

乞ふ。陽明評して、某の文は檀弓に似たり、某の文は考工記に似たりといはれければ、其人甚だ喜べり。そのとき陽明また童子の老人の威儀を學びて似せたるは、誠に能く似たりとも、竟に實の事ならず、たゞ童子は童子の威儀にかなへるぞ好きといはれければ、其人言下に服しぬ。是面白き喩なり。古文を學ぶ者、この童子となるべからず。

東坡の文、朱子しば〳〵斯道に害あることを詆り玉へり。是は朱子の時、蘇氏の學とて一派あり。其敏妙の文をもて　老禪縱横の說を鼓するゆゑ、才人多く惑はされて、正學の妨げとなりしかば朱子痛く闢き玉へりと見えたり。今蘇氏の學の非なること既に明かなれば、唯其文のみを取ること、妨げなかるべし。

近世文士多く明文を好みて、其體に倣ふ。余おもへり、唐宋大家の文を熟讀せば、明文なくとも可なるべし。明文多くは故意に奇を求めて、自然の色を失なへり。余少より文を好みて、多く諸家の文を看しに、明三百年の文、その體はまち〳〵なれども、極て佳なる作者は少なし。劉誠意、万正學、王新建、歸震川等選れたりといふべし。李獻吉、李于鱗、王元美、汪伯玉等が流は別體なり。徐文長、袁中郎等は筆の自由なるまゝに。大雅の調を傷りたる多し。但文長は古質典重なる者も少からず。袁中郎、陶周望等が作れる傳を讀めば、其人は狂人なり。されども其文は狂ならず後人の及び難き者なり。

詩文を論じたる書は、唐宋以來最も多し。考へて知るべし。但文法のことを頻にやかましくいひた

り。詩の本意は、己が情性を眞直にいひ出すとなれば、不相應の體を學ぶべからず。己に相應せる體にて、溫雅の趣を失はぬ樣に作るべし。近世の人盛唐の高華なるを喜びて、しきりに模倣すれども皆小兒の學語にて、眞に似たる者を見ず。たゞ明詩の影子のみ。是たゞ詞句を似するとを知りて品格の高處は、模倣の及ぶべきに非ざるを知らねばなり。又それを厭ひて、故意に晚唐或は宋元をする者あり。宋は皆蹈襲を嫌ひて務て新意を出せり。元は寖く富麗を務む。是明詩の漸なり。明詩は嘉隆以前は自然に近し。空同の一流は別なれども、猶嘉隆以後の如きには非ず。滄溟、弇州が徒は模擬に傷られ、公安、竟陵が徒は奇僻に傷らる。皆故意になし出せる家風にて、大に自然の氣象に乏し。其流弊、一は剽竊塗抹となりて、自ら一語を造し得ず。一は鄙俚淺近となりて、街談巷語に韻せるのみ。是等みな全く風雅の趣を失へり。近年また淸詩を學ぶ者あり。淸詩大抵公安、竟陵が餘波にて、又纖弱なる多し。或は唐宋、或は元明、人の好尙まちまちなれども、畢竟詩家の遊戲三昧なれば、深くその是非を論ずるに足らず。然るに吾が徒の詩を作るは、時々その志を述るまでなれば、かゝる事を專として、日月を徒らに過すべからず。

文は西漢以上を盛なりとするなれば、務て古書を讀べきと勿論なり。されども今の文は韓柳の法に依らざるを得ざると、また詩家の唐體に於るが如し。さればまた務て唐宋大家の文を熟讀すべきなり。古を尙ぶといふとを心得たがひて、妄に周秦古文の口氣を擬せんとすべからず。たゞ其字句を似せたるまでにて、古文の學すむとに非ず。昔ある人其作れる文を王陽明に見せて批評を

浮華靡麗の詞、人心を流蕩するのみにて、學問に益なし。余も少より好みて作りたれども、これによりて得ることありしを覺えず。今より看れば、無用の工夫なりし。初學の人強て好むべからず。又固く作らぬも不可なるべし。

文辭は學者の知らずして叶はぬことなり。文辭に疎きより、經義をも、心得たがひ、異説にも欺るゝことあり。漢土の人も、其邦の言ながら、學びずしては作し難し。況て此邦の人は、必ず學びざれば知れぬことなり。但文辭に耽りて、本業を忘れなば、狼疾の人の類にて、亦醜くかるべし。文辭は己が意を達する者と心得て學ぶべし。工なると工ならざるとは、天資に係ることもあれば、如何せん。己が意を達する程は、誰も學びて得らるべし。其法は唐宋の大家に取り、多く古書を讀みて助とせば可ならん。たゞ耽り嗜みて、本務を忘るべからす。

古詩は漢魏を至りとすること、天下の通論なり。たゞ魏は多き故にや、まゝ誦して味なきものあり。六朝は陶靖節一人のみなり。其他も好作は多けれども、全才といひ難きに似たり。今の詩は古體といへども、唐人の範圍を出ることはなり難し。初唐の五言、盛唐の歌行、みな後學の規範なり。たゞ公子行、帝京篇等の體を擬して、妄りに豪華なることを吐きつらねたるは、厭ふべきの甚きなり。五七言律絶は唐の創體たること、誰も知りたることなり。初盛中晩の別あれども、強て論じ辨るに及ばず。全唐の詩を混じて讀むべし。その體裁は、學び樣によるのみに非ず、其人の疆界にも、相應不相應ある者なり。臺閣の人臺閣の體を學べば相應なり。山林の人臺閣の體を學べば不相應な

るべし。天下の書籍涯りなくして、我が精力は涯りあり。盡く讀んとせば、誠に難かるべし。たゞ致知に益ある書を擇みて讀むべし。又天下の好書を讀み盡さんと願へる人もあり。博學無力といへば、誠にさありたし。たゞ聖經を疏にして、他の好書を求めば、これ梧檟を捨て樲棘を養ふなり、且讀み得るの多少は、それ〲の才量によることなれば、一概に多く讀むべしとにもあらず。自らその力の相應を料り、又其身の暇を度りて讀むべし。精神の弱き人と、職務多き人とは、最もその見合せあるべきことなり。子夏の言にも、仕而優則學といへり。職掌ある人、職事を捨て讀書を貪るべきには非ず。職事優ならば、その暇をもて學ぶべきなり。

朱子門人に讀書の方を示して、しば〱虚心切己とのたまへり。讀書の人この意を知るべし。心虚なれば、道理を見ること明かにして、聖賢の本意を得やすし。己に切なれば、體察し出して、聖言の意味深長なる處を知る。若心虚ならずして、其胸中に先自是とする一說あれば、聖賢の言語を却て己が意思の如く見なして、其本旨を得ず。己に切ならずして、汎然と讀過せば、聖賢の書みな紙上の空談となりて、寸益をも得ざるなり。學者聖賢の書に對せん時はいつも此四字を忘るべからず。

詩文

詩は性情をいふ者なり。詩には自ら詩の詞あれば、學びずしては作し難し。今の詩は唐詩の體によること勿論なり。多く古人の詩を讀みて作りなば、自ら一家の格立つべし。されとも風雲月露の咏、

讀まざるべからず。

史を讀むは、史記を先とす。史記は國語、戰國策等を包みたる書なり。次に漢書、次に通鑑、或は綱目を讀みて、其後國語、國策等を讀むべし。かく讀めば入り易し。又餘暇あらば、後漢書、三國志以下の全史を看るべし。たゞ聖賢の書に通ぜず、我が見識未だ定まらずして、かく汎然と看過しなば、世俗の野史を讀み覺えたる如くにて、何の益もなかるべし。黃山谷が言に、汎ニ濫百書一、不若レ精レ於レ一也、有ニ餘力一、然後及ニ諸書一、則涉ニ獵諸篇一、亦得ニ其精一、蓋以レ我觀レ書、則處處得レ益以レ書博レ我、則釋レ卷而茫然といへるは、誠にさることなり。致知の學を助るは、讀史にしくはなけれども、本を捨て末に趨れば、要領を得ることなくして、却て俗學の歸となるべし。本朝の國史律令格式等、みな讀むべし、國人にして國典を知らざるべからず、

濂洛關閩の書は論なし。其他歷代名儒の家集、語錄、隨筆、漫記の類にも、道理を發明せる確言多し。これを讀めば、甚だ博學の助けとなるあり。又人を誤る者も鮮なからず。活眼をもて看破せずは、恐くは大害あるものあらん。

諸子百家は、多く道に背けり。取べき者少し。荀、楊、文中子等は儒家の旁流なり。管、晏等は功利の說なり。老、莊、列、墨子等は異端の言なり。其他兵法、刑名等色々の書あり。四子六經既に明かにして、己が權度既に定りなば、是等の書をも一覽すべし。たゞ諸子を讀むは、誠に餘力を虛くせざるまでなれば、本業をかきて彼を求むべからず。暇少き人は、讀まずしても闕ることなか

朱子これを輯め、又或問を作りて、略その說を辨正し玉ひき。今既に集註定りたる上は、此二書必とせざるなり。若し集注の來歷を知んため、漢唐の諸說を考へば、其時この二書をも併せ覽るべし。其後又輯釋、大全、蒙引、存疑、淺說等の說をも一覽して、其得失を考ふべし。是等の書は經文集注を發明せる所も多けれども、支離破碎にして、大に本旨に違へると少なからず。明の嘉靖以後の說は、妄に讀みなば、却て荆棘の中に迷ひ入りて、正路を失ひつべし。薛敬軒は經文集註章句或問既に通じ、己が權度既に定りたる上にて、諸書を兼ね考へば、擇ぶ所を知るべしといはれし。所謂諸書は、宋元の諸說なり、それすらかくいへり。況て明淸の說は、いよいよ降れり。權度未だ定らずしては、決して讀むべからず。

六經は漢唐以下諸儒の說を通讀すべし。ただ詩と易とは必ず朱子を主とせずしては叶はぬことなり。詩の衞宏か序、鄭玄が箋、易の王弼韓康伯が注等は、みな本書のむねを知らずして妄作せり。

尙書は今文を眞とす。其說は蔡氏を主として、諸家を考ふべし。古文孔傳は共に疑ふべき者なれども、讀まざることを得ず。古文淺易なれども、其中亦至言多し。朱子も疑はれしかども、亦棄てたまはず。蔡九峯據て集傳を作られたり。春秋は左傳によりて事實を考へ、穿公穀以下に及ぶべし。胡傳正論多し。必ず讀むべき書なり。ただその書法に至りては、今知り難き多し。强て穿鑿すべからず。三禮は皆古注を主として、孔疏以下諸儒の說を併せ取るべし。朱子の儀禮經傳通解

なり。故に讀書講義、小學の書をもて初めとすべし。さて初に小學を讀みて、古人崇養の正さを知り、次に大學を讀みて、古人爲レ學の次第を知るべし。大學の要は、格致誠正修、前に條列せるごとくなり。又次に論孟を讀みて、愈義理を精くし、又中庸を讀みて、その精微を窮め、又六經を讀みて、その博を致すべし。是讀書の大法なり。又餘暇あらば、歷史を讀み、代々の事變を知るべし。事變に昧くては、百事に應ずるに足らず。故に史を讀には其時代の風俗政事の得失等に心をつけて讀べし。又致知の一端なり。小兒の蒙求を記臆せる如く、徒に故事の說話を助くるとのみを心懸べからず。玩物喪志とて、昔人戒められたり。

四子は六經の階梯、近思錄は四子の階梯とは、朱子讀經の法なり。この心得ありて讀むべし。たゞ四書五經いまだ修めずしては、近思錄を讀むとも、却て通じ難からん。三宅氏の著せる默識錄に、讀書の法を定めて、首に小學、次に四書、その後家禮近思錄とせり。この法に從ひて可ならん。もし汎濫と書を讀みなしたるばかりにて、向ふ所を知らぬ人などには、まづ近思錄を讀ませて、其後四書集注讀ませたらんも、宜しかるべし。四書五經の本文をだにしかと記せぬ者には、近思錄授け難し。

四書は章句集注を反覆熟讀すべし。（大學は或問を併せ讀む、）已に其趣を得たらば、又語類文集に就て、諸友門人の章句集註を叩問せしを併せ考ふべし。發明すると多からん。精義輯畧は、朱子手撰の書といへとも、初學必讀の書に非ず。程門諸賢の說、多くは過高にて、却て聖學平實の旨を失へるゆゑ、

に陷りなん。また道の大原を究めて、萬象森然、已に悉く統體の大極に具りたるとを知り、陰陽變化の理を明かにして、各具の大極一物として遺すはなきとを知る。かく窮究し盡さゞれば、天地萬物、たゞ一理、たゞ一氣脈の流通する所なるを知るとを能はずして、また孔孟程朱の性命道德の說に於ても、終にその眞趣を得ずして、疑ひを遺すとを免かれず。故に易に究レ理盡レ性以至レ於レ命といへり。但是等の事は、講學の極功にて、初學の急務にあらず。先づ日用彝倫を明かにして、序に隨ひて進むべし。日用彝倫已に明かにし得て、後漸々是等の說に及ばゞ、其說のみな眞實切近の學なるを知りて、自ら疑ふとなかるべし。若等を踰て驟にこれを究めんとせば、皆荒唐の說となりて、誠に己と關らぬ工夫となりなん。且かの日用彝倫は、即性命の理、大極の本然なり。これを卑近として、徒らに高遠を求むるは、學の道を知らざる者なり。

讀書

古人は小學の敎ありて幼きより、德性を涵養せしとなり。その方は、洒掃應對の節、君父尊長に事ふるの道等なり。今の小學の書に略備れり。然るに後世は、小學の敎といふ者絕たるゆゑ、人みな氣まゝに生立て、成長の後學に志すといへども、その童習に勝ち難く、白首までそれに妨らるゝとあり。故に今の學は、力を用ゆると古人に百倍せざれば、其效を見るとなし。年已に長じて學に志す者は、七年の疾に三年の艾を求るといふ喩の如く、今より思ひ立て小學に從事するより外に爲ん方なし。たゞ童子の爲の如くせずして、小學の書につきその事の理を明かにせば、これ即致知の一端

又問ふ。致知の學は、人倫を明かにして足れるとなるに、今必ず理國平天下の上まで一々に講明せんとするは何ぞや。答ふ。君子の道は、貴賤尊卑をいはず、其身の居る所に隨ひて行ふ者なり。もし身を持つの道を知りて、家を理るの道を知らず、家を理るの道を知りて、國を理め天下を理るの道を知らずば、是その作用局する所ありて、纔に地位を轉ぜば、即ち蹉躓せん。又士大夫として王侯の道を知らざれば、上に事へて君徳を匡輔し、理平を致すこと能はず。君相として士庶人の道を知らざれば、下を使ひて、能否を察し、黜陟を明かにすることあたはず。かゝることにては、爭か人倫の理を盡すことを得んや。且つ天地間の事は、もと吾が分内の事なり。古人桑弧蓬矢の祝、已にこれを初生の時に期す。故に一身より天下の事に至り、人道より天地鬼神の理に至るまで、究め盡さずといふことなくして、始て人倫の道に於て遺憾なかるべし。されば顏子は陋巷簞瓢の人にして、邦を理ることを問ひ、夫子も亦天下の制度をもて告げ玉へり。朱子の言に、天下更有二大江大河一、不レ可下守二個土窟子一、謂上水專在二此といへる、思ふべし。小成に安じて自ら足れりとし、大方の笑を取るべからず。

又問ふ。天地鬼神は人の行事に關るに非ず。この理を究るは何の爲ぞや。答ふ。これに通ぜざれば、郊社宗廟に事ること能はず。幽明死生の説に昧くては、祭祀みな世上の俗意に墮て、禮意を失ふなり。何ぞ人の行事に關らずといふべきや。この故に古の聖賢しば〳〵其説に及べり。大小戴記家語左國等の書を考へて知るべし。たゞ其中まゝ俗説あり。能く辨ぜずば、反てこれ

庸の明善誠身、孟子の知言集義、皆これをいへるなり。されば聖學の方、此外になしと知るべし。さて又敬の工夫といふことありて、學の始終を貫く。敬とは心の謹みなり。心は彼た此たと動き易きものなり。それを謹みて、向ふべき方へ一方にする、是敬なり。學の始終を貫くといふは、致知も力行もみな敬なくては作し得られぬ故なり。故に敬は貫かざる所なし。事ある時は、敬その事の上にあり。事なき時は、敬その心身にあり。心身にありとは、凡そ人無事の時は、怠惰放恣し易し。これを戒め愼みて、怠惰放肆せざるなり。事の上にありとは、書を讀めば、其謹み書を讀む上にあり。事物に應接すれば、其謹み應接の上にあり。諸事みな然なり。推て知るべし。總て身妄に動ず。口妄に言はず。目妄に觀ず。耳妄に聽かず。心妄に思はず。何事も戒め愼むの意を忘れず。是を敬とはいふなり。ある人問ふ。知識を推し極めて盡すに至るとは、甚だ難きことなり。必ずかくすべしといはゞ、白首まで行ふ時なかるべし。然ば力行の工夫餘りに遲からずや。答ふ。人の世にある、知行須臾も離れ得ざるは、言はずとも知れたることなり。程朱固より萬事萬物の理を究め盡したる上にて力行すといはず。程子の言に、應二接事物一而處二其當否一とあるを看るべし。（君父に事る上に就て、其事へ方の當るや否やを辨へ、賓客に接る上に就て、其接り方の當るや否やを察する如き、）事物に應接するは行なり。當否を處するは知なり。是知行一時になすべし。故に朱子また一齊做去とのたまへり。何ぞ力行遲きの憂あらん。たゞ上の條は、知を主として説き、次の條は、行を主として説るゆゑ各分界明白にして、其説を混ぜざるなり。知の至りを極めたる後に、始て行ふといふには非ず。

この爲にするといふ意を除き去り、たゞ一筋に義理の當然に順ひて行ふべし。今二人ありて、同く朋友の難を救ひたらんに、一人は友道の當然よりし、一人は高義の名の爲よりせば、爲ると同じといへども、是を同德といふべきや。友道の當然よりせる者は、爲にすると無くして爲るの君子なり。かゝるを眞の高義といふ。高義の名の爲にせる者は、孳々として利をするの類にて、君子の惡む所なり。志ある者は、能くこの分を察し、務て爲にするといふ心を除き去べし。

朱子の言に、論二先後一知爲レ先、論二輕重一行爲レ重といへるあり。知と行とは、目の見ると足の歩むとの如し。道路を行に、目先づ見て足後に歩む。是知行先後の序なり。又致知して力行せざれば、目徒に道路を見て、足かつて行かざるが如し。身をもて親く其地を踄らざれば、說き得て好きも、一塲の閑說話にして、終に己が有にあらず。是行爲レ重の由なり。また知高禮卑、知是知處、禮是行處、知儘要レ高、行却自レ近起といへるあり。知を致すと高からざれば、識趣凡陋にして、愚者及ばずの誚あり。行を力ると卑からざれば、作すと虛蕩にして、知者過るの誚あり。故に致知は高明の域を極め、力行は卑近の處より起すべし。前の譬をもていへば、目の見ると遠きに及ぶは智の高きなり。足の行と近きに由るは、禮の卑きなり。目の見ると遠きに及べばとて、足その如く遠きに翔るべきに非ず。たゞ其履べき處を履て進むのみ。故に行を力むる者は、一步一步に錯なくして、遂に千里の路を致すべし。

右致知力行の兩條は、爲レ學の定法にて、尙書の精一、論語の博文約禮、大學の格致誠正修、中

人を欺くの尤めあるに至りなん。故に一身より家國天下の上まで、凡其作すと爲ると、皆かく着實の工夫を下すべきなり。

居處恭、執ㇾ事敬、與ㇾ人忠とは、夫子の樊遲に告させ玉ふ語なり。居處恭とは、事なき時に、其貌を整へて、放肆せざるなり。執ㇾ事敬とは、事ある時に、其事を謹みて、怠慢せざるなり。與ㇾ人忠とは、人と接るに、己が心を盡して、遺さゞるなり。程子これを徹上徹下の語といひ玉へり。誠にこの三言の如き、その至を極むれば、聖人といへども、唯かゝるのみなり。然るに勉めてこれを行ふとは、誰か能はざらん。人々皆及ぶべきの道なり。力め行ふ者、服膺して忘るゝとなかるべし。是本存養の事なり、今初學の多岐に惑はんとを恐れて、別に條を立てず、

程子の語に、約二其情一使ㇾ合ㇾ於ㇾ中といへるあり。情は喜怒哀懼愛惡欲の七情なり。約は制し止る意なり。常人は情を制するとを知らずして、其發し出るまゝに事を處するゆゑ、作すと皆顚倒錯置して條理なし。さありては、力行せんとすとも、一つも成し得るとあるべからず。中とは、道理の當然にして、過不及なきをいへり。故に務めて情を約し、道理の當然を看て行ふべし。情を縱まゝにして、妄行すべからず。

義と利とを分ちて、利を去り義を行ふ。是行を勵す者の、尤も要とすべきとなり。凡そ事を處するに、那の爲にする、箇の爲にするといふ意なく、唯其かくあるべしといふ理に順ひて爲るは義なり。同じ事を爲るにも、那の爲にするなり、箇の爲にするなりと思ふ意ありて爲るは利なり。

るべし。然るにその要領を知りて勉めざれば、爲ると汎然として、成し得ることなし。要領は大學誠意の傳に、毋自欺、愼其獨といへる、是なり。毋自欺とは、已でに惡を去て善を爲るの義たることを知らば、眞實に力を用ひて、其知れる心を自ら欺くべからざるなり。愼獨とは、他人知らずして己獨知れる處に愼みを加へて、その實なると實ならざるとを察するなり。小事大事皆かく省察して行はざれば、日用の間覺えず自ら利するの私に墮て、義理の正きを失ふとある故、かく其源を渫へて、流の濁りなからんとを欲するなり。是細密なる工夫なれども、また別に微妙にして言がたき意旨あるには非ず。皆事を處し物に接する上に就て、この省察を用るなり。畢竟外を方にせんとすれば、先づ其內を直くし、內外一致にして、巧言令色して、人に悅ばるゝの類に至らしめざる敎なり。謬解して坐禪入定の類とし、徒に無物の地を照さんとを思ふべからず。すべて力め行へば、實心をもて正路を踐むとを務む。もし其心實ならざれば、作し得て好も、詭遇して禽を獲るにて、眞の事業に非ず。聖門にては深く羞ることなり。行跡の眞僞、王霸の分脈、みな此處によれり。吾人自ら省て、自ら强めざるべきや。

力行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といへる如くなるべし。惡臭を惡み好色を好むは、人の眞心より出る者なり。惡を惡むは、惡臭を惡むとの、必ず決し去りて後に快きが如く、善を好むは、好色を好むとの、必ず求め得て後に快きが如くなれば、その力を用ると假そめならずして、眞實のことなり。かくならずしては、好むも惡むも、皆浮たるとにて、その成功を見るとなく、却て自ら欺きたり。

は直に己が身の事となして問ふなり。近思は直に己が身の事となして思ふなり。切近の字尤も味ふべし。たとひ博篤にしても、求る所正道に非ずして、虚遠の説功利の事等なれば、皆外馳にして、己が爲にするの學に非ず。博篤にして、又能く切近なれば、その講求する所、みな己が爲にするの實事にて、自ら無用の辨不急の察に至らぬなり。

胡五峯の言に、學欲ㇾ博、不ㇾ欲ㇾ雜、といへり。學は誠に博を欲するとなれども、たゞ博ならんとて、妄に詖僻淫蕩の說に及べば、却て雜濫となり、益なくして大害あり。雜は博に似て非なり。雜濫辨ずべし。欲ㇾ博の語を假りて、その雜濫の好みに合すべからず。博文の文は聖人の文なり。雜濫無用の文をいふに非ず。又不ㇾ欲ㇾ雜の語を假りて、己が固陋を飾るべからず。聞識狹くしては、天下の事に應ずるに足らず。故に格物致知等の說を能く言ふのみにて、讀書講義の實工夫なきは、是も程朱の敎に從ふといふべからず。

力行

力行とは、强て善をなして怠らざるなり。致知の功によりて行ふべきの道既に明かならば、その道に循て力め行ふべし。身を修るよりして、家國天下を理る上まで、力行の地に非るはなし。居處は莊敬を務め、言行は信義を務め、祖先を祭り、尊長に事へ、幼を慈み、孤を恤み、男女の別、長少の序、一家の雍睦、宗族の和協より、推て國に及ぼし、又天下に及ぼし、臣を使ひ民を安じ、近きを援け遠きを撫るに至るまで、凡そ其身の關り係るほどのとは、皆力を盡さずといふとなか

り。かく細密に力を用ゐて怠らず、久しくすれば、自然と吾が知識推し極め盡して、天下の理通ぜざることなきに至る。是所謂物格知至るなり。讀書の法は下に別條あり。

父子有レ親、君臣有レ義、夫婦有レ別、長幼有レ序、朋友有レ信。是古の聖人天下を敎へたまへる道なり。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これを五倫といひ、親義別序信、これを五典といふ。五倫は物なり。五典は理なり。父子に就て親の理を明らかにし、君臣に就て義の理を明らかにし、夫婦に就て別の理を明らかにし、長幼に就て序の理を明らかにし、朋友に就て信の理を明らかにして、皆その至極の處を究むべし。是所謂物に就てその理を究るなり。格物の工夫は、これをもて先務とす。故に朱子の言に、格物莫レ先レ於二五品一といへり。五品は卽五倫なり。もしこれを捨て他事を學べば、聖人の敎に背馳するのみならず、却て浮靡輕薄の徒となりて、無學の人にも若ざるべし。

聖賢の書を讀て、その義理を講究し、古今の人物を評論して、その是非を分ち、事物に應接して、その當否を考へ、念慮に省察して、その邪正を辨ふ、これ程朱致知の方なり。凡作すと爲ると、みなかく工夫を用ゆれば、萬事萬物の理、みな一同に明かなる時ありて、所謂豁然貫通すべし。譬ば文字を讀むが如き、初は人に問ひ、或は字書に探などして讀みたるを、いつの程にか書籍みな手に隨ひて讀得るに至る。これも卽致知中一事の貫通なり。

子夏の言に、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といへり。最も致知の要方なり。博學は古にありて詩書六藝を學ぶなり。今はたゞ讀書講義の一途のみ。篤志は心の向ふ所一筋にして他念なきなり。切問

禽獸に異なることなし。顧て羞ざらめや。

致知

致知とは、吾が知識を推極るなり。知識とは、凡そ人みな幼より自然と父母を親み兄長を敬ふことを知れる類なり。其知れる所を推し極めて、親むべく敬ふべき道をますゝゝ精くするを致知といふ。然るに致知在レ格物一とて、致知の學は物に格るを務るとなり。物とは事なり。人の行ふ所の事なり。事の大綱二つあり。一に修己といふ。己は身なり。身は耳目鼻口四支百骸を該ぬ。耳には聽の事あり。目には視の事あり。鼻の齅口の言、四支百骸の坐作運動、皆事なり。二に理人といふ。人は家國天下を該ぬ。家には諸父昆弟妻子より、宗族婚姻僕從の類に至るまで、皆これを處するの事あり、國には百官を帥ゐ萬民を育ひ、德敎を敷き政令を施す等の事あり。天下には諸侯を懐け四夷を撫て、制度を立て禮文を考る等の事あり。是己を修め人を理るの大略なり。他は敘てをもて推て知るべし。且居處の高卑によりて、事の大小は樣々なれども、人の生れて世にある者は、すべて事なきの時はなし。事あれば則あり。物に格るとは、この事の則を明かにして、其極處に至るなり。則とは、即事物の當然なり、當然とは、かくあるべし、といふ意なり、身に就ていへば、足の重かるべく、手の恭かるべきの如き、人倫に就ていへば、父の慈なるべく、子の孝なるべきの如き、他は類をもて推すべし、然るに是たゞ漫にかくあるべしと說きてやむにあらず、必ずかくあらでは叶はぬと云ふ處まで究め到るべし、其かくあらで叶はぬとは、又必かかる所以といふ理あり、是道の源頭處なり、究めてこの源頭に到るべし、世人たゞ漫に孝と說き忠と說て、究め到るの實功を用ゐず、故に知れる如くにても、其實は知らざるなり、然るにこの則は、公正の理なれば私心をもて知るべきにあらず。必ず書を讀み古を稽へ、一々に精究して、後に明かにすることを得べし。その方は、博く學び、審に問ひ、愼て思ひ、明に辨ふといへ

學

學とは、古聖人の敎に由て、この道を明かにすることを勉るなり。凡人の性はみな善にして、行ふべきの道自ら具りたれども、衆人はその氣質人欲に牽れて、能く知て行ふことなし。古の聖人憫ませたまひて、學を造め師を立て、この道を明かにし、凡の人に學びて、その性に復らしむることを敎へたまへり。その敎は、書の五典、(父子有レ親、君臣有レ義、夫婦有レ別、長幼有レ序、朋友有レ信、)周禮の三物(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等にして、其學び方は、博文約禮の二端なり。今は其敎の詳なることを傳らねども、博約の遺方によりて、書を讀み義を講ずることを專らとせば、また學びてこの道を明かにすることを得べし。故に今の學を爲る者は、務て書を讀み義を講じて、是非を分ち邪正を辨へ、其是なる者正なる者に順ひて行ふべきなり。是非を分ち邪正を辨ふるを致知といふ。卽所謂博文なり。是なる者正なる者に順ひて行ふを力行といふ。卽所謂約禮なり。この方は次の致知力行の兩條に詳かにせり。

氣質とは、人のうまれつきなり。生れ得て剛强なるあり。生れ得て柔弱なるあり。賢あり愚なるあり。巧なるあり拙あり。人のうまれつき、色々樣々なり。是を氣質といふ。人欲とは、耳目の慾に牽れて聲色に迷ひ、支體の慾に牽れて安佚を樂ひ、或は富貴を羨み、或は飮食を貪るの類、凡義理なきことを欲す。これを人欲といふ。人その氣質人欲に牽るれば、眼前見え易き道理をえも辨へずなり行くなり。されば人たる者は、學びて人の道を明らかにし、氣質を變へ人欲を去りて、その初に復んことを求むべし。若人として人の道を知ずして、氣質人欲のままなれば、人の形あるも

正學指掌

伊豫　尾藤孝肇志尹著

道

道とは、自然の則なり。人倫事物、すべて皆自然と、兎あるべし角あるべしといふ則あり。この則は人の共に由て行ふべき者なるゆゑ、行路の意にて、道とはいへるなり。（道をおこなふは、即路をありくなり、）凡天下の萬事萬物、一つとして則なきはなし。大なる者にていへば、父は父の則あり。子は子の則あり。君は君の則あり。臣は臣の則あり。小き者にていへば、視には視の則あり。聽には聽の則あり。持には持の則あり。行には行の則あり。近くは一身一家より、遠くは四海萬邦に至るまで、皆然あらざるはなし。都てこれを人道といふ。人の禽獸と異なるとは、この道あればなり。是しかしながら、天地の自然、吾が性の固有にして、人の作り出せる者にあらず。されば天理といふなり。

王者の典禮を立るを、天敍天秩といひ、賞罰を行ふを、天命天討といふ類、みな天理に循ひて爲るよりいへり。かく大なるもののみに限らず、一語一默一起一坐の微に至るまで、天理に循ひて爲れば、皆天をもて稱すべし。天理とは、天然の則なり。もろ／＼中といひ、極といひ、至善といひ、性の自然といひ、事の當行といふ類、みなこの天然の則を指ていへるなり。名異なりとて、各別の物と思ふべからず。

右素餐錄一卷。先師所二手撰一也。允恐三其歷レ久泯滅不一レ傳。乃與二長野豐山一謀上レ梓行レ世。紙葉頗多。可三分爲二二卷一。然先師手定爲二一卷一。今謹仍二舊貫一。不二敢改易一。若二魯魚之誤一。允敢任二其責一云。

門人　尾池允謹誌

天下無ㇾ不ㇾ可ㇾ爲之時一。而其爲ㇾ不ㇾ爲。則有ㇾ分也。天下有ㇾ道。某不二與易一。此聖人之心也。三宿出ㇾ晝。猶以爲ㇾ速。此大賢之心也。他人未ㇾ易二遽學一。見二其可ㇾ爲而爲一ㇾ之。見二其不ㇾ可ㇾ爲而不ㇾ爲。此是吾輩之分也。

德至二於伯子一。極二其盛一。而學術識見。自超二出千古一。學至二於朱子一。極二其大一。而德行言辭。皆師二表百世一。

自ㇾ有二聖人一以來。未ㇾ有二孔子一。自ㇾ有二儒者一以來。未ㇾ有二朱子一。

劉靜修曰。邵至大。周至精。程至正。朱極二其大一。盡二其精一。而貫ㇾ之以ㇾ正。可ㇾ謂三善言二朱子一矣。

南軒東萊。則法家拂士。象山龍川。則敵國外患。皆所三以成二朱子一也。

上蔡謝氏曰。人不ㇾ可下與二不ㇾ勝ㇾ己者一處上。鈍二滯了人一。

程子曰。責ㇾ善之道。要使二誠有ㇾ餘。而言不一ㇾ足。則於ㇾ人有ㇾ益。而在ㇾ我者無二自辱一矣。肇謂。責二善於人一。要ㇾ無二自辱一。受二責於己一。恐ㇾ爲二人辱一。

周子曰。人之生。不幸不ㇾ聞ㇾ過。大不幸無ㇾ耻。必有ㇾ耻則可ㇾ教。聞ㇾ過則可ㇾ賢。嗚乎今世學者。各持二門戶一。率不ㇾ喜ㇾ聞ㇾ過。其究至二于無一ㇾ耻而止矣。吾輩豈不二顧而自警一乎哉。

平日自錄二口語一。謂二之談叢一。本非ㇾ有ㇾ意二著書一。是以辭不ㇾ擇二雅俗一。事不ㇾ分二古今一。信ㇾ意信ㇾ筆。且談且錄。積ㇾ之有ㇾ年。殺靑頗繁。於ㇾ是稍加二刪定一。繕寫成ㇾ卷。更名曰二素餐錄一。質二諸同志一。以卜二吾言之當否一。安永六年歲次丁酉九月朔旦。伊豫處士藤孝肇書二于浪華上街僑居一。

則不レ能也。

信公流離之間。擧措無レ失。從容就レ義。養レ之有レ素。固不レ待レ論矣。而其所レ云商非レ不レ亡。夷齊自不レ食二周粟一。及レ當二此之時一。社稷爲レ重。君爲レ輕之類。凡答二彼問一者。皆率爾出レ之。非下經二諸思慮一而後然上也。乃其識見之明。人品之高。於レ今可レ想。

亂世多二忠臣一。平世鮮二貞臣一。豈鮮二良臣一乎。上之人苟安。而不レ用二賢者一也。魏鄭公曰。願使三臣爲二良臣一。勿レ使三臣爲二忠臣一。此言可レ不レ思乎。

朱子與二劉共父一書曰。權力所レ及。則察レ之擧レ之。禮際所レ及。則親レ之厚レ之。皆不レ及。則稱レ之譽レ之。又不レ及。則鄕レ之慕レ之。如レ是而猶以爲レ未レ足也。又於二其類一而求レ之。不下以二小惡一掩中大善上。不下以二衆短一棄中一長上。肇謂。平素訪二問人才一一事。此書盡レ之。上之求レ賢。亦能如レ是。則幽隱可レ興。廉退可レ進。何憂三乎世之乏二人才一也。

許魯齋曰。王者用二刑賞一。曰天討二有罪一。天命二有德一。歸二之天一。如何竊二威福之柄一。爲二己私一乎。肇謂。使二當路者聞一レ之。何不三少有レ所レ省乎。而人之不レ讀レ書。其如レ之何。宋太祖曰。宰相須レ用二讀書人一。有レ旨哉。

以二父子之道一理二父子一。以二夫婦之道一理二夫婦一。故曰以レ人治レ人。然亦不レ有二盡レ己推レ己之實一。則是徒法而已。故下文乃說二忠恕一。爲レ政者曉二達于此一。天下之大。亦是掌上。

程子曰。爲レ政以レ德。然後無爲。若不レ說レ以レ德。而徒說二無爲一是老子之學。非二儒者之言一也。

學者須三自知二其才量一。今人纔知レ讀レ書。輒言二國事一。其意自以天下可二唾レ手而理一。吁區區紙上之談。何堪二實用一。亦不二自知一之甚。

天下之本在レ國。國之本在レ家。家之本在レ身。是孟子切近警二醒時人一之語。不レ修二其本一。唯末之務。吾知三其無二能爲一。

修レ己理レ人。是聖賢大學之道。徒務レ理レ人。而遺二自修一。是覇者小器之爲。

有二天下一而不レ與焉。是王者之心。若二覇者一。擧二天下一以奉レ己耳。

王者之心無レ他。公正而已。覇者之心無レ他。私曲而已。

公是天地之心。私是一身之心。知レ有レ身而不レ知レ有二天地一。其理器豈不レ小哉。

弑二父與一レ君。亦不レ從。是極易レ知之理。誰謂レ不レ然。然因循苟且之間。不レ覺陷二反賊中一者。歷代革命之臣。此類甚多。理之難レ明。於レ是見レ之。

忠義二字。人之常言。而眞知レ之者蓋尠矣。觀二于革命之間一。而可レ見也。

五代史不下爲二韓通一立上レ傳。既爲二時人一所レ議。余謂。歐陽是剛正之人。非二阿諛取レ容者一。不レ作二韓通傳一。必有レ說也。然缺二此一事一。五代史竟不レ得レ爲二直筆一。

後周之亡。朝臣死レ之者有二韓通一。節度使死レ之者有二李筠一。五代衰亂之極。猶有二斯人一。亦天理之不レ可二泯滅一也。

余讀二指南錄一。知二文信公之不一レ可レ及也。當二其流離辛苦之間一。乃有二斯手錄一。非二不レ憂不レ懼不レ惑者一。

性猶水。孝弟忠信猶川流。禮樂制度。其隄防。

制度不可不稽古。亦不可不從時宜。不稽古則弗立。不從時宜則不行。要亦協諸義而協焉耳。

宋大宗嘗歎稱皇朝之不易姓。文武諸臣之世官。固然。然而其中復有黜陟之典。有賓興之儀。大學及諸院之設。可謂備矣。神農虞夏。今已忽焉。噫。

宋熙寧三年。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遇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爲矣。康節先生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官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先生。先生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果何益哉。可見大人之量。非區區抱義者之所能及。

劉更生上書曰。陛下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余讀歷代史記。輒有斯憾。大抵君子小人。相爲消長。而君子常易退。小人常易進。故聖人作易。致扶陽抑陰之意。其所以憂天下後世者。深矣哉。

梅福曰。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余謂。豈止輕重哉。國之廢興。係一士之去就。有國者其可不思哉。

以天下之目爲目。以天下之耳爲耳。視聽廣矣。以天下之智爲智。以天下之能爲能。德業大矣。

使レ人猶レ使レ馬。或取二其馴良一。或取二其神駿一。若欲レ致レ遠。則非二神駿一不可。但神駿者易レ逸。能使二之馴一。在二乎騎者一。

漢高祖求レ賢詔曰。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二人主不一レ交故也。三代而下。求レ賢之詔。以レ此爲レ始。高祖大度。又能用レ人。故有二此言一。所レ謂患在二人主不一レ交一語。最中二後世人主之病一。

事レ君者。行レ義之始。事レ親者。爲レ仁之本。

禮爲二人後一者。爲二其本生父母一降レ期。陸稼書曰。服雖レ降。而一切食レ稻衣レ錦之事。必有下不レ安二於心一者上。蓋可レ降者服。不レ可レ降者心也。此可三以補二禮文之闕一。

王陽孝子也。謂二之忠臣一不可。王尊忠臣也。謂二之孝子一亦可。蓋忠孝一道。不三善事二其君一。則大經有レ闕。大經有レ闕。辱及二父母一。豈可レ謂二之孝一乎。

明季殉レ節凌義渠者。遺書上二其父一曰。盡レ忠即所二以盡一レ孝。能死。庶不レ辱レ父。可レ謂レ不レ惑矣。

義渠。字若柯。烏程人。盡焚二其平生著述一。絕レ吭死。官二大理寺卿一。

論二忠孝一。不レ原二性命一。忠孝亦無二本根一。無二本根一者不レ可レ恃。性命之理明。而忠孝之行無レ窮。夫溝澮之盈。立見二其涸一。凡物之所二以貴一レ有レ本也。

仁義是忠孝之體。忠孝是仁義之用。體即性。用即情。世人求二仁義忠孝於性情之外一。此其所二以不一レ可レ恃也。實能認得爲二性命一。則自有二不レ可レ已者一矣。弑二父與一レ君。亦不レ從也。由求之明二乎此理一也。

一偏二如レ是。

信玄謙信二公。知下以レ兵克上レ敵。而不レ知下以レ智服上レ人。織田羽柴二公。知下以レ智服上レ人。而不レ知下以レ德服上レ心。

織羽二公。用レ兵長處。人多不レ識也。須下從二大處一著上レ眼。以三必取二天下一爲レ心。不下以二區區勝敗一爲上レ意。此二公大處也。而其心不レ能下以レ安レ民爲上レ主。則所レ謂大處即其小處。

知レ人亦一難事。然學者須三先識二自家一。不レ識二自家一而論レ人。何得二允當一。

加藤氏臣坂川忠兵者。自擧下其所上レ能而不レ疑。武人樸實乃有二此事一。亦可レ嘉也。

不レ識二自家一。不レ可下以入上レ官。況可三以入二聖賢之道一乎。志レ道者。須下先識二其氣質偏處一。而務上レ變化之上。不則功夫却成二得一己私意一。

匡衡曰。治レ性之道。必審二己之所一レ有レ餘。而强二其所一レ不レ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二于太察一。寡聞小見者。戒二於壅蔽一。勇猛剛强者。戒二于太暴一。仁愛溫良者。戒二于無斷一。湛靜安舒者。戒下于後上レ時。廣心浩大者。戒二于遺亡一。此是氣質之說。獨寡聞小見者。乃係レ習耳。

富鄭公上疏曰。願陛下待二群臣一。不下以二同異一爲中喜怒上。不下以二喜怒一爲中用捨上。可レ謂二言近而指遠者一。

曾南豐曰。人之行有二情善而迹非一。有二意奸而外淑一。有三寔大二於名一。有三名侈二於寔一。猶二之用一レ人。非下畜二道德一者上。惡能辨レ之不レ惑。知レ人之難。寔有下如二南豐所一レ言者上。用捨之初。其可レ不レ審乎。

事人事也。理天理也。循㆓天理㆒而處㆓人事㆒。所㆓以養㆒㆑性也。

朱子曰。性只是心之體。天即理之自然處。初非㆑有㆓二物㆒也。又曰。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㆓其至正㆒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㆓其本然㆒也。此說㆓心性㆒說㆓存養㆒。最明白易㆑曉。學者能達㆓于此㆒。自無㆑惑㆓於異端之言㆒。

仁義禮智以㆑理言。聲色臭味以㆑氣言。孟子固旣說㆑之。今人不㆑考。乃謂㆔古無㆓理氣說㆒者。何耶。

文仲子曰。爲㆓人子㆒者。以㆓其父之心㆒爲㆑心。此語甚好。但以㆑此說㆑恕。則失㆓其當㆒。

又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怨。

又曰。天下崩亂。非㆓至公血誠㆒。不㆑能㆑安。苟非㆓其道㆒。無㆑爲㆓禍先㆒。觀㆔其下㆓道字㆒。而可㆑見㆔文中子亦非㆓苟免者㆒。

韓非曰。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大抵人主平日所㆓親近㆒。皆衞侯之鶴。而非㆓折衝禦侮之臣㆒。及㆓異日臨㆑事。乃倉卒用㆑之。安能使㆓其盡㆑力致㆑命耶。讀㆑史輒有㆓此歎㆒。人主之用捨。其可㆑不㆑謹乎。

武田勝賴之於㆓長坂某㆒。今川氏眞之於㆓三浦某㆒。皆寵任無㆑二。迨㆓其見㆑危而逸去㆒也。亦皆如㆑一。余謂鳥獸見㆓其所㆑愛之主死㆒。則多悲鳴躑躅。或不㆑食死。若㆓長坂三浦等㆒。謂㆓之禽獸㆒。亦不可。

小宮山友信之忠。勝賴視㆑之如㆓土芥㆒。而友信進殉㆓其難㆒。吁何國無㆓明主㆒

大內義隆以㆑好㆑文亡。武田勝賴以㆑好㆑勇亡。文易㆑弱。勇易㆑暴。其究皆歸㆓于亡㆒。主將之好。不㆑可㆓

心猶レ根也。根生則技葉皆活枝葉。心仁則禮樂皆活禮樂。夫子唯喚二起其本心一而止。故曰。人而不仁。如二禮樂一何。

仁者之於二禮樂一。猶三心之於二手足一。一氣脈之所レ貫。故其用無レ窮。

慈愛之理謂二之仁一。禮者其序也。樂者其和也。故唯仁者而後禮樂爲二之用一。

何謂二必有一レ事。曰集義。何謂二集義一。曰言行必順レ理。

語默作息。莫レ不レ爲二集義之地一。豈有三可レ忘之時一乎。語默作息。莫レ不レ有二天然之理一。豈有二可一レ正可レ助之事一乎。

言行順レ理。譬如レ行レ路。止則滯。趨則跌。不レ止不レ趨。徐徐而進耳。

擇二其當一爲而爲レ之。順レ理也。爲レ之不レ息。集レ義也。

必之不レ存。理亦不レ可レ順。義亦不レ可レ集。而義理猶二外物一。皆與レ己不二干渉一。

義是心之制。心不レ存焉。何制之有。

謝上蔡曰。聽二其言一也厲。須二是有一レ力。某尋常纔覺二心不一レ在時。語便無レ力。

朱子解二瑟僩一爲二嚴密武毅一。解二恂慄一爲二恐懼一。蓋不二恂慄一。則不レ能二瑟僩一。故心不レ存。則言語氣象。皆茫然不レ濟レ事。

程子曰。人以レ料レ事爲レ明。便駸駸入二于逆レ詐億一レ不レ信去也。肇詘。所レ謂明者。明二乎天理一也。天理豈可下以二私智料度一而得上レ明乎。

知ニ其不足ー也。故自責。安ニ其小成ー也。故自喜。

自責者。已知ニ此大意ー。自喜者。將下併ニ其所ー知而喪上之。敬怠相勝。可レ不レ察乎。

好レ勝者。不レ可ニ與入ー道。過ニ卑下ー者。亦不可。獨平氣察レ理者。可ニ與學ー也。

好而知ニ其惡ー。惡而知ニ其美ー。居則如レ有ニ此意ー。及ニ其接ー物。終是不レ免ニ偏了ー。一動一言。必須ニ精察ー。

物外無レ道。道外無レ物。故無レ道之物非レ物。無レ物之道非レ道。語レ道而離レ物。異端是也。言レ物而遺レ道。俗學是也。

道不レ可ニ須臾離ー。離則爲ニ道外之物ー。而可乎。

不レ睹不レ聞。未レ有レ事之時也。隱也微也。事至之始也。戒懼是養ニ之於無レ事之時ー也。愼獨是察ニ之於事至之始ー也。於レ此不ニ間斷ー。庶乎可ニ以不ー離矣。

或云。養ニ中於未發ー。旣曰レ養。是已發。曰何害ニ於未發ー也。譬如ニ陣法ー。雖ニ夜中無ー敵。猶擊ニ刁斗ー以戒レ之。是以敵至而能應。其戰也必中レ律。戒愼恐懼以養ニ之未發之時ー。是以事至而能應。其發也必中レ節。

夫子之時。禮樂猶存。故論語唯說レ仁。欲丁其必修ニ實德ー。以使丙禮樂不乙虛文甲而已。孟子乃救ニ蓁莽中人ー。求ニ正路ー而就レ之。故說レ義處多。及ニ性善四端及夜氣等說ー。亦皆可ニ以見ニ時世之變ー矣。若ニ程朱之時ー。則又益遠。故其言又益詳密。

余之少也。未レ知二臧否一。獨嗜二物氏之學一。奉二其書一以爲二金科玉條一。及三一旦恍然悟二其非一也。何啻愧悔。深自知二吾不慧一。世間早慧之人。想不二若レ是錯一也。

余既有レ悟也。而悔懼無レ置。於レ是一向內省。略有二非レ外是レ內之意一。乃復爲二陸王一所レ誤者累年。逃レ墨必歸二於楊一。時時念及レ之。未三嘗不二泚然汗下一。

朱子曰。吾道之衰。正坐下學者各守二己偏一。不上能三兼二取衆善一。所三以終有二不レ明不レ行之弊一。非二是細事一。公哉言也。今學二朱子一者。果能有二此意思一否。

今之學二朱子一者。瑣義末說。必不レ欲レ違。今之稱二古學一者。片言隻辭。必欲レ異レ之。皆不公之甚。

朱子答二陸子壽一書。大凡讀レ書處レ事。當二煩亂疑惑之際一。正當三虛心博采以求二至當一。或未レ有レ得。亦當下且以二闕レ疑闕レ殊之意一處上レ之。若遽以下己所二粗通一之一說上。而盡廢二己所レ未レ究之衆論一。則非二惟所レ處之得失或未一レ可レ知。而此心之量亦不レ宏矣。讀レ書處レ事。果能如レ此。何患二乎心之量不一レ宏也。

與二武人一語。或使三人生二義氣一。與二學者一語。却使三人有二不平意一。時學獘。誰與易レ之。

朱子曰。知崇禮卑。知是知處。禮是行處。知儘要レ高。行却自レ近起。肇謂。不二自レ近起一。何貴二乎知之高一。吾人之患有レ在。可レ不レ省哉。

窺二其似者一。自以爲レ足。識二其眞一者。恒見二其不一レ足。

自喜故慢。慢則邪僻之氣生焉。自責故謙。謙則恭敬之心存焉。此其氣象何如。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者。道之全體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者。學之大意也。存之不已。則義與道日就月將。庶幾卓然立乎天地之間。

少者不能不壯。壯者不能不老。勢之必至也。老而益壯者。志之自持也。程子云。不學便老而衰。學者須務老而不衰者。

老氏之徒務脩養。然亦竟不能不死。是亦何益。

無爲清靜者。老子之學也。莊子能言之。而不能自然者。是才爲之累也。

老莊之言似高。而其實甚卑。畢竟不免自私用智也。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則不然。

朱子曰。莊子才高如老子。其不肎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

朱子曰。孔子問老聃之禮。而老子所謂禮殊無謂。恐老聃與老子非一人。但不可考耳。余謂。是必非一人。彼徒又以老萊子太史儋爲老子。其誕皆此類（再考。禮曾子問注云。老聃古壽考者之號。鄭康成亦不以爲老子也可知矣。）

今之稱古學者。深懼吾道或似老佛。其爲說。務近事情。而其所慕乃晉宋之雅尚清談耳。雅尚清談豈非老佛餘習耶。是亦可怪之甚。

伊物諸子之說。皆明儒唾餘耳。有一士人謂余曰。天下之學有四家。曰朱陸伊物。余笑而不答。

仁齋徂來之徒。皆自稱古學。所謂古者。不從程朱之名耳。其說皆新奇無謂。何古之有。

所謂古學者。求之字句。而不求之義理。務巧文辭。而不務善行事。至其最下者。獨知讀伊物二家書。及嘉隆七子詩文耳顧猶以儒自居。嗚乎是何儒也。

擇レ言擇レ行者。致知之始。擇而言レ之。擇而行レ之者。力行之本。

講レ武。貴二號令明肅一。講レ學貴二義理精詳一。號令不二明肅一。戰必危。義理不二精詳一。事必乖。

於鑠王師。遵養二時晦一。有レ師如レ是。而不二敢速動一。乃遵養二時晦一矣。宜哉一怒之力。于レ湯有レ光。

淮南子曰。堯戒云。戰戰慄慄。日愼二一日一。人莫レ蹟二於山一。而蹟二於垤一。肇謂。今人率務二於大一。而不レ察二於細一。終身不レ能二長進一者。敬愼工夫有二間斷一也。斯言不レ知下果出二于堯一否上。學者取以自戒。亦有二餘師一。

賈誼曰。帝舜曰。吾盡二吾敬一。而以事二吾上一。故見レ謂レ忠焉。吾盡二吾敬一。以接二吾敵一。故見レ謂レ信焉。吾盡二吾敬一。以使二吾下一。故見レ謂レ仁焉。吾取レ之以レ敬也。吾得レ之以レ敬也。古之說レ敬。大抵如レ是。今人妄以二程朱一爲レ非レ古。何其不レ考乎。況六經中固既多二說レ敬處一。不レ待二他求一。彼將如何視レ之。（程沙隨亦有下聖賢無二單獨說レ敬時一之說上。朱子。既辨レ之。）

又曰。湯曰。學二聖王之道一者。譬其如レ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レ火。舍レ學二聖王之道一。而靜居獨思。譬其若下去二日之明於庭一。而就中火之光於室上也。可二以小見一。而不レ可レ以二大知一。近世陸學之獘似也。

賈書所レ載。未レ必二舜湯之言一。然亦必是古之遺言。

大傳曰。言二天下之至賾一。而不レ可レ惡也。言二天下之至動一。而不レ可レ亂也。夫天有二萬象一。地有二萬物一。人有二萬事一。理有二萬殊一。人之有レ職也。何得二厭而棄一レ之乎。故學以明之。行以誠レ之。韓子所レ謂將二以有一レ爲也者。苟爲二靜居獨思而足一矣。則學亦無レ所レ用。

試以二己所一レ得。比二之古人一。亦足三以抑二損其揚揚自得態一。

讀二論孟一不レ通二文字一。讀レ易不レ曉二象數一。學術之獘。亦種種也。至下于徒求三之文字與二象數一爲レ務者上。則吾無レ議耳。

白沙篁墩甘泉等之言。乖戾固甚。而其集中尙有レ可レ言。至二于新建一。則背馳最遠。無二一可一レ擇焉。

新建之說。雖二乖戾一。其事猶可レ言也。以二其人傑出一也。至二于本土諸家一。則皆黃屋左纛自樂者。胡知二漢大一乎。詩云。所レ可レ道也。言レ之醜也。君子蓋置而不レ問矣。

王龍溪之言。絕無二儒者氣象一。余嘗讀二其文集一。全是禪家語錄。羅念庵云。陽明亦嘗レ攢レ眉。信哉。（念庵亦陽明之徒、）

聖人之教。實而無レ假。故造次語默。莫レ非二實理一。異端之教。假而無レ實。故求レ見二眞面目一。

我謂二之眞一者。彼以爲レ假。而儒者亦或不三自知二其不一レ爲レ假。

好說二理一一。而不レ察二於分殊一。是未レ知三理一之爲二理一一也。理一何在二分殊外一耶。舍レ器而說レ道。遺二分殊一而言二理一一。皆空禪之餘習。

曰理一分殊。曰一本萬殊。曰體用。曰顯微。先賢之論レ道。可レ謂二詳且盡一矣。今說二理一一。而分殊之不レ察。徒馳二心於未レ有レ物之前一。杳杳冥冥。自以爲レ高。眞知二理一一者。果如レ是耶。

朱子曰。大抵吾輩。於二貨色兩關一。打不レ透。更無二話可一レ說也。

語二酒食一則思レ味。言二婦女一則思レ色。言語不レ可レ弗レ擇焉。

彼所レ謂死字之理。及禪家所レ謂理障之理。是理之影象也已。

見活則理亦活理。見死則理亦死理。其實不レ可下以ニ死活一言上。若夫因ニ制字之說一。視ニ理字一以爲ニ死字一者。則陋最甚。弗レ可ニ與言一レ理。

仁齋却見ニ得氣之活處一。即以レ氣爲レ道。以レ理爲レ死。不レ知ニ氣活則理亦活一。氣外何曾有ニ死理一來。

仁齋以レ氣爲レ道。蘐園隨筆亦以レ氣爲レ道。要レ之隨筆之主ニ張程朱一。則援ニ程朱一以合ニ之仁齋一耳。豈識ニ程朱眞面目一耶。

仁齋徂來。謬論自得。往而不レ返。敢排ニ謗先賢一。蛆ニ蠹斯道一。所レ謂桀犬吠レ堯者耳。後生不レ察。仰レ之如ニ山斗一然。殊不レ知彼其居處談說。竟不レ免ニ兩觀之誅一者。悲夫。

有ニ明見レ道者一。有ニ篤信レ古者一。各以ニ其性所レ近而入耳。今世有ニ一種學者一。於レ道無レ所レ見。於レ古無レ所レ信。欲下以ニ一己私意一。而擇中諸家之得失上。夏蟲之見。可レ憫哉。

鹵莽滅裂。敢大言以誤ニ後生一者。命レ之爲ニ古學一。放蕩不孫。利口捷給者。命レ之爲ニ才子一。操行不軌。專犯ニ忌諱一者。命レ之爲ニ豪傑一。修ニ飾邊幅一。以釣ニ聲譽一者。命レ之爲ニ君子一。若レ是之類何限。名之失レ實。風俗以壞。任ニ其咎一者誰也。

不レ知三時有ニ汚隆一。不レ識三俗有ニ彼此一。世人被ニ伊物嚇了一。亦宜。

黃吻乳臭。乃能譏ニ聖賢一。伊物之化亦大。楊墨之道。孟子比ニ之洪水猛獸一。伊物之德。亦不レ減ニ熊人梟帥一。

韓子曰。賢不肖存二乎己一。貴與レ賤。禍與レ福。存二乎天一。名聲之善惡。存二乎人一。存二乎己一者。吾將レ勉レ之。存二乎天一。存二乎人一者。吾將下任レ彼而不上レ用二吾力一焉。存二乎己一。存二乎天一。存二乎人一等語。可レ見二昌黎本見得分明一。

朱子曰。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レ成。

又曰。人氣須二是剛一。方做二得事一。如二天地之氣一剛。故不レ論二甚物事一。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レ此。若只遇二著一重薄物事一。便退轉去。如何做二得事一。

又曰。學者只是不レ爲レ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二義理上一時少。安頓在二閑事上一時多。於二義理一却生。於二閑事一却熟。

又曰。只是實去做二工夫一。議論多轉鬧了。

又曰爲レ學須三是切實爲レ己。則安靜篤實。承二載得許多道理一。若輕揚淺露。如何探二討得道理一。縱使探討得說去。也承載不レ住。

又曰。須三是在レ己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レ之。却有二長進一。方可。已上數條。切中二吾人病痛一。因錄以備二觀省一。

流水之爲レ物也。不レ盈レ科不レ行。學者亦須レ占二地步一焉。然後眞有レ所レ進。否則在レ此說レ彼。終身只是如レ是而已。何能眞有レ所レ進。

近世學者。多不三識二破理字一。有下視以爲二死字一者上。以二余所一レ見。天下莫レ神二於理字一。莫レ妙二於理字一。

言レ仁不レ察二於定分一。爲レ義不レ免二於自利一。即是兼愛爲我也。其究至二于無レ父無一レ君而止。可レ不レ辨乎。

程子曰。學者識二得仁體一。實有二諸己一。只要二義理栽培一。如レ求二經義一。皆栽培之意。肇謂。不レ識二仁體一。栽二培何物一。汎濫博文之所三以屬二玩物喪志一也。

程子曰。仁道要レ之只消レ道二一公字一。公只是仁之理。不レ可三將レ公便喚二做仁一。公而以レ人體レ之。故爲レ仁。只爲二公則物我兼照一。故仁所二以能恕一。所二以能愛一。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朱子曰。公則無レ情。仁則有レ愛。公字屬レ理。愛字屬レ人。克己復禮不レ容二一毫之私一。豈非レ公乎。親レ親仁レ民。而無二一物之不一レ愛。豈非レ仁乎。

程子曰。仁是性。愛是情。朱子曰。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

朱子曰。愛非レ仁。愛之理是仁。心非レ仁。心之德是仁。

程子曰。涵養須レ用レ敬。進學則在レ致レ知。朱子曰。主レ敬以立二其本一。究レ理以進二其知一。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又曰。存二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一。以爲二究理之本一。究二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一以致二盡レ心之功一。所レ謂仁在二其中一者。當下於二斯數語一亦云上。

養生家說。有下甚害二義理一者上。若祛二自利之私一。而從二道義之公一。則可矣。

死生有レ命。富貴在レ天。其分既定。故曰レ有。其權在レ彼。故曰レ在。修養家取二其分定者一而延レ之。欲三以成二神仙一。名利家取二其在レ彼者一而私レ之。欲三以成二功業一。皆違レ天背レ命者也。

人有㆘言㆓陰德㆒者㆖。余謂㆑之曰。只此二字甚害㆓道理㆒。君子行㆑正而已。何以㆓陰德㆒爲。

光明正大。是君子之心。陰德陽報。何其設㆑心之鄙。

行㆓陰德㆒。不㆑如㆑弗㆑爲㆓陰慝㆒。

爲㆑善求㆑報。爲㆑善求㆑名。一則陰德者流。一則功名家流。皆君子之所㆓深醜㆒。

言㆓陰德㆒者言㆓功名㆒者。皆喜㆓陸王之說㆒。蓋以㆘其不㆑本㆓義理㆒。而易㆗附會㆖也。近世兵學者流亦然。

若㆓吾儒之學㆒。主㆓於義理㆒。義理是天下之公道。自私自利之徒。自附會不㆑得。

異端之求㆓道器外㆒。其所㆓以爲㆑道者異也。俗學之以㆑器爲㆑道。其所㆓以爲㆑道者非也。器非㆑道。而道存㆓於器㆒。詩云。有㆑物有㆑則。則豈可㆘外㆑物而求㆖乎。亦豈可㆘以㆑物爲㆖則乎。

陸王之說。即異端之說。其所㆑謂道者。亦在㆓器外㆒。

道即理。器即氣。異端皆以㆑氣爲㆑道。而不㆑見㆑理。則所㆑謂器外之道。亦只是器。

陸王務㆑內而遺㆑外。俗學務㆑外而遺㆑內。皆非㆓古之法㆒。成㆑己成㆑物。而後合㆓內外㆒之道立焉。

朱子曰。其嘗言。吾儕講㆑學。正欲㆘上不㆑得㆓罪於聖賢㆒。中不㆑誤㆓於一己㆒。下不㆑爲㆓來者之害㆒。如㆖此而已。外㆑此非㆑所㆓敢與㆒。肇謂。今之學者。類畔㆑聖違㆑賢。所㆔以誤㆑己誤㆑人。而不㆓自知㆒也。朱子蓋不㆑用㆓於當時㆒。故有㆓斯言㆒。然由㆑此觀㆑之。可㆔以見㆓大賢所㆑存自別㆒。

學者須㆑要㆔識㆓得仁字㆒。不㆑然。其所㆓以爲㆑義者。竟難㆑免㆓於自利㆒。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故㆓了其心㆒。何認㆓其路㆒。皮之不㆑存。毛將安附。

鈴木貞齋所レ著神學古今辨。可レ謂レ有レ見矣。近世稱二神學一者。其說皆荒唐。獨此書不レ涉二其習一。而以レ余觀レ之。亦不レ如二不レ辨之愈一也。

古人多寓二戒於器一。三種之說。其理自好。不レ可レ謂三全無二此事一。唯張二皇其說一。欲三以上二之聖人之道一。不可也。道一而已矣。豈別有二所レ謂我國之道一乎。

理者氣之理。道者器之道。則者物之則。中者事之中。雖二立レ名不一レ同。而其實則一。故知レ理者知レ道。知レ則者知レ中。言レ道而遺レ器。言レ中而遺レ事者是異端。知レ氣而不レ知レ理。知レ物而不レ知レ則者是俗學。

天下無二無器之道一。無二無物之理一。學者須二看得透徹一。

孟子曰。服二堯之服一。誦二堯之言一。行二堯之行一。是堯而已矣。學只是如レ此。只爭二箇做得徹與一レ不レ徹耳。朱子語。

口耳之學。却不レ如二文士之有一レ用。文士之用。國家或所レ不レ能レ闕。口耳之學。終無レ所レ用。

文士自以爲レ知二經術一。經術是道之所レ在。非二窮理之精者一。不レ可三得而明一也。區區文字之學。焉得レ與二于此一。

宋元至二於明清一。著撰倍多。而有益之書倍尠。見下學之稍馳二浮誕一。而無中眞實工夫上。

明人之學。中葉以前。猶不レ失レ正。中葉以後。虛誕無寔之說盛行。其流或爲二雅尙風流一。或爲二放蕩不軌一。誤二許多人才一。終至三于致二天下亂亡一。後世其可レ不レ監乎。

仁內義外。釋氏之慈悲普度。生死事大。老子之長生內外。權術家之事功經濟。皆自以爲仁。而不知有義然後可以成仁。不知義則其所爲仁皆利也。非仁也。

學者欲知仁。須先理會義字。天下未有不義而仁者。

王道之外無坦途。擧皆荊棘。仁義之外無功利。擧皆禍殃。此博議中之名言。陸稼書以爲與董江都正誼明道之言。正相爲表裡。

徂來曰。濮議雖程朱二公。莫有明辨。今閱語類所錄。斷得甚爲明白。徂來未之考耳。

徂來云。宋儒貴知　余嘗戲其徒曰。宋儒貴知。故知明而行亦修。徂來賤知。故知昏而行亦汚。

仁齋據明儒說。以爲程朱語多本于佛氏。大阪向有山內退齋者。博覽佛書。却證仁齋之言有與佛合者。又明體用一源等語。佛書本無之。亦可謂善拒楊墨者矣。說見其所著梧窓客談。（梧窓客談二卷。上卷皆無用之言。下卷考證。頗有可采。）

余看仁齋之言。而知義理之難明。渠於程朱書。非不讀也。唯其偏執自信。乃致後之悖謬如是。學者於此不察。不爲仁齋者幾希。

明末解一貫之一爲至一。此說宋儒既有之。朱子嘗辨之云。一只是一箇道理。不用說至一。

偶讀郝京山所著時習新知。因告門人曰。彼中人稱善佔俾者亦不善讀書如此。是無他不能細究本旨。麤心自是。容易立論耳。學者見此等書。亦可以戒其輕易麤率矣。國人智短。能不爲京山者幾希。

天地人物本一理。唯其分殊。故其當行亦各不同。自父慈子孝。夫義婦聽。以至於萬物萬事之微。亦莫不各有其當行。而其所以然者一理也。

人物當行。言各具之大極。其所以然。是統體之大極也。統體者。一本之謂。各具者。萬殊之謂。一本萬殊。只是一理。見得不透。學終支離。

佛者云。域中治身。謂之外敎。域外治心。謂之內敎。余謂。內外之說興。而道始不明。內外敎之目立。而蒙士之惑日甚。學者於此不辨。則駸駸陷于彼中。若夫以外敎自居之徒。則勿論已。

徂來初慕仁齋之學。深服其說。但以其資禀矯悍。不能久立人之下風。乃思凌駕出乎仁齋之上。旣又怨仁齋不報其書。於是更造爲異撰之言。以排擊仁齋。併及程朱。其說皆大聲虛喝。自以爲快。噫斯道未墜。彼將疇誑。

徂來之論性。以告子爲是。不是昉於徂來。象山旣有此說。

徂來以明德爲玄德之對。解爲顯德。不知有對昏德之明德。

孫子之書。徂來先入之主也。終身論學。其意皆本于此。

徂來以仁義並言爲非古。余謂。義字最害于功利家說。徂來所以忌之也。當戰國時。天下之心沈溺于利。故孟子揭義字以救之。徂來畏義字。誠縱橫士哉。

呂晩村曰。利之根深。原從仁中生出。凡貪嗜繫戀之私。皆仁之過惡也。告子以食色爲性。故曰

誠者物之終始。不レ誠無レ物。

有二萬物一斯有下應二萬物一之理上。有二萬事一斯有下應二萬事一之理上。性何所レ不レ有。

一氣之變無レ窮。一理之用亦無レ窮。知二無レ窮之爲一レ一則知レ性。

一氣也。動爲レ陽。靜爲レ陰。一理也。顯爲レ費。微爲レ隱。

行者動而不レ息。靜者凝而不レ散。天地之所二以立一也。

眞而無レ妄者性。故曰不レ可レ添二一物一。可レ眞可レ妄者心。故曰。操存舍亡。

問。理在レ先。氣在レ後。朱子曰。理與レ氣本無二先後之可一レ言。但推上去時。却如二理在一レ先相似。又曰。二者有則俱有。肇謂。有則俱有。無則俱無。却言レ如二理在一レ先者。是其精微處。易說二道器上下一。亦不レ離二一形字一。學者當二玩索一。

朱子曰。陰陽做二一箇一看亦得。做二兩箇一看亦得。若論二流行底一則只一箇消長而已。如三一動一靜互爲二其根一。是也。若二對峙底一。則有二兩箇一。分レ陰分レ陽兩儀立焉。是也。又曰。程子所レ謂無二截然爲レ陰爲レ陽之理一。即周子所レ謂互爲二其根一也。程子所レ謂升降生殺之大分。即周子所レ謂分レ陰分レ陽也。二句相須、其義始備。

陳北溪曰。君臣是器。有レ義是道。父子是器。有レ親是道。眞西山曰。人之形體是器。性情是道。道器初不二相離一。若舍レ器而求レ理。非二吾儒之實學一也。此道器之說。最易レ曉者。

知者動。仁者靜。是以レ德言。知屬レ陰。仁屬レ陽。是以レ理言。

生一也。君子爲道。小人爲欲。死一也。君子爲義。小人爲利。

硏究義理。須要見得透徹。纔認其皮毛而止。則何益于己。亦是依然終乎自私自利耳。

陸稼書曰。聰明日擴。而範圍常存。必爲轉移風氣之人。勿爲風氣所轉之人。又曰。判斷前人尤易。磨勘身心爲難。皆名言。

漢高大度。若寛仁則未也。子房知之。故辟穀全終。信越不知。所以亡也。

淮陰勝而不驕。乃能師李左車。是則所以爲淮陰耳。王介甫詩云。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荊舒亦能言之而已。終不能有此意。

韓信無叛狀。故綱目不書。信之反。楊先韓作廟記。辨之甚明。王弇州亦有不叛辨。當參考。

聽煩擾之言。應煩　之事。其能以平心者。多多益辨。

責人不敏。是自責之不足也。不敏之人。奚足責焉。當以彼攻此耳。所以古人云。以責人之心責己

或問。智分別之。而後仁能愛之。則似宜智爲五常首。余曰苟無生氣。何知痛癢。唯其仁。故能分別。此答肥前府士金丸東作之語。東作勤苦刻厲。今世無比。不幸早世可痛惜。

五倫之有朋友。猶五行之有土。故朱子曰。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此理。而不使悖焉者也。

性外無物。物外無性。性是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只是誠。人能閑邪存誠。天地之性存焉。故曰。

又曰。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

蔡虛齋曰。凡人之信命者。必略於義。余謂。世人知氣而不知理。其病宜然。理之所以不可不明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則明理至也。

君子之於命。順受其正。其要亦在務民之義耳。

郝晉卿曰。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爲。余謂。理勝則能耐饑寒。氣勝則不耐饑寒。學者須自立志。否則隨氣沈沒。何事能成。

蔡九峯曰。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爲之惡。書傳。

朱子曰。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又曰。讀書須讀到不忍捨處。方是見得眞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肇謂。究理之功。讀書爲要。然不能精究。雖讀猶不曾讀。學者須戒其率易。

辨義利者。學問第一義。不於此精細。則路頭遂差了。

義利之辨不著。公私之分不明。其所言所行。皆是妄。義利之辨著。公私之分明。而後其所言所行。始爲眞。學者不可不務于此。

心公事義。眞也。心私事利。妄也。

無爲公也。無爲而爲。義也。有爲私也。有爲而爲。利也

從二人後一而嗟嘆。世間稱二正學一者多是也。至二于實見眞知一。則寥寥乎。

見二得此理一。是在二目前一。鳶飛魚躍。無二適而不一レ然。奚何巨細之有。何精粗之有。

理是氣之理。氣是理之氣。天地萬物。莫レ非二此氣一。莫レ非二此理一。理何難レ見之有。

觸レ目皆氣。人之所二共識一。觸レ目皆理。人或不二之見一。

其言明確。其行平正。非二眞知者一不レ能也。若下高妙隱僻。諸難レ曉難レ辨者上。皆是妄說。

見二得此理一。眞實的確。如二火之熱一。如二水之寒一。是知之所二以眞一也。見得不レ透。如二霧中花一。如二烟外山一。是說之所二以妄一也。

朱子答二劉子澄一曰。今世學者。語レ高則淪二於空寂一。卑則滯二於形器一。中間正當。緊要親切。合二理會一處。却無二人留一レ意。此道之所二以不一レ明不一レ行。而邪說暴行。所三以肆行。而莫二之禁一也。又答二陳同甫一曰。大率世間議論。不レ是太過一。即是不及。中間自一條平穩正當大路。却無二人肯向一上頭立レ脚。殊不レ可レ曉。此古今學者之通病。原二其所一レ由。則皆以二意見一爲レ主、而妄立二之說一。以自夸張耳。故學者貴二平心究理一。

朱子曰。天下更有二大江大河一。不レ可レ守二個土窟子一。謂三水專在二レ此一。今人類以二土窟一爲二江河一。不三自知二其爲一レ汚。可レ長嘆一哉。

又曰。英雄之主。所三以有二天下一。只是立二得志一定。見二得大利害一。如今學者。只是立二得志一定。講二究得義理一分明。

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如日之升。群邪自息。

仲思問敬者德之聚。朱子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

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夫四子六經。及名儒確言。我之所以開茅塞者備。奚有斯器而不知自用。亦守武庫之吏。

疇昔之善不可恃。今日之過當察。

知過亦不易。當其乘快乘喜之時。最不自覺了。

見識明透。議論平實。不騖虛高。不墮陳腐。

義理精詳。文字簡明。勿爲細碎。勿爲忽略。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孟子蓋自道也。

朱子曰。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沈迷而不返。聖人爲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爲禽獸而已。蓋人爲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別。

又曰。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眞實道理。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覸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爲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之大病。

或曰。今之說ㇾ經者。皆徵ニ諸古言一。子乃斥以爲ㇾ妄。何也。曰。取下其近ニ似己說一者上以爲ㇾ徵。是援ㇾ古以合ニ諸己一耳。何徵之有。余視ニ今之爲ㇾ說者一。皆大原弗ㇾ明。大本不ㇾ立。信ㇾ口是ニ非古今一。自以爲ㇾ得。譬猶下病ㇾ狂者。見ㇾ人輙評ニ其容色一。品ニ其衣服一。而啾然謾罵上。由ニ無ㇾ病者一觀ㇾ之。可ㇾ笑可ㇾ痛之甚。

今人類不ㇾ知ニ道爲ニ何物一。區區佔畢以爲ㇾ學。白首紛如。莫ニ之能曉一。是以其所ㇾ爲ㇾ說者。人人殊。家家異。一是一非。互相齟齬。譬ニ諸三軍無ㇾ律。兵士各自爲ニ屯營一。自ㇾ非下有ニ一名將一爲中之約束上。安得ㇾ使下其左右前後。皆中中規矩繩墨上乎

董子曰。師異ㇾ道。人異ㇾ論。百家殊ㇾ方。指意不ㇾ同。臣以爲諸不ㇾ在ニ六藝之科。孔子之術一者。皆絕ニ其道一。勿ㇾ使ニ並進一。漢之于ㇾ古。若ㇾ彼其近。而時論乃爾。況地之相去。世之相後。若ㇾ此其遐也。則邪說之盛ニ于今一。不ニ亦宜一乎。

探ㇾ隱求ㇾ僻。矜ㇾ奇誇ㇾ博。曾不ㇾ明ニ義理一者。今之所ㇾ謂古學也。剽竊綴拾。斷爛成ㇾ篇。傲然衒ニ耀後生一者。今之所ㇾ謂古文也。依ニ人墻下一。拾ニ人唾餘一。曾不ㇾ能ニ自立一者。今之所ㇾ謂篤學也。其儀無ㇾ愆。其言有ㇾ章。宛然虛飾之安者。今之所ㇾ謂篤行也。

有ㇾ正有ㇾ邪。有ㇾ眞有ㇾ妄。非ニ學問思辨一。何以辨而明ㇾ之乎。有ニ氣質一。有ニ人欲一。種種病痛。非ニ篤行ㇾ之。何以勝而去ㇾ之乎。

聲色臭味。前途之嶮甚。誰能爲ㇾ我禦ㇾ寇。曰敬。

仁齋以二四端一爲レ性。以二仁義一爲二德行之名一。渠平生最崇二孟子一。而其說如レ此。亦可二長歎一。

仁齋端本之說。可レ謂レ不レ識レ字矣。

茂卿曰。仁義道德之說盛。而道益不レ明。近世之弊。或難レ謂レ不レ然。然其欲三因以掃二盡之一則甚矣。世衰道微。禮樂掃レ地。學者舍二仁義道德之說一。而何以哉。故明レ之又明。禮樂之情可レ窺。脩レ之又脩。德義之門可レ入。至下其以レ道爲二先王所一レ作。及聖人不レ可二學而至一等說上。則眞寐語耳。不レ足二深辨一。

茂卿曰。物以レ世殊。世以レ物殊。得レ之。曰。縣二一定之權衡一。以歷二詆百世一。謬矣。所レ謂物者制度也。權衡者義理也。嘗謂二義理亦以レ世殊一乎。

徂來功利爲レ學。其說及二聖賢之道一者。所レ謂緣飾而已。行二弑逆一者。以二湯武一爲二口實一。挾二覇術一者。以二仁義一爲二奇貨一。其術亦舊矣哉。

樂記曰。禮者理也。又曰。理之不レ可レ易者。徂來訓レ理爲レ治。其强說如レ此。

郊特牲曰。禮之所レ尊。尊二其義一也。失二其義一。陳二其數一。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レ陳也。其義難レ知也。知二其義一而敬守レ之。天子之所三以治二天下一也。今之典故家。皆失二其義一陳二其數一者也。徂來所レ謂先王之道者亦似焉。

語云。夢中之有。有無俱無。非中之是。是非俱非。善哉。今人類夢中說二有無一。非中說二是非一。莫レ不三斷然曰二聖人之道云云一也。殊不レ知由二識者一觀レ之。都是妄而已。

者一混看上

李泌對二德宗一曰。君相不レ可レ言二天命一。蓋君相所二以造一命也。鄴侯之見亦卓然。

令狐潮說二張巡一以二天道一。巡乃答曰。君未レ識二人倫一。焉知二天道一。此漢唐儒者所レ不レ能レ言。而睢陽圍中。忽然聞レ之。嗚乎張公。何其識之明至二于此一也。余每レ覽三其且レ死。衆或起或泣。曰。安レ之。死乃命也。顏色不レ亂。陽陽如二平常一。未四嘗不三三二歎其知レ天安レ命之深一。

天命性道敎。一以貫レ之。曰理。

敎是修レ道之敎。道是率レ性之道。性是天命之性。故順レ敎而行。即配レ命也。

敎如何可二以明一レ之。曰究理。究理如何爲レ之。曰讀レ書講レ義。讀レ書而不レ講レ義。失二之汎濫無用一。講レ義。而不レ讀レ書。失二之固陋寡聞一。

性命之說。古經自具。後儒猶不レ能レ曉二其義一。程朱爲二之分斷一始明。今人或疑下其與二古言一不上レ同。不レ得二其義一。而徒求二諸言一。知三言有二古今一。而不レ知三義無二古今一。膠レ柱守レ株。是其所二以不一レ免レ疑也。

先王之時。說レ性則性。說レ仁則仁。人固無レ疑二此等名義一。自二周德衰一。諸子橫議。亂レ名之說競起。於レ是孟子與レ之辨析。以示二正義所一レ在。其言明切。後之識者不二敢不一レ信。今人又有下疑乙孟子之言不甲レ似二孔子一者上。與三夫疑二程朱之說不一レ同二孔孟一。皆見二牝牡驪黃一。而不レ見二其神一也。故知丁孟子之所下以不上レ同二孔子一。與丙程朱之所乙以不甲レ同二孔孟一。而後始知三其所二以同一。

蹈去正者。見得實。蹈去不レ正。見得未レ實。好レ義之人。喜責レ人。是所レ好未レ眞。眞好レ之者必不レ然。當時有レ爲而言

或人問レ兵。余曰。須二先讀一レ易。其道師之貞盡レ之矣。其變可三以之二六十四卦一。觀二其所一レ變。以知二其所一レ用。成敗利鈍。亦自取レ之耳。曰。孫呉如何。余曰。好レ弄二凶器一。非二君子所一レ講也。

進不レ求レ名。退不レ避レ罪。惟民是保。而利二於主一。此孫子之言。可レ入二聖賢之書一。或云。利字猶是戰國口氣。

岳武穆曰。陳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二乎一心一。旨哉此言。非二獨兵一也。君子之道皆然。

宋之征二江南一也。其事其言皆可レ誦也。非二藝祖之賢。曹彬之能一。何能如レ是乎。捷至之日。不レ爲レ喜而爲レ泣。苟推二此心一以臨レ之乎。天下不レ足レ定。

陸稼書曰。史稱二曹武惠宋良將第一一。及レ考二之史一。其開國元勳。固自掀揭。然猶有二及レ之者一。至下於善戰レ下。不三妄殺二一人一。不二自矜伐一。不二冠帶一不レ見レ吏。平生未三嘗言二人過失一。則類非三諸將之所二能及一矣。然則謂三之爲二宋良將第一一。不二亦宜一乎。

漢武賑レ飢詔云。仁不レ異レ遠。義不レ辭レ難。亦名言。

東萊曰。大臣之位。百責所レ萃。震撼擊撞。欲二其鎭定一。辛甘燥濕。欲二其調齊一。槃錯棼結。欲二其解紛一。黯闇汚濁。欲二其茹納一。自レ非三曠度洪量。與二夫患レ失乾沒者一。未三嘗無二翩然捨去之意一。書經說。

陸宣公曰。人事盡處是謂二天理一。所レ謂天理即是命字。故字義引二之命字條下一。不レ可レ與二程子所レ云

今世之學。非レ雜則陋。類屬二無用一。胡子之言。可レ不レ思乎。

羅景綸曰。學不レ必レ博。要二之有用一。仕不レ必レ達。要二之無一レ愧。學而無レ用。塗車芻靈也。仕而有レ愧鶴軒虎冠也。余謂。學而無レ用。所レ謂雜也。不レ可レ謂二之博一。羅氏之言有二抑揚一。

朱子曰。大抵爲レ學。雖レ有二聰明之資一。必須下做二遲鈍工夫一始得上。既是遲鈍之資。却做二聰明底樣工夫一。如何得。此是學者之通病。吾輩可レ不二自警一乎。

家語曰。道者所二以明一レ德也。德者所二以尊一レ道也。肇謂。明レ德不レ以レ道。則德亦不レ正。尊レ道不レ以レ德。則道亦不レ立。

義精則行益勉。行勉則義益精。所レ謂明勤相資也。

舜亦人。吾亦人。人則性同。性同則道同。故曰。人皆可三以爲二堯舜一。聖賢固不二吾欺一也。但曰二自心即成二舜堯一則妄而已。

蔡九峰曰。聖固未レ易レ爲也。狂而克念。則作二聖之功一。知二所レ向方一。肇謂。以レ理言レ之。人皆可二以爲一レ聖。以レ學言レ之。百二千其功一。而後可二以庶幾一也。故無下不レ可レ爲レ聖之人上。亦無二一跳即至之理一。若二即心即聖。即身即伏羲等說一。皆是邪誕無實。

力レ學勉レ行。自レ卑而高。自レ近而遠。銖銖積レ之。寸寸進レ之。無二一時之間斷一。無二一事之放過一。至二于斃死一而後止。聖學之方唯此而已。

眼前一條正路極平易。人不レ能二見得一者。亦不レ用レ明也。

待流行説。須二類推而知一。

或問。土石亦有レ性乎。曰土石雖レ無二知覺一。亦有レ性有レ氣。氣者質之氣。性者質之性。其質既頑然。雖レ有二性氣一。亦不レ能二知覺一。也

陽氣去。而精血凝結。精血自有二精血之氣一。是非二陽氣一。陽氣即生氣。

或曰。桂椒之類。生氣既絕。其氣益烈者。何也。曰是精之氣。非二陽之氣一也。然謂二之氣一則亦屬レ陽。所レ謂陰中之陽也。

以レ人言レ之。男精是陽。女血是陰。以レ天言レ之。氣是陽。精血皆是陰。

水之就レ下。是其自然。循二其自然一而流。是爲二當行一。火之炎上。是其自然。循二其自然一而燃。是爲二當行一。若夫水之逆流。火之下衝。是爲レ失二其當行一。自然性也。當行道也。

羅整庵曰。道心性也。性者道之體。人心情也。情者道之用。此其謬見。以二其理一分殊之説一。一概安排出來。畢竟未レ免二時弊一。

朱子曰。如三人知二饑渴寒煖一。此人心也。惻隱羞惡道心也。肇謂。惻隱羞惡。由二義理一而發。饑渴寒煖。由二形氣一而發。義理故曰レ微。形氣故曰レ危。整庵不レ達。妄議二先賢一。亦見二理氣之分難一レ明。

認レ氣爲レ理。認レ心爲レ性。其學皆歸二于虛無寂滅一。其弊皆至二于無父無君一。又有下喜説二活字一者上。以二其嫌一於虛無寂滅レ也。是其意最可レ惡。

胡子知言曰。學欲レ博。不レ欲レ雜。守欲レ約不レ欲レ陋。雜似レ博。陋似レ約。學者不レ可レ不レ察也。肇謂。

道心理之發也。人心氣之發也。陸王只認二人心一。而不レ識二道心一。故隨レ氣隨レ欲。猖狂妄行。自以爲二自然妙用一。吁背レ聖違レ道。孰甚二乎此一。吾何得レ不二辨而闢一レ之。

德之不レ脩。學之不レ講。聞レ義不レ能レ徙。不善不レ能レ改。是聖人之憂也。幽靜玄默。獨務二全其虛靈一。是豈儒者氣象耶。

太極理也。理無二形象一。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象山以二神識一爲二太極一。神識氣也。不レ可レ謂レ無二形象一。故不レ取二周子一。世之輕俊子弟。弗レ究其本一。妄誹二周子一。可レ歎之甚。

世又有下未二嘗讀レ書究一レ理。而徒以二致格一藉レ口者上。所三以生二黜儒之變一。

虛心觀レ理。可二以明一レ善。義理治レ心。可二以誠一レ身。

在レ天謂二之命一。在レ人謂二之性一。在レ物謂二之理一。合而言レ之。道也。唯學可二以明一レ道。故曰究レ理盡レ性。以至二於命一。

鼂文元平生不レ喜二術數之說一。術者以二三命一語レ之。公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レ天不レ憂。知レ命也。推レ理安レ常。委レ命也。何必逆計二未然一乎。可レ謂二知レ命君子一。

眞西山曰。讀レ易。論二陰陽一處。先要レ認三箇流行與二對待一。如二夫乾出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一。是對待的也。如下闔レ戶謂二之坤一。闢レ戶謂二之乾一。成レ象謂二之乾一。效レ法謂中之坤上。則又是流行的。對待則所レ謂交易也。流行則所レ謂變易也。一陰一陽之謂レ道一章。適以二流行者一言也。如二仁陽知陰。若能溥博淵泉。而時出一レ之。則是君子之道。得二太極之全一也。亦流行者也。對

究理未究至極處。其見猶爲不免乎安。學者須求至究竟處。

不虛心不可以明理。不平氣不可以接物。非以虛平爲道。而進道必自虛平始。

朱子曰。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肇謂。事物當行之路。本自坦夷明白。陸王之騖高。俗學之務外。皆坐不能虛心順理故也。

魯齋許氏曰。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要所以然與所當然。肇謂。本原不著焉。義則幾乎拘。末流不察焉。命則幾乎息。二者並不存。是謂無義無命。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聖門之學。可謂云爾而已矣。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非深造之。何能與乎此。陸王乃外此而求夫高堅者。故其所謂悟者。又只悟得無義無命耳。

虞書有精一之訓。論語有博約之敎。以至於大學格致誠正。中庸明善誠身。孟子知言集義等說。其言皆一轍。可見聖門之學。外此而無可求。

陸王之學。唯主無適無莫。至于義之與比。則欠却了。

陸氏以德性爲說。然亦其家言耳。與子思所說。本不相似。此其所指不過心字也。學者須辨其爲假借。

觀理於天地。而後道可得而明焉。觀理於心身。而後仁可得而言焉

心一而已矣。而有道心人心之分。陸王之學。全不察於其分了。

伏羲作ニ八卦一。文王增ニ其辭一。斯皆究レ神知レ化。豈徒特行レ善而已乎。偉長之言。近レ理如レ此。而其論終歸ニ于功利一。亦是知之所レ雜。

天之動靜爲ニ陰陽一。其所ニ以動靜一之理爲ニ大極一。寤寐作息者。人之動靜也。其所ニ以寤寐作息一之理者。性也。性人之大極。故一語一默。莫レ非ニ大極之所一レ爲。

闔闢是氣。氣非レ理。理只指三其所ニ以闔闢一。故曰ニ無極一。曰ニ無聲臭一。皆言三其無ニ形氣可一レ見而已。若認ニ元氣一爲レ理者。是老禪之遺。

自ニ未レ闢之前一而言レ之。謂ニ之所レ當レ闢之理一。自ニ既闢之後一而言レ之謂下之所ニ以闢一之理上。當與ニ所以一只是一理。非レ有レ二也。

闔闢者。天地之始終。動靜者天地之作息。

天以ニ此理一動靜。人以ニ此理一作息。

言行人事也。其儀天理也。出王游衍。其可レ忽諸。

道亦器。器亦道。斯語極有ニ深意一。勿下以ニ亦字一爲中即字上。吳廷幹乃云。理即氣。氣即理。非下特不レ達ニ伯子之旨一。其究必至ニ以レ心爲レ道。明儒鹵莽。大抵如レ斯。

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非レ有ニ實見一。何能知レ之。曲禮小儀。皆是至理之所レ寓。

程子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肇謂。學者求レ明ニ此理一也。故究理必求レ究ニ其極處一。其未レ究ニ極處一。不レ足ニ與言一レ中。這般說話。不レ得ニ易易讀過一。

仁齋之説性。可謂見流而不知源。

朱子曰。呂舍人記。伊川説。人有三不幸。以爲有高才能文章。亦謂之不幸。便是這事乖。少間盡被這些子能解擔閣了一生。便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會得。筆下便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被人扛得來大。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問。少間傳得滿鄉滿保。都是這般種子。横渠有一段說。人多爲人以前輩見處。每事不肯下問。壞了一生。我寧終是不知。此段最好看。仁齋徂來。皆坐此病。後生初學須顧而思之。否則又將蹈夫覆轍。

今世學者。多不知學成何事。皆被伊物瞞過而然也。

東坡曰。荀卿者。喜爲異説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可謂善論荀子矣。

徐幹中論曰。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内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近世學者率多此類。求師者。實不容不擇焉。

又曰。或問曰。士或明哲究理。或志行純篤。二者不可兼。聖人將何取。對曰。其明哲乎。夫明哲之爲用也。乃能殷民阜利。使萬物無不盡其極者也。聖人之可及。非徒空行也。智也。

曾南豐曰。言二道德一者。矜二高遠一而遺二世用一。語二政理一者。務二卑近一而非レ師レ古。此論二漢學之失一。而近世之獘似也。

又曰。論二道德之旨一。而知二應レ務之非一レ近。議二從レ政之體一。而知二法レ古之非一レ迂。此論二宋學之得一。南豐之言。近レ理如レ此。

天理人事。本是不レ二。若求二理事外一。則理亦虛空底。

無二無理之事一。無二無事之理一。釋老所レ謂理者。本是他物。故必求二諸無レ物處一。學者勿二以レ名誤一レ實。

名同。實與レ我異者。釋老所レ謂道理。實同。名與レ彼異者。陸王所レ謂學問。允按、我指レ儒、彼指二釋老一

才之銳者。多歸二陸氏一。見之實者。必宗二朱氏一。才之銳者。見易レ虛。見之實者。才自優。

尹和靖曰。體用一源。顯微無レ間。此是易傳最切要處。李延平曰。尹說固好。然須下是看二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都有二下落處一。方始說中得此話上。若學者未二曾子細理會一。便與レ他如レ是說。豈不レ誤レ他。朱子曰。余聞レ之悚然。始知二前日空言無一レ實。全不レ濟レ事。自レ此讀レ書。益加二詳細一。此言可下以一中針世之喜二騖虛高一者上。

陸王者。告子之流。而精妙不レ啻二一層一。原佐茂卿者。荀子之流。而狂妄不レ啻二百倍一。

今人看二原佐茂卿初年所レ著文字一。以爲皆嘗學二程朱一者。是猶下瞽者說二錦繡之美一。而喃喃不上レ已。衆盲信レ之。其有レ目者笑レ之。

蘐園隨筆之闢二原佐一。多是推レ波助レ瀾。縱レ風止レ燎。孰謂三東人之子。讀二程朱書一乎。

足利氏之逆。而相傳十餘世。亦天未㆑定也。足利之世、天下無㆓三日之安㆒

足利之業。興㆓于直義㆒。足利之惡。極㆓于直義㆒。

足利叛。而楠公忠誠始見。宜矣中興之業。終歸㆑不㆑振也。

小人之跡。或混㆓于順境㆒。君子之眞。獨見㆓于逆境㆒。

世之可㆑惡者。莫㆑甚㆓乎似而非者㆒。誤㆑國亂㆑世。其源由㆑此。

治亂時也。窮達命也。出處不㆑易㆓其志㆒者庶幾矣。

道也者。天地公共之理。人得㆑之爲㆑性。聖人修㆑之爲㆑敎。禮樂刑政。何物是不㆓實理㆒學者須㆓見得透徹㆒見得透徹。禮樂刑政皆是生氣活脉。見得不㆑透。禮樂刑政。皆是枯枝墜葉。

禮樂刑政。敎之大也。洒掃應對。敎之細也　敎即道。道即性。徹頭徹尾。只是如㆑此。與㆘彼以㆓神識㆒爲㆑眞。戒行爲㆑假。而二㆓其本㆒者㆖。原弗㆑同也。陸王諸先生。視㆓我所㆑謂敎者㆒。如㆓彼所㆑謂戒行者㆒。故信㆑口說出。肆然不㆑顧。此其病根可㆓以見㆒耳。嗚呼道者實理之名。豈可㆔以命㆓神識㆒乎哉。

程子曰。聖人本㆑天。佛氏本㆑心。上蔡謝氏曰。釋氏之論㆑性。猶㆓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㆓儒者之論㆑意。二先生之言。可㆑謂㆑究㆓其根本㆒矣。他人所㆓排擊㆒。則不㆑過㆓皮毛㆒而已。

天曰㆓元亨利貞㆒。人曰㆓仁義禮智㆒。理本亡㆑二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品㆓節此理㆒。而己無㆑與焉。所㆑謂聖人本㆑天者謂㆑此也苟能通㆑之。則彼以㆑心爲㆑本之非。不㆑辨而可㆑知矣。

漢人之說易㆓過高㆒。國人之論易㆓卑近㆒。俗使㆓之然㆒歟。

孫叔敖之兩頭蛇。庾元規之的盧。古今以爲二美談一。余謂。是稱二其德意一則可。道理當レ如レ此則未也。夫敬勝レ怠者吉。怠勝レ敬者滅。故人苟操存無レ間。則妖焉得而入焉。況二物之害レ人。本無二此理一。叔敖小兒。元規俗士。不レ通二物理一。乃作二此按排一。豈足二擧論一乎。

延平先生曰。讀レ書者。當乙知下其所レ言莫上レ非二吾事一。而即二吾身一以求甲レ之則凡聖賢所レ至。而吾所レ未レ至者。皆可二勉而進一矣。若直求二之文字一以資二誦說一其不レ爲二玩物喪志一者幾希。吾人讀レ書。苟能以レ此自勵。則何患二乎其不一レ進。

荀子之辭。蔓而無レ統。楊子之學。諒而弗レ貞

法言中說。皆摸二擬論語一。而文中子之言。較精二於子雲一。至二乎書虎之譏一。則並不レ免。

韓爲二宗匠一。柳爲二名匠一。歐之從容可レ仰。蘇之才氣不レ可レ學。

昌黎之言。雖レ有二疎處一。其文是儒者之文也。柳州之文雖レ如二精緻一。其說是老釋之說也。六一是昌黎之流。而其說乃迫隘。眉山是柳州之流。而其說雜二縱横一。

眉山之文縱横。而其說亦縱横。以二縱横之文一。寫二縱横之說一。宜乎時人爲所二說倒一。其所レ主者禪。而又雜以二縱横家言一。禪以レ理爲レ障。縱横家以レ義爲レ拘。不三折二衷理義一。任レ意寫去。宜乎蘇文之愈出愈肆。

人衆者勝レ天。天定亦能勝レ人。斯語人之所二喜誦一。而實知二天之可一レ順者寡矣。故其動也。唯是人欲。

平相國之暴。全二首領一以沒者。天未レ定也。子孫覆亡不レ旋レ踵者。天既定也

朱子曰。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レ定之經。

德盛者興。德衰者亡。天之常經也。湯武之放伐。亦莫レ非レ天。其謂二之權一者。自レ人言レ之。然天人一理。畢竟是經。

孫卿云。聖人之有二天下一。受レ之也。非レ取レ之也。南齊書。

比九五所レ謂顯レ比者。論語所レ謂周也。同人于レ野者。論語所レ謂和也。以二比同一名レ卦。本與二論語一異矣。易汎然言レ之。而論語則直指二其自私處一。

有レ孚威如者。家人之吉也。嗃嗃嚴厲。獨九三之吉。未レ可三以爲二恆久之道一。

君子貞而不レ諒。中孚所二以言一レ貞。若信而不レ正。是匹婦之諒而已。

古之言二吉凶一者。正與レ德配。今也專以爲二禍福之名一。德有二善惡一。吉凶之所二以分一也。禍福命也。豈徒求而可レ得乎。

易說二貞凶一。不レ說二不貞吉一。聖人之意可二以見一矣。

朱子曰。橫渠云。聖人不レ敎二人避レ凶而趨一レ吉。只敎下人以二正信一勝上レ之。此可三以破二世俗之論一。

剛過則悔。柔過則吝。剛柔相濟。唯其時焉耳矣。

本義不レ作。易道不レ著。朱子之功大矣。

凡事當レ爲則爲。不レ當レ爲則不レ爲。顧二其義如何一而已。不下必每每問二諸卜筮一而後行上也。世間易學者流。及諸術數家之說。咸藉二口聖人一。聖人豈事事而筮レ之乎。筮不レ可二容易一。

事物理明。胸襟自豁。存養功熟。氣象自高。

胸中灑落。光風霽月。實是有道者氣象。狀得最妙。磊磊落落。日月皓然。實是大丈夫行事。勒雖レ未レ足レ當レ之。其言亦可レ取。

薛敬軒曰。大丈夫心事。當下如二青天白日一。使中人得而見上レ之。可也。

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レ人同。非二知レ道者一。誰能與二於此一。

循二事之理一而應レ事。循二物之理一而接レ物。更求二何事一。薛文淸曰。觸レ目皆物。物識二其理一。所レ謂眼底無二全牛一也。

道者人之所二由行一。致レ知者致レ知此也。力レ行者力レ行此也。

知貴二乎精一。故物物而格レ之。行貴二乎篤一。故事事而力レ之。

知行廢レ一則非レ學。學者須三先會二此二字一。

知行二字。今人亦皆言レ之。而究二其說一。則竟不二了了一。見下其不三實用二力於此一。

有二認レ物以爲レ道者一。其學日廣。而其志日散。有二論レ道而遺レ物者一。其說日高。而其行日猖。

終身讀レ書。而不レ知三道爲二何物一。竭レ精作レ文。而無レ益二于天下事一。今人之學。今人之文。大率如レ此。

爲レ學而不レ知レ道。學亦徒爲。作レ文而不レ中レ用。文亦徒作。

不レ明二義理一。隨二氣所一レ變而去。吾不レ知三其所二底極一。

當レ變而度二其宜一爲レ權。順二其宜一而處レ之爲レ義。既處レ之。可二以爲一レ法。又爲レ經。總是順レ理而已。

出レ門如レ見二大賓一。使レ民如レ承二大祭一。敬只是如レ是著二工夫一。虛二著此心一。隨動隨靜。無二時無二處不レ致二其戒謹恐懼之力一。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二箇戒謹恐懼四字一。已是厭得重了。要レ之只是畧綽提撕。令二自省覺一。便是工夫也。朱子答二潘子善一書。

祭統曰。心不二苟慮一。必依二於道一。手足不二苟動一。必依二於禮一。

祭如レ在則在。不レ如レ在則不レ在。神豈可下以二有無一說上耶。神之格思。不レ可レ度思。矧可レ射思。只合レ竭二其誠敬一。

惑二於鬼神一者。理之不レ明也。侮二慢鬼神一者。誠之不レ存也。明レ理存レ誠者。能敬而遠レ之。

既曰二敬而遠一レ之。又曰二體レ物而不一レ遺。何也。敬而遠レ之。事二鬼神一之義也。體レ物而不レ遺。則直指二鬼神之德一。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於物魚躍。唯有二此理一。故有二此化一。

有二天地一斯有二天地之理一。有二人物一斯有二人物之理一。萬事萬物。無二適而不一レ然。詩云。有レ物有レ則。

飲食物也。味則也。人莫レ不二飲食一。鮮二能知一レ味。所三以有二過不及之弊一。一句盡レ之。

世間多少惡事。只是過與二不及一耳。中字難レ看。初學且取二過不及一一看。便見二其不好處一乃知三事事必有二箇中在一。

中只是事理恰好處。恰好二字非レ難レ看。而見二得其恰好處一則寔難。從二事格物之學一者知レ之。

禮底一。有二義底一。而又各有二厚薄純駁一。氣禀萬殊。須三類推而知一。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所二以然一。性也。性之理微。人難二得而知一焉。聖人乃立二之名一。曰二仁義禮智一。

元亨利貞。聖人之所三以名二天道一。仁義禮智。聖人之所三以名二人性一。天不レ違。而人則違焉。可レ不レ愼哉。

父行三其所二以父一。子行三其所二以子一。是人之別二於禽獸一也。父而不レ父。子而不レ子。是聚麀之類。須レ知三其所二以爲一レ人。人而不レ知三其所二以爲一レ人。其謂二之禽獸一。亦不レ誣。

知レ之一日。一日猶二百年一。無知百年。謂二之醉生夢死一。長亦何益。朝聞夕死。不二亦可一乎。

同居之人。一朝相別。一則東。一則西。異日互爲二千里外人一。所レ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者爾。

堯典是乾道。舜典是坤道。君相之職。觀二于二典一。而可レ見矣。

猷黜二乃心一。無二傲從一レ康。（盤庚）克永觀省。作二稽中德一。（康誥）此二語可三以銘二于座右一。

旅獒曰。不レ役二耳目一。百度惟貞。蓋敬則不下爲二耳目一所上レ役。不レ敬則爲二之役一。學者須三先理二會敬字一。百度自正矣。

或問。主レ敬只存二之於心一。少寬二四體一。亦無レ害否。朱子曰。心無レ不レ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レ待二十分著一レ意安排一。而四體自然舒適。著レ意安排。則難レ久而生レ病矣。

持レ敬。譬如レ御レ馬。放亦不可。緊亦不可。

性者誠而已矣。五常其目也。誠即大極。五常即五行之理。

性即理。分而言之。惻隱之理是仁。羞惡之理是義。辭讓之理是禮。是非之理是智。譬諸水。四端其泉。百行萬事。其江河湖海。江河湖海。只是水。百行萬事。只是理。

父子君臣。物也。父之慈。子之孝。君之仁。臣之敬。則也。有物必有則。則即道。道即性。

理者氣之性。性者物之理。理猶則也。則即天地之性。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義者我之所以爲我。

生之者。天之心。愛之者。人之性。有斯心故能生。有斯性故能愛。

成己成物。仁斯至。舍己從人。智斯大。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君子胡不自强。自强不息。是所以配命也。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有守者能之。貧而樂。富而好禮。所謂匪夷所思。

無諂無驕。求仁者也。樂而好禮。安仁者也。

積而能散。富可以保也。過而能改。德可以進也。

吝于貨財者。不恤傷人。吝于改過者。不恤自傷。吝而不已。終爲凶人。可不察哉

順理而言。言有物也。順理而行。行有恒也。是可以治家。家人象

卦是官。爻是官人。卦是政。爻是事。

繼之者善。命也。成之者性。性也。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日用不知。氣禀也。又有

素餐錄

伊豫　尾藤肇志尹著
門人　讃岐　尾池允謹校

大極理也。陰陽氣也。理無レ形。故曰。無極而大極。氣有レ象。故曰。動而生レ陽。靜而生レ陰。

大極天之性。性人之大極。

大極理也。兩儀四象氣也。八卦氣之成器也。六十四卦。成器而動也。觀レ之可三以見二天地之性一。可三以知二萬物之理一。

萬物是五行之生成。五行是陰陽之變合。陰陽是一氣之動靜。原レ始反レ終。唯是此氣。更無二理之可一レ指。如何看二得所レ謂大極云者一。程子嘗說。所二以陰陽一是道。須三理二會此所以字一。不レ然終是不レ知二大極一。

天無レ外。道之所二以無一レ外。天無レ內。道之所二以無一レ內。

道是天之所二由立一。天是道之所二以行一。

天是道之形體。道是天之性情。

道只是此氣之所二以然一。與レ所レ當レ然之理。非三氣外更有二一物一。

所二以然一。是天命之性。所レ當レ然。是率レ性之道。

道之多岐也。學之多方也。非ニ辨之之明一。何以獲下識ニ正路ニ而不モ差乎。余少惑レ于ニ伊物一。又溺レ于ニ陸王一。出レ彼入レ此。不レ知レ所レ止。歲之及レ壯也。而始與ニ聞洛閩之說一。乃顧ニ其初一。悚然自悔。是以當時與レ人談。輙多ニ斥レ邪明レ正之意一。嘗手ニ記其言一。爲ニ小冊子一。名ニ素餐錄一。以ニ其隱居無事。乃成ニ成斯書一也。今玆辛亥命入ニ國學一。教ニ督諸生一。因出ニ諸篋中一。以示ニ有レ志者一。亦欲下其早知ニ正邪之分一。而無中若レ吾之貽モ悔也

二洲尾藤孝肇題

崧按。長野孟確序所レ謂此書先生中年所レ著也。及二晩年一學識益高。則其論說不レ無二異同一。然大概原レ於二此書一者。恐不レ然也。先生之於二此書一。用レ心最久矣。雖二中年既成一。其不レ稱レ意者。隨見隨改。未二嘗措一也。信如二孟確言一。則似下此書義未レ盡。而別有二精微論一者上。恐讀者或惑焉不レ可二以弗一レ辯。亦老耄過慮耳。明者請擇レ之。

天保九年戊戌春　　門人　伊豫　近藤崧識

序

素餐錄一卷。先師二洲先生中年在二浪華一時所レ著也。晩年就三徵於二征夷府一。奉レ命掌二敎昌平學一。時學益熟。識益明。所レ見雖下與二中年所一レ論說上。不レ無二異同一。然跡二其所一レ底。大概靡レ不レ原二於此書一。淸陸稼書著二讀朱隨筆一。識趣甚美。今讀二先生所一レ著。與二陸氏隨筆一。殊レ途而同レ歸。問二其人一。則東西異レ域。相達萬里。何其不二相謀一而相合也。然陸氏之書。止レ於三參二考朱子全書一。至レ於二先生所一レ著。雖二一小册子一。其所二論辯一。剖析甚宏遠。文辭亦簡淡古奧。於レ是陸氏遜二先生一。猶二驂之靳一也。陸氏在二淸初諸大儒中一。德望最隆。先生能駕而上レ之。然則先生之學之識。豈不二亦偉一哉。後之君子。善讀二此書一者。自知二余言之非一レ阿二其所一レ好矣。

天保歲次丙申仲秋

門人　長野確謹書

の忌憚る事なき者は、又世人のそしりをかへり見ず。是、君子の自信とは、同日の談にあらず。

五常訓 終

○孔子曰、信則人任。信實にして言に僞なければ、一たび約したる事、其首尾たがはず。故に、人たのもしく思ひて、打まかせてうたがはず。是、人任ずる也。もし信ならざれば、約ちがひて、其いへる事朝夕にかはりて、たのもしげなし。なんぞ任ぜんや。

○凡君の臣にまじはり、國人にまじはり、朋友の相まじはる、吏人の民に對する、皆信あるべし。信なければ、人の交の道たえて、行なはれず。たのみなければなり。

○道を信ずる志は、專一にしてあつかるべし。厚からざれば、あなたこなたに志うつりて、道を守る事堅固ならず。得る事あれども、必ず失なふ。然れば信なければ、初、道をこのむといへども、終をたもちがたく、巧言にまよひて、邪道におち入りやすし。誠レ之者、人之道也。誠レ之之道は、道を信ずる事篤きにあり。道を信ずる事篤ければ、行レ之果す。果すとは行なひとぐる也。行レ之果せば、守レ之固しとは、道を守る事堅固にして、失なはざるなり。道を信ずる事篤からざれば、道行はれず。利欲にひかれ、外物にうつりて、道を守る事堅固ならず。道を信ぜずして、守る事堅固ならずば、萬の才能ありとも、見るにたらず。是、學者のおもんずべき所なり。

○自信とは、みづから道を信ずる事あつくして、其守る事堅固なるを云ふ。たとひ、世の人こぞりてわれをほむるとも、我に善なくんば、よろこぶべからず。世の人こぞりてそしるとも、我にあやまりなくんば、うれふべからず。故に、淮南子に、自信する者は、誹譽を以て遷るべからすといへり。いにしへの聖賢も、小人の誹をまぬかれ給はず。今の人、衆人の誹をおそれられふべからず。然れども、小人

と我とは二物なり。信實を以て交はれば、互に感通して道行はる。若、信なくして人に交はらば、我人にまことなく、人我を信せず。彼と我と感通せず。何を以てか道行れんや。

○子路無レ宿レ諾とは、一たび行はんと、心にうけごひたる事は、延引せず、すみやかに行はれしとなり。是、信ある所なり。

○信は心に誠あるなり。心にまことあれば、言行の上にあらはる。言は行ひをかへり見ていひ、行は言をかへり見て行ふ。是、言行共に信ある也。もし、身に行ざる事を口にいひ、口に云ふ事を身に行はざるは、是、言行共に信なき也。言ふ事はやすく、行ふ事はかたし。故に言をばひかへ、行をば過すべし。是、信を行ふ道なり。

○むかし魏の文侯と云ひし君、明日獵に出んと下知せらる。然るに明日雨ふる。されども、前言をたがへじとて、路まで出てやがて歸られける。是、信を民に失なはじと也。周の幽王は無道の君なり。褒姒と云ふ美女を愛す。此女、笑ふ事をこのまず。或時、隣國に變ありとて烽火をあぐ。烽火は相圖の火をあげて、兵を招きよせんがため也。褒姒烽火を見て大にわらふ。是より褒似を笑はせんとて、烽火をあぐ。兵ども變ありと思ひてあつまれども、其事なし。それより後は、しば〳〵烽火すれども、相圖の火にあらざる事をしりて、兵あつまらず。或時他方より敵せめ來りしに、兵をまねかんため、烽火をしきりにあぐれども、兵ども褒姒がための烽火なりと思ひてあつまらず。幽王ついに敵のためにころされぬ。是民に、信を失なへるなり。

非也。其實なければ此名なし。忠信は即人の誠なり。程子も盡レ己之謂レ忠以レ實之謂レ信といへり。心にある誠を忠とし、言行にあらはれたる誠を信と云ふ。心をつくしてのこさゞるを忠とし、言と行とに實を用ひて、いつはらざるを信と云ふ。

○人をいさむるに、誠あまりあつて、言たらざれば、感通しやすくして、人に益あり。人の心にいかりおこらずして、我にわざはひなし。人をいさむる言は、婉順なるべし。若、誠たらずして、言切直にすぎぬるは、人いかりてわがいさめをうけず。人に益なくして、我に害あり。誠を以て感ずれば、人も亦信じてしたがひやすし。

○朱子曰、人の誠ならざる所、多くは言の上にありと。信をまもるに、言語の上に心を用て、實を以てすべし。

○朋友に交るには、もとより愛敬を用ゆべし。然れども、信なければ、愛敬も僞より出て、誠の愛敬にあらず。顏色をやはらげ、容貌をうや〳〵しくするも、いつはりかざれるは、愛敬とすべからず。

○子曰、人而無レ信、不レ知ニ其可一也。人の心信實なるは、萬事の基にして、人にまじはるの道なり。若信なければ、萬事すべていつはりなれば、人にまじはりて、いかんぞ善なるべき。たとへば、大車の荷車に輗なければ、牛の首に車をかくる事ならず、小車の乘ぐるまに軏なければ、車を馬にかくる事ならず。車と牛馬とは別の物なれど、輗と軏とあれば、是を以て、牛馬に車をかけて引しむべし。若、此ものなくんば、何を以てか車をやるべきや。人にまじはるに、信ならざるも、亦かくの如し。人

合ざる事をうけあはゞ、其不義と不信の輕重を考がへて、宜にしたがふべし。いにしへ、尾生と云者、人と約して、其所にまつに大水出來たれども、約したる所をさらで、ついにおぼれ死す。是、小信にかゝはりて身を失なふ。愚と云ふべし。又、身をすてても信を守るべき事あり。時宜によるべし。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惟義所㆑在。大人は大德ある人也。言に信を期せず、只義をかんがへ行ひて、自信を失はず、となり。

○はじめにうけ合ざるは、しばらく人の心によろこはず、といへども、信に害なし。心よわく、又、氣かるがるしくして、たやすくうけあひ、後に其約違ひぬれば、甚、信に害あり。されど、人のためにはかつて忠あるは、人にまじはる道なれば、なるべきことわりだにあらば、うけ合て心を盡すべし。是、忠厚の道なり。

○誠は實理也。こゝを以て、眞實无妄之謂㆑誠と、程子もいへり。中庸に誠者天之道也といへるは、天道の實理自然に行はるゝを云ふ。聖人の誠も亦同じ。つとめずして自實なる也。又曰、誠㆑之者人之道也といへるは、人のちからを用てつとめなすを誠㆑之と云ふ。是即忠信也。つとめずして自然なるは誠也。つとめて實なるは忠信也。誠は理也。忠信は心也。賢人以下は天道聖人のごとくならざれども、つとめて此誠を行なふは、是、人のちからを用ひて行なふ理なれば、人の道也といへり。誠にあらざれば、天道人道共にだゝず。故に孔子も、主㆓忠信㆒とのたまふ。忠信は人の誠、誠㆑之者人の道といへる是也。程子も、人道は只忠信にあり、誠ならざれは物なしといへり。又古語に五常百行、非㆑誠

ゝざれば、國あやうし。又、尚書に、令出ではこれ行はしめ、そむかしめざれといへり。云ふ意は、法を出さば、初よく思案し會議して、後までやぶれなき法を立べし。一たび下知を出して、法をたてば、後まで其法を行なはしめて、そむかしむる事なかれ。そむく者は、必ずつみに行ふべし。如ㇾ此なれば、いつまでも法立てやぶれず。一たび下知を出して、後まで變ぜざるは、是信也。もし後まで立がたき法ならば、初によく議論して、法を立つべからず。是、始を愼む也。若、下知して後變ぜば、是、上に信なくして、民信ぜず。君に權なくして、法たゝず。

○有子曰、信近ㇾ於義、言可ㇾ復也。いふ意は、人に約して其言をたがへじと思はゞ、初約せんとする時、其人のいへる事、義か不義かをかへり見るべし。義にかなはゞ約すべし。義にそむかば約すべからず。かくの如くすれば、其約違はずして、言ふむべし。言をふむとは、約したる言をふまえて、首尾ちがはざる也。是、信を失はざる道也。老子曰、輕諾者、必寡ㇾ信。云ふ意は、かる〱しく諾こへば、後に其事なしがたくて、約にたがふ事あり。故に信すくなしと也。はじめ約せんとする時、つゝしみ思案して、後をはかるべし。故に古人は然諾を愼むとて、人の云ひかけたる事をかろ〱しくうけあはずして、約をおもくす。其事義にあたりて行ふべく、又、後日に其約ちがふまじき事ならば、うけごひて約し、必ず約を變ずべからず。もし、かる〱しく、うけ合て、後日に其事義にあたらざれは、約を守りがたくして、前言いつはりとなり、信をうしなふ。一たび云ひかはし、約束した事をちがへて、其首尾あはず、いつはりとなるは、是、はづへき事甚し。人にあらずと思ふべし。若、あやまりて義に

なれば、食と信と有レ之、兵粮たくさんにて、士卒萬民上に思ひつかば、兵なくとも、國を守る事堅固なるべし。子貢又問へり。食と信との二の内、やむ事を得ずして一をすてば、何をか先にすつべき。答て曰く、食をすつべし。食なければ民死す。然れども信なくていきんよりは、城を枕にしてうへ死し、打死したらんこそ、本意なるべけれ。いにしへより、死は人の常なれば、うえて死すとも力およばず。人もし信を失へば、人道たゝず。かひなきいのちをいきたりとも、人となるの理、亡びなば、はづべきの甚しきなれば、道ありて死したるには、はるかにおとるべし。もし、信なくて、士卒萬民、上にしたがはば、思ひつかずば、兵粮たくさんにして、莫大の軍勢ありても、用にたつべからず。是、子貢にこたへ給へる意なるべし。又、司馬溫公の曰、信者人君の大寶なり。國は民に保ち、民は信にたもつ。信にあらざれば、民をつかふ事なく、民にあらざれば、國を守る事なし。故古の王者は四海を欺かずと云へり。夫、國は民を以たもつ。民したがはざれば、國ありてもたもちがたし。民は信を以たもつ。上より民をあざむきいつはりて、信なければ、民上を信せずして思ひつかず。民の心をたもちがたし。

○賞罰は必ず信にすと云ふは、功ある人をば、必ず恩賞をあたへ、罪ある者をば、必ず刑罰に行はんと、兼て人に示すは法なり。賞罰は人君の權なり。是なければ善すゝまず、惡こりず。君の權威を失へる也。功あれども賞せず、罪あれども罰せざれば、是、民に信なき也。如レ此なれば、法やぶれて民信せず。善をするにおこたりてつとめず。惡をする事をおそれずして、罰をおかす者多し。かく法た

あり。四時に元亨利貞の四德あり。四德の實にして、萬世までたがはざるは誠也。人に仁義禮智ありて、其内に信わるも、亦、かくのごとし。元亨利貞四時のめぐりの序ちがはざるは、即誠也。天道の春生じ、夏長じ、秋おさめ、冬かくす事、年々同じく、日月めぐり、四時の溫熱凉寒、人物のかたちも性も、萬古より今に至りてかはらず。桃花は年々紅に、李花は年々白きも、皆是、天道のまことたがはざる也。天道にありては誠と云ふ、人に生れ付ては信と云ふ。天にあり人にある理は一なり。

〇仁義禮智の四德は、春夏秋冬の四時になずらへ、信は土用になずらふ。信なければ四德たゝず。一年の功も、春夏秋冬にてそなはりぬれど、土用によりて四時行るゝが如し。木火金水も、土にあらざれば生ぜず。天道誠なければ、元亨利貞の四德たたず。人道も信なければ、仁義禮智の四德行なはれず。誠ならざれば　なしといへるは、是なり。

〇信は身をおさむるのみならず、人をおさめ國をたもつの要也。信なければ、人したがはず。むかし、子貢孔子に國の政をとふ。孔子曰、食を足し、兵を足し、民信レ之。此意は、國をおさむるに、第一には、食のやしなひなければ、民命つゞかず。第二、武のそなへなければ、國土の守なく、敵にあなどりせめられて、民をやすんじ、國を守る事あたはず。第三、上の心に信なければ、民たる者上を信せず。下知法度をいだしても、信なければ、法やぶれて行なはれず。民、上を信ぜざれば、上につかふるに眞實の道なし。凡、此食と兵と信と、三の者は、一もなくてかなはず。子貢又問ふて曰く。必やむ事を得ずして、此三の內一をすてば、何をか先にすつべきや。孔子こたへて曰く、兵をすつべし。いかんと

信

信は、說文曰、誠也、从レ人从レ言。會意、徐曰、於レ文人言爲レ信、言而不レ信、非レ爲レ人也。信の字人偏に言の字をかくは、六書においては會意に屬す。偏旁の意を以て作りし字也。云ふ意は、人の言に誠あらざるは、人にあらず。故に、人の言は必ず信あるべしと云ふ意也。五常においては、心にまことあるを云ふ。口にいつはりをいはざるも、其內にあり。仁義禮智のいつはりなき眞實なるを信と云ふ。信なければ、仁義禮智にあらず。仁義禮智四德の外に、又、信あるにあらず。親によくつかふるは、孝なれど、名聞のためにつとめ、又、親の寵愛をねがひてつとむるは、孝にあらず。君によくつかふるは忠なれど、君の寵をねがひ、官祿をむさぼりて奉公、をつとむるは、忠にあらず。是皆、まことの道にあらず。忠孝にかぎらず、萬事皆かくのごとし。中庸に、不レ誠無レ物といへり。物なしとは、僞て實なき也。おやにつかへ、君につかふるに、まことなくして、右にいへる如くなれば、忠孝にあらず。是物なきなり。萬の事、皆まことなければ物なし。凡、名と利とを求めてする事は、たとひ天下にきこゆるほどの善なりとも、其心眞實ならざれば、私とす。善にあらず。是、物なき也。四德にまことなければ、仁義禮智にあらず。いつはりなり。是、物なき也。人の天より生れ付たる性は、只、仁義禮智の四德なり。此四德にて、人道行なはる。此故に、孟子は、たゞ仁義禮智をときて、信を說き給はず。程子曰、四端不レ言レ信者、既有ニ誠心一爲ニ四端一、則信在ニ其中一矣。これを以て、仁義禮智の外に信なき事をしるべし。信は、天道にて、いはゞ誠也。眞實無レ妄を誠と云ふ。天道に春夏秋冬の四時あり。其內に十二月

○人各長ずる所あり。短なる所あり。長ずる所とは、得たる所也。短なる所とは、得ざる所なり。知者といへども、其得ざる所は、愚者の得たる所には及ばず。もし、得ざる所を以て、知者をそしらば、堯舜も今日の凡夫におとるべし。人をしらずと云ふべし。君子の、人を用ゆるは、良醫の、藥を用ゆるが如し。各、其性をよくしりて、用ゆる事其病に應ず。又、大匠の材を用ゆるが如し。ゆがめるをうつばりとし、直なるを柱として、材すたらず。人を用るに、各、得たる所をしりて用ゆれば、天下に棄れる人なし。皆用をなせり。

〇子曰、不レ患ニ人之不ニ己知一、患レ不レ知レ人也。君子の道は外に求めず。只、わが身に求む。故に、人のわが善をしらざるは、人の不明也。わがうれひにあらず。わが善を行ふは、もとわがなすべき所なり。人にしらせんためにあらず。たとへば、飯をくらつて、わがはらにみちて、飢をたすくれば、人のしらん事を求めざるが如し。人をしらざれば、人の善悪邪正をわきまへず。是、わが不明也。故に、うれふべし。もし、人をしらざれば、其人にあらざるを友として、身をうしなひ、邪人を用ひて、家をやぶり、人をそこなふ。或善人をすてゝ用ひず。凡小人は、わが身を人のしらざるをうれひて、わが人をしらざるをうれへず。すべて、さかさまに工夫をなせり。

〇孟子の、眸子を見るも、知レ人の術なり。眸子とは、人の目のひとみなり。ひとみは人の悪をおほひがたし。人の胸中正しければ、眸子明らかなり。胸中正しからざれば、眸子くらし。人の言の邪正をきゝ、又、人の眸子を見れば、其人の心中の邪正かくれなし。言は猶も僞を以てよくすべし。眸子はかくす事かたければ、是、人をしるの術なり。人の知愚邪正貪廉才不才壽夭貴賤も、皆眼目にあらはる。眼は是五藏精萃のあつまる所、心性の先あらはるゝ所なればなり。

〇人を知れば、はじめて一たび會面しても、其人の賢をしりて、交ふかくなる。或數千里をへだてゝも、其情を通はす。數千年の久しきといへど、其人を思ひしたふ。人をしらざれば、朝夕膝をならべて、白頭にいたるまで久しく交てもしらず。人を知としらざると、其大にかはれる事、かくの如し。故に士は知己の者のために死すといへる事、あにしからずや。

わきまへがたし。又、心に愛憎喜怒の私なきは公なり。公心に私なくして、人の善惡是非をわかつ事正し。愛憎喜怒の私あればまよひて、人をしる事正しからず。善人を惡人とし、惡人を善人とす。又、心かるくして、一旦の善惡を以、にはかに人を是非すべからず。歳月をまつべし。言語の才ありて利口なるを以て、人をとるべからず。必心と口とちがふ者多し。心公ならず、私心を以て、人を用ひすつれば、わが氣に入あひ口なる者をば、惡人をも、よき人と思ひて用ひ、善人をも、氣にあはざれば用ひず。かくの如くなれば、人を知る事かたくして、人を用ゐる事理にあたらず。官職其人にあらずして、民治まらず。

○論語曰、不レ知レ言、無三以知二人是知レ人の法也。人の邪正は言にあらはる。言は心の聲也、と、古人もいへり。言の理にかなふと、かなはざるとによりて、其人の邪正をしるべし。もし、言の是非をわきまへずは、人の邪正はしりがたし。然れば、人をしらんとならば、言をきゝて、其言の理にあたると當らざるとを察べし。

○人の心ふかくして、外より見えがたければ、其内心をしりがたし。外にあらはるゝ言語容貌を以て、其心を信ずべからず。言語よく、容貌うるはしく、君子に似たりといへども、內心は、奸曲なる者あり。言ふつゝかに、容いやしけれども、內に忠信才智ある者あり。外くらくして、內明らかなる人あり。外明らかにして、內くらき人あり。火は、外明らかにして、內くらし。水は、外くらくして、內明らか也。人の性も、亦、かくのごとくなるあり。言と貌を以人をとるべからずと、古人もいへり。

聞て、人のいふ處の善惡是非をえらびて用ゆる也。

○智の要は知レ人にあり。尙書に、知レ人則哲、能官レ人といへり。哲とは心の明らかなるを云ふ。人をしるは其心明らかなる也。能官レ人とは、人をしれば臣下の才德をはかりて、其長じたる所を取て、各、其才の宜しき官をさづくるゆへに、過なくして、其職よくおさまる。樊遲問レ知、子曰、知レ人。是人をしるは、心の明らかなる所、即知なり。明は知の體也。知レ人は用也。用をいへば體其内にあり。故に、人を知るを以て、知をとき給ふ。愚者は人を不レ知して、交る所、用る所、其人にあらず。たゞ人の毀譽にしたがひ、わが喜怒にまかせ、あひ口、ふあひ口により、又、したしきうときによりて、人を進退すれば、人を用ゆる道理にあたらず。人をしらざれば、善惡邪正君子小人、皆處を失ふ。人をしるとしらざるとは、わが身の禍福安危と、國家の治亂存亡にかゝれり。心を用ひて、能人をしるべし。人をしらずして、あしき人を用れば、身のわざはひとなり、家のやぶれとなる。おそれざるべけんや。知は人をしるよりかたきはなしと、古人いへり。人の心ほどしりがたきものなし。よく其心を察してしるべし。口のきゝたると。かたちのよきとを以て、人をとるべからず。其心の賢否と、其行の善惡とを以て、人を進退すべし。又、一言一行を以て、かろく人の賢否をさだむべからず。小人にあざむかれて、其人を信じてすゝめ用ひ、君子を見しらずして、うたがひ退ぞくるは、まよへる也。愚なりと云べし。よくわきまへざれば、必ずあやまりて、善惡所をかふるものなり。

○人を知の道は、明と公とにあり。まなんで道理をしるは、明也。心明らかならざれば、人の是非を

天下を草創し太平を開きて、大なる功業をなし給へり。昏弱の君は、人の諫をきかず。或諫臣を殺せるも多し。かゝる人は必ず國家を失へり。

○天命を知るとは、人の吉凶禍福死生は、皆定れる天命あり、生れ付たる分限あり、分外のさいはひを人にへつらひ求めても、神にへつらひいのりても、必ず得べからざる事をしるを云ふ。然るに小人は天命をしらず。わざはひあれば、手立を以て、のがれんとし、利をねがひては、人にへつらひて富貴福祿を得んとす。こゝを以て、義理をすて利欲にしたがひてはぢず。又、いのるまじき理をしらで、神にへつらひて、福を求め禍をのがれんとす。君子は義理をたつとんで、天命をしる故に、義にそむける事は、大なる利を得るといへど行はず。害ありといへどもさけず。天命の求むべからざるをしりて、義に害なしといへども求めず。しかるにもしみだりに利を求め害をのがれんとして。其益なき事をせば、天命をしらずして、愚なりと云ふべし。何ぞ君子とすべけんや。

○魏徵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云ふ意は、ひろく人に問ひて、諸人の言をきけば、一偏の言にまよはずして、さいはひ損ずる事なく、其きく事いつはりまぎれなくして、明らかなり。只、一人の言を信ずれば、其人のいふ處、多くは一偏の私ありて、わが心をまよはす。管子曰、天下の目を以て見れば、見ざる事なし。天下の耳を以てきけば、きかざる事なし。天下の心を以て慮れば、しらざる事なしと。是わが知慧を用ずして、ひろく諸人の知を用ゆる也。知者のわが知を用ひずして、人の智を用ゆる事、かくの如し。これまづわが心の智慧正しくして、胸中に善惡をはかる權度ありて、ひろく見ひろく

しれる人にとふべし。あはてゝわが心ひとつにて、にはかに其事を決定すれば、必ず過多し。後悔すとも益なし。いそがはしく決定すれば、必ずあやまる。古人の言に、凡事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と云へるが如し。待とは急に決定せずして、つまびらかに思案して行ふ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まなぶとは、書をよみ人に問ふ也。まなびたるのみにて、わが心に其道理を求めて思案せざれば、道理をみづから得がたし。故にくらし。思の工夫は、學ぶに相對して、おもき事なり。人の博學にして道をしらざるは、思の工夫なければなり。思は致知の工夫において尤益あり。思ふに非ざれば自得する事なりがたし。

○孔子は、舜の大智なる事を稱し給へり。舜は、大智なりし故に、わが智を用ひ給はず、天下の人の智をあつめて、わが智とし給ふ。是、大智なり。此故に人に問ふ事をこのみ給ひて、淺く近き言をきゝても、其言の善惡を察して、惡きをばかくして、人にかたり給はず、善をばあげ用ひて、其人のことばなる由あらはし給ふ。かくありし故に、人善を舜につげ申す事をこのめり。さありて、人のいふ言の中にてえらびて、其中の過不及なき道理の至極せるを取て用ひ給ふ。是、舜の大智なる處なり。古人は詢㆓于芻蕘㆒とて、わが智を自滿せずして、草かり木こりなどのいやしくおろかなる者にも、しるべき事はとひて、其言を用ゆ。是、諸人の知をあつめて、廣くとりてわが知とする也。聖賢は云に及ばず。いにしへの英雄、漢の高祖唐の大宗などの如くなる英明の君は、人の諫をこのんで、これにしたがひ、殊更張良陳平王珪魏徴などが如き、智力のすぐれたる者を用ひて、其言を取用ひ給へる故、

ながら、其言を信ぜず。只、あだなる事のやうに思ふは、其心くらければ也。明らかなれば、よく其言の道理ある事をしりて信ず。故に、人の善言を聞て信せざるは、不明なる故也。古語曰、惟善人よく善言を受く。其聞て能改レ之をいふ也と。又才辯ありて、言たくみなる者のことばをば、理もなきことをもたうとび信ず。其言たくみならず、其かたちいやしければ、其言に至理あれども信ぜず。是きく人の不明なる也。

○論語に、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レ行焉、可レ謂レ明也已矣。人を讒する者は、にはかにせず。やうやくにする事、たとへば水の物をうるほすに、急にうるほさず、つけ置て自然にやうやくうるほすがごとし。かやうにすれば、必ず、心にそみてまよひやすし。こゝを以て、にはかに人をそしらず。やうやく讒すれば、人信じやすし。又、にはかに人をおびやかして、即時にわざはひ出來るやうにおどせば、人又おどろきて信じやすし。此二者は、讒人のたくみなる所也。故人まよひやすし。かやうの讒をきゝて信ぜざるは、心の明なり。心の明は、即智也。古來かやうの讒を信じて、賢人をうしなひしためしも多し。かなしむべくおそるべし。孔子曰、佞人は殆しと。豈まことならずや。

○熟思審處は、智者のする事にして、後悔なき道なり。かねて其實あるべきとしりたる事は、先其事を行ふべきやうをおもひはかりて、きはめおくべし。事にのぞみて、とやせんかくやせん、とはかるは、おそくして事に及ばず。すべて思慮はかねてより定むべし。又、かねてはからざる不慮に出來たる事も、亦多し。此時にのぞみても、つくゞゝと思ひつまびらかにはかるべし。或智ある人、其事を

わが口に食はざれば、其味のうまき事をしらず。學んで道をしらざるも、亦、かくの如し。たゞ眞つみつとめ久しくして、後自得すべし。つとめなくして、にはかに自得せんとせば、是を頓悟と云ふ。わが儒の道の自得にあらず。

○知ある人は、いかに言をたくみにし、利口を以て是非善惡をみだし、或邪説をすゝむれども、其心明らかなる故、其言の是非をよく分別して信ぜず。知なき人は、是非をわきまへずして、人の言のたくみなるにまよひやすし。

○古語に、毀譽亂二於善惡一といへり。人のほめそしりは、よく善惡を云ひみだす。凡、人は、人をしらずしてみだりにほめそしり、或わがひいきなる者は、惡人をも善人と云ふ、わが心に合はざる者をば、善人をも惡人と云ふ。愚なる人は、かゝる讒言にまよひ、其言を信じて、善惡をきゝあやまり、人のほめそしりを明らかに察せざれば、讒人のためにたぶらかされて、其はかりごとにおつる事あり。あさましき事なり。古來英武の人といへども、知者にあらざれば、此あやまり多し。おそるべき事也。孔子曰、巧言は亂レ徳。ことばたくみなれば、必ず迷やすくして、徳をみだる。よく心を用ひて、きゝあやまる事なかれ。

○衆人は目前に、すでに見え來れる事にさへくらし。いはんや、後來の事をしらんや。かねて事に先だちて、よく後來事の理非と成行をしるを、先見の明と云ふ。是知者のしる處。たうとぶべし。

○言を聞て信せざるは、きく事あきらかならざればなりと、易にいへり。人の善言といさめをきゝ

るを以て、是非をしりわかつにあらざれば、其道行はれず。仁義禮これによりて行はれ、是によりて成就す。故に、智は四德のはじめをなし終をなす。四德の末にあるは終を成す也。仁義禮を行ひ出すは、初を生す也。たとへば、一年の內、春は生じ、夏は長じ、秋はおさむ。此三時は皆氣うごきてなす事あり。只、冬は四時の末にありて、しづかにして何のしわざもなし。陽氣のかくれひそまれるのみ。されど、一年の功こゝにいたりて成就す。是、冬は一年の功の終を成す也。又、天地の元氣、冬の間しづまりあつまらざれば、來春大に發生して、功用をなしがたし。冬の內、天地の氣おさまりて、內にふくみあつまるを以て、來春の陽氣是より出る故、發生の本とす。是、一年の功の初を生す也。故に冬は一年のおはりを成して、又一年のはじめを生す。人の身もあしたよりゆふべにいたりて、うごきはたらけども、夜にいたりてねいりしづまる。是、一日のおはりを成す也。又、夜中ねぶらざれば、明日ちからなし。夜中によくねいりやすめば、明日のはたらきにちからあり。是、明日の初を生ずる也。智の四德の初を生じ終を成すも、亦かくの如し。禮はさかんにあらはる。智はかくれて見えず。禮と智とは、うらおもてなり。夏は萬物さかんに、陽氣あらはる。冬は萬物ひそまりて、陽氣かくる。冬と夏とは、うらおもてなるが如し。

○學は自得を貴とぶ。自得とは、わが心にひとり道をしり、其味を得たる也。わが物になるを云ふ。わが心に得ずしては、道をしれりと云ひがたし。古來文學ひろく、經義に通じて、道理を口に說といへど、心に道をしらざる人多し。是、自得せざる也。眞知にあらず。たとへば、すぐれたる美味あれど

なんでもしる事を得んや。學問の道は、智をひらく工夫なり。學問の要二あり。いまだしらざる所をしる、一也。すでにしる所をかたく守りて行ふ、一也。しるにあらざれば行ひがたく、行ふにあらざれば實なくして、しらざるに同じく、無用の事となる。

○不知の人は、義理をわきまへざるのみにあらず。又、利害損得をもしらずして、わが身のわざはひとなる事をかへりみず。利をむさぼり、ひが事をなして、家を利し、身を立んとして、かへりて身をほろぼし、家をやぶるにいたる。かなしむべし。これわが身の惡をやめずして、天のせめをまつといふべし。わが身を利せんとて、惡き事を行ひ、人をくるしめて、我が身一人をたのしむ。是みな、わが身の害となる事をしらず。おろかなるのいたり也。智者は心あきらかにして、人のうれへ苦みをよくしる。愚者は心くらくして、わが身の外、人のうれへ苦みをしらず。いたりて愚なれば、わが身の外、父母兄弟のうれへくるしみをだにしらで、不孝不弟を行ふ。

○淮南子に、四方上下を宇と云ふ。是天地の間の事也往古來今を宙と云。是上古より今までの事也、古今の事を云。道と事と其間にありて、きはまりなしといへり。今案ずるに、道と事とは、天地人の道と事也。人となる者は。凡天地の內、古今の間の事をしらすんばあるべからず。故にひろく天下古今の事に通ずべし。是、智の功用にして、智者の工夫なり。

○仁の物をあはれみ、義の惡をはぢにくみ、禮のつゝしみうやまふは、皆なせるわざあり。只、智のみ。心の明らかなるのみにて、しづかにして、何のしわざもなし。されども、仁義禮も智の明らかな

皆是、愚者のしはざ也。智ある人は、わが身をしれる事明らかなる故に、わが身の過をしり、又人のいさめをよろこびてきゝ用ひ、いさむる人をたうとび、わが過をあらたむるにはゞからず。故に過なきにいたる。日月の蝕すれども、やがてもとの如くになれば、光明少もかけざるが如し。凡、人の諫をこのんできゝ用ひ、我が過を改むるは、善これより大なるはなし。天下の美德也。知と云べし。いにしへより、たかきいやしき、いさめをこのんで用る人は、國家をおこし身をおこす。いさめをふせぐは、惡これより大なるはなし。天下の惡德也。愚と云べし。いにしへより、いさめをふせぐものは、貴も賤も、多くはほろぶ。古來其證據明らかなり。夫明鏡といへども、其うらをてらさず。君子といへども、みづから見るにくらし。故に賢人君子は、つとめて人の諫をもとむ。堯に諫の鼓あり。いさめんとする人は、此鼓をうつ。舜に誹謗の木あり。木をけづりて路頭に立て置て、其身の行ひと政のあしき事をそしらしむ。湯王には司過の士ありて、湯王に過あれば、必いさむる事をつかさどる。武王には戒愼之韜（フリツヾミ）ありて、武王を戒しめいさめんとする者は、其韜（フリツヾミ）をうごかしてならす。漢より以後、君をいさむる官あり。歴代の聖人すら、其身の過をしらざらん事をおそれて、人に求め給ふ事かくの如し。いはんや末世の凡夫をや。

○生れ付て知るは良知也。二三歳の小兒も、親を愛する事をしらざるはなく、年すこし長じては、兄をうやまふ事をしらざるはなし。是まなばずして人々生れ付てよくしる故、良知と云ふ。是、仁義禮智の智と同じ天性也。まなんで知るも、亦是、良知あるが故也。むまれ付たる知なくんば、なんぞま

のるは誠に正理也。君父などのためにいのるべき理ありて、誠と敬をつくして、天にいのり、正神にいのるは、其さいはひあり。又、わが過をあらため、罪を悔て、神のとがめをわびことするも、是又、いのる理あり。かやうのいのるべき理なくして、いかにいのるとも、さいはひを得がたし。其ためし古今はなはだ多し。其理をしるべし。

○韓非子曰、知如ㇾ目也、能見㆓百歩之外㆒、而不ㇾ能㆔自見㆓其睫㆒。故に知の難きは、人を見るにあらず。自見るにあり。又、古人の語に、知ㇾ人謂㆓之知㆒、自知謂㆓之明㆒といへり。知ㇾ人はまことにかたし。只知ある人よく人をしる。故に、これを知と云ふ。自わが身の善悪をしるは、人をしるよりかたし。いかにとなれば、わが身には私ありて、みづから是としやすし。其心あきらかに、わが身に私せすして、公なる心なくては、わが身はしりがたし。こゝを以て自知を明と云ふ。是知ㇾ人よりは自知るは猶明らかなり。こゝを以て明と云ふ。夫わが子を見るには私ある故に、人子の悪きをしらず。他人の子を見る事明らかなるは、私なければなり。人をしる事は、われをしるよりやすきは、私せざれば也。われを見る事は、人を見るよりくらきは、私あれば也。智を明らかにせんとならば、學んで理をきはめ、又私を去て、本心をくらますべからず。愚人はくらくして、わが身をしらず。我に才德なきをもしらて、わが身にほこる。又、我に大なる過惡あれどもしらず。此故に人のいさめをふせぎて用ひず。かへりていかりうらむ。それ人聖人にあらず。誰か過なからん。しかるに、わが身に過なしと思へるは、智なき也。又、あやまちをしれども、おほひかくして改めず。是をあやまちをはぢて非をなすと云ふ。

さめ人ををさむる道に、明らかなる人あり。是、小事にくらくして、大體に明らかなりと云ふ。君子の大智なり。たうとぶべし。又、小事にかしこく、技藝にさとけれども、學問道理くらくして、身ををさめ人ををさむるにうとき人あり。是、小人の小智也。萬事にかしこきやうに見えて、眞智なきなり。是を、小事にあきらかにして、大體にくらしと云ふ。微細なる用にはかなへども、たつとぶにたらず。

○樊遲問レ知、子曰、務ニ民之義一、敬ニ鬼神一而遠レ之、可レ謂レ知矣。（雍也）是、知者のまよはざる事を以て、こたへ給ふ。知者は、心あきらかに、事理の是非をしる故に、凡、孝弟忠信などの、人道の行なふべき事を、もばらつとめて、目に見えぬ鬼神の事にまよはず。祭るまじき淫祀をまつりへつらふは、云ふにたらず。祭るべき正神なりとも、只、うやまひたうとぶべし。近づきけがして、へつらひもとむべからず。ちかづきなるゝは、神をけがしてうやまはざる也。たとへば、主君貴人などに、此方より馴々しくしたしみちか付て、祿をこひたからを給はらん事をのぞむがごとし。無禮と云つべし。神は非禮をうけず。無禮にしてちかづきいのるも、利生あるべからず。神もし、靈あらば、かへりてとがめ有るべし。又、いのるべき道理なくて、わが利欲を以て、へつらひ求めて、さいはひをいのるとも、神は、正直公明にて私なければ、かゝるひが／＼しきいのりをうけ、賽錢奉財などにめでゝ、私を行なひ、利生あるべからず。此理甚明らかにして、さとりやすし。然れども、愚者は此理をしらずして、神にちかづきけがしへつらひて、さいはひをいのるは、まよひの甚しき也。人道の行なふべき事をつとめ、神をうやまひて、ちかづきへつらはざるは、是知者のまどはざる也。故に知といふべしとのたまへり。神にい

あり。よき師友を求めて、其敎をうけて、よきすぢの學問し、書をよみ、ひろく見、多く聞き、よく思慮して、わが心に道理をもとめ、是を以て心をひらき、智を明らかにすべし。師友に求むるの道は、わが身をへりくだりて、自是とせず、このんで人にとひて、ひろくきくべし。わが智に自滿して、ほこる事なかれ。我にほこれば、必ず、我智をうしなふ。凡、聞見をひろくすると、わが心に思案すると、是、智をもとむるの道なり。

○中庸の、博く學び、審にとひ、愼て思ひ、明かに辨るは、皆是、知をもとむる道なり。かくの如く、知を明らかにして、後篤く行なふ。古人も、此學ぉし眞にしれば、行なふ事も、其中にありといへり。よく此道をしれば、必ず、よく行なふ。行はざるは、しらざる故也。附子砒霜には毒ありとしりては、くらはず。水火をば、人を害する事をよくしれる故に、おそれて水におぼれ火にやけず。病の治する事をしれば、良藥の苦さをも服し、熱きをこらへて、もぐさにて身をやく。是、よくしれる故なり。又、博學多識なれど、道理をきはむる學問をせざれば、道をしらざる人、古來多し。經書の文句をときわけたるまでにて、聖賢の敎の道理をしらざるをば、訓詁の學と名付く。又、故事出處を覺え、ひろく古今の事に通じて、道をしらざるをば、記誦の學と云。詩文章を巧につくりて、道理にうときをば、詞章の學と云ふ。此三は、共に儒者の學にあらず。古人いやしめり。儒者の學は、理をきはめ知を致して、道をしるを以て、つとめとするを云ふ。書をよんで道をしらざるは、儒者の學にはあらず。

○智に大小あり。是又、しらずんはあるべからず。たとひ微細なる末の事にはうとけれども、身ををを

ず。いかんとなれば、智なくして心くらく、善惡是非をわきまへざれば、道を行なふべきすべをしらず。たとへば、めしひの杖をうしなひて、ひとり道をゆくが如し。足すくやかなれど、道を見ざれば、まよひて、ゆきがたし。智なければ、才力あれども、毎事道理をしらす、あやまり多くして、道行なはれず。仁義禮も、智にあらざれば、道理明らかならずして、行なひがたし。人を愛するは仁なれども、理くらければ、姑息するを仁とし、とがあるをゆるすの類、是、智なければ仁行なはれず。宜しくするは義なり、智なければ、其宜しきほどをしらず。うやまふは禮なり。智なければ、其よき程をしてらて、うやまひ過し、或は、うやまひたらざるは、非禮なり。かやうの類、皆是、智なければ、仁義禮共に行なはれざる也。

○智の字、又知の字となして通用す。故に四書には、多くは知の字を用ゆ。只、四德五常には智の字を用ゆべし。

○人の身に、一の大寶あり。これを名つけて智と云ふ。心の光明なるは、萬の善惡是非邪正をわきまへしるのかゞみなり。若、人の身に智なければ、天地に日月なく、人に耳目なく、暗夜に燈なきがごとく、又、家に主なく、軍に大將なきがごとし。いかに、生れ付たる力量あり、忠信あれども、心くらく智なければ、行なふべき道をしらずして、みだりに行なへば、道にかなはず。ひが事多し。よろづに付て、よきあしきをわきまへざれば、わが身ひとつをだにをさむる事あたはず。いはんや、民をなつけ土地ををさめん事は、いとかたき事なるべし。故に、人身の大寶は知也。其大寶をもとむるの道

にして不ㇾ昧を云ふ。妙ニ衆理一とは、もろ〳〵の理を、發明してしるを云ふ。宰ニ萬物一とは、萬物をつかさどりて、善惡を裁判するを云ふ。是、致知の知をときて、四德の智を說き給へるにはあらずといへども、知の體用をよくとける事分明也。此外に、智の註を求むべからず。愚、ひそかに朱子の兩說に本づきて、知を說て曰、智者心之明、事之別也。心の明とは、くらからざるを云ふ。燈火明らかにして、物をてらすが如し。是、智の體也。事の別とは、事にのぞみて是非をわかつを云ふ。是、智の用也。其事にのぞみて、是非をわかつは何ぞや。內に明あるを以て也。此說いまだ當否をしらず。しばらくこゝにしるして、識者の是正をまつのみ。

○智なければ、心に善あれども、行なふべき道をしらずして、みだりに行なへば、あやまりてひが事のみ多し。父母に能くつかへんと思へど、孝の道をしらざれば、不孝に歸す。君につかふるに、心に忠あれども、知なければ忠を行なふすべをしらで、不忠にいたる。萬の事皆しかり。すべて智なくしては、道を行なふ事あたはず。人の惡をなすは、皆不知よりいづ。智あれば、善のこのむべく惡のきらふべき事をよくしりて、道おのづから行なはる。故に學をするには、智を求むるを第一のつとめとすべし。

○論語に、智者不ㇾ惑、仁者不ㇾ憂、勇者不ㇾ懼。又、知及仁守るといへり。中庸には、知仁勇を三德とす。皆知を先として說き給ふ。大學には、格物致知を先として、萬の道理をきはめしりて、わが智を開く事をつとめしむ。君子の學、つとめ行なふをたつとぶといへど、先、しらざれば、行なふ事あたは

五常訓卷之五

智

知は、增韻、心有レ所レ知也といへり。知は、心の明なり。和訓には、さとるとよむ。是非をてらす心の光也。心明らかにして、人倫事物の道理に通じ、是非善惡をわきまへしりて、まよはざる德也。仁義禮も、智によりて、其理明らかにして行はる。智なければ、道理くらくして、善心あれども、行なふすべをしらず。あやまりてひが事のみ多し。周子は、通ずるを知と云といへり。萬理に通ずる也。朱子は智は分別是非の理と云へり。分別とは、わかちわかつ也。心中に、善惡をわかちわきまふるを云ふ。是非とは、事にのぞみては、是を是とし非を非とするを云ふ。智は性なれば、あながちに外にむかひてとくべからずといへども、用につきてとかざれば、智の體も明らかならず。孟子は、智之實知ニ斯二者一弗レ去是也と說き給ふ。智の眞切なる所は、孝弟の道を知て、すてずしてかたく守るを云ふ。道理をしりて、又、よく其道理を守りて、失はざるなり。しりても守らざれば。眞にしれるにあらず。智は、五行においては、水に屬す。水は、淸く明らかにして、かゞみとすべし。智のあきらかなるに似たり。又萬物は、皆水のうるほひ通じて生ずるごとく、萬事智にあらざれば、道理通ぜずして、行なはれず。朱子四書の註の中、仁義禮には明解あり。智の字に註なし。故に朱子の後、智の字をとく者多しといへども、其說分明ならず。大學或問曰、知則心之神明、妙ニ衆理一而宰ニ萬物一者也。心の神明とは、人の心虛靈

牙を以し爪を以てし、角を以て、あらそふがごとし。人倫の法にあらず。是皆、小人のわざなり。禮讓の道にあらず。且又、禍をとるの道也。

たゝず。萬の事、皆、誠よりいづ。誠なければ物なし。されど、又外のわざ理にかなはざれば、文なくして、禮の道行なはれず。必ず、本末二ながらそなはりて、禮の道全し。されど、先、本をつとむるを要とすべし。忠信を本として、禮文行はるゝは、たとへば、味甘き物は、五味の和をうけ、色白きものは、五色の采をうくるがごとし。忠信ある人は、禮を學ぶべし。質よき故に、外の禮文そなはりやすし。

○禮は、中を得るをたつとぶ。中とは、過不及なきを云ふ。管仲晏子、此兩人、皆才力すぐれたりしかども、聖人の道をしらず。管仲は身上よりをごりて、禮をうしなひ、晏子は儉に過て、禮を失なふ。今の人儉約なれば、吝嗇にして、なすべき禮法をも行はず。是を下に偪ると云ふ。下にせまるとは、わが身、上より下なる人の行ひをするを云ふ。奢れば法制にそむきて、禮をうしなふ。是を上を僭すと云ふ。上を僭すとは、わが身上の分に過て、上なる人のふるまひをするを云ふ。故に、禮は過不及なき工夫をなすべし。

○禮は、謙遜をたつとぶ。謙は、へりくだる也。ほこると、うらおもて也。ほこるは、わが才力權位功名にほこるの類也。謙は自滿せざるを云ふ。我が身に、才德權位功業あれどもほこらず。是、天下の美德也。遜はゆづる也。善事を君父にゆづり、人にゆづりて、自居らざるを云ふ。

○禮記に、禮至れば不ㇾ爭といへり。爭は、君子の道にあらず。禮あれば、爭なし。いかんとなれば、禮は讓をたつとぶ。讓は、爭のうら也。夫子も、君子は無ㇾ所ㇾ爭とのたまへり。爭ふとは、人に對してわが才能威勢智力權位財利をあらそふの類なり。われにあるちからを以てあらそふは、たとへば、鳥獸の

のたまふ。意は、萬の禮は中を得るを貴とぶ。中は、過不及なき也。是、禮の當然にて、至極せる道理也。されども、中にかなふ事ならずは、其本をつとむべし。萬の事、かざりのみにて、外の儀文華美にしてをごらんよりは、唯、ねがはくは儉を行なふべし。儉とは、其心眞實にして、かざりいつはりなきを云ふ。是、禮の本なり。如し此儉にして、眞實にかざりなければ、本たちて末おのづから生ず。又、禮の内にて取わき父母兄弟などの死せる時喪にをるは、尤、せつなる時にて、つゝしんで心を用ゆべき事なり。喪に居るに、其死をいたみかなしむは、喪の禮の本也。しかるに、外のかざりさかんにして、作法はそなはれども、心にかなしみの誠なきは、是本なきなり。かくあらんより、唯、いたみかなしみあつくして、外の法はおろそかならんこそまさるべけれ。凡、禮は、先、心の誠實なるを本とすれば、本なくして末のみをさまらんより、しかじ、本立て末おろそかなるには。是、本末そなはらずして偏なれども、外のかざりのみ多くして、内心に本とすべき誠なきには、はるかにまされり。本立てば、末は是より出ることわり也。末のみをさまりて本なきは、誠なくして、禮の道たゝず。喪の禮は、ことさら眞實ならでは、行はれざるものなれば、すでに、禮の本をときて、其内より喪の禮の本をかゝげ出してとき給ふ。

○禮器云、先王の禮を立つる、本あり、文あり。忠信は、禮の本也。義理は、禮の文也。本なければたゝず。文なければ行はれず。いふ心は、禮に本あり。忠信を本とす。忠信はまことなり。禮に文あり。義理を文とす。義理とは、外に行なふ處の、あらはれたるしはざのすぢめよきを云ふ。本なければ、禮の道

同じ。禮正しく、次第みだれざれば、各其理を得て、和順行なはる。故曰、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は先にして、樂は後也。人倫の交、先、禮法正しく、次第亂れざれば、人と我と和合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の間、其禮正しければ、おのづから和順なり。若、禮なくして、臣下のうときが親きをこえ、賤きが貴をこえ、庶子が嫡子をこえ、妾は妻をこえて、次第亂るれば、必ず、うらみそむきて、和合せず。朋友の交も、禮正しければ、和睦してあらそひなく、うらみなし。又、喧嘩口論などする事も、皆、無禮よりおこる。若、禮儀正しくば、和順行はれて、鬪、何ぞおこらんや。故に、人の鬪諍をやむるの道も、禮を正しくするにあり。

○朱子曰、禮は即、理の節文なり。云ふ意は、萬の行ひ、道理にかなひて、過不及なく、程よきを云ふ。飮食の一事をいはゞ、うゑかはく時に、飮食は理なり。されども、のみくふべき理なりとて、みだりに多くのみくへば、放逸にしてみだりがはしく、又、必ず、病を生ず。のみくふべき理にあたりて、過不及なくよきほどなるが、理の節文なり。萬の事、是を以てしるべし。

○林放と云ひし人、世上の禮を行なふ者、かざり多く、ことわざしげくして、末をもぱらつとむるを、禮の本意にあらじと思ひて、禮の本を孔子にとふ。凡、萬の事、まづ其本を得れば、其末おのづから出來るもの也。たとへば、樹木の根本堅固なれば、千枝萬葉皆これより出るが如し。本をうしなひて、末のみをつとむれば、其實を失なふ。故に、其つとむる事しげくして、其なすわざ小なり。しかるに時の人のまよへるをさとり、禮の本に志あるを、大なる問なりとて、先、ほめ給ふ。さてこたへて

わかき子弟のともがら、早く禮を敎へ、內外の別きびしければ、かゝる惡事におもむかず。朋友の交り、禮ありてうやまへば、あらそひたゝかひに至らず。凡、闘諍は、必ず、無禮よりおこる。君は臣をつかふに、禮あれば、そむきはなるゝにいたらず。禮の、人に益ある事かくの如し。故に、禮の敎は本なり。法のいましめは末なり。たとへば、無病の時、身をつゝしめば、病おこらず。病おこりて、藥をのみ灸をするは末なり。邵子の詩に、病後能藥を服せんより、病前にみづから防がんにはしかじといへるがごとし。又、人家に火災出來たる時、ちからをつくしてふせがんよりは、かねて火用心きびしければ、火災なきが如し。

○禮記に、子曰、敬ひて禮にあたらざる、これを野と云ふ。うやまふはまことによけれど、禮にかなはざれば、これ野しきなり。うやまひによきほどの法あり。過不及ありて、其法にかなはざるは、是禮にあたらざるなり。いはんや、をごりて理にかなはざるは、ことに禮にそむけり。野しきより其害甚し。

○飮食と男女と財寶とは、人の大欲の生ずる處也。故に、およそ人の過惡の出來るは、多くは此三よりおこる。心のこのむに打まかせてはあやうし。道理にそむき、わざはひ生ずる本なり。此三をこのむは、人情にして、なくんばあるべからず。されど、禮を以て節せざれば、これを用る理を失なひて、必大慾生じ、惡にながる。故に禮なければ、人道不ㇾ立して、禽獸の行に同じ。

○周子、陰陽は理あつて後に和らぐといへり。二氣の流行正しければ、四時の和行はる。人の道も亦

色は、禁じて著るべからず。又大なる繪がた、大なるしま、目にたつ染物、おり物などは、ひなびていやし。このむべからず。わが年よりくすみ過ぎたるは、おひらかにして目にたゝず。みやびやかにして、わかきもおいたるも、身によく相應して似あへり。凡、衣服のもやうにても、人の心の邪正は、おしはからるゝものなれば、えらぶべし。

○飲食は、身をやしなふもの也。然るに、飲食をほしいまゝにして、かへりて身をそこなふは、禮なければなり。飲食のつゝしみは、禮を以て、慾を制するにあり。飲食の禮多し。中について、放飯流歠をいましむべし。放飯とは、ほしいまゝに飯を多くくらふなり。飯にかぎらず、一切の食を多くくらふは、放にして非禮なり。ことに飯を多くくらふは、見くるしく、腸胃をそこなふ。流歠とは、ながるゝがごとくに、あつもの酒など多くのむを云ふ。此二は、とりわきいましむべし。凡、禮のはじめは、飲食にはじまると、禮記にいへり。禮なければ、飲食をほしいまゝにして、見ぐるしく、禽獸の行にちかし。こゝを以て、飲食の節をつゝしむは、禮の始也。孟子にも、飲食の人は、則、人これをいやしむ。其小をやしなひて、以て、大をうしなふがためなりといへり。

○禮は未發にいましむ。人の情慾の、いまだおこらざる先に、早くいましむれば、邪惡にいたらず。故に、禮の敎は、目に見えぬ所に、大に益ありて、日々に善にうつり、罪に遠ざかりて、みづからしらず。是、禮のたふとぶべき所なり。法は、既に惡事いで來て後に禁ず。其しるし目に見えて、其益少しなり。男女の別ありて、禮法正しければ、淫亂にいたらず。凡、淫亂は、必ず、初に禮法なきよりおこる。

わり。是、天地萬物の上に、自然に、各高下次第品節わかれたり。即是、天地の禮なり。聖人これに法とりて、禮を作り給へり。禮は序を以て主とすればなり。序あれば、上下貴賤親疎長幼の位正しくして亂れず。樂の本源をいはゞ、天地の間、陰陽五行の氣、古今四時にめぐり行はれて、しばらくもやまず。其氣和合して、萬物化生す。是即、天地の樂なり。聖人これに法とりて、樂を作り給ふ。樂は和を主とす。和らげば人我一同にしてそむかず。道理にしたがひて、萬事行なはる。是、禮樂の根源なり。凡聖人のをしへは、皆是、天地の道を本とし、これを法としてしめし給ふ。天理の外に、別の敎なし。こゝを以て、程子も、儒者は天に本づくといへり。聖人の道は、即、天地の道なり。聖人の敎は、即、天地の敎なり。

○君子は、天地をおそれうやまふ故に、大風大雨迅雷などの時は、かたちをあらためて、夜はおきて衣服をきて坐す。是、天のいかりをうやまふ禮なり。是亦、天につかうまつる道の一端なり。

○少儀曰、虚を執れども、盈をとるが如く、虚に入れども、人あるが如くにす。いふ意は、内に物なき器をとるにも、みちてこぼれやすき器をとるが如く、おそれつゝしむべし。人のをらざる家に入るにも、人あるが如く、つゝしむべし。是は、敬の心常にあるを云ふ。禮の本なり。

○衣服は、身の表なり。人にまじはるに、先、かたちを見る。次に、言をきゝ、次に、行なひを見る。故に、孝經孟子などに、衣服と言語と德行をつらぬるに、衣服を先にせり。衣服は、かたちをおほふ表のかざりなれば、えらぶべし。わが位に應じ、年に應じ、處に應じ、時に應ずべし。紫蒴葱紅などの間

○禮記云、禮樂不レ可ニ斯須去一レ身。君子の道、禮樂の二を以て身ををさめ人を敎ゆ。禮は、心の恭敬を本として、萬事身の行の上に節文あるを云ふ。樂とは、心の和樂を本として、昔、聖人の作りたまへる歌舞八音の音樂の文あるを云ふ。音樂は、心の和をみちびくそなへなり。後代の淫樂の、心をとらかすとは、大に同じからず。禮を以て身をつゝしみをさめ、樂を以て心をやはらげ樂しむ。此二の事、しばらくも身をはなるべからずとなり。是、古の敎の法也。後代には、禮樂のをしへ傳はらず。されど心のつゝしみと樂とは、今とてもしばらくわするべからず。つゝしみ樂みの二は、たがひにならび行なはれて、相そむかざるべし。禮勝てばかたすぎて、人と我との間和せず。樂勝てば和か過て、禮儀をうしなひて、あしきかたにながる。禮樂二ながらそなはりて、よきほどの中道行なはる。故に論語に、禮の用は和を貴しとすと云ふ。又曰、有レ所レ不レ行、禮以節すと云ふ。是、禮樂の二を以て、身ををさめ事を行なふ。よきほどの道あるを云ふ。

○聖人、禮樂を作りて人に敎へたまふは、本なき事を作り出したまふにあらず。凡、禮は天地の序なり。序とは次第あるを云ふ。陰陽の氣、時節にしたがひて次第あるは、天地の禮なり。樂は天地の和也。和とは陰陽の氣、時にしたがひて、和同するを云ふ。是、天地の樂なり。聖人、天地の序と和とに本づきて、禮樂を作り給ふ。故に、禮記に曰、天高く地下く、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レ息、合同、化而樂興焉。是は、禮樂の根源をいへり。禮の本源をいはゞ、天高く地ひきくして、各其位あり。日月星辰より、風雨霜雪草木禽獸等の萬物にいたるまで、各其形色をあらはし、各其分限かはり、各時節の序

○威儀を正しくすとは、身の形儀をつゝしむなり。是、禮のおもんずる處なり。外の形儀みだりなれば、内心もともに不敬になる。敬は心にあるのみならず、内外ともに正しくすべし。坐する時、立つ時、行く時、臥す時、皆禮ありて、おこたるべからず。耳をかたぶけて、人の密事をきく事なかれ。ながしめに人を見る事なかれ。甚勞するにあらずんば、我家にありても、おこたりてみだりに臥す事なかれ。立つにかたし立すべからず。坐して兩足をのぶべからず。かたぬぐ事なかれ。人の密事をうかゞはず。たはぶれの顏色をすべからず。

○朝は、はやくおきて、事をつとむべし。古語に、一日の計は朝にありといへり。朝よりをこたれば、一日のつとめはかゆかず。故に朝おくる事の遲速を見て、其人の家の、興ると衰ふるとをしるべしと、古人もいへり。夜も、學問家業をつとむべし。夜氣は靜なる故、事功尤はかゆくものなり。つとめてやまず。君子の人にまさるゆゑんなり。をこたりてつとめず。衆人の、君子に及ばざるゆゑんなり。士のみならず、農工商も同じ。よくつとめてをこたらざるは、必家をおこす。或人うたがふ、君子如レ此につとにおき夜半にいねて、をこたらずんば、おそらくは精力つかれて、養生の道にあらずと云ふ。答て曰、しからず。禮記曰、君子莊敬なれば日につよく、安肆なれば日にをこたる。云ふ意は、行正しく、つゝしみありてつとむれば、精力日々につよくなる。是血氣めぐりて、陽氣發生する故、病生せず、身をやすくわがまゝにして、つとめざれば、日々におこたりて、よわくなる、是、血氣ふさがりてとゞこほり、元氣めぐらずして、養生の道にたがへばなり。

きるは、上をゝかし下にせまり、或は、みだりなる服食を用ゆれば、身に相應せず。又男女の色も心にまかせぬれば、淫亂にいたるゆゑに、夫婦の別、男女の間を正しくす。君臣父子、兄、人倫の交も、其理にかなひて、よきほどに愛しうやまふ法あり。これ皆、禮なり。禮なければ、君臣上下、尊卑貴賤、長幼男女、わかちなく、師弟子、朋友賓客のまじはりうすし。葬祭の禮なければ、死を送り神に仕るの道なし。故に禮は、聖人人情に本づきて敎を立給ふ。人の身、禮あればやすく、禮なければあやうし。人の身にさしあたり用ゆべき事、是より急なるはなし。故に、古語に、禮は人之急なりといへる、誠なるかな。人たる者、禮を行なはずんばあるべからず。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とて、およそ人の行なふべき大禮三百條、小禮三千條あり。是は其大槪をあげていへり。必ず、三百三千に限るべからず。皆是つゝしみうやまふ心よりいて、天理の程よき所にして、人事のしかるべき作法也。つゝしみうやまふ心は、禮の本なり。三百三千の品は、禮の文なり。文とは、外のあやなり。本なければ、禮たゝず、文なければ、禮おこなはれず。故に禮は本をおもんず。文も亦そなはらずんばあるべからず。

○君子は、耳に非禮の音樂淫聲をきかず。目に非禮なる見物を見ず。口に非禮の事をいはず。身に非禮のうごきをなさず。飲食を愼しみ、節にして過さず。皆是禮の制する所なり。

○口の過なきより、身の過なきはかたく、身の過なきより、心の過なき事はかたし。三のもの、ともに禮を以て正さずんばあるべからず。

○人に血氣あり。身に耳目口體の欲あり。心に喜怒哀樂の情あり。もし禮を以てこれを節せざれば、人欲にしたがひ、天理をうしなひて、人事亂れ人道すたる。こゝを以て聖人禮を以て敎とし、彼血氣よりおこる情慾をふせぎたまふ。

○曲禮曰、毋ㇾ不ㇾ敬。凡、人事の視聽言動より出る處、萬事敬しまざる事なかるべし。敬とは、心に道にしたがはん事をおそれて、ほしいまゝならざるを云ふ。是、心をたもち、身をおさめ、事を行ふ則なり。是、禮の本也。いにしへより聖人賢人の心法は、敬を以て要とし給ふ。凡、身の行儀作法なく、道を失ひ禍おこるも、皆敬まざるによれり。古語にも、敬めば禍にかつといへり。つゝしめばわざはひなし。白樂天が言に、禍與ㇾ福、在㆓乎愼與㆒ㇾ不ㇾ愼といへり。

○凡、禮あるを以て人とす。若、禮なければ、人の法すたり、鳥獸に同じくなりて、人道たゝず。禮なきの至をいはゞ、父にあうていかりのり、母に帚をとらせて、立て誶語し、君の過惡をそしりあらはし、兄と財をあらそひうばひ、東家のかきをこえて處女をひくの類、皆是禽獸の行なり。人倫の法にあらず。

○禮の初は、聖人の心になき事を作り出して、をしへ給ふにあらず。生れ付たる人情に本づきて、過不及なきよきほどなる理ををしへ給ふ也。人の身に、飢渇内に生じ、寒暑外にふるゝ故、飲食衣服せざる事あたはず。飲食をよきほどにし、衣服を正しくするは禮なり。うゑかつゑするとて、みだりにおほくのみくひ、人にゆづりなくあらそひ食ふは、禽獸の行ひなり。わが身に應ぜざる衣服を

て、したしみ、大賢小賢の品によりて、うやまふは、是即、禮の生ずる所なり。しかれば禮は仁義を行なふに、各其品にしたがひて、程よきをいへり。

○威儀をつゝしみ、衣冠を正しくし、視ことと聽ことと言ことと動こととの四事につきて、各過不及なく、よき程の法あり。又、おやにつかへ君につかふるに、各さだまれる法あり。兄弟夫婦に對し、賓客にましはり、臣下に對し、民をつかひ、先祖鬼神をまつるも、法あり。是、禮は皆天理のよきほどなる節文にして、人事の定れる作法なり。仁義皆理なりといへども、とりわき禮を理といへるに子細あり。理とは、行なふべきすぢめなり。萬事を行なふに、皆定りたる作法あり。是、人の行なふべきすぢめなり。是即、禮也。こゝを以て、聖人のとき給へる禮の字は、理の字にあたれり。されども理といはずして禮といへるに子細あり。理といへば、かたちとわざにあらはれたる迹なくして虚也。故に取守しがたし。禮は、理の品節文章とて、人のわざにしな〴〵あり。よきほどありて其理あらはれ見え、形をなして實也。故に取守るべし。是を以ての故に、禮といひて、理といひ給はず。釋名曰、禮は體也言得事之體也。此意は、體とは、かたち也。禮は、心に本づけども、あらはるゝ所は、事の上に見えたるかたちを云ふ。人の行儀作法の正しく、三千三百のわざにあらはれて、法の正しきが禮なり。是皆、かたちありて、目に見ゆる所なれば、體也と云ふ。事にあらはれずして、かたちなくんば、禮にあらず。しかれども、又、かたちの上にかゝはりて、心上に誠敬なくば、文のみにて本なし。禮あにらず。只、敬を本として、外に行なふに文あるは禮なり。

禮

禮は、心につゝしみありて、人をうやまふを本とし、萬事を行ふに、則にしたがひて、正しく理あるを文とす。則とは作法なり。孝經に禮は敬而已矣。云意は禮は敬を專とす。而已とは、此外にはなしと云詞なり。朱子曰、禮の本は在二于敬一人。人をうやまふは、心のつゝしみよりおこる。人をうやまふも。其人をあはれむ心より出る故、朱子も禮は仁のあらはれたる也といへり。禮記曰、禮は理也。周子曰、理曰レ禮。理はすぢめ也。すぢめとは、萬事を行なふに、各、正しき則ありて、其則にちかはざるは、即理なり。理にしたかへば、萬事正しくして、おさまる。理にしたがはざれば、萬事邪にして、みだれて行なはれず。朱子曰、禮は天理の節文、人事の儀則也。天理は、自然に定りて、かくのごとくなるべき道理也。節文は、過不及なきよきほどなるを云ふ。節は過ぎざるなり。文は不及なきなり。うやまひ過すは、節にあらず。うやまひたらざるは、文にあらず。かざり過るは、節にあらず。いやしくしてふつゝかなるは文にあらず。是、皆理にたがひて、禮にあらず。萬事の節文、皆かくのごとし。人事の儀則とは、人の行なふわざの行儀にあらはれたる作法なり。視聽言動の四の身のわざも、萬事の制行も、よきほどなる自然の法あり。是、人事の儀則なり。中庸には親レ親之殺、尊レ賢之等、禮所レ生也といへり。云ふ意は、親類をしたしむは、仁也 其内に、父子兄弟諸父從兄弟などの品あり。其親疎尊卑の次第同じからざる、是、親レ親之殺也。賢を尊とぶは義也。人に大賢あり。小賢あり。才能ある人あり。舊識恩德ある人あり。其内に、大小高下の品あり。是、尊レ賢之等也。親類の品に應じ

にして、わが身に私せず、人のため宜しくすれば、利を求めざれども、おのづからわがためよからずと云ふ事なし。故に易にも、利者義之和也と云ふ。大學に、國は利を以て利とせず、義を以て、利とすといへり。利慾をほしいまゝにして、わが身ひとつを利せんとすれば、必ず、人に害ありて、わが身のわざはひとなる。古語にも、さいはひは禍のかくるゝ所といへり。愚者は此理にくらくして、只、われ一人のためよからん事をはかれども、是即、わが身の害となる。眼前の利をはかりて、後來のわざはひをしらず。

○子曰、君子義以爲ㇾ質、禮以行ㇾ之、孫以出ㇾ之、信以成ㇾ之、君子哉。云ふ意は、君子の事を行ふは、義を以てした地とすべし。義は事を制する本なれば也。萬の事を行なふに、まづ義か不義かをかへり見るべし。義にあらずんば、行ふべからず。義に合はゞ行ふべし。是義を以てしたぢとする也。其上は禮を以てすべよく行ひ、孫を以てへりくだりて人にたかぶらず、信を以始終眞實に行なふべし。是君子の行なり。されども義なければ其事の主なし、故に、禮孫信の三そなはりても、非義なれば見るにたらず。尙書に以ㇾ義制ㇾ事といへるも此意なり。

人に相應して宜しき也。是、人倫の道にして、宜しく行ふべき道也。故に人義と云ふ。

○見レ危致レ命、見レ得思レ義。論語子張之語也。人の危難なるを見ては、わが命をおしまず、君父のために身をすつるは、云ふに及ばず、朋友といへども、時宜によるべし。或朋友と相ともなひて、道をゆく時、不意に敵する者ありて、朋友を殺さんとす。たとひ、わが老父母ありとも、其所を退き去て、身をのがるべき義にあらず。身をすて敵をふせぎて、友を助くべし。是、危きを見て、命を致す也。此時もし、われ父母ありといひてにげさらば、義にあらず。いまだ事もなきつねの時に、かねて朋友に、わが身をゆるしあたふるは、義にあらず。不孝と云ふべし。時にあたり、危きを見て命をすつるは義なり。不孝にあらず。凡、義をすてゝ行はざれば、死ぬべき節義にあたりても、身をのがれ、かひなき命いきてはぢを世につたふ。かくあらんよりは、義を行なひて、死して榮名を世にのこさんこそ、なきあとまでの面目ならめ。見レ得思レ義とは、財と祿とを得るに、みだりに利をむさぼりて、得まじき物をとるは、義にあらず。此物わが得べき義か、得べからざる義かと、みづから思案して、義にあたらば得べし。義に害あらば得べからず。もし得べからざる義ならば、萬鍾の祿は云に及ばず。一介といへども人にとるべからず。もしとるべき義にあらば、舜の堯の天下を得たもふも、不義なりとすべからす。得べからざる義にあたりても、わが得るかたに心ひかれて、得ても義に害なしと思ふは、私欲にひかれて、是非の心まよひくらきなり。

○義は、天理の公なり。利は、人欲の私也。二の者は、各別の事にて、雪と墨との如し。然ども義を專

得んため義を行ふは私意なり。君子のする所にあらず。

○子曰、君子之於二天下一也、無レ適也無レ莫也、義之與比。君子は天下一切の事において、専に主としてすべき事もなく、又すべからざる事もなし。是、萬の事善惡一定せず、只、時の宜き道にしたがふべし。一事を以ていはゞ、世に出て、必、仕ふるを専にせず、是無レ適也。つかへまじき時はつかへずしては世をのがるべし。又、必ず仕へざるを以むねとせず。是無レ莫也。つかふべき時は、つかへて道を行ふべし。然ればつかふるもつかへざるも、只、義とともにしたがふべし。つかへてよろしき時は、つかへ、つかふまじき時はつかへず。是義にしたがふなり。たとへば、道をゆくにはやきがよしといふは適なり、はやきをあしゝとするは莫なり、はやく行てよき時ははやく、しづかに行てよき時はしづかなるは、義とともにしたがふなり。人に物をあたへんと定むるは適也、あたへまじきと定むるは莫也。あたふべき時はあたへ、あたふまじき時はあたへず。是、義とともにしたがふ也。萬の事、皆、是を以て、おしてしるべし。義は事の主なり。萬事の善惡も一定せず。只、義にまかせて行ふべし。是善也。

○禮運曰、何をか人義と云ふ、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これを人義と云ふ。仁は人を愛する德也。人を愛する中について、各其人によりて相宜しき道あり。是、義也。父は子をいつくしみ、子はおやに孝を行ひ、兄は弟によく、弟は兄にしたがひ、夫は婦に義あり、婦は夫にしたがひ、君は臣に仁あり、臣は君に忠ある、此十の者は人の義也。義は各其

すは義なり。刀を以てつみなき人をきるは、暴惡と狂亂となり。

〇見レ善則遷、有レ過則改。此二句、易の益の卦の文なり。わが行ふ處あしからざれども、人のいふ事、人の行なふ處、わが行なふ處よりまさりて善なるを見ば、即わが行へる事をばすてゝ、すこしなりともまされるかたにうつるべし。是を、善を見て即うつると云ふ。いまだよき事としらずば、すべきやうなし。すでに、すべき義としりて行なはざるは、ちからもなき事也。是、義を見てせざるは勇なき也。過あれば、則改むとは、わが行あやまりあらば、即時に早く改むべし。猶豫してわがひが事をかざり、改むるにはゞかる事なかれ。善を見てうつるは、其工夫かろくしてやすし。過ちを改むるは、其工夫おもくしてかたし。十分にちからを用ゆべし。たとへば、うす白き物を潔白にずるは、やすし、黒き物を白くする事は、かたきがごとし。此二は、即、義にうつる道なり。是、學問の道のつとむべき處、力行の要也。

〇見レ利思レ義。利は一切のわが身のたよりよき事也。財祿にかぎらず、財祿を得るも、亦、其中にあり。わが身のため、たよりよく、或たからを得、祿を得る事ありとも、得べきか得べからざるか、只、義のあるゝ處をおもふべし。利をむさぼりて、義をわするべからず。義と利とは、善と惡と、君子と小人とのわかるゝ處なり。義とは天理の公なり。利は人欲の私なり。專、わが身のためよきやうにするは利なり。我か身を利せんとすれば、必ず、人に害あり。是、惡なり。人に害あれば、必ずわがわざはひとなる。人を利するは、是義也。義あれば道理と和する故、利を求ずして、自利は其内にあり。されども、利を

の民、自よろこんで、まことに歸服す。是、誠の道を以て民をおさむる也。是を王道と云ふ。堯舜禹湯文武などの行ひ給ひし道、是也。又、仁義の德はなけれど、仁義の名をかりて、善を行ひ、民を服し、亂をしづめて、國天下を得んと思ふ。是、行なふ所は善にして、王道に似たれども、内心には、國土を得んと思へる利欲ありて、僞て仁義を行へるなり。是を覇道と云ふ。齊の桓公、晉の文公などの行へるわざ也。是亦、義と利とのわかち也。學者のなす所も、是に同じ。孔子曰、古之學者爲レ己。是、ひとへに身ををさめん爲にせし學問にて、義也。又曰、今之學者爲レ人。是、人にほめられ名を得んためにする學問なれば利也。しかれば、王伯のわかちも、君子小人の分も、學問の實否も、皆義と利との二よりわかる。

○子路問へり、君子は勇をたうとぶやと。子路は勇をこのむ人なれば、かくは問へり。孔子こたへて曰、君子は義をたうとぶ。位ある君子、もし、勇のみありて義なければ、其力にまかせて、反逆をなし亂をおこす。位なくいやしき小人、もし、勇のみにして義なければ、其力あるをたのみて盜賊をなす。凡、勇は氣にちからありて、人をおそれざるを云ふ。力をたのみて、義なければ、かくのごとし。義は事の主なり。義を以て事を行へば、其事正し。義なくして事を行へば、其事皆邪也。勇はまことに善をなすべき力なり。義を以て勇を行へば、其勇貴ぶべし。治世には其力を以て、善をなし、亂世には、其力を以武を行ひ、敵をうち亂をしづむ。是皆、義を以て勇を行ふ德なり。まことに貴ぶべし。もし、義なくして勇を用ゆれば、かへりて道にそむき物を害す。たとへば、力を以て敵をきり惡人をころ

に君のためにして、私のためにせず。君の寵愛をねがふ心あるべからず。是、義を正して利をはからざる也。君につかふるにかぎらず。萬の事、皆、かくのごとし。すこしもわがためにする心あるは利なり。義にあらず。此利はみだりに財祿をむさぼるごとくなる利欲にはあらず。仁人の事なれば、利欲は云に及ばず。義を行ひて、おのづから來る自然のしるしを云ふ。其自然のしるしを得んと思ふは利なり。張南軒、義と利とをといて曰。義は爲にする處なくして爲也、利は有ㇾ所ㇾ爲而爲ㇾ之也、云意は、義は唯我がすべき道なればするなり。名聞利養か何ぞわが身の爲にするにあらず。もし、名聞利祿私愛のためにするは義にあらず。是、利なり。董子の言、まことに至れるかな。張南軒の說も、亦、道理分明なり。共に諸子にすぐれたり。君子の道は、萬事の行、皆、義理に志して、我が身のためにはからず。是、君子の心とする處、小人のことなる處なり。たとひ天下に公なる善事を行ふとも、心にわが爲にする私あらば、是、義に非ず。利なり。小人の身に善行なくして、心ひとへに利をむさぼりて、義をすつるは、云ふにたらず。たとひ、人ありて、身に行ふ事善なれど、其心に露ほどもわが利をはかりねがふ處ありて行はゞ、鄉里のほまれある人といへども、義にあらず。其所は、君子の心術の上にて、くはしき論なり。小人の上の沙汰にはあらず。たとへは、潔白なる物に、一點の墨を付れば、白と云ひがたきがごとし。天理人欲、同ㇾ行異ㇾ情と、胡五峯いへり。天理は義也、人欲は利也。義も利も、身の行ひは善なれば、同じ事なれど、心底に公と私とのかはりあり。是、同ㇾ行異ㇾ情也。是亦、義利の分ち也。又、王霸の辨もこゝにあり。いにしへの聖人、仁義を行なひて、民をなづけ給へば、國天下

善人を愛し、惡人を罰するは、義也。文道を以て、人民を愛しなつくるは、仁也、武道を以て人をおどし敵をうち、亂をしづむるは、義也　文武の道も、即、仁義よりいづ。凡、此等の理を以て、おして仁義のわかちをしるべし。仁義は、もと一理にしてわかれたり。一をかくべからず。人道は、只、仁義の二にあり。故に、聖人易において、人の道をたてゝ、仁と義と云ふとのたまへり。二の者そなはりて、人道たつ。人の禽獸にかはれるは、只、仁義あるによれり。人は萬物の靈と稱し、天地の性は人を貴しとし、萬物にすぐれたれば、わが身ながらもたうときは、是、仁義の性ある故なり。もし、仁義をすてゝ、行はずんば、なんぞ貴ぶにたらんや。

○孟子の、梁惠王に對して、利をおさへて仁義を說き給ふは、仁なれば心に私欲なくして、人を愛する故に、人をそこなひて、わが身を利する事はせず。義なれば、人にとると、人にあたふると、必、宜しきにかなふ故、とるまじき物をとりて、わが身ひとりを利する事をばせず。利は仁義のうら也。わが身に私して、人をかへり見ず。わが身を利すれば、必、人を害す。其はては、必わが身のわざはひとなる。義を行へば、利を求めずして利おのづからあり。故に利を以て利とせず、義を以て利とす。されども利を得んために義を行ふは、眞の義にあらず。

董仲舒曰、仁人正二其義一、不レ謀二其利一、明二其道一、不レ計二其功一。利とは義を行なふ自然のしるし也。故に利者義之和也といへり。君につかふるを以ていはゝ、朝夕つゝしんで、君によくつかふれば、君もよろこびて我を愛し給ふ。是、義の和する處、利なり。君子の君につかへて義を行ふは、只一すぢ

ふべきかあたへまじきかをはかりて、あたふべきものにあたふるは、義なり。こゝを以て、仁は理一也。義は分殊なり。仁はひろく人を愛す。是、理一なり。義は人を愛するに、親疎貴賤貧富をわかちて、其宜にしたがひて、各其分にかなふは分殊なり。

○尙書に以㆑禮制㆑心、以㆑義制㆑事といへり。禮は敬のみ。敬して心の私曲を制する也。義を以て事を制すとは、萬事を行ふに、其事に宜しく制する也。制すとは、たとへば、長きをたちてよきほどにし、多きをへらしてよき程にするが如し。物を裁判して、よきやうにするを云ふ。是、仁をたすくる也。一年の功も、春夏生長するは、仁也。秋冬收藏するは、義也。收藏とは、草木零落し、生氣おさまりて根にかへるを云ふ。仁ありて義なければ、たとへは春夏の生長するばかりにて、秋冬の收藏なければ、萬物成就せざるが如し。子をそだつる一事を以ていはゞ、子を愛するは、仁なり、子の惡を戒しむるは、義也。愛せざれは、恩なくして他人のごとし。愛のみにていましめざれば、其子不義にながれ惡におち入て、わざはひとなる故、姑息して愛するが、かへりてあだとなりて、眞の愛にあらず。君を愛するは、仁なり。君にあやまちあればいさめ、君のために身をわするゝは、義なり。君として下を愛するは、仁なり。臣の惡をいましめ、臣下の才德の高下と、貴賤の位にしたがひて、各、相應につかふは、義也。又、人民を愛し養なふは、仁也。法をたて罪あるを刑して、いましむるは、義也。愛せざれば、人民安からずして、生養をとげず。いましめざれは、惡人こりず、人を妨ぐる故、仁愛の道行なはれず。惡人をいましむるも、人をたすけんとの心なれば、義も仁よりいづ。人を愛するは仁なり。

のどけく、やはらかにして、萬物を生長せしむるが如し。義は、秋冬の氣のひやゝかにはげしくして、物をからししぼむるがごとし。中庸に、義者宜也、尊レ賢爲レ大とは、上に、仁者仁人也、親レ親爲レ大といへるに對せり。仁は、あまねく人を愛する理也。義は愛すべき人を、各其品にしたがひて愛し、又、敬ふべき人をうやまふ理也。其中につきて、賢人を尊とぶは、尤義の大なるなり。いかんとなれば、多くの人の內にて人をえらびわきまへて、賢人をたつとぶは、其人に相應したる事也。是、宜也。賢をたつとびて、大賢は師とし、小賢は友とすれば、其敎いさめをうけ、わが智ひらけ、萬の道理明らかになり、わが身のわざ道理にかなふ故に、賢をたつとぶほど、大に宜しき事はなき也。孟子も、仁は人の心なり、義は、人の路なりとのたまへり。仁は、人の心とする所、生理なり。義は、人の行べき路とする處、道理なり。仁なければ、人心をうしなへるなり。義なければ、人道をうしなへるなり。凡、義は、つねに居ては、君上のため身をすてゝ、忠を行ふ。義なければ、常に居ては、理の宜きをすてゝ、只、利のためにす。變にのぞみては、恩をわすれ德にそむき、利につき害をのがれ、命をおしみ、死をおそれ、君父をすてゝ敵にくだり、つたなきふるまひをしてもはぢず。禽獸にひとしきわざなり。皆是、義を失なふ也。

○仁は溫和慈愛なるを云。義は斷制なれば、善惡を二にわかちて、善をこのみ惡をにくむを云ふ。ひろく衆を愛するは、仁なり。小人を遠ざけ、君子に近づくは、義なり。財を人にほどこすは、仁なり。あた

五常訓卷之四

義

中庸曰、義者宜也、尊ㇾ賢爲ㇾ大。朱子章句云、宜者分ニ別事理一、各有ㇾ所ㇾ宜也。周子も宜曰ㇾ義。釋名曰、義者宜也、裁ニ制事物一、使ㇾ合ㇾ宜也。諸說皆宜きを以て義とす。宜しきとは、萬事萬物の品にしたがひ、其理をわきまへて、相應するを云ふ。朱子は義者心之制、事之宜といへり。制とはたちわかつ意、裁判する也。心の制とは、心中に善惡をわかつ處の理あるを云ふ。義の心にあるは利刀の如し。物來れば、刀を以てたてば二つとなる。善惡を決斷する事、かくの如し。是、心の制也。義の體とす。事之宜とは、諸事に相應して、其理の宜きにしたがふを云ふ。是義の用とす。事之宜は、心の制ありて、善惡をたちわかちて後の事也。人を愛するは仁也。父母兄弟妻子親戚朋友賓客の親疎貴賤の品にしたがひ、其相應に愛するは宜也。是を義と云ふ。人を愛するは仁也とて、おやも他人も一やうに愛するは宜にあらず。是墨子が兼愛なり。宜とは、其物其事に相應するを云ふ。たとへば夏はかたびらをき、冬はわた入の小袖をきるが如し。宜しきに品多し。人の位により、わが位により、時により、處により年の老幼により、其外萬事萬物に付て相應あり。是宜也。宜にかなふは、即、義也。朱子、又、義者、斷制裁割之道理といへり。斷制裁割は、たちわかつの意。是、仁の溫和慈愛に對していへり。事物にのぞめば、其善惡をたちわかつ事、たとへば利刀を以て、物を二にさくが如し。仁は、春夏の氣の

いふのみ。

賊子とは、親のあだかたきとなる子を云ふ。天につかふ道をつくして、天心にかなへる人は、子として舜のごとき大孝の人なり。天災にあひて、難儀に及ぶといへども、つゝしみて、天命をおそれしたがひ、天をうらみざるは人の子としては、申生が繼母の讒にあひて、父獻公より殺されしかど、父母をうらみざるが如し。天よりうけたる所の五常の性を、全くたもち行なひてかゝざるは、たとへば曾子の父母にうけたる身體を、そこなひやぶらざるが如し。天よりわれを富貴にし給ふは、父母の我を愛するが如し。天恩をよろこんで、わするべからず。天より我を貧賤にして、憂あらしむるは、天の我をにくみ給ふにはあらず。我が身に艱難を見せしめて、我か徳行を成就せしめんためなれば、天をうらむべからず。おやにつかふる孝子は、其身いける間は、親にそむかずしたがひつかふ。死ぬれば心やすんじて、おやにはづる事なきがごとく、天につかふる人も、いける間は、天道にしたがひてつかへ奉るが、人となれる道也。死ぬれば心やすくして、天にはづる所なかるべし。是、いはゆる朝に道をきいて夕べに死すとも可なりの意也。凡、西の銘の意は、はじめより半まで、人は天の子にして天地萬物皆我が一體なる事をとけり。半より後は、天地につかへて仁を行なふ道をいへり。尤よく見て、其理を自得すべし。

〇同じ事をかさねてしば〱いふ事、老のくりことのやうにて、見きく人、いとひきらひ給ふべけれど、仁の理、いたりて大なれば、我が愚にして、一たびに、たやすく理のきこゆるほどときがたければ、いかにもして此書を見る人に、古人のいたれる敎をさとらしめんために、愚忠をつくしてかへす〱

心において、人我の偏執ふかく、只、己を利して人をめぐむに心なきは、たとひ、無學の人といふとも、其むまれ付たる天性の良智にも、かほどの理は知ぬべければ、など其本心にそむきて、かゝるさがなきことわざをばしぬるや。況、學者は、猶其つみ、ことさらおもき事にこそあれ。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レ仁、斯仁至矣。仁は人の心也。なんぞ遠きにあらんや。われにある故に、このんで求むれば、即、得やすし。是、仁至るなり。

○張子の西銘の意は、仁人の天につかふまつる道をいへり。天を父と稱し、地を母と稱し、人は其めぐみによりて生る。天地の氣をとりて、我か身體とし、天地の理をうけて、わが本性とす。故に人は天地の子也。天下にあらゆる民は、われと同じく、天地の子なれば、皆我か兄弟なれば、尤愛すべき事、云ふに及ばず。鳥獸草木などの萬物は、わが類にはあらざれども、同じく天地の氣をうけたれば、我がともがらなり。是又、あはれむべし。みだりにそこなふべからず。大君は、我嫡兄也。大臣は、嫡兄の家相なり。老人をうやまふは、わが兄をうやまふ也。いとけなきをいつくしむは、わが弟を愛する也。凡、天下の病者、かたわ。子なき老人、父なきみなし子、やもめなどの貧窮にしてたよりなき者は、皆、我が兄弟の內にて、不幸なる人也。とりわきあはれむべし。人たる者は、天の子にして、天下の人は、皆わが兄弟なる事、かくのごとし。故に、およそ、人となる者は、天地につかへておそれつゝしみ、天地の道にしたがひ、行はずんはあるべからず。人の子として、親に孝するがごとくなるべし。天理にそむくは、子として、父母にそむく、悖德の子の如し。仁を害するは、天のため賊子なり。

おそれずしてやすんじ、其身のほろぶる事を行なひてたのしみとす。おろかなりと云ふべし。

○孟子曰、人皆有二不レ忍一人之心。忍ぶとはこらゆるを云ふ。かんにんする也。人たる者、必皆、人に對して堪忍ならざる心あり。云ふ意は、人のうれひくるしめる事を見ては、わが心かなしみて、こらへがたくして、せうしがり、うれひかなしむ。是、人に忍びざるの心なり。即、仁心なり。此の心、人皆これあり。孺子の井に入んとするを見て、おどろきかなしむ心、是なり。此心をおしひろめ行ふは、仁をする道なり。人のきらひいやがる事を、このかたよりしかけて、何とも思はずしてかんにんし、とがなき人をしゑたげくるしめて、何とも思はずしてかんにんする、是皆、人に忍ぶるの心なり。とにかくに、心つよくして、人のうれひをかなしまざるを云ふ。是、人の本心にあらず。うれひくるしみを見て忍びがたきは、人にかぎらず。とりけだもの草木まで、そこなひくるしむるにこらへがたきは、即、仁心なり。しかるに、只、人にしのびざるの心ありとのたまへるは、萬物皆わが一體にして愛すべけれど、中について人においては同胞なれば、其あはれみ尤もせつなる故に、とりわき人に忍ざるの心ありとのたまふ。人のうれひくるしみを見ながら、何とも思はて忍ふは、心つよき人と云ふべし。其心つよきといふは、即、人に忍ぶる心なり。是、不仁の別名なり。

○仁者は、人我のへだてなし。我身を立るを半とし、人を立るを半とす。他人すらへだつべからず。いはんや、一家の親戚をや。況、父母兄弟をや。此心をもて人倫にまじはらば、人我の私すくなくなりて、克伐怨欲の人を害し我を利せんとする心、やうやくうすく成て、仁愛の道行はれなん。人もし、此

はすすみがたし。故につとむべし。

○およそ人、精力をつひやす者、時にあたりては、其損をしらざれども、時ありて盡きぬ。精力をやしなふものは、時にあたりては、其益を見ざれども、時ありてさかんなり。人の善惡を行なふも、亦、かくの如し。德をつみ行をかさぬれば、當時は其福をしらざれども、時ありて世に用らる。義をすて理にそむくは、當時は其禍をしらざれども、時ありて亡ぶ。易に積善の家には必餘慶あり、積不善の家には必餘殃ありといへるは、此意なり。善は積かさねて後來るゆゑ、善を行ふ志はおこたるべからず。小善なりとも行なふべし。惡はつもれば必わざはひとなる。故に小惡なりとも行なふべからず。おそるべし。

○尙書に曰、天道は善はさいはひし、淫にわざはひす。又曰、善をなせば、これに百の祥をくだし、不善をなせば、これに百の殃をくだす。又老子曰、天道好レ還。是、皆天道の善をこのみ、惡をにくみ給ひて、善人にさいはひし、惡人にわざはひして、善惡のむくいをかへし給ふ理をいへり。此理、古今和漢其證多ければ、必ずうたがふべからず。愚者は此理をしらで、天道をおそれず。只、眼前の利をむさぼりて、後のわざはひをしらず。豈たゞ義理にくらきのみならんや。わが身の禍福損得をもわきまへず。かなしむべし。不仁の至り也。

○孟子曰、不仁者はともにいふべからず。云ふ心は、不仁者は道理ををしへいさめがたしと也。又曰、其あやうき事をやすんじ、其ほろぶるゆゑんをたのしむ。云ふ意は、不仁者はわが身のあやふき事を

らず。故に羅泌が路史と云ふ書に、佛事さかんなれば、天譴を招くといへり。いふ意は、佛事結搆すぎて、過分の財をつひやしてやまざれは、民のわざはひとなりて、必天のせめありといへり。古も其ためし多し。梁の武帝伽藍を多くたて、佛事を盛にせられし事を、達磨に問れしに、無功德とこたふ。武帝はつひに臣下のために臺城におしこめられ、餓死せらる。かゝる事を以て、佛事さかんに過るは、天の譴あり、又佛意にもかなはずと云ふ事をしるべし。又むくいにあはんため、さいはひを求めて善を行なふは、是利欲の心よりいでたり。陰德にあらず。惡を行なふよりまされりといへども、誠の善にあらず。同じくちからを用る事なるに、誠の心より善を行ふべし。いつはりを以てするも、苦勞は同じ事にて、いたづら事なり。

○人は、たかきいやしき、只つねに仁心を存して、日々に、人に到益ある事を行ふべし。忿をこらへ、慾をおさへて、日々善行をなすべし。いかりと慾をこらへざれば、善は行なひがたし。只いかりをおさへ慾をこらゆる人、善をよく行なふ。わが身を利して人に損ある事を行なふべからず。わがちからにしたがひて、人をすくふべし。仁心をだにたもたば、日々に善行多かるべし。少しは財をつひやし、少しは心をつかひ、少しはひまをつひやしても、人の利益になる事を行ふべし。人のために益ある事をせずして、わが身に利ある事のみするは、小人の心なり。日々善にならへば、善心日々にさかんになる、日々惡にならへば、惡心日々にさかんになる。善にならへば日々にたのしみ、惡にならへば日々に苦しむ。善惡共にならひによれり。されども惡にはおもむきやすし。故におそるべし。善に

たるをことはり、人のうらみいきどほりをとき、力あらば道橋を修理して、往來のなやみなからしめ、又は禽獸蟲魚をみだりにころさず、草木をも時ならざればみだりにきらず、凡かやうの事を陰德と云ふ。是、人をあはれみ、物をめぐみて、天道につかへ奉る道なり。陰德を行ひ、久しきをつめば、必其むくいを求めざれども、後日に、必ず天道のめぐみありて、しば〱わざはひをのがれ、福壽をまし、其家をさかんにして、子孫にさいはひあり。是又、天道の善にさいはひし給ふ常理にして、古今和漢のしるし多き事、あげてかぞへがたし。うたがふべからず。貧賤の人すら、陰德を行なへば、其むくいかくのごとし。いはんや一郡一鄕を領し、或はつかさくらゐ高き人は、下をやすんじ民を養なふを以て職分とする事、是、天より命じ給ふ所なり。常に心を用て、天意にしたがひ、民をあはれみ、困苦をすくひ、政をおこし、仁をほどこさば、其功大にして、天道のむくいも又かぎりなかるべし。富貴の人、多くは陰德の行なふべき事をしらず。勢に乘じて下のくるしみをかへり見ず。人のつひえをいとはず。わが身ひとつの榮花をきはむれば、陰德なくして、天地のいかり、人民のうらみつもりて、後はわざはひ出來、子孫にもむくゆるものなり。天道は、まことにおそるべきかな。又陰德をは行はずして、鬼神にへつらひいのりて、さいはひをもとめわざはひをのがれんとして、無益の事をなし、民をくるしめて、財をつひやす。是をたのんで、わざはひをまぬかれんとせば、天地神明の御心にそむきて、かへりて、わざはひ有り。佛家にて是を業福と云ふ。佛道においても、甚きらふ所なり。佛道よりいはゞ。佛は慈悲を專にすといへば、かかる民のくるしみとなる事は、佛意にかなふべか

德ある者は、かげにて善を行なへ共、必ず、天道に通じて、あらはに天のむくいありて、福を得ると也。

○陰德は、富貴なる人のみ行ふべきにあらず。貧賤の人といへども、其志あれば行はれずと云ふ事なし。いかんとなれば、金銀米錢を多くみだりに人にあたへ、無益の事をなして、たからを多くつひやすを陰德と云ふにあらず。たゞ、わが分限にしたがひ、力の及ぶほどほど、こしめぐむべし。仁愛に心を用ゆれば、たれも成やすし。せめてわが身のをごりと欲とに財と心と用ゆる十分が一のちからをつひやさば、其すくひほどこす事ひろかるべし。仁愛ふかくして、久しく陰德をつみ行なへる人は、其めぐみをうくる人のよろこぶのみにあらず、天地神明の御心にかなひよろこび給ふ理なれば、必ず天道のむくいあつく、目に見えぬ鬼神のまもりありて、たび〳〵わざはひをのがれ、子孫もながくさかえたのしむ事、其理明らかにして、古今和漢ためしすくなからず。何のさいはひか是にしかん。何の祈禱祭祀か是にしかんや。人をすくふ道は多し。うゑこゞえする人をたすけ、鰥寡孤獨のより所なき者をめぐみ、乞丐の人にほどこし、人の困窮をたすけ、もし位あらば、善人をすゝめ、惡人をしりぞけ、才能を取あげ、人の害をのぞき、人の利をおこし、ひろく民をすくひたすくべし。位なくとも、人をあはれむ心は、同じかるべし。人の財をつひやさず。人に苦勞をなさしめず。人の財をかりては、わが身を儉約にして、必ず、早く返して、人をくるしめず。老人病人をいたはり、かたわなる人をあはれみ、人の才能をねたまず、ほめすゝめ、みだりに人をそしらず、人に善をすゝめ、惡をいましめ、人をおしえてうまず、下部をあはれみ、風雨寒暑に人をくるしめず、人のしえたげられ

をめぐまざれば、みちてかくるのわざはひあり。おそるべし。又、我が采地の民は、我が養ふべきものなれば、年凶にして、饑饉に及ばゞ、わが身の俸養を儉約にし、費やさずして、力にしたがつてすくふべし。一人も餓死せしむる事なかれ。民の妻子下人をうらしめ、父母兄弟離散し、貧窮飢寒にいたらしむる事、わが身にかへり見るべし。心をいたましむる至極なり。あはれむべし。凡吝嗇にしては、仁義禮智共に行れず。殊に仁の道かくるもの也。又吝嗇ならね共、不仁なる人は、人をめぐむ事をこのまず。無用の事には、財を多くつひやす物也。

○道橋のとほりがたきあやうき所は、ちからあらば修理して、道行く人を、心やすく自由に通らしむべし。又途中に人の足をそこなふべきさくひいばらなどあらば、去るべし。其外かやうの心つかひをすべし。是、陰德にして、仁愛の道也。

○人もし富貴にして、いたづらにたからをたくはへ、人にほどこさゞらんは、富貴なる益もなく、思ひ出もなき事なるべし。古人、これを守錢虜と云ふ。親戚朋友、又、わが家に出入する者、采地の農人、わがかどにくる乞丐など、貧窮にくるしめる者あらば、わがちからに隨ひて救ふべし。是富貴なるかひありて、たのしみとすべき事なり。

○人の世にをるは、陰德をつみ行なふべし。陰德は、かげのめぐみとよむ。慈愛を心の内にひそかにたもちて、人をすくひたすくるを云ふ。世俗にこれを慈悲と云ふ。古人の曰、陰德は耳のなるがごとし。われのみしりて、人しらずといへり。又、古語に、陰德ある者は必陽報ありといへり。いふ意は、陰

の徳により、主君のめぐみをうけ、父祖の恩によりて、たとひ富貴ならねど、世わたる事、さほどくるしまざる身ならば、其分にしたがひて、彼われにしたたしき人、わかしれる人の、世をわたりかねて、うれひにしづめる人を、すくはざらんや。もし、これをかなしと思はず、すくふ志なくば、われながら不仁にして、天地の御心にそむさぬる事、おそるべきと思ひ、みづから其身をせむべし。わが身のやしなひは、いかなる富貴の人といへど、日に一升の穀をくひ、年に一襲の衣をきるにすぎず、さればわが身の俸養は、さほどゆたかにあづからずして、おほくのつひえをなさずとも、身ひとつを過し、且父母妻子従者をやしなふ事も、たりやすかるべし。其餘の財は、さほど多くつみかさねずとも有なん。多くをさむれば、必ずあつくうしなふと、古人のいへるごとく、財を多くつみかさぬれば、かへりてわざはひ出くる理あり。天のにくみ給ふ所なれば也。彼世をわたりかねて、うれひくるしめる人に、わがちからにしたがひて、ほどこしたすけば、あに心よからざらんや。是、われに天地より生れ付し所の仁を行なひて、天地につかふまつる道なれば、わが職分をつとむる也。

〇天地の、我に財祿をおほくあたへて、富貴にし給ふは、必我一人のために、あつくめぐみ給ふにはあらず。わが力を以て、貧なる者に財をほどこしめぐませんために、われにおほく財祿をあたへ給ふ理りなれば、人にほどこさゞるは、天の御心にそむく理なれば、おそるべし。わが財ををしむべからず。もし天心にそむき、財多くして、人に施さゞれば、わざはひ出來る物也。易に、天道はみつるをかくといへり。又物みつればかくともいへり。古語にも、あつまれば散ずとも云ふ。財おほくて、人の貧窮

は、理にそむきて仁にあらず。君子の人物を愛するは、理一にして、分殊なり。君子の心は、すべて人倫を愛し、萬物を愛せずと云ふ事なし。是、理一なり。理一とは、すべて萬物を愛する理は一也。愛せずと云ふ事なき也。理一は是、仁なり。人を愛する内にも、親兄弟妻子親戚朋友臣僕の品あり。是、分殊也。分殊とは、愛する内に、其親しきうとき、高きいやしき、大と小との分によりて、其愛する品に厚薄のかはりあるを云ふ。分殊は是、義也。禽獸は愛すべしといへども、時により事により、殺すべき義あり。是又分殊なり。されども是を用るに、時あり禮ありて、みだりに殺さず。草木をきるにも、時ありて、みだりにきらず。いにしへは、春夏に草木をきらず。成長する時なれば也。山林に入て木をきるにも、鳥獸をころすにも、時あり。獸の子をとらず。鳥の卵をとらず。胎あるを殺さず。巣をくつがへさず。皆是、天道にしたがひ、物をあはれむ仁なり。ころすべくしてころすは義にして、仁其中にあり。ころすべくしてころさゞるは、仁に似て義にそむく。まことの仁にあらず。今の人聖學をまなばず、聖道をしらずして、みだりに聖人の法を議すべからず。

○此世にうまれては、高きもいやしきも、皆同じく天地の子にして、同じ人なるに、なかにつきて不幸なる人は、家まどしく財なくして、つねに衣食ともしく、朝夕うれひくるしめり。且年あしく、衣食ともしく、やしなひたらずして、世をわたるよすがなき人多し。わが身幸にして、かゝるくるしみなく、かれは不幸にしてかゝるうれひにしづめり。彼貧民たとひ疏遠の人なりとも、其もとをたづぬれば、同じく、皆わが兄弟のわびしき人なれば、あにかなしまざらんや。我がともがら、幸に天地

のちををしみ、草木の其生をとげんとする理は、人と同じ。いかんぞみだりに、これをころし、からをきり根をたつべき。されど五穀をさまたげ、人に害あるをば、ころしきるべき道理なれば、是非に及ばず。又俸養のため、人の利益となり、民用を助くれば、やむ事を得ずして、これを用ゆ。是義なり。しからずして、人間に妨なくば、其生育をとげしむべし。是物を愛するの仁なり。不仁なる人は、わが身の外は、すべて心をかよはさずして、情なく物のあはれをしらず、物をくるしめいたましめ、命をたつ事をこのむ。あさまし。

○儒者の道、鳥けだものをころすは不仁なりと云ふ人あれど、それは道をしらざる人の言なり。君子は、故なければ禽獸をころさず。故なくしてみだりにころすは、儒者の道にあらず。末世の人のわざなり。是を儒者の道と云ふべからず。ころすべき理あれば、人をもころして義にあたる。いはんや鳥けだものをころすまじき理あれば、草木をもきらず。禽獸はさら也。曾子曰、樹木時を以てきり、禽獸時を以てころす。孔子曰、一樹をきり一獸をころすも、其時を以てせざれば不孝也。是みだりに木をきり物をころすは、天地の物をそこなふ也。不孝と云ふべし。いにしへの人、田はたけに作れる五穀をそこなふ鳥獸をころして、民のために害をのぞき、是を用ひて宗廟社稷の神をまつり、老をやしなひ、賓客にそなふるため、民の隙を用ひて、武事をならはしめ、軍法ををしへんがため、四時の狩をして、鳥獸をころせしは理なり。君子の道は、只理にしたがふのみ。理にしたがはざれば、おやをすてゝ、他人を愛し、人を愛せずして、鳥けだものを愛し、ちかきをすてゝ遠きをしたしむ

明して、專、仁をとき、又仁義をとき給へり。凡仁を專として敎へ、仁義をそなへて說給へるは、是孔孟の家法なり。

○いにしへ、國家の長久せしは、其君仁なればなり。亡びしは、其君不仁なればなり。桀紂以下、歷代不仁の君、ほろびざるはなし。堯舜湯武は申すに及ばず、漢の高祖、文帝、後漢光武、唐太宗、其餘歷代の賢君は、皆仁愛ありし故、國家長久せり。凡國家の興亡、身の安危、皆仁と不仁とによれり。貴も賤も、仁の道豈つとめざるべけんや。禹湯は己が身をせむ。故にさかへたまふ。桀紂は人をせむ。故に亡びたり。己をせむるは仁なり。人をせむるは不仁なり。左傳に、國のおこるは民を見る事、やぶるか如し、其亡ぶるは民を見る事、土芥の如しといへるも、仁不仁のことなるなり。

○とりけだものむし魚を、すべて物と云ふ。物をいかす事をこのみ、ころす事をきらふは、人の本心なり。されども口腹の欲を以て、物をころす事をこのむは、本心を失なへる也。いのちをゝしみ、死をおそるゝ事、物も人と同じ。ころさるゝ時、いたみくるしむ事、物も人と同じ。子を愛する事も、物も人と同じ。たゞ物は智なく力なく物いはず。是、人とかはれり。こゝを以て、人にころされてくらはる。肉食をこのむ者は、小鳥は一食におほき事十にいたる。はまぐり小えび小魚の類は、一食に數十百にいたる。或は、いきながらやき煮てくらひ、或は、いきながらきりわりて食ふ。不仁なりと云つべし。仁に志あらん人は、物のかなしみをかへり見て、あはれむべし。ころす事をこのむべからず。

○禽獸蟲魚は知なし。草木は情なしといへども、人と同じく、天地の氣をうけて生ず。禽獸蟲魚のい

は、元を以てかねたり。元は天の物を生ずる理也。これを以て、亨利貞をつらぬけり。春の生氣を以て、夏秋冬をつらぬくが如し。五常の仁も、亦かくの如し。仁を以て義禮智をつらぬけり。天の四德も人の四德も、ひとつ〳〵ならべ平らかにしていへば、各、一事なり。專にとは、すべて云ふ也。すべていへば、元を以て亨利貞をかね、仁を以て義禮智をかぬ。

○天地の、萬物を生ずるめぐみの心を、わが身に體認して心とし、其善心の、はじめておこる所をやしなひそだて、これを害する所の私欲をさりて、火のはじめてもえ出るをふきおこすがごとく、泉のはじめて流れ出るをみちびきて流すが如くにせば、一念の惻隱をおしひろめて、萬民をすくふべし。一念の羞惡をおしひろめて、萬民を正すべし。是をおしひろめみつれば、四海ををさむ。おしひろめざれば、まちかき父母につかふるにたらず。

○程子の言に、聖賢の仁をいへる處をあつめて見ば、仁をしり得んといへり。今の學者、仁をしらんとならば、孔孟程朱の仁を說給へる言を、數年の間心をひそめて求め味ふべし。急迫にすべからず。誠つみ力久しくば、自然に其理をしるべし。若、しからずば、聰明博學の人といへども、仁をばしりがたかるべし。

○虞書に好﹅生之德と云ひ、安﹅民則惠といへるも、皆仁なれども、未だ仁の名なし。仁の字聖經に見ゆる事は、尙書の仲虺之誥にはじめて出づ。曰、克寬に克仁といへり。其次に伊尹の語に、民罔﹅常懷、懷﹅于有﹅仁といへり。孔子にいたりて、專に、仁の一字を以て敎とし給ふ。孟子も亦孔子の敎を發

りては、其理廣大にして、かへつて見へがたし。又曰、觀ニ鷄雛一、此可レ觀レ仁。鷄のひよこのはじめて生じて、うごきやまざるも、生意のはじめてさかんなる時、此理見よければ也。又曰、切レ脈、最可レ觀レ仁。此意は、人の脈の常に發してやまざるは、生意のつねにやまざるなり。又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云ふ意は、人の胸中にみち〳〵たる者は、惻隱の心也。中にみち〳〵てある故に、物にふるれば即仁心おこる。子思孟子の心は人也、とのたまふも、此意なり。人の身に心の理みち〳〵てこれあるゆゑ、仁は人なりといへり。たとへば、人の身には生氣みち〳〵てある故、針にてさしてもいたむが如し。人の心に、仁愛の理みち〳〵てあるゆゑ、孺子の井に入んとするを見て、たちまち惻隱の心生ずるは、此故なり。是を眞心と云ふ。人の本心也。人欲の私より出る心は、眞心にあらず。本心をとり失なへる也。程子又曰、天地生物之理、可レ觀而不レ可レ言、識レ之者、便知レ道也。天地の物を生ずる理は、眼前にみちて見ゆる處なれば、見るべしといへど、其理は、ことばにのべがたし。若、これをしれる人あらば、即道をしれる人ならんと也。右の數說は、程子のよく仁をしれることば也。仁をしらずしては、如レ此云ひがたかるべし。學者心をつけて、此等の說を、しづかに玩味して、天地生物の理を自得すべし。もし此理を自得せば、仁をしれる人なるべし。しからば、其樂、手のまひ足のふむ事をしらざるべし。此理をしらずんば、四書六經の文字訓詁を詳にしり、其上、博學多識にして、古今に通ずとも、道しらぬ人なるべし。

○程子曰、四德之元、猶ニ五常之仁一、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ニ四者一。いふ意は、天の元亨利貞の四德

かつ也。復レ禮は天理を存する也。人欲にかちて、又天理にかへる、二の工夫也。一をかくべからず。人欲にかちたるのみにて、天理を存せざるは、異學の事也。此問答は孔顔傳授の心法なり。いるかせに思ふべからず。學者のつとめ行ふべき所也。

○身の私にかちて、道理に立かへるは、仁の體也。人を愛し、物を利益するは、仁の用也。體ありて後用行はる。故にまづ、わが身の私にかち、禮にかへるべし。人欲さらず、天理行れずしては、仁愛の道人にほどこしがたし。

○孟子は仁人心也と說き、學問之道無レ他、求二其放心一而已矣と說き給ふ。求二放心一とは、仁心の外物の欲にひかれて、取失なへるを、をさめてもとめ得べしとなり。學問の要は、わが仁心のはなれたるを求め得るより外にこれなし。放心を求むるの工夫は敬にあり。敬とは、おそれつゝしみて、此心をまもりたもつ工夫也。內にある仁心をば、外におしひろめ行なふべし。外物にひかれて、仁心を放ち失なへるをば、をさめて內に入るべし。

○程子曰、觀二天地生レ物氣象一。是天地の生理のやまざる處眼前に見えたるをいへり。其氣象は即溫和慈愛なり。人にありては、仁なり。又曰、萬物之生意、最可レ觀。云ふ意は、萬物皆生意あり。是、仁也。中につきて、物のはじめて生ずるは、生意さかんにして見えやすし。竹の子など、はじめ生ずる時、日夜に長ずる事、さかんなるを以て見るべし。枝葉しげれる時は、生意見えがたし。仁の理、はじめて惻隱にあらはるゝ時は、此心、尤さかんにして見えやすし。ひろく政をおこし、仁をほどこす時にいた

五常訓卷之三

仁之下

孔子の弟子顏淵仁を問ひ給ふ。孔子答て曰、克レ己復レ禮爲レ仁。己とは、身の私欲也。禮とは、身の行ふ事、理にかなひてほどよきを云ふ。仁を害するものは、身の私欲也。身の私欲にかちて、身の行ふ所理にかなひて、ほどよきに立かへりぬれば、本心の德に害なくして、全くなる。全しとは、きずなきを云ふ。是、仁をなす工夫也。凡私欲は、おのが身より出るものなる故に、己が身にかつは、即、私欲にかつ也。禮は元來吾が身に生れ付たる理なれど、私欲にうばゝれて、とり失なへるを、もとのごとくとりかへして、立かへるべしと也。顏子又克レ己復レ禮べき條目を問へり。孔子こたへ給ふ意は、凡、人の身に耳目口體あり。目は見、耳はきゝ、口はいひ、體はうごく。人のわざ多しといへども、此四の事の外にこれなし。此四の事につきて、其心に私欲なくして、禮を以て物を見、物をきゝ、禮を以て口にいひ、體にうごくべし。非禮とは、上にいへる己が身より出る私欲也。淫聲邪色などの外、物の非禮にはあらず。非レ禮勿レ視とは、身に禮なくして、私欲を以て物を見る事をいましむべしと也。外の邪なる色見ざるは、云ふに及ばず。非レ禮して勿レ聽とは、身に禮なくして、私欲を以て物をきく事をいましむべしとなり。外の淫聲をきかざるは、云ふに及ばず。非レ禮していはず。非レ禮して動かず。此四の者は、身の私欲にかちて、天理にかへる工夫の條目にて、即、仁をするの事也。克レ己は人欲に

く、知慧もなきものなり。是、惻隱なければ四端なし。惻隱の四端をかねたる所也。

○仁は人の性にして、人々に皆そなはれり。孔子、仁を行なふの道をばつねに說給ふといへど、其理のふかき事は、聞得る人すくなければ、まれにとき給へり。又、一事の善も仁心よりいづといへども、仁の全體は至りて大にして、少もきずなきを以て名づくる理なれば、仁を以て人にゆるし給ふ事まれなり。顏子の亞聖も、三月仁にたがはずとのたまひ、三月ののちは、仁ある事をゆるし給はず。仲弓子路冉求子貢公西華などは、皆、孔門の歷々の高弟なり。されど、皆仁をばゆるし給はず。陳文子令尹子文は、其行高しといへど、夫子、各其長ずる所をばゆるして、仁をゆるし給はず。是、仁は至て精粹にして、廣大なる道理なればなり。李延平曰、當レ理而無ニ私心一、則仁矣。いふ意は、行なふわざ道理にかなひて、心中に私なきは、仁なりと也。行なふ所理にかなへども、心に私あるは仁にあらず。心に私なきとても、行なふ所理にあたらざれば仁にあらず。內外共にきずなき人は、孔門の賢者といへど、得がたければ、孔子のかる〲しく、仁を人にゆるし給はざるゆゑ、是なるべし。伯夷叔齊をば、仁を求めて仁を得たりとの給ひ、微子箕子比干をば、殷に三仁ありとのたまひて、皆仁をゆるし給ふは、其心私なく、其行理にかなへるゆゑ也。

天は地をすぶ。地は天の内にあり。故に天道をいへば、地道は其内にあり。天につかふれば、地につかふるも其内にあり。

○孔子のをしへは、只仁の一字をもつぱらとし給ふは、仁は四徳をすべ、萬善百行の本とする理なればなり。しかればば人道は、只ひとへに仁を以て本とせり。仁義禮智は人の性の條目なれど、皆仁より出る所にして、仁わかれて四となれり。是を以て五常は仁を本とす。仁を以て義禮智をかぬ。仁は仁の本體なり。禮は仁の節文也。義は仁の斷制也。智は仁の分別也。是、四德は皆仁にこもれり。たとへば春は生氣の初なり。夏は生氣の長ずるなり。秋は生氣のおさまる也。冬は生氣のかくるゝなり。是春を以て夏秋冬をかぬ。仁の義禮智をかぬるも、又かくの如し。故に明道の曰、義禮智皆仁也と。されど仁義禮智とわかてるは何ぞや。仁の内おのづから此四德あり。これをわかてば、仁の理いよ〳〵明らかなり。四にわかつは、仁の理を明らかにせんがため也。四時をわかてば、一年の元氣の運行明白にして、知やすきがことし。

○四德四端、いづれも四の者をならべ說といへども、其はじめまづ仁心なければ、必義禮智なし。惻隱の心なくては、生理ほろび、心かたくなに愚にして、羞惡辭讓是非の端もおこらず。たとへば石の頑にして、生氣もなく、心もなきが如し。俗語に物のあはれをしらざるは木石のごとしといへるが如し。又身のなえしびれたる所は、刀にてつき、火にてやけども、いたみをおぼえざるが如し。仁は生理なり。あはれみなり。あはれみなくて、物のあはれをしらざる人は、義理もなく、禮もな

となれど、かざりて外をつとめ、内に實なければ、仁にあらず。此二章を以て仁の理をしるべし。又曰、仁者必有ㇾ勇とは、仁者は心私にわづらはざる故、義を見ては必行なふ。内にかへり見るに疚しからず。故に事にのぞみてうれへずおそれず。節義をかたく守りて身に私せず。此故に仁者は必勇あり。血氣の勇者はけなげにて、身をすつれども、仁義なければ道理にあたらず。すてゝかひなし。勢により節にのぞみては、身に私して道理にそむき、節義をうしなふ故に、必ず仁あらず。其勇もたのみなし。子曰、志士仁人無ㇾ求ㇾ生以害ㇾ仁、有ㇾ殺ㇾ身以成ㇾ仁。仁に志ある人、仁ある人は、義の死すべき時節に、わが身に私せず命いきん事をもとめて、わが心の道理を害せず、身をころしても道理にかなへば、其心やすし。こゝを以て身をすてゝ仁の德をなすとなり。不義にして命いきても、わが心の道理をうしなへば、いけるかひなし。是仁者の勇ある所なり。こゝを以て程子も、人必有ㇾ仁義之心ㇾ、而後有ㇾ仁義之氣ㇾといへり。志は氣之帥とて、心だにつよければ、氣はそれにつれられてつよし。仁義の氣あれば、即、勇武行なはる。

〇天によくつかふる道を仁とし、よくつかふる人を仁人と云ふ。おやによくつかふる道を孝とし、よくつかふる人を孝子と云ふ。仁人の天によくつかふるは仁なり。孝子のおやによくつかふるは孝なり。禮記に仁人の親につかふるは天につかふるが如く、天につかふるはおやにつかふるが如し、是故に孝子は身を成すといへり。おやにつかふるには愛をおもくし、天につかふるには敬をおもくす。愛敬をつくして天につかへ、親につかふるは其身の德行の成就する道なれば、これを身をなすと云ふ。

をしたしむは、皆是親ㇾ親也。次に民を仁す。民とは萬民なり。其内にも、貴賤親疎の次第あり。次に物を愛す。物とは、とりけだもの草木を云ふ。とりけだもの草木を愛するも、各次第あり。先鳥獸を愛し、次に草木に及ぶべし。親を親み、民を仁し、物を愛するは、輕重の次第あり。親を親しむは、尤あつく、民を仁するは、是につぎ、物を愛するは、民を仁するよりかろし。此三は、すべていへば皆仁也。其厚薄の次第、みだるべからず。是、自然の理にして、しひて次第をわかつにはあらず。

○仁は義禮智信をかねて、其中にあれども、五の者をならべ云ふ時は、各一理ありて、仁を相たすくべし。仁の理、義を得ざれば宜しく行はれず。禮を得ざれば、節文なくして立ず。智を得ざれば、善惡を明らかに知らず。信を得ざれば、いつはりて守りがたし。四の者、皆そなはりて、仁の道行はる。然れば義禮智信は、もと仁よりいでゝ、仁をたすくる理なり。

○仁は天地にありては物を生ずるの心也。人にありては、溫和にして人を愛し、物を利する心也。仁はたゞ愛の理を以て云ふべし。天の道、人の道、皆此愛を以て本とせり。愛をすてゝ仁をいふは非也。

○子曰、剛毅木訥者近ㇾ仁。又曰、巧ㇾ言令ㇾ色、鮮矣仁。剛毅は心こはくつよくして、柔弱ならざる也。木は容貌質朴にして、かざりなきを云ふ。訥は言のたくみならず、にぶきを云ふ。心剛毅にして、物慾にかゝめられず、容貌質朴にして、かざりなく、言たくみならざるは、其氣象を以て云ふ。仁とは云ひがたし。されど外をつとめずして、内に實あれば、其質仁の理にちかし。巧言はことばをよくして、仁者の言に似たり。令色は顏色をよくして、仁者の容貌に似たり。顏色言語は見ごとにきゝご

物なり。天地のうめる人と物をあはれむを以て、天地につかへ奉る道とす。天下に人多けれど、五倫の外にこれなし。君子の道は、五倫にまじはりて、なさけふかく、めぐみあつきを、人の道とするは、人倫は、皆天、地の子也。人倫をあつくするは、即、天地につかへ奉る道也。人倫を愛するとて、わけもなく、一やうに人を愛するは、道理にそむけり。墨子と云ひし人、仁をまなびそこなひて、天下の人を一やうに兼愛する道を立たり。是ひが事也。人を愛するに、したしきうときと貴賤とによりて、自然のしなあり。品なければ、おやをも路人をも、一に見るなり。人倫の中に、とりわきおやにつかへ孝を行ふを専一とするは、人倫の本をあつくする也。次に、兄弟夫婦朋友なり。君臣の義は、又、父子の親みと同じく、尤おもし。おやを愛するを本とするは、是、わが生付たる仁愛の先おこる處、自然の道也。しひて次第を立るにはあらず。人倫を愛して、其次には、鳥獸蟲魚草水まで愛するは、是又、天地のあはれみ給へる御心にしたがひて、我もあはれむ也。天地の萬物をうみ給へる内に、取わき人民を尤あつくし給ふは、人は萬物の靈なれは、禽獸草木に同じからず。天地の性、人を貴としとす。こゝを以て、天地の御心をうけて、まづ專人倫をあつくあはれみ、次には鳥、獸草木をも愛すべし。君子の道は、只、一すぢに天地の御心にしたがひて、そむかざるにあり。是、天につかへて孝を行ふなり。是を仁と云ふ。もし、人倫を愛せずして不仁なるは、天地の不孝の子なり。孟子に親をしたしみて民を仁し、民を仁して物を愛すといへり。君子の仁愛を行ふ、其次第かくの如くなるは、其品にしたがひて、心を用るに厚薄あり。是、自然の理にしたがへり。まづ父母兄弟をしたしみ、次に親戚

とす。恩をしらざるは禽獸と同じ。恩をしるとしらざるは、人と禽獸とのわかるゝ處なり。俗語に、恩をしらざるは木石に同じと云へるがごとし。されど、木石は天地と人の妨とならず。わが輩のおろかに、私多き者は、かへりて妨となり、木石にだにおとれるわざ多し。身をかへり見るべき事にこそあれ。かへすがへす天地の中に生れたる人、天地の恩をしらでつかへ奉らざるは、いかんぞや。

○仁は、天地の物を生ずるを以て、心とし給へる理を、わが身にうけて心とする德也。故に、仁は萬善をすべて其中にあれど、只ひとへに人をあはれみ物をめぐむを以て仁とす。天地の人物をうみそだてめぐみ給へる御心にしたがひて、天地のうみ出しいつくしみ給ふ人と萬物を、われよりも、又、天の御心をうけてあはれみめぐむ、是すはち、仁の心にして、天地につかへ奉る道なりとしるべし。此仁心より、百行萬善は行はれ出るなり。天地を父母として、わが身は天地の子なり。天下の民はわれと同じく天地の子なるゆゑに、即是、わが兄弟也。其内に王公大人あり。是、わが兄弟の内にて、位たかき人なり。鰥寡孤獨病者かたわ乞食貧人あるは、皆わが兄弟の內にて、不幸なる人なり。有レ位をうやまひ、不幸なるをあはれむは、皆是、わが兄弟をあつくしたしむの道にして、即是、天地につかふまつる道也。たとへば、人の子としておやに孝をおこなふ道は、おやの命にそむかず、おやのうめるわが兄弟にむつまじく、又お、やのしたしめる親戚朋友、おやの愛するしもべまで、其ほどにしたがひて、なさけふかきを以て孝とす。いかにおやのひざもとにてあけくれつかふるとも、おやのうめる所のわが兄弟になさけなくば、おやの心にそむきて、至りて不孝といふべし。天地のうめる處は、人と萬

事、いと口をし。たとひ不幸にして、聖賢の書をよまずとも、天をいたゞき、地をふみ、其中にうまれながら、かほどの事は、其是非をわきまふべき事にこそ侍れ。いはんや、すこしばかりにても、いにしへの聖賢のふみをよみたる人、此ことわりをわきまへざらんは、いとはかなくこそ聞ゆめれ。さればわれも人も、天地のめぐみによりて生れ、天地の内に身をよせ、天地のやしなひをうけ、天地の心をうけながら、天地の心にそむき、天地の道をしらず、天地の財をつひやし、天地の物をそこなひて、日々に天地にそむけるわざをのみ行ひ、天地につかへ奉る事をしらで、一生の間夢見るが如く、酒にゑへるが如く、まよひてさとらず、此身をはりて、草木禽獣と同じく、くちなん事は、人と生れたるかひなし。いたりて不仁にして、又、おろかなりと云べし。人の子として、おやにつかへずして、おやの用にたゝず、かへりておやにそむき、不孝にしておやをくるしむるがごとし。さればおやによくつかふるを孝とし、おやにそむくを不孝とす。天地によくつかふるを仁とし、天地にそむくを不仁とす。仁と孝とは一理也。天地の恩と父母の恩とは同じ。父母につかふる心を以て天地につかふるは仁なり。天地につかふる心を以て、父母につかふるは孝なり。又、天理にそむきて人慾を行ふは、わが父母に不孝にして、他人の父母をしたしむが如し。かへすがへすたゞ人はあだなる世のまよひをさとりて、大恩をうけて人と生れ、身をよせたる處の、いたりてたふとき天地の道にあけくれしたがひ、身ををはるまで天道をおそれつゝしみて、天につかへ奉るべき事にこそあれ。是即、仁の心にして、人の道也。人となる物、天地の恩をしらずんばあるべからず。恩をしるを以て人

物の靈なれば、などか天地の恩の大なる事をしらですぎぬべきや。故に、人の道は、只、天地の恩をしりてつかへ奉るに有り。天地につかへ奉る道はべちにあらず。天道にしたがひてそむかざるにあり。天地にしたがふとは、いかにぞや。わが心に生れ付たる仁の德は、是天地よりわれにさづけ給へる也。こゝを以て、仁を行ふは、即、天地の御心にしたがひてそむかざる也。たとへば主君よりさづけ給へる官職を、よくつとむるを以て、君につかふる忠義とするが如し。仁を行ひて、天地のうみて子とし、愛し給へる人倫を愛するが、天地につかへ奉る道なり。人倫は五あり。五倫と云ふ。五倫はわが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の五品を云ふ。倫は輩也、類也。天下の萬民かぎりなしといへど、其類をわかてば、此五に出づ。五倫を愛するは、萬民を愛する也。萬民は、天地の子にて、愛し給ふ所なれば、われ是を愛するは、即、天地の御心にしたかひて、天地につかへ奉る道なり。仁の性にしたがへば、五倫を愛する道、おのづから行はる。中庸に、性にしたがふを道と云ふ、是なり。仁は性なり。五倫を愛するは道なり。天地より生れ付たる仁の性にしたがひて、五倫の道を行ふが、天地につかへ奉る孝にて、人の道也。是乃、仁なり。人の道とする所、さらに此外に有べからず。次に、禽獸草木を愛するも、亦仁、の內の事なり。天地は、萬物の父母なれば、人倫を愛し、次に萬物を愛するも、亦天地につかふる道也。

○およそ人は、かりそめの一飯の恩、一物のめぐみをうけてだに、其心に銘じてわすれざるべきことはりなるに、かほどきはまりなき天地の大恩をうけながら、それをさとらずして、はかなき世のならひにまよひて、天道にそむき、人道を行はず、其大恩の萬一をも報せずして、身ををはりなん

り公にして愛の理行はる。是仁也。公を即仁とは云ふべからず。恕すれば、人我のへだてなくして、公なり。公なれば愛行はる。是仁なり。恕は、仁を行ふ工夫也。愛は、仁のほどこし也。たとへば、仁は、河水の流れ行て、とゞこほらざるがごとし。私は土石の河水をふさぐが如し。不仁は河水の土石にへだてられて、ふさがりてながれざるが如し。恕を以て、人我の私をさるは、たとへば、川に土石のふさがれるを、すきくはなどを以てほりとほすがごとし。ほり通せば、水とゞこほらずして流れゆく。公は土石のふさがりなきが如し。愛は、水のながれゆきて、よく物をうるほすがごとし。私あれば。不仁なり。恕すれば公なり。公なれば、愛行はれて仁の道たつ。此たとへを以て、仁恕愛公私の別をしるべし。

○樊遲問〻仁、子曰愛〻人。仁は、愛をつかさどる故に、仁を行なふの道は、人を愛するにあり。此人の字は、五倫をさして見るべし。人を愛するは、即人倫を愛する也。人の道は仁を行なふにあり。仁を行なふの道は、人を愛するにあり。人を愛せんとならば、まづ心の私をさり、人我のへたてなくして、あはれみの心をおしひろむるにあり。愛〻人を以て仁を説き給ふ。誠に切實にして、近きをしへなり。

○人は父母より生ずといへど、其根本をたづぬれば、皆天地の恩によりてうまる。うまれて後一生の間も、亦、天地のめぐみによりて、身をたつる事、猶、おやの氣をうけて、うまれて後も、おやのやしなひによりて、人となるがごとし。是、誠にきはまりなき大恩ならずや。此故に、天地を以て大父母とす。天をば父と稱し、地をば母と稱す。人は天地の子なり。まことに天地の恩のきはまりなき事、海山を以てたとへがたし。天地の恩のむくひがたき事、子として父母のむくひがたきと同じ。人は萬

夫つとめずして愛の理行はるゝは、仁者の事也。賢人以下は人我の私あるゆゑ、恕を以て私をさりて仁を行ふべし。故に恕はつとめて仁にいたる道なり。熟するは仁なり。生しきは恕也。自然にかなふは仁なり。つとめて理にかなふは恕也。私なくして公なれば仁也。仁なれば愛す。子貢の孔子に一言にして身ををはるまで行ふべき者ありやと問れしに、孔子曰、其恕乎、おのが欲せざる所を人にほどこす事なかれとこたへ給へり。一言とは、一字也。恕の一字は、仁にいたる道なり。是、一生の間守り行ふべき道也

○恕を行ふには、公私の二をわきまふべし。公とは私なきを云ふ。わが身を愛する心を以て、人を愛し、われ人のへだてなく、われひとりをたてんとおもふ私なきは公なり。是、仁者の心也。私とは、おほやけならざるを云ふ。われと人とのへだてありて、たゞわが身ひとつを利せんとおもふは私也。又わが親しみ愛する人をひいきして、ひとへに利益せんとするも私なり。皆是、小人の心なり。凡、天下萬事の善惡のおこる處は、皆公と私との二よりいづ。又君、子小人のわかちもこゝにあり。私あればまちかき恩をうけたるわが親と君をわすれ、たゞわが身の利慾をのみつとむ。いはんや。他人をや。私なければ身をすてゝも君父のために忠孝をつくす。いはんや、利欲などにひかれて、君父をおろそかにすべけんや。

○仁恕公私の別をいはゞ、人我をへだてず、私なきは公也。公にして愛の理行はるゝは仁也。私ありて人我をへだて、愛の理行はれざるは不仁なり。人我の私をさりて、公にする工夫は恕也。恕は私さ

らふもの也、かくのごとくわが心を以て、人の心にくらぶるに、つゆたがふ事なし。不仁無禮を人のわれにほどこすは、わがきらふ所也。是を以て、人の心をおしはかるに、人もまた不仁無禮をきらふ故に、人に不仁無禮をほどこさず。是恕也。民をおさむる道を以ていはゞ、わが身もし下にありて困窮し、うゑこゞへ、妻をうり子をうりて、親子はなれ、兄弟妻子離散するにいたらば、わがはなはだきらふ事なるべし。其心を以て民の心をおしはかるに、わがきらふ如く、民も又きらふべき事をしりて、民のうゑずこゞえず、困窮せず、妻子をうらざるやうにあはれみてほどこすべし。是を、おのがほつせざる所を人にほどこすことなかれといふ。又、孔子のよくちかく取てたとふるを仁の方といふとのたまふも、此意也。わが心に近く取てたとへくらぶれば、人の心も同じ心なれば、わが心にたがはず、わが心を以て、人の心をおしはかりて、人にほどこすは則恕なり。是又、己をおす恕也。恕に此二義ありとしるべし。いづれもおのれをおすといふ義也。

○仁は德の名なり。恕は仁を行ふ工夫也。德の名にはあらず。工夫とは、つとめのしわざを云ふ。世俗に、思案するを工夫といへども、左にはあらず。思案も其内の一也。仁に至らんとならば、恕を行ふにあり。仁は愛の理也。恕は人我の私を去て、愛を人にほどこす工夫なり。仁はたとへば筆也。愛はたとへば筆より書出す文字也。恕は筆を手にとりて、物かくがごとし。仁は體なり。愛は用也。恕は仁を行なふつとめ也。恕なれば私なく公にして、仁の理行はれて、愛のほどこしひろし。恕なければ、仁心あれども愛の理行なはれず。故に仁愛を行はんとならば、恕をもつぱらつとむべし。

○孔子曰、仁者は己たゝんとほつして人をたつ、己達せんとほつして人を達すと。此意は仁者は心に私なくして公なる故、人我の隔なし。我身をたてんと思へば、人をも共にたつ。我が身を達せんと思へば、人をも共に達す。人と我とのへだてなし。人を思ふ事、わが身と同じ。是、仁者萬物を以て一體とするの心なり。もし、わが身を專に愛して、人を愛せざるは、人我の私にへだてられて、公の心なし。是、不仁也。仁にいたらんとほつせば、ちかくわが身の上にて、人の心をたとへ、わがこのむことを、人にほどこし、我がきらふ事は、人もきらふものなれば、わが心にて、人の心をおしはかりて、人にほどこさず。是、おのれをおす恕の道にして、仁にいたる工夫也。

○賢者以下は、私なき事あたはず。私あれば人我のへだてありて、仁にいたらず。仁にいたらんと思はゞ、人我をへだつる私の心をさるべし。私をさりて仁にいたる工夫あり。推レ己を恕と云ふ。おのれをおすに二すぢあり。一には、わが心に人をあはれむ惻隱の一念生ぜば、其心を外におしひろめて人に及ぼして、人において愛せずと云ふ事なかるべし。子を愛するを以ていはゞ、わが子をあはれむ心をおしひろめて人の子をあはれむ。是、おのれをおすと云ふ。わが子のみ愛して、人の子を愛せざるは、人我の私也。凡、わが心に四端の善あるをば、皆外におしひろめ行なひて、十分に至らしむべし。内にありても、外におしひろめて行はざれば用をなさず。是は内にある仁を外におし出してひろめ行ふ也。是、己をおす恕也。又、一には、仁を人にほどこすの道、わが心を以て人の心をおしはかるに、人も我も同じ心なれば、わがこのむ事は、人も亦必このむものなり、わが心にきらふ事は、人も亦必き

○天地のめぐみは、至りて大にして、人と萬物をうみて、又やしなひいかし給ふ。此故に尙書に、天地は萬物の父母といへり。天地の理生みてやまざる故に、其生みたる德を以てよく萬物を生じ給ふ。易に天地の大德を生と云ふ、是也。夫、天地に、別につかさどりなし。物を生ずるを以て、つかさどりとす。程子曰、天は、只是以ㇾ生爲ㇾ道。朱子曰、天地以ㇾ生ㇾ物爲ㇾ心。人は天地の物を生じ給ふ心をうけて心とす。是仁也。故に仁の理の根本は天より出づ。天の生理、人の仁、同じ理なり。

○尙書に人は萬物の靈といへり。靈とはたましひとよむ。人は萬物にすぐれて、あきらかなるたましひあるを云ふ。天地は萬物の父母なれば、萬物は天地の子なり。されど萬物の內人は、陰陽の正しくくはしき氣をうけて生る。故に鳥けだもの蟲魚、凡、萬物にすぐれて、とりわき、天地の大德を生れ付たり。こゝを以て、萬物の靈といへり。又、孝經に、天地の性人を貴しとすとものたまへり。天地の內に性をうけたる物、人ばかり貴きはなし。いかんとなれば、天地の德をたがへずして、其まゝ心に生れ付たれば也。されば、人は、すなはち、天地の萬物をうみ給ふ生理を以て心とせり。此心を名づけて仁と云ふ。およそ人たる物は、いにしへ、今、此仁わらずと云ふ事なし。是人たる者の心也。故に、孟子にも、仁は人の心なりといへり。若、人此仁をうしなはゞ、かたちは人なりといへど、心は禽獸に近かるべし。然れば、人と生れたるしるしなく、萬物の靈とするにたらず。又、貴としとすべからず。故に、人となる者は、仁を心にたもち、身に行なはずんばあるべからず。いかんとなれば、仁は天地よりうけて、人となれる理なればなり。

しびるゝを名づけて、不仁と云ふ事、尤しかるべし。仁者の心は、わが身ひとつを利せず、萬物とわが身とへだてなく、一體として愛せざる物なし。是、私欲のへだてなくして公なる故に、我が心よく万物に通じ、人のうれひくるしみを見ては、わがうれひくるしみの如くいたみかなしむ。鳥獸草木までも、あはれみめぐみてそこなはず、鳥獸のころされ、草木のみだりにきらるゝを見ても、いたむ心あるは、皆我と一體なれば也。凡天地の内にあらゆる萬物は、皆、我が身にあらざるはなし。是を天地萬物を以て一體とすと云ふ。是、仁者の心也。凡、人倫も禽獸草木も、同じく天地のうめる所にて、同氣なれば、もとわが身と一體の物なれども、私欲あれば物我のへだてありて、わが身の外は心通ぜずして、人のうれひくるしみを見聞すといへども、我が心にあづからず。たゞわが身にさへ便よければ、人のくるしみは何ともおもはず。是、不仁者の心也。人の身血氣ふさがりめぐらずして、なえしびれて、わが身とも覺えざるが如し。

○桃の實杏の實を桃仁杏仁と云ふ事も、亦よく名付し也。仁は人の心の生理なり。桃杏の實、ううれば必ず生ず。是、其内に生理あれば也。もし、生理なくんば死物也。うゑても生ずべからず。桃杏の實、生理内にありて、いまだ發生せずといへど、發生の理を内にふくめり。是を以て桃仁杏仁と云ふ。仁の内にありて、いまだ發せざるも、亦、かくのごとし。發せずといへども、愛の理は内にふくめり。程子曰、心はたとへば五穀のたねの如し。たねの生意あるは仁なり。其たねをまきて、陽氣發して、苗生ひ出るは愛の情なりと。苗はじめてきざすは、惻隱の心なり。是らの說を以て仁の理をしるべし。

云ふ。たとへていはゞ、春のけしきのどかなるは溫和なり。春の陽氣よく、草木萬物を發生するは慈愛なり。朱子の此二說にて、仁の字義大むねそなはれり。

○韓退之の博愛謂レ仁と說るは、仁の天下萬民に行わたりたる大用なり。物として愛せざる事なきなり。仁者は、まことに博く愛すれども、それは末也。根本にあらず。程朱は、仁の根源よりときて、全體をすべたり。韓子の言、全く理なきにはあらず。されど仁は性なれば、其本よりとさて、大用をかぬべし。

○四書六經の內に、只、仁の一字をいへるは、義禮智をかねたり。仁義の二字をときて、禮智をいはざるは、仁は禮をかね、義は智をかねたり。百行萬善は、皆五常よりいづ。五常は、又、仁の一字を以てかねたり。此故に、孔孟はもぱら仁をもとむる工夫を以てをしへ給ふ。其說は論語孟子の書に見えたり。

○程子曰、醫書に、手足のなえしびるゝを名づけて不仁とす。此ことば尤よくなづけかたどれり。仁者は、天地萬物を以て一體とす。己に非と云ふ事なし云々。人の身病なくして血氣ゆきわたりてよくめぐれば、手足のさき針にてさしてもいたむ。もし風濕氣虛などの病によりて、血氣ふさがりめぐらざる所は、刀にてさし、火にてやきてもいたまず。なえしびれて、我身とも覺えず。是を醫書に名づけて不仁と云ふ。不仁者の心、外物を一體とせず。物と我との隔ありて、仁心其物に行いたらざれば、人のうれひくるしみをも、我が心に何ともなくいたまず。かへりてなさけなく人をくるしめしひたぐ。手足に血氣めぐらずしてなえしびれ、いたき事も、かゆき事も、おぼえざるが如し。故に、手足のなえ

體也、愛は扇を以て、人をあふぐが如し。あふがずんば扇も用なし。あはれみなくんば、仁なんぞ用あらんや。すべていへば愛するも仁也。たとへばあふぐも扇なるがごとし。性情體用も皆仁也。體をわかちて見、又、合せて見るべし。程子又曰、仁主二於愛一。是仁、は愛の理をふくめるゆゑ、うごきて人にまじはれば、專、愛する事をつかさどれり。義の宜をつかさどり、禮の敬をつかさどるがごとし。天地の萬物を生ずる心は、即是、天地の物を愛するの理なり。其理を人にうけて性とするは、即仁なれば、仁は人物を愛するを主とせり。朱子曰、仁心之德、愛之理。心の德とは、德は得る也、天地の人物を生じ給ふ心を我が心に得て、わが物となれる道理を德と云ふ。義禮智も、皆心の德なれど、仁は、義禮智をかねたれば、仁において、もつぱら心の德と云ふ。たとへば、一家の中、兄弟四人あれども、嫡子一人を以て其弟をかぬるが如し。愛の理とは、心の德のいまだ外にあらはれざる内に、おのづから物をあはれむ理をふくめるを云ふ。仁に愛の理あるは、飴の甘きが如く、酢のすきがごとし。其内の味なり。たとへば俗語に、ひらかねど扇は風のつぼみかな、といへるがごとし。すべていへば、仁は心の德也。わかちていへば愛の理也。心之德愛之理の六字、朱子はじめて發明せる所、後の學者に功あり。是、周子の德愛を曰レ仁に本づけり。或曰、愛之理は發用をさせりと。此說非也。朱子曰、愛之理者是乃指二其體性一而言。此說の證とすべし。愛は用なれども、愛の理は内にふくめるを以ていへば、あらはれたる用にあらず。朱子又曰、仁は、溫和慈愛の道理、溫和とは、其心のどけくやはらかなるを云ふ。慈愛とは人と萬物をいつくしみあはれむを云ふ。溫和は仁の氣象を云ふ。慈愛は仁の道理を

から物をあはれむ道理あり。是即仁なり。又、仁は人の身に生れ付たる心なれば、仁人心也といへり。然れば、仁は天地の心をうけて、心として、あはれみの理を、其内にふくめり。故に人、にまじはりては、あはれみの心おのづからやむ事なし。されども其中につきて、まづ父母を愛し、次に兄弟一族を愛するが、仁愛の内にて、いと大なる理なり。故に親をしたしむを大なりとすといへり。親とは、親類なり。先づ、親類をしたしみて、後他人を愛す。是仁、を行なふ次第也。人なりとときヽ人の心也ととける字訓、尤親切にして、仁の理によくかなへるなるべし。周子は德愛を仁と云といへり。愛はあはれむ也。仁は心の德にて、人をあはれむを云ふ。愛を以て仁をとくは、是仁の大用をとけり。仁の用をなすは、あはれみを人にほどこすにあり。故に愛を仁と云ふ。夫仁は性也。性は心に生れ付たる理なり。體也。愛は情也。情とは性の外物に感じて、うごきあらはれたる心を云ふ。用也。愛は仁の性の用にあらはれたる也。體は見えがたければ、あらはれたる用を以てとけり。愛を以て仁をとくは、是用につきて體を示す也。程子は天地の生意を以て仁をとけり。生意とは天地の理生して、物を生ずる意を云ふ。天其生意の人に生れ付たるを仁と云ふ。天にありては生と云ふ、又元と云ふ。人にうけては仁と云ふ。天にあり人にありて其名はかはれども、其理は一なり。此心に生れ付たる生理内にありて、いまだ、外にあらはれざるを仁とす。すでに、あらはれては、情となりて、物にほどこすを愛と云ふ。愛のはじめておこれる其きざしのはしを、惻隱の心と云ふ。仁と愛と一理なれど、性情體用の別あり。用をさして體とすべからず。情をさして性とすべからず。然れば仁と愛と體用のわかちあり。たとへば仁は扇也。

五常訓卷之二

貝原篤信編錄

仁之上

○人の、禽獸にことなるは、仁あるを以也。五常五倫百行萬善、皆仁よりいづ。故に仁の理至りて尊とく、至りて大なり。わがともがら、凡愚のしりがたき事なれば、たやすくいはん事、いとかたはらいたくこそきこゆべけれ。されどまなびがてらに、古人の說をあつめ、不幸にして書をよまざる人のために、いさゝか、こゝろみに、其大義の萬一をいはん。たゞあやまりおほからん事をおそるゝのみ。中庸に曰、仁者人也、親レ親爲レ大。孟子も亦曰、仁也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と云ふ意は、天地のめぐみ大にして、よく萬物を生じ給ふ。其理を生理と云ふ。生理とは天理の生生てよく物を生ずるを云ふ。此生理を人の身に生れ付たる故に、人の身にめぐみの心胸中にみち〳〵て、よく物をあはれむ。是を以て、人の身、即是、仁なり。故に仁者人也とときたまへり。仁は人也といへるは、たとへば、生ずるは種なりといひ、又あつきは火なりといはんが如し。人の心、に必仁ある事、種の必生じ、火の必熱きがごとし。禽獸も同じく天地のめぐみによりて生ずれども、仁をば生れつかず。此故に、仁は禽獸也とは云がたし。萬物の內、人ばかり仁なるはなし。こゝを以て、人たる物は必仁あり。仁なくんば人とすべからず。故に仁は人也といへり。天地の人を生み給へる道理を人の身に得て、心の德とするゆゑに、おのづ

○わが日の本は、天地の内において、南北の中央にある事、中華と同じければ、日月のめぐれる道正しく、四時そなはり、寒暑陰陽の時にたがはざる事、四夷の諸國にくらぶるに、すぐれたる善國なり。五穀ゆたかに、衣食器財ともしからず。まことに、豊秋津洲といへるも、品物の多くして、ゆたかなる事、外國にまさればなり。其風氣正しき故に、風俗和順にして、慈愛ふかく、節義を守りて勇武なり。禮法正しく威嚴行はれ、仁義にちかし。一たび變ぜば、道にいたりやすかるべし。此故中土の書にも、此國を名づけて、君子國と云ふ事、又、むべなるかな。わが國の人は、日の本の外國にまさりてよき事をしらず。うらむべし。わが國にたらざる所は、只、學問の一事のみ、中土に及ばず。今太平の化久しく、萬民其德に浴せり。只、つとめていにしへのひじりの道をまなび、五常の德をおさめ、五倫の道を行ひて、國家の恩德をあふぎ、其化にしたがはざらめやは。

○許愼か說文に、四夷をときて曰、南方は蠻と云ふ、虫に从がふ、北方を狄と云ふ、犬にしたかふ、西方を羌と云ふ、羊に从がふ、たゞ東夷は大にしたがふ、大は人也、東夷の風俗は仁也、仁者は壽し、君子不死の國あり、孔子曰、道不レ行欲下之二九夷一乘レ桴浮中於海上有レ以也、といへり。是南蠻西戎北狄は、皆文字も虫と獸に从がふ。只、東夷のみ人にしたがへり。日本は東夷なり。九夷の內也。孔子も、中國にて道行はれざる故、九夷にをらんとのたまふ。是、我國の他國にまさりて、人の道ある國なれば也。又、日本を不死の國と云も故あり。日本の人は、もろこし又其餘の國より長命なればなり。

○五常の和訓、仁はいつくしみ、義はよろし、禮はうやまふ、智はさとる、信はまことゝよむ。

○人の心は、たゞ、仁義禮智信の性なり。人の道は、只、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の人倫の行なり。五常の外に心なく、五倫の外に道なしとしるべし。これをしるは知なり。是を行ふは行也。此外にさらに心と道とを求むべからず。いかんとなれば、天の心天の道にそむけばなり。人となるものは、天地の内に生れ、天地のめぐみをうけて、身をたもつものなれは、とにかくに天地の道をたうとびしたがひ行ふべし。

○もろこしは天地の中央にありて、風氣の正しき國なれば、いにしへより、さばかりの聖人賢人世に多く出て、天下をおさめ道を行なひ、人倫の法を立て、天地の道をつぎ行なひ給ふ。中について孔子は六經を作り、堯舜以來、古の聖人の道をのべ、人倫の敎を立て、天下萬世にのこし給ふ。是、天下萬世の師としたうとびて行ふべき則なり。故にもろこしも外國も、其をしへをうけてしたがへり。しかれば、其をしへの、いたりてたうとき事、いへばをろかなりや。おもひやるべし。こゝを以て、いにしへの帝王も、孔子を師としたつとび、其敎をおもんじ、時々の祭を行ひ、其廟にまうでゝ拜禮をなし給ふ。わが日の本にも、むかしは、都の大學寮に、聖人及十哲の像を安置し、釋奠とて、聖人をまつり給ふ禮ありき。又太宰府及諸州にも、孔廟學校ありて祭禮をなせり。しかれば天下の人、たかきいやしき、おまねく其をしへにしたがひて、師とすべき事云ふに及ばず。されど世界の內、聖人の敎をしらでしたがはざる國もあり。それは孟子のいはゆるをしへなければ禽獸にちかきなり。是夷狄の中華に及ばざる所也。

なきいばらからたちの中をわけゆき、みぞほりをこえて行がごとし。あやうくして行がたし。聖人の道を行ふは、たとへば、白晝に大道をゆくが如し。明らかにして行ひやすし。

○孔子の時は、猶も、天下に道理明らかに、邪說なかりしかば、仁の一字をとき給ひて、義禮智の條目をそなへ說き給ふに及はず。孟子の時は、世に異說おこり、道理まぎれやすく、人心まよひて明らかなりがたし。若、仁の一字のみを說き給はゞ、無星の秤無寸の尺のごとくにて、天下の人さとり得がたからん事をおそれて、仁義をとき、四德をとき、性善をとき給ふ。凡、聖賢のをしへは、時により て宜にしたがへり。たとへば、良醫の、時の運氣により、地の風土にしたがひて、治療をほどこすが如し。

○我か儒の道は、經濟の道とて、世をおさめ人をすくふ大道なり。其學は、有用の學とて、まづわが身をおさめて、人をおさめ、人倫の道を行ひ、天下國家のため、天地萬物のため、用をなす學問なり。無用の空言にはあらず。これを以て、道理は人の心に生れ付て、知りやすく行なひやすしといへども、其道の功用のいたりて大なる事、云ふに及ばず。かく大なる道なれば、などか其師なくをしへなく、學ばずして、其道明らかなるべきや。世間のいやしき小藝小技すら、師なく學びなくしては、其わざをなしがたし。いはんや、大道をや。故に人たるもの、たかきいやしき、さかしおろかなる、ともに聖人の道をたうとびて、明師をもとめ、良友にちかづき、其をしへにしたがひ、其道をまなばざらんや。

○孝弟忠順愛敬などは、皆、仁義禮智の性より行ひ出せる道理にして、其理は五常の性の内にあり。性の條目にはあらず。人の性は、只、仁なり。わかてば五常となる。

○人たるもの、必、五常の性を生れ付たれば、事物にふれて、必、四端おこる。たとへば物の中にありて其はしの、少し外に見ゆるがごとし。性は見えがたしといへとも、外にあらはるゝ四端を以て、内に、實に、此性ある事の證とすべし。孟子の、性は善也ととき給へるも。五常の性あればなり。人の性善なる故、人もし學問し、道をしりて行なはゞ、堯舜の聖にもいたるべしと也。この故に、程子曰、孟子有レ功二萬世一者、性善の一言なり。

○孔子の敎は、常にことなる道にあらず。即、天地の道也。天地の道を則として、人に示しをしへ給ふ。故に、古人の言に、孔子は天の通事也といへり。天地の道は易簡とてむづかしからずしてしりやすく、事多からずして行ひやすし。天地の御心は、只、萬物をめぐみやしなひ給ふより外に心なければなり。人にありては仁也。是、人の道也。仁の道も、亦、人をあはれみやしなふより外になければ、人の道も、亦、しりやすく行なひやすし。仁をわかちて五常となる。五常の性は人の心に生れ付たる理なれば、外に求めずしてわれに求む。凡、外にある物は求むれども得がたし。我にある物は、求むれば、必ず、得やすし。聖人、其人の心に各生れつきて具足せる道を以おしへ給へば、いかにおろかなるしづのを、しづのめも、しりやすく行ひやすし。しりがたきは、よく學ばざれば也。行ひがたきは、人欲にほださるれば也。是、道のしりがたく行ひがたき故也。人欲にしたがひ、邪曲を行ふは、たとへば、やみの夜に道も

あるは、天道の元亨利貞の內に誠あるがごとし。天地の運行、人物の性、萬世にいたりてかはらず。是即天道の誠也。

○凡、人たるもの、必此四德あるは、たとへば、身に頭身手足の四體あるがごとし。此四德ありながら、道を行ふ事ならずといふは、たとへば、手足はありながら、物をとり地をふむ事ならずと云がごとし。是を自暴自棄と云ふ。自暴とはみづからそこなふとよむ。我身に此天性ある事をしらて、禮義をそしりて行はず。是、天性をみづからそこなふなり。剛惡の人なり。自棄とは、みづからすつるとよむ。仁義の道をよきとはおもひながら、行ふ事ならずとて行はず。是、われにある天性をみづからすつるなり。柔惡の人なり。此二種の人は、わが天性をみづからやぶりすつる故に、道に入がたし。もし自暴自棄の惡なくんば、學んで此道を得ずと云ふ事なし。いかんとなれば、人の性本善なり。學問の道は、外に求めずして我に求むる故、得ざる事なし。

○五常の性は、只、人のみこれあるにあらず。禽獸にも、亦、其一性はこれあり。虎狼にも父子の道あり。慈鳥の巢立して、母に餌をふくめかへす、猫の、他の子に乳をのませてそだつる、是皆、仁の一端を得たり。犬の主人をしたひ、蜂蟻に君臣の法あるは義也。豺獺の祭をして本にむくひ、鴻雁の兄弟の行列をみだらざるは禮なり。鷙鳶の雌雄相愛すると、雎鳩の雌雄別あるは智なり。鴻雁の去來するに春秋の期をたがへず、雞の、なく時節をたがへざるは信也。是皆、むまれ付たる一偏の性のよき所也。もし人として此性を失はゞ、禽獸にしかずと云つべし。

ず。是、天道の萬物を生ずる德の初なり。人にうけては仁とす。亨はとをるとよむ。生理の通るなり。時にをいては夏とす。夏は萬物さかんに長ず。人にうけては禮とす。利は遂ぐるなり。生理のとぐるなり。時においては秋とす。秋は萬物の生理をさまりて草木みのる。是利なり。人にうけては義となる。貞は正しとよむ。生理の正しく成れる也。時においては冬とす。冬は萬物の生理成就し、堅固に正しくなる。其生氣根にかへり、かくれをさまりて、一年の功成る。人にうけては智とす。此四時の行はるゝ序は、萬世に年はふとも、かはらざる天道の常理也。人は天の元亨利貞の四德をうけて、仁義禮智の性として、心にそなはれり。天の四德は、天の萬物を生ずる生理なり。人の四德は、人の五倫をあはれむ生理なり。人の四德、其源をたづぬれば、本は天の四德よりいでゝ、其理同じく其本一にして、天人合一なり。

○天の生理四時に行はる。其中につきて、取わき元を始として、亨利貞をすぶ。此故に春生の元氣を以て四時をつらぬく。其次第は四にわかるれども、理は一なり。人の心の生理も、仁を始として、義禮智をつらぬく事、天の元氣の春を始として、四時をつらぬくがごとし。これによりて仁の一字は、四德をかねたり。孔子のもばら仁の一字をとき給へるは、此故なるべし。

○天の道、萬古よりこのかた、つねに行はれてやまず。春夏秋冬の序、日月のめぐり、寒暑溫凉のをしうつる、皆其時たがはず。萬物の生ずる、年々に各其形色をあらためず。桃は紅に、李は白くして、萬世までもかはらず。是則天道の誠なり。人の性に、仁義禮智の四德ありて、其中におのづから

りて、其助をかるべし。志を立る事は、我にありといへども、道を學ぶ事は、師友のちからを用ゆべし。たとへば、いとさゝやかなる藝能、又、民のつとむるいやしきことわざといへども、師なく、法なく、をしへなくて、只、わが心ひとつにまかせたらんには、いかに才力ありても、其わざをよくしがたし。いはんや、人の道は、すなはち天地の道にて、きはめて大なる事、諸藝にくらべがたきをや。いかでか、古の聖人の法をまなばずして、わが心ひとつにて、其道行はるべき。然れば、人となる者は、必ず、いにしへの聖賢を師とし、其をしへをたつとび、其書をよみ、學問して、人の道をしらずんばあるべからず。をろかなる人は、學問は、人のつとめの外の事のやうに思ひ、學ばずしても、くるしからざる事とのみ思へり。人となりて、人の道をまなばずしてしらざるは、農人の、田つくる事をしらざるが如し。いにしへよりもろこしにて、さばかり明らかにさとれる賢人君子、世に多かりしかど、我意をたてず、わが才智にほこらず、皆聖人の敎をたうとびしたがひ、いとけなきより老にいたりて、道をまなびてやめず。是、其智明らかにして、聖人の敎をまなばずんばあるべからざる事をよくしれる故なり。いはんや、今の時、末世の凡人、いかに、其才力人にすぐれたればとて、古の賢者には及ぶべからず。然れば、聖人を師として學ぶべき事、云ふに及ばず。

○元亨利貞の四德は、天道の物を生じ給ふ生理の、春夏秋冬の四時に行はるゝ次第にて、其始終なり。天道の行はるゝ序、其時を以ていへば、春夏秋冬とし、其理を以ていへば、元亨利貞とし、其氣は生長收藏とす。元は、はじめとよむ。生理の始なり。時におゐては春とす。春は元氣初めて行はれて萬物生

○人の性とする所、只、仁義禮智信の五字なり。天下の道理此外に出ずして、こと〳〵く此内にあり。是萬善の出る所の根源なり。五常の性にしたがひて、五倫の道を行ふ。聖賢のおしゆるところ、學者のまなぶ所、此外にこれなし。

○五常の性にしたがひて、私欲のわづらひなく、只其自然に打まかすれば、人倫にまじはりて、其性の善あらはれ、人倫の道行はる。中庸に性にしたがうを道と云ふ、是なり。此性にしたがひ行へば、親には孝し、君には忠し、夫婦正しく、兄弟むつまじく、朋友に信あり、萬の善皆これよりいづ。國家を治め天下を平らかにするも、皆是五常の性にしたがひて行ひ出せるなり。こゝを以て人道たつ。聖人の聖人たるも、亦五常の性にしたがへばなり。天下の道理は五常の外にいでず。

○およそ人となるものは、萬物にすぐれ、五常の性を生れ付、道あるものなれども、食をあくまでくらひ、衣をあたゝかにき、家をかまへて身をやすくしたるまでにて、道のをしへなければ、かたちは人なりといへども、其心、其行ひは禽獸にちかきことそうらめしけれ。古の聖人、是をうれひ玉ひて、學校をたて、師をたてゝ、人たるの道をおしへ學はしめ給ふ。されば事の急ならざるやうにて、いたりて大せつなる事は、學問よりをもきはなし。いかんとなれば、道は、しばらくもはなるべからず。人、學問なく、道をしらざれば、人の道たゝず。人と、かく生れ付たるかひなし。人生ふたゝび得がたし。道をまなばずして、むなしく過すべからず。こゝを以て、朝に道を聞ては、夕に死すとも可なりと、聖人ものたまへり。學問は、まづ、此道に志をたて、明らかなる師をえらびて、其教をうけ、よき友にまじは

きわが父母につかへて孝をなす事も成がたし。いはんや萬民をおさむるをや。堯舜の仁、湯武の義は至りて大なれども、此善心ををしひろめ給へるなり。桀紂が惡は、此心をおしひろめざるなり。然れば四端をおしひろむるとおしひろめざるとは、善惡と君子小人と國家の治亂とのわかるゝ所なり。

○天地のめぐみをうけて、わが身に生れ付たる四德なれば、人の人となれる道理こゝにあり。しかるに、此道理をしらず、且、人欲にくらまされ、是をすてゝ行はず、天地の德にそむき、人の道をうしなふ事かなしむべし。此四德をうしなへば、人とかく生れたるしるしなく、鳥けだものに同じくして、草木の天地のめぐみのまゝに生長し、枯しぼみて、人のやしなひとなり妨とならざるには、はるかにをとれるぞあさましき。人は萬物の靈とて、天地の內にていと貴き物なれど、天地の性にそむき、人の道をうしなはゞ、禽獸に近くて、たうとぶにたらず。是、みづからわが身をいやしくもちくだすなり。豈、いやしむべき事ならずや。

○仁義の道はわが心の外に求めず。幼稚なる童も其親を愛する事をしらざるはなし。其長ずるに及んでは、其兄をうやまふ事をしらざるはなし。親を愛するは仁なり。兄をうやまふは義なり。こゝを以て、仁義はわが心にもとより生れつきたる事をしるべし。且親を愛し、兄をうやまふは、たれもしりやすく行ひやすし。甚高くしてしりがたく行ひがたき事にはあらず。まづ、此二にもとづきて其心をおしひろめ、万事に行ひ及ぼさば、仁義行はれて人道たちぬべし。

なくしてたちまち井の内におちいらんとするを見ては、いかなる至愚極惡の人も、おどろきかなしみてすくはざるはなし。是、其子の父母にしたしみあるにあらず。人の子を救ひたるとて、ほまれを求るにあらず。又、見すてたりと人にいはるゝ惡名をおそるゝにもあらず。天性にむまれ付たる仁愛のまことの心より出るなり。これによりて見れば、人皆此善心むまれ付て心にそなはれる事を知るべし。君子の道を行ふ工夫は、わが心の内にある四端の善心のすこしきざしたるをやしなひそだてゝ、外にをしひろめ、十分に行ふにあり。たとへば、火のはじめてもえ出てたるを、打けさずしてふきをこしさかんならしむれば、ひろき原、大なる山をもやくがごとし。昔もろこしの齊の宣王は、一牛をころすをなさけなくおもひ、たすけられしは、誠に惻隱の心、善心の發なり。されども、わが國の多くの人民の飢寒をすくはず。是、牛を愛する仁心はありながら、其仁心をおしひろめて、萬民に及ぼす工夫なくして、民を飢寒せしむ。火のはじめてもえ出たるを打けしたるがごとし。物をやく事あたはず。およそ、人の善を行はずして、不善をするは、皆、其善心あるをおしひろめざるなり。善をするは皆善心の内にあるを外におしひろむるなり。親につかふるに、親を愛する一念あるは、善なり。これをおしひろむれば、大孝にいたる。もし、これをすてゝ、おしひろめざれば不孝となる。自餘も、皆、此類なり。故に善と惡とは、此心をおしひろむるとおしひろめざるとにあり。心には此善端ありといへど、をしひろめ行はざれば、生れ付たる天性をそこなひすてゝ行はざるなり。是いはゆる自暴自棄也。おしひろむれば、天下四海をもおさむるにたれり。もし、おしひろめずして打すつれば、いたりてちか

仁義禮智の四德なくんば、必此四端あらはるべからず。內にある故に、外に四端あらはる。是を以て人心に四德ある證とすべし。惻隱はいたみいたむとよむ。人のうれひ苦むを見ては、あはれみいたむを云ふ。是仁の心のあらはるゝ端なり。もし、人のうれひくるしみを見ながら、あはれむ心なくんば、仁なきなり。羞惡とは、はぢにくむとよむ。にくむとはきらふなり。わが不義なるをはぢ。人の不義なるをきらふ。是義の端なり。もし人の不義をきらはず、わが不義をはぢずんば、義なきなり。辭讓は我身にとるを辭退してうけざるは辭なり。人にゆづりてわたふるは讓なり。飮食するを以ていはゞ、飮食を辭して、まづ人にゆづりあたふるを云。是禮の端なり。もし、ゆづらずして、あらそひうばゝば、是、禽獸のわざにして、禮にあらず。是非とは、事の善なるをば善としりて是とし、不善なるをば、不善としりて非とす。是智の端なり。もし、是非をわきまへずんば智なきなり。此四端は人となれるものは必あり。此四端あるを以て、仁義禮智內にある事をしるべし。又、いかなるおろかなる人も、おやを愛し、君をたうとび、兄をうやまひ、弟をあはれみ、善をほめ惡をにくまざるものなし。是仁義あればなり。飢寒する人を見てはあはれむ心おこるは、仁あればなり。又、小人といへども、わがいつはりあらはれ、不義を人にしらるれば、赤面し汗をながす。是義あればなり。凡かやうの類、物にふれて善心おこる事多し。みづから心見てしるべし。皆是、仁義禮智の四德を生れ付たるにあらずや。これゝを以て孟子は人の性は善なりとのたまふ。もし、五常の德なくんば、なんぞ性は善なりといはんや。智猶もせちなる事をいはゞ、孟子の書に見えしごとく、只今三四歲なる小兒が井のはたにありて、

かぬるがごとし。夏は春氣の長ずるなり。冬は秋氣のかくるゝなり。仁義を以て禮智をかぬるは、禮は仁のあらはるゝな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は、皆仁の發せるなり。是仁禮一理なり。智は義のかくれたるなり。義の善惡をたちわかつ事、利刀の物をたつがごとくなるは、智の是非する事の明らかなるよりいづ。是義智一理なる事を見つべし。仁禮は陽に屬し、義智は陰に屬す。仁義の二をいへば、春生じ、夏長ずるは仁なり、秋收冬藏るゝは義なり。四德にわかちていへば、春は仁なり、夏は禮なり、秋は義なり、冬は智なり。

○人に仁義あるは、天に陰陽あるがごとし。天に陰陽なければ、造化の理ほろびて、四の時行はれず、萬物生せずして、天地の道たたず。人に仁義なければ、心の德ほろび、五倫の道行なはれずして。人道たゝず。禽獸と何ぞ異ならんや。故に易に曰、天の道をたてゝ陰と陽といふ、人の道をたてゝ仁と義といふ。

○仁義禮智の四德、古今天下の人の心に皆生れつきてそなはれる事、何を以てかしるや。四端あるを以てしれり。四端と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を云ふ。是仁義禮智の四德、心の內にありて、物にふれてをのづから心上におこりて外にあらはるゝを云ふ。故に四端と名づく。端とは、物內にありて見えずといへとも、其はしすこし外にあらはれ出るを以て、其物の內にある事をしるがごとし。仁義禮智の性、心の內にありて、いまだおこらざる時は、其有無見るべからずといへども、物に感じておこり、用となるにいたりて、仁は惻隱となり、義は羞惡となり、禮は恭敬となり、智は是非となる。もし內に

年は只一氣のめぐりなり、二にわかてば陰陽となる、春夏は陽なり、秋冬は陰なり、陰陽を又わかてば春夏秋冬の四時となり、土用を加へて五氣となるがごとし。一日の內をも二にわかては晝夜となり、又わかてば朝晝暮夜の四となるがごとし。

○人の心にそなはれる仁義禮智の四德、其根本いづくにあり、いづくよりうけたるや。曰、是其根本天にあり。天より出て人の心にむまれ付たり。其根本天にあり。天より出たるとはいかんぞや。曰、易に天地の大德を曰レ生。大德とは大なるめぐみなり。生とは萬物をうみいかすを云ふ。天地別に心なし。人と萬物をうみいかす事を以て心とし給ひ、これを以ていにしへ今、かぎりなき人物を生じ給ふ。此心を生と云ふ。即生理なり。又元と云ふ。是天地のめぐみ物をあはれみ給ふ大德なり。其生理一年の內春夏秋冬にめぐり行はれて、元亨利貞の四德となる。天に此四德ありて天道常に行はるゝがごとく、人に仁義禮智ありて人道行はる。人は天地の子にて、天地の物をあはれみ給へる御心をうけて心とす。是を名づけて仁と云ふ。仁は即あはれみの心なり。此仁の理をわかてば仁義禮智の四德となる。天の元氣の生理をわかちて、元亨利貞といふがごとし。是人の仁義禮智の四德の根本は、天道の元亨利貞より出たり。天にあり。人にあり。其理は一なり。董子のいはゆる道の大原は天に出たりといふは是なり。

○仁義二理あるにあらず。仁の節あるは義也。仁義の二を以て禮智をかぬ。故に仁をいへば、義は其內にこもる。仁義をいへば、禮智は其內にこもる。仁は禮をかね、義は智をかぬ。春は夏をかね、秋は冬を

り。故に又五性とも云ふ。此五性をすべていへば仁也。故に孔子は只仁の一字を以をしへとし給ふ。是易に天地之大德曰ㇾ生といへる意に本づけり。天地の萬物をうみ給ふあはれみの理、人の心に生れ付たるを仁と云ふ。仁は人心の全德なり。故に仁の一理を以て、義禮智信をかね、又萬の善をすべたり。春の氣を以て夏秋冬を兼るがごとし。されども易においては、人の道をたてゝ仁と義といふと。仁義の二をつらねて說給へり。是經書に、仁義をつらね說ける初なり。孟子にいたりて、孔子の道をひろめて、仁義をもつはら說給ふ。仁義の二にて、萬善行はれ、人道たつ事、天に陰陽ありて、天道行はるゝがごとし。されども孔子の說給ふ仁の外には出てず。只仁の一理をわかちて、仁義といへるなり。たとへば、一年の内、元氣の流行は一すぢなれど、動靜の分あるを以て、わかちて陰陽といへるがごとし。又、孟子、はじめて仁義禮智の四德をつらねて說給へり。是又仁義の外禮智あるにあらず。禮は仁よりいて、智は義の内にあり。朱子の禮は仁之著はるゝなり。智者義之藏るゝなりといへるがごとし。仁義をわかちて四德をとくは、陰陽をわかてば春夏秋冬の四時となるに本づけり。前漢の董仲舒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ㇾ當ニ修飾ㇾ也といへり。是四德に信をくはへて五常をとけるはじめなり。四德の外、別に信あるにあらず。四德のまことありて、いつはりなきは即信なり。信なければ仁義禮智にあらず。たとへば四時の内に土用ありて木火金水の氣行はるゝがごとし。木火金水も土なければ生せず。是董仲舒のはじめて說出せるにもあらず。上代よりすでに此說あればなり。

○人心の德は、本只仁の一理なり。又、わかれて仁義禮智となる。又、信を加へて五常とす。たとへば一

五常訓巻之一

貝原・篤信編録

總論

およそ人となれる者は、天地の大徳をうけて生れ、其心に生れ付たる物あり。名づけて性と云ふ。是即天地の萬物を生し給ふ大徳の生理なる故に、性の字、心にしたがひ、生にしたがふ。此性の内、をのづから五の徳あり。名づけて五常と云ふ。古今天下の人、たかきいやしき、さかしおろかなる、皆おしなべて此五の徳を生れつきて心にそなはれる事、古今かはる事なし。こゝを以て五の常と云ふ。常とはかはらざるを云ふ。此五常の性は、人の人となれる理にして、人の萬物にすぐれて貴く、禽獸にかはれる所こゝにあり。此五の性にしたがへば、五倫の道是より行なはれて、人道是によりてたつ。故に天下の道理是より出て、道の本根とす。故におよそ人たる者、此理をしらずんばあるべからず。五常の性は體なり。其理ときがたし。用にあらはれて、見えやすきを以て其字義をいはゞ、愛を仁と云ふ。愛はあはれみなり。宜を義と云ふ。宜とは事物に相應するを云ふ。各其事につきて理に當るなり。理を禮と云ふ。理とは人をうやまひ事に則ありて、正しくすぢめあるを云ふ。通ずるを智と云ふ。道理に通じ是非をしるを云ふ。守るを信と云ふ。いつはりなくして道をかたく守りて變ぜざるを云ふ。此字義は周子の説なり。韓子曰、人之所ㇾ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是、人の性に、此五の者そなはれる事をいへ

五常訓序

聖門之學。以性爲本。五常其目也。五典其發也。循五常之性。而行五典之道。斯而已矣。若夫衆人。則不知性靈之爲貴。禽獸同群。草木與凋。豈不哀哉。益軒先生自善其身。推以及人。其志在於愛斯人。以報答天地生育之洪恩。晚年所著尤多。專以導俗喩愚爲務。如俗訓童子訓等書。平易切實。未嘗用巧文麗辭爲工。且書以假字。令夫不識漢字者。亦能讀之。易通曉矣。頃又擴摭聖賢之遺言。發揮平日自得之緒餘。以作爲五常之義訓。亦從俗語以述之。用俗字而說之。雖庸劣昧愚之輩。讀之則庶乎知良心之根秉彝。而得復初之階梯。嗚呼性豈易言哉。如子貢之穎悟。尙所難聞也。如斯書。其言則俗間之假字。而其編則不過數策。似不可以盡聖學之梗槩。然洙泗之淵源滌其流。濂洛之微言撮其要。天人之精微。無不具備。至其日用行事切近工夫。亦無不深切著明。可謂言近而旨遠矣。正是終身用之不能盡者也。其有補於世敎亦大矣。先生之齡已超八帙。愛物之志倍厚。而不倦著述之勞。繾綣之仁意。孰敢不嘉尙哉。夫著書以示人者。不善浮誇。讀書以自爲者。必貴切實。尙所謂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者。非君子爲己之學也。吾恐覽斯編者。以其近而忽之。玆不自揣。敢申鄙懷。以爲之序云。

寶永庚寅冬至日　竹田定直拜書

題二大疑錄之後一

大疑錄者。損軒貝原君晚節所レ著。而世所二罕見一也。余嘗讀二春臺先生文集一。而知三君之卓二越於一時一也。因購二求其書一有レ年レ于レ茲矣。一日書肆麗伴寛者攜二大疑錄一本一來曰。近者於二城南骨董鋪雜紙中一得二此書一焉。吾嘗聞二此書之罕有一也。而今幸得レ之。不レ若三上レ木以廣二其傳一也。請子爲レ我一按焉。余曰善矣。子之得二此書一也。誠余之幸也。乃受讀レ之。文雖レ不レ可レ觀。而言乃可レ聽也。大疑二宋儒一而不レ斥二宋儒一。自錄以俟レ人。可レ謂二信而好レ古者一已。君子哉言乎。言而可レ聽也。何須二詞操之爲一。無レ奈流傳漸久。寫誤頗多。衍闕相半。予乃質二諸蘭窩先生一。先生嘗藏二一本一。就按レ之。則其文大同小異。互有二得失一。去レ非取レ是。文乃可レ讀。義乃可レ通。繕寫脫レ稿。依レ舊爲二二卷一。余更何言哉。余更何言哉。乃附二一言一以還レ之。若夫梓行與レ否。則在二伴寛之意一爾。

明和丙戌歲季秋日　仙臺北海大野通明　書二于武城東泰玄書院一

之純粹至善。而無レ不レ正之名。是以無ニ常變之可ト言。命レ之謂レ氣。則有下時而雜糅紊亂爲ニ災沴一。失中其常度上。是乃由下運動變化而不レ定。故常上也。然此非ニ陰陽之本然一。語ニ其氣之常一。則無レ不レ正。其常者。是氣之本然。即是理而已矣。譬ニ諸水一。水本清潔。然過レ於ニ泥土之中一。則溷濁汚穢。失ニ其清潔一。然不レ可下以ニ其濁穢一爲中水之本然上也。故氣能生ニ萬物一。而謂ニ理能生ニ萬物一亦可也。苟謂ニ理能生レ氣。則不可也。何則理者氣之理也。非レ有ニ本末先後一。朱子答ニ劉叔文一書曰。理與レ氣決是二物。其餘平生所レ說。亦皆此意。此與ニ聖人所レ說一陰一陽之謂レ道。其意相乖戾者。予之所ニ迷而未ト解也。

大疑錄卷下終

也。道則太極之所二流行一。太極則一氣未二流行一之尊號。非レ有レ二也。蓋二氣之流行。有二條理一而不レ亂。常而正者。名レ之爲レ道。是二氣之本然也。紛亂而不レ正者。不レ可三以爲二道。因レ非二本然一也。如二春溫夏熱秋涼冬寒一。是其常而正者。爲二天之道一。如二伏陰愆陽一。失二其常一者。非レ道也。蓋陰陽正。則陰陽便爲レ道。是陰陽之本然。所レ謂立二天之道一。曰二陰與一レ陽。是也。如二一年之中一。有二生長收藏之序一而不二變亂一。是陰陽之流行。即是道也。非下陰陽之中。別有二一物一。而稱レ之爲中道也。故柯尙遷曰。氣之運動而自然者爲レ理。此言宜矣。夫天地之間。都是一氣。而以二其動靜一稱レ之爲二陰陽一。其生生不レ息之德謂二之生一。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レ生。以二其流行一而一爲レ陰一爲レ陽謂二之道一。以下其有二條理一而不中亂。又謂二之理一。雖下由二所レ指不上レ同。而姑異中其名上。然其實皆一物而已矣。是以陰陽流行而純正者。即是道。故理氣決是一物。不レ可三分而爲二二物一焉。然則無二無レ氣之理一。又無二無レ理之氣一。不レ可レ分二先後一。苟無レ氣則何理之有。是所下以理氣不レ可三分而爲二レ二。且不レ可レ言下先有レ理而後有上レ氣。故不レ可レ言二先後一。又理氣非二二物一。不レ可レ言二離合一也。蓋理非三別有二一物一。乃氣之理而已矣。氣之純正而流行者謂二之道一。以下其有二條理一而不中紛亂上。故謂二之理一。其實道與レ理一也。苟以レ理爲下別有二一物一而寓中氣中上。則是與下老氏所レ謂有レ物混成。先二天地一生。佛氏所レ謂有レ物先二天地一。無形本寂寥。常爲二萬象主一。不レ逐二四時凋一者上。何以異乎哉。天地太和之氣。是陰陽之正者。故能生二萬物一。爲二萬品之根柢一。至貴之理。不レ可レ賤レ之而爲二形而下之器一也。故理氣根是一物。以下其運動變化有二作用一。而生生而不中息。謂二之氣一。以下其生長收藏。有二條貫一而不中紊亂上。謂二之理一。其實一物而已。然命レ之謂レ理。則氣

物一也明矣。故二氣之順正而不二變亂一者。即爲ㇾ道。不二順正一者。非二氣之本然一也。爲ㇾ非ㇾ道。〇聖人之敎。以ㇾ禮爲ㇾ先。宋儒專以二理學一立ㇾ敎。與二聖人之敎一異。且宋儒先上達而後下學。如下以二大極圖說一爲中初敎上是也。是皆與二聖人之敎一不ㇾ同。夫學以二聖人之言一爲二萬世之法一。論語一書所ㇾ載是也。不三要二求乎ㇾ外。苟求ㇾ乎ㇾ外。則恐流而爲二異學一也。

理氣不ㇾ可ㇾ分論

天地之道。原二其所ㇾ自。其初兩儀溟涬而未ㇾ開。一氣渾沌而未ㇾ分。是至理之所ㇾ會。而陰陽之象未ㇾ著。名ㇾ之爲二太極一。太者太上之謂。極者至極之名。太極是爲二此道之本源。萬物之根柢一。凡天下之事物。莫ㇾ尊ㇾ於ㇾ此。不ㇾ可二得而名一焉。故名ㇾ之爲二太極一也。宜矣。一氣動而運轉。名ㇾ之爲ㇾ陽。此太極之動也。動而後靜。靜而凝聚。名ㇾ之爲ㇾ陰。此太極之靜也。靜而後復動。一動一靜。循環而不ㇾ息。是陰陽者由二一氣之動靜一而分焉。非ㇾ有二二氣一也。故陽者一氣發動也。陰者一氣之凝聚也。二者即是太極之動靜也。夫子所ㇾ謂易有二太極一。是生二兩儀一者是也。蓋氣未ㇾ分。則以二一氣渾沌一爲二太極一。陰陽既分。則陰陽之道爲二太極之流行一。太極陰陽。雖ㇾ有二前後之分一而異二其名一也。然有二至理而存則不ㇾ異焉。蓋太極是一氣渾沌。陰陽是太極既分之名。其實非ㇾ有ㇾ二也。因二太極之動靜一而陰陽分焉。則陰陽之流行。亦可ㇾ爲二太極之理一。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ㇾ道。蓋道猶ㇾ路也。以ㇾ所二通行一名ㇾ之焉。是一氣之所二流行一。故名ㇾ之曰ㇾ道。所ㇾ謂一陰一陽者。以二一氣之動靜一。一爲ㇾ陰一爲ㇾ陽。交流行而不ㇾ息言ㇾ之也。故以二渾沌時一。名ㇾ之謂二太極一。以二流行之言一。名ㇾ之謂ㇾ道。太極與ㇾ道。其實一

其平直一。要在下忘勿二助長一之間上而已。苟用レ心大過。則恐不レ能レ持レ久。亦觀二夫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一。而可レ見二其平日從容和樂一。苟不レ如レ此。則雖二賢者一。不レ能レ持レ久。而爲二心術之害一也。

○正蒙云。知二死之不レ亡者一。可二與言一レ性。困知記曰。有二此物一即有二此理一。氣散而死。終歸レ於レ無。無二此物一即無二此理一。安得二死而不レ亡者一。篤信謂。宋儒以レ性爲レ理。曰。氣有二死生一。理無二死生一。是與二異學所レ謂死而不レ亡者壽一同レ意。羅整菴此說可三以破二異學之謬一。又可三以解二學者之惑一。張子正蒙中。猶有二可レ疑如レ此者一。夫張子之賢。亞二于二程一。其學問亦然。其說之駁雜。流二入外道一者如レ此。學術之弊可レ畏也。

○莊子曰。用レ力少。見レ功多者。聖人之道。莊子此言。雖二異學之言一。却可レ信也。何則古聖人之教。本是爲二易簡要約而不一レ煩。若二夫宋儒之學術繁衍。立レ說多言一。逐レ時增支離破碎。與二莊子所レ稱聖人之道一不レ同。

○古之聖人。以二陰陽一爲レ道。未下嘗廢二陰陽一而言上レ道。宋儒廢二陰陽一。別以下一箇空無虛寂。無二生氣一無二權力一者上爲レ道。爲二萬物之根抵一。又以爲二大極之妙者一。非二聖人之所レ謂道一也。聖人之所レ謂道也者。天地之生理。而太和元氣。常生生不レ息。故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二育萬物一。蓋流二行于四時一。萬古不レ息。是便萬化本源。品物之所レ出。性命之源也。與二佛老之所レ說空無一不レ同。

○理即是氣之理。一氣之行レ于二四時一也。生長收藏而不二變亂一者。自順正不二乖戾一。故理須下就二氣上一認取上。譬如レ水。其清潔而就レ下者。是水之本然。故水與二其清潔流行者一。非二二物一。不レ可三分而爲二二

恭。偏乎智。則流爲苛察。是也。况以工夫爲主乎。若以敬爲專主。而不主忠信。則其流爲色莊。爲拘迫。爲曲謹。爲畏縮。爲險陋。恐其弊有不可擧言者。今之持敬者。不知敬之道。往往爲色莊人。爲拘陋曲謹之人。雖貌恭色厲。然心倨內荏。此因不主忠信也。唯專主乎忠信者。無弊。以其所主者德之基也。夫忠信者。在人之誠。大原出乎天之道。而人之道也。所以實於四德也。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所以行三德也。可謂心之主也。

○宋諸先生以說理學爲先。如近思錄以大極圖說爲開卷第一義是也。是先上達而後下學也。恐與孔孟之立敎不同。

○敬字是千古聖人相傳之心法。說之者。可以六經四書中所有。聖賢言敬之說解之。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曰。小心翼翼。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管子曰。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是皆說敬字。其言簡易。其意明白。朱子晩年說敬字。曰。敬只畏字。近思錄孫思邈曰。敬以畏爲本。竊謂畏字卽是敬字之正解。凡說敬字。且須用此數說。不要多言而意足矣。只是操心不放。執事不苟之謂。宋季諸儒說敬。紛紛繁冗。不免爲畫蛇添足。凡宋季諸儒之說敬。用心太過。恐是過助長。過嚴厲。爲學者一副當習熟。纒繞而爲心疾。執持拘迫爲束縛。不似聖人之言。蓋執持太過。拘迫束縛其術。氣貌不從容舒遲。恐不能保久也。

○夫操心之道。如持權衡。以量輕重然。加之一分。則爲過重。減之一分。則爲過輕。只欲

者勿ニ以レ辭害ヲ志而可也。今世有下佞ヲ諛于ニ朱子一者上。曰。雖ミ以レ敬爲ニ心之主一。豈有レ害レ道乎。吾未レ知ニ其言之可一也。然則以ニ何者一可レ爲ニ人心之主一乎。孔子曰。主ニ忠信一。是人心當下以ニ忠信一爲上レ主。忠信者人之實心。中庸所レ謂誠レ之者人道也。苟捨ニ人道一而不レ主レ之。反以ニ操心工夫一爲ニ心之主一。雖ニ美德善行一。非ミ所ニ以可ヲ爲レ主也。如ニ敬之一字一。爲ニ修レ己之工夫一。是堯舜以來歷世聖賢之心法也。而孔曾思孟之書。未レ曰ニ以レ敬爲ヲ主。則可レ知下古之聖賢所レ爲ニ心之主一者不上レ在レ此也。忠是不レ欺之謂。體也。信是不レ妄之謂。用也。忠信二者。合而言レ之則誠而已。誠也者。心之主而人之道也。易曰。忠信所ニ以進ヲ德也。仁義禮智無レ誠則虛僞耳。若不レ主ニ忠信一。則恐爲レ學無ニ其本一。而不レ能ニ由進一。如レ敬。固是存心之工夫。衆儒之事也。然而不レ可レ爲ニ心之主一也。蓋誠爲ニ實理一。在レ人爲ニ實心一。故以ニ實心一爲レ主則可也。以ニ工夫一爲ニ之主一則不可也。夫堯之欽明文思。舜之溫恭。禹之祗承。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敬止。大公之敬勝レ怠。孔子之敬以直レ內。修レ己以レ敬。曲禮之毋レ不レ敬。皆是聖賢自修敎レ人。切要之工夫。故君子爲レ學之道。嘗ニ以レ敬爲ヲ貴。是乃主ニ忠信一之工夫。敬則可ニ以至ヲ于レ誠也。然而非レ謂レ可ミ以レ是爲ニ心之主一也。程伯子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則誠。蓋敬者謂ニ人事之本一則可也。謂ニ心之主一則不可也。孔子曰天無ニ二日一。土無ニ二王一。然則人心亦豈可レ有ニ二主一乎。既以ニ忠信一爲レ主。又以レ敬爲ニ一心之主一。是一心而有ニ二王一也。且夫德。有下可ニ專主一者上。有下可ニ並行一者上。可ニ專主一者。忠信是也。可ニ並行一者。仁義禮智四德是也。苟以下可ニ並行一者上爲ニ專主一。則雖ニ美德一不レ能レ無レ弊。如レ偏レ乎レ仁。則流爲ニ姑息一。偏レ乎レ義。則流爲ニ慘刻一。偏レ乎レ禮。則流爲ニ足

相敬一。况以レ敬爲レ主。則敬重而誠輕乎。夫說ニ義理一如レ持ニ權衡一。彼重一分。則此輕一分。故偏說ニ主敬一過レ重。則恐主ニ忠信一過レ輕。苟如レ此。則雖ニ外貌嚴肅一。恐有ニ中心尫弱之患一。是不レ誠則無レ物也。夫學者之修レ身制レ行也。須ニ禮樂相兼一。莊敬和樂並行。何啻偏レ于ニ莊敬一乎。且如ニ今蔽固之人一。不レ會ニ敬字一。動被ニ束ニ縛于ニ敬字一。而爲ニ執滯一。爲ニ把捉一。爲ニ固陋一。爲ニ拘迫一。其爲レ心也。寂寞枯槁。而不レ和不レ樂。其接レ人也。則無ニ慈祥溫和之實一。而有ニ嚴責刻薄之意一。是其爲レ人也。不仁不恕。其容有ニ拘束急迫之意思一。而無ニ從容不迫之氣象一。且宋季諸儒。說レ敬甚偏重。以レ敬爲ニ心之主一。自レ是以來後世之學。往往效ニ其尤一。只知下以ニ偏嚴一爲上レ重。而不レ知ニ忠信慈愛之爲ニ最重一。苟偏レ于ニ嚴毅儼恪一。而輕レ於ニ忠信慈愛一。則恐曲謹刻薄。流而爲ニ色莊內荏之人一。君子以爲ニ奈何一乎。

○聖人之教。以レ主ニ忠信一爲レ本。以レ居レ敬爲ニ工夫一。是聖門之家法。先以レ立レ本爲ニ主意一。次居レ敬爲下主ニ忠信一之工夫上。其序當レ如レ是。宋儒偏以レ敬爲ニ主本一。而拘拘焉。恐於下主ニ忠信一工夫上不レ專。而與ニ聖門家法一異矣。蓋敬是修レ己之工夫。所ニ以存ニ誠也。然聖人之門。以ニ忠信一爲レ主。未レ聞下以レ敬爲上レ主。苟主ニ忠信一。復以レ敬爲レ主。是一心有ニ二主一也。居レ敬固可レ貴。然而爲レ主者不レ在レ于レ此而已矣。

論ニ敬者心之主宰一

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蓋修レ己以レ敬者。聖人之至教。人心非レ敬不レ存。故須ニ敬以執ニ持斯心一。此乃操則存之謂也。主宰云者。所ニ以存一之工夫也。非レ言ニ以レ此可レ爲ニ心之主一也爾。讀

子知レ之。他人不レ知レ之。然而不レ失二其爲レ賢。所レ謂其曲彌高。則和者彌寡也。且衆人不レ知。故可レ爲二仁者一。如衆人皆稱二許之一。則却不レ足レ爲二仁者一而已矣。論語所レ謂鄕人皆好レ之。夫子爲レ未レ可。夫爲二仁之道一。不レ以二人之稱許一。故曰。爲レ仁由レ己。而由レ人乎哉。天下許二與吾仁一。與二在レ邦必聞在レ家必聞一。同是所レ考在レ外。所レ謂是聞也。非レ達也。聖人謂二知レ我者其天乎一。與二此語意一相二爲齟齬一。却是不レ由レ己而由レ人也。歸字爲二許與一說。不レ如下爲二歸宿一而說之意義更的實上也。唐孔子曰。此歸意與二洪範歸二其有極一同。呂氏曰。歸二其有極一。歸如二歸宿之歸一。此說亦可レ據。蓋天下歸レ仁者。言克レ己復レ禮。則其心公而無レ私。兼均二物我一。故於二天下之萬物一。無レ所レ不レ愛。而同歸在二我仁之中一。所レ謂仁者。以二天地萬物一爲二一躰一。無レ不レ在レ己也。然朱子答二楊子順一書。亦其意與二本註一同。而云天下皆歸二吾仁之中一。却是大作意。說得張皇。然予之昏愚。未レ能レ服二從于此說一。却以下楊氏皆在二我度內一。與中呂氏皆在二吾闥一之說上爲二實事一。且此說於二天下歸下仁焉爲二相合一。不レ可レ爲二說得張皇一。是雖レ乖レ于二先正之成說一。然姑記二管見一。以待二識者之訂正一耳。

論レ敬

敬者歷聖所レ傳之心法。是操レ心工夫。敬則有レ德。不レ敬則無レ德。故古人以爲敬者德之守。又以爲德之聚也。然聖人之門。以二忠信一爲レ主。而不下以レ敬爲上レ主何也。蓋誠敬二一者。固是爲レ學之要務。然誠是爲二主本一。敬是爲二工夫一。故主二忠信一者本也。是爲レ學之主意。居レ敬者主二忠信一之工夫也。不レ可レ爲二主本一。主本與二工夫一。自有二輕重一。不レ可二混同一。故誠敬二一者。本自有二輕重一。譬如二君與一レ相。不レ可二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者猶言一旦也。蓋以其用功之時言而已。非言一日之間也。克己復禮至難之事。故其用功也。非積日之久則不能矣。豈一日之功所能也乎哉。歸者如孟子所謂民之歸仁也之歸。謂歸宿也。克己復禮。則無私欲之障礙。無物我之間隔。天下雖大也。人物雖多也。我心之量。無處而不至。無物而不體。苟若是。則皆歸宿於我仁心之度內。而無所不愛恤。譬如人之身軀。無病痾而氣血貫通。則四肢百體。無非己有。是爲歸仁也。苟氣血有滯塞而不貫通。則手足痿痺。肌膚痛癢。亦不知矣。四支百骸。雖是我身軀。爲不屬己。醫書謂之爲不仁。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軀。無非己之意。楊氏以爲皆在吾度內。與呂氏洞然八荒皆在吾闥。還是實話。天下歸仁。言唯公則無己私之間隔。雖天下廣濶。無所不受也。此亦西銘之意。朱註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許與吾仁。是極言其效之甚速。愚竊謂。一日之間。實無此事。聖人之言。每每的實。不如方外之徒大言。說怪誕無實之話。而夸耀于人。大抵天下有茲事。必有茲理。苟一日之間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稱許其爲仁。是無此事。必無此理。且一日之間。而其效如是。是自張之言。恐非聖人謙遜自反語意。凡天下稱許。亦有不足以爲仁者。如王莽姦賊。其初僞飾爲君子之模樣。故天下之吏民。被欺于彼之僞飾。上書稱善行者。前後四十八萬人。諸侯王公宗室皆言。宜丞加賞於安漢公。是漢史所記。若不誠于爲仁。則雖天下稱許爲仁。而未可以爲仁。於此乎可見矣。苟誠于爲仁。雖無一人稱許者。不失爲仁也。如泰伯民無得而稱焉。然夫子以爲至德。如周子大賢。只程

○陳希夷以レ圖傳二于穆伯長一。穆伯長傳二之周子一。蓋陳希夷穆伯長。皆爲二老子之學一者也。明季王嗣槐曰。希夷又嘗學二於鶴林寺僧壽涯一。此說亦必有二出處一。

○朱子之尊二信周子一也至厚也。故於二太極圖說一不レ疑二其初年未定之作一。且不レ知レ于二異學之說一。實以レ之爲二周子之所一レ作。尊二信之一甚深、用レ功最厚。畏二諸儒之疑議一。而回護委曲。論辯百端。其平生之論說。義理之淵源。出レ于レ此者多矣。嗚呼朱子之賢而如レ此。可レ怪哉。

○郝景山時習新智云。茂叔之學。得二之華山居士陳搏一。或曰。茂叔與二胡文恭一同師二潤州鶴林寺僧壽涯一。今寺傍有二濂溪祠一。張敬夫謂。茂叔師二陳搏一。學主レ靜。然則清虛洒落。自在無礙。是其本宗也。大抵理學諸儒。其學術多二禪寂之意一。

道器

易上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二之道一。形而下者謂二之器一。云云。陰陽之氣。在レ天爲レ道。所レ謂形而上者也。其發育流行。一爲レ陰。一爲レ陽。其氣生生不レ息。純正而不レ邪。有レ理而不レ亂。非レ道乎。天之氣一著レ地則成レ形。人物是也。至レ于二山川草木禽獸蟲魚霜雪雨露一。亦皆然。是乃形而下者。凡在レ地成レ形者。皆此器也。

○朱子曰。未レ有二天地一之先。畢竟是有二此理一。又曰。當初無二一物一。只是有二此理一。篤信竊謂。可レ怪先賢正大光明之學。而有二斯言一。即是老子道生二天地一。有生レ于レ無之說也。

論二天下歸一レ仁

爲形字。朱註以無極爲無形者。非此一句之本旨也。朱子此等之議論。厚信堅執。欲人之遽信圖說而不疑。故其言偏重過主張。與平生之言婉曲平直而穩當者不同。何耶。

○陸象山與朱子論太極圖說曰。夫太極者宜有此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此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甚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可見其學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又曰。易道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又曰。朱子發曰。（朱子發、是宋人姓字、）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穆白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考。蓋希夷之學老子之學也。無極二字。出老子之書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篤信竊謂。如象山此數語。虛心而觀之。則却爲有理。蓋無極而太極。此一句。唐杜順和尚所作華嚴法界觀之語。此浮屠之說。非儒者所可言。雖朱子之博洽。偶未及見之乎。無極二字。本是老子之說。後世佛氏亦借用者。以其立意相同也。象山所講太極圖。其初出乎希夷。而吾聖人之書所無有者。是有左證之言。固不可爲非。且無極而太極。此一句。本出乎浮屠之書。故周子後來知其非聖學之言。而通書之中不復言無極。如象山所言耳。且二程全書中不言無極。則程子亦不是于無極之說可知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又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夫以無爲有之先者。老子之所宗。而吾聖人之所未曾言也。無極而太極。即是老子以無爲有之先。有生於無之意。

者。只指日月星辰而言邪。然則與陰陽成象之說異。是不可解一也。所謂形而下者。指在地成形者。如山河大地人物。凡有形者。皆是器也。凡有體製者謂之器。陰陽未有形體。不可謂之器。是不可解二也。陰陽在天成象者也。非在地成形者。而謂陰陽亦形而下者。是不可解三也。且說卦傳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者。以二氣流行爲道也。又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者。以剛柔二物成形而爲器也。是亦非指陰陽爲器也。是不可解四也。上下二字。以在天在地言則分明。不然則二字之義難通曉。是不可解五也。先儒此說。愚之所未解也。所以未解者。以與聖人易中所言不同也。然此非敢誹議於先生。以欲伸愚說。姑記所疑。以俟君子之是正而已。

太極

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朱子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爲萬化之源。竊謂太極。是陰陽未判。萬物未生時。一氣混沌之名。然而有至理而存焉。是言天地萬物。皆以之爲本。故不言無而言有。所謂易有太極者是也。無極而太極。是本佛老之言。分明謂有自無而生也。老子第四十章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蓋以無爲萬物之本。且以爲宗者。是佛老之說也。以有爲萬物之本爲宗者。是聖人之教也。故有無之說。是吾道與外道之所由分。不可不愼審也。然則欲言太極。而不可先說無字。若夫以太極。爲無形。雖愚者亦可得而知也。然則如其同於一物。不足以爲憂也。且不可以極字解

○爲レ學者。不レ本ニ聖經一。而信ニ末世偏僻之異論一。安能悟ニ其非一而造ニ大道之本源一乎。

論ニ形而上下一

易曰。在レ天成レ象。在レ地成レ形。又曰。見乃謂ニ之象一。形乃謂ニ之器一。又曰。形而上者謂ニ之道一。形而下者謂ニ之器一。愚謂。形者有ニ躰質一之謂。上者在レ天之謂。下者在レ地之謂。蓋形而上者。謂ニ陰陽之氣一。無レ形而在レ天。是在ニ萬物形器之上一者。故謂ニ之形而上者一。象者。形之精華發レ於レ上者也。以ニ其氣在一レ上而見。謂ニ之成一レ象。以ニ在レ天之二氣一。流行交運。謂ニ之道一。形而下者。謂下萬物各成ニ剛柔之形質一而在上レ地也。形者。象之躰質留レ於レ下者也。以ニ形質具而各有一レ成。故謂ニ之器一。蓋天者在レ上。地者在レ下。故以ニ上下一言。天道無レ形而有ニ陰陽之象一。故曰在レ天成レ象。地道成レ形有ニ躰質一。故曰。在レ地成レ形。是以在レ天者無レ形。在レ地者有レ形。所レ謂在レ天成レ象者。非ニ是陰陽一乎。陰陽在レ天。未レ有ニ形質一。唯其所ニ流行變易一。便氣象露顯耳。故曰。見乃謂ニ之象一。所レ謂立ニ天之道一曰ニ陰與一レ陽者。是在レ天成レ象而無ニ形質一者也。蓋陰陽流行。化ニ生於萬物一。是乃天之道也。天之爲レ道也。唯有ニ陰陽一。陰陽之外。更無ニ別物一。一陰一陽往來不レ窮。以ニ其流行一謂ニ之道一。在レ地成レ形者。非ニ是萬物一乎。萬物者。謂ニ山河大地人物一。皆有レ形而在レ下者也。所レ謂立ニ地之道一曰ニ柔與一レ剛者。是在レ地成レ形。而有ニ剛柔之質一矣。斯之謂レ器。程子謂陰陽亦形而下者。朱子本義亦從レ之。蓋陰陽有レ常有レ變。常者純正可レ爲レ道。變者偏邪有ニ災沴一。不レ可レ爲レ道。程朱以ニ陰陽一爲ニ形而下者一。是分ニ道與ニ陰陽一爲ニ二也。蓋程朱分ニ氣與一レ理。理爲レ道。陰陽爲レ器。相對而說。愚竊疑。苟以ニ陰陽一爲ニ形而下一。則在レ天成レ象

其言雖レ出二乎豪傑之士一。有レ所レ可レ疑耳。苟有レ所レ違。則適足三以增二後學之迷一耳。

○讀書之法。只是須下除二却自己私意一。而依二聖賢所レ說理會上。不レ可三妄加二一字一句之間言語一。如レ此則久而自然有レ得レ於二聖賢眞實意思一。不レ可下先立二自己意思一。作二氣勢一。硬執爲二主張一。做中杜撰上。苟如レ是則不レ能レ見二聖賢意思一。嗚呼雖二先儒一恐不レ免レ有二斯病一。然則學者之於二先儒之說一。有二可レ疑者一。則不レ可三一向固信一矣。古語曰。人必是レ所レ學。然則雖二豪傑之士一。恐不レ能レ無二此蔽一。宋儒之信二大極圖說一。亦以二厚信好レ學故有二此蔽一。是見レ過而知レ仁也。

○後學之於二先儒一也。固當不レ可レ不二推尊一。然學問之道。天下之公道。其是レ是非レ非之際。可レ爲二公直之正論一也。自レ宋以降學者。動阿三諛曲四從于二先儒一。而習爲レ俗者何耶。

○學者偏執固滯者。於二宋儒之說一。雖レ有二可レ疑者一。阿諛曲從而不二敢疑一。終身迷而不レ悟。苟有二微疑議者一。則睚眦相忤。以二異學邪說一。且退而後言誹謗。甚哉。蔽固不レ通也。

○聖人之敎。易簡平直。無二穿鑿煩擾之病一。後世之學術。動爲二支離零碎一。而無二渾融平正之意味一。故學者不レ堪二其煩擾一。夫好二易簡一而惡二煩擾一者。天下之人情也。後世之學術。煩擾如レ此。是以與二天下之人情一乖戾。宜乎世俗之不レ好レ學也。夫聖人之敎レ人也。使三學者勇進而不下知二厭倦一。後儒之敎レ人也反レ此。

○小人有二才辨一者之敎レ人也。居而不二自疑一。衆人不レ知二人之誠僞一。故信レ之而不レ疑。此非下有二賢德一而能化上レ人。只是利口才辨之使レ然也。

然則後世學者。可以忠信爲主本。如居敬。則主忠信之工夫耳。

○近世以道學好立名者。往往不以主忠信爲本。而以持敬爲名。其持敬也。以牽強束縛拍迫爲勤。是色莊之人。既失忠信而不主之。其所强持。又非居敬之道。却是傷敬也。

○聖門之敎。以孝弟忠信爲先。是以本立而道生焉。始于卑近而終乎高遠者。從實也。蓋如行遠者必自邇。登高者必自卑。此循序而漸進於道也。異學之敎。及近世俗儒。以高遠爲先者。爲大言快論。欲一超直入。不能循序而漸進。是欲强進者。深願無有此理。此不務實而從虛。

○朱子之做說話。往往用禪語者多矣。如論作文曰。但讀史漢韓柳。而不能便精研。取老僧頭去。又曰。一摑一掌血。一棒一條痕之類。恐是初年學禪習氣之所未能脫去。又好爲戲謔者間有之。說霍光之家奴逃生事之類是也。如二程子。全無此二事。

○無極而太極。是華嚴法界觀之語也。法界觀是唐杜順和尚所作。相傳而至于周子。若大極本無極。及主靜立人極。此自佛老之徒所傳來。朱子尊信於周子也至矣。故信出于周子而不爲疑也。

○躰用一源。顯微無間。是唐清涼國師華嚴疏之詞。此二語俱浮屠之所言。宋儒以爲周程之所始說者。何耶。

○此學之源流。千古一脈。六經四書。雖千言萬句。無不同條共貫。若不祖述先聖而立言者。

之說數十萬言。苟以二其言一爲二無レ疑者一。即是盡信レ書也。今人於二其說一。一向回護遮掩而曲從者。多涉二私意一。可レ謂レ阿レ所レ好也。不レ可レ爲二公正一。予是庸拙之材。不レ能レ爲二程朱之忠臣一。只不レ阿レ所レ好。是却可レ不レ背二于程朱之心一而已。

○武王周公聖人也。率二天下之賢士一。與二諸侯一征二獨夫紂一。未三嘗聞レ有レ非レ之者二也。彼伯夷叔齊者。乃以爲二不可一者也。蓋其獨見獨行。雖レ不レ及二聖人之權一。誠是聖之淸者。然其所レ長。乃其性之所レ偏也。雖二大賢一。其性偏如レ是。如二宋諸君子之學一亦然。孟子之後。宋儒之學固是義理開明。且性行亦是謹正。爲二眞儒一。然爲レ說過二詳細一。是以其病偏レ于二分析一。是所下以與二孔孟渾融之說一不上レ同也。譬如二周末一。文勝レ質。故其曲士之議偏者多矣。宋季之學量偏僻。與二聖人一乖戾者亦多矣。

○程子曰。釋氏之學。於二敬以直一レ內則有レ之矣。義以方レ外則未二之有一也。此語愚未レ能レ解。蓋釋氏自有二釋氏之體用一。以二空寂一爲レ體。以二無所住一爲レ用。然則釋氏不レ可レ爲レ有二敬以直レ內之體一。釋氏若有二敬以直レ內之體一。則必有二義以方レ外之用一。何至レ于三絕二滅倫理一乎。故愚未レ能レ解二其意一。後儒枉爲二之辭一者阿諛耳。

○唐虞三代之君臣。言レ敬者多矣。然言二忠信一者少。何邪。曰。上世風氣。淳厚而質實。與二澆漓之世一異。故君臣皆忠質。雖レ不レ言レ主二忠信一。而不レ失二忠信一。敬是主二忠信一之工夫。故能敬則忠信亦在二其中一矣。至二孔子之時一。世漸澆漓。故聖人以レ主二忠信一爲二文行之本一。況澆季薄俗。苟不レ主二忠信一。而一レ於二恭敬一。則恐無二質實之行一。不レ爲二曲謹色莊之人一者寡矣。此小人僞學之態。非二君子之道一也。

大疑錄卷之下

筑前　貝原篤信　著
仙臺　大野通明　校

昔人有レ言。人之不レ悟レ蔽レ於二物欲一者固多。而迷レ於二聞見一者實不レ少也。愚按。此迷古來固多矣。且自二宋季一以降。曲士之迷レ於二聞見一。而不二開明一者最多矣。學者之所レ宜二自省察一也。

○自二宋季一以來。世儒之學術。過二繁細詳審一。而支離蔓衍。學者用レ功之繁多勞擾。比レ于二孔孟之時一。何啻相什伯而已耶。其流弊無二紀極一。不レ知レ所レ止。所レ守不レ約。所二以汎濫而無一レ功者。滔々天下皆是。此何由哉。豈非二自レ宋以降。學術逐レ漸益繁。捨レ本走レ末。分析支離。實德遂亡一乎。是以後儒效二其尤一而未レ已也。

○或曰。程朱之言可二盡信一乎。抑又可二間容一レ疑耶。曰。聖人之言。固可レ爲二萬世之信一。其次賢者之言。又可レ爲レ則。然知與レ行相二爲表裏一。雖二賢者一。其行有レ過。則其知亦豈無二偏僻獘固一乎。然則其學術論說。亦恐不レ免レ有二偏倚之病一。過不及之差。是乃聖賢之別。其理當レ如レ此。苟使三其學無二偏倚之病一。則又是近二聖處一也。竊謂。程朱固是賢哲。孟子之後。只此二子。可レ爲三知レ道之人一也。然未レ能レ至二于聖人一。其學亦恐不下與二聖人一同上。然則程朱之說。固雖レ非二後學之所一レ可二輕議一。亦不レ可レ無二取二捨於其間一。孟子曰。盡信レ書不レ如レ無レ書。我於二武成一取二二三策一而已矣。此言可レ信也。程朱

之徒。徧蔽昏塞之甚者。非二確論一也。

○明王陽明是天下之英才。一時之人迷二溺于二彼學一者。滔々皆是。比二之晉人之清談一。其害太過羅整菴與二王陽明一同レ時之人。以二陽明一爲レ非。而與レ彼論辨。可レ謂二聰明英俊之人一也。羅欽順之學。其說不レ阿レ于二宋儒一。其言曰。理只是氣之理。又曰。理須レ就二氣上一認取上。竊謂宋儒分二開理氣一爲二二物一。其後諸儒。阿二諛于宋儒一。而不レ能二論辨一。只羅氏師二尊程朱一。而不レ阿レ所レ好。其所レ論最爲二正當一。宋李以下元明之諸儒所レ不二言及一也。可レ爲二豪傑之士一也。如二薛瑄胡居仁二子一。雖レ爲二明儒之首稱一。然其所レ見不レ及二欽順一遠矣。

大疑錄卷之上　終

不類。且二程全書廣博之中。亦不說無極。而可知而已矣。

○宋儒諸君子。皆是賢哲。其學術性行超越于人。漢唐諸儒之所以不可及也。然其說與佛老粗近。而可疑者亦多矣。大凡人自非聖人。則不能無偏僻。譬之雖日月之明。不能無陰翳。雖明月之珠。不能無瑕類。邵子曰。天能生而不能養。地能養而不能生。火能烹而不能沃。水能沃而不能烹。天地尚無全功。水火何由有全能。愚謂天地尚無全功。況賢哲。豈可無偏僻乎。然則宋儒之學。雖近純正。然未能造聖人。則其偶有偏僻者。亦其所也。豈可必爲無偏僻而盡信之乎。聖人之道。誠大中至正。其執德也爲弘。其爲行爲有全功。其下焉者。雖賢哲者。恐不能全備。宋儒之學。雖純正。亦未到聖處。宜乎不免有偏僻也。故其說往往有與孔孟之敎不同者。以無極爲太極之本。以理氣決爲二物。判斷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分之爲二。以一陰一陽爲非道。以陰陽爲形而下之器。以所以一陰一陽者爲道。以氣與體爲有死生。以理與性爲無死生。以靜坐爲常時工夫。以主靜爲立人極之工夫。且以孔子之說性與孟子之說性爲氣質天地之異。此皆意之所以不能無疑也。

○東坡曰。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蓋東坡之學固非正。不自知爲邪說所移。然其所言如是。便却是也。然則豪傑之士。偶有所聞于方外之徒。而間有偏僻蔽固之說者。亦所不免也。近世偏陋之士。以爲宋諸君子之學。與孔孟相埒。而一疵不存。萬善盡備焉者。吾未知其可也。然明季淸初之書生。妄誹議宋諸先生之學。以爲非孔孟之正傳者。亦是異學

學一也。不レ能三奮發興起而改二舊習一者。滔滔皆然焉。故不レ能三融會貫通而自得二之一。雖レ有二名士一。只隨二時俗一。而不レ能下改二舊習一而就中本實上。然則後世爲レ學之道。須レ要下奮起而改二舊習一。省二繁細一而反二本實一。過二繁碎一而就中渾融上。益不レ可レ無三隨レ時制レ宜之道一也。是即聖人從二先進一之意。後學之所レ當二仰嚮一也。鄙意如レ此。君子以爲二奈何一耶。

○程朱之賢哲也。豈止爲二其學問見識之高明而已一哉。抑其道德制行之正大。亦並可レ爲レ宗。如下明季異學之輩。輕三侮於二程朱一而誹議者上。亦併二其德行一而蔑二視之一也。夫爲レ學而不レ知二先儒之造詣一。不レ尊二有德一而妄貶議。自爲レ夸レ高。此不レ能レ爲二君子儒一。而甘レ爲二小人儒一也。可レ謂二不レ知レ人又不二知レ己也。昏愚之至也。

○朱子之豪雄。以下繼二往聖一闢中來學上爲レ志。故經說議論。條分縷析。極細詳以惠二來裔一。不レ借二後儒之煩說一而足矣。是後世無レ窮之恩也。故其說既精細繁衍。後儒效二其繁衍一。而雷同分析。紛紛未レ休。然其所レ說繁多者。唯多言重複而已。不レ能三發二起其餘揮一。雖レ有レ之無レ所レ補。無レ之無レ所レ缺。且不レ能三變二改其舊習一。然則朱子沒後。英俊之士二三輩所二發明一之外。諸儒雖三隱默而效二暗啞一亦可也。

○朱子極排二斥佛氏一。用二其力一。至矣。盡矣。蓋嘗出三入乎二佛氏一。而深造二其道一也。宜乎其闢レ之之盡二其精微一無二餘憾一也。然其平生所レ論之中。復間有下與二異學一相同者上何也。是恐自二太極圖說之中一來也。其尊二信周子一之至厚。恰如三尊二信聖人一然。故併レ非二其所下作而信レ之。蓋此書也。雖三周子所二實作一。亦是初年之所レ見。非三終身之所二執持一也。觀レ於二通書之中一無二無極之說一。通書之言與二圖說一

〇後學固不丁蔑三視於二昔賢一輕丙議於乙先輩甲。是後學之所レ當レ戒也。但雖二古人一。未三嘗無二少過失一。然則是レ是非レ非之際。不レ可レ有二毫髮假借阿諛之私一也。

〇夫初立レ言者。雖二賢哲一。或有レ未二詳盡一。如二程朱之言一。間有下與二聖人一異二條貫一者上是也。苟自二後世一而論二前人一。則雖二中材一亦可レ能焉。是所三以後出者巧一也。然則雖二後人所一レ議。又有下不レ可二盡廢一者上。

〇後輩之於二先賢一。其高下淺深大小廣狹。誠不レ可二同レ日而語一也。故吾輩之尊二信先儒一也。固當二厚重一。然先賢之於二前聖一。亦豈可レ無二高下偏正之同異一耶。然則雖二先儒之成說一。又須丙取下與二聖人之言一不二相乖戾一者上。而信中其可レ信者乙。疑乙其可レ疑者甲。要在三審二擇之一而已矣。

〇古來時運之變替。日漸赴二繁華一而未レ已。此澆漓之世。所三以斲二喪其本實一也。古今天下之時勢世態。自不レ能レ不レ如レ此。是以經世之道。爲學之術。須丙娓娓以下去二其繁衍一。反中其本實上爲乙要務甲。不レ要下因二循于其世運變遷之時俗一爲可也。孔子生二衰周一。時論以二繁文一爲二君子一。以二質實一爲二野人一。孔子欲レ從二其先進一者。蓋厭二其繁文一。而欲レ反二其質實一也。孔子時尙爲レ近二淳古一。然其世運之變替既如レ此。况後世澆漓之時益失二質實一。而日趣二繁華一乎。秦漢以來。時運漸變遷。世道益煩擾。方二今世一學者之居レ世。當下以二質實一爲上レ本。亦且稍稍順二時宜一。苟背二戾于時宜一者。非二居レ世之道一也。

〇宋儒學術。其所二發明一。逾レ于二漢唐一也遠矣。然其議論漸傷二紛擾一。其訓詁益煩。其注解講說極廣博。逐レ時枝葉彌繁衍。支派益分析。居二後世一。則汎濫流蕩而忘レ反。是以本實日斲喪。復儒之於二此

分析一而其理明也。是便所二以渾融之勝一レ于二分析一也。凡後世爲二說辭一者。與二孔孟之源流一相同則可也。苟與二孔孟之所一レ說。源流不レ同、而別爲レ異。則不可也。夫天地之開レ物。發レ微以レ漸。是氣運之勢。自然之理也。故事固有下古人所レ未レ言。而後二後世一者上。堯舜之所レ未レ言。而孔子言レ之。孔子之所レ未レ言。而孟子言レ之。孔孟之所レ未レ言。而宋儒言レ之者多矣。宋儒之論說、與二孔孟源流一相同。而發二明孔孟之說一者、是宋儒之所二以有一レ功レ于二聖門一也。而其中亦有下與二孔孟所一レ言源流不レ同者上。以二無極一說二大極一。以二理氣一爲二二物一。以二陰陽一爲レ非レ道。且以二陰陽一爲レ器。爲レ有二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一。說二性善一之言曰。性即理也之類。此皆與二孔孟之本旨一不レ同。其源流不二相貫通一者也。學者於二宋諸先生一。無二阿諛偏主之私意一。而公二平其心一而觀レ之。則庶レ乎レ看三其有二異同一矣。

○說レ經。如下訓義之有二小異一者上。無レ害レ于レ道。此猶可也。如下宋儒說二理氣一說二無極一說二道器一說二性道一類上。皆是義理之根源。須レ要下與二聖言一無中小異上。苟於二此處一有レ所二齟齬一。則雖二先正之成說一。不レ可二阿諛曲從一。須下以二聖言一比二較之一。而知中其異同上也。蓋不レ正則道不レ著也。

○朱子曰。如レ云下不レ主二一門一不上レ私二一說一。則博而雜矣。篤信竊謂朱子斯言。以二吾愚一觀レ之。則不レ能レ無レ疑。何則。苟以二聖人爲一レ依據一。如二七十子之輩一。則固當二如レ此而可一也。程朱雖二賢哲一。其純粹至善。無レ偏無レ黨。恐與二聖人一不レ同。若衆人主二其一門一。私二其一說一。則恐不レ能二廣覽公聽一。而或有下固陋寡聞蔽三塞於二聰明一之患上。又恐偏僻之士。不レ免レ有二阿諛曲從爲一レ黨。以レ同伐レ異之私一。是區區之疑惑。所二以不一レ可レ解也。

○宋儒之說。往往與聖人不同。易以一陰一陽爲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可見陰陽之流行。正而不變者。即是道也。非以變亂者爲道也。故聖人未嘗以理氣爲二物。然朱子以爲理氣決是二物。孔子說性相近。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又曰。性善。此言稟受之本然。同受天者。本無有二性。孔子子思孟子。其立言無不同。蓋性相近者。言性善之中。其稟受雖有高下厚薄賢愚不同。其所稟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以人之生也。秉彝之性皆有之。故曰。性善。是以天下古今之性不相遠。故曰。性相近。蓋天下古今之人。只有一性。不要分析於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其天地之性。亦豈非氣質之稟乎。苟非氣質。則何處稟受天性乎。氣質之性。亦豈非所受天地者耶。然則氣質之性。亦是天地之性耳。不可分而爲二。故孔孟未嘗說二性。不分析天地與氣質。而自分明。蓋性者。便人之所受天之名。董子所謂性者生之質者。爲庶幾矣。蓋論性之本源。則同善也。是爲一本。論其末流。則爲萬殊。然堯舜之性與衆人之性爲不異者。恐非是。何則堯舜自有堯舜之性。衆人自有衆人之性。其所受不同。不可混爲一性。蓋物之不齊者。物之情也。所以有萬殊也。夫性者。受於有性之初者也。天之降命也固是善。其初無有不善。是一本也。然既成之而有性。則其初受氣時。自有淸濁厚薄之不齊一。既稟受而在人身。則各一定而成性。故聖愚之初自不同。宋儒示人。欲其詳審。故以理氣爲二物。且分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爲說。所以分析大過也。只孔孟之言性。不分析而其理自明。孔子謂相近者。性善者之相近也。故孔孟之說性。不可爲有異。蓋不

○孔門說レ敎也。以二孝弟忠信一爲レ本。以二學文力行一爲レ學。平易如二大路一然。雖二愚者一易レ知易レ行。漸而眞。積レ力久而極二其趣一。則致二高大一而極二精微一。是下學而上達也。宋儒之學。以二大極無極一爲二致知之先務一。以二靜坐澄心一爲二力行之先務一。以二支離破碎一爲二文學之先務一。是乃高遠難深。細末無用之事。以二難レ知難レ行無用不急者一爲レ先。與下聖門之所レ立レ敎。以二孝弟愛敬文行忠信一爲二先務一者上異矣。故其所レ爲レ敎。高深難險。所三以爲二難レ學難レ行而不二易レ入也 後世學レ焉者。厭二苦之一而難レ進者。由レ此也。

○凡此等之疑議。可下與二聰敏通明博達平正之人一語上。不レ可下與二蔽固昏塞曲學偏僻之士一論上。所レ謂不レ可二與言一而與レ之言者失レ言也。

○凡博二覽古人之書一。其妄信者爲レ蔽也。因レ不レ明妄疑者爲二僭率狂妄一。只信レ可レ信疑レ可レ疑。是通明之士之所レ爲。乃爲レ學良法。有二識見一者如レ此。曲學蔽昧者之所レ不レ能也。蓋人非二聖人一。誰無レ過。故雖二先賢一。其學術有下與二孔孟一不二同條共貫一者上。而其言往往有下與二聖言一相戾者上。不レ可レ不二審擇一也。

○論語孔門之所レ立レ敎。萬世之標準。古今之法則也。不レ可二加損一。如二宋季世諸儒之說一。其分析過レ于二詳審一。其議論過レ于二高遠一。蓋其所二分析一甚詳細。然愈詳細則愈支離。不レ能二渾融而會通一。是以爲二紛擾一而却蔽昧。與二孔門所レ敎異矣。蓋聖人之敎。自有二大道一而平易。非二崎嶇小蹊一也。苟分析大過。則迷二曲蹊邪途一。而不レ能レ造二大道一。此由下與二孔門所レ敎不上レ同也。

有輕重。有長短。雖先儒之言。苟有不同條共貫。則不可槩乎枉從矣。須要胸中有權度。而後知其輕重長短也。然則宋儒雖賢哲。不可與聖人同班。恐不免有出入。若夫自宋季以降。至元明曲學之士。往往有阿諛于朱子。而與聖人乖戾者。可謂無權度也。凡後儒之阿諛于朱子而爲雷同者。習而爲風何耶。此豈可爲善學朱子者乎。

○如宋季以後學者。尊信程朱者固好。然蔽固者。不知有聖賢之別。故同異得失。不能取捨乎其間。以宋儒之說。與聖人之言爲一樣看。雖背戾于義理。不爲患。只恐不合于朱子。是以委曲遷就。而雷同從諛者。未免阿所好耳。是後世之學者。習而爲俗也。

○宋季學者。往往拘其所聞。私其所好。不本乎孔孟之正宗。別立門戸。不免於一副當習熟纏繞。可謂所蔽固之深也。是以其說與孔孟所立之敎。往往齟齬者多矣。學者無主張於彼說。而虛心思之。則知鄙言之不僭妄。然而如曲士束敎之輩。其蔽塞深矣。苟不能洗去其舊見。而來新意。則此弊不能改。而終身必昏迷於此。

○君子之道。本自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由不艱深也。易從則宜行而有功。是以從者多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又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夫除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蓋孔孟之敎。下學之工夫。本自易簡。而易知易行如此。如其上達。則下學之功至。而後所自到之效而已。此與佛氏之學務好高遠。而欲一超直入者異矣。後儒之爲說。亦往往艱深高遠。故爲難知難行之言。與孔孟之本敎異矣。

之正派。自以為高出乎其上。可謂方不知其量也。譬諸諫人者。亦須含畜有余意。苟罵詈誹謗。訐以為直。以小過為大過。失禮甚矣。雖言粗有理。然聞諫者忿怒而不納。却為拂戾而不悛。此不知諫人之道也。後儒之議宋儒。亦猶是。不知所以言也。況其言不當理者多乎。此言之不艱。而所以言之者艱也。

○與人議論學術之是非。大率與諫人一般。卒爾誹議者。欲信己而屈人。是小人逞勝心。而自是夸人。輕薄之事。非君子忠厚之道。假令其所說粗有理。然有諍氣則聞者不從矣。善導者。以誠意為主。辭氣從容不迫。和平婉曲。而語明意暢。故聞者信從。是忠告善道也。凡與人議異同者。不要勵氣抗論。須氣象從容。言語婉曲。使誠有余而言不足。則能動人。蓋人不直則道不見。雖然。不欲强誹謗其過失。只須要含蓄而有餘味。只欲理之直而已。不可欲我說之勝人。而爭以口舌也。苟吾所言輕卒。而好勝欲上人。則不能使人信服。却為人所忿戾。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徐偉長曰。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國語曰。惟善人能為盡言。然則只善人而可與言。苟非善人而言。是失言也。

○聖人者。百世之師也。孟子有功乎聖學者。繇循夫子之道而不違也。宋儒之說。苟本乎孔孟之說。而源流相同。統紀不異。同條共貫者。是誠發明其道也。所當依據也。苟不本孔孟。而無統紀。其源流不同。而別立異論者。亦往往有之。雖賢者之言。不可曲從矣。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苟欲知學術之異同得失者。亦當如此。蓋聖人與賢者。自

亦是天之所命。非有二性。譬諸水。其流動盈溢且滋潤者。水之質也。其淸者。水之本然也。其質與其淸者。非有二也。

○古今天下唯有一夫子。若伯夷柳下惠。雖有高世之節行。淸和之聖德。不能無隘與不恭之病。所以不及夫子也。況不及夷惠者乎。如宋儒之於孔子亦然。雖稱有繼往開來之功。而不能無偏僻蔽固之病。同異得失之差。故其說間有與聖言睽違者。亦當然之理也。故程朱雖賢哲。豈可得與孔子同班乎。然則於其說也。學者亦當知所取捨也。

○人非聖人。雖賢者多有偏曲。故其學識性行。亦必有通。有塞。有所長。有所短。其所通必開明。其所塞必固滯。故讀書之法。雖賢者之言。復當要有揀擇去取。苟偏信而不疑。恐不免有蔽固昏迷之失。然則學者之於先儒也。當信而信。當疑而疑。則可也。苟於其取舍也。平正而無偏僻。則可謂善學也。後世之學者。往往阿所好。偏陋主張之病多矣。

○竊謂太極陰陽道器理氣心性之說。萬古一源。千聖一道。五經四書。無不同條共貫。蓋古今互相祖述而言者。所以無異同也。孟子沒後。歷漢唐至于近世。舍古學而偏言新學者。往往不能無與先王乖戾。雖豪傑之士。其立說不免有偏異。學者之所宜精擇而取舍也。蓋有與言聖人之所未言而當道者。是聖人所說之余意。而上下同流者也。其有與聖人所言條貫不同者。是可爲異說。然則雖先賢之言。苟有與聖人之說不同者。不可不擇而審之。

○明季之儒士。誹議宋儒之說者。往往夸己自高。賤程朱如奴隷。或以爲異學。爲非聖人

之性。亦隨而亡上。尚何可レ存耶。

〇性即理者。非二性字之正解一也。中庸天命之謂レ性。言天之所レ命。便是人之所レ受之謂レ性。是爲二正解一。性字不レ用二他解一而足矣。孟子曰。形色者天性也。亦是以二容貌所一レ稟受一言レ性也。孔子子思孟子之説レ性也。其意相通而一也。倶以レ所二稟受一而言。稟受之外。更無レ性。孟子説二性善一者。指二稟受之本然一而言レ之。理一之謂也。或曰。如二桀紂一爲二至惡一。復有下弑二父與一レ君者上。如二子越椒一。生則有二豺狼之聲一。苟以二其氣質之性一言レ之。則不レ可二桀乎爲一レ善。何可レ爲二相近一乎。予曰。如二桀紂子越椒隋煬帝之輩一。固是性之惡者。然天下之理。有レ常有レ變。善者。是性之常也。惡者是性之變也。其變者極少。不レ可レ爲レ常。是何有レ害レ于下以レ性爲上レ善乎。蓋如二桀紂之性惡一者。億兆之中一人而已。不レ可レ爲レ常也。今夫人之於二飲食一也。好レ甘惡レ苦者。人之常性也。然千萬人之中。有二惡レ甘而好レ苦者一。是不レ可レ爲二人之常一。人生之有レ惡者亦如レ此。然則天下古今之人。雖レ有二賢愚不一レ同。然爲二性相近一者。同是可レ爲レ善也。

〇羅整庵立二理一分殊説一。是簡要之言。不レ要三分析而發二明性字一。愚謂性者一而已矣。不レ可下分二天地氣質之性一爲中二上。其理一者。言性之本然其理一也。同是一也。性之雜糅。其分殊也。人皆可二以爲一堯舜一。其分殊者。稟二二氣一之生質各殊也。故曰。性相近。習相遠。是以上智與二下愚一不レ移。氣質者性之本義。以レ所レ受レ天而言レ之。天地之性。亦是所二稟受一之本然。非レ有二二性一。然立二二名一者。恐嫌レ有二二性一。不レ如下以二理一分殊一説上レ之。易簡而無二疑惑一也。蓋本然者。則是氣質之本然也。氣質

〇聖人作二六經一。夫聖人之言。爲二萬世之模範一。可レ信而不レ可レ疑。就レ中易書是精微之極。六經之蘊奧。萬世之龜鑑。是不レ信也。孰可レ信也。

〇一陰一陽謂二之道一。兩一字是一氣之動靜。一爲レ陰。一爲レ陽。循環無レ究之謂。陰陽之流行。往來迭運。而不レ息之妙也。竊謂聖人以二一字一加レ于二陰陽之上一。是必有二深意一。不レ加二所以二字一。而意自足矣。夫聖人之言。萬世之信也。不レ可レ疑。況易中此一句。天下義理之大本。不レ可レ有二一字欠闕一。而加レ之以二所以二字一乎。恐是僭率之事。所レ謂畫レ蛇添レ足。

〇道是陰陽之流行。純正而有二條理一之謂。是陰陽之本然不二紛亂一者。理是氣之理。理氣不レ可レ分而爲二二物一。且無二先后一。無二離合一。故愚以謂理氣決是一物。朱子以二理氣一爲二二物一。是所二以吾昏愚迷而未レ能二信服一也。

〇聖人於レ易再言下以二陰陽一爲上レ道。嗚呼聖人之一言。可レ爲二萬世之信一。不レ可レ疑也。況丁寧告戒乎。

〇朱子曰。身有二死生一。而性無二死生一。李退溪自省錄亦曰。氣有二生死一。理無二生死一。夫朱子之賢。李氏之學。其所レ說不レ容レ有レ差。然而予之昏愚。於二此等說一。未レ能二通曉一。故於レ此姑述二臆說一。記レ所レ疑如レ左。以俟二識者之開示一。是亦欲下就二有道一而正上レ之意耳。竊謂人身氣聚則生焉。氣散則死焉。性者人所レ受レ天之生理也。理者氣之理也。非レ有レ二也。苟身死。則生之理亦何處在耶。蓋人身以レ氣爲レ本。理即氣之理。故生則此理在矣。死則此理亦亡矣。故無二身死而性存之理一。有二此身一則有二此性一。無二此身一則此性亦隨而亡。無レ所二寄寓一。譬如下水火有二寒熱潤燥之性一。而水火既竭熄。則其寒熱潤燥

精詳。可レ爲二後學之模範一。故孟子以後。程朱之功甚高矣。而朱子之功最大矣。然則孔孟之後。唯此二子。誠可三以爲二知レ道之人一。學者之所レ當レ爲二宗師一也。

○陸放翁跋二朱子易註一云。易道廣大。非三一人所二能盡一。固二守一家之說一。未レ爲レ得也。放翁此言。可レ謂レ得二古人爲レ學之意一也。

○爲レ學者。惟宜下不二敢自信一而篤信中其師上。是爲レ善也。然而人非二聖人一。雖二賢者一。不レ能レ無二過不及之差偏辟之誤一。譬二諸日月之明一。不レ能レ無二浮雲之蔽一。明月之珠。不レ能レ無二瑕類一。是以雖二賢者一。其論說廣博之中。必有下駁不レ能レ盡二粹美一者上。然則不レ可レ無下取三捨乎二其間一。而信二其可レ信者一。疑中其可レ疑者上。乃可二以爲下擇レ善也。擇レ善而後固執レ之而可也。苟不レ擇レ善而欲二固執一。恐不レ免二蔽塞偏辟一而已。宜天地之間。只理最廣大無レ究。雖二大賢一。非二一人所下可二能知能言一。故古人雖二街談巷議一亦取焉。狂夫之言復擇焉。蒭蕘亦詢焉者。欲三廣聞多觀而止二至善之地一也。是以雖二舜之大知一。好レ問察二邇言一。舍レ己從レ人。且詢レ于二四岳一。闢二四門一。明二四目一。達二四聰一。是聖人至公無我之心。亦恐レ有レ所三壅二塞於自己之聰明一也。淮南子曰。同不レ可二以相成一。必待レ異而後成。後漢劉梁曰。夫事有二違而得レ道者一。有二順而失レ義者一。是君子之所三以好二讜言一也。然此與三道不レ同下二相爲謀一。其旨大異。吾所レ謂異者。謂二殊レ塗而同レ歸也。非レ如二異レ學不レ同レ歸也。

○予幼年誦二朱子之書一。尊二其道一。師二其法一。服二其教一。然於二其所レ不レ解。則致二疑思一而審擇。未二嘗阿レ所レ好。是欲レ俟二他日之開明一耳。

爲正。

○宋儒之說。以無極爲大極之本。以無爲有之本。以理氣分之而爲二物。以陰陽爲非道。且以陰陽爲形而下之器。分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以爲二。以性與理爲無死生。是皆佛老之遺意。與吾儒先聖之說異矣。學者不可不精證明辨也。且論守心法。曰主靜。曰靜坐。曰默坐澄心體貼天理。以靜坐爲平生守心之工夫。是皆偏于靜、而不能時動靜。卽是禪寂習靜之術。非儒者之所宜言也。且論心體爲虛靈不昧。論天理爲冲漠無朕。此佛老之遺意。與孔孟之所敎異矣。凡宋儒之說。固是祖述於孔孟。又有不本乎孔孟而出於佛老者。學者不可不揀擇去取。夫宋儒之排斥於佛老極謹嚴。而何以外道爲祖述如此邪。是皆愚之所以疑惑而不能解也。

○秦漢以來之載籍。我不知若干部。其中好書固多。不可枚擧。然而義理純正而不雜。論說廣博而明備。學者之得益無窮者。無如朱子之書。故天下之理。於其中求之。而不得者鮮矣。譬如入廣肆之中。而探求有用之物。無所求而不在其中。吾曹幸生于朱子之後。而得窺其書。可謂有無窮之幸。又罔極之恩也。故吾亦敬之如神明。信之如蓍龜。

○孔子之後。傳聖人之敎。而學到至處者。特孟子一人而已矣。蓋由有三幸也。一曰。以其命世之才也。二曰。其生也近聖人之世也。三曰。其所處近聖人之居也。孟子之後。周程張及司馬。並是賢哲。有功乎斯道之人。而程朱之所傳。最得其正。其學術。亦比之諸儒。特廣大

大疑錄卷之上

筑前　貝原篤信　著
仙臺　大野通明　校

聖人之道。上古雖有繼天立極之人。如其敎法。未有之聞。至唐虞而有精一執中之傳。敬敷五敎之命。是可爲立敎之權輿。而後歷夏商周三代。而其法漸而備。然未得其詳明。至孔子而大明。孔子之道。孟子得其正宗。發揮之而爲詳。蓋天地之氣運。自萬古以降。逐時漸變。故人文之開。亦隨焉而不息。雖唐虞三代之聖世。然人文未能一時開盡。必有待後世。是自然之理。然則自今而後至百世。亦當逐時漸開而不息。孟子之後。歷漢唐。斯道之傳。將絕如綫。至宋諸君子輩出繼之。而復有可觀者焉。如二程朱子。傳註解說之功。可謂大矣。蓋孟子之後。雖豪傑文士多矣。而知道立敎之人。但當以二程爲最。其次則無如朱子。雖然。其德未及聖人。其學亦恐未至聖處。然則後學之人。於二程及朱子。固可貴也。可信也。然如其言論。恐不與孔孟合者亦多矣。不可比並也。學者於其同異得失。虛其心。平其氣。而精慮之。詳擇之。而信其可信。疑其可疑。則可也。古人曰。學者覺也。覺悟所不知也。故爲學之道。在解疑開迷。是以學以能疑爲明。以不能疑爲不明。故朱子曰。大疑則可大進。小疑則可小進。不疑則不進。然疑有邪正。精思不得已而疑者正也。妄疑者鑿也。不可

宋儒一。卒至レ排レ之。然後仲尼日月。無二復雲霧之蔽一。余生而見レ之。是幸也已。余故沾沾自喜以爲レ得二天之寵靈一。豈不レ然乎。予觀二損軒先生一。其學不レ可レ及也。至レ排二宋儒一。予無レ畏レ於二先生一云。

讀大疑錄　終

差一者。與二楊墨之徒一爭也。軻之道二性善一。其實亦苟且敎導之言耳。軻急レ於二敎導一。不三自覺二其言之違ヲ道也。宋儒又不レ知二軻之違ヲ道。以爲軻實得二孔子之傳一。遂以二其書一配二論語一。迨下其解二性善一之言上也。不丁能不丙置二氣質一而別說乙本然之性甲。所二以謬一也。夫仲尼敎レ人。不レ以二心性理氣一。心性理氣之談。胚三胎於二子思一。萌三芽於二孟子一。而後長三大於二宋儒一。則與二佛老一同二其婦一。何足レ怪哉。今損軒雖三能疑二宋儒一。而未レ能レ疑二孟子一。則其所レ疑二宋儒一者。何以釋哉。易目有二易之道一。不レ可下以二常道論上レ之。宋儒未三始知ヲ之。損軒亦未二之有ヲ見。則其所レ疑二宋儒一者。何以釋哉。佛之與レ老。其道相反。猶三氷炭不二相容一也。其有二相似者一。特其末耳。宋儒之道。倣レ佛者十八九。倣レ老者十一二。今損軒疑二宋儒一。概以爲二佛老之遺意一。亦未二深考一也。夫六經者仲尼所レ定。昭昭乎如二日月之在ヲ天。孔子之言。如二規矩準繩一。是故凡天下之道。照レ之以二六經一。臨レ之以二孔子之言一。則其是非邪正。可二立而定一。自二子思孟子一。不レ能レ逃二其過差之罪一。況其他諸子乎。而況後世諸儒乎。然諸子毀二仲尼一者。其非易レ見。宋儒似而非者。其非難レ見。自レ非下善讀二孔子之書一。而深信二仲尼之言一者上。未レ有下能排二宋儒一者上也。雖二損軒一猶坐レ是爾。悲夫。雖レ然。損軒之疑二宋儒一。由二博覽一故也。何少其晚哉。若天假レ之以レ年。必有レ所二發明一焉。豈徒疑レ之而已哉。近世朱氏學者流謂。仲晦賢レ於二仲尼一。非二朱氏之書一弗レ讀。所レ讀不レ過二數部書一。則何從生レ疑哉。若レ然者。終身不二覺悟一。所レ謂醉生夢死者也。豈不レ哀哉。由レ是觀レ之。損軒之疑二宋儒一。可レ謂三天誘二其衷一也。純之少也。亦讀二程朱氏之書一。弱冠見二程氏二性之說一。而竊疑レ之。又因レ讀二易及禮記一。而得二舉錯字一。乃覺二論語朱氏之解謬一。自レ是遂大疑二

春臺先生讀損軒先生大疑錄

筑前貝原損軒先生博學洽聞。海內無比。生平所著書。已刊行者凡數十部。皆有益於斯世。其未刊行者。猶有數十部云。蓋先生少學程朱之道。以篤實之性。竭力專精。至老弗怠。其所造寧淺乎哉。及晚年。忽疑二氏之言。有異於先聖之道。反復思之。不得其解。卒成大疑。所錄且二萬言。分爲二卷。名曰大疑錄。先生謙恭。未敢示人。由美子美少逮事先生。幸得見之。因寫而藏之。及子善之再遊東都也。予與之有舊。子善嘗見我徂來先生。而問古文辭焉。徂來亦善視之。今徂來亡矣。子善視吾二三兄弟。有加於往日。則獨以徂來故也。於是予就子善。而求一見大疑錄。三請乃見許。而後得借而讀之。始知損軒先生信程朱之道如斯其篤。而疑之如斯其大。先生所疑者。自周茂叔著太極圖說。以太極本無極。主靜立人極。二程朱氏繼作。盛唱理氣心性之說。其言曰。性即理也。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曰。理氣二物。曰。身有死生。性無死生。曰。一陰一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是道。曰。明德虛靈不昧。曰。天理沖漠無朕。且敎人靜坐。此皆老佛之道。非我聖人之道也。又茂叔所云。無極而太極。伊川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並釋氏之言。二子取之以發明易道。非當行也。諸如此類。皆古聖人所不言。而宋儒言之。此損軒所以大疑之也。夫損軒以宋儒之徒。而能疑宋儒。誠奇士也。然特疑之而已。未能排之。且其所論辨。猶在宋儒範圍之中。推尊孟子。以配孔子加故。則未能及洙泗之流也。夫仲尼之道。至子思而小差。至孟軻而大差。所以

愼思錄自叙

古之聖賢。說思之有功于問學。不可勝言。夫子以學與思相對說。而其功相等。何也。蓋學貴自得。苟不愼思。則雖博學審問。不能融會貫通。而得之於己。故程子曰。爲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然則思之功。其義大矣哉。余自十四五歲。頗知聖學之可尙。而好誦讀經傳。自幼至老。晨昏不廢。妄意有欲自得之志。且稟性拙鈍。而闇機務。是以無他事縈念。嘗以講學之事。爲當務之急。故平生不喜作拙詞泥訓詁。而作無益曠學功焉。似有居間讀書之時。每有心生疑惑。則欲開通。而恭默思之。思之弗得弗措。精氣之極。似有鬼神敎之。於此乎每有會心。則記之策。積歲而成編。雖僭妄之罪固不可逃。庶乎愚者千慮有一得。嗚呼老懶之至。不能修改舛訛。自以爲慽而已。然鄙陋之作。奚待後世之子雲乎。故非敢欲傳諸達識。將以備衰殘之廢忘。且以欲遺之後裔。而爲家訓云爾。

正德甲午立春日　　筑紫後學八十五翁貝原篤信書

躬行。不肖亦不足言。況補聖人遺書。是賢者之事。愚者誠不可做得。唯欲編錄於國字小文字。以曉不識漢字人及小兒輩。庶幾乎有小補民用而已矣。

余氣骨部薄。本是薄福之人。宜乎其多殃禍也。故自壯歲屢逢災厄。將死者數焉。蓋如暴病危急。或屢逢暴風洪濤。舟將覆之類。然而幸自天祐之。每免死亡。雖予平生不諂于鬼神。如有鬼神保護然。且無飢寒之憂。老壽超越八秩。何其多幸也。皆是天恩。可感戴。

篤信爲性。記得鮮矣。故每觀群書。好抄錄。提其精要。以備後覽。自謂。是可爲看讀之良法也。葛稚川曰。余抄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力少。而所收多。思不繁。而所見博。是稚川所言。可謂先得吾心之所同然也。

愼思錄卷之六 終

于時。與禽獸同生。便是天地之間一蠹耳。苟有助于民生。則雖執方技之小道。受世儒之誹議。亦所不辭也。

許白雲曰。吾非有大過人。唯爲學之功無間斷耳。篤信亦謂。吾之不肖。固無一事如人者。唯讀書之功。至老勉勵不休。雖耄耋之年。衰憊之至。亦無敢間斷而已。然古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是可以喩輕薄之人自矜于小有才能也。吾思此語。而不敢以勉强不休自欺人。

篤信之稟性也。信庸劣。是故文學之事。無一所能。百事皆拙陋。不能及于人也遠矣。唯恐有勤苦讀書。恭默思道之二事。以及人而已。古語云。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蓋區區辛苦思繹。而覬覦於萬一者。其或庶幾乎此語矣。

如愚之晩出。凡庸之才。固陋之學。且淺德薄行。固無足稱者。然幸賴天之靈。倚地之德。因父母之生育。浴君之恩澤。仰聖人之至敎。依先賢之開導。且逢天之祐。享壽既八十有四歲。自幼勤苦積年。昉昧得覬覦于道理之萬一。區區之受福。如此其大也。可謂感戴罔極也。則吾身之至眇。受天地父母君主聖賢之恩也。可謂厚而且大矣。又幸得天祐之而躋壽域。有讀書靜養之娛樂。欲報之德。昊天豈有極乎。又何以倖養之非薄妄生憂戚乎。

程子曰。閑過了日月。卽是天地間一蠹也。惟有緝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愚謂。前修尙憂閑過如此。況吾曹愚昧。虛生終身。不能奈何。無所逃罪。雖讀聖人之遺書。不能

佳景。使二人悅樂一。遨二于富貴之驕樂一。所レ謂彼以二其富一。我以二我義一。我何慊乎哉。然清福之樂。實勝二于富貴一也遠矣。不レ須下與レ彼抗敵。爭中其優劣上。故不レ慊不レ足レ言而已。吾之凡庸。固不レ能レ不レ願二富貴一。然而幸享二清福之樂一多矣。故知三貧賤清樂之勝二乎富貴驕樂一。而不三戚二戚于貧賤一。不三汲二汲于富貴一者。是天之所レ祐。君之所レ賜而然。可レ爲二幸甚一。

朱子曰。平生自知二無用一。唯欲下修二葺小文字一。以待中後世上。庶有三小二補於天地之間一。篤信意謂。是先賢之事業。固後人之所レ不レ可レ及也。然而今日學者之所レ志。亦當レ要レ如レ此。蓋吾人生二乎天地之間一。而受二於罔レ極之恩一。其生養之德。叵レ報二於其萬一一。豈亦忍レ忘レ之乎哉。然吾曹卑賤。不レ能下愛二養民人一。以酬中天恩上。惟綴二輯小文字之隨レ分易レ做者一。以惠二兒輩一。是庶幾有三補二於萬一一。而平生綴輯之書。豈特述二說義理一而已耶。雖二小道鄙陋之事一。苟有下裨二民用一者上。選二述之一。亦惟可也。若三夫註二釋於經傳一。則先賢之訓解既明備矣。不レ用二後人之贅言一而足矣。況我曹庸愚之學。不レ可二妄作一。苟有二可レ述之事一。必俟二後之君子一而可也。

或曰。吾子夙有レ志二于經學一。然而嘗著二和漢名數等之小說一。今復作二方技猥陋之書一。此皆小道恐レ泥之事。奚蹭蹬如レ此乎。奈二世儒之媚笑一何。予答レ之曰。吾曹受二昊天罔レ極之恩一也。遨二于他人一。何以報二其德之萬一一乎。如下解二釋於經傳一。發中明於義理上。古人作者既備矣。求二之前修之書一而足矣。況區區庸劣。豈能容二喙於其間一乎。別事又不レ能レ爲。唯欲丙作下爲國字之小文字之有レ助三于衆庶與二童穉一者上。以待乙後輩甲而已。庶幾有三小二補于民生日用一云爾。嗚呼吾輩食二嘉穀一消二白日一。生無レ益二

吾生既躋二壽域一。人間之飲食嗜好遊觀笑談。諸快樂之事。頗既經歷了。苟尙貪求而不レ饜。可レ謂レ不レ知二止足之道一也。唯以二澹泊寡欲一爲二分之宜一。故飲食取レ頤レ生。衣服取レ適レ體。凡俸レ身之物。皆不レ須二分外豐美一。日夜從容安靜。聊養二殘軀一。而自樂。其他得失毀譽死生禍福。皆順二天命一。而不レ可レ憂而已。

陶靖節之賢而有レ文。尙自謂二少而貧病。居無二僕妾一。今也吾人幸霑二君恩一。而飽レ食煖レ衣。而逸居。又有二婢僕一。而供二使令一。可レ謂レ超二分之宜一也。我身雖二貧賤一矣。上方不レ足。而下比有レ餘矣。何憂二貧窮而阨窮一乎。

杜詩曰。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言遊二觀方土之濶一。經二歷年所之久一也。予自二壯歲一遊二歷於諸州一多矣。年齒亦逾二中壽一。而經レ世久矣。與二老杜一賢愚固雖レ不レ同。然經過頗相似。然則不レ樂而何爲乎哉。

白樂天詩曰。所レ得皆過レ望。省レ躬良可レ愧。白氏誠是英才善行之人。而其所レ言如レ此。況吾無二才行一。不レ逮二於人一遠矣乎。可レ謂二所レ得逾二望外一也。

韓非爲レ人也。口吃不レ能二道說一。而善著レ書。韓文公曰。化二當世一莫レ如レ言。化二來世一莫レ如レ書。篤信謂。余雖レ不二口吃一。而言詞拙陋。不レ能三道二說義理一。且作レ文庸拙。不レ能二著レ書示一レ人。蓋出レ言著レ書。兩失レ之矣。何以得レ化レ人乎哉。唯以二自樂一爲レ事而已。

李白詩。淸風明月不レ用二一錢買一。白居易云。勝地本來無二定主一。大都山屬二愛レ山人一。夫風月江山四時

拙陋不足言。而僭妄之罪。雖免識者之誹笑。是啻欲備吾後覽也。且將傳諸後裔。而示予之自幼至老刻苦不怠而已。其中或有愚者千慮一得而自信者。昔者楊雄作法言曰。後世有如楊子雲者。必好之矣。我此書恐訛謬。不能待後世之子雲耳。

古語曰。清樂天所靳惜。百倍於功名爵祿。此雖非眞儒之言。亦有理。何則得功名爵祿者。世世不少。唯得清福之樂者鮮矣。如予固庸劣。自幼讀聖賢之書。有志于義理之學。至老未休。幸天假之年。且屢遊乎京師。歷觀於諸州。貯書數百部。且飽煖逸居。出入有僕從。是可謂享清福多也。天之愛我誠厚矣。只恨享此清福。居然食嘉穀。消白日。無補乎人。可謂天地之間一蠹也。眞爲可畏耳。然則雖貧賤在下。然吾之待清福之爲幸也。倍富貴功名也遠矣。不可抱歉。況吾之庸材。其貧賤者。乃分之宜也。分外豈可願乎。且天地之生物也。不能兩全。是以有翼者無手。有角者無牙。花之美者。其實不可食。實之美者。其花不足觀矣。然則既得清福。則雖貧窮。亦奚慊乎哉。鄒浩曰。人間世之樂。有能易讀書者乎。誠哉斯言也。讀書之樂。超乎富貴爵祿。信遠矣。仍可爲羨爵祿乎。

吾人齡既衰殘。日薄虞淵。以道制欲。取樂於桑楡之工夫。一日不可廢。蓋人生至樂。在讀書樂道。如此而終餘年。不亦善乎。若夫玩賞山水。愛玩月花。徜徉于園圃。而愛觀草木。吟詠古人之詩歌。而眺望四時之佳景。與朝夕之變態者。觸物遣興。聊以養性情而已。是學問之餘事。樂道之一端也。

父兄尊長。以二非理一有三虐二使於我一。宜二恭事一之。或有二非理之求一。敬可レ應二其求一。不レ可二厭苦吝惜一。當二公處之直日一。宜二先レ期速行一。勿三遲慢失二交代之期一。赴二他人之家一而話。須レ避二朝饔晚飧之時一。不レ可レ奪二主人有レ事之時一。爲レ人所二厭怠一者。非二爲レ客之禮一。

凡爲レ客者。非レ有レ故。不レ可三緩坐失レ時。使二主人倦怠一。雖二燕居獨坐一。不レ可二箕踞一。雖レ無レ人之時一。須レ如レ有レ人。不レ可二蹕倚側坐一。赴二飮食之約一。亦須二先レ期速至一。不レ宜三遲慢後レ期。而使二主人望望然一。

拜レ神不レ可レ合レ掌。合レ掌。而三拜者。西域之人拜レ佛之禮也。中華之禮爲二再拜一。本朝之禮亦再拜。中華後世有二四拜之禮一。所三以重二再拜一也。

孔子迅雷風烈必變。玉藻曰。若有二疾風迅雷甚雨一。則必變。雖レ夜必興。衣冠而坐。（變者改二常容一也）所三以敬二天之怒一也。

臨レ危不レ懼。當レ義不レ愛二其身一。是君子處レ變之道。不レ可レ不レ如レ此。須二於レ此能勇猛果敢。而奮發一矣。若恐怖苟免。則雖三平日有二小廉曲謹一。不レ足レ觀而已。蓋臨二大節一不レ可レ奪。可レ爲二君子人一也。

自己編

篤信嘗作二爲於鄙文百七十八編一。命レ之曰二自娛集一。且輯二錄於俚語一十卷。號二愼思錄一。其爲レ書也。固

年所レ得精密。君子之所レ用レ功。年年進而不レ休。苟得レ壽悠久。則其所レ進亦須レ無レ窮。朱子曰。某講レ學。幸而天假二之年一。又謂。呂與叔惜二乎壽不一レ永。某若只如二呂年一。亦不三見二到此田地一。蓋朱子卒年七十一歲。晚年悅二其享一レ壽之永久。而聞レ道之大進一。且惜二呂與叔之短命一。然則雖二朱子之賢一。其學之大進者。因二壽考一而然。蓋義理之學深奧。非二淺見薄識之可一レ造。非レ用レ力刻苦。歷レ歲悠久一。則雖下有二聰明一之人上。不レ能レ造二其精微一。故必待三其年齒到二耆耋一。經歷之久。而後長進。嗚呼學者之享レ年壽考。可レ謂二自レ天祐一レ之。厚而多レ福也。

譬以下通二世變一順中時宜上爲レ良。不レ可下拘二泥于古法一而執滯上。復不レ可レ背二戾于古義一。譬二諸耕稼之法一。用二天之道一。因二地之利一。可レ良二其農一。苟泥二于一定之法一。不レ可レ爲二良農一。君子之立レ敎亦然。吾夫子以二文行忠信一立レ敎。且屢言レ主二忠信一。蓋學問之道。學レ文以明レ道。力レ行以爲レ善。主二忠信一以立レ誠。此三者。不レ可レ闕レ一。蓋非二文行一。則不レ能レ窮レ理爲レ善。非二忠信一。則文行亦不レ得レ進益一。皆虛妄而已。蓋人道只在二忠信一。不二忠信一無二立レ德之基一。故易曰。忠信所二以進一レ德也。雖二鄉里之常人一。苟無二忠信一。則不レ可レ立二乎世一。況君子之道乎。此故君子誠之爲レ貴。

凡爲二子弟一。須レ勤二勞于尊長之事一。勿下自爲二尊長之態一。而爲中安逸上。

凡爲二人子一之禮。須三朝夕定二省于父母一。或不二同居一者。亦隨二于其遠近一。每日一省。或數日一省。勿二疏濶一。文王之爲二世子一。朝二於王季一日三。雞初鳴而至。及二日中一又至。及レ莫又至。世子猶如レ此。況於二賤者一乎。

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之言。以爲言利之事。非君子之言矣。不知利是養身養民。國家不可無之事。即是義之和也。故君子亦非不欲利。蓋有義而利自來。則於義無害。只舍義而取利。爲利而行義者。不可也。苟以義爲主。則利亦義也。以利爲主。則義亦利也。在公私之間而已矣。蓋利可施於人。而不可專於己。夫子罕言利。非不言利也。

方外之徒。其才性太過人者不尠矣。看於其書所載。而可知而已。向使彼輩逢明師。而識得吾聖人之學。則其所成就。別有所超越。然一沒溺之。不能出其窠臼之中。其不幸如此。豈不可惜乎。且如本邦古今才俊之士。出于正史野乘者。不可枚記。若使彼輩知聖賢之學。其所達亦不可測。然而無父兄之教。師友之訓。懵而不能知識。是亦其不幸。可惜乎哉。

知之精切。則行亦進。行之的實。則知亦進。是知行相助之道也。王陽明說知行合一。可謂亂雜也。

論語孔門之立教也。皆是其言近而指遠。其守約而施博者。可爲萬世學者之標準也。

程子易傳曰。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程子之言。是納約自牖之意。大率諫君說人之道。當如此。

人之爲學也。得壽不久。則雖才敏。不能大長進。君子一日在世。則有一日之功。一年在世。則有一年之功。其長生豈可不樂乎。晚年之所得。最超越于壯歲。蓋壯歲所見粗糲。晚

人身之生理。以氣爲主。氣是生命之本。故養心者。可寡慾無暴其氣。養生者。可愛氣而無耗也。靜而以保其氣。動而以行其氣。動靜不失其時。是養氣以養生之道也。

山水風月之閑淡。芳草嘉木之生意。是君子之所愛觀也。對之則開潤其心胸。淸和其情性。可以感興於道心。蕩盡於鄙吝。是觸發于天機之益也。學者學文力行。而有餘力。則可消搖遊觀。庶乎有進益。若逢良辰美景。則不可空放過。

君子之作文章也。尙質實。其論理記事。所以純正而明詳也。衆人之作文章也。尙浮華。所以駁雜而鄙俗也。故作爲文章。亦隨其所好。而純駁著矣。其所好可不愼乎。

隨時制宜。則無拘泥之患。今人亦有頗志此道者。然而見識蔽固。執滯不通。生今世泥古禮。不能隨時制宜。動與風俗時宜相乖戾矣。人或以爲猖狂。儒者之道。豈可如此乎哉

蓋君子之處世也。須同而異。其爲學也須純正而通達。

人之禀性不同。故其氣象亦異。氣象異。則所見亦不同。此伯夷與柳下惠。雖同是大賢也。其氣象不同。故所見亦各偏異。蓋人各有長短。又有偏異。雖賢者所不免也。然以其偏僻不可廢棄其人也。

古來本邦文學之士。往往喜作爲於詩文。其工夫甚苦。然其文字雖多。不似中華之作。無作文之法度者多矣。可惜做箇無益閑勞擾。枉費心力也。若果有欲求道之志。斷不到此。

近世之俗儒。以好名立異爲心者。不知義利公私之辨。徒以不言利爲高。故疑於大學所

故以老成人所言。爲迂濶而不合于今世。以爲昏耄無所知。是愚昧之言。因無師保之教也。

强暴則人畏其怒厲。非有威而可畏。是爲不德也。溫恭則人愛其和厚而有禮。是有德而可親也。

忿怒之發也。往往於對妻孥奴僕。是因易驕恣也。須於此忍容。雖卑賤不可侮辱。

身有清福。而當樂境者。苟不能享而保之。可謂薄福之人也。

朱子答李深卿書曰。夫儒釋正邪之異。未易以口舌爭。但見得分明。則觸事可辨。又答胡寛夫書曰。勿與人辨論釋氏長短。自家未有所見。判斷它不得。况廢却自家合做底緊切工夫。却與人爭一塲閑口舌。有損爲益。尤當深戒也。篤信謂。朱子此言。覺最有理。吾所以不敢做儒佛邪正之論也。

仁義者。道之體也。文武者。爲仁義之用。是仁義之所發也。故雖文武其趣不同。要之則理一也。文者仁之發也。愛人和衆之道也。非文不能懷民安衆。武者義之發也。戒人嚴衆之道也。非武不能威敵正罪。故文武並行。則天下和平。而黎民服矣。古之良將。必文武全才。而能安定於萬民矣。澆季之世。文武岐而爲兩途。有文者或無武。有武者多無文。不可爲全才。徒有武而無文。則爲傖父。徒有文而無武。則爲腐儒。雖各有可用之能。非全才也。季世之俗皆如此。爲士人者。所以可務而全之。而不可偏勝也。

非明哲保身之道也。古人亦有做此說者。愚謂。忠臣孝子。愛君父之至。見國家之危。而授命之道。宜如此。雖喪其軀。所以不顧也。而明哲保身者。復各有時而所宜。不可一槩而論也。

衆人往往不喜聞其過。而拒諫文過。是自用則小之至。不知之甚也。

贈人以微儀。雖非薄之物。所以表其誠意也。人生必有受恩之人。又必有可貴可親之人。此可以贈遺相交。而通誠意也。然而貧者。不以貨財為禮。唯以情意可相親厚而已矣。古之人。貧者亦以束脩為禮。富者以玉帛為禮。蓋不如此。則其誠意不著也。若夫鄙吝者。雖富貴。惜微財而不能行禮。薄情者。雖有閑暇。惡勞動而不能用力。此誠意之所以不懇篤。而交情之所以不感通也。

學者通透義理。則不執滯於所見。其言行却近人情。而不戾于時宜。若夫曲士者。偏陋不能如此。

近世學者。往往執定于古義。不合人情。動負時宜。是蔽固而不通。所以有此病也。

凡記事之文。尚質實而無虛飾者。是可為實錄。蓋不以質實。而務為巧麗粧飾。則其所記之事迹。誠僞未可知。恐不能無虛妄。且多無用之贅言。不可為實錄。苟非實錄。則徒非無益。而又害之也。其文字之鏤刻者。便所謂木妖而已。

少壯之輩不學。且歷世不久。而無知識。是以循薄俗流澆漓。而不尚義理。且不顧利害。

落レ地。不レ能二暴消散一。忽凝結而成レ形者也。其成レ形也。或爲二斧槌之形一。或爲二鳥獸之形一。蓋既落レ地成レ形。則與二在レ地之品物一相類。亦自然之理。久則盡消而無レ除。不レ可レ爲レ怪也。

性者一也。有下以二本然一言者上。有下以レ所二稟受一言者上。以二本然一言者。易所レ謂一陰一陽之謂レ道。繼レ之者善也。成レ之者性也。中庸曰。天命之謂レ性。率レ性之謂レ道。孟子言二性善一。是皆言二本然一也。蓋天地之理。本自善。是以人之稟レ性。其本無レ有二不善一。張子謂二之天地之性一。是以レ理言。故程子曰。性即理也。蓋本然之性。天命之所レ在也。有下以レ所二稟受一言者上。人有レ生之初。稟二陰陽之氣一。有二淸濁厚薄純駁偏正之不一レ同。人之所二稟受一。偶然各異如レ此也。夫子曰。性相近。孟子曰。食色者性也。又曰。形色者天性也者。此皆以レ所二稟受一言。故董子曰。性者生之質也。是程張二子所レ謂氣質之性是也。其所レ稟萬殊也。蓋性字從レ心從レ生。故以二生質一言者。便性字之正訓也。是性之本義。以レ性爲レ理者。言二其本然一而已。非二性字之正訓一也。羅整菴以二理一分殊一說レ性。而不レ分二天地氣質一。雖下與二先正之成說一稍異上。可レ謂レ有レ所二發明一也。蓋本然者理一也。天下之人所レ稟。皆一也。氣質者分殊也。衆人所レ稟。各不レ同。羅氏此說。後出者。可レ謂レ巧也。天下之事。以レ漸開者。此類也。

通二讀於歷史通鑑一。則天下之廣。千古之久。瞭然盡在二胸中一矣。考二其往迹一。可三以爲二將來之龜鑑一。可下以補二翼聖經一。而廣中義理之趣上。且泛二覽千古一。亦可三以爲二人生之喜樂一。

岳武穆千古忠臣。爲二姦凶一所レ陷。不レ能レ行二忠誠一。終枉二殺乎獄中一。千歲所レ可二悲歎一也。或曰。此

心欲靜。形欲動。心不靜。則不能明理。且精神不存。形不動。則氣血不運。飲食滯塞。俱非所以養軀也。

學者之於義理也。疏通則雖有識見。或疎于固守也。蔽固。則雖有執守。或不能通明也。是以疏通者。要執持矣。蔽固者。要通徹矣。蓋抑其所有餘。而補其所不足。治性之道。宜如此。

古人曰。士大夫可爲眞丈夫。不可爲僞道學。蓋僞道學。是好名之甚者也。其言似以道自任。其行似淸修苦節。以足欺一世矣。然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久而後自著矣。然則何益矣。

天垂異地吐妖人病疫。此三者。苟有一於此。長國家之人。所當小心而畏愼天之威也。故畏天威者。此所以保其國家也。王荊公以爲天變不足畏者。不敬之甚也。此一言而可以喪邦也。

程子曰。大凡長育人材。且須緩緩。愚謂。是才養不才。中養不中。乃敷五敎在寬之意。敎人須從容不迫。不可惡其不肖棄之。苟如此則久而有效。蓋人各有偏性。不可俄變。順以漸而浸變也。

人迷異學者多。何耶。曰。只是因燭理不明。不明者。因學之粗而不精耳。學之而致知。則迷之不得。且有偏性之人。一迷所聞見。則成僻。而終身不悟。可惜哉。

雷之墮地而成形者。何也。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雷是水火之所激發。其氣大聚甚盛。一時

旁通一。所レ謂自用則小也。此學功之所二以不一レ成也。

學者自治。與レ敎レ人。須レ要レ不レ同。如二自治一。要二事事細密一。不レ厭二煩繁一。苟不レ若レ此。則格致之理不レ明。力行之功不レ精。苟如レ敎レ人。須二易簡一。凡人情好二易簡一。而惡二煩勞一。苟敎二初學之人一。以二煩繁之工夫一。則厭二惡之一而不レ爲矣。無レ由レ入レ道。只學問漸久而習熟。則不レ厭二煩多一。苟自二初頭一。以二吾所一レ爲施二敎之一。則杆格而不レ勝。

少壯之時。血氣充盛。而多二嗜慾一。所二以動易一レ至二放恣一也。須下小レ心祗畏。堅忍強持上也。且歷レ世未レ久。而慮レ事疎謬。所二以多二過失一也。須二致レ慮精詳一。苟每咨二詢老成人一而行レ事。則庶二乎寡一レ過。

氣象不レ同。則所レ見亦異。以下與二我所一レ見不上レ同。不レ可二槩乎爲一レ非。雖二古賢一。其所レ見往往偏異。與二他賢士一各不レ同 者多矣。是物之不レ齊。物之情也。

左傳晉欒武子曰。民生在レ勤。勤則不レ匱。可レ謂二嘉言一也。陶淵明詩。亦取二此二句一。以加二之我詩句中一。四民皆當レ如レ此。蓋勤且愼者。民之上也。

左傳晉隨武子曰。見レ可而進。知レ難而退。軍之善政也。蓋用レ兵之道。進退有レ度。失レ度則不可也。夫不レ可レ進而進。可レ退而不レ退。是勇者之事。可レ爲二太過一。我國俗之所レ貴。然而法之所レ禁。由レ不レ利二于軍一也。可レ進而不レ進。不レ可レ退而退者。是怯者之事。可レ爲二不及一。國俗之所レ賤。是亦法之所レ禁。而不レ利二于戰一。四者雖二勇不一レ怯同。然有レ害レ用レ兵則一也。

用處。況於賢者乎。苟以與吾之識趣性行有所不合。而廢其賢。是以寸瑕捨尺璧也。可謂不能取人之善也。象山之不喜伊川亦然。

書曰。王敬作所。言無往而不居敬也。學者常當如此。又須以樂作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樂。須敬與樂並行而不相悖。而可也。然而可先敬而後樂。苟不敬而先樂。則必流而爲放縱矣。年老無外事者。可不忘以樂作所。蓋從容悠緩。是老年之宜也。然而詩曰。好樂勿荒。良士瞿瞿。

四德之中。元貞爲最大。蓋元者。元氣所發生之始也。以貫四時。貞者。四時之氣所底止。元氣含蓄之終也。以閉藏四時之氣。此二者。是天道流行之所以成終成始也。貞之所以能成始者。何也。蓋收一年之功。而潛藏者。所以爲來春生發之本也。

冬氣閉藏者。乃所以成終而兼成始也。蓋春生夏長秋收。三時各有所爲也。至於冬。則功成事遂。而無所爲者。是所以成往歲之功也。且閉藏之中。含蓄於生意者。乃所以爲來春生物之始也。譬諸穀實。其成熟者。所以成功也。其中有生性者。所以含來春發生之氣也。冬之所以成四時之終。又能成四時之始者。何也。蓋陽氣之潛伏乎內者。所以爲來年發生之本始也。衆物之枯落朽滅乎外者。所以爲往歲遂成之末終也。如上林賦所謂季冬之月。萬物權輿於內。殂落於外。是也。此造化流行之妙理。學者所當玩味也。

雖有聰明之質。而無謙遜之德。則必負一己之力。爲自足而不賓人。故多所蔽塞。而不

道心滅。貧賤則易ニ勤儉一。故道心生。是以富貴所レ失常多。貧賤所レ得常多。此所下以富貴之不レ如ニ貧賤一。貧賤之勝中富貴上也。

貧賤者。衆人之所レ惡。富貴者。衆人之所レ好也。然以ニ學問之好否一論レ之。則貧賤而好レ學者。其所レ益。勝ニ于富貴而不レ學者一爲レ遠矣。何也。蓋貧賤者。身雖レ有ニ勞苦一。心無ニ憂患一。其好レ學者。有ニ淸福之樂一。而無ニ放縱之禍一。多ニ閑暇一。而安靜。自ニ少年一無ニ淫泆之災。驕怠之失一。故刻苦讀レ書者。其用レ心也精矣。故易レ達ニ乎理一。而所レ得爲レ深矣。富貴者。雖ニ身安佚一。心多ニ憂苦一。無ニ淸福之樂一。而有ニ淫溺之禍一。自レ幼狃ニ安逸一耽ニ驕怠一。而不ニ勤ニ勞于學問一。故用レ心不レ精。而於ニ道理一無レ所レ達。故終身無レ所レ得焉。其所レ樂止ニ于飮食聲色器玩服飾禽獸之間一。而迷溺終レ身矣。其淫泆之甚者。樂未レ旣憂速至。是以災害洊至焉。不レ可レ爲レ樂。或雖ニ以レ此爲一レ樂。然其所レ樂淺矣。胡五峯曰。因ニ貧賤一而修益者多矣。因ニ富貴一而不レ失ニ淫泆一者寡。則富貴不レ若ニ貧賤一矣。誠哉斯言也。以レ此見レ之。則富貴而不レ好レ學者。其所レ損多所レ益少。而且所レ樂亦爲レ寡矣。貧賤而好レ學者。其所レ益多所レ損少。而且所レ樂亦爲レ多矣。豈其不レ然耶。

有下好ニ經學一。而不レ好ニ知レ道爲中善者上。是通ニ經書之訓詁一。而不レ通ニ義理一。好ニ聖學之名一。而不レ好ニ聖學之實一也。此可レ爲ニ訓詁之學一。其蔽塞有ニ如レ此者一。

陸子靜不レ喜ニ伊川一。以爲下其爲レ人蔽固深上。蓋陸子學行曠達。因下與ニ伊川之謹嚴一。其禀性不中相類上也。

人性各有レ所レ偏。雖ニ賢者一所レ不レ免也。如ニ伯夷柳下惠一。是也。取ニ其所レ長。則雖ニ衆人一。亦有ニ可

異學者。滔滔乎天下皆是。其餘弊流而至胡清。未止息焉。恐傳于外國而遠及。此弊以陳白沙王陽明可爲作俑。陽明最爲稱首。誤天下後世之蒼生者。在此人。何啻晉人尙淸談之弊而已耶。然明淸之諸儒。才俊略有學識者。亦迷眩。尊之爲宗師。如神明者。何乎。此古人所以王衍何晏之罪爲浮于桀紂也。蓋學術之偏異迷溺。雖英俊之人。不能免。自古而然。不足爲怪。學者之所以可恐省也。東坡六一居士集序曰。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誠哉此言也。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蓋聖人之敎人。猶良醫之用藥也。病有寒熱虛實。然良醫能察之。故用藥有補瀉溫凉之異。人之資質有强弱利鈍之殊。聖人能識之故施敎有進退抑揚之不同。欲令無過不及之差。而歸乎中行也。

今觀聖經賢傳。雖其立言之本意既得之。亦更須反復玩味。令其理浹洽於中。此可爲讀書爲學之法。凡用功如此。則與鹵莽速看過者。其所得亦自別。

士人之好勇也。有忠義者焉。有血氣者焉。忠義者君子之道也。血氣者衆人之事也。二者之差等。雖大小高下懸絕。各有成功之益。爲主將者。不可偏廢。然士或無忠義之勇。則雖有血氣之勇。不能臨危授命。而失節者在矣。好血氣之勇者。或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可不戒乎。

富貴不若貧賤。其居富貴也。奚以喜。其居貧賤也。奚以悲。其故若何。蓋富貴則易驕怠。故

一人之力。而養彼億兆之人。何其仁也。古之暴君。勞億兆之力。而養我一人。何其不仁也。

陶淵明有高志達識。於聖學不能純一。然於吾道。亦未可爲全無所見無所得。與六朝之間士流大不同。其高潔自得。可謂超世離俗也。如謂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又曰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此言其志者。可爲實語也。蓋於死生貧富之間。頗知安命而自樂者也。古人稱之千歲之人。亦不宜乎。

三軍可奪帥。如關羽望見袁紹大將軍顏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是也。雖至難之事。猶可能也。如奪匹夫之志。雖如易爲。然不可能也。如王蠋不降燕之類。是也。

博聞廣覽。在見識。且久經歷世變者。可以是非於古今。庶乎寡過。苟見聞寡陋。涉世亦淺。而無見識者。未可以議天下古今之善惡也。

仲虺之誥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蓋器小則爲自足。不好資人。大凡古人之說。固可資。雖今人之言。其善者不可廢。須擇而取之。舜之大聖。猶資善於人。況今之衆人。豈可專自用。而不資于人乎。蓋博學之方。不止資古人之言。雖今人之言。亦可取。是所以通古今也。

後儒之說。與宋儒訓義有不同者。亦各有所見而立說而已。若非異學偏僻之說。則不可爲異。己而都排斥之。蓋義理無窮。博取周諮。得益不少矣。須存之而備參考。

歷世多儒臣。無若明朝。看獻徵錄所載。可知而已矣。其衆多之中。學術純正者極鮮。陷溺乎

未發之時。寂然之中。心性未レ感。善惡未レ顯。無二形象之可一レ見。未レ見レ有二過不及之差一。故操レ之之道。在二戒愼恐懼一。而欲二平易一。不レ可二矜持太過而助長一。已發之時。感通之際。情意既動。善惡方著。其過不及之差。有レ迹而易レ見。故須レ要下愼二其所一獨知上。而存レ善去レ惡。是以帝舜說二人心道心精一執中一。是就二已發之時。情意既著。有レ迹而易レ見。有レ形而易レ執者一。而立レ言。蓋已發。而無二過不及之差一。則靜而存者。亦自無二偏倚之可一レ言。故專就二動處一而說レ中。未レ說二及未發之中一而足矣。是聖人所三以不レ先レ天而開二物也。分二未發已發一而說二中和之德一者。自二子思一而始矣。羅整菴以二道心一爲二未發之中一者。吾未レ知二其是一也。

天人一理也。故在レ天在レ人雖レ不レ同。人氣與二天氣一相副。天道與二人道一相應者。未二嘗異一。蓋天有二元亨利貞之道。生長收藏之氣一。人有二仁義禮智之性一。應二于天道之元亨利貞一。有二喜怒哀樂之情一。應二天氣之生長收藏一。蓋春氣生レ物。在レ人爲レ喜。夏氣長レ物。在レ人爲レ樂。秋氣殺レ物。在レ人爲レ怒。冬氣藏レ物。在レ人爲レ哀。是在二天氣一。則春秋之生殺相對。夏冬之長藏相對。在二人情一。則喜怒相對。樂哀相對。此皆爲二天人一理一。

人之性各有レ分。須下隨二其性分之所一レ及。而爲中分內事上。所二以無一レ悔也。苟爲二分外之事一。則力不レ堪二其任一。不レ祗レ悔者寡矣。蓋無レ才而爲二分外之事一。無レ德而爲二分外之行一。無レ財而爲二分外之費一。皆是力之所レ不レ足。勉强而爲レ之者。焉得二能久一乎。所二以不一レ堪レ悔也。

古人曰。以二一人一治二天下一。不下以二天下一奉中一人上。是上古立レ君之意。須レ如レ此。嗚呼古之賢君。以二

不レ能レ詳二其利害一。苟溫顏受レ言。則下情通。大率爲レ政之道。以レ通二下情一爲レ善。

伊川曰。後王知二春秋之義一。則雖三德非二禹湯一。尙可三以法二三代之治一。愚謂。若守二古之成法一而不レ失。則雖三德非二聖賢一。亦可三以爲レ治。可三以保二百世一也。伊川之言。豈不レ信乎。

朱子以二春秋繁露一。爲レ不二是董子所一レ作。愚謂。今見二此書一。有下似二術者所一レ言者上。朱子之言可レ信。

衆人之情。富貴者。多迷二溺于祿位一。故驕怠而無二行レ道之志一。不レ恤二困窮一。無二恭儉之行一。捨二禮義一而不レ顧二德行一。蓋人情居レ貴。多忘二人之賤一。居レ富多忘二人之貧一。故飽知二人饑一。溫知二人寒一者。蓋鮮矣。居二富貴一者。大率如レ是。不レ若二貧賤而好レ德者一也。然則富貴誠不レ若二貧賤一。貧賤何羨二富貴一乎哉。

盧子諒曰。福爲二禍始一。禍爲二福階一。蓋倚伏之理。知者之所二豫知一。愚者之所レ不レ畏也。

或曰。天子祭二天地一。雖二諸侯一不レ得レ祭レ之。畏二僭踰一也。然則如二衆人一。唯事二君父一而足矣。古人言レ事レ天。恐似二僭越一。奈何。曰。諸侯以下祭二天地一。則非也。事二天地一者。與三祭二祀天地一不レ同。如下畏二敬其威一而不レ侮。奉二若其道一而不レ背。愛二育人物一而不レ暴。仰二思其恩一而不上レ忘也。是事レ天之道也。雖二賤民一。亦所三以可二終レ身事一レ之也。

與二學者一論レ事之際。切不レ可三輕易說二及其人所一レ未レ至。此不レ可二與言一而與言レ之。失レ言也。

吟風弄月。遊二觀山水一。愛二賞花卉一者。雖レ對二其物一。無二貪レ得之心一。是風雅之事。閑散之士所レ樂也。如下貪二財色一耽中酒食上。是對二其物一。貪而欲レ得レ之。是嗜欲之事。衆人之所レ樂也。

情之所二趣向一。觀二其所二刋布一。而世情之變態逐レ時卑薄可レ知而已。

人性各有レ所二好惡一焉。故於レ人也。各有レ所二愛憎一。猶二飮食五味之好惡一。隨レ人各有レ異。且如二藥物之有二相惡相反一亦然。是人物之性。自然如レ此。所三以人生有二遇不遇一也。雖二吾之子弟孫姪一。亦有二愛憎之偏一。況於二臣僕朋友之間一乎。此於レ所二其愛惡一而辟焉也。是以或千里通レ交。或日接レ膝而不二相知一。所レ謂白頭如レ新。傾レ蓋如レ故。是也。豈翅於二今人一如レ此而已耶。抑於二古人一亦然。故於二古人之書一。亦各有レ所二愛惡一。如下荀子非二子思孟子一。宋李泰伯非二孟子一。歐陽子不レ喜二杜詩一。東坡不レ喜二史記一。陸象山不レ喜二漢文帝有若伊川一。且薛敬軒之過尊二許魯齋一上之類。猶不レ鮮矣。雖二英傑之所レ作遇二後世之名士一。尙有レ所レ不二遇合一如レ此。然則待二後世子雲一之言。亦宜乎哉。今人所二述作一。今人亦有レ所レ好有レ所レ惡。其相對接時亦然。是皆好惡之性各所レ異。物之不レ齊。物之情也。其遇與二不遇一者。命之所レ定。自然之理。所三以不レ可レ爲二怨尤一也。

今人於二飮食玩器凡嗜好之物一。日爲二工夫一極二精巧一。然於二日用彝倫之道一。一切不レ用レ心。都粗謬而不二理會一。人之不レ好レ善也如レ此。所三以可二自省一也。

呂與叔曰。物之性有下近二人之性一者上。人之性有下近二物之性一者上。愚謂。猫相乳。狗慕二舊主一。雎鳩之不二匹居一。慈烏反哺之類。是物之性近二人之性一者也。可三以レ人而不レ如二禽獸一乎。如二世上昏愚人一。暗二人倫之道一。不孝不弟。背レ德忘レ恩。是人之性近二物之性一者。不レ恥下其與二鳥獸一等上也。

爲レ君爲レ吏者。對二卑賤之人一。嚴威過高。則勢分相隔絕。在レ下者。不レ得レ盡二其情一。而下情不レ達。

也。故言二天道一。則地道亦不レ言。而在二其中一。

古人之說簡要。有下待二後世一而漸詳備者上。意者因二首創者難レ成レ巧。後作者易一レ爲レ事也。此非二古人之才不レ足。而今人之才有一レ餘。蓋氣運之開以レ漸。雖二唐虞之聖世一。不レ能二道理一時開明盡一。必有レ待二後世一。是世變自然之時勢。不レ得レ不レ然耳。

善誘文曰。吉凶悔吝非レ天。無レ有二不レ由レ己者一。此固警世之格言。足三以戒二衆人一。若兼二論命分一。則是可レ謂下知二其一一而不上レ知二其二一也。何則災厄自作者固多矣。復有二天作者一。雖二君子一不レ能レ免二其禍一。而禍之來。有下不レ可二奈何一者上。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レ違。自作孽不レ可レ逭。必如二此言一。而後可レ無二遺論一。老子曰。人命在レ我。不レ在レ天。是固養生之要訣。可三以戒二放恣之人一。苟以二命之修短一。爲レ不レ在レ天。而愼二我身一。則可三以保二其天年一。其爲レ益豈不レ大乎。然亦有下不レ由二放恣一而短命上。由二稟賦之薄弱一。如二顏子一是也。不レ可二一槩而論一也。

義理之學。虛レ心精慮。沉默而尋思之人得レ之。如二浮躁粗糲而自夸之人一。雖二才敏一也。殆不レ可レ得。

今人之讀レ書。多二閑勞擾一。蓋好作二爲拙俚之文詞一。而費二了一生之精力一。而作二無益一害二有益一。古人謂レ之爲二詩魔一。魔者令二人狂一者。蓋癖疾之在レ身而爲レ累也。猶二邪鬼之託レ人而爲一レ祟也。苟用二這精力一。而讀二於經傳及諸先生之書一。庶二幾於有一レ益。且如下讀二倭漢歷史一。通中古今上。亦豈不レ愈レ作二無用之閑言語一乎哉。故有二詩才一而後可レ言レ詩。苟無二詩才一而作爲者。恐レ不レ免二詅癡符之誚一而已。今世之薄俗。捨二古昔之好書一而不レ取。以二澆季淺末鄙俚文字一爲二耽看一。如三書林之所二鏤刻一。亦徇三俗

與人談論於義理。其人昏昧粗俗。或學術偏陋。執其所見。而不服吾言。是所謂有諍氣者。可勿共論。不可共言。而共言者也。然而與之抗論。非智者之事也。且人之見識。各有異趣。雖欲乎使彼從己。姑任人之所見而可也。勿與彼爭論同異。伊川曰。大率言語。須是含畜而有餘意。薛敬軒曰。辭婉能動人。古人曰。遇人唯說三分之話。未可全拋十分志。此皆可以爲說人之法。

明道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竊謂。明道之言。似巽與之言。其言婉。則能可動人。雖衆人亦易從。伊川之言。似法語之言。其言嚴。則能畏伏於人。敎戒子弟。宜如此。然法語之言。率非君子。則悅之者鮮矣。古人曰。唯善人而能納善言者。以此也。

雖堯舜之聖。猶未能化其子之不肖。蓋衆人之受性也。往往昏愚難曉。如其頑嚚者。雖聖人不能奈之何。聖人所以無忿疾於頑也。

義理本是深微。故義理之學。思慮精則得之。雖博覽才辨之人。如偏性粗糲之士。則不能思慮精詳。故不能自得也。

愼始則無悔于終。苟欲無悔乎終。須要愼始。愼始之道。在乎克念而已。蓋克念。則無輕卒急遽之過。凡事之過誤。因不克念而輕卒早决也。

地在天氣之中。常順承天施。而育成萬物。是地亦天中之一物。而地之所生育。亦是天之所爲

而免耳。爲人子者。爲父所忍容。此不孝之甚也。雖不被爲父譴責。豈可不恥心乎哉。不能詩者。不知詩。而好妄作。却自私以爲巧。而不能知其拙陋。好作無用之閒言語。每以夸示于人。難免識者之誹笑。然觀者不忍面告其拙。退而後言。作者不知焉。顏氏家訓所謂詅癡符之誚。可恥也。吾輩素拙陋。所以不敢好作詩也。

山水之形勝者。造化自然之天巧也。其奇怪極美觀。圖畫之精妙者。筆墨所描寫之人工也。是可謂人力奪天巧也。然徒好畫圖者。不知天巧之最可玩賞者。何乎。

面前而譽者。近佞諛。退背而譽之。則其人必喜且感深。向面而毀者。近忠直。退背而毀。則其人必怒且怨深。退後之言可不愼乎。

晉宣帝戒子弟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愚謂。是豈道家之所專忌乎。吾聖人之所最忌也。易曰。亢龍有悔。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家語孔子答子路戒盈滿曰。損之又損之。凡聖賢之戒盈滿者。不可枚擧。豈特道家之所忌而已耶。

人自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揜其拙陋。而顯其才能。雖一時欺人。然後人終知其非是。而不能揜之。可恥之甚也。然則何益矣。

太甲曰。弗克于厥初。圖惟厥終。馮異亦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楡。夫少壯固宜戒。晚節最可愼。所以保終也。

未嘗看花。是恐與伊川初年吟風弄月之氣象不同。又與康節寛舒之氣象異。其謹嚴與伯夷之隘同者耶。

孝經禮記家語等。往往載聖人之言。然先儒不盡信。疑其非聖言者多矣。然則後世雖傳之爲先儒之言。信其可信。疑其可疑。則可也而已矣。

人之凶德。無大於拒諫。所以不能保家與身也。蓋剛愎者不受諫。性偏而多忿慾。且識暗而不曉於義理與利害。所以拒諫而不納也。

諫君之難也。過於赴强敵。何則赴强敵者。其勢有奮發勇猛之氣。幸而有免死者。則亦得名譽。而却有重賞。諫君者。其勢不能不畏怖慴伏。幸而免死者。亦遇重譴。而後禍難測。故爲臣者。雖忠誠剛直。知其被拒。而或不敢諫。所以難於諫諍也。人主雖性偏而多忿慾。苟有聰明之資。則知其害乎人與害乎己。故能納諫而不怒。是亦難得其人也。如拒諫人。顏色不和。則雖其父兄君主。亦不易責其子弟臣僕之過失。況於諫君主乎。是庸人之所以不能聞過而遂非也。

人於使奴僕之道。往往不用心。常忽略了。夫仁者無不愛。況於我僮僕乎。今不察日用至近之事。何不思之甚乎。此可謂之其所賤惡而辟也。陶淵明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此言可以爲法。

居家而不孝。事君而不忠。厥罪惟鈞。不忠之人。君得而斥之。不孝之人。父忍而容之。惟幸

纘二道統之緒一。爲二聖學之正宗一。然於二經說一。各立レ所レ見之言。不二相同一者亦多矣。如下張子正蒙所レ說人物死生之說。與二程朱之說一大爲二齟齬一。其餘亦出入者有レ之。然同是聖門之正派。而其道則一也。且中葉以來經解所レ載宋儒諸經說。及宗季以來至二明季諸儒之言一。與二程朱諸說一不レ同者多矣。是各立二一家之言一也。苟非レ有二外道之意思一。則以二經說之不一レ同不レ可レ爲二異學一。須三精擇爲二用捨一也。

聖賢與二殘賊一。其人雖二既沒一。善惡之芳穢。流二于千載一而不レ休。人之一身。豈止二于生前百年血肉之軀一乎哉。抑身後千歲所二毀譽一之美惡。亦是可レ爲二其身分內之事一。然則何謂二聖愚同腐而無一レ餘耶。古人詩曰。秦檜惡名千古臭。岳王忠節萬年芳。謝枋得詩云。人生芳穢有二千歲一。世上榮枯無二百年一。此皆言二身後之汚名可一レ恥也。若不レ恥二身後之汚名一。則臨二大節一而苟免。偷レ生背レ義。何不レ至之有。如レ此而沒レ身者。與二禽獸一何異耶。古人詩曰。孔丘盜跖俱塵埃。是豈非下有レ害二于名教一之言上耶。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蓋賢者以下。往往禀レ性偏而不レ全。其賢如二二子一。亦不レ能レ無二其病一。雖レ長二乎此一。或短二乎彼一。中庸所レ謂其次致レ曲者也。不レ如三聖人陰陽合レ德。無二短長之可一レ論。夫伯夷柳下惠亦有二偏性一。以レ此看レ之。如二康節伊川一。亦雖二同是賢喆一。然而不レ能レ無二偏性一。蓋康節不レ如二伊川之謹嚴一。伊川不レ如二康節之寬舒一。是雖二賢者一。亦各有二長處一有二短處一也如レ此。

程子曰。堯夫道偏駁。於レ此可レ見下康節之學與二程子一不上レ同。伊川謝三康節欲二同遊看一レ花曰。吾平生

也。分內外。各正其位。而不至褻狎迷溺。且能知婦人之性情。而制御得宜也。非知之明白。則不能矣。是夫婦之有別者。所以屬知也。

子弟之輩。雖不肖而不幸不弟。勿忿疾其頑。須從容時敎諭之。不可迫切譴責。如此則父子兄弟。不傷其恩。泮水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敎。言和顏色爲笑談。而不怒責。從容而敎誨之也。是中養不中。才養不才之道也。且不自譴責。可使他人敎戒。此古者易子而敎之之意。然而子弟不順從于其敎。則叵奈之何。宜容忍。不可忿怒。彼其性素不肖。我譴責之甚。則却益拂戾。是父子相夷之道也。古諺曰。不孝恨父母。欠債怨財主。是小人之常情也。雖堯舜之聖貴爲天子。有不肖之子。不可奈何。是亦天命如此而已矣。況常人乎。不可做憤怒憂苦也。安天命而可也。

物皆有良能。犬之守夜。牛之耕。馬之馳。雞之司晨。金石草木魚介之有滋益于人。不可枚記。人能知其良能而用之。各得其相助矣。至人才之賢否。則比知於物之良能。却難者何也。蓋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故知物則易。知人則難。君人者。只任愛惡之私情。而用捨之。則捨其所長。而用其所短。宜乎用人之難也。所以知人要明也。

學術之綱紀節目。與爲學之次第。以學庸語孟所載孔曾思孟之所敎爲法。而不背之者。爲正學。可以爲聖人之徒。與此不同者。便爲異學。不可爲聖人之徒。如周程張朱之學。皆是

前解一也。然則言字據二朱傳一。則都可レ做二語辭一。不レ可下爲二我字一而說上。

小雅蓼莪篇。此孝子行レ役而喪二其親一者之所レ作。第一章曰。哀哀父母。生レ我劬勞。蓋其思慕之意最深切。令二人發二感歎一。宜乎王裒之三復流レ涕也。四章曰。父兮生レ我。母兮鞠レ我。云云。此言二父母之恩深厚一。爲二人子一者。宜三反覆吟咏。而追二思想二像之一也。大全小註謝疊山說二此章一精詳。可レ謂二發二明於經意一也。學者宜二熟玩一。

蓼莪詩曰。欲レ報二之德一。昊天罔レ極。朱傳曰。言父母之恩如レ此。欲二報レ之以一レ德。而其恩之大。如二天無一レ窮。不レ知レ所二以爲一レ報也。蓋德字指二我之德一。世本古義曰。之德指二上六句一。言二父母之德一也。竊謂。朱傳固既明。然古義所レ說。德字承レ上有二照應一。姑舉以備二參考一云爾。

濟二時之艱危一。須レ用二才志兼備者一。人無レ才則不三濟二得事一。然而無レ志。則雖レ有レ才。不レ能レ濟レ事。有レ志。則濟レ事有レ力。而才亦生。

朱子曰。張子之於二程先生一。論二其所一レ至。竊意。其猶二伯夷伊尹於二孔子一。又曰。橫渠之學。乃是致レ曲。篤信謂。張子之所レ學極二嚴密一。可レ謂レ得二道之一隅一也。是其致レ曲處。未レ如二二程之具一レ體也。是乃猶二伯夷伊尹於二孔子一歟。

夫婦之別。先儒以爲レ厲レ智。蓋閨門之中。匹配之際。至親近。動易レ至二褻狎一。褻狎則易二迷溺一。混亂而無レ別。且婦人之情性與二男子一異。昏愚忿嫉難レ曉。男子苟不レ知レ之。則忿恚交發。而至レ反レ目。是家之所二以不一レ正也。女正二位於內一。男正二位於外一。而家道正者。乃有レ別也。蓋分別者。知之理

愼思錄卷之六

貝原篤信編錄

人生接レ人應レ事之際。苟使下大勞二心力一甚費中貨財上。如レ此而不二能行一レ善。猶可也。如下接レ人以二愛敬一。不レ爲二自私一。不レ占二便宜一。應レ事微用レ心微費上レ財。此易レ爲易レ行之事。如レ此則事治人悅。而我亦無レ慊。朱仁軌所レ謂終レ身讓レ路不レ枉二百步一。終レ身讓レ畔不レ失二一段一。亦此意耳。

賓之初筵之詩。能形二容酗一レ酒之害一。可三以戒二酒徒一。白樂天詩。一飲一石者。徒以レ多爲レ貴。及二其酩酊時一。與レ我亦無レ異。笑謝多飲者。酒錢徒自費。愚謂。多飲者豈止費二酒錢一而已哉。失二威儀一伐二德行一。發二狂言一傷二腸胃一。而至レ亡レ命矣。且其貪鄙饕餮。亦甚醜矣。其爲レ禍也。到レ此而極矣。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レ之矣。爲二其養レ小以失一レ大也。蓋多飲者。其嗜欲亦由下習慣而不二能忍一。放飲爲上レ癖而已。苟忍而制レ之。則庶二幾乎不一レ至二放飲一。陶侃爲二酒限一。宜乎哉。古語曰。花看二半開一。酒飲二微醉一。朱子亦以二半酣一爲レ限。苟如レ此。則庶三乎無二飲酒之失一矣。吾故曰。防レ禍宜レ怯。忍レ欲宜レ勇。

葛覃詩云。言告二師氏一。毛傳曰。言我也。鄭箋孔疏皆從レ之。朱子詩傳曰。言辭也。劉安成曰。如二言采言念。薄言駕之類一。言字皆語辭也。自レ是以下諸詩中。言字古註疏皆爲二我字一而說。朱傳則不レ然。無下爲二我字一而說者上。邶風泉水詩曰。駕言出遊。以寫二我憂一。古註疏及朱傳皆無レ解。蓋令レ做二

樂記曰。君子樂レ得二其道一。小人樂レ得二其欲一。以レ道制レ欲。則樂而不レ亂。以レ欲忘レ道。則惑而不レ樂。此知君子與二小人一。其所レ樂之不二相同一。猶三氷炭薰蕕之不二相容一。然而君子而後有二眞樂一。小人之所レ樂。樂未レ旣。憂則隨レ之。不レ可二以爲一レ樂也。

本朝古昔信使屢通二中夏一。故朝禮粗效二中華一。而其制頗行矣。如二武家禮節一。雖下源義家頗定二諸法式一。至二後世一頽敗久矣。將軍足利義滿公憂二其廢絕一。命二其臣今川左京大夫賴氏小笠原兵庫助長秀伊勢平氏滿忠一。令三議二定於諸禮法一。筆二之於書一。名レ之曰二三議一統一。蓋三人相議。而一二統天下之禮法一也。厥後武家雖レ改レ姓易レ代。然歷世遵行而不レ廢。至二乎今一尙依據焉。蓋因三其所レ制頗合二乎土宜一也。

古人以爲。地不レ滿二東南一。且謂。先天之位。艮爲レ山。居二西北一。故西北多レ山。兌爲レ澤。居二東南一。故東南多レ水。又曰。百川皆朝二宗于東海一。皆是以二中夏地勢一言レ之。非二通論天下一也。夫中夏在二崑崙之東一。故地勢西北高。而東南卑下。百川流入二東海一。只嶺南諸州。其水有下入二南海一者上。外國之散在二于四方一者。其地勢各不レ同。先儒以二中夏地勢一爲二天下通論一者。何耶。

愼思錄卷之五 終

生刑之法須レ重レ之。不レ重則民不レ懲。死刑之法須レ輕レ之。不レ輕則爲二慘刻一。

兵錄云。勇怯者性。强弱者地。愚謂。勇怯固各人之性也。不レ拘二方土一。然本邦之人。比二于異邦一甚勇悍。此雖レ非二其土性一。蓋習俗之令レ然耶。且本邦之中。如二關東之人一。其體力最强剛。此强弱由レ地也。朝鮮之人。亦比二之本邦之人一。其體力强。然其勇不レ及二日本人一。此皆因二土地一而然。誠如二兵錄所一レ云。

種レ木之法。東坡曰。大者不レ能レ活。小者老夫又不レ能レ待。惟擇二中材一。而多帶二土礎一者爲レ佳。愚謂。東坡擇二中材一之言固善。然種レ子挾レ枝。而待二其開レ花結一レ子。亦是老生涯一樂事。且身後爲二人歡賞一。此亦詒二厥孫謀一。遺愛之一事。非三專爲二我之計一。此不レ可レ爲レ無レ益二于後人一。況幸天若假二我數年一。有下待二其長茂一。而看二花實一者上耶。世間待二歲月之久一。而成レ功者多矣。豈翅植レ木而已耶。

凡事須二豫早爲一レ計。若不レ爲二早計一。則不レ及レ時多矣。

艸木之生。與二人類動物一不レ同。無二雌雄交媾之事一。但各自有二種子一而生焉。下二其種子一。則地能養レ之生長而已。然動物亦有二相似者一。如二魚鱉一。亦既生レ卵。而後其母不レ能二伏育一。惟水土之氣養レ之能成レ形。此皆與二人類禽獸一異。

廢二棄仁義忠信。日用彝倫。人道之所レ當レ行而不レ講。雖二理義可一レ令レ悅二人心一。而不レ嗜レ之。欲レ究二知雜細之末事一。或好二技藝一。汲汲而事二心於此一。是所レ謂心不レ則二德義之經一。口不レ道二忠信之言一。可レ謂二頑嚚而不一レ明也。雖二多材多藝一。又何足レ貴乎哉。

胡氏知言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能使之由而已。亦不能使之知也。愚謂。今世之人。苟讀書通經。而有志于斯道。則雖未能知道。亦可以爲使由之民。然則雖生在澆季之時。亦可謂堯舜之民也。其樂如何哉。

學者當勤道學之實。不可好立道學之名。名不稱其實。而掠取一時之虛譽。可恥之甚也。且雖自負以爲專一于經術。往往止訓詁之習。而未足以爲致知之學。以此自爲矜高。而嫚罵於人。抗顏好爲人之師。可謂方不知其量也。至身後。則自有公論。而不能掩其眞拙與眞僞。古語曰。要之死日後。是非乃定。信哉是言也。可恥之甚也。

大率好立道學之名者。拘泥乎訓詁。而不通于義理。執滯于古禮。而不知土宜與時變。槩乎欲行古禮於今世。然而不好作善愛人。故責人常過刻薄。而少恩。好揚人之短。口多是非。如此者。以好道學爲名。而却不如無學而質良者也。世有如此之學。是以無學之輩以此爲口實。而誹議儒術。此聖學之所以益湮晦也。

先輩固不可輕議。然而討論古人之是非得失。亦是究理之一事。不可不辨也。取其可取捨其可捨。亦宜公平。不可刻薄。東坡云。取人可恕。此言可爲法。

聲色臭味之悅人之耳目口鼻者。多而不可枚陳。君子取其雅正而淡薄者。而以養其身。所以無損而有益。且求之易得也。小人取其不正而濃厚者。以逞其欲。所以有損而無益。且求之難得也。

謝疊山之文章軌範。有資乎文章之學。其文多取唐宋之大家。而出漢魏六朝者寡矣。鄒東廓亦選文章軌範續集。其中收錄唐以前之文者多矣。初學之士併二書而用之可也。今之學者欲作爲文字。便先熟讀論語孟子。又記誦乎斯二書。則用意取材有源委。而且達作文法。

古昔本邦之名士。雖好作爲文章詩賦。不倣古人之正體。故近鄙俗而遠古雅。其所作文詞。軟態而靡曼。好華飾流淫媟。不可爲儒士之文。且布字多顚倒。連字用俗語。而作詞不本于古者多矣。今之人能誦其詩讀其文。則可知其可否。

本朝之歌詠。徽婉而溫雅。且極精巧者多矣。恐可與中夏之歌詩爭爲頡頏。若乃國字之文章。雖專務艶麗。而體製柔媚也。然其奇巧者數家。亦可以亞乎倭歌矣。若夫本邦之詩文。雖古昔名家之製。不足與中華之作者爲比儷。故以本朝之詩文較之和歌和文。其巧拙雅俗。不可同日而談也。此豈非繇不合國俗與土宜乎哉。

和歌者。我國俗之所宜。而詞意易通曉。故古人之歌詠極精絶矣。古昔雖婦女。亦能之者多矣。

唐詩者。非本邦風土之所宜。其詞韻異于國俗之言語。難模倣于中華。故雖古昔之名家。其所作拙劣。不及于和歌也遠矣。我邦只可以和歌言其志述其情。不要作拙詩以招歳癡符之誚。

大凡我邦之人。古來讀書。皆坐于粗。未見致力於精者。此其爲學與作文。所以不及于中夏也。

矣。葉少蘊曰。文章不レ關二于世敎一。雖レ巧無レ益。斯言可レ法也。如二文選諸作一。往往不レ關二于世敎一者多矣。

韓子言二左氏之浮誇一。後人稱二其言之當一。夫左傳誠是古代之好書。猶不レ免レ有二此病一。況後世文人之所レ作。往往浮誇者不レ鮮矣。是不レ要二義理一。而以二言辭一爲二滑稽一者也。

好下揚二人之惡一。蔽中人之善上者。不善莫レ大レ焉。近世以二道學一立レ名之儒。不レ免レ有二此病一。可レ不二省察而戒一レ之哉。

本邦書生之作二詞章一也。常好用二詭異之文字一。換二却那尋常文字一。習以爲レ常。苟不レ如レ此。則誹譏以爲二拙俗一。近世以來最爲レ甚。俗尙之卑凡如レ此。不レ知欲二奇巧一則愈拙陋也。朱子稱。歐公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二道理一。初不三曾使二差異底字一。朱子此言。可レ爲二作レ文之法一。

白樂天詩稱二李杜一曰。吟咏流二千古一。聲名動二四夷一。韓退之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愚謂。李杜詩名極高如レ此。然杜詩曰。文章眞小技。於レ道未レ爲レ尊。是杜自言也。湯東澗詩亦云。文章於レ道未レ爲レ尊。詩於二文章一又一塵。然則得二詩名一。比二之文名一。亦益爲レ下也。方玄英詩曰。吟二成五箇字一。用二破一生心一。誠哉是言也。風雅之士。雖下與二俗流一不上レ同。然而詩賦者非三君子之所二汲汲一。若以レ此爲二平生之工夫一。於レ道所レ不レ尊也。

作二文章一。貴下依二經義一而有中條理上。須三平易而簡要。含蓄而有二餘味一。不レ必要三爲下艱險奇異之辭上。以夸二曜其美一。

冏多。然得詩人之風格者鮮矣。竊謂。如朱子之論詩。恐可謂最得詩人之意也。

程太中退休後所作詩。方稍編錄。亦未嘗以示人也。可以爲法。今人以其所作好示人者。衒其美也。恐不免諂癡符之誚。

雖作詩多矣。無益于講學。况雖能之者。有苦思之勞。廢時之失。苟不如此。則不能巧矣。國俗不通于唐詩之聲韻文字。此古來本邦之人。所以拙乎詩也。然則作爲唐詩者。非本邦風土之所宜也。故本邦之人。作唐詩以述其志。比之和歌。甚爲不及。非不得已。雖不作詩可也。唯詠吟古人之詩合于其時情與景致者而足矣。豈不逾自作拙詩而勞苦耶。如古君子之作詩。所謂和順積乎中。而英華發乎外。所以吟咏性情。而言其志也。後世之所以不及也。

明方孝孺贈鄭顯則序。論文章以惡乎好奇與淺易立說。於作文之學。甚有所發明。學者之所當玩覽也。

曾南豐之文。比諸家文章。議論純正。精詳。非有得乎經術不能也。三蘇及荊公之輩所不及也。朱子稱之也宜矣。

文章尙純正典雅而有理。不尙巧麗浮華而無實。如昭明太子文選。古今文人之所宗也。擇取其善者。且資用其材則可也。然而其中載宋玉司馬相如諸賦揚雄劇秦美新劉伶酒德頌等。皆是浮華淫靡諛佞放蕩之文。可謂名撿拂地矣。文辭雖巧。不足尙也。自餘之文。亦儒者可取者寡

詩之源流遠矣。擊壤康衢之歌者。國風之權輿乎。虞廷之唱賡及南風歌者。雅頌之權輿乎。三百篇是夫子之所删定。爲詩之經。萬世學詩者。當以是爲本。漢魏以降至盛唐。雖去古既遠。而曰删後無詩。然風雅之流。猶未全亡。如晉陶謝之極雅淡。其最傑然者也。唐之未衰也。詩人韻士輩出。如老杜。上雖不及于風騷。然下冠于百世。後代詩人之所慕倣也。中唐以來。至宋迨元明。其間作者不少。固雖極巧麗。然其風漸非薄。不及古雅也遠矣。亦不可以爲宗師。

古詩三百篇。吟玩以養性情。以諷諭而爲敎。其爲體也。溫柔敦厚。平易微婉。是風雅之道。爲詩家之祖。作詩者。須以此爲法。今之作詩者。不達乎此理。雕蟲纂織。安排布置。以求巧飾爲工夫。故作詩者。反苦心氣費思慮。妨功廢事。是玩物喪志之甚者。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有才性而不費心力者。作之以言其志。亦可也。乏文學無材器者。不要强作。非唯寡思省事。又可以免詒癡符之謗。蓋本邦土俗不通韻語。此所以拙乎詩也。

能詩者。不妄輕下文字。沈思久而成之。雖一字一句。必用心精密刻苦。而後做出好詩。苟不如此。則雖老杜。不能作好詩。如杜甫。固可謂聖于詩者也。然其作詩也。用心精密。於今可見矣。是杜詩之所以好也。學者之讀書力行。亦當用心如此。

看詩。須擇風格。三百篇之後。陶謝及初唐盛唐數輩尤古雅。可謂得詩人之體。其餘工詩者

人之生質。忠厚恭儉過二于人一。而有下似レ不足レ于二聰明一者上。是其如レ愚者。卽此其稟性之所二以忠厚一。而足レ爲レ可レ貴而已矣。比下之作二聰明一亂二舊章一者上。其超過也遠矣。古今之人。其資質有二如レ此者一。復可レ爲レ難レ得也。復有下似二聰明一而眞愚者上。二者所レ宜二辨知一也。

張子之與二道統之傳一也。次二于程子一。如二西銘一。前人之所レ未レ發。大有レ功二乎吾道一。其餘發二明道理一亦不レ尠矣。然而其言曰。形潰反レ原。又曰。萬物不レ能レ不三散而爲二太虛一。此言與二程朱之說一大相乖戾。嗚呼如二天人之氣一。聚散消息。是生民之本。大小大事。其說不レ同者。非二微細之差誤一。凡先儒各有レ所レ見。雖二其說不レ同如一レ此。不レ害レ爲二其道之同一。其餘經說亦然。今人與二朱子之說一其訓詁有二小差一。則誹以爲二異學一。其拘陋甚矣。

古昔中夏三代之盛世。固萬世所レ當二法傚一。而後世不レ可レ及而已矣。周亡以降。如二漢文帝光武唐太宗等數君一。其德其治雖レ不レ及二于三代之聖主一。亦所二稀出一之英主。如二其恭儉忠厚。納レ諫好一レ善。可レ爲二百世之法一也。如二其餘季世庸君世出一。昏亂相繼。然則今人之做二談論一。不レ可三妄意是レ古非二レ今。此非二忠厚之道一。且可レ思下古昔之世有二汚隆一。主有中賢否上也。古之不レ可レ及者。因二其時之隆。其主之賢一而然耳。不レ可二一槩爲レ不レ可レ及レ古而尙論一也。至二于後世一。苟有二狂妄之學士漫是レ古非レ今者一。不レ避二忌諱一而誹二議之一。吾恐有下時君不レ任二其怒一之禍上。亦未レ可レ知也。後世學者須レ思下居二是邦一不レ非二其大夫一之愼上。吾輩幸生二乎太平之世一。浴二治化之中一。居二安閑一恣讀二詩書一。終レ身不レ事二干戈一。誠是人生之一大幸事也哉。學者常可レ樂二斯樂一。不レ可下偏慕レ古譏上レ今也。

有レ害レ義。亦非ニ君子之所一レ爲也。好レ之正。而且無ニ過不及一者。君子之所レ爲也。伯有之爲レ厲。杜伯之鬼起而射ニ宣王一。戚夫人死而報ニ怨於呂后一。此其氣魄强梁過レ人者。忿怨之氣不レ散而然。久則渙散而不レ能レ爲レ厲。如ニ氣魄脆弱之人一。雖ニ忿怨之甚一。不レ能レ如レ此。如下唐高宗之妃良娣怨ニ武后之害上已。有ニ爲レ猫爲レ鼠之言一。而不レ能レ報是也。

好レ生惡レ死。人心之所ニ同然一也。君上有ニ禮以率ニ臣下一。則能使下所レ欲有レ甚ニ於生一。所レ惡有上レ甚ニ於死一。故人皆慕ニ守レ義而死一。恥ニ不義而生一也。禮運所レ謂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ニ其死一。而患ニ其生一者。此之謂也。

胡文定稱ニ春秋一曰。經世之典。撥レ亂反レ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愚竊謂。朱子綱目一書。其功亦恐可レ次レ之。學者之所レ當ニ玩覽而終身不一レ可レ廢也。

古人謂。人不レ讀ニ書萬卷一。不レ行ニ地千里一。看ニ不レ得ニ杜詩一。蓋言。人必見聞廣博。而可ニ見ニ得杜詩之佳處一。杜詩尚然。况道之浩浩。豈少レ所ニ聞見一。而能可ニ知ニ得之一乎。

義理之學。資ニ朋友講習之功一而明者多矣。蓋其德行相觀感而善。義理相切磋而明。故曰。天下之可レ說。莫レ若ニ朋友講習一。若以ニ文字一相角。以ニ訓詁一相挑。此非下所ニ以兩澤相麗互相滋益一之道上也。苟如レ此。則朋友講習之樂。亦可レ謂レ小也。

文而不レ武。謂ニ之腐儒一。是柔儒而不レ堪レ立ニ大事一。武而不レ文。謂ニ之傖夫一。是鄙俗而不レ知ニ義理一。二者偏ニ于一事一。文武彬彬不レ偏者。是可レ爲ニ君子儒一也。

中華之俗。比之我邦不仁。以何言之。蓋彼土之人乏軍食。則往往殺人噉之矣。如隋朱粲。敎士卒以殺婦人嬰兒噉之。曰。肉之美者。無過於人。唐昭宗在鳳翔。朱全忠圍之。城中食盡。凍餓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肉既爲人所剮。市人賣人肉。斤直錢百。本邦之人。雖勇悍逾人者。何嘗至于不仁如此乎。

後漢東夷傳曰。東方曰夷。仁而好生。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山海經曰。君子國。衣冠帶劍。篤信曰。古人以君子不死之國爲日本。夫日本雖在島夷之中。其俗比之中華及西蕃諸夷。仁而壽。稱之爲君子不死之國。亦宜哉。

後漢書東夷傳曰。倭國人多壽考。至百餘歲。篤信曰。我邦比中華及諸西蕃。壽考之人多矣。古昔往往有逾于期頤之人。到耄耋者。今亦不爲鮮矣。豈如後漢書所載。雖中華學道術善修養之人。超過乎中壽者寡矣。夫禀氣深固者多壽。禀氣淺露者多夭。本邦雖天資薄弱之人。壽考者亦多矣。是因受地氣之深固耶。

當于安樂之時。不知其安樂。故不能樂其安樂者。常人之情也。所謂蓼蟲不知辛之類也。必涉於憂患之時。而後知前時之安樂而思之。君子不然。當其安樂之時也。必知其安樂而樂之。所謂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也。

聲色臭味之美者。是耳目口鼻之所好。而人之所欲也。雖君子亦然。只其所好。各有邪正多寡而已矣。君子之所好者。順理而正。小人之所好者。順欲而邪。或雖所好正也。然過甚則

孔明岳飛文天祥之輩。非レ無二王佐之才。恢復之力一。然身爲二將相一。不レ能レ立二其功一。非レ命乎。然則人之賢否。不レ可下以二事功之成敗一論上也久矣。功之成否。唯由二命之禍福一而已。非レ由二賢不肖一也。

孟子曰。君子之言也。不レ下レ帶。而道存焉。蓋道不レ遠レ人。率レ性之謂レ道。故曰。道也者。不レ可二須臾離一也。由レ非二身外之事一也。日用常行之間。至近之處。而至道存焉。此乃天理之流行發見處。君子之道。費而隱也。若夫對二非常高遠之事一。以爲二至妙一者。左太冲所レ謂侈言無レ驗。雖レ麗非レ經。是而已。蓋語二妙理一也易矣。雖二一超直入言下頓悟一。亦可レ爲也。然非二眞悟一而已。

後漢書曰。人情忽二於見事一。而貴二異聞一。歐陽永叔曰。凡人之情。忽レ近而貴レ遠。篤信曰。二語其意相似。蓋衆人之情。貴レ耳而賤レ目。由レ知レ人不レ明也。

古來僞二道學一者。往往爲二過激之言一。而不レ恥。其言常過レ所レ行。其所二自處一甚過高。爲二苟難之行一。而求レ見レ知二乎人一。詭二異其言行一。且誹二議古人一。蔑二如今人一。驚レ世駭レ俗。是客氣之所レ爲。非下有二英氣一然上。自信以信二于人一。自欺以欺二於人一。是以足二欺レ世而盜一レ名。故世人稱二述之一。爲二道學之士一。所レ謂居レ之不レ疑。在レ邦必聞之人。可レ稱二僞道學一。不レ可レ爲二眞君子一也。而世人不レ可二終欺一也。其眞僞久而後自見矣。

聖賢言二誠字一。有下以二人之實心一言者上。有下以二天地鬼神之實理一言者上。李邦直解二誠字一曰。不レ欺之謂レ誠。此只解二得實心一。所レ謂思レ誠者。人之道也。於二實理一。則爲二說不一レ去。程子改解曰。無妄之謂レ誠。所レ謂誠者。天之道也。此通二實心實理一說レ之也。可レ謂二精當一也。

者父也。是猶雖地育之功厚。特天生之德大也。故父爲天。母爲地。其尊卑自不同。此以父爲至尊至親。其可尊與天齊。故君子最厚其父。而母其次也。

見道明。則守之固。守之不固者。見之不明也。今有聰慧勝人。而持守不固者。因不實見得也。

喪禮。國有通俗常法。是以難盡孝子之情。如處士不仕之徒。粗從其意。亦恐無妨。然喪禮於本邦。其勢不能悉行。學者當姑從國俗。而行易行者而已矣。不可背國法駭時俗。只不剃髮不火化。惟可也。

古人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夫人固未易知。然自知最難。何者由有己也。故古語曰。知人謂之知。自知謂之明。意者不其然乎。自私者。身有小才。則自以爲大才。有小善。則自以爲大善。雖有大過失。而不知。皆不自見之患也。可謂愚也矣。

書者心畫也。心之所由見也。可不敬乎。明道作字時甚敬。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司馬溫公平生未嘗艸書。雖造次顛沛間。一點一畫。必如法度。觀其書者。即知公之爲人。是皆可爲法。予之先考善書。平生於筆札極謹嚴。雖當倉卒之際。隻字不艸畧。始終如一。其不苟也如此。吾人之所不能及也。

人之爲學也。歷年之久。積累而不息。雖愚者漸進可開明。故學者之享壽永久者。是天之所祐。可以爲幸甚。積累之道。又在專一與勤苦。蓋非專一與勤苦。則無進益精明之功。

非二偶然一也。人之禀レ氣也。有二厚薄一。禀レ氣厚者。福常多。禀レ氣薄者。福常少。是陰陽之變化也、禀二其命一者。偶然爾。夫天道福レ善禍レ淫之常經。亘二萬世一不レ可二泯滅一。然陰陽之變化常多。是以雖二善人一。不二必有一福。雖二不善人一。不二必有一禍。因二二氣之變化不一レ常也。故受レ命有レ幸有二不幸一。非二常理一也。常理者。天道之自然也。變化者。二氣之偶然也。造化之所レ爲。常理者幽深而難レ見。變化者顯著而易レ見。論二天命一。須下分三常理與二變化一而說上。然皆是出二乎造化之所一爲。故都目レ之謂二天命一。須レ要レ知三天命有二此二理一也。

原二於萬物之始生一。資二始於天一。資二生於地一。是天生レ之地育レ之也。蓋人物之生也。形交而生焉。與下艸木藉二種子一而相續者上異。其初不レ止二父精之獨施一。母精亦同相合。渾融無レ間。而始爲二種子一。是胎之成也。故易曰。男女構レ精。萬物化生。然後於二胎中一養育。十月而分娩。是母之功。比レ父爲二最多一。如下父其始有二施レ精之功一而已。故於二搆レ精之時一。其功與レ母相半。到二于胎中之養育一。則全是母之功也。故人之生也。固以レ資二父之氣一爲二本始一。然而母之滋育功勞爲レ過レ父。猶下萬物之生也。以レ資二始於乾元一爲レ本。然而資二生於坤元一之功爲上レ多也。是以人之禀レ性也。其形容心志。似レ父者常少。似レ母者常多。以二其資生者多一也。故雖二父賢知一。然母姦凶。則所レ生之子。亦不レ似二父之賢知一。而似二母之不德一。則必不肖之子也。然則娶レ妻買レ妾。不レ可レ不三審二擇其性行一。又須レ選二父家之貴賤一。不レ可下唯以二其容貌之美惡一爲中取舍上。然君子之於レ父也。愛敬兼至。比レ母最厚者。何也。蓋人之生也。資二始於父一。是爲二禀受之本源一。如レ母。雖二養育之功固多一。然其爲二本始一而統レ之

修養之貪レ生者。術者之事也。攝養之保レ生者。君子之道也。其養レ生之道。雖二相似一。然其所三以養レ生之心。公私之間。不レ同而已矣。

醫家之術。立方之書。有三救レ人之用一。固不レ可二廢棄一。然凡執二方術一者之言。往往誇誕過レ譽。失二其實一者毎多矣。拘忌不レ循レ理者亦不レ少矣。其說不レ可二盡信一。讀二其書一者。考二其言一而可レ知而已矣。

中華之俗。振レ古諫レ君而致レ命者。相踵不レ絕。雖三刀鋸在レ前。鼎鑊在二後。不三敢畏二其死一者。何也。其俗尚レ義。且有二文學一。而知二諫諍之方一也。本邦之俗。古來輕二戰死一者多矣。雖三鋒鏑羅列。喪レ元在二須臾一。不三敢惜二其身一者。何也。其俗好レ勇。而尚二名節一也。倭漢尚二氣槩一。而不レ惜二其死一同。而所レ死之地異者。無レ他。因下俗尚之好レ義而有レ學。與二好レ勇而尚一レ氣之不上レ同也。

焚椒錄。遼臣王鼎記二遼王耶律洪基寃二殺其妻懿德皇后一。比二綱目所一レ載甚詳悉。今千載之下。讀レ之者不レ堪二悲哀一矣。嗚呼讒人無レ極之禍。至レ如二此之極一哉。漢武帝之殺二戾太子一。唐玄宗之殺二三子一。亦然。夫父子夫婦者至親。然因二其信一レ讒。而鎔二慘刻一爲二殘忍一如レ此。況其他乎。爲二君父一而聽二人之譖愬一者。可レ不レ畏乎。嗚呼頑愚至レ如レ此。可二賤惡一之甚矣。

胡氏傳曰。凡亂臣賊子。畜レ無二君之心一者。必先剪二其所一レ忌。而後動二其惡一。篤信曰。若下本邦北條義時之於二畠山重忠一。朝鮮李氏之於中鄭夢周上。蓋先剪二其所一レ忌者也。

天有二陰陽一。而造化之道立焉。陰陽有二常理一有二變化一。福レ善禍レ淫。是天地之常理也。稟二其命一者。

子之功。不レ在二孟子下一。陳魏二氏之言。可レ謂二適中一也。誰謂三過當之言。阿二其所下好乎。仁者。以二天地萬物一爲二一體一。此理本自如レ此。非三勉强爲二一體一而已。蓋吾身自二天地一而生來。天地爲二萬物之父母一。故天地萬物。與二吾身一本自爲二一氣一。仁者至公無レ私。故無二物我之間隔一。不レ能レ不下以二天地萬物一爲中一體上爾。西銘特言二此意一爾。

孟子曰。君子親レ親而仁レ民。仁レ民而愛レ物。此言四君子之道在三博仁二愛於萬物一。而仁二愛之一之道。有二厚薄次序一也。蓋天地萬物。本自一體。皆所レ當三仁二愛之一也。是理一也。而其中自有二親疎貴賤之品秩一不レ同。是分殊也。故施二仁愛一之方。不レ能レ無二厚薄之宜。先後之序一。故親レ親仁レ民愛レ物。三者有二緩急輕重一。不レ可レ紊。如二墨氏兼愛一。是無二三者之差等一也。如下釋氏禁二戒殺生一。而絕中滅人倫上。是薄二親貴一而厚二疎賤一。可レ謂二倒行逆施一也。又與二墨氏兼愛一異。

程子分二別孔孟之德不下同之數言。說得明辨。又說。孟子未三敢便道二他是聖人一。然學既到二聖處一。夫知行可二竝進一。恐無二偏到之理一。然德未レ到二聖處一。而唯學既到二聖處一者。何也。曰。程子有レ言。有二有レ德之言一。有二造レ道之言一。如下孟子傳二孔子之道一。而能言レ之者上。非二有レ德之言一。乃造レ道之言也。蓋孟子是命世之才。能曉二得孔子之道一分明。且其去二聖人之世一。與レ去二聖人之居一。甚近矣。是以聞而知レ之。最親切的實。故繼二述其道一而不レ繆。程子所四以言三學既到二聖處一也。如二程子一。能知二孟子一而言レ之。亦庶二乎造レ道之言一矣。然學到二聖處一者。孔子之後。自二顏曾一以來。孟子一人而已矣。

書曰。非二知レ之艱一。行レ之惟艱。是爲二知レ之而不レ行者一言レ之也。其實行レ之易。知レ之艱。何則十室之邑。有二忠信之人能行者一。況古今德行敦厚之人不レ少。然知レ道者少矣。甚哉知之艱也。程子曰。非二特行難一。知レ之亦難也。古非レ無二美材善行在一。然鮮二能明一レ道。以レ此見二知レ之亦難一矣。愚謂。美材如二諸葛武侯一。善行如二司馬温公一。其餘三代以降。美材善行之人。不レ可二枚記一。然而知レ道者寡矣。所二以知レ之艱一也。然亦有二知之一邊明。而行之一邊艱者一。不レ可二一槩而論一也。

剛柔者性也。不レ可レ變。然善惡因レ所レ習而移。剛惡者習而爲二剛善一。柔惡者習而爲二柔善一。苟自レ幼早諭教。用レ功久。則無二不レ可レ變之理一。所レ謂習而成レ性。習慣如二自然一也。雖レ有二美質之人一。習而爲レ惡。則陷溺也善。此習二不善一而成レ性也。雖レ有二偏陋之質一。習レ爲レ善則遷移也不レ難。此習レ善而成レ性也。

老年讀レ書之法。與二少壯一不レ同。擇二看簡要者一。潛レ心尋思。使二義理精熟一。而欲三自二得之一。是歸レ約之功也。不レ可下徒務二博覽強記一而貪上レ多。所レ求不レ約。則汎濫而無レ功。不レ能三自二得于心一。徒費二心力一而已矣。

胡氏知言。亦可レ謂二好書一也。其嘉言發二揮義理一者多矣。彼豪雄之才。講學之力。秀二發于當世一。凡力有レ餘者。必負二其才一。放過亦多。竊謂。胡氏之學。雖レ出二于龜山之釋一。然不レ免下與二伊洛之統一微有中齟齬上。一變則恐出二乎程門規格之外一。或流爲二事功之學一。亦未レ可レ知也。

陳北溪曰。孔孟周程之道。至二朱子一而益明。魏鶴山曰。韓子謂。孟子之功。不レ在二禹下一。予謂。朱

其變者雖㆑非㆓常理㆒。此亦理中之事。天下豈復有㆓理外之事㆒乎。此君子之學。所㆔以貴㆓乎究㆒㆑理也。

人之爲㆑惡也。德性蔽固而不㆑明故而已。其所㆑由者三焉。氣質也。人欲也。俗習也。此惡之所㆓以行㆒也。人之爲㆑善也。因㆕不㆘爲㆓氣質㆒所㆖拘。不㆘爲㆓人欲㆒所㆖蔽。不㆚㆑爲㆓俗習㆒所㆙移也。苟無㆓此三者之害㆒。則德性開發而不㆑塞。此善之所㆓以行㆒也。夫氣質人欲之爲㆓拘蔽㆒也。固多矣。且爲㆓俗習㆒所㆑移者。其害亦不㆑少矣。學者之所㆑當㆓省察㆒也。

方孝孺之文。往往發㆓明義理㆒。有㆑補㆓治道㆒者多矣。其戒㆑恃㆑才一篇。最切㆓乎規戒㆒。爲㆓君相㆒之人。所㆑宜㆓觀覽㆒也。可㆔以爲㆓應㆑病之藥石㆒。凡人皆亦當㆓玩覽㆒。屠漸山評㆑之。唯稱㆓筆勢音節㆒。不㆑稱㆑關㆓世教㆒。何其玩讀之膚淺乎。孝孺經濟之學。忠義之節可㆑貴。不幸不㆑保㆑終。可㆑惜哉。

人心之所㆑欲者。義理也。故孟子曰。理義之悅㆓我心㆒。猶㆔芻豢之悅㆓我口㆒。是姑以㆓比喩㆒形㆓容之㆒之辭爾。其實義理之悅㆓我心㆒。奚翅聲色臭味之悅㆓我耳目口鼻㆒之比乎哉。何則雖㆓衆人㆒。當㆑赴㆓其節義㆒。則舍㆑生而取㆑義。赴㆑死如㆑歸者。皆然。人心悅㆓義理㆒之深。以㆑此而可㆑知而已矣。

忠臣孝子之於㆓君父㆒。譬如㆔手足之捍㆓面目㆒然。雖㆑遭㆓毀折㆒而不㆑懼。其所㆑愛至深也。君子之愛㆑人也。忘㆓物我㆒。故方㆓其危難時㆒。雖㆓疎遠㆒。而不㆑能㆑不㆑救。况於㆓其至尊至親者㆒乎。如㆓岳武穆㆒其愛㆑君憂㆑國之志至深。終有㆓不㆑可㆑奪者㆒。是以不㆑顧㆓利害死生㆒。雖㆓讒人枉陷至㆒㆑死。不㆑變㆓其節操㆒。或謂。此非㆓明哲保㆑身之道㆒。昧㆓於進退之機㆒。是豈知㆓忠臣義士之心㆒者耶。

世人衣服器用。好㆓詭異華飾㆒。爭相㆓倘之㆒。常從㆓時好㆒而變矣。風俗之移㆑人也如㆑此。可㆑不㆑畏乎。

考諸異域。徵於古昔。唯試視諸近古今世之人之行其私虐其民。偏禱神佞佛而僥倖者之無福報應驗歷歷。而可知而已矣。此理甚昭晰。不待知者而明也。宜信之而不昏迷。然而衆人迷而不覺者。滔滔皆是。何耶。豈非因鬼神之理幽深而難曉。禍福之說多欲而易惑耶。

官祿以不如己者視己。則自以爲有餘。日日可喜樂。才德以逾於己者視己。則自以爲不足。日日可勉勵。

問者求明善於人也。思者求明善於己也。求於人求於己而不休。此所以究理而致知之方也。

李白詩曰。以此醉中樂。勿使知醒者。此言醉者有樂。而醒者無樂也。李白是放達之人。與劉伶輩不同。然非知眞樂者也。蓋醉中遣興得樂者。粗而淺。醒中知樂者。精而深。醉中之樂易知。醒中之樂難知。學者平日不醉時。更要知別常有娛樂之勝於醉時。此知眞樂也。苟知眞樂則不論醉與醒。醒亦樂。醉亦樂。隨時隨處。而無不樂。苟得眞樂如此。此與醉飽聲色宴遊之樂不同。君子何待醉時而後初樂耶。

自樂者必安分。故無求于世。中庸所謂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者也。不安分者。必有求于世。故不能自樂。所謂長戚戚者也。

天下無理外之事。或曰。天地間復出乎理之外者亦多。不可以理推測也。不知此非出乎理外。惟人之究理未精。故知其常而未知其變。則不足以盡天地之理也。蓋理有常有變

用。不二經歷一而妄行。亦曰殆哉。

朱子曰。學以レ知レ道爲レ本。知レ道則學純心正。愚謂。是爲レ學之本旨。學者之立レ志。宜レ如レ此。蓋學將二以知一レ道。苟爲レ學。而不下以レ知レ道爲上レ本。雖二博學廣聞一無レ益。徒勞二心思一而已。所レ謂雖レ多。亦奚以爲也。夫知レ道固極難。然不下以レ知レ道爲上レ志。則爲レ學駁雜。而不二純一一。立レ心邪僻。而不二平正一。因レ失二其本一也。然則雖レ有二宏才博聞之逾一レ人。不レ可レ爲二儒者之學一。不レ免下與二百家衆技之流一相同上。此即俗學之習。亦不レ足レ爲レ貴也。若乃以二朱子之言一反覆言レ之。欲レ知レ道。則先須レ要二學純心正一。苟學雜而不二純一一。心不レ正而邪僻。則與レ道相乖戾。何以得レ知レ道耶。

聖人謂。放二鄭聲一遠二佞人一。又謂。巧言亂レ德。甚矣淫聲巧言之迷レ人也。變二亂是非一。顛二倒曲直一。令二陷溺而不一レ覺。大率君子謹レ所レ好。鄭聲佞人。都是常情之所レ好。可レ畏之甚也。如二邪說之姦巧誑誘一。亦是此之儔也。使下聞レ之者易レ迷難上レ悟。可レ不レ畏乎。

聖人惡下利口之覆二邦家一者上。且言。佞人殆。聖人之言可レ畏哉。古來毀譽亂二善惡一。昧者不レ察。故偏聽生レ姦。聽レ言者可レ不レ審乎。

祈禠禳災之道。莫レ先下於克二其私一窒中其慾上。是其工夫在レ內。莫レ大下於愛二其民一博施濟衆上。是所レ行在レ外。蓋私者天之所レ惡。民者天之所レ愛。故內克二去其私慾一。則免二天譴一。外愛二養其民人一。則合二天心一。苟不レ能レ如レ此。雖下諂二祭淫祠一。佞二媚鬼神一。而禱請百計以爲上レ勤。然天譴難レ免。天心不レ喜。何福之有。聖人言下獲二罪於天一無上レ所レ禱也。詩曰。永言配レ命。自求二多福一。豈不レ信乎。是不レ待下遠

外貌爲先。苟言先用功於外貌。則中心自正。恐其流弊有爲色莊人之患。奈何。予答之曰。正中心者。固其本也。然中心未有形象。則難做操持。苟外貌惰慢。則中心亦隨而放縱。故程子復曰。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也。是以學者欲正中心者。必先當整外貌正儀容。以維持其心。然威儀雖在外。所以敬愼其威儀者在內。蓋工夫至于此。則無內外本末之間隔。其所持一而已矣。是內外交相資之功耳。非專其外而遺其內之謂也。

心體於萬物。爲仁。一物不體。非仁也。

事功之學。雖似有適用之益。要其歸趣。是貴才力賤德義。捨理而尙氣者也。即是小人之事。不可爲君子之道。非伯術而何。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此可爲學者之規戒。君子之道。以才德兼備爲貴。而才爲德之奴。德爲才之主。苟貴奴而賤主。是可謂君臣倒置也。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者。不可爲賤工。詭遇而獲禽者。不可爲良工。若有德而才不足。亦不失爲君子矣。苟才有餘而無德。則非小人而何。楊氏論管仲與子路。其說見于孟子註。於此亦可見事功之學非聖門所傳之旨也。

後世秀才之爲文。其論固佳者多矣。然而人我克伐之念勝矣。故欲立己說而責人之小疵。動常傷于刻薄。雖有其說是者也。其心則非矣。浮躁淺露。非君子之氣象。其文字雖間有可採者。其人則猥陋可賤而已矣。蓋矜己者必欲勝人。此小人之心耳。

凡事必咨訪而後明。故曰。好問則裕。必經歷而後熟。故曰。蹞一事者長一智。苟不咨訪而自

東坡平日之學術言論。浸淫於浮屠。可謂其昏迷之深也。然至作六一居士集序。乃曰。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韓文公廟碑亦以闢異端詆佛爲尙。東坡之言。何其與平生之所好相齟齬如此耶。恰如聞兩人之言。可謂其志識無一定之專主。隨事而依違也。其學術之不純一也如此。可以見其爲人也。

天下之事。上世之法簡略。而至後世益詳密。如學術制度皆然。此古今氣運之漸開也。自然之時勢。當如此。如六經所說者。其大略也。至後儒世出。其爲說也。漸加潤色詳細。如漢魏以下諸子及宋諸大儒所說是也。然而後儒之說雖加精詳。皆是六經語孟中所有之道理。轉論述而漸細密者也。不能出於六經語孟範圍之外。然上世聖人之所說。其簡畧者。不可有差誤。後世諸儒之所論。其繁詳者。或有時而疎漏過語。蓋其畧者。道理簡要。而所該閱周偏。其詳者。論說繁衍。而所分析或有過誤也。如曆學。其法至後世益精。頗有古人所不言到處。然虞書之中數語說曆象者。其根源。而後世說曆者。不能出此規模之外。其餘法術亦皆如此。

柳宗元辯晏子春秋以謂。齊人之爲墨子之徒者作之。篤信嘗顧其爲書。疑以爲非晏子所作。今見柳州之言。而倍自信鄙見之適不謬。而後人之僞作。

或曰。程子之言曰。齊整嚴肅。則心便一。竊謂。中心正。則威儀之形乎外者。亦自正。是當然之理。夫心正者本也。有威儀者末也。本者所當先。末者所當後。然程子之言。却似可以正

方正。蓋孟子以後一人而已矣。其論レ人責レ人之際。抑揚襃貶。嚴然可レ畏。只恐鮮ニ從容不迫之氣象一。比ニ之伯子之言温厚和平一。自不レ同。東坡云。春秋之法。論レ道須レ嚴。論レ人須レ恕。程叔子之言。亦爲ニ論レ道謹嚴一而然乎。孟子稱。伯夷隘。邵子臨レ終謂ニ伊川一曰。面前路徑莫レ令レ隘。以ニ此言一比ニ之古人一。如ニ伊川謹嚴一。是伯夷之儔乎。竊謂。明道如ニ美玉一。伊川如ニ精金一。皆天成純粹之德固非ニ末學愚者之所一レ可ニ敢輕議一也。

修身養生二者。以ニ寡欲一爲レ要。未レ有ニ多慾而能修レ身者一也。未レ有ニ多慾而能養レ生者一也。

揚子雲以ニ詞賦一爲ニ彫蟲篆刻壯夫不一レ爲者。誠是也。然視下其所ニ作爲一之賦上。遂傷ニ于工巧一。即其所レ戒也。黃山谷詩曰。雕レ氷文章費ニ工巧一。此亦可レ爲レ是也。然視ニ其所レ作之詩一。何其費ニ幾許工巧一乎。亦是如レ所ニ毀謗一也。東坡曰。邪說之移レ人。雖ニ豪傑之士一。有ニ不レ免者一。況衆人乎。且其所レ作六一居士集序曰。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ニ新學一。以ニ佛老之似一。亂ニ周孔之實一。識者憂レ之。篤信謂。東坡論ニ人之迷溺之非一者。其明達如レ此。然考ニ其平生之學術議論一。浸ニ淫于佛老一也甚深矣。其所レ謂雖ニ豪傑之士一。有ニ不レ免者一。誠然。三子俱是英才。其言論與ニ其學術一。背馳如レ此。心口不ニ相應一者。何耶。

東坡曰。賈誼志大而量小。才有レ餘而識不レ足也。愚謂。東坡如下惡ニ伊川一一事上。其量之編小可レ知也。且陷ニ溺佛老一。往往說ニ怪誕狂妄之事一。則其識不レ足。亦可レ知也。其所レ譏ニ賈誼一便是。而自知便悟。古語曰。知レ人謂ニ之知一。自知謂ニ之明一。誠哉自知之至難也。

斯民一。而後享中斯民之養上。不レ然則素餐而已矣。凡享二其養一者。勞二其勤一死二其事一而可也。苟受二其養一。而廢二其職一。雖レ無下譴二責之一者上。豈可レ不レ恥二于其心一乎。柳子厚送二薛存義一序。亦見二斯意一爾。

天下之事。謹二其小一。則其大者。亦隨而不レ差矣。如二權衡尺度一。只於二分毫處一。辨得分明。則至二鈞石尋丈一。亦無レ所レ差矣。

徒博則泛濫而無レ功。非二精究之道一矣。徒約則固陋而寡レ聞。無二貫通之理一矣。二者非二自得之道一。博學而詳說レ之。將二以說一レ約。是所二以自得一之道也。

博與レ約。知行之工夫。正相對。聖人之敎レ人。只有二此二者一而已。博非三博記二古今萬般雜細之事物一也。自二一身之內一。至二于萬物之理一。講究之多。而廣究二天人之道一。天下事物之理。融會貫通。而自二得于我一之謂。蓋非三融會而貫二通之一。則雖二博聞廣見一。不レ能二自得一。不レ能二自得之一。則不レ足二以爲一レ貴也。約是以下所二博學而自得一之理上。而約二之一身一。實踐二行之一也。苟不レ如レ此。則其約レ之者。隘陋而已。非二博文一。則不レ能レ約レ之。非二約禮一。則所二博學一者徒爲耳。可三以爲二無用之學一。大凡學以レ有レ用可レ爲レ貴而已。

程叔子之學。正大高明。如二易傳之說一。不三專主二於訓詁解釋一。攄二發胸裏所レ在之蘊奧一而已。儒者之學。當レ如レ此。可レ謂下致二廣大一極中精微上也。其言謹嚴而緊切。可レ爲二後學之箴砭一。百世之下。聞レ之者興起。令二貪夫廉。懦夫立一。其爲レ益亦不レ少。是可レ謂下大有中功於名敎上也。其立レ敎也。嚴毅

者。信其可信者。亦是善學者之所爲也。若謂古人皆是。而無所揀擇去取。一切曲從者。不可爲明達也。故遜志齋曰。學匪疑不明。而疑惡乎鑿。疑而能辨。斯爲善學。勿以古昔然。愚謂。此言旨哉。明達君子。以爲如何乎。然而後生妄議先正者。亦所當戒也。

孔孟雅言禮。其言理者罕矣。易曰。究理盡性。又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理義悅心。仲尼燕居子曰。禮者理也。樂記言滅天理等。止數語而已。語孟之中。禮字指理而言者多矣。然則何爲不直言理而言禮乎。朱子曰。禮即理也。但謂之理。無形迹之可言。禮即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由此觀之。聖賢不言理。而言禮者。有以也。

以俗士爲史官。無見識。其猥俗粗謬。迷謬天下後世之禍不少矣。如李延壽爲南吏。是也。況本邦之俗。古來昏迷于鬼神。妄信尙於詼誕。國史之外。野史苟記事者。無見識。則恐其迷謬逾於南史。亦甚遠矣。讀之者。於其猥陋。則不眩其神怪妖妄。而可也。

陸放翁跋柳書曰。欲注杜詩。須去少陵地位不大遠。乃可下語。不然則勿注可也。今諸家徒欲以口耳之學揣摩得之。可乎。篤信謂。放翁斯語。能中後世妄述作者之膏肓。須有賢者之學。而後傳聖人之經也。不然則不免爲杜撰。如孟子之學到至處。所以能述孔子之道也。得孔孟之意。而發明之。作傳註者。止程朱而已矣。後世雖有豪傑之士。不可及而已。

四民各有所職。唯爲士者。以事君濟民爲職。故在衆民之上。而食民之所貢。必須足濟

其人一。則弗二與言一。亦此意爾。而可二與言一之人。亦極少矣。

樂之所レ過。即是憂之所レ生也。樂者爲二憂之根一。憂之所レ在。還是樂之所レ生也。憂者爲二樂之根一。是亦與二禍福相倚伏之理一相似。

人之制行。惟量二我力之所一レ宜レ爲而爲レ之。則可レ無二後日之怨悔一。如三邵子詩所レ謂量レ力動時無二悔吝一。是也。苟不レ量二其力一而行二難レ爲之事一。不レ能三終無二怨悔一。不レ量レ力之過。率起二於好レ事好レ名。而不レ出二于其誠實一。或起二于一時浮氣之激發一。宜乎不レ能レ保レ久也。唐高祖以二其次子世民功大才高一。欲三立爲二太子一。世民固辭而不レ立。終逢二建成之亂一。至三殺二戮兄弟一。此以二好レ名之心一僞讓。而不レ能レ終二其友悌一。蓋於レ初不レ用二其誠一。故於レ終不レ能レ保二初節一。所二以有一レ悔也。孟子曰。好レ名之人。能讓二千乘之國一。苟非二其人一。簞食豆羹見二於色一。信哉斯言也。

衆人居レ富多忘レ貧。須三節儉而勿二奢侈一。居レ貴多忘二故舊一。當三存卹而不二レ疎。歲長多忘二父母一。宜三終レ身思慕一。病愈多忘レ愼。須三安樂常思二病苦時一。凡自修者。當三以レ忘レ初爲レ誡。

世間幼弱之人。夭者多矣。死期之近。雖レ在二歲月之間一。亦不レ能レ知。故老幼不レ能レ知二其壽數之長短一。一也。然則幼者不レ可下負三其富二春秋一而放蕩上。老者亦不レ可下憂二其大耋一而咨嗟上。

中夏古人之博洽才量。以二本邦之人一比二校之一。卓乎其不レ可レ及。是今古華夷稟性與二學習一之不二相如一也。苟論三其識見之精粗與二偏正一。則雖二中華古來宏才之士一。亦復往往有レ可レ議者。看二其所レ著而可レ知而已矣。所レ謂誦二其詩一讀二其書一。而不レ知二其人一。則可乎哉。然則雖二古人之説一。疑二其可レ疑

之知一。李謙云。陰德如二耳鳴一。己知レ之。人無二知者一。爲レ善者。當レ如レ此。古人曰。爲レ善易。避二爲レ善之名一難。誠哉斯言也。夫在二諸內一者。形二諸外一也。是言二必然之理一而已。形二諸外一者。非二君子之所二期待一也。

唯君子能知三君子與二小人一。小人不レ能レ知二君子之心一。反猜疑疾惡。動爲二妨害一。終至二枉寃陷殺一者。亦有レ之。且小人不レ察二小人之爲一レ害。引進爲二己助一。終至レ亡二其身一而不レ悟。可レ謂至愚不レ可レ曉也。

唐虞之際。君臣之言。辭簡而意盡。舜典咨二十有二牧一曰。食哉惟時。又命レ契曰。敬敷二五敎一在レ寬。又命二伯夷一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淸。大禹謨曰。后克艱二厥后一。臣克艱二厥臣一。又曰。惠レ廸吉。從レ逆凶。惟影響。又曰。德惟善レ政。政在レ養レ民。舜禹授受十六字。其言最簡約。而其理最該博。此爲二心學之淵源一。皐陶曰。都在レ知レ人。在レ安レ民。此等之言。皆是簡要可レ尙。可レ爲二天下之至言。萬世之則一。可レ謂二要言不一レ煩也。所三以爲二聖賢之言一也。

古昔先正之立レ言。若兩說不レ同。而俱有二義理一者。是亦各發二明一理一耳。不レ可二偏廢一。苟虛レ心玩味。各隨二文意一。而求二其理之所一レ在。則當二並行而不一レ悖。其不レ同處。亦自不二相妨一。不レ可下以二己意一橫作二主張一。而妄是中非之上也。是與下辨二邪正是非曲直一者上亦自別。

若有下自二家獨所一レ見。與二衆人之所一レ見太異上。則只可下與二達者一論上。不レ可下與二拘士一談上。孔子曰。中人以下。不レ可二以語一レ上也。又曰。不レ可二與言一。而與レ之言。失レ言。誠哉是言也。徐偉長曰。君子非二

言レ之。此爲二豎說一。如二君臣父子嫡庶中國夷狄王伯一。是也。蓋春秋之爲レ法也。言二其大義一。則是尊レ王賤レ伯。內二中國一外二夷狄一。明二君臣上下父子嫡庶之分一。蓋就二上下高低之中一。而嚴二其貴賤一。可レ謂下致二廣大一之教。而明中古今之大法上也。

溫公以二孝經全編一。悉爲二聖人言一。而不レ疑。至レ有二膾炙之喩一。後人亦傅會爲二聖人之言一。而信レ之者多矣。竊謂。溫公是忠厚之人。篤信二聖人一。所三以有二斯言一也。然古昔之書。亦往往有二僞作者一。雖三稱爲二聖人之言一。苟非二義理精當之至一。不レ可二妄信一。蓋學者信レ可レ信疑レ可レ疑。亦是愼思明辨之工夫。而不レ可レ闕。孟子曰。盡信レ書。不レ如レ無レ書。誠哉斯言也。朱子作二孝經刊誤一。其鑒別分曉。解二後世學者之迷一。須三依據以爲二龜鏡一。

韓子說三性有二三品一。先儒譏レ之曰。氣稟不レ同。豈只三品所二能盡一。推究則有二千百種之多一。此說固是。春秋之法。論二義理一尊レ嚴。雖レ有二毫釐之差一。不レ能レ不レ辨。故云爾。然人之稟レ性也。細析レ之。則固有二千百種之不ト同。韓子非レ不レ知レ之。要レ之析二其大槩一。則不レ過レ有二上中下三品一而已矣。韓子之言。豈可レ爲レ謬乎。韓子復說。其所二以爲ト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言二其本性之同一也。說二性之品一。有二上中下三言一。言二其氣質之異一也。雖レ未レ發二出本性氣質之名一。其說レ性可レ謂二頗具備一矣。自二孟子一以後漢唐諸儒。無下言及二于此一者上。嗚呼韓子亦賢乎哉。凡宋儒之議二韓子一。往往似二刻薄一。恐非二論レ人以レ恕之道一。而此啻求レ備二于賢者一之言也與。薛敬軒之議二韓子一。可レ謂二最是一也。君子之行レ道也。唯暗然潛修。而不レ管二人之知與ト不レ知。譬如レ喫レ飯然。唯要レ助レ飢而已。不レ求二人

知人。與人之難知我。同是一般。不可以人之不知己。而怨人自惱也。人不知吾之中心有美德。譬如他人不能知吾肚裏之饜足。是於我身不相干之事。何怨尤之有。故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洪範五事。亦各有德。所謂有物必有則也。五事亦與四勿相爲表裏。蓋有四勿之工夫。則有五事之德。四勿與五事。其數不同者。何也。蓋貌思二者。俱屬乎動。貌動乎外。思動乎內也。

行遊之處。常避繁華熱鬧之境。而可尋幽閑滲淡之地。蓋青山流水。最多佳趣。然是可與同志語。不可爲俗士論。

陽不生於陽。而生於陰之盛。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之盛。如冬至生一陽。夏至生一陰。是也。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故盛極則衰。是盛衰相根之理。是以君子方其盛也。知其倚伏之理。而愼其微矣。所以无亢龍之悔也。

易以道陰陽。春秋以明名分。莊周此言。乃二書之大義。可謂立辭簡要也。所謂要言不煩者也。竊謂。易之道陰陽也。此以兩位相比並者言之。此爲橫說。如晝夜男女。君子小人。水火風雷。吉凶淑慝。剛柔進退消長。是也。蓋易之爲道也。言其大義。則是尊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好生惡殺。而述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是就兩位比並之中。而分其尊卑而已矣。可謂極精微之理。而立天地之大意也。春秋之明名分也。此以上下貴賤不同者

何福之有。古人曰。所レ不レ可レ祭而祭レ之。謂二之淫祠一。淫祠無レ福。此言豈可レ不レ信乎。

人之稟レ性各異。故其好惡亦不レ同。是以處レ世接レ人也。有二好レ我者一。有二惡レ我者一。有二譽レ我者一。有二毀レ我者一。我所レ惡而有二人好レ之者一。我所レ好而有二人惡レ之者一。是乃人之所四以有三遇與二不遇一。而君上之愛惡。與二臣下之榮辱一。皆所レ繫二於此一也。吾之愛二惡於人一。亦然。其有二偏僻一者。不レ可レ不二省察而正一レ之。

衞介曰。人有レ不レ及。可二以レ情恕一。非意相干。可二以レ理遣一。又古人詩曰。海闊從二魚躍一。天空任二鳥飛一。有二此度量一。而可二以處レ世接一レ人。則自然無二怨尤一。

古者君子之處レ事也。其神靜氣定。故從容不迫。不レ動二聲色一。而處置得二精詳一。此因三其氣宇淸明安重。與二涵養純厚一也。

躬爲二不善一。而求二爲レ人所一レ容者。不肖之人。可レ恥之甚也。大丈夫可レ容レ人。而不レ可二爲レ人所一レ容。以レ此也。

人各有二賢愚一。有二曲直一。有二情僞一。人心匿二其美惡一。而不レ可二測知一。如三吾有二眞情一。他人不レ能レ知二吾心曲一。豈能傾レ心而相信哉。李太白詩曰。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里。亦此意耳。人有二平日常交レ膝晤語者一。然不レ能レ知二其心曲一。猶二相去隔二千里一一般。古人有レ謂。白頭如レ新。傾レ蓋如レ故。由二知與一レ不レ知也。亦此意耳。蓋人之心曲幽隱。雖レ有二良才美德長レ人者一。雖レ有二姦邪凶慝甚者一。然常深伏而不レ發。非レ遇レ事焉。有二終身不レ可レ窺者一。雖二父兄一不レ能レ識レ之。況於二他人一乎。故吾之雖

淫之理必然。固可謂分曉。然是偏說分之可得者而已。未說及于命之有幸有不幸者。蓋君子之得福者分也。其得禍者命也。非分。小人之得禍者分也。其得福者命也。非分。顏子之貧且夭者命也。非分也。盜跖之富且壽者亦命也。非分也。是故人之在世也。有命有分。不可一槩而論。然分亦命數之所素定。而所當得也。命者雖出于偶然。而非所招致。然是亦自天所降之定分也。故二者。合而論之則一也。命而已矣。

命與分。奈何乎爲分別。曰。當得而得者分也。君子之得福。小人之得禍。是也。常理也。不當得而得者命也。君子之遇禍。小人之得福。是也。非常理也。分而論之。若是也。若合而論之。分亦命之所當得也。天之所降。同是命也。

人之吉凶禍福壽夭貧富。皆天命之所素定。人各有定分。故短者不可長之。少者不可多之。且天道福善禍淫。則善者有福報。不善者有禍報。是必然之理。然爲善者或有禍。爲不善者或有福。是亦因所受之厚薄。而有定分也。夫禍福貧富。皆天之所命。而有定分如此。鬼神焉私于諂祈者。而變其常理。與之福祿。赦之災禍乎。蓋鬼神者。自是聰明正直。而不享非禮。非人間貪官之納賄。容悅而而行私者之比。胡以非禮之禱請爲僥倖。而有得福免禍之理乎。此理甚昭晰。明者固不待言可知矣。雖愚者亦可微省悟而已。苟遭禍而禱請者。能責己過惡。則有免禍之理。畏天作善。則有獲福之理。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又曰。丘之禱久矣。然則違理逆天者。雖禱正神。亦無得福之理。況禱淫祠乎。

近世丘氏家禮儀節禮樂疏等之書。初有四拜。是明禮也。非古禮。本朝之拜。亦效中華而再拜。江家次第曰。本朝之風。四度拜神。謂之兩段再拜。是亦重再拜也。本朝古禮有拍手。是中華振動拜也。周禮疏亦稱倭禮。

鬼神是陰陽之靈。是可爲正解。蓋二氣之變化。自是隱微。而能屈伸者也。故曰。見之而不視。聞之而不聽。然程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是姑卽其粗迹易見者而示其實而已。其迹者。鬼神之所爲。便往來屈伸所發見。是也。其理難見。其迹易見。故卽其迹示之而已。非以迹爲鬼神也。世人多以屈伸言鬼神。不知屈伸是陰陽之迹。其所以能爲屈伸者。是鬼神。古人曰。鬼者歸也。神者伸也。是亦卽其迹而示其實耳。

輕議先儒。固是僭率。學者之所當戒也。妄信古人。亦是不明。學者之所當審也。況於阿諛曲從而附會者乎。近世學者不免有二者之蔽惑。大學或問曰。世蓋有承誤踵訛。心知非是。而故爲穿鑿附會。以求其說之必通者矣。其侮聖言而誤後學也益甚。亦何足取以爲法邪。朱子之言如此。然則信可信者。疑可疑者。雖不從先儒之言。亦先儒之心也。君子之學。當如斯也。夫輕議先輩者固非。而妄阿其所好者亦非也。信古者固是。而不泥古者亦是也。

人生所受之吉凶禍福。無非命。別而言之。則有命有分。君子小人。各得其所當得者爲分。所不可得而得之者爲命。分者自致者也。命者無致而至者也。東坡三槐堂銘說天道福善禍

初節雖レ愼。晩節不レ保。則平生之所レ爲。皆爲二虛妄一。故保二晩節一爲レ重。學者最可レ著レ力。

好議二人之非一者。可レ見三其心慘刻而不二忠厚一也。躬自厚而薄レ責二於人一。可レ謂二忠厚一也。

吾輩學問所二以不一レ進者。何也。蓋由下安二于舊習一上。而不レ能レ變二故步一耳。蓋天地之氣。日變化而不レ息。所三以成二化育盛大之功一也。君子之學法二天德一。而日新不レ已。所三以有二上達之功一也。學者須レ要下除二去舊習一。而日日新。又日新上。不レ可レ因二循于舊陋一。若如レ此。則庶二乎長進一。不レ然則不レ免レ終二于自棄一而已。

聖人之書爲レ經。經常也。夫聖人者。法二天地之道一。盡二人道之至一。而立二至極之準一。其道亘二古今一通二華夷一。無レ時無二處而不一レ宜。其敎實爲二天下萬世之常道一。故稱二其書一爲レ經。不二亦宜一乎。浮屠氏亦稱二佛書一爲レ經。蓋其書在二西域一。本名二修多羅一。固無二經之名一。其書入二中國一之後。彼徒借二聖人之書名一。而稱レ之耳。賢人之書爲レ傳。蓋傳二述於聖人之敎一也。

天生二蒸民一。有レ物有レ則。蓋有二一物一。必有二一物之則一。物字朱子以二事字一訓レ之。是就二蒸民一必有レ事。故物字指二人事一。其實事物皆有二天然之則一。如下有二耳目一則有中聰明之德上。所レ謂則也。則者何也。蓋則者人之所レ當レ行。乃是事物當然之理也。

朱子不自棄文。家訓。勸學文。訓蒙詩。並文集不レ載レ之。疑非二文公之筆力一。恐是後人僞作託二朱子一乎。

大凡古來僞作者多矣。不レ可二盡信一。

周禮九拜及儀禮禮記家禮本註並無下稱二四拜一者上。只開元禮云。再拜訖又再拜。是亦因二再拜一重レ之也。

悍然不レ顧者也。如下世俗縱二酒色之快樂一。以忘中其憂苦上。是衆人之所レ爲也。二者俱不レ知レ樂レ天安レ命。徒欲三强排二遣之一。亦難哉。

心之力。之謂レ才。心之善。之謂レ德。才德兼全。謂二之聖人一。才德超レ衆。謂二之賢人一。德勝レ才。謂二之君子一。才勝レ德。謂二之英雄一。有レ德無レ才。謂二之善人一。有レ才無レ德。謂二之小人一。才德兼亡。謂二之愚人一。夫聖賢不レ可三得而見二之矣。得レ見二君子一者。斯可矣。君子亦不レ可三得而見一。得レ見二善人一。斯可矣。治二國家一者。苟不レ能レ得二君子與二善人一。則與三其有二小人一。寧有二愚人一。古來敗二亡國家一者。必自二小人一矣。如二愚人一。其力不レ能二覆敗一。猶愈二小人之姦惡有レ力者一矣。細論レ之。古人以二才德超レ衆者一。亦謂二之君子一。是不レ止二于德勝レ才者一也。有レ才無レ德者。亦謂二之愚人一。是不レ止二于才德兼亡者一也。這二者。通稱亦可也。蓋賢人與二君子一。雖三各有レ所レ指而異二名。然通稱則亦可レ爲レ一也。如三愚者與二小人一亦然。

山谷詩曰。深念レ煩二隣里一。忍レ窮禁二貸賒一。愚謂。忍レ窮一事。大凡丈夫之所レ宜レ守也。今人往往不レ能レ忍二貧窮一。妄爲二貸賒一而不レ償。取二他人之財一。而爲二自家奢侈之助一。與二掠奪一何異。舉レ世如レ此。習而成レ俗。可レ歎哉。善理レ財者。事務二儉薄一。而禁二乞假一。是其法也。好二乞假一。是困窮之所二由起一也。

司馬遷曰。要二之死日一。然後是非乃定。愚謂。要者及也。衆人之行。初節正。而不レ保二晩節一者。有レ之矣。故曰然。蓋愼二初節一者。血氣之爲也。故爲レ易矣。保二晩節一者。德行之力也。故爲レ難矣。

禮之本是一箇之敬。樂之本是一箇之和。禮表二之外一。則爲二制度品節一。樂表二之外一。則爲二詠歌舞蹈一。所レ謂禮樂之文也。無レ本則不レ立。無レ文則不レ行。故禮樂兼二本與一レ文而爲二全備一。禮勝則離。故要レ有レ樂。樂勝則流。故要レ有レ禮。一者可二相濟一。不レ可レ闕レ一也。

天地之間。殺レ人最多者。有二四件一。刑兵歲病也。省二刑罰一明二曲直一。則無二冤死一。禁二遏亂源一。則無二兵死一。方二歲之凶一。周二䘏窮民一。則無二餓死一。擇レ醫濟レ病。則無二枉死一。從レ政者。不レ可レ不レ知。

卑幼輩。居則避二長者之位一。行則隨行。言語應對。則恂恂謙遜。是禮之所レ當レ然也。後世卑幼不レ循二此禮一。往往居二長者之位一。與二先生一竝行。言語應對。則與二尊長一抗敵。唯欲三速進二成人之列一。躐レ等凌レ節。不レ安レ分之甚也。是以養二成驕惰之心一。而至レ不レ可レ敎。可レ歎哉。

衆人之生也。自二十歲一到二弱冠一。其知識日漸長。情慾亦浸盛。見二異物一而遷。其賢知愚不肖。於二此時一乎定矣。故十歲以上到二二十歲一。敎戒禁防。最不レ可レ無之時也。不レ可下爲二姑息一而縱中驕惰上。苟於二此時一空放過。而無二敎戒一。則習與レ智長。化與レ心成。而至二扞格不一レ勝。遂養二成終身之凶惡一了。可レ不レ畏乎。

大凡人之生質。方二幼童之時一。其善惡未レ可レ知。故於二此時一。未レ可レ定二其賢不肖一。到二十五歲以上一。其生質既成。而善惡始相彰矣。故曰二之成童一。及二此時一。可レ別二其賢不肖一。故童幼之時。遽毀二譽於其人一也難。

心有レ所二憂患鬱悶一。而不レ安。如二異學一。以二制レ心斷一レ情爲レ勤。欲二强斥一レ之。是告子之學。冥然無レ覺。

老莊之說。固與二聖人之道一相懸絶。論レ之不レ可レ不レ嚴。然傷二太嚴一。則不レ能三平直而中二其病一。宋儒之辨二老莊一。往往有二此病一。其所レ謗與二彼書之本意一不二相合一者。亦多矣。恐不レ免レ爲二寃枉一。爲二彼學一者。所三以不二心服一也。然程朱之辨二老莊一。亦甚嚴者。是恐有二深意一。學者之所レ宜レ思也。

林希逸取二宋儒之意一註二老莊一。然與二老莊之本意一不二相合一者多矣。

日入而群動息。無事而閴寂。故夜氣必清明。其所二思繹一易レ通二精微一。是夜間讀書之功。所三以太倍二于晝間一也。爲レ學者。最須レ愛二夜裏之力一。勿二昏睡而廢レ功。勿二遊惰而失レ時。

兵有レ正有レ奇。凡用レ兵之道。以レ正合以レ奇勝。故治レ兵以レ正。求レ勝以レ奇。二者不レ可二偏廢一。修二整於軍旅一。貴二正兵一。正兵者。用二節制一之謂。分數辨別。法律嚴明。是也。制レ權應レ變。貴二奇兵一。奇兵者。用二計策一之謂。出二于常規之外一。而不レ拘二乎法律一。故正兵者。用レ兵之經也。奇兵者。用レ兵之權也。

司馬談曰。儒者博而寡レ要。勞而少レ功。愚謂。司馬談斯語可レ謂レ暗二儒術一也。蓋儒者之道。可三以正レ心修レ身。而齊レ家治レ國平二天下一。以レ是修レ己。則孝弟忠信。以レ是治レ人。則可レ安レ民福レ國。其要約而有二功用一。莫レ大レ焉。何謂二寡レ要少レ功乎。莊子曰。用レ力少。見レ功多者。聖人之道。此言信哉。愚謂。所レ謂寡レ要少レ功者。乃俗儒之習。以レ是論二俗儒一。則可レ謂レ中二其病一矣。豈以レ是可レ議二眞儒之學一乎。司馬遷載二之史記一。亦可レ謂レ不レ能レ葢二於前人之愆一也。

禮樂者。聖人敎レ人之具。故曰。禮樂不レ可二斯須去一レ身。蓋禮樂有レ本有レ文。禮樂之文雖二繁多一。然

古來才力有餘。而識量不足者多矣。蓋才與知自別。才是心之力。智是心之明也。不可不辨。世人以才智為一套事。誤矣。世有才高而識暗者。有才鈍而識明者。可見才智之非一般也。

世俗稱菅丞相沒後為厲。愚謂。禮記載子高之言曰。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菅君苟賢。則必生有益於人。然即其沒後為厲。而害於人者。世俗之妄誣也。不可信。夫延喜帝信讒。而過貶遷菅公于遠裔。其後朝廷屢有雷雨之變。而多震死者。是上天之震怒。降威於朝廷。以警於寃枉也。古昔東海大守枉殺孝婦。於是大旱三年。延喜帝朝廷之災變。亦恐如此與。夫孝婦一女子耳。猶其天變如此。況於菅公乎。

大抵後人之論朱子。其失有二焉。其一。以朱子為不足信。而貶議焉。其二。以朱子為聖人而不可加焉。以朱子為不足信者。固是寃枉也。以朱子為聖人者。亦是阿其所好也。此二者。不知朱子之過也。

天地之間。無非道。鳶之飛。魚之躍者。乃天機之所發動。道之費也。此可見矣。使鳶飛。使魚躍者。鬼神之所為。是二氣之良能。道之隱也。此不可見矣。合而言之。則二氣之所流行。皆是天理之所在。無非道。

施人而不報。則隨而恨之。是庸人之情。夫施人而欲得其報。是市井交易之道。固為可賤。君子之惠人也。為行道也。豈有心于求報乎。然是常人之所難免。可不戒哉。

足以爲欣戚也。只內省不疚。樂莫大於此。苟學而有得。雖他人不知己。吾心眞可悅。常人學而微有才。則患人之不知己。或人知之。則其喜氣揚揚。人不知之。則戚戚不能樂。可觀其無得于心也。

春秋記災異。而不書祥瑞。記災異者。警人君也。不書祥瑞者。恐人君之怠慢也。

山水之佳境。風月之好景。草木之榮華之類。凡天文地理物華之觸耳目。而感發理義。蕩滌鄙吝者。其所益不尠矣。豈只行遊觀樂而已哉。聖人見龍馬而作易。感獲麟而作春秋。雖聖心至理素存。然觸物而作興者然。且如詩三百篇。無非感草木禽獸蟲魚而起興。蓋君子之志。常在于道而不忘。所以每觀感于物情。而有起興。譬如張旭之學書也。念茲在茲。故觀公孫大娘之舞劒。而悟筆法也。

不賢者之稟性也。非特其行之分數不足而已。其知亦欠分數。蓋行之所短。其知亦不足。是以雖或聞人之規誨而不信。亦不能自知其所短。此知與行皆不足也。宜乎變化氣質之難也。韓子曰。學之各得其性之所近。此言最是。雖學問力行。只就他資質好處上。添得些小好而已。是知之不足故耳。此故學貴公聽博覽舍己從人。須不自是而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見而自用也。是開知之方也。

通鑑曰。司馬昭殺嵇康。康嘗詣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胡氏論唐劉文靜曰。其材智雖高。而識量淺矣。篤信謂。才與識不同。看此二說。亦可知矣。識即知識也。

故用レ人。不レ廢二一善一。不レ捨二一才一。然佞奸凶惡者。雖レ有二才能一。亦君子之所レ不レ容也。凡人之稟レ性也。短二於才一者。或長二於德一。豐二於才一者。多歉二於德一。長二於此一。則短二於彼一。能二於此一。則拙二於彼一。中人以下之資皆然。不レ可下以二其長處一信中其短處上。不レ可下以二其短處一捨中其長處上。故取レ人者。用二其所レ長而恕二其所レ短。所二以天下無二棄才一也。且有二才高而識暗者一。有二才鈍而識明者一。不レ可レ不レ察。夫才者。人之所レ愛。德者。人之所レ憚。古來佞人多擧用。正人多沈淪。以レ是也。

兼聽知之明。獨斷行之果。非二兼聽一。則不レ能レ知レ之明一。非二獨斷一。則不レ能二行レ之果一。是處レ事之要也。

朱子曰。如下擧二天下一說中生薑辣上。待二我吃得眞箇辣一。方敢信。此言最可レ味。蓋見二得義理一而信。故學貴二自得一。非二自得一。不レ足二以言レ學。然非二學問思辨用レ力之久一。則不レ能二自得レ之。非下徒耽二典籍一治二訓詁一者之所上レ可レ得也。又欲二一超直入一者。非二自得之道一也。

窒レ慾之術。於二將レ萌之際一早克治。則用レ力小。而得レ效大。若於二慾念已熾之後一禁レ之。則不レ能レ及。大抵窒レ慾之工夫。須レ極二勇猛縝密一。不レ可二柔懦苟且一。必當下用二十分之全力一。而過爲上レ防。朱子所レ謂克レ己亦別無二巧法一。譬如下孤軍之猝遇二强敵一。只得レ盡レ力舍レ己向上レ前而已。尙何問哉。此言最可二服行一。

東坡荀卿論。可レ戒下於世之好立二異論一者上。

以二他人之毀譽一爲二欣戚一者。徇レ外忘レ內也。孟子曰。有二不レ虞之譽一。有レ求レ全之毀一。是言毀譽不

讀二聖賢之書一。做二義理之學一。爲レ然哉。雖二文章詩賦雜藝小技之學一。苟非二專一精研一。不レ能二通曉一。孟子曰。今夫奕之爲レ數。小數也。不二專レ心致一レ志。則不レ得。亦斯之謂也。

范華陽胡致堂。其爲レ人也英邁。其議論激發。其所レ作。范氏有二唐鑑一。伊川之所二稱譽一。最爲二好書一。胡氏有二讀史管見一。二子之書。立レ論也純正。宇宙之間。不レ可レ無二此議論一。誠可レ爲二後世之龜鑑一。故二子之論。朱子綱目屢引レ之。然愚嘗謂。東坡之言曰。春秋之法。論レ道貴レ嚴。責レ人貴レ寬。此言宜矣。然則二子之責二古人一。恐惡二不仁一過甚。而不レ寬者。吾未レ知二其可也否一。

人之制行苟當レ理。則須二自信一。不レ可下由二他人之誹議一。而爲二憂戚一生中疑惑上。逸詩云。禮義不レ愆。何恤二人言一。若夫小人無二忌憚一者。居レ之不レ疑。雖レ有二世議一不レ省。所レ謂人言不レ足レ憂者。小人之自是也。因二私欲昏蔽一。而不レ能レ知二其不善一也。是與二君子自信一。不レ可二同レ日而語一。

人各有レ能有二不能一。有レ所レ長有レ所レ短。明者之用レ人也。用二其能一而矜二其不能一。取二其所一レ長而容二其所一レ短。猶二良醫之用一レ藥。良匠之用一レ材然。各取二其所一レ長而用レ之。是以天下無二棄才一。人各得レ盡二其能一。苟以二吾之所一レ能。責二人之所一レ不レ能。以二吾之所一レ長。誹二人之所一レ短。謂二之棄二人材一。且取レ怨之道也。夫物各有レ所レ長。有レ所レ短。譬二諸干將莫邪一。以レ之刈レ穢。則不レ若二鈎鐮之利一。故陸賈曰。知者之所レ短。不レ及二愚者之所一レ長。苟捨二其所一レ長。而責二其所一レ短。堯舜之知。有レ所レ不レ及二于愚者一。所三以天下皆爲二棄才一也。

天下無二全才一。長二于此一者短二于彼一。勿レ求レ備二于一人一。如惡二其所一レ短。而忘二其所一レ長。是爲レ棄レ才。

愼思錄卷之五

貝原篤信編錄

人之有レ道也。飽レ食煖レ衣。逸レ居而無三小補二於世一。則天地之間。蠢然一蠹而已。豈可レ不三自恥一乎。

人資二天地生育之德一而生焉。是誠罔レ極之恩也。須レ要レ知レ所二以報一レ德。苟不レ知レ所二以報一レ之。此則天地之不肖子。可レ謂二頑愚之人一也。然則何以報レ德。曰。存二仁心一。是乃所三以報二天地之德一也。存二仁心一者。即是所下以厚二人倫一愛中品物上也。

文中子曰。不レ雜レ學。故明。蓋爲レ學純一而不レ雜。則通二徹于義理一。而無二蔽昧之患一。其理豈得レ不二光明一乎。

爲レ學不二專一一。則其志不レ立。其功不レ成。故學貴二專一一。程子曰。不二專一一。則不レ能二直遂一。是必然之理也。於二小道一亦然。況於二大道一乎。專一者。用レ心不レ分之謂也。

好立二道學之名一。修二邊幅一務二色莊一。貪二掠美譽一者。無レ志二乎眞知實行一。此爲レ不レ足レ論。雖二實有一レ志二于斯學一。復但專治二文義一耽二典籍一。而終レ身不レ能三通二曉於義理一者。雖下自以爲上レ好二道學一。便是訓詁之學耳。且如二曲士一。雖レ信レ道。然拘泥不レ能レ達二于理一。此皆不レ足レ爲二君子之學一也。曲士是偏僻而不レ達二于理一者也。

學者讀レ書究レ理之方。須レ要レ用レ心精密一。蓋道理本是精微。豈可下以二鹵莽麁糲之心一得上レ之乎。奚翅

夫天命一又奚疑者。亦是此意耳。孟子曰。君子行レ法以俟レ命而已矣。程子曰。行レ法俟レ命者。朝聞レ道夕死可矣之意也。此學者平日所三豫當二講明一也。

動靜不レ失二其時一。其道光明。須二時措而宜一。不レ可二偏靜偏動一。蓋好レ靜而惡レ動者。爲二異學一。好レ動而惡レ靜者。爲二俗流一。兩失レ之矣。天運人事。成二其功一者。皆在二動時一。然則人生萬事。須二以レ動爲レ重。故偏二于主靜一。則恐有下爲二異敎一之弊上。然而夜間人身不二止息一。則無二明日動作之力一。冬間陽氣不二伏藏一。則無二來春發生之力一。然則靜養之功。亦不レ可レ闕也。唯不レ欲三專二一于靜一而已。若動靜不レ失二其時一。可レ靜而靜。則何害之有。夫動以レ靜爲レ根。須下於二靜處一含蓄。而後發動上也。

慎思錄卷之四終

之源流遠矣。苟下學之功。日進不レ息。久則可ニ以上達一也。

世有ニ僞學僞行。自衒自矜。能欺レ人者一。衆人往往被ニ彼欺一而不レ知。然而世有ニ識者一。必能辨レ之。如ヨ蘇老泉之知ニ王安石一。是也。故雖ニ當世一復難レ欺。有ニ當世人不レ知而後世知レ之者一焉。如ニ程子之知ニ楊子雲一。是也。學術文章之得失邪正。亦然。終不レ能レ欺也。

讀レ書者。當下明ニ道義一。通ニ往事一。識ニ物理一。作中文辭上。凡此四事。皆是有レ益之事。學問之道。當レ如レ此。何須下作ヨ爲浮靡之文與ニ拙陋之詩一。而費ニ時日之功一。作中無益之事上乎。大凡學者。須下作ニ有益一。勿上害ニ有益一。

僮僕亦天地之所レ產。其爲レ性也。與ニ公卿一無レ異。只卑賤而已。是皆天地之同所ニ憐恤一也。須下使レ之以レ禮。隨ニ其卑賤之分一。而愛中敬之上。不レ可下任ニ其所上レ辟。而賤中惡之上。然世俗之役ニ使奴隷一也。往往詈レ之侮レ之。幾與ニ犬馬一無レ異。更加以ニ叱詞打撻一。使レ人之道。豈可レ如レ此乎哉。

氣質者。謂レ何也。人受ニ天之氣地之質一而生焉。其受ニ天之氣一。有ニ陰陽淸濁之異一。其禀ニ地之質一。有ニ剛柔純駁之殊一。氣與レ質。二者謂ニ之性一。宋儒不レ謂ニ之性一。而謂ニ氣質一何也。蓋以レ非ニ性之本然一也。故異レ名耳。然氣質之外。非レ有ニ本然之性一也。孟子言。性善者。指ニ其氣質本然之理一。而謂ニ之性一也。

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レ天。蓋地在ニ天之氣中一。順ニ承天施一。而成ニ萬物一也。是地之能生ニ育萬物一者。不レ能ニ獨成一。亦順ニ承于天道一也。

處ニ老死一之道。離九三。及程傳本義。漢文帝周明帝遺詔。可ニ參攷一。淵明所レ謂聊乘レ化以歸レ盡。樂ニ

已。是可レ謂二爲レ無レ益。而害レ有レ益者一也。是非二儒者之學一。又非二丈夫之事一也。

吾曹雖レ讀レ書。然不レ通二經濟之學一。故世之君相。以二儒生一爲二無用之徒。不レ通二事宜一。且以二仁義一爲二迂濶不レ適二世用一。豈啻君相然乎哉。世之不レ好レ學者。往往皆如レ此。是亦由二吾曹之學術不レ明。且不レ德也。然則世人之不レ好レ學。吾曹亦可レ半二其罪一也。

近世之書生。有下自以爲二道學一者上。然往往訓詁之學。以レ治二章句一爲レ勤。不二以レ知レ道爲レ志。不レ能二愼思默識一。是以雖下講二習經義一年久上。然而無二自得之效一。不レ能レ通レ道。不レ可レ爲二儒者之學一也。

樂之一字。聖人之所二屢言一。必有レ以也。是學者之所レ當レ知。不レ可下以爲二高遠不レ可レ及。而廢棄上也。蓋禮樂脩レ身之本。禮者敬而已。樂者樂也。二者。所二以斯須不レ可レ去レ身也。樂是心之生理。雖二常人一亦有レ之。君子樂レ順レ道。以レ道制レ欲。則樂而不レ亂。小人樂レ順レ欲。以レ欲忘レ道。則亂而不レ樂。蓋小人之所レ樂。非二眞樂一也。故君子而後得レ樂。非レ樂則不レ可三以爲二君子一。仁者不レ憂。以二樂與レ憂之消長一。而君子小人分矣。

日愼二一日一。可レ無レ過。然有レ過者因三其省察之未レ至。與二究理之未レ精也。夫子曰。不レ遠而復。無レ祗レ悔元吉。蓋改レ過宜レ速。所二以不レ祗レ悔也。一過既爲レ甚。既知二其過一。其豈可二再過一乎。顏子不レ貳レ過。此可レ爲レ法。如二衆人頻復一。雖レ無レ咎。所二以厲而多レ悔也。吾曹多レ慾。須三堅忍無二再過一。正是學問得レ力處。若不レ如レ是。不レ足二以爲レ學也。

學貴二以レ漸日進一。天下之極遠。固有二人跡所レ不レ及者一。然日日力征而不レ已。則亦無レ所レ不レ至也。學

亦在克己之私欲耳。蓋能養者。必去其害。害仁者。非私欲乎。故尊德性樂義理。存心養性。克去私欲。而後求仁之功盡矣。此三者。不可廢其一。夫平日存養之功。不可廢。私意已萌時。不可不克。然非知性貴樂義理。雖勉強勞苦。以欲存養克治。只是強持拘迫耳。非中心悅樂爲之。豈能可得久乎。喩之於五穀稼穡之功。知性貴而樂道者。知五穀之美貴於庶草。而種藝之者也。存心養性者。既種而後培擁灌漑之也。克己者。耘之者也。夫種藝五穀。而後固可用灌漑培擁之功。然而有藜莠蓬蒿。而爲之害。則苗之美者漸枯悴。而灌漑培養之功亦無益焉。故不可不用耘除之功。此所以克己之功不可闕也。故曰。三者闕其一。則不可也。

勤者。法天行健也。屬動。愼者。法地勢之順也。屬靜。健順並行。而天地之道立矣。勤愼並行。而人道立矣。此爲天地人之道。其義大乎哉。

在天爲神。在人爲心。蓋能爲造化者。神也。爲天之心。能行萬事者。心也。爲人之神。在天在人。其理同。其類一也。

自非聖人。雖大賢不能無偏蔽與過誤。若無之。則是聖人而已矣。譬諸日月之明。有時而蔽於浮雲。然於其大明。無所虧損。故賢者雖有所蔽。且有過失。然開其所蔽。改其過。則不失其爲賢。

後世之書生。往往唯通乎訓詁文字。而無義理之學。經濟之術。其所學。雕蟲小技。雜文小說而

行一。則不レ能二眞知一。故下學之功。雖下以二知行並進一爲上レ勤。須下以二力行一爲上レ重。書曰。非二知レ之艱一。行レ之惟難。人欲レ知二京師一。須下躬到二京師一。而後爲丙眞知乙京師甲也。苟徒觀二其圖書一而休者。則不レ可レ爲二眞知二京師一。故行而後知者。此可レ爲二眞知一也。

言者。心之聲也。發二乎外一而可レ聞矣。心者。身之主也。在二乎中一而不レ可レ見。故接レ人時。人唯聞二吾言一。而不レ見二吾心一。然則發二乎外一者。只言而已。言豈可レ不レ愼乎。

講レ學者。貴三於融會貫通一也。知レ此而可レ爲二自得一。若有レ所二蔽固偏塞一。則不レ能二融會貫通一。不レ足三以爲二自得一也。蓋雖下於二先正之說一。有中所二持循而依據一。苟有レ所二偏倚而主張一。則不レ免レ爲二蔽固一。非二融會貫通者一也。

學者平日下レ手之工夫。或謂吾曹有二放心一。而不レ知レ求。是學者之通患。須下以二存心一爲上レ先。其存レ心者。其要在二主一無適一。或曰。學者先知二天性之貴一。而可レ入レ道。故尊二德性一樂二義理一之工夫爲レ先。或曰。常人私慾蔽固。故克レ己之功。最宜レ在レ先。愚謂。雖下三者工夫如二各殊一。且畧有中次第上。本自一套工夫。故三者廢二其一一。則不可也。請試論レ之。學者用レ功下レ手之方。雖下各以二其切レ己者一可上レ爲レ先。要レ之只是在レ求レ仁而已。求レ仁之功。存レ心知レ性。克レ己之外。亦何有二他說一乎。三說各有二用處一。欲レ欠レ一。亦不レ可レ得而已矣。夫知二德性之貴於物一。故存レ心克レ己之功。須臾不レ可レ廢。是所乙以唐虞三代聖賢說二誠敬一。孔子說レ求レ仁。子思說二戒愼恐懼一。孟子說下收二放心一立甲其大者上。凡聖賢千言萬語。鈞是要レ求レ仁而已。此外豈有二他說一乎。存レ心養レ性工夫之中。最緊切者。

孟子傳夫子之道而不謬。嗚呼吾夫子。古今天下只一人而已。其道大中至正。純粹精微。夫雖賢者。不能無偏性。恐不能傳其道。孟子固雖賢哲。未及聖人。何以能傳夫子之道。而不謬如此乎。蓋孟子嘗言。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以其命世之才。且去聖人之世。與聖人之居。其近如此。宜乎。傳聖人之道而不謬也。如漢唐諸儒。雖有儁傑之才。於道統之傳。不能繼述。獨如宋諸君子。可謂畧承其統。而不失其道也。然聖人之道。大中至正。精微純粹。孟子之後。諸儒不能全備其體。而無偏無黨。然則孟子沒後。謂聖人之道畧傳則可也。謂全傳。則不可也。蓋孟子之後知道者。二程及朱子也。是聖人之道畧傳也。

君子以禮樂爲修身之本。禮樂有本有文。是指禮樂之本而言。所以斯須不可去身也。蓋禮以恭敬爲本。樂以和樂爲本。有文者其末也。以禮樂修身者。須恭敬和樂並行。而不相悖也。如文者。又其助也。固不可無其助也。而不可以之爲專務。

知而後行者。非欲知至而后行之也。須先知其端緒則行之也。蓋非先知其端緒。則不能行之。然知其端緒者。粗知其當然之則也。蓋如事親之道。溫凊定省。出告歸面之類。是知其端緒也。知其端緒者。知當然之則也。講之不久。而可知其大略而已。知之則須要速行之。是知行並進也。至行之久。則知之深。蓋經歷而知之也。是可爲眞知。故初學者。非先知之。則不能行。旣知。則在時習而行之。不如此。則知徒進而行不及。非窮

不二縱而行一。是變亂也。不レ可レ爲レ善。

明儒有下侮二朱子一者上。又有下諛二朱子一者上。二者不レ同。其識見之蔽固則同矣。

白樂天以謂。作レ詩者勞レ心。虛役二聲氣一。連朝接夕。不二自知二其苦一。非レ魔而何。愚謂。此以レ詩爲レ魔也。其言宜矣。然而白樂天其言如レ此。而其所レ爲不レ免下爲二詩魔一所上レ惱者。何耶。

我生之初。尙無レ爲。我生之後。逢二此百罹一。嗚呼人生如レ此。可レ謂二不幸一也。然天命難レ奈二之何一。唯尙寐無レ吪（ウゴク）。可二以安一レ命。

魏志曰。胡昭怡怡無レ不レ愛。雖二僕隷一必加レ禮焉。年八十而不レ倦二於書籍一者。於二胡徵君一見レ之矣。篤信謂。胡昭愛敬之德量不レ可レ及。可二以爲一レ法。如二八十讀一レ書不レ倦。吾雖二耄耋一。亦日夕手不レ釋レ卷矣。是爲レ可二企及一。

人心本無二不善一。而衆人動爲二外物一被レ移。而不レ能レ不レ失二其本心一。是以富貴。則爲二富貴一被レ溺。而失レ之。貧賤。則爲二貧賤一所レ苦。而失レ之。好レ色。則爲二好レ色所一レ溺。而失レ之。有レ所二好惡一。則爲二好惡一所レ移。而失レ之。有レ所二拂戾一。則爲二忿怨一所レ移。而失レ之。遇二災禍一。則爲二災禍一所レ苦。而失レ之。故凡有二心所一レ累。則爲レ彼被レ移。而失二其本心一矣。是皆衆人之通病。不レ可レ不二察識而悔悟一也。

夫子之不レ遇レ時。此當世之不幸。而爲二萬世之幸一。如二朱子不一レ遇二當時一。故所二述作一多矣。復可レ爲二後世之幸一也。

日長進。日知レ所レ未レ知。月能レ所レ未レ能。故其長生爲レ有レ益。非レ如ニ小人欲ニ長生而放一レ欲也。懲レ忿窒レ慾。豈非ニ養レ德之道一乎。抑復養レ生之方也。蓋忿慾能害レ德。且能害レ生。故養レ德養レ生。其道一也。

平安城之人風竹散人者。我之舊朋也。博覽能レ文。爲ニ良醫一。其言曰。凡富有ニ三等一。第宅宏麗。貲財般充者。家富也。四體康健。耳目聰明者。身富也。旁通ニ物理一。廣識ニ古今一者。心富也。三者不ニ得而兼一。將ニ何取一焉。家富不レ如ニ身富一。身富不レ如ニ心富一。故顏子不レ改ニ其樂一。莊周畏レ爲ニ犧牛一矣。世俗唯尙ニ家富一。未ニ嘗論ニ及身心之上一。故貧士有下不レ知ニ其樂一者上。篤信曰。富有ニ三等一。是前人所レ未レ言。可レ謂ニ好議論一也。

養レ氣之道。先在レ調レ息。息調則氣得レ養。而心亦可レ平也。氣息躁急。則心亦躁急。故平レ心和レ氣。以レ調ニ氣息一爲レ要。發レ言做レ事。從容不レ迫。則氣息舒緩。是平レ心和レ氣之工夫。然則以ニ調レ息和レ氣。不レ可下爲ニ術者事一。而鄙下棄之上。

心平氣和。物我公共。自與レ物相親。

人好爲ニ矯激之行一者。因ニ好レ名之心勝一也。

怒者。先自傷而後傷レ人。故傷レ人者。自傷之餘也。然比レ至レ傷レ人。則自傷增甚。

一陰一陽。之謂レ道。繼レ之者善也。成レ之者性也。○繼者。言一陰一陽。互相接續。而天道之行也。此可レ爲レ善。若不レ繼レ之。則失ニ其常一。而道之不レ行也。不レ可レ爲レ善。是以可レ見ニ陰陽本自善。苟

レ能レ無ニ偏側之病一。譬如ニ參芪朮甘一。固爲ニ上藥一。然其爲レ性也。不レ能レ無ニ偏勝之害一。須ニ隨レ症擇用一。不レ可ニ槩乎任使一。且人文之開明以レ漸者。自然之理也。故雖ニ後人之說一。或勝ニ前人一者。亦間有レ之。故不レ可ニ咸爲レ非矣。須ニ擇而去ニ取之一也。此非下惡ニ平正一而好中新奇上。斯學非ニ一家之私一。須レ要レ歸ニ道理之至當一而已。不レ可下偏ニ黨于一家一。而蔽中塞聰明上。

今之講レ經者。捨ニ音注一而不レ讀。且先レ注而後レ經者。何也。蓋音注。在ニ本注之首一。先欲レ明ニ其字義一也。不レ可レ廢。先レ注後レ經。則注釋鶻突。而經義晦矣。可レ謂物無ニ本末一。而不レ知レ所ニ先後一也。

弃レ瑕錄レ用。則天下無ニ可レ棄之人物一。責レ短求レ備。則天下無ニ可レ用之人物一。

孟子曰。至誠而不レ動者。未ニ之有一也。不レ誠未レ有ニ能動者一也。夫至誠固是聖人之事。非ニ庸人之所下能也。而雖ニ常人一。積レ誠日久。則亦能動レ人。自然之理也。凡善必積而後成。今人小爲レ善。而不レ得ニ其効一。則善爲レ無レ益。而舍レ之不レ修。薄之甚也。

堯舜湯武之王ニ天下一也。其政治豈有ニ過失一乎。然堯有ニ敢諫之鼓一。舜有ニ誹謗之木一。湯有ニ司レ過之士一。武王有ニ戒愼之韶一。猶恐レ不レ能ニ自知ニ其過一。且其臣有ニ禹稷契皐陶伊尹萊朱周公太公望散宜生之諸聖賢一。不レ爲レ無ニ輔相一。然其欲ニ廣聞知ニ其過一也如レ此。如ニ今之學者一。亦當要ニ博聞廣覽一。不レ可下主ニ一己之見一。而掩中蔽其聽明上。

君子之在レ世也。樂下知ニ其道一而行上レ之。是所ニ以貴ニ長生一也。非ニ徒貪レ生畏レ死也。蓋住レ世一日。則一

讀二諸史子集一。亦各須レ專二于一書一。或兼二讀二書一亦可也。然一時所二誦讀一之書多。而不二專一一則紛冗而不レ成二條理一。功力分。而難レ做二精熟一。凡諸史子集。其精要者。抄出而爲二冊子一。須三日夜熟讀成二記誦一。如レ此則用レ功少。而効多。凡看レ書。其有二要用一者。須レ成レ誦。不レ成レ誦難レ濟レ用。

史書以二朱子綱目一爲レ要。其爲レ書也。貫二綜古今一。扶二植義理一。其立レ義也。以二褒貶予奪一。正二其是非得失一。如二規矩準繩一。可三以明二倫理綱常一。其載レ事也。簡要而不二冗雜一。可下以通二古昔天下之事一。知中治亂盛衰之道上。蓋可レ爲二垂レ世立レ敎之大典一。非二啻歷史之比一也。天地之間。不レ可レ無二此書一也。學者讀レ經之餘暇。須二終身循環讀レ之而不一レ廢。

朱子曰。先讀二史記一。次看二左傳一。次看二通鑑一。有二餘力一則看二全史一。愚謂。讀レ史之序。當レ如レ此。讀二左傳一者。國語戰國策亦可二兼讀一。朱子之稱二通鑑一者。是溫公通鑑也。此書比二之綱目一。其記レ事也。本末詳備。學者有二餘暇一。則須三兼二讀之一。然爲二其書一甚廣博。學者所三以倦二于周覽一也。

造化之運。一歲一番新。至レ冬則陽氣閉藏。生意凝結。而若レ亡。衆卉亦枝莖花葉枯落成レ塵。春至則復新生發。是天道之一終始也。年年如レ此。往而復來。所二以造化之生理一。循環而不レ息也。

古今先儒之說。各有二異同一。後儒之說。固偏邪者多矣。苟於二斯道一有レ所二齟齬一。則固不レ可二順從一。然其中復有下理之正。而與二舊說一小出入者上。須二擇而爲二取捨一。不レ可下槩乎爲レ不レ是。何也。人非二聖人一。雖二賢者一。各有レ所レ長。有レ所レ短。須不レ能レ無二偏側過不及之差一。見二伯夷柳下惠一而可レ知也。聖人之言。大中至正。純粹精微。譬如二嘉穀之能養一レ人然。人之有レ病無レ病。無レ不二罄宜一。賢者之言。不

張子曰。書須レ成レ誦。不レ記則思不レ起。愚謂。記誦是讀レ書第一法。不二多讀一則不レ能レ記。不レ記則無レ由三考二究義理一。故記誦誠是學者之要務。然記二誦之一。須レ於二少壯之時一。苟到二强仕之時一。雖二强記誦一。然易二忘失一。徒勞レ力而已。

張子曰。六經須二循環理會一。義理儘レ無レ窮。待三自家長二得一格一。則又見得別。愚謂。讀レ經須二循環一。是讀レ經之要訣。凡讀二六經語孟一。須二終身循環不一レ已。學者之於二六經四書一。識見愈進。則覺二義理愈精深一。故義理之精粗淺深。隨二各所レ見之力量一。所レ謂讀之愈久。但覺二意味深長一也。儘字、五侯鯖字海曰、音燼、可レ有也、義理儘レ無レ窮、言二義理可レ有レ無レ窮也、

學者苟於二小學書之文義一有二通曉一。則恐四書六經之文字。亦漸可二以類推而通曉一。然則此書豈特爲二修レ身之大法一而已耶。抑亦可三以爲二讀下群經上之階梯一。

初學日課。朝看二經傳一。饗後讀二經書一看二史書一。或讀二諸子諸集一。且習レ字寫二法帖一。飧後消搖緩行數百步。須三優游而舒二暢精神一。使二心氣和樂一。勿レ令二勞屈一。又遊二文武之藝一。或誦二唐詩一讀二和歌一。夜又看二經傳一。且記二誦經傳史子之要語及故事二三件一。夜臨二臥時一。須三省二檢一日之言行一。無レ憾而後即レ安。每日須レ如レ此。勉强勿二怠廢一。

讀レ經之法。宜二專一研究一。如三奕之爲二小數一也。亦不二專レ心致一レ志。則不レ得也。況於二聖經一乎。一經終而復讀二一經一。四書六經須二終身循環一。而一日不レ廢。學者以レ此可レ爲二終身之事業一。

凡讀レ書之法。經爲レ本。史次レ之。子集又其次也。其用レ功輕重本末次序。須レ如レ此。

來上。見三其所二述作一。而可レ知也已。然雖レ見三其所二述作一。猶未レ悟三其爲二禪佛之徒一。是學術之蔽惑不レ幾三乎無二是非之心一耶。

程子曰。既學。而先有二以下功業上爲レ意者一。於レ學便相害。篤信謂。程子之後。陳同父事功之學。亦如レ此。朱子所三以誹二議之一也。程子之時。既有二爲下此學上者一。學術之差。有二異レ世而暗相同如レ此者一。孔子曰。用則行。舍則藏。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二其身一。達則兼善二天下一。夫行藏須レ安二其所一レ遇。今窮而在レ下者。以レ立二功業一爲レ志。此可レ謂不レ知下處二窮達行藏一之道上。而無レ義無レ命也。

博學於レ文。約レ之以レ禮。聖人之言。本自分二致知力行之工夫一。而相對言。朱子解レ之曰。君子學欲二其博一。故於レ文無レ不レ考。守欲二其要一。故其動必以レ禮。竊謂。此約字。言二力行之方一。欲下約二其博者一。而一中於禮上也。蓋知欲レ博。守欲レ約。故博約二者。分屬二于知與一レ行。然約字復有二專以下致知上而言者一。孟子曰。博學而詳說レ之將二以反說一レ約也。程子曰。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二人知一レ要也。朱子曰。程子說二格物一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二貫通處一。積累多。便是博。脫然有一貫通處一。便是約。又曰。約自二博中一來。通貫處。便是約。篤信竊謂。孟子程子說二約字一。亦皆以一致知一言。朱子後說亦然。蓋博了而後欲三融會貫通而得二之於己一也。與二夫子之說下博約上。以下知行上正相對言者一不レ同。須レ知三先賢之說下約字上。有二此兩意一。

張子曰。讀レ書少。則無レ由三考校得二義精一。愚謂。蓋非二博學多聞一。則不レ足三以盡二天下之變一也。豈偏狹固陋之學所二能得一乎。

四書注。有稱千百年眼者。不足觀。復有張燧千百年眼。與四書注不同。其中有太王未嘗翦商之說。謂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戩福也。蓋謂太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稱。其辨證分明。又有左氏非左丘明之說。亦考證明白。且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倍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爲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張燧之論事。其可取者如此。然如論朱陸異同。且宗師王陽明。可見其學術不正也。唯如前所舉三證。不以其人廢其言而可也。

講學尙精深。蓋初學之所知。俗學之所記。止其皮膚而已。君子之所知。自皮而到肉。自肉而到骨。自骨而到髓。其間不知隔幾重之界限。然則百之千之之功。不可闕。此所謂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必如此。而後可漸到精微之處。其用力彌精。即其造道彌深。苟不能如此。一視而即止者。膚淺鹵莽之學。未能到深奧之地。何可以自得哉。苟學而不能自得者。即是口耳之學。訓詁記誦之習而已。然自得者。眞積力久。自然而得之於己也。非著書安排。躐其等而急迫求之者之可得也。所謂渙然氷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明儒博識聰明而才俊者。往往宗師陽明。尊信之如神明。中庸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如陽明之學。果俟聖人而不惑者哉。尊信之者。安可爲知人耶。嗟乎陽明。文章功業超絕于一世。可謂天下之英才也。如其學術。粗謬與孔孟之教不同。不免自葱嶺

乎。蓋求レ利者必害レ人。不レ害レ人而利レ己。未ニ之有一也。然則其報豈可レ無ニ災禍一乎。故曰。利者害之本也。求レ名者亦然。求レ名而反喪レ名者多矣。

治レ民者。先養而後敎レ之。孟子曰。養而不レ敎。畜之養也。迨レ不レ從レ敎而刑レ之。孔子曰。不レ敎而殺。謂ニ之虐一。故治レ民者。養敎刑三者。不レ可レ闕ニ其一一。而其施爲之序。亦當レ如レ此。譬如レ育レ子然。育レ子者。先養レ之而後敎レ之。敎而不レ從。然後撻レ之。求ニ其從一レ敎也。苟不レ敎而撻レ之。可レ謂レ不レ慈矣。治レ民育レ子。其理一也。

乘レ快而輕言者。必中レ理也。鮮矣。乘レ快輕諾者。守レ信也難矣。豈可レ不レ恥ニ于中心一乎。

擇レ交。貴ニ乎于一レ始。定レ交而後擇。不レ勝ニ怨悔一者多矣。苟交游非ニ其人一。可レ恥之甚也。

恭而和。交レ友之道也。嚴而寬。接レ下之道也。蓋恭而嚴。則不レ失レ己。和而寬。則不レ失レ人。

李白詩曰。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里。言ニ我不一レ能レ知ニ他人之心曲一。他人亦焉能知ニ我之心曲一。然則彼我何能傾レ心而相信哉。故孔子曰。不レ患ニ人之不ニ己知一。患レ不レ知レ人也。

對ニ子弟門人一。須ニ隨レ事而敎誨。有レ過則規戒一。不レ可ニ疏懶而默止一。如レ此則庶ニ乎漸而有一レ益。敎ニ育於人一之道。宜レ如レ此。雖ニ奴僕一。亦不レ可レ無ニ敎誨一。若或疏懶而不レ敎。姑息而不レ戒。即雖ニ朝夕親炙之久一。無ニ聞レ過受レ誨之益一。此中也棄ニ不中一。才也棄ニ不才一也。非下君子敎ニ育於人一之道上也。

子弟之輩。雖レ有ニ小過一。不レ可下信ニ婢妾小人之言一。而罵中詈之上。苟如レ此。則子弟雖レ有ニ其過一。而不ニ能心服一。却不ニ恚怒怨憤一者寡矣。因レ茲至ニ乎父子相夷一者。往往有レ之。可レ不レ愼乎。

レ事。有二經レ世濟レ民之任一者。仁惠忠誠。知レ人安レ民。固其本也。且不レ可レ不三博通二于古今一。蓋不レ博レ古。則不レ能下監二聖賢之成法一。而明中往迹之事變上。何以能施二今日之事務一哉。不レ通レ今。則不レ能下諳二達當世之事務一。而察中識士民之安否上。何以能操二國家之機要一哉。該二通典籍一者。博レ古也。練二習時務一者。通レ今也。三事不レ可レ闕レ一。爲レ將之道亦然。范文正公曰。將不レ知二古今一。匹夫勇耳。

爲レ善者。須三馴二致其道一。蓋積習而不レ已。則必成二其功一。而如二自然一。然則爲レ善者。馴致之功可レ貴矣。爲レ惡亦馴致而已。

宋人雜志載。都下小兒纔三歲。曲拍皆中レ節。篤信謂。吾戚里小兒。生而四歲。亦能拍レ節而不レ爽。有二其天性如レ此者一。又不レ知レ節者。雖二長大而敎一レ之。然不レ能二拍而中一レ節。人性之於二技藝一。有レ能有レ不レ能也如レ此。夫敎レ人之道。如二倫理綱常一。固不レ可レ不レ令三衆人由二レ之。如二其他材藝一。人各有レ能有レ不レ能。須下循二其才性之所一レ能而敎上レ之。庶二乎有一レ達二其材一焉。不レ可レ强二其所一レ不レ能。雖レ勞無レ功。後世之任レ人也。不レ能レ察二其能否一。强二其所一レ不レ能。而責レ愜二其職一。雖レ欲レ無レ過。不レ可レ得而已。聖人之用レ才也。賢哲如二稷契皐陶伯益垂夔龍一。亦各因二其所一レ長。而授二其職一。令下彼終身守中其一官上。而成中其功上。此所三以庶績咸熙一也。今敎レ人令レ成レ材之道。亦當レ如レ此。

梁蕭允曰。禍之所レ來。皆生二於利一。苟不レ求レ利。禍從レ何生。愚謂。世人之逢レ禍也。不幸而至者。極少矣。往往因レ求レ利而得レ禍者多矣。夫求レ利者。欲レ利レ己。而却逢レ害。其倚伏必然。可レ不レ畏

知吟風弄月之樂者。固爲俗流。嗜於風月之樂。而不好道義者。最爲俗士。

古昔本邦帝王之諸陵在畿內者。別作山陵。其高數丈。廣袤數十丈。其周匝作池。深濶者亦多矣。其輦土築封鑿池也。太勞民力。故中世以降無山陵。又如醍醐朱雀高倉帝之陵。無封墳。唯平地爲葬埋。人不能知其爲陵墓。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墳。曾子曰。國奢則示之以儉。我邦帝陵有不封者。亦從此意耶。唐太宗及長孫皇后之爲遺制也。俱因山爲陵。鑿地容棺而已。不勞民力。而爲崇高。此可爲良法。

本邦諸州發古冢者。往往有石棺。而其內納以兵器與銅鏡。其外周匝疊石築埋。其制可謂甚厚也。意是古昔其鄉士君長豪族之墳墓也。然皆無銘誌。故其姓名與世代。不可得而知。此如文選謝惠連祭古冢文所謂溟漠君然。爲可恨爾。然則送葬者。不可無誌石。

人之稟命於天也。其資各有厚薄崇卑。故富貴貧賤吉凶禍福。皆繫於天。其稟受也。自有定分。不可遷移。唯須行法安靜。以俟天命而已矣。昧者不達此理。以爲人力可移奪。故常自僥倖。貪求富貴。厭惡貧賤。此係不知命而失義也。然求之而不能得。避之而不能免。徒費心力而已。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君相一日二日萬機。故一日逸豫。而不視事。則政事委積。後日欲一時速決。則不堪其紛鬧。故倉卒之際。不能熟思。而乖理者多矣。雖士庶之家亦然。逸樂廢時。則家事委積。欲一時速決之。則不堪其煩擾。其所處置。過失多矣。然則自君相至乎士庶。雖一日不可逸豫廢

戒一。皆爲二空言而無一レ益。所レ謂聽レ我藐藐也。

世俗每喜二巧佞一。而賤二木訥一。所レ謂樂二春藻之繁華一。而忘下秋實之甘上レ口也。古來小人易レ進而難レ退。善人難レ進而易レ退者。由レ此也。

治レ財之道。其可レ禁者有レ三。貪客費也。貪則所レ求非二其分一。所レ得非二其有一。是犯二乎人一也。客則當二其禮一而不レ行。可レ與而不レ與。是私二乎己一也。費則放蕩而不レ節レ用。此取二貧窮一之道也。此三者。非二治レ財之道一也。

山水風月之閑淡。芳草嘉木之生意。是君子之所二愛觀一也。對レ之。則開二豁其心胸一。清二和其情性一。可下以感二興道心一。蕩中盡鄙吝上。是有下觸二發于天機一之益上也。故講レ學而有二餘力一。則可二消搖遊觀一。若レ逢二良辰美景一。則不レ可二空放過一。孔子登二東山一登二泰山一。亦有二川上之嘆一。周濂溪雅縱二意林壑一。平生之志一。終在二丘壑一。明道慕二泰山之勝一。而有二遊山之詩一。再見二周茂叔一。吟レ風弄レ月而歸。朱子每二經行處一。聞レ有二佳山水一。雖二迂途一必往遊焉。皆是聖賢之所二玩賞一。而仁知之所二喜樂一也。若下夫愛二熱鬧繁華之境一者上。是俗人之所レ樂也。如二紅白花開。濃艷芬郁之地一。固可二愛賞一。雖下與二歌吹雜戲之塲一不レ同。然不レ如二青山流水之閑淡。而味最多一而已矣。

遊二觀山水一之時。有二良朋一。則同遊可也。若無二良朋一。則獨遊亦可也。與二俗人一同遊。則大妨二佳興一。不レ要三強求二同遊一。如以二獨遊一不レ爲二無聊一。則不レ待レ求レ友。而自足矣。古人曰。秋月不レ可下與二俗士上賞一。此言還是。蓋世間雖二相識者多一。如下風雅之士樂二山水閑淡一者上。甚少。況樂二道義一之士乎。夫不

亦可㆔以爲㆓夷狄之有㆒ㇾ君。不ㇾ如㆓諸夏之亡㆒也。夫本邦之帝胤。萬世傳繼不ㇾ易。此一事可ㇾ爲㆓吾邦之一大美事。萬世不易之法㆒。而中華暨諸夷之所㆓以不㆒ㇾ及也。

天下之善。至㆓于中㆒而極矣。非ㇾ中。則過與ㇾ不ㇾ及而已。所㆓以爲㆒過失㆒也。故執ㇾ中爲ㇾ止㆓至善㆒。人之過失。其品數固多矣。要㆓其歸㆒。不ㇾ出㆓乎過與ㇾ不ㇾ及二者㆒而已。是執ㇾ中者。所㆔以爲㆓聖人之心法㆒也。

學術。所㆓以經㆒ㇾ世也。而後世爲ㇾ學者。每不ㇾ適㆓經世之用㆒者。何也。蓋有㆓究ㇾ理知ㇾ道之學㆒。是所㆓以經ㇾ世適㆒ㇾ用也。可㆔以爲㆓有ㇾ用之學㆒。有㆓章句訓詁之學㆒。是徒從㆓口耳之習㆒。而無㆔致ㇾ知知ㇾ道之工夫㆒。所㆔以不ㇾ適㆓經世之用㆒也。惟可ㇾ爲㆓無ㇾ用之學㆒。凡儒者之學者。有ㇾ用之學也。俗學及異學者。無ㇾ用之學也。豈止爲ㇾ無ㇾ用哉。復將ㇾ有ㇾ害㆓於有ㇾ用之學㆒。可ㇾ謂㆘作ㇾ無ㇾ益害ㇾ有ㇾ益也。學者可ㇾ不ㇾ擇㆓其所㆒ㇾ從耶。

易曰。知崇禮卑。崇效ㇾ天卑效ㇾ地。故致ㇾ知欲ㇾ極㆓其高㆒。力ㇾ行欲ㇾ極㆓其卑㆒。

伊川易傳。於㆓復恒賁三卦㆒。各發㆓明其義㆒。終ㇾ之曰。非㆓知ㇾ道者㆒。孰能識ㇾ之。經說亦曰。動靜無ㇾ端。陰陽無ㇾ始。非㆓知ㇾ道者㆒。孰能識ㇾ之。咸九四傳曰。知ㇾ道者。默而觀ㇾ之。可也。此皆伊川有㆓卓爾高識㆒。以攄㆓發胸中所㆒自得㆒而已。與㆓世儒矜高之言㆒。不ㇾ可㆓同ㇾ日而語㆒。可ㇾ謂㆘實有ㇾ所㆓見得㆒也。

抑詩曰。誨ㇾ爾諄諄。聽ㇾ我藐藐。蓋聖賢之敎ㇾ人。忠臣之諫ㇾ君。嚴父之戒ㇾ子。無ㇾ所ㇾ不ㇾ至。所ㇾ謂誨ㇾ爾諄諄也。然而學者之從ㇾ敎。與㆓人君之納ㇾ諫。人子之受ㇾ戒。常不ㇾ能ㇾ及㆓于此㆒。敎誨與㆓諫

レ親之道。爲二一義一。又克友二乎兄弟一。此厚二同氣一也。是爲二一義一。然其友愛如レ此。則是父母亦悅二樂之一。此亦事レ親之道。故二者。要レ之皆是事レ親之事。夫仁人之事レ親也。如レ事レ天。事レ天如レ事レ親。蓋仁孝一理。事レ天與レ事レ親。其事雖レ異。然其心同。其理一也。

靜坐之說。自二二程子一始。孔孟未二嘗說一。蓋初學之人。思慮煩擾。心志難レ定。故姑以レ此收二拾此心一耳。是應レ病之藥。蓋靜是動之本。動是靜之發。故先レ靜而後レ動。則心有二定主一。其應レ事也。有レ力而不レ亂。伊川易傳曰。不二翕聚一。則不レ能二發散一。亦此意。此非下偏レ靜。而似二坐禪入定一之法上。若將二靜坐一別爲二一件之工夫一。則與二坐禪一何異。不レ如三居レ敬之無二弊也。

始祖之祭。伊川行レ之。朱子曰。古無レ此。伊川以レ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レ似レ僭。今不二敢祭一。篤信竊謂。始祖之祭。朱子既載二之家禮及小學一。如二家禮一。朱子四十歲所レ輯。其間固有下與二晚年之論一不上レ合者上。如二小學書一。五十八歲所レ輯。似レ可レ爲レ據。然曰當初也祭。後來不二敢祭一。則似三以レ此爲二定說一。丘瓊山曰。小學不レ刪二此條一。必有二其說一。是以闕レ疑不二敢決一也。

子曰。夷狄之有レ君。不レ如二諸夏之亡一也。凡夷狄之人。不レ學而不レ知レ道。然而秉レ彝好レ德之心。自不レ可二泯滅一矣。故雖二蠻貊之邦一。澆漓之時。亦不レ能レ無二人倫之道一。各有二君長一。而臣二屬之一。如二吾邦一。自二神武帝馭二宇內一已降。至二今日一。帝胄接續。永踐二寶祚一。後世雖二號令不レ出二于朝廷一。然世有二君臣上下之分一。而不二相僭亂一。其存レ厚之道。雖二萬世一可レ知也。文獻通考載。宋太宗雍熙元年。日本國僧奝然至。上聞二其國王一姓傳繼一。因謂二宰相一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遠。蓋古之道也。此

明二而已。此乃所三以爲二禽獸之性一也。蓋明生二於一一。只其偏二于一事一。故能通二一事一。然因二昏塞一。故不レ能レ通二其他一。且雖二昏愚之人一。亦有二一事之偏長一。不レ可レ廢。此由レ有二一偏細微之明一而已。

朱子曰。天下之物。必各有三所下以然上之故。與二其所レ當レ然之則一。所レ謂理也。愚謂。二者姑以二事レ親一事一言レ之。我於二父母一也。有二資始資生之恩一。與二天地一齊。且其自レ幼至レ長。鞠育敎誨之愛。亦至矣。可レ謂二昊天罔一レ極也。是孝二乎父母一之所二以然一之故也。事二父母一之道。當レ用二其功一者。在三致下愛敬上而竭二其力一。且加下養レ志養二口體一。溫凊定省上。皆所レ不レ可レ闕。是所レ當レ然之則也。故與レ則皆是理也。然別而言レ之。所二以然一之故者理也。所レ當レ然之則者義也。

自衒自矜者。貪レ名之事。而又喪レ名之基也。務レ實自謙者。忘レ名之事。而又得レ名之基也。蓋務レ實者。雖三或不三速得二於一時之美譽一。久而自著矣。譬如二植木之有下根本上。而枝葉自生一也。務レ外者。雖三或忽得二一旦之浮名一。久而自息矣。譬如二潢潦之無下根源上而漸涸一也。故貪レ名者却喪レ名愚之甚也。

君子之道。親レ親仁レ民愛レ物者。有二二義一焉。蓋親與二民物一。三者。皆天之所レ生。而所二愛育一也。是以吾事レ天之道。當レ厚二天之所一レ愛也。吾親レ之仁レ之愛レ之者。乃所下以順二天心一而事上レ之也。此爲二一義一。三者。本是天地之所レ生。與レ吾一氣同體。所レ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是不レ可レ不レ厚。故吾親レ之仁レ之愛レ之者。乃所三以厚二吾氣類一也。此爲二一義一。然雖レ有二二義一。要レ之皆是事レ天之道也。人子事レ親之道。亦猶レ此。蓋爲二人子一者。厚二父母之所一レ生。愛二父母之所一レ愛。是宜二兄弟一。則事

君子之處世也。有常有變。居常固宜勤愼。逢變最須用力。大凡臨大節不可奪。而後見其爲君子。苟於此處一失節。雖平日有他善可稱。亦不足觀而已。如楊雄劉歆趙孟頫之輩。是也。曾子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爲君子人也。其意可觀。

正君臣之分。嚴華夷之辨。臨大節而不可奪。是名敎之所以立。而春秋之法。以此爲重。儒者之學。所宜講明。而君子之臨利害處死生。固守其節操。而不可移奪者。在此而已矣。蓋君子方平居無事之時。頗如不異乎衆人。特方傾覆艱難之時。而不失其操守。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故臨大節而不可奪。惟可以爲君子人。苟不知是。則雖其學行博達。足以示人其文章勳業。足以傳世。然不足觀也已。

許魯齋一世名儒。而以道自任。其平生之學行。誠足以爲師表。然甘心事賊。失身非類。其罪可謂大也。大節既虧。雖有他美。豈能足贖乎。況其文章勳業。亦不足垂世乎。

君子亦無不求多福畏災禍。唯其祈福禳禍也。於我身自反而已。無所求於外。只是忠信慈祥。爲善利人。而不自私。臨財而不貪。危亂之世。括囊隱默。明哲保身。是求福避禍之道也。故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列女傳曰。德勝不祥。仁除百禍。此之謂也。

禽獸無知。而能知人之所不知。雞之司晨。犬之警夜。且能聞臭之類。此其偏性之長處也。雖堯舜之智。所不能。而物之有偏長如此。是無他。因其所性昏塞。而唯有一偏小竇之開

雖傳之至萬世。亦然。苟後世子孫。有作聰明亂舊章。顚覆祖宗之法。則國弊民叛。而不至危亡者。未之有也。故范祖禹曰。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廢祖宗之業。然則爲人子孫者。豈毋念爾祖。宜聿修厥德。

教戒規諫之道。不可迫切。迫切。則令人忿恚。而不能服從。如教子弟。亦須優游以開導之。勿怒疾于頑。是敬敷五教在寬之意。蓋人心和悦則從。忿恚則違。故泮水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程子亦曰。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味。薛敬軒曰。辭婉必能動人。此言皆有旨哉。

凡讀書及聽於人者。要寧靜其心。安定其氣。虛心純一。不慮其他。無雜念之紛擾。如此。則理會得分明。且記得而不忘。

人身之中。心爲天君。耳目鼻口。形爲五官。是其大略也。細分之。則五官之內。亦自有貴賤品秩。耳目之觀聽者。宰相之任也。平時輔導於天君。有變則掌進退。其神妙亞乎天君。可以爲五官之長。口鼻之出入者。納言主財之官也。形以腸胃爲重。手足次焉。腸胃之受納者。倉廩之官也。掌養。此等諸官。亦是爲樞要。唯手足之爲力者。勞事。使役之官也。此爲最下。

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善之不聞。一理之不知。歉然如飮食之不飽也。此何係而然哉。誠以道無限。而事無盡也。

君子當平居無事時。大率與衆人無異。遇艱難多事。而後見其才器之所蘊蓄。優且長也。所謂不遇盤根錯節。無足以別利器也。

術一。是爲二賊兵一而已。

天地之道。自二開闢一以來。雖レ歷二萬古一。常而不レ變。故古今一般。人心有レ私。民俗漸澆薄。隨二時世一。日日變遷而未レ休。故人道之興廢。古今不レ同。所下以與二天地之道一不中相似上也。

道本在レ近。所レ及者遠。道本在レ淺。所レ極者深。道本在レ卑。所レ積者高。孟子曰。道在レ邇。而求二諸遠一。事在レ易。而求二諸難一。人人親二其親一。長二其長一。而天下平。蓋道之所レ在。乃親二其親一。長二其長一。是孝弟而已。此日用常行之事。可レ謂二至淺近且卑一也。故雖二愚夫愚婦一。易レ知易レ行。苟舍二孝弟一。而求二道於高遠一。是求二道於所一レ無也。猶二緣レ木而求一レ魚也。孝弟之道積二于身一而不レ可レ及。謂二之高一。孝弟之理通二于神明一。不レ可二窺測一。謂二之深一。孝弟之理達二于天下一。謂二之遠一。此君子之道。所二以高深且遠一也。故曰。夫婦之愚。可三以與知二焉。及二其至一也。雖二聖人一。亦有レ所レ不レ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二以能行一焉。及二其至一也。雖二聖人一。亦有レ所レ不レ能焉。異學之說。捨二孝弟一而不レ務。獨於二孝弟倫常之外一。欲レ求二其高深者一。不レ知三孝弟倫常之外無二高深者一。苟於二此外一求二高深一者。譬如二繫レ風捕一レ影。此捨二實有一而取二空無一也。

詩曰。不レ愆不レ忘。率二由舊章一。書曰。監二先王成憲一。其永無レ愆。又曰。率二乃祖攸一レ行。竊謂草創之君。必有二出レ衆之才一。而經歷多。謀慮深。故其慮レ患也遠。立レ法也密。欲レ使二子孫世守一レ之。所レ謂君子創レ業垂レ統。爲レ可レ繼也。雖二後世子孫一。有三聰明才能。高出二于衆人一。而於下守二國家上之道一。則不レ能レ及二其祖宗一也。故子孫世守二祖宗之舊章一而不レ失。則永無二傾覆之患一。何亡レ國敗レ家之有。

王珪魏徵之事二于世民一。范祖禹以爲下食二君之祿一。而不レ死二其難一。於二其不上レ可レ事而事レ之。皆有レ罪焉。劉友益尹遂昌之說與レ此異。却覺レ有レ理。恐可レ爲レ優。凡范胡二氏。其說嚴明。可レ謂二古今之正論。歷代之權度一也。然流二偏固一傷二刻薄一者。亦間有レ之矣。比二之司馬溫公之說一。溫良易直而穩當。恐不レ能レ及矣。

唐大宗自知下神采爲二臣下一所上レ畏。常溫レ顏接二群臣一。導レ人使レ諫。且賞二諫者一以來レ之。篤信案。醍醐帝對二群臣一。常和二顏色一以待レ之。欲二事之易一レ奏也。是倭漢同日之談也。

時勢之不幸。不レ能二巧免一。方二此時一。亦無レ可二奈何一。唯有レ修レ己愼レ言。安レ命自寬之工夫一而已。苟諂二祈神佛一。諛二索權家一。可レ謂レ失レ守。是不レ知レ命也。

衆人之爲レ人。與二草木禽獸之爲一レ物。其生則異。而其死則同。何則衆人雖二下愚一。其生時亦皆有二五品之交一。四民之業一。且有二衣食之養一。屋室之安一。誠與二禽獸一不レ同。迨二其既死一也。一歸二於腐壞一。無二德行之遺一レ人。無二令名之傳一レ世。一時澌盡而無レ餘矣。與二草木禽獸一無レ異。爲レ人者。豈可レ不レ知レ恥之乎。如恥レ之。無レ如レ爲レ學。學而有レ得。則德澤功名流二于後世一而不レ滅。爲レ不二虛生一。此君子沒後所三以異二於衆人及禽獸草木一也。

仁者。人心之生理。爲二萬善之本一。博施濟衆。是仁之發用。是萬善之所レ行。無レ非レ仁。溫和慈愛。爲レ仁之本。博施濟衆。爲レ仁之末。仁總二萬善一。予故曰。仁者。人之生理。而萬善之總稱。

用レ兵之道。義以爲レ質。術以行レ之。勇以出レ之知以成レ之。眞將哉。苟非二義以爲一レ質。雖レ有二勇智良

藏レ怒宿レ怨。念二舊惡一而不レ忘者。不仁者之常情也。不レ能レ赦三小過與二惷愚一。爲二人君一者。苟怨怒之深如レ此。則其下民視レ之如二寇讎一。含レ寃忍レ恥。而不レ堪二其命一者多矣。凶暴之至。天怒人怨。其降レ災報レ禍。不レ利二于子孫一。心雖下忍二刻于民一而不上レ顧。豈不レ愛二其子孫一乎。不仁之甚。貽二禍于子孫一。可レ畏哉。詩曰。貽二厥孫謀一。以燕二翼子一。古人曰。可二爲下子孫上惜レ福。雖レ無レ學之人一。亦希レ可二微省悟一。

君子與二小人一。其於二人物一也。所二好惡一每每相反。君子之所レ好。小人惡レ之。君子之所レ惡。小人反視好レ之而沈溺矣。蓋因下其天性之所二好惡一。與三自乙幼稚甲所二習慣一有上レ異而已。看二其所二好惡一。而其人可レ知而已矣。

食以養レ生。饕餮者。以レ此傷レ生。藥以救レ人。庸醫以レ此殺レ人。學以治レ性小人以レ此傷レ性。此三者。本是益レ人之物事。然而害レ人如レ此。由三用レ之之失二其道一也。

井田之法。雖レ於二中國廣濶之地一。後世有二其勢難レ行之論一。況於二外夷壤地褊少一乎。凡爲レ治之道。只在下發レ政施レ仁。教二稼穡一嚴二法制一。薄二稅歛一省二力役一。興二學校一明中倫理上耳。不レ要レ泥二于古制一。今不レ知二其土宜一。而拘二拘于古制一者。以二中華古昔井田法一爲レ可レ行二于外夷一。是陋儒之見。不レ諳二世變一。偏僻之說。不レ知二時宜一者。可レ謂レ智乎。

有レ欲而無レ主則亂。猶二有レ民而無レ君則亂一。故君子以レ義制レ欲。所二以樂而不一レ亂也。小人以レ欲忘レ義所二以亂而不一レ樂也。小人任レ意縱レ欲而不レ恥。其所レ樂不レ過二飲食色貨一。其終歸二于禽獸一而已。

雖多材多藝。所不足貴也。如漢元帝宋徽宗多材藝而暗治道是也。今有耽材藝。而害心術者矣。是得小而失大也。

知有大小。有偏正。智之大而正者。雖於小技曲藝無所長。然明于義理之大體。可謂君子之知也。智之小而偏者。長乎曲藝。通於衆技。於凡雜細之事。甚敏捷。然其心唯明小事。而暗大體。可謂小人之才也。君子之智也。廣而不倚。譬如登高山望四方。所見廣遠。其規模之大也。小人之智也。狹而偏。譬如以管窺天。雖能通于一偏。其爲量也小矣。

志士愛日。蓋懼百年之期難保。而時日之逝易過。萬端之事繁重。而進修之功難成也。而人生最可愛日之時。有三焉。其一。幼弱之時。記臆與精力俱盛。故博聞強記之功易成。一記誦。則終身不忘。此時精勵。則一日之功。可以當十日。此學者當愛日之時也。其二。少壯之時。父母既老。不能久侍養。是以定省之功。不可一日怠廢。此人子當愛日之時也。其三。老境衰殘之日。躬既致仕。則無公事無監之勤勞。方此時。須思其死期之迫近。而日日娛樂。優游終身。此老衰當愛日之時也。夫善勤勞。善娛樂者。君子一張一弛之事。以一時爲一日。以一日爲十日。以一年爲十年。是愛日也。遜志齋曰。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爲千載。亦此意耳。不能娛樂能勤勞。則日日空過。年年徒度。怠惰而虛生。憂苦而終身而已。山有樞詩曰。山有漆濕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此詩可爲至老憂苦。而不知樂者之警戒。

則是在レ人之道。自レ性而出者也。在レ天之道。自レ命而出。在レ人之道。自レ性而出。然在レ天在レ人。一道而已。

得二元氣一者滋息。失二元氣一者枯涸。人物皆然。如レ水是陰類。暑月可レ減。而却滋益。寒月可レ增。而却耗涸者。何也。蓋水本陽氣之所二化生一。春夏陽氣盛。故水之生也多矣。秋冬陽氣衰。故水之生也寡矣。醫家治二金瘡產後陰血大脫者一。不レ以二補レ血藥一。而用二益レ氣藥一。蓋補レ氣則血亦自生矣。若專補レ血。則血不レ生。元氣彌虛耗而死矣。故古人血脫者必補レ氣。此與二陽長則水自生一。亦同一理也。

萬物皆生二於一理之內一。故一理之內。陰陽五行四時人物具焉。天下豈有二理外之氣。理外之物。理外之事一乎。譬如下四體百骸具。而可レ爲レ人。苟闕二其一體一。則不上レ可レ爲二全人一。說命謂。股肱惟人。苟無二股肱一。何可二以爲一レ人哉。理之統二陰陽二氣一。亦如レ此。必兼レ氣。而可レ爲二之理一。苟無レ氣。則不可二以爲一レ理。此氣爲二理之所一レ統有一。故言レ理。則氣亦在二其中一矣。言二陰陽一。則理亦在二其中一矣。理與レ氣。不レ可下以二離合上言上レ之。不レ可二以下先後上言一レ之。宋儒析レ之爲レ二者。有レ以也。蓋天地之間。以レ理爲レ主。而無レ氣。則不レ能レ爲二輔翼一。故理譬如レ君。氣譬如レ臣。不二分而言一レ之。則理之爲レ主也不レ明矣。故不レ得レ已。而有二此說一耳。其實不レ可二析而爲一レ二。後人不レ知二先儒之微意一。妄分析而爲二二物一而已。

人之才性。有下明二大體上。而暗下細事上者一。所レ謂不レ可二小知一。而可二大受一也。大學所レ謂斷斷無二他技一也。是誠可レ貴也。又有下明二于細事一。而暗二于大體一者上。所レ謂不レ可二大受一。而可二小知一也。

習而不レ察。其理湮晦不二分明一。故分開而說。亦自然之勢。不レ得レ已之意。爲二後學一立レ敎之道。隨レ時爲レ宜。固當レ如レ此。是亦先賢之微意也。後人非二敢所一レ可レ議。如二朱門末學之徒一。愈分析則愈紛雜。惟取三夫子明道之渾融而說者。與二伊川朱子之分析而說者一。各極二其意趣一。以二其異同一。而離合看。則渾說分說。各有二微意一。如レ此。則恐有レ益二于講學一。學者幸不レ可二執レ一而論一。

道與レ理一也。雖二天人之道非一レ有レ二。然以二其流行一。謂二之道一者。天之道也。以二其率レ性謂一レ之道一者。人之道也。以二其條貫一謂二之理一者。通二天人一而言。如下易謂レ究レ理。孟子謂二理義一。禮記謂中天理上。是也。以下其與レ氣相對。而無二形象一者上。故宋儒專說二理字一。與レ氣對了。近世異學之輩出。以謂下只可レ謂二之道一。不レ可レ謂二之理一。此亦固陋之甚。不レ通二時變一者也。豈知二古來聖賢之說。順レ時異レ宜哉。如下堯舜之盛世上。未レ有二幾許議論一。唯言二一中字一而足矣。至二後世歷レ時愈久一。而議論愈詳。到二宋儒一專說二理字一。亦何害之有。

道者一也隨二其所レ指。而義各異。不レ可二混雜一。有二天道一。有二人道一。一陰一陽。之謂レ道是所レ謂維天之命。於穆不レ已者。天之道也。在レ天曰レ命。是也。成レ之者性也。所レ謂乾道變化。各正二性命一。天命之謂レ性。是也。率レ性之謂レ道。此言二在レ人之道一。既有二人性一。而仁義禮智信五者備矣。而對二父子一。則有二親之道一。對二君臣一。則有二義之道一。對二夫婦一。則有二別之道一。對二長幼一。則有二序之道一。對二朋友一。則有二信之道一。非二道自レ性出一而何也。在レ天在レ人。固一理。而有二先後本末之殊一。不レ可二渾而同一レ之。蓋陰陽流行者。在レ天之道。所レ謂道之本原自レ天出。是也人倫事物當然之理。亦謂二之道一。

違者。天地之常理。至誠無息者也。陰陽有災沴者。非天地之常理。是陰陽之變化。大過不及之差而已。天無心。而不能自成。故不能獨制其過不及。必有待人力之裁成輔相。而成其生育之功。聖人繼天立極。建中於民。裁成天地之道。以制其過。輔其不及。補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以補造化之力所不及。是以有心代無心也。

或曰。大易不分理氣。唯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非聖人不知有理與氣之分。然渾說而不分者。恐有深意。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此夫。不舍晝夜。程子說之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皆渾融說。何等分明。宋儒動分理氣爲二物。恐可爲陋乎。予答之曰。夫子及程伯子渾融而說者。固恐有深意。然伊川朱子之分開說者。亦隨時順宜。是立教之道以義起者。事勢之令然也。蓋後世斯學不明。不知理爲萬物之根抵。故揭出理與氣。分析而說。苟不如此。則不知理之爲理。氣之爲氣。是爲何物。故不得已。而爲之分開而說而已矣。且夫前聖所未言到。後世漸漸詳說者多矣。如堯舜說一中字而足。至孔子說仁說義。至孟子說仁義禮智。說浩然之氣。說性善。皆前聖所未發。堯舜唯說中。至孔子說中庸。子思始說中和。此時變世態人心之所令然。不得已之故也。程朱恐後人之認氣爲理。將理低看了。與陰陽渾雜。故分開而說耳。蓋理是天地之道。萬物之本根。陰陽之主宰。其至貴至粹。非陰陽之可比。故分析說。令知與氣爲別物。苟渾說。則恐後人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程子朱子皆謂。陰陽亦形而下者。是以理與氣相對而謂之也。蓋理氣雖不可分。然不分而言之。則其別不明。故程朱之言如此。其實器者有形之物。此爲形而下者。陰陽只有象而無形。不可謂形而下者也。明道曰。器亦道。道亦器。蓋道器不相離。然程朱欲說理之爲主于萬物。故以陰陽爲形而下者而已。蓋道爲至陰陽爲次焉。其言不如此。則道不明而已。是不得已之說也。

人生受命天也。有賢愚之命。有禍福之命。其吉凶禍福賢愚美惡。皆是天之所命。得之於有生之初。而有厚薄之定分。然非天有心而降之。其所受命於天。是陰陽變化之道。而鬼神造化之所爲。偶然而已。然而天道福善禍淫者。是本然之理。非偶然者也爾。

陽過則爲大旱。陰過則爲霪雨。或大風洪水。山崩川決。海溢地震。疾疫蟲蝗。種種災害。皆是陰陽闔闢之大過不及。是所以天道無心。而陰陽有變也。天道至理。本自善而無惡。謂之善者生生覆育之謂。然陰陽之變易。雜糅無究。動靜無常。是以災害有時而生。是雖非天理之正。然是亦天理之中不能無者。自然之理也。故程子曰。善惡皆天理。又曰。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謂之性。可謂深得此意也。

天道流行。化生萬物。萬古以來。生生不息。覆育無究。所以至淑而無慝也。然陰陽有災沴。寒暑不時。雨暘不順。旱潦不節。君子有禍。小人有福者。何也。曰。天道無心。而有理。無心。故不能自成。有理。故生生愛育無窮。夫四時有序。寒暑風雨順時福善禍淫而不

當レ不レ與。然如ニ陰陽乖戾。寒暑不レ時。風雨不レ節。雨暘不レ順。霪雨大旱日食地震山崩海溢之爲レ害。或君子有レ禍。小人有レ福之變一。皆是爲ニ天地之災禍。陰陽之乖戾一。豈可ニ稱レ之爲レ道耶。然則天地亦有ニ不善一乎。答曰。天地之道。陰陽之運有レ常有レ變。常者正。而變者邪也。陰陽和。風雨順。寒暑時。山不レ崩。海不レ溢者。常也。反レ此者變也。雖ニ變而不一レ正。然皆是道之流行者也。不レ可レ謂レ非レ道。蓋陰陽之流行。便是天道。如ニ陰陽一。則其變化無レ窮。是以其行也。有レ常有レ變。其常者正。而有レ理。其變者不レ正。而差錯。所ニ以乖戾而失一レ序者。然也。故陰陽雖ニ有レ時而乖戾失一レ序。天地之道。正而常者。自若而爲ニ之主宰一。故陰陽亦不レ能レ不レ歸ニ其正一。是以雖レ有ニ陰陽不正之時一。亦不レ可レ謂レ非ニ天地之道一也。明道曰。善惡皆天理。謂ニ之惡一者。本非レ惡。但或過或不レ及。便如レ此。亦此意也。譬レ之穀肉食之美者也。而食之饐餲。肉之餒敗者。是穀肉之變而腐壞也。不レ可レ食。雖ニ腐壞而不一レ可レ食。謂ニ之非ニ穀肉一。則不レ可也。然則小人之凶惡。陰陽之災沴。皆是爲ニ天理之變而不一レ正者一也。天地之理。雖レ爲ニ陰陽之主一。然本是無レ心。不レ能レ節ニ制陰陽一。而使ニ之適一其宜一。是以不レ能ニ獨成ニ位育之功一。必有レ須ニ聖人之裁成一。聖人有レ心而維ニ持此道一。建ニ中於民一。中則無ニ過不及一之理。故中者聖人維ニ持此道一之心法也。聖人繼レ天立レ極。裁ニ成天地之道一。以輔ニ相天地化育之所一レ不レ及。導レ之而生養遂。敎レ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焉。天道成焉。地道平焉。天地自位焉。萬物自育焉。故朱子曰。儒者之道。必到ニ於參ニ天地一贊ニ化育一。然後爲ニ功用之全一。

要レ之理氣不レ可ニ分析一。明道曰。道亦器。器亦道。夫道器誠是二物。然而明道渾融而說。其義自分明。況理氣本是不レ可ニ分析一。蓋理必有レ氣。氣必有レ理。不レ可レ說ニ離合一。不レ可レ論ニ先後一。其以ニ混同一。謂ニ之一物一。固可也。以レ有ニ主宰運用之異一。謂ニ之二物一。亦可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レ道。又曰。立ニ天之道一。曰ニ陰與一レ陽。皆是就ニ陰陽一爲レ言。故舍ニ陰陽一。則無ニ道之可一レ言。道因ニ陰陽一而見。然廢レ理而說ニ陰陽一者。術者之陋也。指ニ陰陽一爲レ道。猶下指ニ天地一爲レ道。指ニ聖人一爲上レ道。以ニ此道之所一レ在而言。其實天地陰陽。即是道之所レ存。而還是道中所レ在之物也。蓋以レ道爲レ主而言レ之則天地萬物。皆是道中之物。以ニ天地萬物一爲レ主而言レ之。則道在ニ于天地萬物之中一。而爲ニ之主一者也。如ニ陰陽一。則又非ニ天地萬物之比一。不レ可下以ニ同異離合一言上レ之。故易以ニ陰陽一言レ道者。以レ此也。

朱子曰。天以ニ陰陽五行一化ニ生萬物一。氣以成レ形。而理亦賦焉。竊謂。天即理也。陰陽五行之所ニ以化ニ生萬物一者。即理令ニ之然一也。然則此天字。以レ理言爲レ是。此以ニ萬物未レ生時一而言。蓋天地有ニ生理一。萬物資レ之而始生。道必有ニ陰陽一而具焉。苟無ニ陰陽一。則不レ可ニ以爲一レ道。陰陽乃天道生レ物之具也。故曰レ以也。氣以成レ形。而理亦賦焉。此以ニ萬物既生時一言。蓋萬物之既成レ形也。理亦依レ舊而在焉。是理亦賦也。

或問易曰。一陰一陽。之謂レ道。信ニ此言一。則陰陽亦是純粹。可レ無ニ妖災一。吾子以爲下天地之間。唯有ニ一個之道一。是以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上。天道果有ニ至理一。則不レ可レ有ニ不善一。無ニ不善一。則災禍亦

萬物生民。都是道中之物。仰觀俯察。則其陰陽流行萬物成性。皆是道之所ニ著見一。粲然上下察也。智者見レ之而自得焉。百姓日見不レ知

天以ニ陰陽一成ニ造化之功一。天之成レ功。皆是陰陽之所レ爲而已。然非ニ陰陽獨成一。道令ニ之成一也。故陰陽謂ニ之道一。亦可也。謂ニ陰陽一爲レ非レ道。亦可也。何也。則天非ニ陰陽一。則不レ能ニ生成一。所ニ以生成一者。便因ニ道爲ニ之主宰一也。

或問。天道運。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流行生成之正而常者。固可レ謂ニ道之所ト爲也。其流行之變而不レ正者。往往爲ニ災沴一。如ニ夏寒冬溫日食地震之變一。不レ可レ謂ニ道之所ト爲。奈何。曰。天道之流行。常在ニ陰陽之所ト爲。而陰陽之動靜。有レ常有レ變。其變化之間。不レ能レ無ニ不正一。如レ有ニ四時之災沴。夏之伏陰。冬之愆陽一之類。是也。陰陽之變化。雖ニ有レ時而錯亂差忒一。然天地之常者自若。終不レ能レ失ニ其常一。此因ニ理爲ニ之主宰一也。夫夏熱冬寒者。常也。有ニ伏陰愆陽一者。非ニ其常一也。常者。天道之自然也。變者。陰陽之差錯也。陰陽之運。道爲ニ之主一。而爲ニ萬化之本原一。蓋非レ道則不レ能ト主ニ宰陰陽一。而發ニ育萬物一。非ニ陰陽一。則不レ能ト爲ニ之闔闢運動一。而行ニ造化上。然其闔闢運動。行ニ造化一者。亦是道之所レ主也。非ニ陰陽爲ニ之主一也。故天地之覆載。陰陽之闔闢。四時之流行。萬物之生育。皆是道之所レ爲也。雖ニ陰陽爲ニ之經緯錯綜一。亦是道中之事而已矣。蓋有レ道而陰陽立。有ニ陰陽一而道行。無レ道則不レ立。無ニ陰陽一則不レ行。故道與ニ陰陽一。一而二。二而一。須ト是會ニ于心一。而自得ニ之上。非ニ言語之所ニ能形容一也。先正以爲ニ理氣決是二物一。此欲ニ後學之易ト曉也。

則合ニ陰陽一爲レ道。固可也。以ニ陰陽一爲レ器。亦可也。故明道曰。器亦道。道亦器。苟離ニ陰陽一爲レ道。則不可也。蓋由下無ニ無レ理之氣一。無中無レ氣之理上也。

天運而不レ息。故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者。是乃道之所ニ以變化流行。而成ニ其功一也。而此道必有レ氣。而流行變化。氣之所ニ以流行變化一者。其實即道爲ニ之主宰一。而萬化出焉。所レ謂天以ニ陰陽五行一化ニ生萬物一。是也。道之中。自有レ氣而具焉。譬ニ諸人身之必有ニ四體一。苟無ニ四體一。則不レ可ニ以爲一レ人。苟無レ氣。則不レ可ニ以爲一レ道。氣不レ能レ無ニ動靜一。於レ此有ニ陰陽一。陰陽者。道中之物也。非レ在ニ道之外一。故言レ道。則統レ氣而在ニ其中一矣。不レ可ニ分折而爲ニ二物一。古昔聖人未下嘗以ニ道與ニ陰陽一爲レ二而說上。可レ見ニ理氣混同而無一レ間。道主ニ于陰陽一。而陰陽在ニ其中一。然則理外無レ氣。故曰。天地之間。唯有レ道而已矣。更有ニ何物一乎哉。

天統レ地。地之內外。亦是天氣之所ニ貫通流行一。故偏言レ天。則地在ニ其中一矣。謂ニ天地之道一。稱ニ之天道一焉。稱レ之爲ニ天道一者。猶レ言ニ聖人之道。君子之道一。以ニ其所一レ在名レ之而已。其實天亦道中之一物耳。道在レ天而爲ニ主宰一。故曰。天即理也。天地生。而後道在ニ天地一。故天地者。道之形體也。陰陽者。道之動靜也。道非ニ形體一。則無レ所レ寓。非ニ動靜一。則不レ能下致ニ變化一。行ニ四時一。生中萬物上。陰陽之所下以致ニ變化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上焉者。以ニ道爲ニ之主一也。故道之外。非レ有ニ陰陽一也。

萬物者。道之所レ生也。萬物已生之後。爲ニ道之形體一。而道在ニ其中一而行焉。

道者。形氣之主也。天地繇レ之而立。陰陽繇レ之而行。萬物繇レ之而生。生民繇レ之而育焉。天地陰陽

愼思錄卷之四

貝原篤信編錄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道而已矣。更有何物乎哉。或曰。陰陽是與道相對。何言只有一箇道而已乎。曰。陰陽亦是道中所備之物。莫非道。道者。天地之主宰。以所統而言、陰陽之綱紀。以所經緯錯綜而言、萬物之根抵。以所生而言、人身之德行也。以所稟受與所率循而言、天地者。道之郛廓也。以所在而言陰陽者。道之權力也。以運用而言、四時者。道之流行也。以轉化言、萬物者。道之形體也。以所寓而言、道也者。所以主宰天地。總攝陰陽。化生萬物者也。以其流行。謂之道。以其主於氣。而有條貫。又謂之理。其實道與理一也。以有其所指異名耳。此理爲陰陽之主。而不相離。理之有氣。猶人之有四體。故言理。則氣在其中。而不可離合。蓋無無氣之理。又無無理之氣。理與氣一而二。二而一。可謂同而異也。故善觀理者。就陰陽言之。而不失其理。由以理爲主也。氣是理之運用。理是氣之本主。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就氣而見道。可見道與陰陽決是非二物。混同而無間也。其混同無間之中。有至理而主宰之。如或離陰陽而言道。或主陰陽而言道者。非知道者也。離陰陽而言道者。如係風捕影。此異學空虛之說也。其言爲妄誕。主陰陽而言道者。如甘糟粕而舍清醑也。是方枝術數之說也。其言爲鄙陋。皆此不知道之至理。而爲陰陽之主也。苟理會此意。

於ニ有レ過中一求ム無レ過。不レ應下於ニ無レ過中一生ム有レ過。義貞之事ニ君上一也。始終勳ニ勞于王家一。未レ見ニ謀叛之徵兆一。何以知ニ其必反一乎。是所レ謂於ニ無レ過中一生レ有レ過也。蘇老泉作ニ高祖論一。疑ニ樊噲之將ト反其意亦與下或人疑ニ新田氏一之說上相似。蓋其叛迹未レ見。奚其逆レ詐之深刻乎。大抵事功之學。文人之論。往往以ニ利害一爲レ主。而不レ本ニ仁義之正理一。故其說多ニ慘刻一。讀レ之人可レ辨ニ其當否一。不レ可ニ妄信而繆ニ迷之一也。

孔子畏ニ大人一者。尊ニ其有ニ爵位一。而敬ニ君上一之意。非レ畏ニ其勢一矣。是不レ驕也。孟子藐ニ大人一者。不下畏ニ其富貴一而屈辱上之意。非レ藐ニ其人一矣。是不レ諂也。蓋畏ニ大人一藐ニ富貴一。道並行而不レ悖也。

大凡禮之用。和之爲レ貴。不レ可ニ太促縮。而令ニ氣屈辱一。故說ニ大人一。則須レ使ニ志意舒展。言語得一レ盡也。

慎思錄卷之三終

古之君子。爲己而學。爲人而仕。所謂爲己而學者。欲修己而成身也。爲人而仕者。欲治人而利國也。後之士人則不然。爲人而學。爲己而仕。所謂爲人而學者。欲人之知己也。爲己而仕者。欲利於身也。故古之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於人。後之士人。窮則憂欝怨尤。達則驕奢淫佚。夫君子之所爲。窮通皆有志斯道。小人之所爲。窮通皆有志其利。此乃舜跖之所分。大凡君子與小人。其所爲每相反者。職此之由也。

天氣有清濁。地質有剛柔。天氣變動而不息。地質定不移。故變化氣質之道。濁者或可變而爲淸。然柔者不可變而爲剛。唯有變其剛惡而爲剛善。變其柔惡爲柔善之理耳。此乃可謂雖柔必强也。

處世。寧傷于拙。莫傷于巧。爲禮。寧傷于儉。莫傷于奢。爲學。寧傷于陋。莫傷于雜。

世儒以攝養保生者。爲術者貪生之事。只以冬裘夏葛飢食渴飮。爲養生之道止于此。然而死生亦大矣。吾身所稟于天地父母者。不可不保重。然則保養守身之術。亦不可不學。何可爲術者之事廢之乎。大凡人事皆有術。獨養生。豈可無術乎。

後醍醐帝恢復之後。朝政不正。禪僧圓月上諫疏。可謂緇徒之俊者也。其疏載于東海一漚集。彼僧之文集也、

或曰。新田義貞若殪尊氏。而得其志。則反逆爭奪。亦當如尊氏矣。是以楠正成夙知恢復之叵做也。故於湊川先諸將速戰死矣。愚謂。惡是何言也。司馬公有言。曰。士君子處人。只應

君臣之間。嫌疑易生。愛憎無常。故雖寵遇深厚。不可恃也。其賢如光武。其智如馬援。猶不能保其終。況他人乎。古來人臣不知此理者。一旦登崇級。則負寵恃勢。知進而不知退不傾覆者鮮矣。

梅福曰。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蓋言存人則人亦立我。壅人則人亦塞我。譬如父慈則子必孝。君仁則臣必忠。父不慈則子必不孝。君不仁則臣必不忠。惟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是即感應自然之理也。夫君子之存人也。非爲求自立。猶君子之事親而爲孝者。盡在我當爲之道而已。何有意于求父之慈乎。蓋亦特言其有自然之效而已。凡言效者。所以勵中人以下也。如君子之爲善也。不汲汲乎此。

本邦之民。素無學識。而信生死輪廻之說。且好奇異。而厭平常者。俗人之通情也。是以好邪術。而惡正道。此所以天主之敎易入易迷。而聖人之道難曉難明也。苟非有嚴禁重刑。則闔國之人。咸爲彼見陷溺必矣。然則本邦盡爲妖邪之徒。凶逆之賊。其害不可擧而言。豈特被髮左衽而已乎哉。近世奉彼說者。以豐州之牧大友宗麟爲最先。於其所統領之州郡也。毀宗廟火神祠。殆亡滅而盡矣。其餘宗彼敎者之所爲。往往皆如是。苟使天下之人牧不禁防之。而任其所爲。則吾邦振古以來所建之宗廟社稷。及后世所祭祀海內之神祠。殫盡而無餘矣。賴有明君之禁防。而天下後世免陷斯禍。民長受其賜。豈非億兆之大幸哉。定知此禁防嚴制。至于萬世。不可有改變。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者。此之謂也。

在朝廷公所。暨於衆會廣坐之中。則雖衆人。不能爲放恣。唯在閨門之中。恐自欺欺人之行多。若內行不愼。唯於外邊而謹厚焉者。皆爲虛飾。故君子之道。愼內行爲先。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顏師古曰。六經而謂之六藝。蓋學者用功於六經。猶農者用功於種藝也。篤信謂。學者之治六經也。須專一。故曰。猶農者用功於種藝也。夫農者之用功於種藝也。貴專一。專一乎此。謂之良農。苟不專一。則秋稼不能豐稔。學者治六經者亦然。故用功於六經專一。謂之善學。夫學功尙專一。其功效尙自得。不專一則迷多岐。而不能直遂。不能直遂。則亦不能自得。何以爲學乎。若夫出入於諸子。涉獵於百家。是治六經之餘事也。猶農者之爲陶治爲漁獵。非儒者之所爲專務也。

蘇子美曰。明窻淨几。筆硯紙墨。皆得精良。此亦人生一幸事。而得此樂者亦少矣。誠哉此言也。古來文士多薄命。雖中華亦然。況本邦乎。書生之居室。若得此樂。則苟完矣。亦可以爲淸福也。

朱子曰。謂之名之也。之謂直爲也。蓋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之類。天命即是性。率性即是道。是所謂直爲也。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蓋未發者非即是中。以其未發之時。其心不偏。故名之爲中。發而皆中節者。非即是和。以其已發之時。不乖戾于理。故名之爲和。所謂名之也。謂之與之謂。其意自別如是。不可渠乎混同。

自少上也。克レ己之功。須下以二審レ幾防一レ微爲上要。防二其微一。則用レ力寡。而成功多矣。防二其著一者反レ之。

聖人有二動靜之復一。而無二善惡之復一。衆人雖レ汨二於私欲一。亦有二善端之發一。如下乍見二孺子將一レ入レ井。有中惻隱之心上。是也。是乃衆人之復也。雖二小人凶惡之至一。然有二一念悔悟一。亦是復也。

鳥之欲レ飛者必伏。獸之欲レ搏者必屈。尺蠖之欲レ伸者亦必屈。人身夜裏熟睡。則來日有レ力。天地之運。如二冬間寒氣嚴肅一。則伏二藏無レ限陽氣一。到二來春一。陽氣大發暢。生物繁茂。如二冬間溫煖陽氣發洩一。則到二來春發生之時一。精神薄弱。所レ謂不二翕聚一。則不レ能二發散一也。是以君子平日無事時。靜二養精力一。以待二有用之發動一。如三潛龍之在二初九一。所三以致二飛龍在一レ天也。

君子之娛樂也。常好二閑淡一。中庸曰。君子之道。淡而不レ厭。蓋樂二閑淡一。則久而不レ厭。且有二餘味一。樂二閙濃一。則不レ久而厭。亦無二餘味一。況好レ樂而荒。則樂未レ盡。而憂既生乎。

智之明暗。固由二氣稟之清濁一也。然如二智之小大一。復必由下所二見聞一之廣狹上。蓋見聞廣。則其智亦大。見聞狹。則其智亦小。故欲レ大二其智一。則必先須レ廣二其見聞一。廣二見聞一之道無レ他。在二讀誦問詢一而已矣。而讀書之功。最居レ多矣。朱子曰。未レ有二耳目小。而其心智大者一也。然如二廣博于雜學一。則不レ能レ開二明心智一。所レ謂雖レ多。亦奚以爲也。

天生二一世之人一。亦必生下治二一世一之人上。故歐陽子曰。時不レ乏レ人。而患二聞見之不一レ博也。然則爲二人君一之道。須下博求二賢才一而任上レ之。舜之明二四目一達二四聰一。蓋爲レ此而已。

本邦古來無鞭朴捶楚之刑。有罪則斬之。苟擇罪之輕者。刑之以笞杖。施之以肉刑。則免寃殺者多矣。

朱子大學或問曰。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又曰。人之理不異於己。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愚謂。此言欲致其知者。在格物也。所以心之爲明者。因知物之理也。苟不能格物。則此心只是蠢然頑物而已。何以可開發聰明致其知耶。

君有當忠之理。父有當孝之理。子有當慈之理。此則在物之理。而吾孝之忠之慈之者。此在我之理也。此雖物我一理。然亦謾混同。只曰一理。則恐於一本萬殊物我體用處。猶有所未瑩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此在物在我之異也。雖然在物之理。與在我之理。通徹無隔。在我之理。亦合乎在物之理。則豈有內外彼我之別乎。以理爲偏在物。是告子義外之說也。以理爲專在心。是陸子遺物之學也。謾曰只一理。亦冥然不明。亂雜無章。只說以物我爲理一分殊。而相爲體用者。恐爲得之。

天下之理。得中爲至。學者當以中爲準的。然得中尤難。苟不能得其中。不若過厚之爲優也。蓋躁進孰若乎廉退之過。懈惰孰若乎勉强之過。驕夸孰若乎謙遜之過。故夫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存養熟。則省察之功自省力。蓋存養之功深。則私意之發亦自少。譬如養元氣厚。則疾病之生亦

以上之祖。不レ能ニ遍擧盡祭一。故只擧ニ其始終一。設ニ二位一而祭レ之。以統ニ其餘一與。所レ謂自ニ始祖一下之第二世者。乃始祖之子也。己身已上第六世之祖者。乃高祖之父也。

家禮曰。成服之日。主人及兄弟始食レ粥。本註云。五月三月者。飲レ酒食レ肉。愚案。喪大紀曰。五月三月者。比レ葬食レ肉飲レ酒。開元禮亦曰。諸齊衰。三月既葬食レ肉。家禮謂。成服之日。五月者。飲レ酒食レ肉。未レ知ニ其爲ニ何據一。

母沒則父爲ニ祭主一。古之禮也。今也父不レ知ニ祭禮一。則其子可下爲ニ祭主一而祭中其母上乎。不レ然則不レ祭而廢ニ子道一。爲レ之如何。苟父不レ爲ニ祭主一則於ニ母神主一。當ニ書レ之如何一。恐父在時。雖レ書ニ孝子某奉祀一。二者請ニ問于父一。斟ニ酌於時宜一。惟可也。

禮曰。祭者不レ欲レ屢。屢則瀆。夫忌日者。一歲一日而已。如今倭俗每月稱ニ忌日一。素饌薦奠。固非ニ正禮一。故外輩有下乖ニ世俗一而不レ行ニ月忌一者上。竊謂。本邦元來無ニ三年之喪一。雖ニ古制有ニ期喪一。復廢ニ此禮一久矣。是以孝子之心不レ能レ安。如ニ月忌一。雖レ非ニ古禮一。然國俗所ニ同行一。自レ幼習レ之既久矣。不レ忍ニ遽廢一。姑從ニ其厚一。而同レ俗亦可也。苟斷然而廢レ之不レ行。恐幾ニ乎忍刻一。

大王曰。君子不乙以下其所ニ以養一人者上害甲レ人。此以ニ土地一言レ之。如以下飲食不レ節而害ニ其身一者上言レ之。亦然。蓋飮食元是所ニ以養一レ人者。苟徇ニ口腹之欲一。而傷ニ害其身一。亦此以下所ニ以養一レ身者上害レ身也。且以ニ此理一推。則君長之於ニ衆民一。亦然。國家之立ニ君長一。元是欲レ養レ民也。苟爲ニ君長一。而賊ニ害其民一。是以下所ニ以養一レ民者上害レ民也。

二者。求二於己一也。所レ求在レ中。故雖二博學審問一。然不二愼思明辨一。則其所レ學徒在レ外。汗漫而不レ能三自二得于心一。後之學者。博學者或有レ之。然不レ能二格物致知一者。豈非下徒事二博學一。而闕二愼思之功夫一之故上乎。故博學審問。是開レ初發レ功之事。愼思明辨。是成レ終收レ功之事。且所レ學汜濫。則駁雜而無レ功。所レ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六者。則格物致知之目。而博學之序也。博學者。學レ之而已。是循レ序漸進。而自レ本往レ末。自レ近行レ遠者也。然則古之所レ謂博學。與二今之博學一異矣。

邵子曰。人之心。即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三以欺二天地一也。可レ不レ愼乎。邵子意謂。人心亦爲レ有二天地之神一。此與二詩所レ謂上帝臨レ汝之意一較異者。以二在レ天與レ在レ人之異一也。其實在レ天與レ在レ人無二兩般一。人心之神明。即天神之在レ我者。天地之神。與二人心之神明一。本自一般。只有下體統與二各具一之分殊上而已。故人之自欺。即欺レ天也。豈非二可レ畏之甚一乎。孟子曰。存二其心一養二其性一。所二以事一レ天也。蓋吾心性。即是天之所二賦予一。在レ我之天也。存二養於在レ我之天一。與レ事二上天一。無二二理一無二二事一也。

抱朴子曰。玄蟬潔饑。不レ羨二蟯蜋穢飽一。愚謂。是言君子所下以安二貧賤一。而不上貪二富貴一也。

家禮曰。立春祭二先祖一。程子曰。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語類曰。立春祭二先祖一。則何祖。曰。自二始祖一下之第二世及己身已上第六世之祖。曰。何以只設二二位一。曰。此只是以レ意享レ之而已。又曰。伊川時祭止二於高祖一。高祖而上。則於二立春一設二二位一。統二祭之一而不レ用レ主。愚謂。初祖以下高祖

功夫。思曰レ睿。睿作レ聖。是愼思之所三以通二精微一也。迨三其工夫專一而久一。必有二自得者一。如レ有二神助一然。故曰二鬼神敎一レ之。

古人說二學字一。有下兼二知行一言者上。孔子曰。不レ如二丘之好一レ學。曰。我學不レ厭。曰。有下曰二顏回一者上。好レ學之類。是也。其餘往往以二致知一邊一言者居レ多矣。論語。子曰。學而不レ思則罔。曰。好レ仁不レ好レ學。其蔽也愚。曰。學而知レ之者次也。曰。多學而識レ之。曰。終日不レ食。終夜不レ寢。以思。無レ益。不レ如レ學也。子夏曰。博學而篤志。曰。雖レ曰レ未レ學。吾必謂二之學一矣。大學曰。如レ切如レ磋者。道レ學也。中庸曰。博學審問。孟子曰。博學詳說。易曰。學以聚レ之之類。皆講習討論之事。以二致知一言。古人之學。固以レ行爲レ重。然非レ先レ知レ之。則不レ能レ行。故古人能知者。必能行レ之。明陳剩夫曰。人於二此學一。若眞知レ之。則行在二其中一矣。篤信謂。古人說レ學。以二知一邊言者多矣。又有二以レ行言者一。宜二隨レ處而解一。

本邦古來。忠臣孝子廉潔高行者不レ少。雖二澆漓季世一亦然矣。無二文士之能記レ之者一。往往埋沒無レ聞者。何可二勝計一耶。此爲レ可レ憾耳。

大凡格致之工夫。其目有レ四焉。中庸所レ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是也。此四件。闕二其一一則不可也。而以二博學一爲二規模一。非二博學一。則雖レ欲二審問愼思明辨一。然固陋偏狹。而無レ所レ施レ功。竊謂。審問屬二于博學一。明辨屬二于愼思一。然則爲レ學之道。其要在三學與二思而已一。故論語曰。學而不レ思則罔。思而不レ學則殆。此非下以二學與一レ思相對說上乎。夫博學審問二者。求二於人一也。所レ求在レ外。愼思明辨

知與レ不レ知在レ人。於レ己無二加損一。何動二于中一之有。今也人知レ之。則意氣揚揚。喜色顯二于外一。人不レ知。則心曲戚戚。憂色發二于面一。可レ謂二其器識褊小一也。

孔孟之立レ敎也。雖レ有二其言不一レ同。而其道即同也。孟子之言。皆是所三以發二明乎孔子之道一也。其所二以不一レ同者。蓋時然爾。或又聖賢之氣象。不レ能レ不レ殊也。

西山心經所レ載。即是堯舜以來歷代聖賢相傳心學之最要者。而與二彼陸王之所レ謂心學者一異矣。學者平日誦レ之。玩索而有レ得焉。則雖二一編之小冊子一。終身用レ之而有レ餘。

眞西山心經贊。篤信按。文選註曰。凡史傳之末作二一贊一。云云。然則此贊當下以レ在二篇末一爲上レ正。

敬齊箴。尊二其瞻視一。篤信謂。此一句本出二于論語一。竊謂。其字指二我身一。瞻視二字。亦屬レ我而不レ屬レ人。是謂四嚴三正吾之所二瞻視一。蓋無二淫視一無二傾姦一。而端二正目容一者。是尊二其瞻視一也。非レ謂レ可四尊下嚴吾容貌上。而使三人生二敬畏一也。折二旋蟻封一。所三以形二容擇一レ地而蹈之敬一也。動靜不レ違。表裏交正。此二句非二指二敬之效一。重總二括上文一。而又謂二其工夫一也。弗レ違者。言レ不レ違レ理也。墨卿司レ戒。敢告二靈臺一。此本三于張華女史箴曰。女史司レ箴。敢告二庶姬一。

史記云。譽者或過二其實一。毀者或損二其眞一。愚謂。世人之毀譽。往往如レ是。凡毀二譽於人一者。當レ如下以二權衡一計中輕重上。可下以二公心一平中直之上。不レ可下以二私意一輕中重之上。然則毀二譽於人一者。可レ不レ愼乎。若抑揚之太過。則所二毀譽一失二其平實一。而不レ誤者鮮矣。

管子曰。思レ之思レ之不レ得。鬼神敎レ之。非二鬼神之力一也。其精氣之極也。愚謂。恭默思レ道。是聖學之

程子曰。吾未レ見下嗇二於財一。而能爲レ善者上也。吾未レ見二不レ誠。而能爲レ善者一也。愚謂。財者爲レ善之實用也。不レ用レ財。則善不二虛行一焉。譬如二種植一。不レ用二灌漑培養之功一。則無二滋潤之益一。故用レ財而後人蒙二其惠一。惟可レ爲レ善。苟嗇レ用レ財。則如三項羽稱二婦人之仁一。雖二言語姁姁一。人不二悅服一矣。誠者爲レ善之本也。無レ誠則善不二徒行一。譬如三種レ樹無二根柢一。雖三培二養之一無レ益。故有レ誠而後善可レ施レ人。人亦信服。苟無レ誠。則雖下以二溫顏遜辭一接上レ人。然人不二得而信一レ之。程子此言。豈敢欺レ我乎哉。

人有二才能善行一。誠是美事。然自衒而誇二耀于別人一。則招二彼之誹笑一。而却喪二其才行一了。方見二其量之小一。若不三發二露于外一。而自韜二晦于中一。則其才行亦大。且在二於中一必形二於外一。苟積レ之久。豈憂三才行之不二顯著一乎。

人之在レ世也。必有二愛憎之私一。是以有二褒譽過レ實者一。有二猜忌爲レ寃者一。所以人之毀譽。往往不レ當レ理者多矣。毀譽不レ可二妄信一。古人曰。公論百年而後定。又曰。要二之死日一。而後是非乃定。豈不レ然乎。己之毀二譽於人一亦然。夫人誠不レ易レ知。故知レ人。帝堯亦難レ之。況庸人乎。苟因三一事一暫所二見聞一。輕毀二譽於人一。往往不レ中二其實一。而不レ謬者鮮矣。是不知之大者。可レ恥之甚也。人豈可三遽爲二毀譽一乎。

衆人恃三其有二小才一。而求二於見一レ知レ人。是以其心曲急迫。不レ堪二其躁進一。是徒知三僥二倖於名利一。而不レ知レ安二于天命一。孟子說。人知レ之亦囂囂。人不レ知亦囂囂。可三以爲二說レ人之法一。夫才不才在レ己。

端也。正二其名一。而天下之法定矣。

凡其爲レ人也。口多二毀譽一者。其所二是非一。雖レ中二于理一。終是非二君子之事一。況不レ中二于理一者乎。只胸中涇渭別。口頭毀譽鮮者。可レ爲二眞士一也。

夫物之不レ齊。物之情也。人之稟レ性亦然。若夫原二性之本然一。則無レ有二不善一。所レ謂理一也。至三各成二其性一。則不レ能二齊一一。有二清濁純駁厚薄剛柔明暗敏鈍一。其高下品格。或相什佰。或相千萬。所レ謂分殊也。欲二强一一レ之。則不可也。

大凡戒レ人敎レ人之道。宜二以漸而寬一。然不レ可二倦怠一。今人之敎レ人也。不二急迫一則倦怠。此二者。非二爲レ敎之道一。孟子曰。才也養二不才一。中也養二不中一。養謂下涵育薰陶之功無二間斷一。而俟中其自化上也。如レ是則無二急迫倦怠二者之過失一。所レ謂敬敷二五敎一在レ寬。是也。敬者不二倦怠一也。在レ寬者不二急迫一也。是敎レ人之節度也。

韓魏公曰。汎交之道。與二其所一レ長。而避二其所一レ短。又曰。知三其爲二小人一。便以二小人一處レ之。又曰。大凡使二人爲一レ善。須下就二其性上一做上。若中所レ無。强レ之終不レ能レ從。韓魏公務容二小人一。善惡黑白不二太分一。故小人忌レ之亦少。篤信謂。處レ世之道。宜レ如レ此。如二子弟輩一。固不レ可レ不二嚴戒切導一。然敎レ人以レ漸。以二豫防一爲レ善。凡敎レ人之道。敬且寬レ之。所三以得二其宜也。忿怒譴責。所二以不一レ心服一也。詩曰。載色載笑。匪レ怒伊敎。此可レ爲二敎誨之良法一也。孟子曰。才也養二不才一。中也養二不中一。蓋養者。猶三滋二養草木一。即在レ寬之意也。

作和歌百首。以爲規戒。蜷川親當亦作和歌二百首。而爲箴諫。然此二人皆無學識。故其詞鄙俚。其意亦可者鮮矣。有志于世敎者。撰古歌之意義可者。又別作和歌。以曉兒女及卑幼之輩。亦庶乎有益于人。

世俗以他姓之子弟。妄養而爲義子。後來其子以非其所生。往往不孝順者多矣。其義父亦以無天性之親。不恕其小過。督責之刻薄。不勝其怒。終至父子相乖離。而兩家結怨。苟不得已。而欲養親族之子弟而爲嗣。則待其年稍長。而能察其性行。然後養之爲子。庶乎無後患。不然則不勝其悔者多矣。可不愼乎。如無親族子弟之性行佳者。雖絕後嗣。亦勝乖離者。

學者之家。雖貧困。然藏書之多者。可以爲清福也。朱子書藏詩曰。箇是儂家眞寶藏。猶不可羨滿籯金。是清福者。優於不能讀書而財多者。

陰陽無物不在。一氣之流行爲陽。凝聚爲陰。長進爲陽。消退爲陰。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溫熱爲陽。涼寒爲陰。生長爲陽。收藏爲陰。動爲陽。靜爲陰。木火爲陽。金水爲陰。晝爲陽。夜爲陰。明爲陽。暗爲陰。仁禮爲陽。義智爲陰。鬼爲陰。人爲陽。鬼爲陰。神爲陽。以淑慝之分言之。善爲陽。惡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

兄弟有伯仲叔季之序。日本古昔伯稱太郎。仲稱次郎。叔稱三郎。季稱四郎。近世其稱顚倒失次序。兄稱十郎。弟稱五郎之類往往皆然。有志于正名之士。宜復古制。是亦正名之一

錢啓新黽記曰。以齒自處。亦近驕亢。篤信曰。以齒驕人。亦與以富貴驕人同。夫居鄕黨。固當以齒爲序。以是施異姓。則不可也。

學者讀尙書論語。而玩味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所立敎。以律宋元明諸士異學之說。則可見彼詖淫邪遁偏黨反側之說。與古聖人大中至正之道不合。然則彼輩非聖道之正派。可知而已矣。此乃不得求是編困知記學蔀通辨四書存疑四書語錄等後儒之辨說而自分明。蓋以古昔聖人之言爲則。以是論後世學術之邪正。猶持權衡以較輕重。食五穀以較稊稗。其是非曲直美惡。無所逃而已。然則考諸往聖。而不謬者。是可爲聖學之正派。

士大夫之妻若無子。則買妾如王公。雖后夫人有子。復多妾。所以廣繼嗣。續承于祖先也。若夫好好色愛嬖妾者。特是從一時之情欲而已。然至有見息。則大小大事。所以上繼先祖百世之業。下垂子孫百世之統也。可不重乎。須愼擇於良家之女。取性行端潔者。不要特取容色之美。如卑賤之子。姦凶之女。不要取之。凡富豪之家買妾。則必不擇於父家之良賤。與性行之善惡。唯容色之選求。是以母儀不正。而生子不肖者多矣。

朱子如說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則先知後行。說論語。先博文後約禮。說中庸性道敎。以戒懼愼獨爲存養省察之工夫。及說西銘。爲事天地之道。此等諸說。聖人復起。恐可不易此言也。

青箱雜記曰。張齊賢作詩自警。兼遺子孫。雖詞語質朴。而事理切當。足爲規戒。本邦平時頗

不過此數者。是雖人情之所不能無。然貪之而無節。則必禍害生矣。其所快將盡。而憂患忽至。故曰。快意事過必爲殃。遜志齋曰。樂未旣。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張文潛藥戒曰。天下之理。其初有甚快於予心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禮曰。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誠哉斯言也。

多言尤害事敗德。且不可乘快妄毀譽於人。譽人過實者。固可爲不知。況毀人不中其實者乎。毀人雖中非忠厚之道。且爲招殃之基。況不中其實乎。

爲君死節之人。皆厚葬。而賞祿其子孫。而存恤之。賚賜及一族。令國人慕效。以死爲榮。是明主良將之所爲也。

學者有眞好道而色莊者。有謙遜溫雅之氣象出于中心。而無隱顯之間者。且有居閨門之中。與在于公庭。其心事一般。而無異者。是可以爲眞君子。

對不信道之人。勿謾說道理。譬諸飮食。未欲飮食。而强飮食之。則豈啻厭惡之而已哉。反爲病患也多矣。

正蒙云。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困知記云。有此物即有此理。氣散而死。終歸於無。無此物即無此理。安得死而不亡者。篤信謂。宋儒以性爲理曰。爲氣有死生。理無死生。是與異學所謂死而不亡者蓋同意。羅整菴此說。可以破異學之說。又可以解學者之惑。張子正蒙之中。猶有可疑如此者。何也。豈偏僻之爲害也。非雖賢者難免乎。

有三舊二惡於我一者。其爲レ害也小矣。須三宥恕而毋二深治一。有三戕二賊於民一者。其爲レ害也大矣。須三深治。而毋二赦宥一。

人可レ有レ才。而不レ可レ負レ才。負レ才者。無レ事生レ事。穿鑿用レ智。以レ是夸レ己侮レ人。其害レ德甚矣。

大凡人之用レ才。須三如レ用レ財然一。用レ財之道。方二其有レ事時一。苟不レ得レ已。則須三發出而用二之。不レ可二吝嗇一。方二其無レ事時一。則須二閉藏而不一レ用。不レ可三發二出于外一。苟發二露于外一。而妄費耗。則有二傷レ財招レ盜之患一。故易曰。節以二制度一。不レ傷レ財不レ害レ民。又曰。慢レ藏誨レ盜。用レ才者。苟發二露于外一。而炫耀。則有二累レ事夸レ己之患一。是不レ能レ用レ才。而爲レ才所レ使也。因レ負レ才也。

先王之禱祠。以共二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神一。以祠二宗廟社稷之靈一。以爲レ民祈レ福。是以災害不レ生。禍亂不レ起。有レ家者。嚴禋二干鬼神一。克諧二禮樂一。故休祥應レ之矣。由二上下交泰。幽明相協一。何則有二其誠一。則有二其神一。其爲レ民祈レ福。以二太公無我之心一。宜乎有二神明感通之理一也。詩曰。愷弟君子。求レ福不レ回者。其斯之謂與。苟祈二己之福祿一。禳二己之疾病一。禳レ之無レ道。祠レ之無レ禮。鬼神豈可三感應而降二之福祥一乎。

學者須下知レ所レ可レ益。知レ所レ可レ損。知レ所レ可レ戒。知上レ所レ可レ守。蓋遷レ善改レ過。是所レ可レ益也。懲レ忿窒レ慾。是所レ可レ損也。去二矜字一。是所レ可レ戒也。存二謙字一。是所レ可レ守也。此四者。便是修レ身之要也。

飲食男女宮室衣服財利器玩。得レ之爲二我有一。皆是耳目口體之所レ爲レ快。而心之所レ欲也。人身所レ欲。

世有二不學之人一。於二此道一也。反無二大害一。若有二一人讀レ書。而其學術不レ正。其心術不レ善者一。爲二此道之害一也不レ小。是以取レ士者。不レ可レ不レ審。

文子曰。能欲レ多。事欲レ少。篤信謂。能多者。文武兼備。學藝廣博。以應レ有レ用也。事少者。操レ要守レ約。以治二廣衆一。處レ靜居レ安。以待二躁擾一也。

名者公器也。是造化之所レ嗇。不レ可二專得一。苟徼二當時之名一者。禍必至矣。故曰。避レ禍不レ如レ避レ名。然孝經以下揚二名於後世一顯中父母上爲二孝之終一。且古人曰。不レ取二當時之名一。而得二後世之名一。乃眞名也。蓋人有二愛憎之私一。是以方二其生時一。世之所二毀譽一。不レ中二其實一者多矣。古語曰。公論百年而後定矣。何也。至二沒後一。則以レ無二愛憎之私一也。故當時之毀譽者。不レ足三以爲二公論一。孟子曰。有二不レ虞之譽一。有二求レ全之毀一。亦此意耳。是以得二當時之名一者。不レ足レ爲レ貴。而得二後世之名一者。爲レ可レ貴而已。然以二後名一爲レ志者。是亦徼レ名也。非二君子之所一レ貴。君子唯勉二其在レ己者一而已。當時之名。固不レ可レ求。而後世之名。亦豈可二有レ心求一レ之乎。張翰曰。使三吾有二身後之名一。不レ如二即時一杯酒一。是輕レ身之言。固雖乙與下汲二汲于後名一者上不甲レ同。然苟不レ愼二名節一。放曠而不レ檢レ身。則其害亦爲レ不レ少。不レ可レ爲二達者之言一也。

司馬公曰。正直中和。謂二之德一。聽察彊毅。謂二之才一。先儒以二此說一不レ爲レ當。何也。蓋聽察是知之事。彊毅是勇之事。是亦可二以爲一レ德。不レ可レ爲レ才。唯能爲二聽察一。能爲二彊毅一者。才也。才是能行二其德一者。乃心之力也。

雖レ得必失レ之者。天意人心之所レ不レ與也。如二足利尊氏之簒奪一。固可レ謂下以二不仁一得上レ之也。然有二寛宥容レ物之度一。以二不仁一守レ之者。未レ至三于如二秀吉之甚一。故其子孫綿綿。至二十三世二百餘年一。其間若レ存若レ亡。危亂不レ熄。是亦天人之所二以不一レ與也。

程子曰。莫丁說丙道將二第一等一讓二與別人一。且做乙第二等甲。才如レ此說。便是自棄。愚謂。古人曰。立レ志要レ大取レ法要レ高。又曰。學二其上一。僅得二其中一。學二其中一。斯爲レ下矣。

君子之道。固不下敢離上レ物。又不下敢逐上レ物。夫逐レ物者。放二其心一而不レ知レ求。徇二其欲一而不レ知レ反。所二以失一レ道也。離レ物者。去二倫理一廢二人事一。非三所二以爲一レ道也。

勤儉二者。治レ國保レ家之道也。怠奢二者。亡レ國破レ家之道也。蓋勤レ業者。不二怠惰以失一レ時。儉レ用者。不二奢侈以傷一レ財。凡振古以來。家國之興也。無下不レ由二于勤儉一者上。其亡也。無下不レ由二于怠奢一也者上。

富貴榮達之人。以二佚遊燕樂一爲レ娛。不レ知二月花山水幽寂之樂。意味尤深長一。唯貧窮不遇之人。得レ享二斯樂一。然知二斯樂一而享レ之者。亦少矣。況知二道德之至樂一者乎。

韓詩外傳曰。有二俗人者一。有二俗儒者一。有二雅儒者一。有二大儒者一。愚謂。後世大儒。不レ可二得而見一。得レ見二雅儒一。斯可矣。

古人云。文人多レ窮。歐陽永叔序二梅氏集一。以爲二詩之能窮レ人。殆窮者而後工一也。此論可レ謂レ當也。蓋憂憤苦思者。用レ心精切也。故所レ作文亦好。夫窮通有レ命。文豈有二能窮レ人之理一乎。

學誦讀。其餘嘉言善行多。不可枚舉。可以爲後世后妃之軌則。女中之賢哲。

後漢和帝子殤帝。生百餘日即位。在位八閱月而崩。然列于皇帝歷世之數。案。日本紀履中帝子。爲市邊皇子。市邊之子飯豐皇女登帝位。是仁賢帝之女兄也。在位未滿一年而崩。不列歷代之數。此和漢異例者也。

漢儒無如董仲舒。唐儒無如韓退之。自孟子以來。至于五季。以儒名世者。不爲不多。而尊聖學正道術者。特此二人而已。如韓子。固不能無疵瑕。然不可以此掩其大體。左傳曰。吾不以一青掩大德。斯言宜哉。凡論人如用材。不可以寸朽棄連抱之材。

雷因雨而發。無雨不發。夫雨者。地氣之蒸上而下也。其蒸上者火氣也。故其在天上也。水中包火。是以動而匉訇。昔人喩之以爆竹與燒栗之發。愚謂。此比喩未切。何也。爆竹與燒栗。一爆而止。如雷動則不然。譬如以燒力淬水中。其水激發而不止。火氣消而止。

張來著四忌銘曰。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然未說所以忌之。篤信謂。著書早。則多誤而有悔。若流布於世間。則後來不可收拾。處事擾。則亂雜而無章。不能濟事。立朝巧。則非忠實之道。或遇禍害。居室多嗜好。則傷財賊身。是所以忌之也。

師尙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篤信謂。所謂及其世者。言一世而亡也。本邦豐臣氏之起。所謂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者也。故一世而亡。夫不仁則天怒人惡。故

朱子曰。如二孝弟忠信人倫日用間事一。播爲二樂章一。使二人歌一レ之。倣二周禮讀法一。偏示二鄉村聚落一。亦可レ代二今粉壁所レ書條禁一。篤信謂。今世苟有レ人。而以二國字一作二樂章一。頗令三古雅而易二諷誦一。說二孝弟忠信人倫日用之道一。混レ之以二古人之嘉言善行一。而爲二歌謠一。敎レ人令二詠歌一。庶二幾乎有一レ補二世敎一。今之俗謠之中。有下音聲頗不二淫哇一者上。然而如三其歌章與二曲節一。不レ可レ爲レ敎。夫樂者。可三以移レ風易レ俗。令二人感化一。善惡皆然。然則其聲音歌章。不レ可レ不レ正。

日本紀天智天皇十年。置二漏刻於新臺一。始打二候時一動二鐘鼓一。始用二漏刻一。延喜式陰陽寮。諸時擊レ鼓。子午各九下。丑未八下。寅申七下。卯酉六下。辰戌五下。巳亥四下。右日本紀延喜式所レ載如レ此。然則本朝一日十二時撞二鐘鼓一。晝夜各自レ九至レ四之數。其由來也尙矣。此數中華歷書亦往往有レ之。說者以爲。七國時。鬼谷子以二此數一作二納音五行一。其數出二於先天之圖一。而初非下爲二時鼓一而作上。但以二納音之所一由出一。故用レ之而爲二時鼓之數一歟。鑫海錄所レ載十二支之數亦然。以爲二先天之數一。然則此數自二中華一所レ傳也。篤信竊謂。時鼓之數。以レ九起レ端。逐レ序計レ之。過レ十則除レ之。而用二其奇一。晝夜各然。蓋用二老陽之數一者。取二陽數之極而變者一也。陽統レ陰矣。故晝夜並用レ之爲レ數。其以二子午一起レ端者。何也。蓋子者陽之始也。午者陰之始也。

後漢明帝馬皇后援之少女也。少喪レ父。年十歲。幹二理家事一。勅二制僮御一。內外諮稟。事同二成人一。既正二位宮闈一。愈自謙肅。言及二政事一。多レ所二毗補一。而未下嘗以二家私一干欲上。寵敬日隆。始終無レ衰。素好レ儉。敎二授諸小王一。論二議經書一。寢レ疾不レ信二巫祝小醫一。數勅絕二禱祀一。今按二後漢書一。馬皇后好

於中華一。而不レ可レ行二於本邦一者上。古今華夷之異レ宜如レ此。然則今之制レ行者、須下斟二酌於古今華夷之宜與上レ否。而去中取之上。是可レ爲レ知二時宜一也。苟不レ測二時俗土地之所一レ宜。妄執二中華之古禮一。欲レ行二之於本邦之今世一。譬如レ不レ知下舟車之異二宜於水陸一。裘葛之殊中用於冬夏上。固陋之甚也。是道之所二以難一レ行也。

闕里誌載、朱子語錄曰。宣聖本不レ當レ設レ像。春秋祭時。只設二木主一祭可也。丘瓊山曰。塑像設。中國無レ之。自三佛教入二中國一。始有也。三代以前祀レ神。皆以レ主。無三所レ謂像設一也。彼異敎用レ之。無レ足レ怪者一。不レ知祀二吾聖人一者。何時而始爲レ像云。觀三李元瓘言二顏子立侍一。則像在二唐前一已有矣。嗚呼姚燧有レ言。北史敢有下造二泥人銅人一者上。門誅。則泥人固非下中土爲レ主以祀二聖人一法上也。後世莫レ覺二其非一。亦化二其道一而爲レ之。甚非二神而明一レ之。無レ聲無レ臭之道一也。

闕里誌曰。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二一毫不一レ類。則非二其人一。彼親見二其人一而貌レ之。有三毫髮不二肖似一。尙非二其人一。況工人隨レ意信レ手。而爲レ之者哉。

或曰。本朝於二皇后一。不レ稱レ崩。只曰レ薨。如下日本記書二垂仁帝三年十二月皇后日葉酢媛命薨一。敏達帝四年皇后廣姬薨一之類上。是也。篤信按。皇后稱レ崩。昭二昭乎中華語史一。且續日本紀書二廢帝天平寶字四年六月皇大后崩一。扶桑畧記亦書二皇后崩一者多矣。江家次第二十一卷目錄書二后崩一。東鑑三十三卷書二歷仁二年去年宜秋門院崩一。是皆可レ爲レ得レ之矣。日本紀稱二皇后薨一者。未レ知二何據一。或是偶然之誤歟。

書㆒者多矣。無㆑益而有㆑損。非㆓正學㆒也。

知㆑人其難。若能詢謀周悉。鑒察詳密。而不㆑信㆓讒佞㆒。不㆑徇㆓愛憎之私㆒。是知㆑人之道也。庶㆓乎寡㆑過寡㆑悔。一時一暫。隨㆔于他人之毀譽。與㆓吾之好惡㆒。而妄爲㆓褒貶㆒爲㆓舉措㆒。所㆔以多㆓過誤㆒也。

家人初九曰。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篤信竊謂。家道之始。子弟婦女奴婢之璺。其志意未㆓變亂㆒之時。爲㆓主人㆒者。能嚴㆓家法㆒。豫防㆓淫逸㆒。戒㆓放縱㆒。禁㆓怠荒㆒。則無㆓變亂之患㆒。所㆔以無㆓後之悔㆒也。苟有㆑家之始。姑息怠緩。而任㆓家人所㆒㆑欲。則不㆑至㆓變亂㆒者寡矣。既變亂而後閑㆑之。則必至㆓傷㆑恩失㆒㆑義。無㆑不㆑祗㆑悔。故始不㆑閑。終必亂矣。若㆘夫敎㆓婦初來㆒。敎㆓子嬰孩㆖。亦此意耳。蓋禮禁㆓未發之前㆒。防㆓民所㆒㆑淫。凡事淫㆑始。則用㆑力寡。而功多。救㆓其末㆒。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故防閑之道。必須㆑於㆓有㆑家之始㆒。坊記亦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防㆓民之所㆒㆑不㆑足者也。大爲㆓之坊㆒。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防㆑德。刑以防㆑淫。命以防㆑欲。坊記之説㆑防㆑民。亦猶㆓家人之閑有㆒㆑家也。防閑之道。有㆑益㆓于人㆒如㆑此。閑之義大哉。

爲㆓人之父兄㆒者。可㆘擇㆔子弟之所㆓嗜好㆒。而早誡㆓其淫僻㆖。不㆑可㆓姑息㆒。而縱㆓其所㆒㆑好。是乃閑有㆑家。悔亡之道也。蓋志淫者。必好僻。苟陷溺之久。則雖㆓戒㆑之切㆒。扞格而難㆑入。不㆑可㆑不㆓早戒㆒。

綱常倫理。天下之常經也。亘㆓萬世㆒通㆓四夷㆒。不㆑可㆓變易㆒。若㆓夫禮法制度㆒。有㆘古今異㆑宜。華夷殊㆑俗。隨㆑時隨㆑處。而不㆓相同㆒者㆖。自然之理也。故天下之事。固有㆘可㆑行㆓於古㆒。而復可㆑行㆓於今㆒者㆖。又有㆘可㆑行㆓於古㆒。而不㆑可㆑行㆓於今㆒者㆖。有㆘可㆑行㆓於中華㆒。而復可㆑行㆓於本邦㆒者㆖。有㆘可㆑行㆓

也。不學而戇愚。韓子曰。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豈羨其長生耶。凡天地之間。有盛必有衰。有始必有終。有長壽者。有短夭者。皆是天之所命。各有分。是天地之理。物之自然。人之常道也。奚可哀耶。陶淵明曰。可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又曰。樂夫天命。復奚疑。可謂達者之言也。君子存則順事。沒則寧。此乃事天之道。終身之事。蓋歸盡之際。君子一生之大事。一念有憾。則一世之功悉亡。最所當愼也。故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此聖人之敎戒也。故以告。

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蓋仁義便善也。忠信誠於爲善也。苟欲爲善。非樂之不倦。則不能久而不失也。樂善不倦者。是誠于爲善也。

君子之道。天下之理。非聰明則不可覺悟。故昏昧蔽固之人。非所得而知也。然作聰明之人。復多偏性。往往自矜高。而不好問。不能取於人以爲善。所謂自用則小也。是局量褊狹。非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之道。故聰明之人。亦却傷蔽塞。學者自警矜高。而謙抑遜志。可也。

經史子集之外。有小說之書。其爲書也。歷世衆士之所記。部帙孔多矣。不可枚擧。其中可者。固多矣。又可以備參考。不可盡廢棄。然其所記之中。街談巷議。猥細瑣碎之事。神怪奇異之說。亦居多矣。如此者。於經史無所輔翼。所謂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學者須揀擇而去取之。俗情大率好奇異。厭平常。是以捨經史而不讀。特好小說之

朱子曰。好人難レ得。好書亦難レ得。愚謂。朱子之言。豈不レ然乎。賢者以下。其言不ニ純正一者。信多矣。學者讀ニ諸子百家書一者。須下取ニ其長一舍中其短上。庶ニ乎爲レ得ニ讀書之法一。苟不レ察ニ其好否一。槩乎玩讀者。可レ謂レ迷也。

晉張華之第舍及省監。數有ニ妖怪一。少子韙以ニ中台星坼一。勸ニ華遜レ位。華不レ從。遂爲ニ趙王倫孫秀等一遇レ害。本邦菅丞相之在ニ槐位一。以ニ辛酉運當ニ變革一。三善淸行奉レ書諫レ之以レ避レ位。公不レ從。果有ニ西府之貶遷一。詩云。既明且哲。以保ニ其身一。是君子之所ニ以嘉尙一也。

戰國策曰。秦王欲下以ニ五百里之地一易中安陵上。安陵君曰。大王加レ惠。以レ大易レ小。甚善。雖レ然受ニ地於先王一。願終レ守レ之。篤信案。本邦毛利輝元素領ニ中國八州一。豐臣秀吉公語ニ輝元之叔父小早川隆景一曰吾將下以ニ筑紫九州一易中中國八州上。如何。隆景答曰。九州比ニ之八州一。爲ニ甚廣濶一。恩惠幸甚。然今輝元所レ領之八州。皆是彼祖父元就以ニ經畧勤勞一所レ獲之地也。不レ忍ニ棄去一。且八州尙過レ大。況易レ之以ニ九州一。或後日君意生ニ悔吝一。亦未レ可レ測。願無ニ移易一。則其荷レ恩益深。秀吉公感ニ其不レ忘レ本。而且其所レ答之誠實一。遂從ニ其願一。是和漢同日之美談也。

家姪好古病危篤時。示レ之曰。吾子之生死未レ可レ知也。而得レ爲レ人。得レ爲ニ男子一。得ニ爲レ士而有一レ祿。得ニ父母俱存一。且人生有下未レ免ニ襁褓一而早夭者上。吾子今既近ニ于强仕之年一。不レ可レ言ニ凶短折一。況讀ニ聖賢之書一。通ニ和漢古今之事一。著ニ書數部一。播ニ名於四方一乎。嗚呼其爲レ幸亦大哉。榮啓期之三樂。奚足ニ以爲一レ羨乎。既有ニ義子一。則父母之養。亦豈患レ不レ給乎。人固有下年至ニ耄期一者上。然其爲レ人

罪無所忘。愚謂。是念舊惡之事。乃羽之所以失人心而亡也。如本邦近世英雄猛將之亡。亦由侮士與不忘人之舊惡也已。

權有大小。大權非才德大備者不能也。如湯武之放伐。伊尹之廢置。周公之誅管叔。是也 小權如嫂溺援之以手。是也。是常人亦可行之。槩謂常人不可行權。亦未是。又雖德非聖賢。有行大權而中理者。如霍光廢昌邑王。是也。方此時。如自以謂德非聖賢。不可行權。悠悠失時。豈可爲大臣乎。

李忠定公曰。自古帝王之興。必先據天下形勝之地。以爲根本。故高祖保關中。而守之以蕭何。光武保河內。而守之以寇恂。皆深根固本。爲不拔之基。以制天下。利則伸而進。可以勝敵。鈍則蟠而退。足以堅守。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者。其建策然也。曹操之起。荀彧勸以先定兗州。唐高祖之起。太宗勸其先趨長安。故能卒有中原。而定天下。豈非以漢高光武爲法乎。至於不立根本而浪戰。雖力盛兵強。百戰百勝。一跌則失之矣。此項羽李密之所以敗也。今案。兩漢魏唐之起。皆先定根本之地。而據之而後發兵制敵。使進可以取。退可以保。所以創成大業也。

老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愚謂。倚伏之理。隱微而難見。可畏之甚也。是衆人之所不知。智者之所獨知也。盧子諒所謂福爲禍始。禍作福階。及塞翁之所豫言。亦皆此意而已。

本邦風氣淳美。可レ爲二善國一也。稱爲二君子國一。不二亦宜一乎。然上世草昧之時。禮法未レ備。無二衣冠之制一。被レ髮左レ衽。娶二姉妹姨姪一爲レ婚之類。不レ可二枚舉一。迨二中葉一。屢通二聘於中華一。有レ所二視傚一。而變二其舊俗一者多矣。其載二國史一者。可レ看也。然則本邦古來。雖三獨立不二臣二服于中華一。然資二用於中華之風敎一者多矣。可レ謂二師國一。不レ可レ不レ知二其所一レ本。可レ貴。不レ可二輕慢一。

財是天地所レ生之物。養レ民之具。而其所レ生有レ限。不レ可二妄費一。凡其志驕奢。而妄費耗者。必不レ能レ救二貧窮一。蓋重二于彼一者輕二于此一。其勢常如レ此。必然之理也。

問。古今有二人鬼爲レ祟者一。何哉。答曰。蓋人有二氣魄强壯者一。欻然枉死。其氣未レ能二遽消散盡一。其魂猶能爲レ鬼。而作二淫厲一者。亦間有レ之。左傳昭公七年載。伯有爲レ厲。殺二駟帶一。又殺二公孫段一。國人懼。子產立二伯有之子公孫洩及良止一。使レ有二宗廟一。子大叔問二其故一。子產曰。鬼有レ所レ歸。乃不レ爲レ厲。吾爲二之歸一也。又曰。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憑二依於人一。以爲二淫厲一。能爲レ鬼。不二亦宜一乎。且周春秋曰。周宣王殺二杜伯一而無レ辜。後二年。日中杜伯起二於道一。射二宣王一而死。篤信曰。是火滅煙殘之理。不レ可レ謂レ無二此事一。倭漢古今往往有レ之。而久則滅熄者。其厲氣之所レ殘。漸消滅而盡耳。子產鬼有レ所レ歸乃不レ爲レ厲之說。有レ旨哉。

飮食聲色諸資俸。皆所二以養一レ身。復所二以病一レ身也。蓋用レ之中レ節則養。過則病焉。用レ之者。所三以貴二愼二節之一也。

記二人之功一。而忘二人之罪一。是長者之所三以得二人心一也。漢書曰。項羽於二人之功一無レ所レ記。於二人之

則我貴矣。亦此意而已。

凡君子與小人之所由分。固在好義與好利之間。且至於衣服器物與雜藝之所好惡。亦各有不同。小人之所好。每在淫靡與鄙俗。君子之所好。每在質良與典雅。觀其所好惡。而亦君子小人之分見矣。好惡可不愼乎。古者天子巡守。陳詩以觀民風。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亦此意也。歐陽子曰。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世俗之於子也。往往溺愛而昏迷。無知其惡。常遮掩其子之過惡。而護之也厚矣。是以養成驕惰之性而不悟。且雖與無賴小人親暱而不禁。故其性日以鑿矣。放僻邪侈。無不爲已。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遂陷於罪惡。而臻不能保其身。哀哉。

二程子之母侯夫人曰。子之所以不肖者。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此言信哉。凡人子之賢不肖。母之養成者多矣。

大凡世間萬事。須思其本初而不忘。居宮室。則思穴居野處之時。衣布帛。則思未有麻絲時。食穀肉。則思食木實之時。喫烹調。則思不火食時。居安樂。則思病苦之時。居富貴。則思貧賤之時。食嘉穀。則思稼穡之艱難。煖衣。則思織紝之功勞。如此則其欲易足。其樂易生。而驕奢淫逸之心自消矣。

隨人爲毀譽者。昔人譬諸矮人觀戲場。以其無所眞見也。凡非知人端的。則不可隨人而輕爲毀譽。不然則不過者鮮矣。

貧賤之殊。然其命在天。一定而不可變化。須順受其正。不可僥倖而求得。故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是稟命之所以有二理也。

聖人之道。本自分明。故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本自簡易。故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然世鮮知之行之者。何也。蓋因無敎無習也。

朱子纂輯古昔聖人敎人爲學之遺意。而作小學書。以爲幼學之軌範。凡天下之事。當愼于始。是以初學之要。以正趣向循規矩爲先。是古人所以有小學之敎。而所謂蒙以養正。聖之功也。夫小學之書。是做人之則。修身之大法備焉。然則豈啻幼學之所當從事而已耶。抑亦可以終身朝夕循守而不廢。凡初學之徒。先從事乎此。而正其趣向。循其規矩。則漸收放心。養德性。而他日所以多見多聞。泛應於天下國家之事物之基本。於此乎立矣。苟不如此。而徒溺於口耳之習。放浪于規矩之外。豈可爲君子之學乎。毫釐之差。尙爲千里之謬。其始不可不早辨。

顏子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不容然後見君子。蓋衆人不知。故天下莫能容。是可爲君子。若衆人而知。則亦衆人耳。何足以爲君子哉。凡君子之所爲。俗人必誹笑。世之愚者不知。故隨而和之。孟子所謂君子之所爲。小人誠不知也。又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毁。故愚俗毀譽。不可妄信。況可爲欣戚乎。苟以愚俗之毀譽爲欣戚者。當見其識趣之卑陋而已。豈特君子之道若是而已哉。雖雜藝亦然。如昔人稱郢中之歌。其曲彌高。和者彌寡。其曲之高者。豈人誠不知也。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又曰。知我者希。

愼思錄卷之三

貝原篤信編錄

程子曰。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㆓於此㆒者。必知㆑道也。篤信竊謂。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蓋天地別無㆑心。別無㆑事。獨以㆓生物㆒爲㆑心。且以爲㆑事而已矣。故能見㆘天地生物之理行㆓于四時㆒。著㆗于萬物㆖。而有㆓默識㆑之者㆒。即此知㆑道也。程子之言可㆑信。天地生物之理。人受㆑之以爲㆑心。所㆑謂仁也。温和慈愛。便是天地生物之氣象也。

愛惡二者。人情之大端也。愛惡正。則道行矣。其有㆓偏愛偏惡㆒者。是私意之所㆑發。所㆓以心之不㆑正。而道之不㆒㆑行也。衆人之愛惡。多出㆓乎私意㆒。故愛㆓不㆑可㆑愛者㆒。因㆓私昵㆒也。惡㆓不㆑可㆑惡者㆒。因㆓私怨㆒也。所㆓以道之不㆒㆑行也。夫愛惡正。而當㆑理者。爲㆓君子㆒。愛惡不㆑正。而背㆑理者。爲㆓小人㆒。身之修與㆑否。家之齊與㆑否。世之治與㆑亂。皆繫㆓乎愛惡之偏正㆒而已。正㆓愛惡㆒之義。大乎哉。

量㆑力而動。知㆑量而言。是智者之所㆑爲。所㆓以言寡㆑尤。行寡㆒㆑悔也。苟不㆑量㆑力而動。不㆑知㆑量而言者。不㆑免㆓尤悔㆒。

天之降㆑命也。有㆓善惡禍福二者之分㆒。善惡之命者。因㆓稟㆑氣之清濁純駁㆒。故有㆓賢知愚不肖之異㆒。然其幾在㆑我。可㆓因㆑學而變化㆒。變㆓化之㆒。則愚者可㆑進㆑明。不肖者可㆑進㆑賢。故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㆓於得㆒也。求㆓在㆑我者㆒也。禍福之命者。因㆓稟㆑氣之厚薄豐歉㆒。故有㆓富貴

所レ當ニ自省。而察二其有無一也。夫爲レ人而不三能事二天地一。爲レ子而不三能事二父母一。爲レ臣而不二能事一レ君。爲二弟子一而不二能事一レ師。受二人之惠一而不レ能レ報。皆是忘レ恩負レ德之人。不レ可レ長也。唯信義而有レ守者。受二人之恩一而能爲レ感。如二柔懦而無レ守者一。雖レ有二悅レ恩之心一。無二感激之心一。故不レ能レ報レ恩

人之生質。有レ蔽有レ偏。故學術亦有二此病一。蔽者其害猶淺而易レ開。開則明也。偏者其害深矣。確乎難レ開。固滯而成レ癖。不レ可二挽回一。故偏之爲レ病。甚二於蔽一。古今之學士。雖二英才一。往往學術偏僻。而不レ移者多矣。近世之學者。拘二舊習一。阿レ所レ好。而成レ癖。終レ身不二通悟一者多矣。

事レ親以二愛敬一爲レ本。所レ施二愛敬一。其實只在二能養一レ之。養レ之之道有レ二。在二養レ志與一レ養レ體而已。二者不レ可レ闕レ一。而養レ志可レ爲レ重。養二其志一者。在レ令下樂二其心一而不上レ憂而已。然而能養而不レ敬者。夫子所レ戒也。

愛敬者。凡接レ人之心法。非下啻施二之父母一而已上。雖下隨二貴賤尊卑長幼親疎之等差一。而待レ之各有中厚薄隆殺上。然不レ可レ不下以二愛敬之心一待中接之上。苟於二卑幼貧賤疎遠庸愚之人一。微有二簡慢刻薄之心一。是乃不仁無禮。可レ謂下傷二損吾天性一。侮中暴吾人倫上也。

聖人全二體於天地之心一。天地生物之心。與二聖人仁レ民之心一。其理一也。其量亦同也。

愼思錄卷之二終

威儀文辭。末也表也。可ㇾ爲ㇾ輕。仁義忠信。本也裏也。可ㇾ爲ㇾ重。夫仁義忠信。固當二努力一。而威儀文辭。亦所ㇾ當二脩飭一也。何則仁義忠信威儀文辭。雖ㇾ有二內外本末輕重之異一。皆是吾人身上可ㇾ存之事。不ㇾ可二偏廢一。君子之道。兼二內外本末一。而可ㇾ稱二全備一也。

報ㇾ恩之一事。人道之所ㇾ宜ㇾ勤也。史記三本之語。欒其子民生二於三一之言。宜三顧二念之一。夫以天覆地載。父生母育。君養聖教師導。是皆於ㇾ吾有二罔ㇾ極之恩一。豈可下一日忘上ㇾ之哉。犲獺皆知ㇾ報ㇾ本。若二忘ㇾ恩背ㇾ德者一。不ㇾ如二犲獺一也。學者須下省二念所一以報中君親與二天地聖師上。蓋忠孝順事報德之志。不ㇾ可二一日怠廢一也。如二君父師之恩一。間亦有二粗知ㇾ之者一。至二于天地聖人之恩一。蓋知ㇾ之者極少矣。學者之所ㇾ當ㇾ不ㇾ忘也。

感ㇾ恩報ㇾ德之事。君子之所ㇾ厚。而衆人之所ㇾ易ㇾ忘也。司馬溫公曰。受二人之恩一。而不ㇾ忍ㇾ負者。其人必忠孝。誠哉此言也。忠孝亦是不ㇾ忘二君父之恩一之道也。世人受二人之恩一。而不ㇾ知ㇾ報ㇾ之。反負ㇾ之者多矣。如下伍子胥進二伯嚭一。嚭卒讒二子胥一。李德裕起二牛僧孺一。僧孺卒排二德裕一之類上。且衆人受ㇾ恩而報ㇾ之。雖二或厚二之於始一。然或薄二之終一。是衆人薄俗之通情也。竊謂。感ㇾ恩與ㇾ忘ㇾ恩。是君子小人之所二由分一也。知ㇾ恩與ㇾ不ㇾ知ㇾ恩。是人與二禽獸一之所二由分一也。故簡子曰。唯賢者而能爲ㇾ報ㇾ恩。夫受ㇾ恩不ㇾ忘者。君子之事也。忘ㇾ恩負ㇾ德者。小人之事也。學者其可ㇾ不ㇾ用ㇾ心乎。人有二忘ㇾ恩背ㇾ德者一。其人必事ㇾ父不ㇾ孝。事ㇾ君不ㇾ忠。何則忠孝亦是報ㇾ恩之大者也。苟無二報ㇾ恩之心一。何忠孝之可ㇾ爲耶。君子百行之中。報ㇾ恩爲ㇾ大。人若有ㇾ忘ㇾ恩。其餘不ㇾ足ㇾ觀也已。是學者之

亦可レ謂ニ正大光明一也。如ニ西銘一篇一。前人之所レ未レ發。大有ニ功于聖門一。然其餘正蒙諸說之中。間有下與ニ程子所レ說異者上。學者須ニ更加ニ精審一。

程子之言。氣象渾厚。語意簡深。其立レ說。如ニ規矩準繩一。可レ爲ニ學者之法則一。朱子之言。氣象平直語意詳明。其立レ說。如ニ夜行之燈燭。迷者之指南一。可レ爲ニ學者之明證一。二子之出。雖レ異レ時。然其道之不レ異。如レ合ニ符節一。蓋朱子之學。宗ニ師二程一者也。如ニ經說一。雖ニ間有ニ不レ同者一。寡矣。蓋訓詁之較異。不レ害ニ其道之爲レ同。

莊子述ニ六經所レ載之要旨一。韓子言ニ易詩春秋左氏之文法一。皆先正之所ニ稱述一也。韓子自是鉅儒。其言當レ如レ是。如ニ莊周一。是方外之徒。其言有レ理如レ此。可レ謂ニ奇才一也。夫有レ才。則雖ニ小人之言。曲學之說一。亦儘有レ理。是君子所ニ以不ニ以レ人廢レ言也。如ニ東坡諸說一。亦然。

君子貧而富。賤而貴。不レ遇而無レ慊。蓋貧而富者。言ニ知レ足而不レ貪。安閑而自樂一也。賤而貴者。言ニ仁義忠信。樂レ善而不レ倦。天爵在レ我也。不レ遇而無レ慊者。言ニ知レ命而不ニ怨尤一也。且閑散而無レ事。身常安樂。亦由レ不レ遇也。

好惡不レ正。是所ニ以人道之廢一也。好惡正。則人道立。而行焉。好惡之正與ニ不正一。其所レ繫大如レ此。

君子之心。如ニ青天白日之無ニ蔽昧一然。其奧乎不レ可レ測者。以ニ德之深厚一也。猶下水雖ニ澄明一。其積深者。沕而難上レ測。小人之心。如ニ頑雲陰霧之不ニ晴明一。然其淺而易レ測者。以ニ其心之淺薄一也。

人心之隱微。不レ可ニ窺測一。衆人之毀譽。不レ足ニ盡信一。吾人之知識。不レ能ニ明察一。是所ニ以知ニ人之難一也。

而難之及ㇾ焉。欲二先ㇾ難死一矣。於ㇾ此特詣二熊野神祠一祈ㇾ死。歸來而後卒。世傳以爲二美談一。此亦柳子厚所ㇾ謂妄之大者。可ㇾ謂ㇾ不ㇾ知ㇾ命也。其死者偶然爾。嗚呼重盛是恭敬慈祥之人。本朝振古之善人。雖二清盛之暴逆一。亦恥ㇾ之。重盛在焉。平家不ㇾ亡。然不ㇾ知二聖學一。誠可ㇾ惜哉。且先ㇾ父而祈ㇾ死。可ㇾ謂二不孝一也。而其志則哀矣。

人之在ㇾ世也。可ㇾ恥者五。寒餓之士。轉二死于溝壑一者。不二與存一焉。爲二人子一者。不孝而不ㇾ順二父母一。一可ㇾ恥也。爲二人臣一者。居二其位一而素餐。且不ㇾ死ㇾ節。二可ㇾ恥也。爲二民之父母一。而不ㇾ能ㇾ養二其民一。三可ㇾ恥也。學而不ㇾ能ㇾ知ㇾ道。四可ㇾ恥也。知而不ㇾ能ㇾ行。五可ㇾ恥也。

吳康齋凡遇二逆境一。必加二含容一。用ㇾ力既久。渾然無二復圭角之露一。篤信謂。是可下以爲中動ㇾ心忍ㇾ性。變二化氣質一之法上。

王守仁示二子姪一曰。習俗移ㇾ人。如二油漬ㇾ麪。雖二賢者一不ㇾ免。况爾曹能無ㇾ溺乎。此言雖ㇾ出二于異學之人一。亦可ㇾ取。

周子通書二程全書。學者須ㇾ要二反覆熟覽一。晚年熟讀。而覺二所ㇾ得最多一矣。蓋孟子以後。復無二這等之書一。尤可二貴重一矣。明唐伯元纂二輯二程全書之中切要者一。分二門類一。稱二二程類語一。然而往往漏二泄其精粹者一而不ㇾ載。如ㇾ此者。雖二一句一可ㇾ惜也。故吾嘗編二集類語拾遺一。然近來覺二所ㇾ脫猶多一矣。學者只觀二全書一而可也。

周子通書。可ㇾ爲二自ㇾ漢以下第一之好書一。蓋諸子之最粹者也。張子之言。氣象雄偉。語意淳厚。其學

之性。言理之一也。氣質之性。言稟氣之有萬殊也。氣質之本然者理也。孟子言性善。乃言性之本然也。天下古今之性。其本然者。其理一也。故程子曰。性即理也。理是性之本然也。荀楊以下不知性之本然。所以有異論也。故程子直指性爲理。是言性之本然。即理也。所以明性之爲善也。雖然本然之性。亦自在氣質之中。而爲氣質之本然。非別有一物而爲本然之性。人豈有二性也。譬諸水。水之有清濁純雜者。猶氣質也。其清者。水之本然也。故水之本然。亦在水之氣質之中。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是指氣質而言性。最爲明白。孟子稱性善。惟於氣質之中言其本然也。非有二性。宋季諸儒。以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別而言之。是有二性也。非通論也。

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南方多濕。而有檳榔。食之治瘴癘。如此之類猶多。而不可枚擧。是天地之所以寵異於人也。我朮鬱金生薑紅蕉幽蘭頳桐番署甘藷之類。冬在圃中。則根悉爛死矣。人埋之於暖處。則活。是天地之所不能保護生活。而有待人力而存焉。此知天之愛人也厚。愛物也薄。夫天地之於人物也。愛之之理則一。而育之之分則殊。其厚於人而薄於物。乃自然之理也。然則爲人者。豈可不知天地生育之恩至厚乎哉。

晉語曰。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難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爲我祈死。先難爲免。七年夏范文子卒。冬難作。柳宗元曰。文子乞死而得。亦妄之大者。篤信曰。平重盛患父之暴逆。

與レ己不レ同。太督ニ責其過失上。蓋教ニ育於人一之法。不レ可ニ急迫一。急迫則不レ順。或至ニ于忿戾怨叛一。此非下才養ニ不才一。中養ニ不中一之道上。故曰。敬敷ニ五教一在レ寬。然寬還非ニ怠緩之謂一也。

學者平日有ニ達レ生委レ命之工夫一。則其臨レ變也。無ニ畏縮失レ守之患一。而有ニ確乎不レ可レ拔之操一。然雖ニ聰明疏通之人一。其志操不ニ堅確一。則不レ免レ有ニ此患一。然則不レ可レ無ニ平素之工夫一。

程子曰。人之爲ニ不善一。只爲ニ不知一。愚謂。頑民之蚩蚩爲ニ不善一。猶ニ赤子之入レ井。飛蛾之赴下火。然所ニ以不下可レ無ニ教戒一也。斯民也。三代之所ニ以直道而行一也。且吾邦民俗。本自質樸。聞レ教則易ニ信從一。唯恨在レ不レ知レ學而已。

許魯齋曰。如ニ周成康漢文景一。未ニ嘗事ニ遠畧一也。治ニ吾所下當レ治者也。不レ取ニ其勝ニ夷狄一也。故亦不レ至ニ於爲下夷狄上所下敗。篤信曰。明太祖恢ニ復中國一。不レ誅ニ元順帝一。而送ニ還於胡國一。此亦成康文景之意。能知下治ニ夷狄一道上也。

天下之理。一定而偏。則不レ能レ恒矣。唯隨レ時變易。乃常道也。如ニ四時之變化而推移一。是也。以ニ人事一言レ之。譬如ニ遠征人一。以ニ日日行行一爲レ勤。然而晝夜不レ休。則勞憊而不レ能レ達ニ于遠一。故晝往夜休。晝往之中。亦有レ時而休。則雖ニ日日行行一。然無ニ勞憊而不レ能レ行之患一。是一張一弛之道。所ニ以恒而不下究也。

董子曰。性者生之質。是氣質之謂。可レ爲ニ言レ性之本義一也。蓋性者一也。然有下以ニ本然一言者上。有下以ニ氣質一言者上。夫子言ニ性相近一者。雜ニ乎氣質一而言レ之。蓋氣稟言レ性者。是性之本義也。本然

孟子謂天爵人爵。愚謂。天爵者眞貴也。無官爵而貴。無勢位而崇。無俸祿而足矣。如人受爵於朝廷。則貴矣。然是人之所進退。非天之所寵異也。君子求在我者。故求而必得之。小人求在外者。故雖求之不可得。然不知雖求之無益於得。終身營營。貪求而不休。小人之所以長戚戚也。

天下之物。各有所長。而不可棄。如牛之耕馬之馳。犬之守夜。猫之捕鼠。此皆備用之物。雖至賤。聖人不能棄之。況於人之有才行乎。人各有能有不能。雖庸才之人。亦有奇智之可取。是以君子之用人也。捨其所短。而取其所長。所以世無棄材。而朝多良才也。

天之生人也。以一世之人。治一世之人。是以亂世之所以不及治世者。非人才不足。因有人才而不能用也。

程子曰。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深。篤信謂。程子之治經。不泥訓詁。其解釋止大概。自得其大意而已。是誠可謂儒者之學也。世間亦有好經書而治之者。則往往以詳訓詁考同異。爲終身專一之事業。自以爲經術止于此。不知其所好者。乃文字之習。章句之末。而非格物致知之學也。苟爲學如此。則雖終身從事于此。不到究理之功。可惜哉。夫爲學者。將以知道也。苟專治訓詁。而不能究理。雖多亦奚以爲。古人所謂買櫝而還珠者。往往皆然。程子言可謂砭學者之膏肓也。古今學者之治經也。拘滯于解釋。而終身不得其意者多矣。

人之禀性也各異。不可以一律同之。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雖子弟卑幼之輩。勿以其趣

天之所レ不ニ靳惜一也。然則古來學焉而有レ得者。其福可レ謂ニ豐厚而尊榮一也。何可レ比ニ之於官祿之崇高一哉。衆人者。其志僻矣。只知ニ富貴之爲ニ榮幸一。而不レ知下德義之最可ニ尊貴一。超中越於富貴上。是以不レ好レ德。而貪ニ富貴一而已。

中庸言。大德必得ニ位祿名壽一。蓋以レ德爲レ主。幷而數レ之。則雖下與ニ洪範五福一不上レ同。是亦可ニ以爲ニ五福一也。蓋人身雖レ有ニ百福一。分ニ屬之一。則不レ出ニ于此五者之外一。而已。然德者其本。而福之最大者也。位祿名壽四者。福之末。而其小者也。君子苟有レ德。則雖レ無ニ四福一。非レ所レ爲レ憂也。或曰。君子是有レ德之人。雖レ無ニ位祿名之三者一。固非レ所レ可レ慊也。然而死生亦大矣。故洪範五福。壽居ニ其第一一。其所レ重可レ知而已矣。無レ壽。則不レ能下行レ道成レ德。而致中遠大之功上。如ニ顏子一雖ニ亞聖一。不幸短命。而不レ能レ成ニ功業一。如ニ朱子惜ニ呂與叔之壽不一レ永。是也。然則死生壽夭之際。雖ニ君子一。恐不レ能レ無レ憾。如レ之何。予答レ之曰。壽夭者。天之所レ命。不レ可ニ變易一。故君子行レ法以俟レ命而已。夫有レ生必有レ死。是物理之自然。修短之間。知レ命者。何足レ恨哉。故曰。朝聞レ道。遂夕死可矣。君子之道。平生無事之時。固當レ安レ命。而死生壽夭之際。最所レ當レ著レ力也。然非ニ其平日見レ理之明。安レ命之深一。豈至レ此而可レ不レ亂哉。

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レ之。不レ思則不レ得也。古來讀レ書者常多矣。然知レ道者極鮮矣。何則由レ不レ思レ之也。惟不レ思可レ謂ニ心之官曠ニ其職一矣。孔子曰。學而不レ思則罔。思之功與レ學相對。其益大哉。

學者欲レ廣ニ其智一。必先須レ要ニ多聞多見一。蓋非ニ多聞多見一。何足ニ以廣一レ智乎。廣ニ聞見之智一。而縱レ之以ニ精思一。乃所ニ以開ニ明其眞智一也。然雖レ多ニ聞見一。苟義理不ニ貫通一。則不レ能三開ニ明心智一。可レ謂レ不ニ自得一也。是其所レ學止ニ于耳目一。而不レ達ニ心智一也。然以三涉ニ獵小說志怪猥談無用之書一爲ニ博學一者。非也。

貧賤憂戚。庸玉ニ汝於成一。不レ可レ怨レ天也。橫逆之來。他山之石。可ニ以攻一レ玉。不レ可レ尤レ人也。是皆動レ心忍レ性。增ニ益其所一レ不レ能之事。乃君子進レ德修レ業力レ行勵レ學之時也。不レ可ニ空放過一。

滿ニ天下一之事物衆多。其理亦無レ窮。爲レ學而得三逐一通ニ曉于其理一。而無レ可レ疑。是人生一大快事。其樂可レ無レ窮。然今之學者。不三專ニ一于究理之學一。只爲ニ訓詁詞章之閑勞擾一。而空過ニ一生一了。不ニ亦誤一乎。

好責ニ人之所一レ不レ能。誹ニ人之所一レ短。是人之所レ不レ喜。取レ恨之道也。可レ謂下刻薄。而不ニ忠厚一之人上也。

待レ人寬恕。不ニ刻薄一。則人悅服。夫子所レ謂躬自厚。而薄レ責ニ於人一。則遠レ怨者。是也。

人之作レ善作ニ不善一。苟人不レ能レ報。則天報レ之。聖人謂下積善之家必有ニ餘慶一。積不善之家必有中餘殃上。聖人此言。可レ信不レ可レ疑。

人之有ニ道德一也。天之所三以優ニ厚于君子一也。此人之所レ難レ得。而得レ之者。古來寡矣。何則天之所ニ靳惜一也。富貴福祿者。天之所三厚賜ニ于常人一也。此人之所レ易レ得。而得レ之者。古來多矣。何則是

陽之氣。雖レ充ニ塞于霄壤之間一。然清明粹美者少矣。故人之生。禀ニ受其清粹之氣一者甚寡。不ニ亦宜乎。此所ニ以君子常寡。小人常衆一也。天之降レ命也。令ニ人有レ德而知レ道者。是天之獨所三寵ニ異於君子一。百下倍于富貴爵祿之厚ニ其生一者上。此君子之所下以爲ニ至樂一。而不上願ニ富貴爵祿一也。然則學者當レ不レ憂ニ貧賤不遇一。而特可レ憂ニ學之不レ講德之不レ修而已。

爲レ學。以レ立レ志爲レ本。立レ志者。欲レ爲ニ君子一也。故楊子曰。學者所ニ以求レ爲ニ君子一也。篤信謂。古今之人爲レ學。而其行與レ所レ學相乖戾者多矣。因レ不レ欲レ爲ニ君子一也。

孟子曰。人人有下貴ニ於己一者上。弗レ思耳。詩曰。既醉以レ酒。既飽以レ德。言レ飽ニ乎仁義一也。所ニ以不レ願ニ人之膏粱之味一也。古語曰。名敎之內。自有ニ樂地一。愚謂。名敎之樂地。至乎大哉。無レ位而貴。無レ祿而富。無レ勢而崇。與ニ世俗之所レ好聲色香味財利之樂一。其大小高下。不レ可ニ同レ日而語一。然而斯樂君子之所ニ獨知一。而小人之所レ不レ能レ知也。

古詩曰。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蓋言ニ歲月之易レ過也。況到ニ暮齡一。光陰如ニ征箭一。時節如ニ流水一。衰殘之軀。取レ樂之工夫。須下以ニ一日一爲ニ十日一。以ニ一月一爲中一年上。若不レ然。縱雖三幸天假ニ百年一如ニ白駒過レ隙耳。殘喘須臾之際。苟徒爾而終レ身。雖ニ悔恨噬レ臍。何益之有。

杜詩云。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言君子不レ出レ戶。而知ニ天下一。雖レ不三跋ニ涉萬里一。亦可三以達ニ觀天下一也。不レ出レ卷而知ニ古今一。斯身雖レ不三享ニ保百年一。亦可三以通ニ貫古今一也。不レ可三以人而無ニ此眼一。又不レ可レ無ニ此心一。

朱子曰。才是心之力。蓋能爲レ善能爲レ惡。皆是心之力也。故才有レ善有レ惡。有二君子之才一。有二小人之才一。竊以二朱子之言一推レ之自謂。德者心之善也。與二心之力一相對。蓋心之善。卽是仁義禮智。有レ得二于天一者。天性也。又有二行レ道而得一レ心者。此人爲也。此二者。皆得二于心一者。心之善也。得者何也。言レ得レ善。故古人曰。德者得也。

陳櫟曰。自得有二二說一。朱子謂。自然而得レ之（孟子離婁篇註）一說謂三自得二之於己一。篤信竊謂。程子曰。學貴二於自得一。得非レ外也。故曰二自得一。蓋自得二之於己一也。非三用レ力久。優柔厭飫。自然而得二之。則不レ能下得二之自己一。而爲中己有上。苟有二臆度强求安排布置一者。皆非三自得二於己一也。自字古人或以爲二自然一。或以爲二自己一。雖レ有二兩義一。其所二以得一レ之工夫。則一而已。

荀子曰。君子行不レ貴二苟難一唯其當レ之爲レ貴。愚謂。貴二苟難一者。此好レ名之人。蓋君子之行。本分之外。不レ加二毫末一。若二夫割レ股廬レ墓。轍車羸馬之類一。此皆出二于本分之外一。所レ謂貴二苟難一者也。

說二鬼神一者多矣。唯朱子說二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一者。簡要而的當。恐可レ爲二正解一。程子以二造化之迹一說。此以二粗迹之著顯而易一レ見者一示レ人而已。非二正解一也。張子說。二氣之良能也。此言二陰陽之自然能往來屈伸者卽是鬼神一。此二程子一爲二稍近一。然是亦非二正解一也。蓋二子之言不レ同者。二子非レ不レ知二鬼神爲二一氣之靈一。亦各發二明一理一也。

造化之于レ人。不レ靳（ヲシマ）二富貴爵祿一。而獨靳二于德一。此造化非レ有レ心二于靳惜一。自然而然。故富貴者。古今常多。賢哲者。古今常少焉。蓋德是天地神秀之氣。純粹精美之理。鍾二會附一與于人身一者也。夫陰

書也。

學術無定見。固不可爲佳。而其學術正。則不妨所見逾變。其所見逾變。則其所學逾進。不變則不能進矣。若夫安舊見而不移者。朱子所謂終身安一說不變。則非上智。卽是下愚也。所以不爲貴也。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蓋人子哀痛惻怛之情。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而孝子之心無窮焉。故先王爲之立中制。限之以三年。至期則天道一周。時物皆變。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是以象之。孝子之心。至此猶未能已。再加之以一年者。加隆也。故倍之。而再期而可已。而不可遽已。繼之以一時。間月而禫。禫而飮醴酒食乾肉。喪畢矣。是禮記三年問之說及程子之意如此、朱子孟子註曰。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此本乎孔子答宰我之言。蓋孔子之答宰我。以此告者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也。朱子以此解喪必以三年之意。此亦言孝子哀痛不忍之心當如此而已。古昔親喪至期年而不已。必所以至三年者。古人平日所習知。況孔門之學者。素所耳熟。既了了然矣。不要再告。故以反求諸心。而所報鞠育之恩告之如此。若夫喪必所以至三年之久。不可遽已者。禮記三年問。及程子之說。可謂詳明而備也。

天道運而無息。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地之道無私。所以萬古不易。終天不改也。人心有私。故不能與天地之道相似。所以迨澆漓之時。人心世道漸變。而增衰也。

朱子曰。韓文公曰。人之所二以爲一レ性者五。其說最爲レ得レ之。篤信謂。韓子說二五性一。說二三品一。是語之粹者。可二依據一。漢唐諸儒之所二以不一レ及也。蓋說二五性一者。言二其本然一也。說二三品一者。言二其氣質一也。

因レ官食レ祿。無二其官一。則無二其祿一。是萬世無レ弊之良法。周世世レ祿而不レ世レ官。是固忠厚之道。然世變不レ常。雖レ宜二于古一。不レ宜二于今一者。亦有レ之。今世事務日繁官員日多。而祿不レ可二盡給一。父有二才能一。而升二其官一。食二其祿一。是一時之宜。子之才不レ能三負二荷其祿一。則不レ在二其位一。然有二素餐之費一。是理之所レ不レ可レ得。而得レ之者。幸而已。如二世祿之法一。是可レ行二于暫一。而不レ可レ久。後世苟世二於其所一レ疑。欲下求二孔子之至敎一。以解中其惑上也。非レ如下後世匿レ情行レ詐。而不三吐二露其實一之類上而已。故尹和靖曰。須臾之說。下愚且耻レ言レ之。宰我親學二聖人之門一。而以レ是爲レ問者。有レ所レ疑二於心一。而不二敢强一焉爾。此說忠厚。且可レ爲三說二出宰我所レ問之正意一。黃山谷論語斷篇亦說二此意一。可二併按一。

小人爲レ惡而不レ悛。終至二敗亡一而止。未レ至二敗亡一不レ止。左傳所レ謂貪二天禍一也。孟子所レ謂不仁者可二與言一哉。安二其危一而利二其菑一。樂下其所二以亡一者上。其意亦同。

古人曰。成レ名每在二窮苦日一。敗レ事多因二得レ志時一。愚謂。此亦老子所レ謂禍兮福之所レ倚。福兮禍之所レ伏也。是倚伏之理。雖レ有レ禍不レ可レ憂。雖レ有レ福不レ可レ喜。是塞翁之意。

詩經不レ可レ言二毛詩一。非二毛萇之所一專主一也。如レ書。稱爲二尙書一則可也。故朱子亦稱二尙書一。蓋以二上古

不レ從。所下以有レ刑而正二其罪一。使中民從上レ敎也。是以舜又命二皐陶一。令三爲レ士而司二五刑一。其序不レ可レ紊也如レ此。夫後世之政。亦有二刑法一。既有二刑法一。則復不レ可三先無二敎。孔子曰。不レ敎而殺。謂二之虐一。此以聖人之政。先レ養中敎後刑。蓋既養且敎。苟有二不レ從者一。不レ得レ已而用レ刑而已矣。

爰延曰。善人同處。則日聞二嘉訓一。惡人從游。則日生二邪情一。是言二交游不下可レ不二愼擇一也。

張良助二高祖一。能成二大功一。豈止其智謀之力過レ人而已乎。抑又因丙逢下不二世出一之英主上。當乙人心叛レ秦項羽無レ謀。天命方順レ漢之時甲也。若下諸葛孔明雖二身任二將相一。然不上レ能レ成二恢復之功一。豈其才畧之力不レ足耶。抑因二國小力弱一。曹操亦智勇過レ人也。二人禍福不レ同。非二天命之所一レ致乎。然則不レ可下以二功之成否一論中人才之良否上也。

漢宣帝時。夏侯勝黃霸因二直言一俱下レ獄。霸於二獄中一欲レ從二勝受二尙書一。勝辭以二罪死一。霸曰。朝聞レ道夕死可矣。勝賢二其言一。遂授レ之。宋將レ亡。帝昺八歲卽レ位。陸秀夫於二船中一。猶自書二大學章句一。以勸講。此皆衆人之所二以爲二迂濶。而不レ切二於事情一。而君子之所二獨行一也。夫志士忠臣之所レ爲。常以二死生存亡一不レ易二其操一。不レ失二其道一如レ此。蓋以二道也者不レ可二須臾離一也。若二二子之所レ爲。可レ謂二處レ變而不レ失レ常者一也。可三以爲二後世之則一。

程子曰。外面事。不レ患レ不レ知。只患レ不レ見二自己一。愚謂。今人於二外事之雜細一。要二一研究一。特於二自己心身上一。都不二點檢一。雖レ有二過失凶德一。而不レ能レ知。縱二改レ過遷レ善之志不一レ誠也。可レ謂レ不レ見二自己一矣。

故雖二其體不ㇾ方亦言二其理一耳。蓋地形亦圓。而海水循環。故舟楫之利。雖二幾萬里一無ㇾ所ㇾ不ㇾ通。是以知二其形不ㇾ方也。

古來才具行修者不ㇾ鮮焉。如二屈原張子房諸葛武侯陸宣公韓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諸賢一。皆是王佐之才。可ㇾ謂二振古豪傑之士一也。然今誦二其言一讀二其書一。恐未ㇾ可ㇾ爲二知ㇾ道之人一。然則聞ㇾ道一事。可ㇾ謂二至難一也。

異端何止楊墨佛老而已乎哉。管晏之覇術。申韓之刑名。孫吳之權謀。京房郭璞之術數。子莫之執中。王戎稽康之放達。陳氏之事功。東坡之不羈。陳白沙王守仁王龍溪之心學。鄉原之同二乎流俗一合二乎汙世一之屬。凡與二堯舜之道一不ㇾ同ㇾ流者。皆可ㇾ稱二異端一。

常人之情。雖三或厚二之於始一。然往往薄二之於終一。不ㇾ能ㇾ保二其久一。君子則不ㇾ然。其愛二敬於人一也。久而不ㇾ衰。終始如ㇾ一。與ㇾ人交之道。當ㇾ如ㇾ此。是敦二善行一而不ㇾ怠也。大抵君子小人之所ㇾ別。在二厚薄之間一而已矣。

人有二善行一。然而自矜自衒。是爲ㇾ名之事。雖三勞苦之甚。有二許多之功一。苟非ㇾ出二乎誠心一。則爲二虛僞一。所ㇾ謂不ㇾ誠無ㇾ物也。可ㇾ惜哉。雖乙與下自爲二不善一者上不甲同。然其不ㇾ誠則一也。然則是不ㇾ足ㇾ爲ㇾ上而已矣。

爲ㇾ政之道。敎養二者。不ㇾ可ㇾ闕焉。二者養爲ㇾ先。敎次ㇾ之。是先ㇾ養焉而後ㇾ敎也。舜先使三后稷敎二民稼穡一。五穀熟而民人育。而後使三契爲二司徒一。敎以二人倫一。此養而後敎也。既養ㇾ之又敎ㇾ之。而民

也。源流至論曰、論㆓一時之事㆒。紀傳不㆑如㆓編年㆒。論㆓一人之始終㆒。編年不㆑如㆓紀傳㆒。亦此之謂也。

文章之用有㆑二焉。記㆑事與㆑論㆑道而已矣。論㆑道者本㆓乎經㆒也。記㆑事者效㆓于史㆒也。古今文章雖㆑無㆑竊。其有㆑用者。不㆑過㆓斯二者㆒耳。斯二者。有㆑用之文也。若徒事㆓於巧麗㆒。而無㆓論㆑道記㆑事之用㆒。便是無用閑言語。不㆑足㆑觀而已。

四方上下。謂㆓之宇㆒。往古來今。謂㆓之宙㆒。斯身生㆓乎天地之間㆒。在㆓乎萬古之後㆒。宇宙之間之事。即是吾分內之事。不㆑可㆑不㆑知焉。故天下之理。古今之迹。君子所㆑當㆑知也。苟欲㆑知㆑之。非㆓博學㆒。而何以爲哉。

六書精蘊云。士字从㆑十。象㆓事之多㆒。宇宙內事。皆吾職分內事。从㆑一者。一以貫㆑之也。是可㆑謂㆔說㆓出士字意㆒也。蓋士者。可㆔博通㆓萬事㆒。勿㆔執㆓滯于一事㆒而可也。

禽獸知㆑愛㆑己。而不㆑知㆑愛㆑物。是由㆓于不仁㆒。故無㆑禮無㆑義。此禽獸之道也。人道則不㆑然。愛㆑己又愛㆑人。是此由㆑有㆑仁。是以有㆑禮有㆑義。是人與㆓禽獸㆒之所㆓由分㆒也。人苟便㆓于己㆒而無㆑禮。利㆓於己㆒無㆑義。則與㆓禽獸㆒何異乎哉。

國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可㆑爲㆓讀㆑書爲㆑學者之則㆒。

言㆓天圓地方㆒者。何也。大戴禮孔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蓋道曰㆓方圓㆒耳。非㆓其形㆒也。篤信謂。凡圓者能轉。方者不㆑能㆑轉。天道常運轉而不㆑休。其運轉之道亦圓。地道常凝定而不㆑動。

天下有二本然之理一。有二當然之工夫一。有二自然之效一。蓋有二本然之理一。則不レ可レ無二當然之工夫一。苟有二當然之工夫一。則自然之效。不レ求而自在二其中一矣。姑以二事レ親一事一言レ之。父母之於レ我。爲二我之根本一。且鞠育教誨。有二罔レ極之恩一所レ當レ孝也。此爲二本然之理一。我事レ之之道。當レ竭二其力一。此爲二當然之工夫一。既孝。則父母喜レ之而慈愛亦益至矣。此爲二自然之效一。學者之所レ當レ用レ功。唯在二當然之工夫一而已。而本然之理。亦不レ可レ不レ知。若二夫自然之效一。以レ是考二我之工夫之至與不レ至。則可也。苟有レ心於期二待其效驗一。則不可也。是謀レ利計レ功者。有レ爲而爲也。

讀レ書貪レ多。是學者之病。朱子之所レ戒也。從前篤信亦有二此病一。退之所レ謂貪レ多務レ得。今覺レ非二眞法一。只逐一精熟循レ序漸進。而後至二于博一。是眞法。黃山谷曰。大率學者喜レ博。而常病レ不レ精。汎二濫百書一。不レ若レ精二於一書一。有二餘力一然後及二諸書一。則涉二獵諸篇一。亦得二其精一。此說朱子之所レ取。可レ爲二讀書良法一。

禹別二九州一。因二高山大川之所レ限者一。爲二之區別一而已。古昔本邦之別二諸州一者。大率暗合二此法一。循二山川一而爲レ限。故隔レ山踰レ川。而異二其州一。則民俗不レ同。言語亦殊。分レ州之迹。昭晰可レ見矣。然其間亦有下不二盡然一者上。蓋平壤相連接。叵レ爲二區別一。其界限不二分明一者多矣。疑是初分レ州者。拘二乎郡縣之廣狹一。不レ能下以二山川一爲上レ限歟。

古史之體有レ二焉。本二乎書與二春秋一而已矣。此二書經而史者也。書則各記二其人之言行一。或記二一事之本末一。後世之史記以下諸史本二乎此一也。春秋則編レ年以通二記其事一。後世之通鑑及綱目本二乎此一

知吾不是而自是。是不知己也。二者不知亦甚矣。其自信者。孔子所謂居之不疑者。厚顏自亢。是自信我非而不疑者。是以足欺人。然昧者不能辨其非。以此妄信其人者。亦有之。唯信可信之人。便可以爲得信人之道也。今人不信可信之人。而却信不可信之人。可謂不明而妄謬也。

學者須以仁存心。每日要做利人事。不管人之知與不知。稱之爲陰德。上自王公。下至乞人。皆有利人之事。須要盡其心。雖貧賤之極。亦可行焉。唯有大小廣狹之異而已。行之久。而不廢。則積善豈有窮乎。古語曰。塵積而成山。此之謂也。夫利人積善如此。不亦樂乎。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及戒妃匹勸經學疏。其立論本經術。其說頗純正。而有理。朱子詩傳。復取其說。眞西山以謂。可爲仲舒之亞。宜哉。可惜其素行與學術相乖戾。可謂不能履其言也。

凡天下之物。皆有上下。上者貴。下者賤。仁義者上者也。貨財者下者也。心性上者也。身體者下者也。節義者上者也。生命者下者也。君子常主乎上者。而存下者。是君子處常之道也。苟不能上下兩全。則取上者而捨下者。是君子處變之道也。小人常捨上者而不取。偏取下者何也。君子學而知道。故知上者之可貴。而不可捨。小人雖學不知道。故不知上者之可貴。而不可捨也。世有不學而能行節義者。是生質之美。其長處也。

而有レ進矣。吾人於二德行一。常不レ得二進益一者。由下於二此處一放過而不上レ用レ心也。

人家將興也。從レ諫改レ過。其將レ亡也。拒レ諫自恣。及二其亡一也。雖レ悔何及。

凡執二小技曲藝一。亦必有レ師。有レ學而後其事成。况人道之大。修レ己治レ人。而安二定國家一乎。大小之大事。豈有二無レ師無レ學而可レ成レ事之理一哉。

多念多言多事。三者最害二乎爲一レ學。蓋不二專一一。則不レ能二直遂一。故學者須レ要レ守二三省一。一曰省レ念。二曰省レ言。三曰省レ事。然三者。人事之當然者。豈可二妄省强排一乎。只事之所レ當レ念而念レ之。則其所レ念自寡矣。是省レ念之道也。省レ言省レ事亦然。且多事者。人之所レ難レ免。但可レ擇二其要約者一。不レ要レ好レ事而可也。又有二逡巡退縮而畏一レ事。當レ爲而不レ爲者一。此亦可レ謂二無レ勇者一也。

或曰。精進二字。出二于法華經一。是浮屠之言。不レ可レ用。然朱子語中。亦有レ說二勇猛精進者一。何也。案。精進二字。出二于前漢書叙傳一。師古云。精明而進趨也。是先儒之言。自有二的據一。倭俗古來以レ食二素饌一爲二精進一者非也。

君子責レ己之心常多。責レ人之心常少。怨惡之心常少。宥恕之心常多。所二以坦蕩蕩而多一レ樂也。小人反レ之。所二以長戚戚而多一レ憂也。

程子曰。信有二二般一。有二信レ人者一。有二自信者一。學者須レ要二自信一。既自信。忘生奪亦不レ得。愚謂。程子之言。爲下有レ善二于己一而自信者上而發矣。如下古語所レ謂禮儀不レ愆何恤二人言一。淮南子所レ謂自信者不レ可下以二誹譽一遷上也者。是也。如二今之信レ人者一。信レ非二其人一。是不レ知レ人也。自信者。苟不

此與下四時之失レ序。風雨不レ時。有二災沴疾疫一者上。同是一理。不レ可レ爲二正命一也。然正與二不正一。亦無レ非レ命。是皆天之所レ命。陰陽之所レ作。當二順受一而已。

知レ人。是知二其才不才一。且知二其善惡一也。知レ人甚難。非二其天資聰明通悟一。則難レ能也。雖三是難二學得一。然學レ之亦有レ術。在下視二其眸子一。聞二其言語一。試二其好惡一。觀二其威儀一。察中其誠僞上耳。視二其眸子一。察二其言一者。孟子之所二嘗說一。此知レ人之術。最可四以察三人心之邪正。與二才不才一。久用レ心而熟習。則庶二乎不レ謬。夫子之視觀察。是知レ人之常則也。雖二常人一。亦不レ可レ不レ學レ之。然比下之孟子視二眸子一之術上。學レ之也難矣。凡不レ知レ人之害甚大矣。至二喪レ國亡一レ身。故季札曰。君子務在レ擇レ人。信哉斯言也。

朱子曰。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竊謂。禮者仁之顯二著於外一而有二節文一也。智者義之含二藏于內一而有二神明一也。

古語曰。偏聽生レ姦。獨任作レ亂。是聽レ言者。所レ當二審察而明辨一也。如二聽レ訟者一。兩造具備。師聽二五辭一。平二吾心一。易二吾氣一。無二喜怒之私一。令三彼盡二其言一。而後可下折二其曲直一。決中其是非上。苟偏聽而決レ獄。則不レ過者寡矣。蓋先入之言既爲レ主。則偏二執前言一。而不レ能レ信二後言一。是惑之深者也。聞二人之毀譽一亦然。可レ不レ察乎。

方孝孺曰。樂未レ既。而憂繼レ之者。人之欲也。是天下之至言。人須下常思二此言一。而忍中其欲上。便當レ不レ祇レ悔。學者須三於此處上不二少放過一。小レ心翼翼。常可レ令二敬勝一レ怠義勝上レ欲。庶幾爲レ學得レ力。

者不レ異。朱子謂ニ敬在ニ事上一者。心體存レ内。妙用應レ外也。非ヲ全在ニ事上一。心者。人之神明。衆理具焉。而萬事出矣。人之所ヲ以爲ニ萬物之靈一者。惟在レ此而已矣。是爲ニ身之主一。而在ニ乎中一。所ヲ以役ニ使耳目鼻口之外形一者也。譬如ニ君之使ヲ臣然。故名レ之爲ニ天君一。仁義禮智之所レ會。而爲ニ性之郛郭一。須下極ニ崇奉一而善安中養之上。尊レ之如レ天。敬レ之如レ神。勿レ使下耳目口體情意之欲苦中吾天君上。苟天君爲ニ外形一所レ役。則猶ニ以レ臣使ヲ君然。以爲ニ悖逆之事一。宜使ニ靈臺長安泰。天君常和樂一。

人心之所ニ以爲ヲ靈者。因レ有ニ仁義一也。譬如ニ穀種有ニ生性一。則可ニ以爲ヲ貴。苟無ニ生性一。則可レ爲レ秕。不レ可レ爲レ種也。人若不下以ニ仁義一存中心。則雖レ有ニ智覺一。非レ所レ可レ貴也。孟子曰。人之所ニ以異ニ於禽獸一者幾希。庶民去レ之。君子存レ之。夫君子小人之心。皆有ニ智覺一。而以ニ仁義之存亡一。而君子小人別矣。孟子說レ求ニ放心一者。亦是求ニ仁心一而已。若夫方外之徒。捨ニ仁義一而求レ心。譬如ニ買レ櫝而還ヲ珠然。

或曰。性者渾然一理。及ニ發時一。而後有ニ仁義禮智之名一。未レ發時。恐不レ可ニ分爲ヲ四。予曰不レ然。人性固是渾成矣。其中不レ可レ有ニ條理之界限一。然有ニ諸内一。必形ニ諸外一。四端之發。可ニ以占ニ其在レ中者一。苟未發之時。非下其内有ニ四者之理一而具上。則何以有ニ四端之發ニ乎外一乎。

天道福レ善禍レ淫。作レ善降ニ之百祥一。作ニ不善一降ニ之百殃一者。此與ニ四時之循レ序。風雨順レ時。災害不レ與。同是一理。天道之常理也。可レ爲ニ正命一也。君子遇ニ災禍一。小人得ニ福祿一者。非ニ天道之常理一。

小道也。

衆人之愛惡。出二于私情之偏僻一。而違レ理者多矣。世有二謹厚淳實之人一。復不レ免レ有二斯偏僻之病一者。何也。葢因二其心智昏昧有一レ所二蔽惑一也。愛二惡於人一者。所レ當二自省察一也。

爲二子孫一惜レ福者。言吾身幸。而多福者。須下減二其福一而不中受盡上。如レ此則子孫亦庶幾自可レ受二其餘福一而已。苟吾身一旦咸受盡了。則無二餘福之可一レ遺二于子孫一。天道虧レ盈而益レ謙。吾身福盈。則恐二其覆敗亦不一レ可レ測。况無三餘福之可二以遠及一于子孫一乎。

大學或問曰。天下之物。必各有下所二以然一之故。與中其所レ當レ然之則上。所レ謂理也。愚謂。所レ當レ然者。理之易レ見者。所レ謂粗也。所二以然一者。理之難レ見者。所レ謂精也。夫理者一也。以三其有二表裏精粗一。而有二二者之別一。

天地既闢之後。五行之生也。水火最先。木金次レ之。土在二最後一。然而水火寓レ土。金木亦資レ土而生。則土似二最可一レ在二水火金木之先一。且土即地也。與レ天之俱在焉。不下待二水火金木之生一而後生上。然其序却在二四者之後一。何也。竊謂。水之査滓。火之灰燼。木金之陳腐。皆歸二乎土一。則須レ在二最後一。非三以レ地爲二生一于水火木金之後一也。愚見如レ此。或曰。水火木金。皆資レ土而生焉。猶二五常之信在一レ後。故土却退在二水火木金之後一。二說俟二君子之訂正一而已耳。

朱子曰。無レ事時。敬在二裏面一。有レ事時。敬在二事上一。篤信竊謂。居敬之工夫。須レ要下貫二內外一兼中動靜上。葢方二無事時一。此心固當レ存二于內一。有レ事時。亦當二心存而事不一レ苟。有レ事與レ無レ事。存レ內

比較也。唯朋友之交。其所當信之道。我與人相同而無上下之異者。以其勢位相敵也。

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爲學工夫之次序。而博學者。都立爲學之規模也。審問以下四者。各就一事推究其條理也。

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愚謂。天地萬物之與我爲一體。本是自然之理。然衆人有私意之障碍。而不能爲一體。唯仁者。無物我之私以爲間隔。故依舊爲一體。非勉强爲一體爾。西銘以乾坤稱父母。民爲同胞。物爲吾與。此亦本有斯理。非强名之也。

凡用兵者。須由仁義而行之。苟非由仁義而行之。則不免爲盜賊。蓋用兵。則乖戾于天地生物之心。好殺。則傷害天地生物之氣。故天道惡之。然聖人不得已而後用之。是亦行天討也。蓋聖人之用兵也。行其義也。而仁在其中矣。程子蝎頌曰。殺之則害仁。放之則傷義。是亦聖人用刑兵之意也。凡五兵之中。義兵應兵二者。君子所用也。如忿兵驕兵與貪兵三者。君子之所不用。而小人之所獨行也。

財者。國家之所資用。而民命之所繫也。故財竭則自給不足。况贍貧窮。行禮義。勵廉恥。賞有功。行兵防敵。凡國家百事。不可得擧行乎。故治國家之道。以理財爲要。然足財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務本者。在敎稼穡。勸種植。惜民力。賑貧乏而已。非貪求侵奪之謂也。節用者。在量入爲出。裁制冗費。禁止奢華而已。非吝嗇刻薄之謂也。大學之書。生財有大道之一節。是理財之大畧也。如小人之貪求侵奪。與吝嗇刻薄。是生財之

之說。故欲行之而後知。所以發此論也。是以知行强爲一。可謂牽合附會。且混淆而無別。亂雜而無章也。是與聖人之說大異。蓋知行本是兩事。不可妄爲一。故聖人說知及仁守。說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說博文約禮。俱是知與行。各有工夫。譬如目視而足行。視與行。二者用力自別。其序亦不可亂。古人之學。知之則必行之。不欲徒知之。今人須學古人之所學。何要說知行合一乎。

程子曰。爲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愚謂。君子之學。博覽廣聞。以究理爲務。故積累久。而貫通于天地萬物之道理。則俛仰於宇宙之間。而事物悉至無可疑。不樂復何如。此君子之心。所以多少快活也。

自反者。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不責人而責己之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蓋能自反者。無怨尤。不動聲色。而人易從。且易感。是修己接人之要道也。

聖人之敎。以主忠信爲本。所謂思誠者。人之道也。以居敬爲主忠信之工夫。苟不以忠信爲主。徒以敬爲一心之主宰。是以工夫爲心之主。恐偏于敬。而流爲束縛强持之病也。甚則色執仁。而行違者有之。夫敬者。古來聖賢傳授之心法。然近世之持敬者。爲一副當之病。學者須知居敬之方。而後持敬。

親義別序。四倫之道。雖尊卑上下各當相勵。然而所繫乎下者最重。故忠孝貞順者。爲臣子婦幼者。所當特行也。蓋其勢位在下。故其所事上之道。與君父夫兄之所施異矣。不可相

之心思一。不レ生二彼之怨恚一。而家道雍睦之道也。古諺曰。不レ癡不レ聾。不レ作二家翁一。此言信有レ理哉。

君子之對二女子與二小人一。亦當レ如レ此。

五常百行。總言レ之。則皆善也。是仁心之所レ發。爲レ善者。所下以愛二養人物一。而贊中天功上也。是以爲レ善者。乃所下以事レ天而報上德之道也。雖二微賤之人一。苟存二心於爲一レ善。則必有レ所レ濟。故一日爲レ善。則爲二一日之好人一。日日行レ之。久而不レ休。則積レ善無レ窮。而其樂亦無レ極。若夫富貴有二勢位一之人。苟有レ誠レ好レ善。則其所二施濟一廣博。而其樂豈不レ大乎。

古人之葬レ親。卜二其宅兆一。安二厝之一。程子曰。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下培二擁其根一。而枝葉茂上。其理當レ然矣。地之惡者。則反レ是。

葬地之美惡。與二子孫之禍福一。如三信不二相交涉一。然擇二地之美一者。而葬レ之。封二溝於丘墓一。而不レ令レ臻二于荒壞一者。子孫之厚二于親一也。厚二于親一者。養二其本一也。辟如下培二擁根本一。而枝葉碩茂上。然有レ福二于子孫一。不二亦宜一乎。苟不レ擇二其地之美惡一。而葬レ之者。不レ能二安二厝之一。況至二後世一。亦令二荒穢廢壞一乎。是薄二于親一。而傷二其本一也。辟如下傷二害本根一。而枝葉枯瘁上然。有レ禍二于子孫一。不二亦宜一乎。

嗜之一字。人情之所レ不レ免。而嗜而不レ止者。乃傷レ財亡レ身之基也。看二其所レ嗜之淺深一。而其禍之細大緩急可レ知也。

王陽明論二知行合一一曰。知之眞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篤信欲レ改レ之。曰。知之眞切者。必能行レ之。行之精察者。必能知レ之。以レ是爲二合一一。則可也。陽明惡三即レ物究レ理

說一。則事之宜。亦不レ可レ屬二乎用一。

人有二過失一。由二其偏性一。彼之頑愚。不レ可二奈何一。或時勢有下出二乎不一レ得レ已者上。皆所レ當二宥恕一也。不レ可二譴責太嚴急一。惟有レ容。德則大也。又有下不レ可二宥恕一者上。難二一槩論一。

草木子曰。豐二其實一者。嗇二其花一。愚謂。此言三物無二全美一也。今考二驗諸草木一。皆然。黍稻之爲二嘉穀一也。瓜茄之爲二佳蔬一也。橘柑栗柿棗榧之爲二佳果一也。皆實之美者。而其花反不レ足レ觀。如二海棠白櫻山茶牡丹芍藥菊水仙之類一。皆花之美者。而其實不レ堪レ啖。人巧言如レ流者。其所レ行多不レ實。此無二全美一也。

管仲論レ兵曰。先レ計後レ戰。愚謂。君子之處レ事。亦然。先思而後行。則無二過擧一。苟不二熟思一。而遽擧レ事。必有レ過焉。不レ祇レ悔者少矣。臨レ事而懼。好レ謀而成。所二以爲一レ善也。

周禮大司徒註曰。同レ師曰レ朋。同レ志曰レ友。愚謂。是朋友之別。一書作二同レ門曰一レ朋。亦同意。或朋與レ友通用者。亦多矣。古人甚重二朋友之誼一。亞二于兄弟一。今人於二朋友一。情甚疎薄。且無二信義之相保一。因レ玆增見二得逐レ時風俗澆漓一。

女子與二小人一。聖人以爲レ難レ養也。况衆人養レ之者。豈可レ不レ用二其心一乎哉。如二婦女之性一。亦或有二聽慧易レ曉レ事者一。然而率於二義理一太蔽昧。雖二敎レ之詢詢一。不レ能二通曉一。故其所二昏塞一。雖二告戒丁寧一。而不レ能二省悟一。徒勞二我心志一。增二彼忿怨一而已。易所レ謂夫妻反レ目。不レ能レ正レ室也。然而其過惡之大。而害レ義者。固不レ可レ不二督責一。若夫小過。非二甚害レ理者一。可二強忍陰默而不一レ言。是不レ勞二我

之前亦有二天地一。其一元之數。亦猶二今之天地之數一也。前天地之中有二萬物一。亦猶二今之所一レ有。再開闢之後亦有二天地萬物一。恰如レ有二今之天地萬物一然。前後一元之數。同終而復始。不レ知二幾回一。蓋天地萬物。有二一定之理一。萬古變化。有二不易之道一。故雖二萬闔萬闢一。而天地人物之不レ異也。恰如二今之天地一。此雖三臆度之言。無二證驗一。以レ理推レ之。恐當レ如レ此。頃見二薛敬軒之書一。其所說之意亦如レ此。

邵子以二十二會一說二天地之始終一。其說雖レ似二乎象罔一。然識者以レ數所レ考。理或然。楊升菴極レ口誹二邵子說一者。予亦不二敢信一。凡萬物皆有二始終一。天地亦一物爾。豈無二始終一乎。予嘗見下高山之上。有二蚌蠣殼一而附中巨石上。是前天地之物不二消滅一。此知雖二天地一。亦有二變易生滅一也。

古之君子多慕二江山林泉之勝一。而忘二富貴之崇高一。夫山林與二爵祿一。同是外物也。慕レ之者。有二鄙與レ達之異一。其故何也。蓋富貴得レ之。有レ義有レ命焉。而其樂也淺矣。欲二妄得一者爲レ鄙。且爲レ不レ知レ命也。如二山林之勝。風月之樂一。取レ之無二禁者一。好レ之者爲レ主。慕焉者非レ貪。而以二得レ之者一爲二清福一。其樂也深矣。此君子之所三以愛二慕之一也。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朱子答二張敬夫一書曰。愛之理者。是乃指二其體性一而言。篤信謂。仁有二體用一。然心之德。固體也。愛之理。亦指二其體性一而言。則不レ屬二于用一。俱以二仁體一爲レ言。雲峯胡氏以二心之德一爲レ體。以二愛之理一爲レ用者。非也。近看二孫詒仲四書緒言一。曰。事之宜。亦非二是用一。謂三處レ事之宜在二於心一。俱以二未發一言。事之宜。與二愛之理一。一樣。猶レ曰二宜之理一爾。愚謂。如二孫

流。江海之深廣。田野之布列。此皆在レ地之文也。人倫常行之有二法則一。威儀三千。禮義三百之有二品節一。進退周旋之有二容止一。舞蹈之有二儀容一。衣服之有二采色一。器用之有二制度一。皆是在レ人之文也。鳥獸蟲魚之有二羽毛鱗介一。草木之發榮暢茂。群花之紅白爛熳。此皆群品之文也。豈啻形色之視二於目一者而已哉。抑聲音之聽二於耳一。臭味之入二口鼻一。亦皆有レ文。蓋五聲之節二歌詠一。十二律之和二八音一。五味之可レ口。香氣之養レ鼻。此乃聲音與二香味一之文也。人惟知二形色有一レ文。而不レ知二聲音香味亦皆有一レ文。故曰。萬物皆有二自然之文一也。豈特見二於文辭言語一而已哉。薛敬軒曰。凡有二條理一明白者。皆可レ謂二之文一。非二特語言文章之謂一也。

君陳曰。必有レ忍。其乃有レ濟。有レ容。德乃大。竊謂。有レ忍者。猶有二强制之意一。至レ有レ容。則洪裕寬綽。乃德量之廣大也。須二習レ忍以至一レ容。

程子曰。忿慾忍與レ不レ忍。便見二有德無德一。朱子曰。只觀二人之氣象一。便知二其德之厚薄。所レ養之淺深一。是皆知レ人之法也。且修レ己者。亦須二以レ此自省察一。

凡作レ事。謹レ始慮レ終。則寡レ過寡レ悔。故作レ事。當二以レ思爲一レ先。不レ思而輕卒作レ事。則必有レ過。有レ過則有レ悔。

擇レ將之道。在二智與一レ勇而已。而知爲レ上。勇爲レ下。知者能使二勇者一。徒勇者不レ能レ使二智者一。以二徒勇而無レ知者一爲レ將。不レ敗鮮矣。故擇レ將者。擇レ知爲レ先。擇レ勇者其次也。

邵子言二天地之始終闔闢。一元之數終而復始一。是前聖所レ未レ言者。然其理或然。以レ此推レ之。開闢

則事少心清。而其樂無レ窮。此所二以養レ氣修レ德。而寡レ過遠レ禍也。

克念而後言。克念而後行。言行常當レ在二于克念之後一。一言一行。須二用レ心點撿一。不レ可二妄發動一。是言寡レ尤行寡レ悔之道也。

簡者非レ有レ意二于省一レ事。但爲レ所レ可レ爲。而不レ爲レ所レ不レ可レ爲。則事自簡。好レ事者。往往爲レ所レ不レ當レ爲。而生レ事多レ端。所二以勞レ心生一レ禍也。

記云。毋二勦說一。蓋擥二取他人之說一。以爲二己說一。謂二之勦說一。夫竊二他人之財一。獨謂二之盜一。然况掠二取他人之美一。以爲二己美一乎。可レ賤之甚也。有下先輩長者好取二人之言一。而用レ之者上。告レ人曰。惟非二吾謀一。誰某之說也。是可レ爲二取レ言之法一。然近世中華之才子。亦往往有下擥二取前輩之說一。以爲二己說一者上。其志懾矣。近世薄俗。本邦之人。往往亦如レ此。不レ知レ恥之甚矣。

記レ事者。必提二其要一。纂レ言者。必鉤二其玄一。凡學者讀書之法。當レ如レ此。然其記レ事纂レ言者。不レ採下嘉言善行。有レ益二于世敎一者上。而好載二猥紬駁雜奇怪妄誕之說一。不レ足二以爲一レ益。適足二以惑一レ人。

天一生レ水。天氣通二乎地中一。氣常凝聚。所二以地中水生而不一レ息也。且山谷者。地氣之所二厚聚一也。故其生レ水也最多矣。

知欲レ圓言智者融會貫通。而不レ滯二于一隅一。故能達。愚者偏陋固滯。而拘二泥于舊習一。故不レ達。行欲レ方。言君子正直謹嚴。而不レ變二節操一。小人苟且偸薄。而無レ所レ守。

天地萬物。皆有二自然之文一。日月星辰。雲雨烟霞之成レ象。而顯二于上一者。皆在レ天之文也。山峙川

朱子好說二恰好二字一。蓋人之所レ行。合二時宜一而達二事變一。應二人情一而順二物理一。凡百行惟無二過不及之差一。則所レ處皆恰好。此恰好二字之所二以當一レ理也。

己有レ善有レ能。而人不レ知者。乃係二于人一。於レ己不二相預一。然欲三顯二揚己之善與一レ能。而自衒自矜。其卑陋甚矣。不レ能二自樂一。且招二人之誹笑一。不知孰甚レ焉。古人曰。自譽自媒者。士女之穢行也。須下自掩二其善一。自晦中其才上。書曰。有二其善一喪二厥善一。矜二其能一喪二厥功一。誠哉。斯言也。可二以爲一レ戒。

年彌高。而德彌卲者。君子之事也。聖人言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又曰。及二其老一也。血氣既衰。戒レ之在レ得。我輩到レ老。心志亦增衰弱。恐三不レ覺到二下達一。須下愼二晚節一。而激昂不中磨怠上。馬援曰。老當二益壯一。蓋世人壯歲。則雖三激厲謹二名檢一。然而不レ保二晚節一者多矣。古人謂要二之死日一。是非乃定者。非二虛語一也。故韓魏公曰。保二初節一易。保二晚節一難。故晚節事事尤著レ力。所レ立特全。

讀二前句一如レ無二後句一。讀二此書一如レ無二他書一。凡讀書之法。須二專一如一レ此。庶二乎有一レ得。

人知三天地萬物皆爲二一體一。則人我忌克之念自熄。慈愛憐怛之心自生。物與レ我無二間隔一。此爲レ仁之工夫。

善惡必有二禍福之應一。天道好レ還。其理甚昭明。可レ信且可レ畏。但有二遲速一耳。衆人不レ知二此理一。故不レ能三作レ善彊二不善一。而妄禱請。求二福於鬼神一。然鬼神聰明正直。不二枉レ理而福一レ人。斯理亦甚昭昭矣。雖二庸人一。亦當レ識二其無一レ益。何若下行二陰德一。而自然有中陽報上乎。

清レ心省レ事。豈啻衰年靜居之所レ宜乎。雖二居レ官者一。亦當レ如レ是。蓋收レ繁歸レ約。而不三妄生二事端・

愼思錄第二

貝原篤信編錄

天下不レ可三一日而無二義理一。無二義理一則人道廢矣。是以國家不レ可三一日而無二學校一。無二學校一則義理之敎不レ興。人倫之道不レ明。故曰。飽レ食暖レ衣逸レ居無レ敎。則近二於禽獸一。元人王介有レ謂天下事若レ緩而實急者。學校是也。豈不レ然乎。夫明君先制二民產一。民食既足。則修二學校之政一。不レ可レ緩。此介レ富而後敎レ之者。聖人爲レ治之序也。（王介之言、本二于晉李邈之語一）

天地造化之道。陰陽變化之理有レ常。是以進退消長存亡之數有レ限。人物之生二其間一也。不レ能レ逃二其定數一。是以盛者不レ能レ不レ衰。生者不レ能レ不レ死。此天地之常理也。君子安二其常理一。故雖二傾覆流離一。不二憂苦一。雖レ至二衰老一。而不二嗟嘆一。雖レ臨二死亡一。而不二悲哀一。樂二夫天命一。而不レ疑者也。

大凡聞レ道。亦各隨二稟性之高下一。而有二淺深一耳。然非二其生質通明淳正之士一。則殆不レ易レ到二於此一。偏僻蔽昧之徒。所レ不レ能レ聞也。故雖下用二力於經術一數十年上。亦有下未レ能レ窺二其藩籬一者上。是可レ謂二章句之習。訓詁之學一也。

西銘前半截。言下天地爲二父母一。萬物爲中一體上。此言二其道理一也。于レ時保レ之以下後半截。言下人之事二天地一之道。當中如レ事二父母一。此言二其工夫一也。終二句是主意。夫昊天有二罔レ極之德一。而人生不レ知レ事レ之之道一。可レ謂二虛生一也。是西銘之所二以作一也。

而不㆑可㆑疑。

凡居㆑家立㆑朝。獨處接㆑人。皆當㆘隨㆑處逐㆑件。點㆗檢其言行㆖。須㆘自省㆓察其所㆑言所㆑行之善惡㆒。而愼㆗其獨㆖。不㆑可㆓一事自欺而放過㆒。必如㆑此。而行修言道之功可㆑進。

學者以㆑就㆓平實爲㆓先務㆒。須㆓遜㆑志務時敏㆒。且可㆘以㆓浮躁淺露自矜自是㆒爲㆗禁戒㆖。

蔣子方曰。學者如㆓牛毛㆒。成者如㆓麟角㆒。篤信謂。是言㆘學者多而成者少㆖也。成者之所㆓以少㆒。何耶。蓋因㆓學之不㆑正。與㆑不㆓專一㆒。是識見不㆑明。故不㆑知㆓爲㆑學之道㆒也。以㆓訓詁章句之習㆒欲㆑知㆑道者。所㆑謂以㆓若所㆑爲。求㆓若所㆑欲。猶㆓緣㆑木而求㆑魚也。吾輩自㆓妙年㆒爲㆑學。亦如㆑此。迨㆑老初知㆓今是而昨非㆒。可㆑謂㆑晩也。

愼思錄卷之一　終

樂。是人心之天機。雖常人亦皆有之。豈唯人心有此樂而已哉。如草木之發生。禽蟲之和鳴。亦是天機之發動。可以爲其樂。唯人爲氣稟蔽錮。物欲間隔。失此樂者。擧世皆然。人情無不欲喜樂。然衆人不能識人心本自有此樂。惟中無所得。則不能不藉外物以求樂。是以聲色臭味之欲。無所不至。然不能以道制欲。則惑而不樂。故其初雖耽樂。然其終不能無憂患。衆人之所以惑而不樂也。

孔顏之樂。與吟風弄月之樂爲不同者。何也。蓋以孔顏之樂不在乎外也。然吟風弄月之樂雖在外。亦可以資吾之樂。非內外不相干涉者也。

君子之心。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處常處變。從容洒落。故雖入貧賤患難之中。不改其樂。又況於富貴順適之時乎。是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也。蓋君子之心。固有本然之樂。而無一物之累。然後萬物皆可以爲樂。此非待外物而後爲樂。物至乎前。而皆足以資吾樂也。內焉則詩書禮樂。飲食衣服。外焉則山水風月。花木蟲魚。亦皆可以資吾樂。顧所資其樂無窮。而其所樂亦無盡。是豈可不自得乎。君子之所樂如此。則豈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哉。

作善。自天佑之。而降百祥。作不善。自天害之。而降百殃。故作善。是百福來集之基。勝于謟神佛。何止百倍。君子爲道。衆人爲福。衆人亦須知天道福善禍淫之理。而畏天奉若。避災求祥。此理古今華夷之往迹。歷歷可見矣。是天道之至教。必然之理。可信可畏。

耳。常人雖有之。爲私欲被間隔了。所以不能存此樂也。學者存養克己之功熟。而視聽言動無非禮。則日用動靜之際。天機流行發見。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便是樂。既有此樂。則日新而不息。至於不知足之蹈之手舞之。且如人之吟風弄月詠歌舞蹈以養其血脉。與夫草木之發生禽鳥之和鳴鳶飛魚躍。皆是同一天機。自然之生理。而無非樂也。

記曰。君子樂得其道。蓋得其道者。惟心無私欲。而事當理之謂。不得其道。則反此。得其道。則隨處而樂。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也。然則雖處逆境。而不失其和樂之心。況於順境乎。立則樂乎立。行則樂乎行。臥則樂乎臥。飲食則樂乎飲食。對客則樂乎客。觀山水則樂乎山水。如此則無所往而不樂也。非樂驕樂樂佚遊。蓋自有其樂爾。

人之心。有本然之樂。則目之所睹。耳之所聽。身之所觸。風花雪月四時之佳興。山川之好景。鳥獸之和鳴。草木之榮華。凡滿天地之間者。皆足以資吾本然之樂。是以舉天下之物。皆可以爲悅吾心養吾身之具。其富饒也。終身不可用盡。惟非藉外物之美以爲吾樂。外物之美來觸。而資吾本然之樂而已。苟無本然之樂。則外物之奉我身誘我欲者。適足以爲累吾心傷吾身之具而已。何足以爲樂哉。

君子之心。有本然之樂。是人心之所固有。天性之自然也。如花月之悅目。聲樂之娛耳之類。是特藉外物。而助吾之樂也。非專以是爲樂之主。苟心失本然之樂。而徒欲以身外之尤物爲悅樂。是以外物爲樂之主。所以惑而不樂。非君子之所爲樂也。

天道流行。運而不レ息者。何以見レ之。日月之往來。四時之推移。雨露之施滋。川流而不レ竭。草木之發生暢茂。是皆可三以見二天地之化一。靜觀則萬物皆有二生意一。嚋知二其妙一哉。知レ之者乃知レ道也。

孔顏之樂。周程之所二引而不一レ發。朱子之所レ不二盡言一也。蓋博文約禮之工夫成熟。而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則其樂初可レ知而已矣。非三吾儕庸輩之所二以想像億度一。而可一レ得二其彷彿一也。然而夫子屢言レ樂。是必有レ以也。然則雖二衆人一。又必不レ可レ無レ樂。而樂レ之有レ道而已矣。且夫草木之發生。禽獸之和鳴。鳶之飛魚之躍。亦是草木禽獸蟲魚之所レ爲レ樂也。然則雖二衆人一。亦不レ可レ無二其樂一。其所レ樂之意味。多寡之分數。雖下與二孔顏之樂一不上可二同レ日而語一。然人物之性中。自然有二生理一。此樂之所レ生。故雖二衆人一。不レ能レ無二此樂一。如二衆人一。亦克己復禮之功一分進。則有二一分之樂一。所レ樂之多少。隨二乎人欲去處。天理流行之分限一而已。苟人而不レ知二此樂一。則貪二于酒食一。溺二于聲色一。樂二驕樂一樂二佚遊一樂二宴樂一。凡百玩好。皆足三以蕩二其心一。至三于放僻邪侈無一レ不レ爲而已。是因レ不レ知二在レ我之樂一也。然則孔顏固雖二吾曹庸愚之非一レ所レ可レ尋。然人人皆有二本然之樂一。而在二于心一。是爲二眞樂一。不レ可三以比二世俗之樂一。故雖二衆人一。亦須下知レ有二此樂一而樂上レ之。不レ然則陷二溺于世俗之樂一。而不レ知レ返。是小人之歸也。

孔顏之樂。非レ樂レ道。又非下樂二天理一之謂上。且非下別有二一物一而樂上レ之。若謂二以レ道爲一レ樂。則道與レ樂做レ二了。人心本天命之所レ在。天機常生生不レ息。故滿腔常欣欣和氣。其生意不レ息。隨レ處欣合和暢。是謂二之樂一。是人生心裏自然所レ有之天性也。非三獨孔顏有二此樂一。人皆有レ之。孔顏能勿レ喪

朱子曰。不二公心一之人。不レ能レ讀レ書。信哉斯言也。蓋不二公心一之人。其心多二偏邪一。雖二力レ學讀一レ書。其所レ見不二平正一。常徇二一己之私一。主二張之一。是以不レ能レ得二正理一。所レ見多差。所三以不二能レ讀レ書也。看レ書。不レ要レ貪レ多。只須レ要三熟讀精思。而體二認道理一。是欲三自二得之一也。

孟子曰。親レ親而仁レ民。仁レ民而愛レ物。三者。仁愛之理一也。然自有二親疏一。故施レ之之道。自有二輕重一如レ此。是分殊也。蓋理一者仁也。分殊者義也。義也者。仁之所レ宜二輕重一也。

衆人之爲二不善一。而將レ有レ禍。不レ知下悔二其非一改中其過上。特負二禱レ神媚一レ佛。而欲レ遠レ罪。難レ免レ禍也。此因レ暗二禍福報應之理一也。

致レ人之道。雖二子弟卑幼之輩愚不肖一。不レ宜二乎忿厲激怒一。唯嚴肅從容。丁寧告戒。循循誘引。是所三以能養二成人材一也。故曰。中也養二不中一。才也養二不才一。詩曰。載色載笑。匪レ怒伊致。是乃致レ人之道。宜レ如レ此。若忿怒罵詈。則人亦拂戻扞格。而不レ容レ致。所五以不四能三致二育人材一也。

大凡觀二古人之書一。聞二今人之言一。而知二其義理之當否一。有二三證一。考二諸聖經一而不レ謬。一也。比二諸天地萬物之理一而不レ悖。二也。鑒二諸我心之良知一而無レ疑。三也。能以二此三者一。試二義理之當否一。庶二乎不一レ違矣。三者之中。考二諸聖經一者。乃其本也。

不レ尊二德性一。而徇二物慾一。譬如下以二隋侯之玉一。彈中千仞之雀上。方見レ不レ知二其輕重貴賤一。愚之甚也。

常人不レ知二吾性本是天地之性一。而自爲二下愚之趣一。却把二吾心一。處二汚賤下流之地一了。可レ謂下穢二天之明一。熳中人之紀上。乃自暴自棄之甚也。

之所レ好。身必服レ之。觀二服之邪正一。而其心術可レ知。可レ不レ愼乎。詩曰。彼其之子。不レ稱二其服一。蓋服有二貴賤老幼士俗之相稱一。與レ不二相稱一。不二相稱一者。是服之不レ衷也。

或問。雜念紛擾。爲二心術之害一。除レ之之方奈何。曰。心有レ主而專一。則自無二此患一。

君子敎レ人。以レ豫爲レ貴。豫之道。當レ於二童蒙之時一。易曰。蒙以養レ正。聖之功也。賈誼曰。太子之善。在二於早敎諭一。與レ選二左右一。顏之推曰。敎二見於嬰孩一。誨二婦於初來一。皆是豫之道也。豫之道。即小學之法也。

古語曰。幼成如二天性一。習慣如二自然一。誠哉是言也。人只習レ善則爲二善人一。習レ惡則爲二惡人一。習之移レ人也大矣。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凡學則須レ習。習則熟。熟則如二自然一。所レ謂習與レ性成也。

在レ物爲レ理。處レ物爲レ義。譬二之飢人一。欲レ食之理在レ彼。與レ食之宜在レ我。如レ父。宜二愛敬一之理在レ彼。當二愛敬一之義在レ我。是理義之辨也。所二以然一者理也。所レ當レ然者義也。亦是此意。

人不レ可レ無二先見之明一。苟無二先見之明一。則倚伏暗二前算一。而不レ免レ多レ悔。吾人之在レ世也。譬如二瞽者擿レ埴而行一。又曰。殆哉。然有二先見之明一。亦是智者之事。吾輩庸人不レ可レ及而已。苟有二臨レ事而懼。好レ謀而成之志一。而用二深思遠慮之功一。則雖レ無二先見之明一。又以庶二乎寡レ悔。

宋儒以二氣質之性。天地之性一。分拆言レ之。此爲二學者易レ曉也。其實人無二二性一。氣質之本然。即是天地之性而已。性者本是氣質之謂也。

開墾培養。則亦能生茂焉。人性無ニ不善一。其所ニ以爲ニ不善一者。因ニ頑愚而不ニ開明一也。故學貴ニ開發其聰明一。人之才有ニ賢愚一者。猶ニ地之有ニ肥瘠一。上智猶ニ膏腴之地一。不ㇾ待ニ培養一。而能生茂。中人以下如ニ瘠土一。須ㇾ加ニ培養之功一。

易觀彖傳曰。觀ニ天之神道一。而四時不ㇾ忒。聖人以ニ神道一設ㇾ敎。而天下服矣。易曰。齋戒以神ニ其德一。又曰。陰陽不ㇾ測。之謂ㇾ神。中庸曰。鬼神之爲ㇾ德。其盛乎。云云。邵子曰。人之心。即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ニ以欺ニ天地一也。不ㇾ可ㇾ戒乎。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下以具ニ衆理一應中萬事上者也。又曰。心者神明之舍。篤信謂。聖賢說ニ神明一如ㇾ此。天地人心皆有ニ神明一。不ㇾ可ニ得而揜一。祇在ニ人之默知ㇾ之而已。

君子儒之所ニ誦說一。小人儒之所ニ誦說一。同是六經語孟也。所ㇾ誦者同。而其得失不ㇾ同。損益異者。果何也。曰。聖經有ニ心迹之異一。聖人之言行。載而在ニ六經四書一。是乃聖人之迹也。其所ニ以做ニ言行一者。聖人之心也。君子之爲ㇾ學也。誦ニ聖人之跡一。求ニ聖人之心一而後隨ニ其才性之長短。與ニ其用ㇾ力之厚薄一。而得ㇾ之。故所ㇾ得雖ㇾ有ニ大小淺深之異一。然學焉則必有ㇾ益也。小人之爲ㇾ學也。誦ニ聖人之迹一。而不ㇾ求ニ於聖人之心一。爲ㇾ學所ニ以無ㇾ益者。由ㇾ此也。

孝經大夫孝章。先言ニ先王之法服一。次言ニ先王之法言與ニ德行一。孟子答ニ曹交一。亦先ㇾ服而後ニ言行一。夫言行者。人事之大者也。然以ㇾ服爲ㇾ先。何也。蓋服者。身之表也。接ㇾ人則先見者也。而後聽ㇾ言觀ㇾ行故以ㇾ此爲ニ言行之先一。魯語曰。服心之文也。左傳曰。服之不ㇾ衷。身之災也。愚謂。心

飾於其踈畧上。是雖二細事一。然文レ過自欺。非二忠信之道一。所三以害二心術一爲レ大也。可レ不レ戒乎。古語云。君子有レ過。則謝以レ質。小人有レ過。則謝以レ文。亦此意也。

譖愬流言之惑レ人也。是古今之通患。雖二豪傑一。或不レ能レ免。況其下者乎。若下夫惑二小人之言一。而信レ讒發レ怒。疏二骨肉一斥中忠良上。不知孰甚レ焉。家之衰亡。國之危亂繫焉。不レ可レ不三畏省而察二識之一。

古諺曰。不レ癡不レ聾。不レ爲二家翁一。此乃智者之事。

知レ人甚難。唯明而公者。能知レ人。闇而私者。不レ能レ知レ人。衆人知識闇昧。私意蔽固。故闇者不レ能三監二察人之曲直邪正一。而妄信二人之毀譽欺僞一。私者徇二己之愛憎喜怒一。而妄決二人之賢否得失一。雖レ欲レ不レ誤。而不レ可レ得也。

天地之間。淑者常少。慝者常多。是以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且世間順適之事常少。拂戻之事常多。世態如レ此。固不レ足レ爲レ怪。今之人。一事不レ快二于我心一。則怨二懟於人一。是多欲之人。不レ知二世情物態一。愚之甚也。朱子曰。自家猶不レ能レ快二自家意一。如何他人却盡快二我意一。愚謂。人能體二認此語一。則庶三乎遠二怨懟一。蓋制二自家之心一。雖二其機在一レ我。尚且難二制御一。而況於二他人一乎。許魯齋亦曰。以二聖賢一望レ人。則無二完人一。然則可下以二常人一望上レ人。庶三幾無二怨懟一也。

雖下有二忠信一之人上。然有二其心不レ正者一。蓋緣レ有二喜怒愛惡之偏僻一也。可レ不二自省察一乎。大學誠意之後。復有二正心之工夫一。以レ是也。

人性之善也。譬如二地道之敏一レ種也。地道無レ不レ生二於草木一。其所二以不一レ生者。沙漠磽确之地而已。然

做レ事制レ行。苟當レ理。則雖二愚俗誹笑一。不レ可レ畏。蓋世之毀譽。往往不レ中レ理者多矣。不レ足レ爲二憂喜一也。况世俗之所二誹謗一。久而後定乎。顧二歳月奈何一而已矣。若二淺智薄行之人一。一聞二人之誹謗一。則畏縮而不レ奮。所二以不レ能レ成レ行也。

日日行レ善而不レ休。雖二小善一而不レ廢。一日有二十二時之功一。一月有二三十日之功一。一年有二三百六十六日之功一。其積累之至。高大不レ可二測知一。須二樂レ善無一レ倦。古語曰。塵積爲レ山。喩下積二小善一而成中大德上也。

天運而不レ已。日月行而不レ住。寒暑來往。水流不レ息。物生不レ窮。是皆天道之流行。道體之自然也。故君子法レ之。自彊不レ息。自彊者。循二其自然之理一也。且能養レ生者。動靜有レ時。而不レ偏二于安逸一。導レ氣而不二閉塞一。循二其元氣流行之自然一而已。是亦法二于天行健一。而自彊不レ息也。

事務雖レ多。不レ可二急迫一。急迫。則不レ能二思慮周詳一。且動作草率。而不レ過者少矣。故凡事緩則得。忙則失。

學者須下知二其要一。而務守上レ之。所レ謂知二其要一者。一言而盡矣。殆非二虛言一矣。蓋爲レ學之要。在レ立レ志。心術之要。在レ主二忠信一。躬行之要。在二篤敬一。讀書之要。在二精熟一。進學之要。在二致知一。克己之要。在二勇猛一。免レ禍之要。在レ愼レ言。蓋知二其要一而守レ之。則用レ力專一。而得レ效多矣。苟不レ知二其要一。雖二泛求一レ之。難レ爲レ功。故程子曰。所レ守不レ約。泛濫而無レ功。

交際之間。若有下情意踈薄。而嘖中鬩於音問上。只當レ謝二吾志之不一レ厚。不レ可下却託二于外事紛冗一。而僞中

曾子曰。尊二其所一レ聞。則高明。行二其所一レ知。則光大。竊謂。尊二信其所二既聞一。以レ是推レ類究レ理。則其知識將二高明一。篤行二其所二既知一。以レ是自修日進。則其德業將二光大一。

無レ實而得レ名者。可レ耻之甚也。雖二偶然一時得一レ之。終亦必亡而已矣。非レ所レ可レ喜也。

聖人陰陽合レ德。剛柔兼備。故仁義之德全矣。中人以下。不レ能レ無二偏性一。故明二于彼一者暗二于此一。長二乎此一者短二乎彼一。中人以下之性。往往如レ此。天之生レ物。無二全功一。是自然之理也。治レ性之道。裁二其所一レ有レ餘。補二其所一レ不レ足。而欲レ無レ偏而已。

漢匡衡曰。治レ性之道。必審二己之所一レ有レ餘。而强二其所一レ不レ足。愚謂。治レ性者。乃宋儒之所レ謂變二化氣質一也。匡衡之言。亦可二以爲一レ治レ性之法一。

夫道一而已。故學焉者貴二純一一。若行二王道一。而雜二霸術一者。爲二伯道一。非二王道一也。爲レ儒而雜二異術一者。爲二異術一。非レ儒也。學二程朱一而雜二陸王一者。爲二陸王之徒一。非二程朱之學一也。行二道誼一而雜二功利一者。爲二功利一。非二道誼一也。蓋雖二清冽之水一。苟有二一點之汚穢一。不レ可レ呑也。

天地施二恩于萬物一。而不レ望二其報一。父母施二恩于子孫一。而不レ望二其報一。蓋天地父母。本無レ意二于求一レ報。其恩所二以廣大而無一レ竆也。今施二纖芥之恩於人一。而人不レ報。則爲二怨懟一。是誠可レ謂二薄夫一也。

程子曰。學者須二先溫柔一。溫柔則可二以進一レ學。竊謂。溫柔是德之始。德之接レ人也。本自溫柔。接レ人不二溫柔一。是所二以無一レ德也。故君子之對二于人倫一。皆以二溫柔一爲レ始。只臨レ下之道。須二嚴威儼恪一。然其心本自須二溫柔一。不レ可二刻薄一。蓋溫柔嚴威。道並行而不二相悖一也。

避レ嫌則有レ害二於義一者上言レ之。蓋見レ義而必爲者。不レ畏二嫌疑一也。避レ嫌有レ害二於義一者。如乙漢文帝以二后弟竇廣國賢有一レ行。欲レ相レ之。曰下恐三天下以レ吾私二廣國一。久念爲中不可上之類甲。是也。文帝之避レ嫌也。雖レ與下私二外戚一者上不レ同。然唯畏二人之疑一。而不下以二至公一擧上レ之。是亦私意而已。復有下以レ避レ嫌爲レ善者上。禮曰。嫂叔不レ通レ問。非レ祭非レ喪。不三相授二器一。且如三古詩謂二瓜田不レ納レ履。李下不レ正レ冠。是皆言レ不レ可レ居二嫌疑之際一也。如下晉陳壽居レ喪而有レ病。使二婢丸一レ藥之事上。亦可三以爲レ戒。豈可三以レ避レ嫌。槩乎爲二不可一乎。

情慾之萌。其初甚微。故制レ之也易。後來陷溺之久。雖レ知二其不可一。而不レ能レ克レ之。故不レ制二之小一。則難レ奈二其大一。古語曰。兩葉不レ除。將レ用二斧柯一。豈不レ然乎。然則人之所レ好。其始不レ可レ不レ察。

自賢自是者。行有レ不レ得。不レ知三反二求于己一。唯務レ責二於人一而已。是小人之情狀也。故曰。責レ己而不レ責レ人者。君子也。責レ人而不レ責レ己者。小人也。豈啻君子小人之所二由分一而已哉。雖二國之興亡治亂一。亦繫レ此。左傳臧文仲曰。禹湯罪レ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レ人。其亡也忽焉。

人之所レ好。其勢不二兩立一。此重則彼輕。故古人曰。楚劍利而倡優拙。又曰。不二專一一。則不レ能二直遂一。故爲レ學者。欲下專二一于道義一。而用レ志不上レ分。

譽者或過二其實一。毀者或損二其眞一。此衆人所二毀譽一之常情也。況小人奴婢之毀譽。或因レ有二私昵舊恩一。或因レ有二私怨宿懟一。槩皆自二私意一所レ發。而不レ足二以爲一レ信耳。大率聞二毀譽一。而精察不二迷眩一者。可レ謂レ明也。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謂。可使由之者。令行義理之所當然也。不可使知之者。不能使知其所以然也。聖人豈不欲使天下之人咸知道乎。然以其勢必不可得也。此以其稟性之上下而言可不可也。若以居位之上下言其可不可。則古人小學之敎。自王官國都。以及閭巷。皆有之。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無貴賤無智愚。皆得入而學之。敎之以孝弟忠信之道。禮義廉耻之則。與洒掃應對六藝之文。故天下之人無不學。其所學皆是民生日用彝倫之法。而切于身之事。雖庸輩。易知易行。是民可使由之也。如大學之敎。是治國平天下之學。唯王宮國都有之。而其他如鄉閭族黨。雖人民衆多之地無之。蓋天下億兆之民。不能使之咸入大學而敎之學之。其學之者。唯天子諸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凡民之俊秀者而已。是民不可使知之也。

素問曰。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又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愚謂。病之微也。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是微者逆之也。此爲正治。病之甚也。寒者涼之。熱者溫之。是甚者從之也。此爲反治。蓋病之甚者正治。則扞格而不入。故從之而反治。竊謂。諫人之道。亦當如此。其蔽淺者。可以法語之言。是直諫也。猶病之微者。逆之而正治。其蔽深者。可以巽與之言。是諷諫也。猶病之甚者。從之而反治也。知二者不可妄施。而各從其宜。是可謂善道也。

程子曰。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篤信謂。程子之言。以

皆爲㆑可㆑貴耳。

義是天下之公。利是一己之私。公則善而有㆑福。私則不善而有㆑禍。世人非㆓唯不㆒㆑知㆔義利之可㆓取捨㆒。復不㆑能㆑知㆔吉凶禍福之所㆓由起㆒。是以徇㆑私背㆑公。捨㆑福取㆑禍。其終至㆓于敗㆑家滅㆑身而不㆒㆑悟。可㆓勝歎㆒哉。古人所㆑謂貪㆓天禍㆒而不㆑弭者。是也。

子弟之輩。與㆓放蕩無賴之客㆒往來。則爲㆑彼被㆓倡誘㆒。不㆑陷㆓非僻㆒者鮮矣。故教㆓子弟㆒。須㆓以㆑擇㆑友爲㆒㆑先。朱子曰。劉元城有㆑謂。曰。子弟寧可㆓終歲不㆒㆑讀㆑書。不㆑可㆔一日近㆓小人㆒。此言極有㆑理。夫子弟終歲不㆑讀㆑書。固可㆑爲㆓太不佳㆒。然一日近㆓小人㆒。則其禍不㆑可㆑量。豈終歲不㆑讀㆑書之比耶。然則子弟之交游。可㆑不㆓祗懼審擇㆒耶。豈啻交友而已耶。雖㆓子弟之左右僕從㆒。亦不㆑可㆑不㆑擇。蓋少年未㆑有㆓定見㆒。聞㆑言則易㆑遷。憸邪之言。便佞之說。易㆑入可㆑不㆑恐哉。

學者以㆑志爲㆑本。無㆑志則雖㆓讀書該博㆒。而無㆑益㆓於身㆒。非㆓徒無㆒㆑益。苟無㆑志者。以㆓才能在㆒㆑身。自矜侮㆑人。則害㆑德莫㆑大㆑焉。然有㆑志者或寡矣。是以雖㆓天下之讀㆑書者多㆒。然有㆑益者甚寡。有㆑損者間有㆑之。故教㆑人。不㆑可㆑不㆑擇也。凡教㆑人者。示㆑之以㆓謙恭㆒爲㆑先。苟其爲㆑人也。有㆓小人之性㆒。則雖㆓子弟之輩㆒。不㆑可㆑欲㆓博學多才㆒。恐㆑長㆓其敖慢㆒也。唯教㆑之以㆓孝弟遜順㆒。諭㆑之以㆓忠信不㆒㆑欺。道㆑之以㆓謙恭而不㆒㆑侮㆑人。勸㆑之以㆓儉約而不㆑奪㆒㆑人。威㆑之以㆓天道福㆑善禍㆑淫之說㆒。而欲㆑使㆓彼遠㆑罪遷㆒㆑善而已。荀子曰。非㆓其人㆒而教㆑之。齎㆓盜糧㆒藉㆓賊兵㆒也。獨不㆑知㆓李斯韓非㆒哉。可㆓以爲㆒㆑戒。

舍レ己向レ前而已。尙何問哉。此譬最切。是可レ爲二克レ己之良法一。學者之所レ宜二循守一也。人能從二事於此一。則何己私之難レ克之有。凡講學之得レ力者。在下于克二己之私慾一。與中知レ過而能改上。不レ然。則雖レ從二事于講學一。何以爲。

天之授レ人。以二才學與一レ貨財一。豈惟厚二其人一而已哉。誠欲三以令レ補二衆人之不レ足者一也。然則有二才學一者。可三敎レ人而不レ倦。多二貨財一者。可三施レ人而救恤一。是畏二天命一而順二事之一之道也。不レ然。則侮二背天之命一也。可レ不レ畏乎哉。

天地雖レ方二于大寒大暑大風大雨迅雷地震大變之時一。不レ失二其太和一。是以發二育萬物一。而生理不レ息。人雖下方二于艱難多事之時。窮困危變之時一。遇中橫逆拂戾之事上。不レ可レ忘二從容自得。隨レ處而樂之工夫一。中庸所レ謂君子素二其位一而行。無三人而不二自得一者也。苟不レ如レ此。則與二天地之和氣一不二相似一。

厭レ煩。是人之大病。是所三以人事之廢弛。功業之不レ成也。蓋事物之應接。雖二煩多一。皆是吾人所レ當レ爲分內之事也。但循レ序漸爲。則無二苦レ心勞レ力之患一。而有二果レ行成レ事之功一。程子曰。非レ是事累レ心。却是心累レ事也。朱子曰。學者常要レ親二細務一。莫レ令二心麤一。此等之言。可レ爲二放惰而厭レ事者之戒一。今之學者。往往有二厭レ煩之病一。所二以終不レ做レ事也。故呂氏童蒙訓曰。鹵莽而厭レ煩者。決無レ有レ成之理。明費元祿曰。耐煩二字最妙。能耐レ煩。天下何事不レ可レ做。此兩言。子弟之輩所レ宜レ省也。

人知二其過一者寡矣。此知レ過爲レ難。而知レ過而能改者。爲二最難一。故自知レ過而能改。聞レ過則喜者。

之德。以レ忠爲レ主。忠者。盡レ己致レ誠。而不レ欺之謂。不レ忠。則不レ能ヨ薦レ賢納レ諫。而正ニ其君一。唯以ニ固レ寵貪ヲ祿爲レ志。何以有レ益ニ于國家一乎。夫人君之不明。莫レ大ニ於不ヲ知レ人。人臣之不忠。莫レ大ニ於蔽ヲ賢。明之反爲レ暗。忠之反爲レ欺。君臣之不德。以レ此爲レ大。

古人之爲レ學也。所ニ以道明德立一者。何也。因ニ其用レ心之精一也。今人之爲レ學也。所ニ以道不レ明。德不ヲ立者。何也。因ニ其用レ心粗一也。蓋用レ心精。則其察レ理也密。故其道明焉。其力レ行也愼。故其德立焉。用レ心粗者反レ此。程子以爲ド顏子所ニ以未ヲ至ニ聖人一者。其心麤上。夫以ニ顏子之聰明純粹一。尙且如レ此。況凡學者。豈可レ不レ用ニ心於此一乎。至ニ技藝一亦然。其所ヨ以有ニ良拙一者。由ヨ用レ心之有ニ精粗一而已。本邦之人。古來文學道藝所ニ以不ヲ及ニ中華一者。亦因レ傷ニ于粗一也。

常人之議レ事。多是偏ニ於一理一。主ニ於一利一。故所レ思不レ能ニ周悉一。往往偏僻蔽固。自以爲レ是。是以所レ見所レ行。中レ理者寡矣。是猶ド不レ見ニ四方一。而唯知中於一隅上也。

夬卦九四象曰。聞レ言不レ信。聰不レ明也。斯言最當ニ體察一。蓋雖ニ忠告而善導一。然聞レ之者不レ能レ信。是因ニ聞之不ヲ明。可レ謂ニ頑愚而難一曉也。雖ニ言者賢哲一。難ニ奈レ之何一。詩曰。誨レ爾諄諄。聽レ我藐藐者。是聽不レ明也。韓子曰。傳曰。惟善人能受ニ善言一。謂ニ其聞而改ヲ之也。是聽之明也。薛文淸曰。稟レ氣之濁者。心不ニ開明一。善言不レ能レ入。篤信謂。聞ニ善言一不レ能レ信者。是亦稟レ氣之濁者也。世有ニ剛愎不遜。而自許大過者一。此人必聞レ言不レ信。是即聰不レ明者。因ニ稟レ氣之濁一也。

克レ慾以レ剛。須レ如ニ如ニ猛將之鏖ヲ敵。朱子曰。克レ己別無ニ巧法一。譬如ヨ孤軍猝逢ニ强敵一。只得ニ盡レ力

弟忠信禮義廉恥慈愛恭敬一。日日求二于人一。責二其不一レ足。而不レ休。是可レ爲レ行レ惡焉。欲レ知二行レ善與レ行レ惡之分一。無レ他。求レ己與レ求レ人之間也。

朱子曰。君臣是義合。世之人便易レ得二苟且一。故於レ此說レ忠。是就二不レ足處一說。胡敬齋曰。朱子曰。忠是就二臣所レ不レ足處一言レ之。此記者之誤。蓋忠是臣職當レ爲。篤信曰。父子兄弟是天合。故雖二庸人一。鮮レ有二欺僞一。君臣朋友是人合。故易レ至二苟且自欺一。故於レ此說レ忠說レ信。蓋就レ所レ不レ足言レ之。且如二夫婦一。固欲二和順一。然其親密。易レ至二褻狎一。故於レ此說レ別。又就レ所レ不レ足言レ之。況君臣勢位懸隔。故其情意疎遠。疎遠者易レ至二欺罔一。是臣之常不レ足處。便是臣之所レ當レ盡也。苟不下就二所レ不レ足說一。而徒謂二忠是臣職當一レ爲。則忠是實心。凡五品之道。皆不レ可レ闕。何可二以レ之獨施一レ事レ君乎。朱子所レ謂忠。是就二臣所レ不レ足處一言之說。未レ可二以爲一レ非。胡氏之說。反覺二不是一。

君子棄二其財一。而救二貧窮一者。非レ不レ愛二其財一。愛二其財一甚。而欲レ用二之德義一也。故能賑二恤貧窮一者。視二其平日用一レ財。必儉約不二妄費一之士也。不レ能レ救二貧窮一者。必驕奢妄費之人也。

水靜則清明燭二鬚眉一。其平中レ準。大匠取レ法焉。人心靜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蓋能慮者。明之所レ生也。能得者。即知得也。故非レ靜則不レ能レ生レ明。

伊訓曰。居レ上克明。爲レ下克忠。言人君之德。以レ明爲レ主。不レ明則不レ能下知レ人官レ人。旌中別淑慝上。其所二信用一者。姦佞讒邪之人而已。雖レ欲レ爲レ治。而可レ得乎。故克明之要。在レ知レ人而已。人臣

凡讀レ書究レ理者。欲二博且精一。博則於二天下之理一。無レ所レ不レ通。精則於二天下之理一。無レ所レ不レ明。博與レ精。二者備矣。而後可レ爲二究理之學一。是致知之道也。嗚呼究理之學。用レ力久。則於二天下之理一。無レ所レ不二通明一。其樂不二亦大一乎。

古語云。知レ人謂二之知一。自知謂二之明一。是言二自知最難一也。然知レ人亦甚難。蓋依下其知愚奸直邪正。隱二于其心曲一。而不上レ易レ察也。若夫自知者。是吾之心曲所二獨知一。其是非曲直。誠可レ易レ明。却爲二最難一者。何耶。蓋衆人私意蔽固。往往自是自足。以レ不レ知爲レ知之。以レ未レ能爲二旣能一。是以自知爲二最難一。世有二自夸之人一。是愚之甚者也。何則自夸者。不レ能二自知一。不レ能二自知一者。無二照察之明一。而然也。莊子曰。知二其愚一者。非二大愚一。此言却是。

智者必有レ仁。仁者必有レ智。蓋是不之心。觸レ事而發見。與二惻隱之心。感レ物而發動一同。是本心感通之道理。如下針刺爪抓。亦知中痛癢上一般。故不知者必不仁。忍刻者必不二通明一。不仁不智。俱是本心閉塞。而不レ能二感通一也。夫智者必有レ仁。無レ仁不レ足レ爲レ智。然智者所レ得之分數。智多二於仁一。故稱二智者一。仁者必有レ智。無レ智不レ能レ行レ仁。然仁本心之全德。兼レ智而在二其中一矣。其爲レ人也。仁爲二之主一。故不レ稱二智者一。而稱二仁者一。

道理本自廣大。其粗淺處。雖二愚夫愚婦一。可二以與知一焉。其精深處。非二知者一。則不レ能二通徹一矣。苟欲二知慮精明一。雖二天資聰敏之人一。亦非レ有二寡レ慾養レ心之助一。則不レ能也。

以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慈愛恭敬一。日日求二于己一。自責二其不一レ足。而不レ休。是可レ爲レ行レ善焉。以二孝

餘力一。則又可二博講究一乎。

伊川曰。自二洒掃應對上一。而可レ到二聖人之事一。洒掃應對者。道之粗也。聖人之事者。道之精也。小學之書所レ截。皆是自レ粗入レ精之敎也。

學者不レ可下因二庸人之毀譽一。而爲中喜慍上。如二吾所レ行之得失一。當下以二聖人之道一爲上レ準。苟其所レ行。與二聖人之道一不二背馳一。雖レ擧レ世毀レ我。乃求レ全之毀也。非レ所三以爲レ慍。苟與二聖人之道一背馳。雖二擧レ世譽一レ我。又不レ虞之譽也。非レ所三以爲レ喜。

大抵道之不レ明。因二師道不一レ立也。師道之不レ立。豈特師之非二其人一也哉。抑亦由二弟子之不一レ嚴二於師一也。

讀書之序。須レ從レ上做レ下。不レ可レ從レ下做レ上。須レ從レ本到レ末。不レ可レ從レ末到レ本。蓋從レ上做レ下者。先看二古書一。而後及二近世一也。從レ本到レ末者。先治二經傳一。而後及二史子一也。

理欲不二兩立一。纔不レ主二乎彼一。則主二乎此一。是學者之所下以常存二敬畏一。而不上レ可二須臾離一レ道也。

學者雖レ講二習於正學一。然而理有二通塞一。心有二偏正一。故雖二同學之人一。所レ見不レ能レ無二同異一。是以朋友之議論。相與須下虛レ己受レ人。捨二其邪一取二其正一。辨二其異一而歸中其同上。苟偏執二己見一。自是自夸。强辨好レ勝之人。未レ足二與議一也。

雖二古昔豪傑之士一。然氣稟多レ偏。故其心術言行。又不レ能二咸純粹平正一。於二其學術一亦然。學者宜下取二其長處一。捨中其短處上。採二古人之言行一者。所レ宜レ察也。

古注疏。然如訓詁文義名物制度。讓乎古註疏。而不詳解者。亦多矣。今人之讀經也。不考索於古註疏。却汲汲貪見於明儒之諸說。是舍本初。而趨末流也。蓋看漢唐諸儒之註疏。則得文義之故實。而可爲考證者多矣。不可廢。

仲虺之誥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六經言仁信。始乎此。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六經言義禮。始乎此。又曰。天乃錫王勇智。六經言智勇。始乎此。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六經言性。始乎此。大甲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六經言誠。始乎此。

學問之要有二。在知其所未知。行其所已知而已。

爲學者。必欲造道。欲造道者。貴擇術。欲擇術者。又必可擇師友。師友明良。則學術正矣。學術正矣。而後可造道也。苟學術不正。則勞心志費日月。而終身無成功。或迷于曲徑邪路者多矣。一失脚。則不能復于正路。故學者須以擇術爲第一事。

看史而不專經。則其蔽也。流蕩而忘返也。耽嗜詞章。則心爲之所累。可謂玩物喪志也。夫詞章之學。比之看史。則用心過多。其爲蔽也大。蓋學者不專一于義理。則其志荒。而不能進道。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故爲學之工夫。貴精專。

學者若於事物之上。有未講究。則天下之庶務。有所不能察識。故雖無私心。而事不當理者多矣。然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可講究盡。唯於其切近者精熟。則其餘可以類推。况有

人失二其本心一。而是非之心昏矣。故雖レ聞二忠言一不レ信。因二聽之不一レ聽也。此不レ可二與言一也。因二其無一レ知。故非二啻不一レ能レ知二義理之可一レ樂。雖二危菑之可一レ懼。亦不レ能レ知。是以安二其危一而利二其菑一。荒淫暴虐。樂下於所三以致二敗亡一者上。雖二危菑既至一。亦不レ悟。終以取二敗亡一。可レ謂二昏愚之甚一也。國語。古人謂下之人覓二天禍一而不上レ弼也。孟子所レ謂樂三其所二以亡一者也。尹起辛曰。天資好レ亂之人。不レ至於覆亡二不レ止。亦此意也。古來不仁之人。往往皆如レ此。嗚呼可レ哀哉。

不知之人。豈唯不レ能レ知二義理之可一レ爲而已乎。抑雖二利害一。亦不レ能レ知。是以背二仁義一。行二貪暴一。而不レ止。至二敗レ家滅一レ身。而不レ顧。可レ悲哉。此安二其危一。而利二其菑一也。

劉歆弟子記曰。擇レ術然後學レ之。擇レ師然後傳レ之。擇レ交然後親レ之。擇レ君然後事レ之。竊謂。此言可レ謂二至論一也。蓋不レ擇レ術而學。則迷二左道與二俗學一。而終身不レ悟。陷二身於非道一。不レ擇レ師而傳。則投二身於非人一。而不レ能レ聞二正道一。勞而無レ功。不レ擇レ交而親。則陷二身於非義一。而不レ覺。無レ益而有レ損。不レ擇レ君而事。則喪二身於無道一。臨二危亂一。而有レ悔。嗚呼不レ擇二此四者一。終歸二于愚一。學者之所レ當二審擇一也。孔子以レ不レ擇レ里爲二不知一。夫里俗之於二吾身一。其所二關係一。比二此四者一。爲レ遠。猶且貴レ擇レ之。而況於二此四者一。可レ不レ擇乎。

讀二六經語孟一。以二宋儒本註一爲レ先。固善。然古註疏亦不レ可レ廢。朱子曰。漢魏諸儒。正二音讀一。通二訓詁一。考二制度一。辨二名物一。其功博矣。學者苟不三先涉二其流一。則亦何以用二其力於此一。朱子於二四書詩易一。既作二傳註一。而其言如レ此。然則古注疏亦不レ可レ不レ考。夫朱子之作二傳註一。義理精當。固不レ待二

學者之講レ學勤レ業。皆以二時日之力一。故志士惜二日短一。今日不二重來一。是以學者最要レ惜二時日一。今人作二無益一害二有益一。而廢レ時曠レ日。可レ惜哉。

辭尚二體要一。蓋發レ言。須レ要二主意專一而不一レ支。論說則詳而不レ煩也。苟言談繁重。且冗長。則無二要用之語一。而意旨不レ明。聞焉者厭倦。是輕二本幹一而重二枝葉一。可レ爲二發レ言之戒一也。

志二於道一者。須三誠敬以守二其志一。不レ然則流蕩放荒而忘レ道。終亦必亡而已矣。

今之學者。大率責二人之不善一之意思常多。而責二己之不善一之意思常少。此謂下以二聖賢一律レ人。以二衆人一待上レ己是以爲レ學者。所二以終無一レ益二于己一也。

敬者。戒愼恐懼之謂。非二把捉强持之謂一也。若操レ心强爲二把捉一。是爲二助長之病一。所レ謂拘捉。則難レ久也。其弊或流而爲二色莊人一者多矣。不レ可レ爲レ敬也。今執レ敬之人。動以レ敬爲二束縛强持之事一。非二聖賢言レ敬之本旨一。然一二於和一。而安排布置。不二節レ之以一レ禮者。亦去レ敬彌遠矣。

胡敬齋說二敬字一一節甚佳。曰。朱子說二畏字一。是敬之正意。篤信曰。敬字合二於程子謝上蔡尹和靖朱子之說一而見レ之。則意義始明備矣。敬是畏字之意。畏則自然主一而無レ適。且常惺惺收斂。不容二一物一。此數說。皆是畏字中所レ在畏只是戰戰兢兢。小レ心翼翼之意。蓋以二畏字一說レ敬。是朱子晚年之說。可レ爲二敬之正義一。後世學者不レ知二敬之義一。偏執二於敬一。而被二束縛一。是以蔽固深矣。所二以去一レ敬益遠一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二與言一哉。安二其危一而利二其菑一。樂下其所二以亡一者上。蓋不仁者必不知。何則不仁之

舜詢二於四岳一。闢二四門一。明二四目一。達二四聰一。如レ此而可下旁達二天下之聰明一。廣視二聽於四方一。以決中天下之壅蔽上。蓋天下至大。唯恐三下情不レ通。聞見有二壅蔽一。然以二四方之目一爲レ目。則無レ所レ不レ視。以二四方之耳一爲レ耳。則無レ所レ不レ聽。以二四方之心一爲レ心。則無レ所レ不レ通。舜之大智。舍レ己從レ人。取二於人一以爲レ善如レ此。學者之於レ道。亦當二以レ是爲テ法。蓋天地萬物之理。天下古今之事。可レ謂二廣大一矣。須下開二濶其心胸一。廣二博其聞見一。以取二天下古今之善一。明中天地萬物之理上。苟負二一己之視聽一而自是不レ取二於人一。則壅塞而不レ通。偏陋而不レ大。所レ謂自用則小也。不明孰甚レ焉。以二如レ此偏狹蔽固之見一。欲レ究二於天地萬物天下古今無窮之道理一。不二亦難一乎。

人生不レ滿二百歲一。豈可二放蕩曠一レ日。而不下惜二空過二斯生一耶。古人曰。天地有二萬古一。此身不二再得一。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レ過。幸生二其間一者。不レ可レ不レ知レ有二生之樂一。又不レ可レ不レ懷二虛生之憂一。此言可二時省一。

或疑。世間讀レ書之人多矣。往往無レ益二于身心一者。何也。曰。爲レ學在レ立レ志。苟無レ志之人。雖二廣覽レ博聞一。無レ益二于己一。然志者由レ己而所レ有。非レ管二別人一。須二自己奮起一。故皮日休云。聖人與二人道一。不レ能レ與二人志一。夫六經四書所レ載者。聖人之道也。六經四書之文字者。聖人之言也。有レ志者。誦二其言一而求二其道一。所二以有テ益也。無レ志者。誦二其言一而忘二其道一。所二以無テ益也。凡學焉者。貴二躬行心得テ之。苟無レ志レ求二聖人之道一。則不レ能二躬行心得一。然則雖三博學强記。日日說二經義一。奚可レ有レ益二于其身一乎。

今之學者。讀レ書學レ文之事常多。愼レ德力レ行之功常少。故雖二文學漸進一。然德行之不レ進也宜矣。且雖二文學長進一。然不レ能三開二明義理一者多矣。此皆讀レ書之人所レ當レ耻也。

後世學者之持レ敬。以二色莊拘執一爲レ勤。自以爲二持敬之工夫一。然以二慈愛溫恭忠信好一レ善爲レ勤者鮮矣。故其所レ行。矜レ己責レ人。刻薄不仁。而好二誹謗一。不レ能二反レ己自厚一。由二務レ外而不一レ主二忠信一也。苟不レ主二忠信一。則其主レ敬者非レ眞。此可レ爲二色莊人一也。

存養省察之工夫。爲二心學之要務一。存養二字。二程子取二於孟子存心養性之言一。以爲下學者平日動靜之際。保二護於心性一之工夫上。省察二字。出二乎楚辭九章一。朱子取レ之。以爲下情意初動時。辨二別理欲一之工夫上。前レ此經傳之中。雖三既有二此意一。尙未レ有二此名一。後世有二此名一者。蓋自二程朱一而始。是亦有レ功二于聖學一也。學者不レ可レ不レ知下其所二以立一レ名之意。與中其所二以用一レ功之道上。中庸所レ謂戒愼恐懼者。朱子以爲二存養之工夫一。愼レ獨者。朱子以爲二省察之工夫一。都是道也者不レ可二須臾離一之事也。

存養。是常時存二養心性一之工夫。貫二動靜一。自二至靜無事之中一。至二應事接物之時一。無二時而不一レ然。是全功也。省察。是動時之事。一念既生。七情方發之時。省二察其善惡一。而審二其幾一也。然且有二克治之工夫一。是省察之後。窒二其所レ發之人欲一。而克二治之一也。是亦爲二動時之事一。存養。譬如二平時穀肉保養一。省察。如三問レ症診レ脉。而知二病之所一レ在也。克治。如下以二鍼灸藥石一攻中病也。三者皆存レ心養レ性之工夫。而省察克治。亦存養中緊要之工夫也。

取ㇾ人。聞ㇾ過納㆑諫。不ㇾ貴下徒執二己見一而自是上。

人非二聖人一。誰無ㇾ過。雖ㇾ有ㇾ過。知ㇾ之而能改。則歸ㇾ無ㇾ過。故人有ㇾ過。非ㇾ所二以爲㆑恥。苟私意蔽固。則雖ㇾ有ㇾ過。而不ㇾ能ㇾ知ㇾ之。雖ㇾ知ㇾ之。又不ㇾ能ㇾ改。所三以爲㆑可ㇾ恥也。方二其有ㇾ過時一。不ㇾ可二以爲ㇾ非ㇾ過。而遮護掩藏一。須下直爲二己之過一。顯揚而速改上ㇾ之。然則於二其心術一也。無ㇾ所二分毫損闕一。何恥之有。子貢所ㇾ謂君子之過也。如二日月之食一焉。過也人皆見ㇾ之。更也人皆仰ㇾ之者。此之謂也。苟恥ㇾ過遂ㇾ非。以爲ㇾ非二吾過一。而僞飾掩藏。則其爲ㇾ過也益大。而罅漏百出。所二以甚爲㆑可ㇾ醜也。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者。此之謂也。

今人之爲ㇾ學。泥二於訓詁一者。極破碎支離。而不ㇾ切二於究理一。耽二於詞章一者。務二奇巧麗飾一。而不ㇾ能ㇾ就ㇾ實。貪二於博覽一者。游蕩氾濫。而忘ㇾ復二諸本一。襍二于異學一者。偏僻駁雜。而不二純正一。要ㇾ之皆足ㇾ爲二學術之累一矣。夫爲ㇾ學之道。須下以二知ㇾ道行㆑道爲上ㇾ志。是乃博文約禮之工夫也。苟無二二者之工夫一。徒以ㇾ好二訓詁詞章博覽偏異一爲ㇾ學。則不ㇾ可ㇾ爲二儒者之學一也。

白虎通曰。三綱者何謂也。謂二君臣父子夫婦一也。君爲二臣綱一。父爲二子綱一。夫爲二妻綱一。西山眞氏曰。三綱之名。始見二於此一。非二漢儒之言一。古之遺言也。篤信曰。孔子說二仁之一字一。正兼二四德一。於ㇾ易說二仁與㆑義。孟子說二仁義一。復兼二說仁義禮智一。至二漢董仲舒一曰 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ㇾ當二修飭一也。五常竝擧者。以ㇾ是爲ㇾ始。是亦疑非二董子初言一。古之遺言也。然而信乃仁義禮智之實者。非二四德之外別有㆑信。故孟子啻說二仁義禮智一。說二四端一。

學貴二自得一。故非二自得一。則雖下記覽廣博經義詳審上。乃章句之習。訓詁之學而已。未レ足二以爲ト貴也。恭默思レ道。是所二以自得一之工夫。孟子曰。思則得レ之。不レ思則不レ得。故學者之自得與レ否者。因二克念與ト不二克念一也。思之於二學功一也。其益大乎哉。論語曰。學而不レ思則罔。聖人以二學與ト思對言者。誠有レ以也。

學以レ知レ道爲レ本。知道非二自得一。則不レ能也。蓋不レ能二自得一。則雖二博レ古知ト今。不レ可レ爲レ知道。此學所三以貴二自得一也。自得之方。以二愼思一爲レ要。所三以通二精微一也。故曰。思曰レ睿。睿作レ聖。周子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程子亦曰。學本二於思一。蓋自得之方。固以二博學一爲レ先。然非二愼思一。則不レ能二默識一。心通而得二之己一。自得者何也。自然得レ之也。所二以自得一者。不レ急二其功一。不レ躐二其等一。深造以レ道。用レ力久。而自然得レ之也。不レ可二臆度而强求一也。又不レ可二偶然而頓悟一也。

凡接二人倫一之道。以二愛敬一爲レ心。愛敬始二乎事ト親。豈啻施二於父母一而已哉。愛則不三敢惡二於人一。擴レ之則至二于博施濟ト衆。仁之行也。敬則不三敢慢二於人一。擴レ之則至レ不三敢侮二於鰥寡一。禮之行也。接レ人之道。盡二于此一而已矣。二者。皆日用彝倫之間所レ可二常行一。而不レ可二須臾離一之道也。然愛敬以レ信爲レ本。苟無レ信。則雖二容貌恭謹。言語姁姁一。亦不レ足三以爲二愛敬一而已。

人之性多レ偏。自レ非二聖人一。所レ難レ免也。性之偏處。乃過之所レ生也。故雖二賢者一。不レ能レ無レ過。苟不レ能二自修省一。則其言行不レ過者寡矣。且衆人之心。多二壅蔽一而偏狹。故學者貴二於多見多聞。好問

之道一。而不レ免レ爲二愚昧之歸一。苟如レ此。則豈特害二其心術一耶。抑亦可下以發二於其政一。害中於其事上。甚矣偏狹固滯之爲レ病也。

顏之推曰。人生難レ得。勿二空過一。斯言有レ旨哉。蓋羣生之中。爲レ人爲レ難。且不レ能二再生一。豈可二空過二此生一乎。可レ惜醉生夢死。枉過二一生一也。苟爲レ人。而不レ能レ聞二人道一。雖二長生不死一。爲二空過一。然則爲レ人。則須レ要レ聞レ道。聞レ道之工夫。又唯在二于能學一而已矣。

天下之人。天爲レ父。地爲レ母。而爲二天地之子一。是以萬物之中。唯人爲二最貴一。是所二以爲下靈也。夫然。故人之於二天地一。有二罔レ極之恩一。豈唯稟レ氣之初。資二其始生之功一而已乎。抑有生之後。覆載愛育之恩。亦係二乎此一矣。是故儒者終身之事業。嘗在下事二天地一而盡中其道上而已矣。西銘所レ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之意。學者之所レ當レ知也。事二天地一之道如何。曰。爲レ仁而已矣。爲レ仁之道。在三存レ心養レ性。而愛二育人物一而已。蓋吾心性乃天地之所二賦與一。即仁也。存二養之一而不二梏亡一者。事二天地一之本也。且夫天下之人物。是天地之所レ生也。天地愛二育於其所レ生。是故君子事二天地一之道。在下親レ親仁レ民而愛レ物而已。聖人所二以敎レ民以レ悖二五典一也。且其餘事。又在レ愛レ物而已。是悖二人倫一愛二萬物一者。所三以奉二若于天地生育之心一也。然則豈可下敢慢二惡於人一。暴二殄於物一。而乖中戾于天地生育之心上乎。是以愛二養於人物一者。乃存レ心養レ性之功用。而爲レ仁之事也。是事二天地一之道也。西銘。以二天地一爲二父母一。以二萬物一爲二一體一。而發下明於事二天地一之道上爲二親切一。學者須下先知二此理一。終レ身服膺而無レ失也。

學一。是亦訓詁之習而已矣。失二治レ經之道一。雖二辛苦窮一レ年。經義頗詳一。所下以終レ身無二自得之效一。而不上能レ知レ道也。

古之學者。下學而上達。登レ高必自レ卑也。蓋學者。先於二孝弟忠信日用常行一。以レ務レ實爲レ本。而後學レ文以明レ善。則知與レ行並進。日新不レ息。用レ功積久。是下學也。而後義理開明。德行純熟。自然可二上達一。故學者工夫。只在二下學一而已。上達者。不レ期レ然而然。自然之效也。蓋所レ知所レ行卑近。而工夫愈平實。則所レ得愈高明。所レ謂下學而上達者。須レ知レ此。苟廢二下學一而不レ勤。直務二上達一。欲下高談二性命一遠極中精妙上。而好二大言快論一。此非下行レ遠必自レ邇。登レ高必自レ卑。而循レ序漸進之道上。便是欲二一超直入一者。此理之必所レ無也。與二孔門立レ教之法一相乖戾。雖レ未レ至二絕二滅人倫一。是與二異學一同流爾。

致知之工夫。自二一身之中一。以至二萬物之理一。不レ厭二煩擾一。講究多。則自然豁然有二覺悟一。是格物究理之工夫。而其中以レ當レ務爲レ急。有二本末緩急之序一。不レ可レ紊也。若舍二一身所レ備之道理一。而不レ省。欲三泛究二萬物之理一。此非二儒者之學一。便術者之事也。須下自レ本領レ末。自レ近到レ遠。循レ序而有中統紀上。

人心多二蔽塞一。而有二偏執一。是以暗二于自知一。賢者以下所レ不レ免也。故古人曰知レ人謂二之知一。自知謂二之明一。夫知レ人固難。而自知爲二最難一。是以爲レ學之方。須二舍レ己從一レ人。虛以受レ人。庶三乎無二偏曲之弊一。不レ然而固陋執滯自是不レ取二於人一。則雖二信レ道篤一。雖二操レ心堅一。終不レ能レ知二於光明正大

覽一。然無レ志二于知一レ道。而徒以二章句一爲レ勤者。其失有レ三焉。曰溺二詞章一。泥二訓詁一。止二記誦一。此三者之習。雖二終レ身讀一レ書。然不レ能レ知レ道。可レ謂二勞而無一レ功也。且雖下有レ志二于求一レ道。而無中三失上。然不レ能レ知レ道者。其失亦有レ四焉。苟不三專二一于聖學一。則志分二于他岐一。故迷而不レ能レ知レ道。其失一也。不二博學一レ之。則孤陋寡レ聞。而不レ能レ知レ道。其失二也。不二致レ思精詳一。則粗畧而不レ能レ知レ道。其失三也。如三曲士之束二于敎一。則雖二爲レ學專一一。然拘泥而不レ能レ知レ道。其失四也。須下無二斯數之失一。而以爲中知レ道之工夫上也。

爲レ學之工夫。古人以レ知爲レ先者。蓋知以開導。非二先知一レ之。則不レ能二力行一。先レ知者。知二當レ行之端緒一也。如二事レ親者一。先知二温凊定省。出必告反必面之法一。是也。非二窮レ知畢而後方行レ之之謂一也。既知二其端緒一。則行レ之最爲レ急矣。此乃知行並進之工夫。須レ如レ此。蓋知行二者。如二車之兩輪一。如二鳥之兩翼一。闕レ一則不可也。故學不レ要二徒知一レ之。必要二力行一。二者可二以爲一レ學。而以レ行爲レ重。若不レ能レ行レ之。則雖二徒知一レ之。都無レ用。不レ可二以爲一レ學。是以學焉者。知之爲レ先。行之爲レ重也。非レ行レ之。則不レ能二眞知一。譬如レ行二道路一。其道路之里程。山川之形勢。雖下有二記籍一而詳審上。然非二躬親經過一。則不レ能三諳二知其眞境一。故行而後知者。眞知也。

古人之爲レ學也。以レ知レ道爲二主意一。是以雖三其禀レ性有二利鈍一。終有二自得之功一。今人之爲レ學也。嗜レ書博識者。往往有レ之。然其所レ用レ功。止二乎訓詁記誦詞章三者之習一。而不レ能レ知レ道。其間復有下專嗜二經義一者上。然其所二講究一。唯在二于章句之間一。而不レ能三愼思而做二致知之工夫一。雖三自以爲二道

務。苟不レ然。則雖二博學廣聞經義詳審一。不レ能レ通レ道。徒記誦訓詁之習而已。何以可下判二斷於天下之事理一。辨二別於天下之是非一。而無中差失上乎。且或以二雕蟲之文。藻飾之詞一爲レ事。雖レ巧。亦何有下益二于己一補中于人上乎哉。

凡爲レ學焉者。將二以濟一レ用。故學必施二於事一。而後可レ爲二有用之學一。其曰二有用之學一。何也。曰。是明二人倫一施二事業一。修レ己治レ人之學也不レ然則雖下了二悟於玄理一。大言說中高妙上。何以於二人倫之道一。而有レ濟乎。可レ謂二無用之學一也。夫爲レ學如レ此。則果何有三小二補于天地之間一哉。可レ謂下爲二無益一而害中有益上也。

知レ道。是爲レ學之主意。益知レ道。則行レ道亦在二其中一矣。古人之學。知レ之則必行レ之。非二徒知一也。能知レ之。則無下不二能行一之患上。不レ能レ行者。不レ可レ爲二眞知一也。故爲レ學。可レ要レ知レ道。若不レ知レ道。不レ足二以爲一レ學。知レ道之難。豈吾輩庸人之所二容易可一レ得哉。然人性本善。眞知具矣。故道之端緒。其小者。雖二愚夫愚婦一。可二與知一。學者若眞積力久。則必有二其效一。是以賢者識二其大者一。不賢者識二其小者一。各隨三其識量之大小。與二其勉レ學之厚薄一。而無二不レ可レ得之理一。世之學者。只耽二嗜典籍一。而無二求レ道之志一。或雖レ有二求レ道之志一。然不レ知二求レ之之道一。雖下勤二經術一而刻苦上。然復拘二滯于訓詁一。而不レ能二自得一。所二以終レ身不一レ能レ知也。

學將二以知一レ道也。聖人詢詢垂レ敎。可レ謂二至矣盡一矣。欲レ使三學者知一レ道也。後世學者益多。而不レ能レ知レ道者。何邪。蓋學者須二以レ立レ志爲一レ本。其所レ志者何也。以レ知レ道爲レ志也。學者雖二博聞廣

爲二空言一。此理之所レ無也。

後世學者。雖三耽二嗜讀一レ書。而無レ志レ知レ道。平生拘二章句一泥二訓詁一。而無二精明思辨之功一。故雖二治レ經讀レ書之日久一。不レ能三彷彿知二大道之要一。或爲二無用之閑言語一。爲二閑勞擾一。而作二拙詞一。勞レ心費レ功。可レ謂下作二無益一害中有益上也。其不レ進レ學者。宜也哉。

爲レ仁之道。在レ厚二人倫一而已。厚二人倫一之工夫。以二慈愛恭敬謹言力行一爲二先務一。以二孝弟一爲レ本。是日用彜倫之事。最以爲二當レ務之急一。有二餘力一則以學レ文。是先二德行一後二文學一。古人爲レ學之道也。

以二仁愛作一レ善爲レ樂。是君子之心。雖二衆人一。若有レ志レ好レ善。則其知レ之行レ之也。各循二其生質之分一。而至レ之易。何則人性本善。好レ善惡レ惡。是天性之自然者。故夫婦之愚不肖。亦可二與知能行一也。凡好レ善之道。其所レ守約。而所レ施博。施レ之則悅者衆。此可レ爲二要道一。故爲レ學之道。唯以レ爲レ善爲レ事而已矣。

力レ行。以レ厚二人倫一爲レ道。是天理民彜之大節。爲二日用當レ務之急一。爲レ學之功。順三專二一乎此一。文學其餘事也。不レ可レ爲二先務一。然有二餘力一。則文學亦可二勉勵一。不レ可二怠廢一。蓋學レ文者。所三以明二力レ行之道一也。

學者須下以二孝弟謹信一爲上レ先。次以三開二發於聰明一爲二當務之急一。蓋雖二爲レ學敦篤一。然偏僻蔽固。則塗二塞心目一。而不レ能三開二發於聰明一。終レ身由レ之。而不レ知二其道一者衆矣。

學者必通レ道。而後可レ爲二君子之學一。故修二孝弟忠信一之餘暇。須乙以下研二究於義理一開中發於聰明上爲甲レ

消除。便是無レ暴ニ其氣一之事。養レ氣之工夫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蓋欲レ學ニ聖人一者。須レ要ニ從容和樂一。是儒者平日之氣象。宜レ如レ此。心體本隱微。未レ著ニ形迹一。則不レ可ニ執持一矣。志是心之所レ之。氣體之充也。人心之動靜。無レ不資レ氣。若暴ニ其氣一。則志亦難レ持。而心體亦爲レ之動。故曰。持ニ其志一。而勿レ暴ニ其氣一。此養レ氣之工夫。乃持レ志存レ心之道也。蓋以レ養レ心爲ニ主意一。以レ和レ氣爲ニ工夫一。故養レ心之道。在レ養レ氣。養レ氣之方。以ニ和平無一レ暴爲レ勤。此日用常行之緊要。爲ニ學者之急務一。然而後之學者。不レ知三以レ之爲ニ緊要一。故爲ニ此工夫一者極鮮矣。今之學者。平日之氣象言貌。都是暴ニ其氣一之事。且其接レ人也。一言忤レ旨。一事不レ合。則睚眦發レ怒。厲レ氣拂戾。凡言行以レ使レ氣爲レ尙者。不レ可レ爲ニ儒者之氣象一。明道之接レ人也。一團之和氣。如三坐ニ了春風之中一。是無レ暴ニ其氣一之至也。大賢之氣象。學者所レ當レ爲レ則也。

人之所ニ以爲一レ人者。有ニ禮義一也。人苟無ニ禮義一。則與ニ禽獸一何擇。禮義之重如レ此。故自ニ初學一到ニ成德一。須下以ニ禮義一爲中準則上。不レ可ニ須臾離一也。

敎ニ學者一。以ニ日用彝倫之平實切近者一爲レ先焉。聖人之敎。本自如レ此。是學者易レ曉易レ入之道。而與ニ異學之徒。浮虛貪レ高。而大言者一異矣。聖學之訓。不レ要ニ極レ高極一レ深。蓋高深非下所三以敎ニ初學一也。聖人之道。自是易簡。雖ニ愚夫愚婦一。易レ知易レ行者。是下學之事。聖人之本敎也。若夫極ニ高深一者。下學之功積久。而自然而得者。是上達也。蓋下學而上達者。爲ニ眞知一。不ニ下學一而欲ニ上達一者。

而存一。情由レ氣而發。故正レ心之道。在レ養レ氣。養レ氣者。動靜語默。接レ人應レ事。常要二和平一。和二平之一之道。所レ謂在下持二其志一勿暴二其氣一而已。大率日用常行之際。修レ己接レ人之道。以二溫恭一爲レ基。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夫子溫良恭謙讓。燕居申申夭夭。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管子弟子職曰。溫恭自虛。聖賢所レ行。皆是這件事。夫人之一身。心固爲レ主。而氣專用レ事。故七情思慮視聽言動。皆氣之所レ爲。不レ可レ不二養レ之以一レ節。若暴二其氣一。則爲レ失二其道一。故平生溫恭和平以養レ氣。是即所二以養一レ心。而養レ心與レ養レ氣。非二二事一也。

平レ心和レ氣。是養レ身養レ德之工夫。

養レ氣而無レ暴之工夫。在二溫恭和順從容不迫。而不レ動二聲色一。養レ氣如レ此。可二以不一レ失二其樂一。

溫恭之二字。經傳多言レ之。是爲レ善之初。苟不レ如レ是。則不レ能レ爲レ善。接レ人之道。當レ如レ是。

人氣須二是剛一。不レ剛則不レ能三擔二當義理一。又須二是柔一。不レ柔則不レ能三和二順義理一。勿三以レ剛暴二其氣一。勿三以レ柔從二俗流一。須三剛柔並行不二相悖一。學者養レ氣之道。須下以二不レ剛不一レ柔爲中節度上。是學者之要務也。剛者非二強暴之謂一。不レ屈二于欲一也。仁以爲二己任一。死而後已者。剛也。柔者非二軟弱之謂一。

溫和謹厚能忍者。柔也。

學者居レ常。須下以二溫和慈愛一爲上レ心。便是爲レ善之本。以レ仁存レ心也。如二嚴毅威武一。須二用レ之有一レ時。非二居レ常之道一也。朱子曰。須二是慈祥和厚爲一レ本。如二勇決剛果一。雖レ不レ可レ無。然用レ之有二處所一。

人心不二和平一。則百般病痛自レ此起矣。學者應事接物。皆須レ要二胸裏和平一。和平則忿厲粗暴之氣自然

子弟輩爲レ學之道。須下以二論語孔子所一レ敎爲上法。是聖門之懿訓。萬世之模範也。蓋聖人者百世之師。天下之標準也。其言乃萬世之信也。學者所レ可二仰慕而循守一者。豈復有三以加二於此一乎。學者須二必由レ是而學一焉。是爲二學問之成法一。如二讀レ書記誦一。固是子弟當レ務之事。然不レ可レ爲二第一義一。苟篤行二於孝弟謹信等事一。而有二餘力一。則可下以二讀書講習博學審問一爲上勤。須下講二究義理一開中發聰明上。自二初學一至二成德一。而爲レ學之法。須レ如レ此。若丙未レ能下以二孝弟忠信一爲レ善力レ行立中基本上。徒以二博覽記誦一爲乙急務甲。是後世俗學口耳之習耳。非二聖門敎レ人之道一也。

子弟居レ家。則順二父母一。宜二兄弟一。敦二親戚一。在レ外。則泛愛レ衆。親レ仁。凡接二人倫一。平レ心和レ氣。慈愛恭敬。懲レ忿窒レ慾。自反責レ己。有レ忍有レ容。而居レ常以レ爲レ善爲レ樂。此學者自二初學一至レ終レ身。爲二日用當レ務之工夫一。一生之事業。先須三於レ此立二基本一。

爲レ學之道。以レ爲レ仁爲レ本。以二忠信一爲レ主。以二孝弟一爲レ先。以二博文約禮一爲レ勤。以レ爲二君子一爲レ志。是孔門敎レ人之規模也。仁也者何也。是爲レ善之惣稱。慈愛之理也。孟子以レ求二放心一爲二學問之道一。求二放心一者。乃求レ仁也。

聖人之敎レ人也。在レ厚二人倫一。厚二人倫一之道。以二愛レ人敬一レ人爲レ本。是愛敬者。厚二人倫一之道也。愛二敬於父母一者。又其本也。敎二幼學之輩一。先須レ以二愛敬一。夫溫恭自虛。爲二子弟一者。所レ當二先服行一也。是乃接二人倫一爲レ善之始也。

心在二隱微之中一。未レ有二形迹之著一。操レ之也難矣。發二乎情一而後有レ迹。而善惡著矣。於レ此乎可二操

愼思錄卷之一

貝原篤信編錄

人生而不學。與不生同。學而不知道。與不學同。知而不能行。與不知同。故爲人者。必不可不學。爲學者。必不可不知道。知道者。必不可不行。知道至難。自古英才敦行之士。不爲不多。然知道者鮮矣。學問思辨之功。所以不可闕也。

爲學者。只要明辨善惡。而進善遏惡而已矣。苟不如此。則不足以爲學。故先須立其基本。又守其禁戒。基本立。而後可進善。禁戒行。而後可遠惡。蓋爲學。有大基本。謙之謂也。有大禁戒。矜之謂也。謙者。溫恭自虛。以已知爲未知。以已能爲未能。好問而不自用。不責人而責己。苟如此。則其善將日長。此君子上達之道也。矜者。自是自滿。以未知爲已知。以未能爲已能。好自用而不好問。負其智而不資人。不責己而責人。好勝人而欲上人。苟有勝心如此。則其惡將日至。此小人下達之道也。初學之人。不知禁戒。不立其基本。則以所學誇己譏人。學者苟有這一點勝心。則雖通經傳好理學。欲求益。反自損其天性。日陷于下達。不如無學也。愚謂。謙與矜者。爲己爲人。爲善爲惡。爲君子爲小人之所由分也。故初學之人。先須立其基本。守其禁戒。而後爲學也。

以て其學風を知るべし。

二洲著はす所素餐錄一卷、正學指掌一卷、靜寄餘筆二卷、冬讀書餘四卷、擇言一卷（寫本）、等あり。今素餐錄、正學指掌の二部を收む。

白河侯の學政を統一せんとするや、柴野栗山、古賀精里、尾藤二洲の三儒を擧げて昌平校の教官とならしむ。此時に當りて關西にありて之と相呼應して程朱の學風を振ひしものを大坂の中井竹山安藝の賴春水、備中の西山拙齋等となす。賴春水に弟あり。杏坪是れなり。杏坪名は惟柔、字は千祺。春水之を導きて學をなさしめ、兄弟自ら相師友となり、親愛の情甚だ篤し。杏坪後擢でられて安藝の儒官となり、春水と同じく學政を治む。又釋菜の禮を草し、文石兄に亞ぐ。晩年郡奉行となり、數萬石の地を治む。其治むる所の地方率ね僻陬にあり。田畠磽确にして棄地多かりしかば、居民鮮少にしで生業甚だ微なり。故を以て極めて治め難しと稱す。然るに杏坪夜計畫して勞苦を厭はず。遂に能く之を扶植し、民皆其堵に安んずるに至れり。杏坪原古編六卷を著はして程朱の學を鼓吹せり。今此書を收む。

甚しくして歩行すると能はず。八月に及びて始めて癒えしかば、觀翁又命じて師に就かしむ。爾後病むと雖手に卷を釋てず。觀翁乃ち喜びて曰く、吾孫此の如くにして始めて庶くは鄕人たるを免れんと。二洲長ずるに及びて大坂に往きて、片山北海の塾に入りて復古學を講習す。是時安藝の賴春水も亦其塾にあり。春水洛閩の書を得て之を喜び、二洲に勸めて之を讀ましむ。二洲も亦甚だ之を喜び、以て孔孟の正脈を得たりとなし。相共に刻苦勵精せり。二洲又大坂の中井竹山及び其弟履軒と親交あり。時に幕府白河樂翁公を以て執政となし、諸政を釐革せしむ。公學政の統一せざるを憂ひて、二洲及び柴野栗山、古賀精里を擧げて昌平校の教官となす。二洲足疾あるを以て特に官舍を校内に賜ふ。

二洲人と爲り恬淡簡易、文は歸震川を愛し、詩は陶柳二家を愛す。其詩文皆高朗簡遠古に逼る。然れども其本領は經學にあり。其正學說に曰く、

學一也。何爲稱レ正。世蓋有二不レ正者一也。何謂レ正。孔孟之所レ說。程朱之所レ傳是也。何謂レ不レ正。陸王之主二知覺一。陳葉之專二功利一是也。老佛奈何。彼既殊レ類。何必擧レ之也。吾所レ謂不レ正者。名儒而實非者也。正不レ正。何以辨レ之。質二諸天一。而天不レ違也。徵二諸人一。而人不レ悖也。斯之謂レ正。質二諸天一而違也。徵二諸人一而悖也。斯之謂レ不レ正。天人違悖。何以知レ之。天之所二以爲一レ天理也。於レ理不レ安。天違也。人之所二以爲一レ人性也。於レ性不レ順人悖也。性理如何可二以明一レ之。循二孔孟之所レ說。程朱之所一レ傳而學レ之。斯可二以明一也。明而後擇レ之。何不レ可レ辨之有。

を鼓して經義を解說す。益軒沈默して謹聽すること字を知らざるもの丶如し。既にして船岸に達し各其姓名鄉里を告ぐるに及びて、少年始めて其益軒たるを知り、面を赧らめ背に汗して自ら堪えず。遂に其姓名を陳べずして逃げ去れりといふ。

益軒好みて奇勝名區を探討し、足跡殆んど天下に遍し。就中貞享元年には江戶より東山道を經て京師に至り、其間日光、妙義、碓氷、淺間、諏訪、岐蘇、關が原、膽吹等の諸勝を探り、元祿二年には丹波、丹後、若狹、近江、紀伊、河內、和泉、攝津の名勝を探れり。此等の旅行には必らず其紀行文あり、以て行程勝迹を敍述せり。岐蘇路記、諸州廻、京廻、吾妻路記、日光名所記、大和廻、有馬名所記。等是れなり。

益軒の著述甚だ多し。漢文にて記載せる書には自娛集七卷、愼思錄六卷、初學知要三卷、大疑錄二卷等あり。益軒の書を著はすや名譽の爲めにせずして、專ら世人を裨益せんことを務めき。故に其著書の和漢混和躰にて、記述せられしもの少からす。家道訓六卷、大和俗訓八卷、初學訓五卷、樂訓三卷、童子訓五卷、五常訓五卷、文武訓四卷、養生訓七卷等是れなり。今愼思錄、大疑錄、五常訓の三部を收む。

尾藤二洲、名は孝肇、字は志尹、二洲は其號なり。又約山と號す。伊豫の國川上の人なり、父某舟を操ることを業とす。二洲生れて、五歲にして足疾を得て行步自由ならず。性又多病なり。十四歲のとき、祖父觀翁强いて二洲をして里師に從ひて句讀を受けしむ。十五歲の春より明年夏に至るまで病

邦の印本の如きも之を支那に携へ歸ること能はず。よりて終日繕寫して還りしといふ。

貞享元年益軒の藩命を帶びて江戸に赴くや、屢〻人見竹洞、木下順庵と接語し、其歸るに及ぶや竹洞之に送くるに詩を以てせり。同じき五年江戸に赴ぐや始めて林信篤に對謁し大成殿に拜詣せり。此行江戸に淹留すること五十餘日。其間も亦屢〻人見、木下の二氏と往復談論し、兩儒の待遇甚だ厚かりしといふ。

元祿十三年七月益軒七十一歲のとき致仕して京師に隱居す。藩尙月俸を賜ひて之を優遇せり。正德四年(西曆千七百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を以て其家に病歿す。享年八十有五。荒津金龍寺に葬むる。益軒辭世の吟あり。最も其人となりを知るべし。

平生心曲有レ誰知。常畏ニ天威一欲レ勿レ欺。存順歿寧雖レ不レ克。朝聞夕死豈爲レ悲。

幼求ニ斯道一在ニ孤懷一。德業無レ成夙志乖。五十八年爲ニ曷事一。讀書獨樂是生涯。

こしかたは、一夜ばかりの、心地して、八十路あまりの、夢を見しかな。

益軒子なかりしかば、其兄存齋の次子重春を養ふて子とせり。子孫今に至りて尙博多にあり。

益軒中年より以來專ら程朱の學を尊信せしが、晩年に及びて其孔孟の本旨に戾れることを疑ひて大疑錄を著はせり。然るに唯之を疑へるのみにして遂に其自說を立てざりき。益軒また博覽强記、書として讀まざるはなかりき。然るに資性謙退にして、博學を以て自ら誇らず。甞て京師より歸るや路を海上に取れり。同船するもの數人、互に其姓名を知らず。一少年ありて意氣傲然、頭を掉ひ舌

を知りて深く之を信ぜり。

明曆元年四月益軒二十六歲のとき江戶に赴く。其途中武藏國河崎宿の旅舍に於て祝髮して柔齋と號す。蓋し其父福岡侯の侍醫なるを以て己も亦醫師とならんとの希望を抱けるなり。以て益軒が衞生術に長じ且つ衞生上の著述あるは偶然にあらざることを知るべし。

明曆三年益軒二十八歲のとき福岡侯命じて京師に遊學せしむ。益軒深く藩侯の盛意に感じ、拮据勵精すること前後六年。寬文元年に至りて始めて鄕に歸れり。益軒始め陸象山の學を好み、且つ王陽明の書を愛し、朱陸を兼用せんとするの意ありき。然るに寬文五年其三十六歲のとき始めて學蔀通辨を讀み、遂に陸學の非を悟り、盡く其舊學を棄て純如たり。益軒以爲へらく、尙書論語は是れ聖人の說く所、之を以て陸王の說を正すに大に齟齬する所ありと。是に由りて益々濂洛關閩の學を信じ、專心致思晝夜懈らず、寢食を忘るゝに至れり。是歲父寬齋を喪へり。

寬文八年六月益軒三十九歲のとき江崎廣通の女を娶り、七月束髮して名を久兵衞と改む。益軒此より儒を以て藩侯に仕へ、禮遇優渥、累りに食邑を加賜せらる。益軒益〻朱子の學術を尊信し、近思錄備考及び小學備考を著して之を刊行せり。小學の註解は從前頗る多かりしかど、近思錄に至りては未だ之を詳說せしものあらず。益軒の備考出づるに及びて初學の此書を讀むもの始めて其津梁を知り、此に因りて興起するもの多かりしといふ。貞享二年淸の鴻儒朱彝尊の長崎に來遊するや、此書を看て以て好著となして曰く、中夏と雖此くの如き註解なしと。然るに我邦當時嚴禁ありて、我

日本倫理彙編 卷之八

文學博士 井上哲次郎
文學士 蟹江義丸 共編

朱子學派の部 下

序説

貝原益軒、名は篤信、字は子誠、通稱を久兵衞といふ。益軒は其號なり。また損軒とも號す。其先祖は備中の人なりしが、祖父某に至りて筑前に移居して黑田侯に仕ふ。父利貞、寛齋と號す。黑田侯の侍醫たり。寛齋緒方氏の女を娶る、益軒は其季子なり。益軒寛永七年(西曆千六百三十年)十一月四日を以て福岡の城内に生る。益軒六歲のとき其母緒方氏を喪ひ、九歲のとき其兄存齋に就きて句讀を受く。益軒幼より群兒と共に遊戯することを好まず、深く讀書を嗜み、特に謠曲、物語の類を喜べり。又夙に佛敎を崇信し、日々佛經を誦し常に佛號を念じ、毎月佛陀の忌日には精進拜禮せり。然るに其十四歲のときに至りて兄存齋之に授くるに四書を以てし、且つ之に告ぐるに佛敎の理に戾れることを以てせしかば、益軒一旦其過を悟りて終身佛を好まず。是より始めて儒敎の尊むべきこと

日本倫理彙編卷之八目錄　終

日本倫理彙編卷之八目錄

朱子學派の部　下

文學博士　井上哲次郎
文學士　蟹江義丸　共編

日本倫理彙編

朱子學派の部（下）

東京　育成會發兌